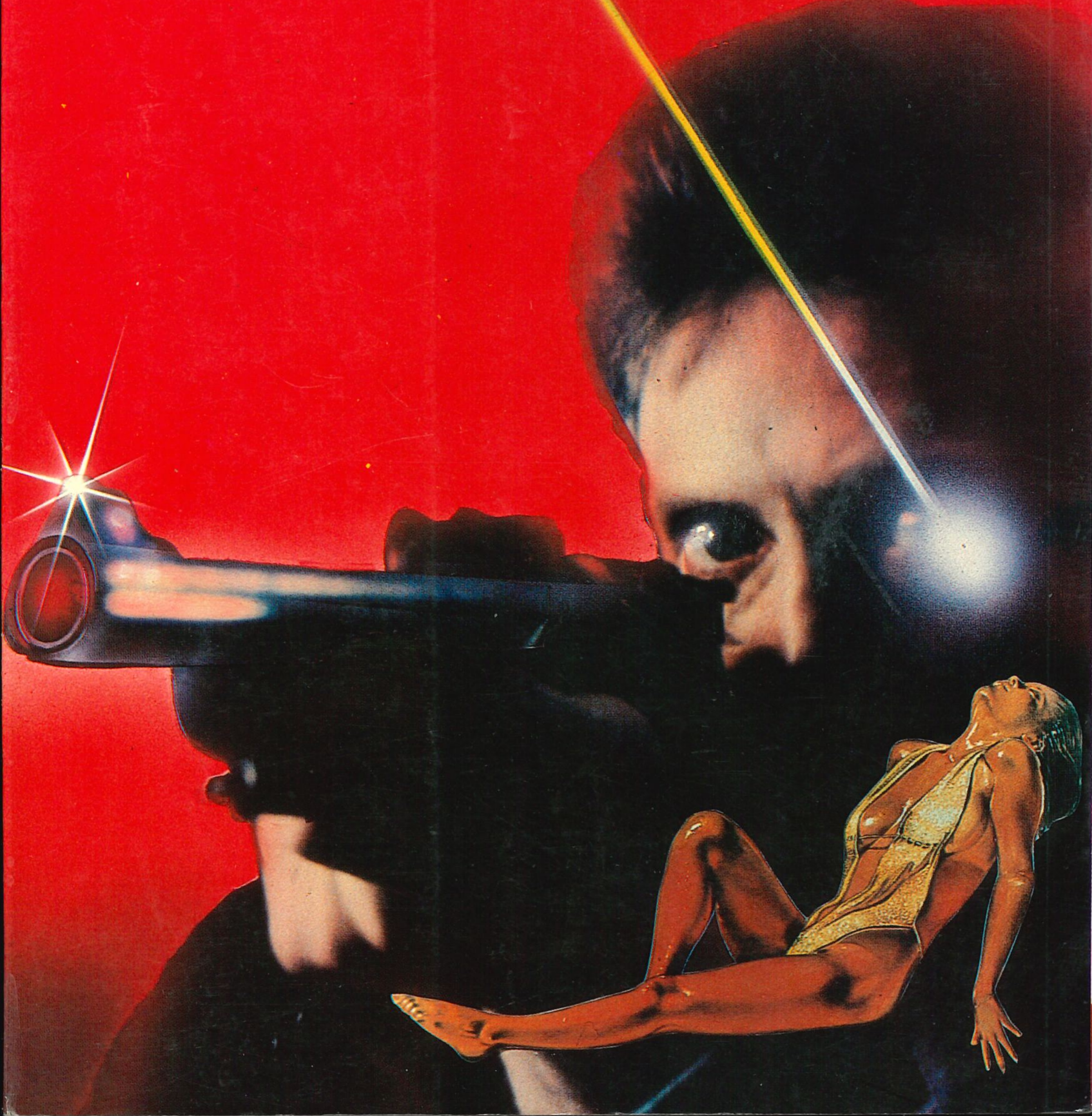
再死一次

STEPHEN KING著・謝瑤玲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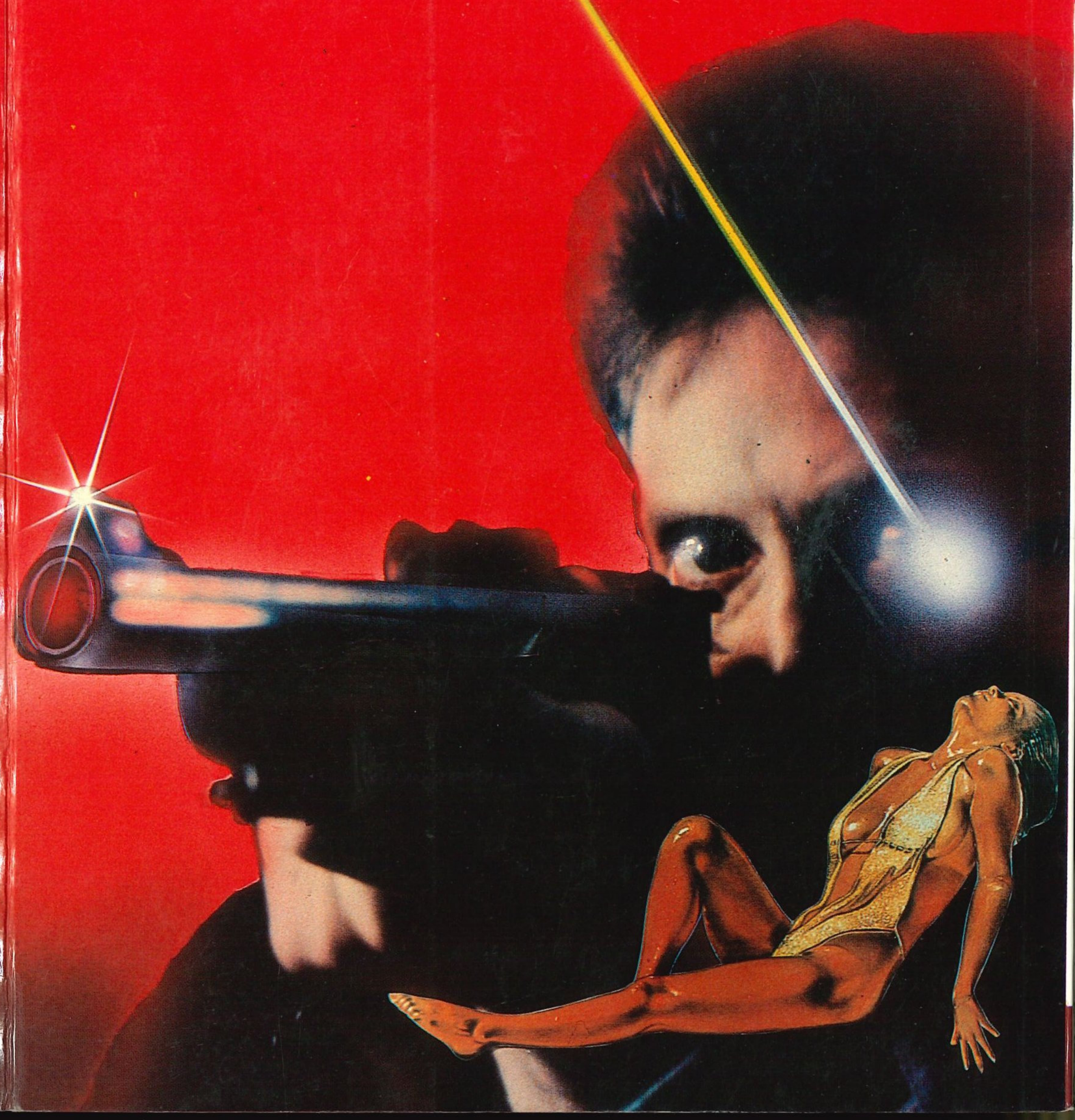
史蒂芬・金——全美近三年來新問世的數萬種小說中，能夠雄霸暢銷金榜冠軍寶座的，不過寥寥數十種，而這位被推崇爲『當代說故事藝術的登峯造極者』，居然部部作品連連奪魁，甚至登榜蟬連都達半年以上，銷售數量已破四千萬冊，眞不愧『名符其實』的『暢銷小說之王』！史蒂芬『國王』的筆下構思驚人，節奏明快，集科幻、神秘、懸疑、恐怖之大成，令人既忍不住要快讀又捨不得一下子看完，其中膾炙人口的冠軍名著『燃燒的凝視』『狂犬庫丘』『四季』和『克麗斯汀』（當代名著精選均曾譯介）等，亦備受國內讀者熱愛，本書爲其最具代表性的傑作

再死一次——這個有着迷人笑容、數學天份、和一個新女朋友的平凡年輕人，當命運之輪迫使他面對不平凡的罪惡時，當他從車禍昏睡中甦醒時，他失去了青春和事業，却得到了……

■本書經派拉蒙電影公司改編搬上銀幕，目前正在全球首映，造成的轟動，無與倫比。

再死一次

STEPHEN KING著・謝瑤玲譯



皇冠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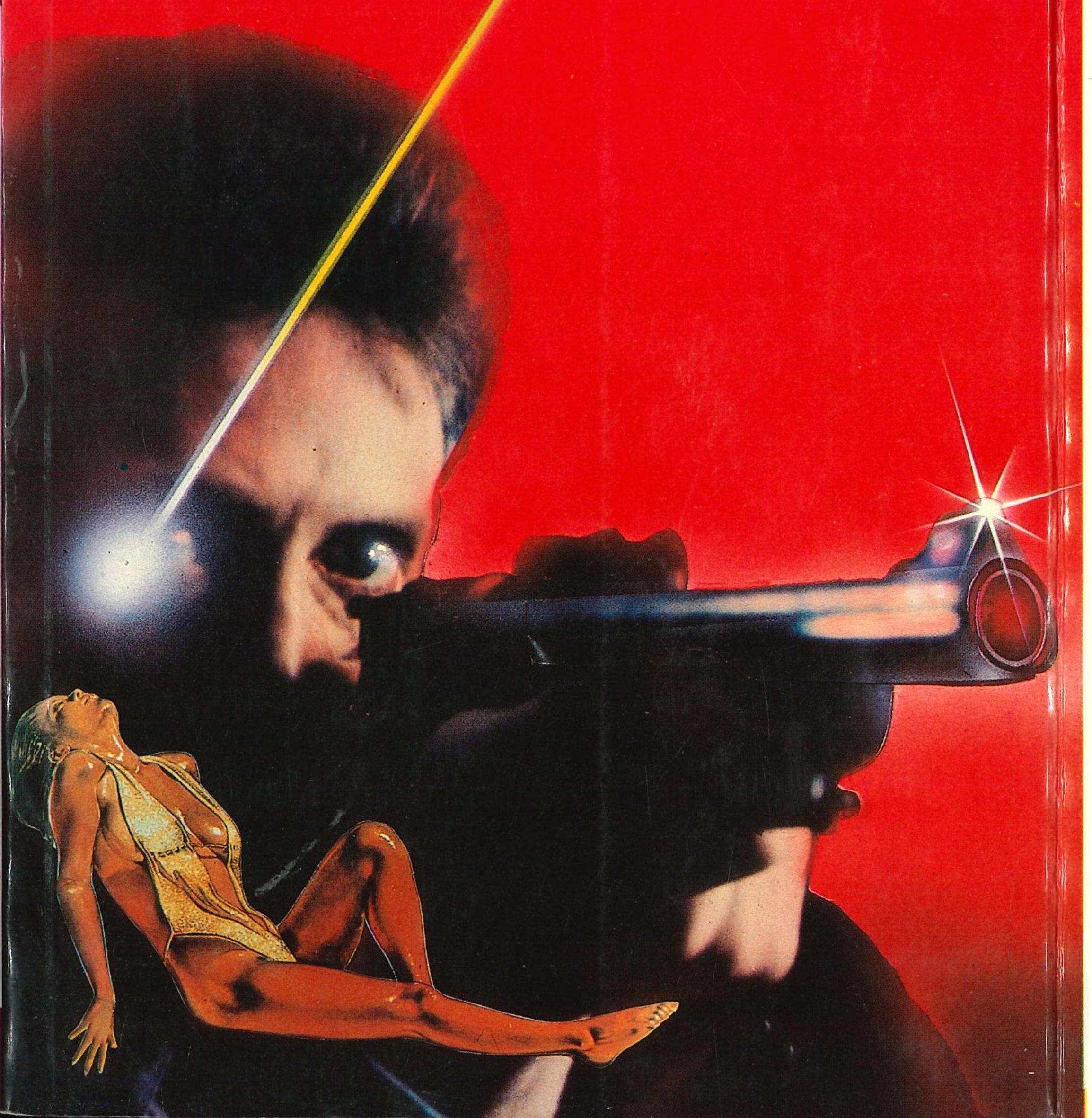
再死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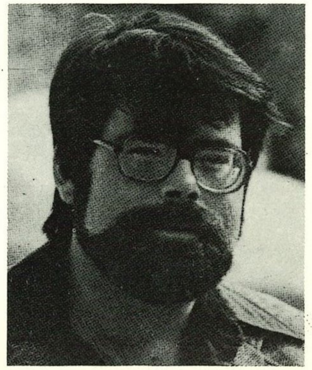
當代名著精選

176

再死一次

STEPHEN KING著・謝瑤玲譯





本書原著者
史蒂芬・金

史蒂芬・金的暢銷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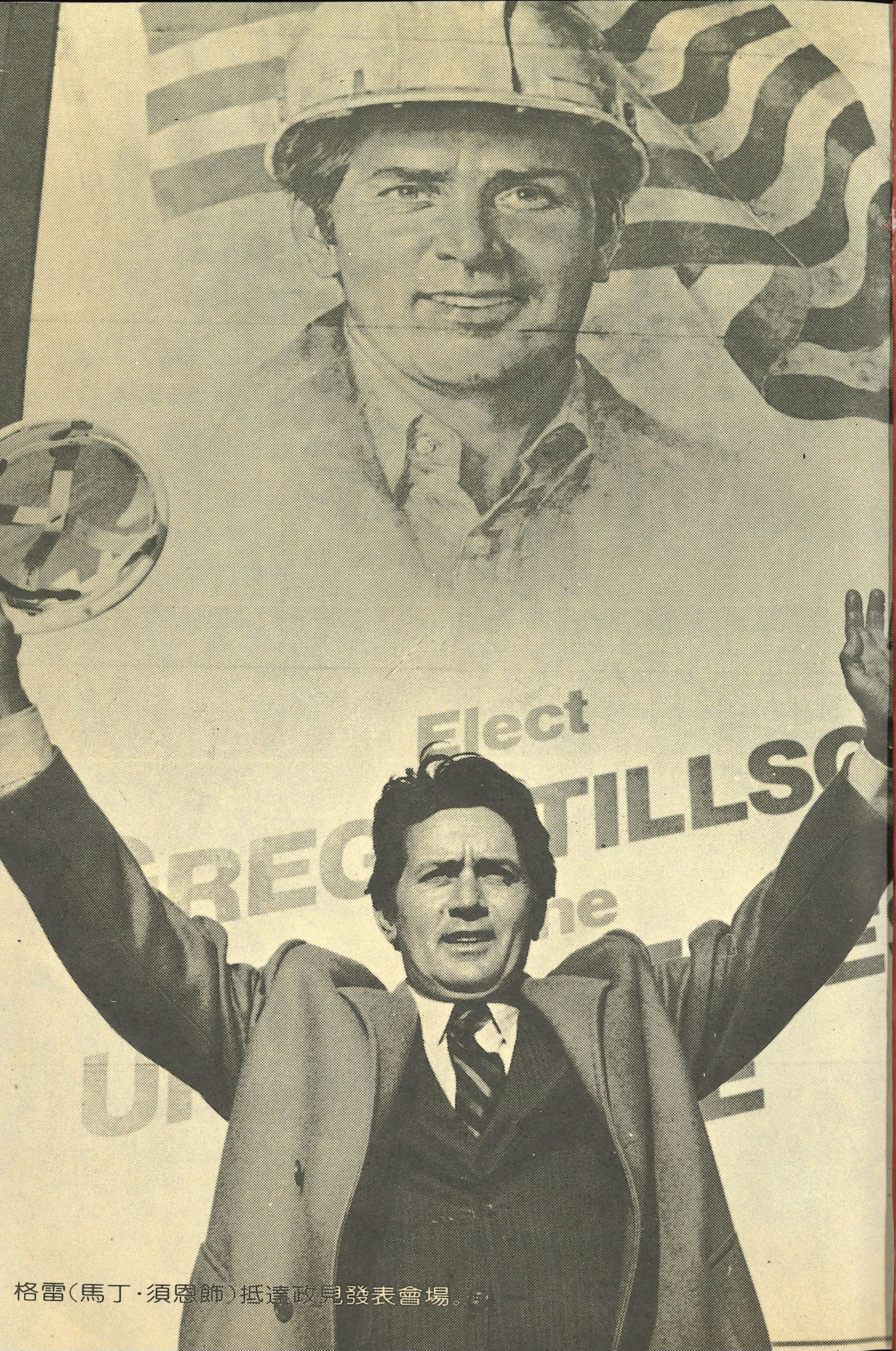
燃燒的凝視

狂犬庫丘

四季

克麗斯汀

再死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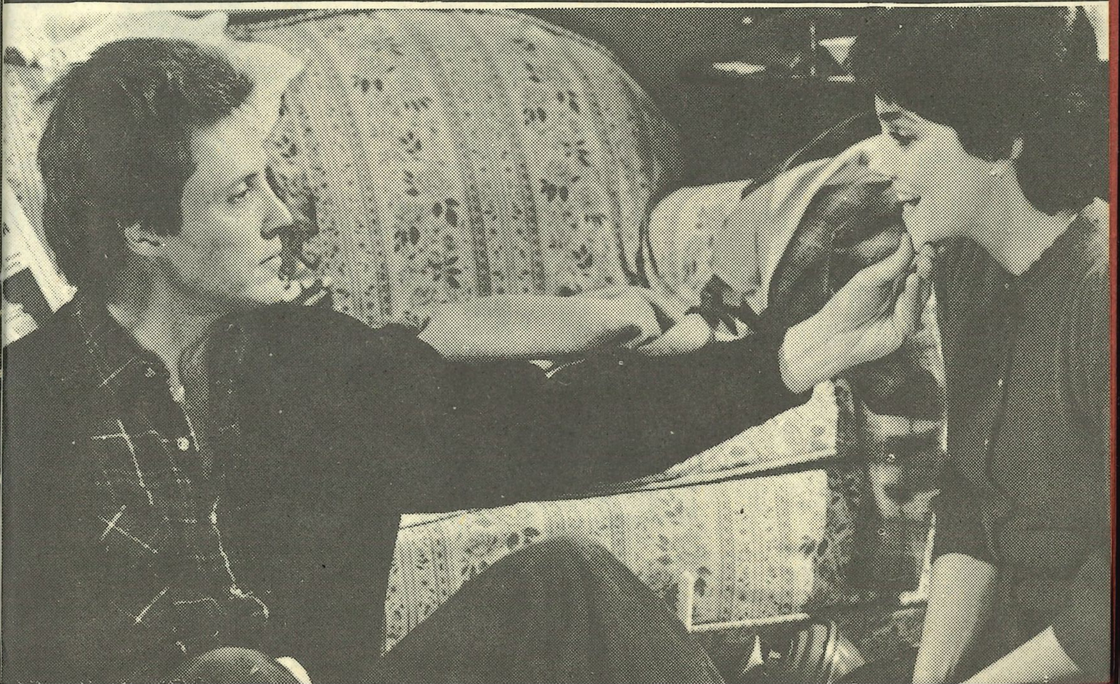
格雷(馬丁·須恩飾)抵達政見發表會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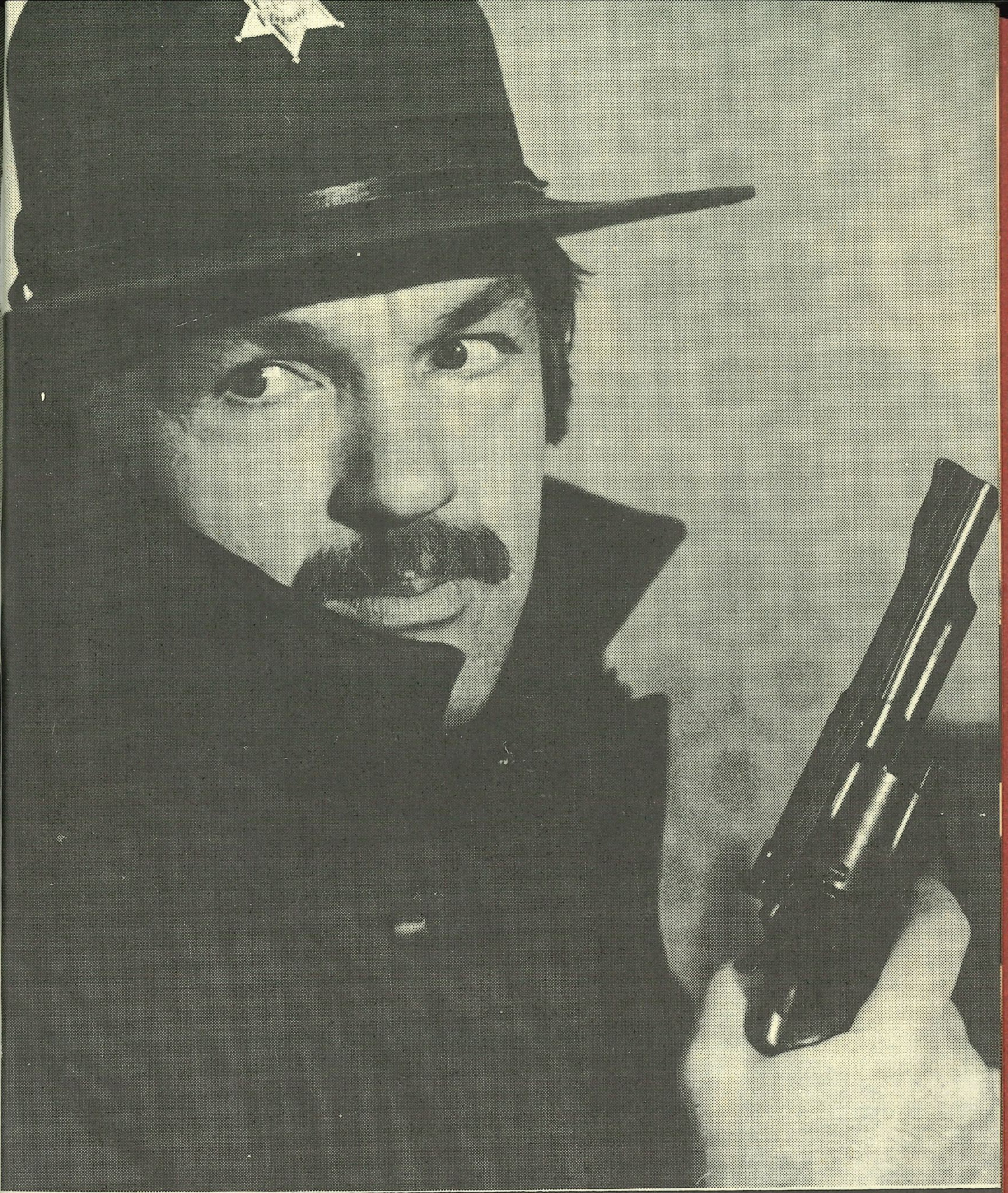


(上)莎拉(貝露·亞登飾)是強尼的女友。
(下)難以接續的情緣,令人不勝唏噓。
(左上)博覽會後,強尼面對未知的命運……
(左下)強尼(克里斯多夫·華肯飾)擁有『通靈』能力。









(上)貝曼警長(湯姆·司克勒飾)急於緝兇歸案。
(左上)強尼隨貝曼警長前去追捕兇手。
(左下)憑藉觸摸，強尼經歷了兇案的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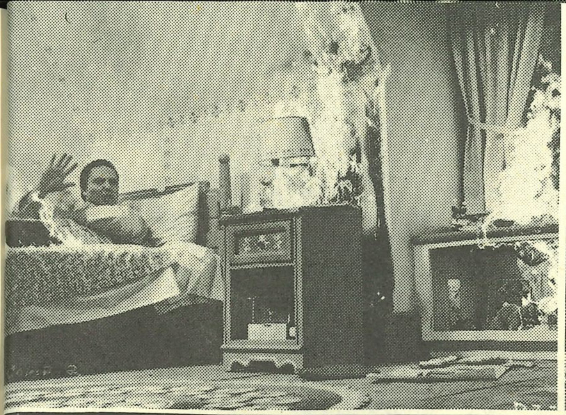




(上)兇手的母親(柯琳·杜賀飾)持槍瞄準警察。
(左上)經過痛苦的決定,強尼已有所決定。
(左下)韋季大夫對強尼的能力感到驚訝。

當代名著精選176

再死一次





(右上)強尼隨貝曼警長到岩城堡兇案現場。
(左上)躺在病床上的強尼經歷了幻象中的火災現場。
(下)在最後一剎那，格雷終於……



THE DEAD ZONE

Stephen King

謝瑤玲譯

主要人物表

強尼・史密 (Johnny Smith)

——他有透視心靈及未來的能力，但也因此承受痛苦與死亡。

赫柏・史密 (Herb Smith)

——強尼的父親，一個誠實、忠厚的木匠。

薇拉・史密 (Vera Smith)

——強尼的母親，篤信宗教到痴狂的地步。

莎拉・白奈兒 (Sarah Bracknell)

——強尼女友，後來嫁給律師渥特・海勒。

格雷・提森 (Greg Stillson)

——出身低賤，以卑鄙陰狠的手段成爲衆口鑠金的衆議員。

桑恩・韋季 (Sam Weizak)
——東緬因醫院神經科醫師，後來成爲强尼的摯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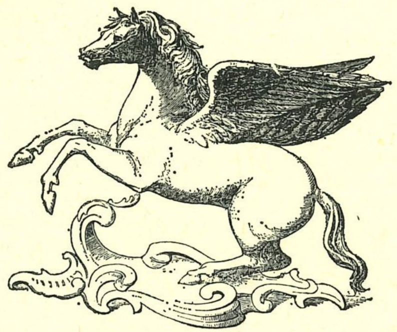
桑尼・伊曼 (Sonny Elliman)
——原是飛車黨的流氓，後成爲格雷・提森的左右手。

大衛・皮昇 (David Pelson)
——克利夫高中副校長。

卓智・貝曼 (George Bennerman)
——岩城堡治安官。

法藍・杜得 (Frank Dodd)
——岩城堡副警官，亦是心理變態的殺人兇手。

恰克・柴渥 (Chuck Chatsworth)
——强尼的學生，因敬畏父親而患有閱讀障碍。



序幕

那以後，强尼就有預感了——那些預感並不驚人，說起來也並不很常有——直到那晚的……

1

强尼・史密大學畢業時，已將一九五三年一月某日他摔倒在冰上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了。事實上，早在他初中畢業時，他對這件事便已不復記憶，而他的父母親根本就不曉得。

北卡羅萊納州達拉謨市的淪淪池上，有一羣孩子在那裏溜冰。大孩子拿著纏了帶子的舊棍子在打曲棍球，目標是兩只裝馬鈴薯的簍子；小孩子照常在一旁瞎鬧嬉耍，在華氏二十度的氣溫中，他們的脚脖子滑稽地彎來彎去，呼吸在空中凝成霧氣。另一側，有兩只正在燒著的輪胎，幾個做父母的就坐在附近，看他們的孩子溜冰。還不到駕雪車的時候，所以冬季娛樂仍以身體的運動爲主。

强尼把溜冰鞋掛在肩上，從他家走到這裏來。他才六歲，很會溜冰，雖然還不能和大孩子一起玩曲棍球，却可以和溜冰高手一起繞著場子溜，不時迅速轉動雙臂維持平衡，以免摔個四脚朝天。

現在他繞著外圈慢慢溜著，傾聽冰層在雪花覆蓋下發出奇異的爆裂聲，大孩子打曲棍球時的叫喊聲，一輛大卡車過橋到美國石膏廠的隆隆聲，還有大人們交談的呢喃說話聲，心裏只希望能像提米・班狄一樣倒著溜。在這個寒冷的冬日，他玩得很開心，健康活潑，沒有煩惱，一無所求……就只希望能倒著溜冰，像提米・班狄那樣。

他溜過那兩只輪胎，看見有兩、三個大人正輪著喝一瓶酒。

他對恰克・皮爾大叫：『給我喝一點！』恰克穿著一件伐木工人的大襯衫，和一條綠色法蘭絨雪褲。

恰克笑嘻嘻地說：『快回家吧，小鬼，我聽見你媽媽在叫你了。』

六歲的强尼咧嘴一笑，繼續溜向前。在溜冰區的路邊，他看見提米・班狄由斜坡上直向下溜來，後面緊跟著他的父親。

『提米！』他喊道：『你看我的！』

他轉身開始笨拙地向後溜，不知不覺地滑向曲棍球區。

『嘿，小鬼，』有個人叫道：『走開！』

强尼沒聽到。他成功了！他會向後溜了！突然間他抓住了訣竅，只要腿這樣一扭……

他入迷地低頭看他滑動的雙腿。

大孩子們那個瘢疤處處的曲棍球圓盤飛掠而過，但他沒有看見。一個溜冰技術並不很好的大孩子以近乎盲目的衝刺速度追在圓盤之後。

恰克・皮爾看到了，霍地站起身大叫：『强尼！小心！』

强尼抬起頭——就在這一刹那，那個一百六十磅重的年輕人以飛快的速度撞上了强尼。

强尼被撞向半空，隨卽一頭栽到地上，昏了過去。

昏厥……黑色的冰……昏厥……黑色的冰……黑色。黑暗。

他們說他剛才昏迷了一陣子，他只記得那不住重複的奇異想法，然後突然看到一圈臉圍著他——玩曲棍球的大孩子，擔心的大人，好奇的小孩子。提米・班狄笑得很不自然，恰克・皮爾扶著他。

黑色的冰。黑暗。

『什麼？』恰克問：『强尼……你沒事吧？你剛才撞得眞不輕。』

『黑暗，』强尼含糊地說：『黑色的冰。不要再摟了，恰克。』

恰克有點害怕地張望了一下，又低頭看著强尼，摸摸他額頭上腫起的大疱。

『對不起。』這個笨拙的曲棍球員說：『我根本沒看到他，小孩子不該進球場的，這是規則啊。』他不安地環顧衆人，希望有人支持他。

『强尼？』恰克又叫了一聲；他不喜歡强尼的眼神，那麼黑暗又那麼縹緲，遙遠而冷漠。『你沒事吧？』

『別再摟了。』强尼並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腦子裏只有那片黑色的冰。『爆炸，酸。』

『我們是不是該把他送到醫院去？』恰克問比厄・金倫：『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比厄建議道：『再等一分鐘吧。』

他們等了一分鐘，强尼果眞清醒了。『我沒事。』他低語道：『讓我起來。』提米・班狄還咧著一張嘴，去他的。强尼決定要露一手給提米瞧瞧，在這個週末前他一定要和提米較量較量，不管是向前溜或向後溜。

『你到火邊來坐一會兒吧。』恰克說：『你這一撞可眞不輕。』

他們扶著他走到火邊去，橡皮燒熔的氣味又臭又沖，使他覺得有些反胃。他的頭很痛，左眼上方的疱奇怪地腫起，好像突出有一哩遠。

比厄問：『你還記不記得你是誰，還有其他的事？』

『當然記得啦。我很好。』

『你爸和你媽叫什麼名字？』

『赫柏和薇拉・史密。』

比厄和恰克相視一眼，聳了聳肩。

『我想他大概沒事。』恰克第三次說：『可是他摔得眞不輕，對吧？哇！』

『小子。』比厄愛憐地看看他那對牽著手溜冰的八歲雙胞胎女兒，然後又回頭注視强尼，說：『那種摔法會摔死一個大人。』

恰克接腔道：『却摔不死波蘭佬。』兩個大人爆笑出聲，又開始傳起那瓶酒。

十分鐘後，强尼的頭已經不痛，又溜起冰來了，惟獨額頭上那個腫疱就像個怪異的烙印。等他回家吃中飯時，他只爲領悟向後溜的訣竅而高興，早把摔跤昏厥的事忘得一乾二淨了。

『老天爺！』薇拉·史密看到他時驚叫了一聲。『你是怎麼搞的？』

『跌倒了。』强尼答了一句，便嘴饞地喝起了番茄湯。

薇拉摸摸那顆腫疱，問道：『你沒事吧，强尼？』

『當然啦，媽。』是的，只除了其後一個月他偶爾會做惡夢……有時候在白天時他也會覺得昏昏欲睡，但後來他的惡夢停止了，睏倦的感覺也跟著消失了。

他沒事。

二月中旬的某個早上，恰克·皮爾發現他那輛四八年出廠的狄索特老爺車沒電了，便想利用貨車的電池發動車子。當他把第二個螺栓夾到狄索特的電瓶上時，電池爆炸了，碎片和腐蝕性的電池酸四處飛濺，他的臉首當其衝，使他失去了一隻眼睛。薇拉說他只瞎了一眼已經是叨天之幸了。强尼認爲這是一樁可怕的悲劇。在意外發生一個禮拜後，他和他父親一起到列敦總醫院去探望恰克。看見原來高大强壯的恰克形銷骨瘦地躺在床上，使强尼受到了很大的震撼——那一晚他夢見躺在病床上的人是他自己。

那以後，强尼就有預感了——例如，在收音機播音員放出音樂之前，他就知道下一首歌將會是什麼一類的事——但是他從未將這些預感與那次冰上意外聯想在一起，因爲他早就忘了。

那些預感並不驚人，說起來也並不很常有——直到郡立博覽會那晚發生了一件駭人的事；第二件意外。

後來，他常想到這件事。

在第二件意外發生之前，命運之輪便已轉動了。

彷彿自他的童年所發出的警告。

2

一九五五年夏天，推銷員格雷·提森頂著嚴酷的大太陽，不辭辛勞地跑遍了內布拉斯加州和愛荷華州各地，他那輛五三年出廠的鸞帥汽車已跑了七萬多哩路，活門會發出咻咻聲。他塊頭不小，長得一副中西部男孩的老實相；四個月前，他在奧瑪哈的房屋油漆業倒閉了，但在一九五五年的這個夏天，他才不過二十二歲。

車子的行李箱和後座堆放了一紙箱一紙箱的書，大部份是聖經，有各種大小不同的版本。最普通的是『美國聖經箴言』，加印十六幅彩色插畫，用强力黏膠裝訂，售價一元六角九分，保證至少可以翻十個月而不會有書頁脫落的情形；經濟本的『美國新約箴言』是平裝版，售價六角五分，沒有彩色插畫，但『吾主耶穌』幾個字特別用紅色印刷；最豪華的一本是『美國箴言及上帝之道』，售價十九元九角五分，白色假皮裝訂，可將購書人的名字燙金印在封面上，有二十四幅彩色插圖，書中並有一部份空白頁供人記載生日、婚禮及葬禮等等。另有一紙箱平裝書，書名爲『美國箴言：猶太共產黨徒對美國的陰謀』。

這本用劣紙印製成的平裝書，在格雷的銷售成績中是最好的，比他所賣掉的各種聖經加在一起的數量還要多。書中討論的是羅斯福和葛林布雷對美國經濟及政府的把持，還有幾張圖表顯示猶太人和共產黨徒——馬克斯信徒——列寧信徒——托洛斯基信徒這一系列有直接的關係，進而推到和假基督本身也有所關連。

華盛頓的麥克阿瑟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中西部的喬伊·麥克阿瑟之星尚未殞落，緬因州的瑪格莉特·史密斯因爲她的良心宣言成爲衆所皆知的『潑婦』。除了關於共產主義的東西外，格雷·提森的鄉下農村顧客們對於猶太人統治世界的看法似乎有種病態的興趣。

現在格雷將車子轉上一家農舍灰塵滾滾的車道，這裏位於愛荷華州埃米市西方約二十哩處，屋裏的百葉窗都拉上了，穀倉的門也關得緊緊的，因之有種荒棄無人的味道——不過除非你扣門嘗試，

否則誰也不敢判定這裏是不是眞的沒有人。格雷·提森自從和他母親由奧克拉荷馬搬到奧瑪哈這兩年來，便一直恪守這個格言。房屋油漆業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事，但是他得暫時不談耶穌基督，這一點小小的冒瀆是値得諒解的，然而現在他又可暢談基督了——倒不是說他成爲牧師或加入傳道會什麼的，只是終於自那神奇的行業脫離，委實令他鬆了一口氣。

他打開車門，一踏上車道的沙地上，便有一條兇猛的大狗由穀倉裏跑出來，豎起兩隻耳朵，狂吠不止。『哈囉，老狗。』格雷的聲音低沉愉悅——顯然經過相當的訓練，迷人且具有說服力。

然而他的友善聲調却安撫不了那隻狗；牠繼續衝過來，醜陋猙獰，打算藉這個旅行推銷員飽食一頓午餐。格雷坐回車子裏，關上車門，按了兩聲喇叭。汗珠自他的臉上滾下，使他的白色亞麻襯衫在兩腋及背上都被汗濕成灰白色的一大片。他又按了一下喇叭，但沒有人出來；這家鄉下人八成開車進城去了。

格雷咧嘴一笑。

他沒有換檔倒車退出車道，反而伸手從後面拿出一枝氣槍——只是這枝槍裏裝的是氨氣。

他把撞針向後一拉，再度跨出車子，露出從容不迫的笑容。那隻狗本已警覺地坐下了，此刻立即又跳起身，吠叫不休地開始朝格雷逼進。

格雷成竹在胸。『對了，老狗。』他以和悅的聲音說：『你儘管過來吧。』他最痛恨這些醜陋的農家狗，像傲慢的小凱撒般，在半畝見方的前庭跑來跑去；由狗便可看出牠們的主人是什麼德行。

『去他媽的鄉巴佬。』他低聲咒駡，臉上的笑容未退。『來吧，老狗。』

那隻狗果眞不怕死的跑過來，拱著腰想向他撲擊。穀倉裏有頭牛哞哞低叫，微風吹過玉米田，發出柔和的沙沙聲。那隻狗縱身一躍，格雷的笑臉便扭曲了。他扣動扳機，將一團刺人的氨氣直接射入狗的眼睛和鼻子。

牠那忿怒的吠叫立刻變成短暫、痛苦的低狺，然後，隨著氨氣更進一步的咬嚙，又轉爲慘痛的嚎叫。牠的尾巴下垂了，威風的看門狗變成了一隻戰敗的雜種狗。

格雷·提森沉著臉，兩眼惡狠狠地瞇著，迅速跨步向前，抬起一隻脚，用力踢向那隻狗。狗發出高亢的一聲尖叫，在驚恐和傷痛的驅使下，牠沒有跑回穀倉，反而轉身迎戰。

牠怒吼一聲，咬住格雷的白色亞麻長褲右脚褲腿，用力將它撕裂。

『你這隻死狗！』格雷震驚地叫駡，再次舉脚踢狗，力道之猛，使那隻狗被踢在地上打了好幾個滾。他追上前，對準那隻仍在哀號的狗又是一脚。現在這隻狗眼睛冒淚，鼻子火辣辣的疼，肋骨也斷了一、兩根，才意識到這個瘋子可能帶給牠怎樣的危險，但已經太遲了。

格雷·提森追著牠跑過沙塵彌漫的前庭，氣喘吁吁地破口大駡，汗水由兩頰直往下淌。他用力踢那隻狗，直到牠尖聲哀鳴，幾乎已無法再拖著身子前行了。牠身上有幾處傷口汩汩地流著血；牠快死了。

『你不該咬我。』格雷嘶聲說道：『你聽到了嗎?你聽到我說的話了嗎?你不該咬我，你這隻臭狗，誰也別想擋我的路，聽到了嗎?誰也別想。』他那沾滿了血的鞋尖又踢了一記，但那隻狗已叫不出來了。格雷並不覺得滿足；他的頭很痛，一定是因爲在大太陽下追狗的緣故，沒有昏倒算他運氣。

他閉了閉眼睛，呼吸急促，汗珠在他的平頭上閃亮，從額頭淌下的更如涓涓小溪，那隻半死不活的狗就躺在他的脚邊。在他的眼瞼後，彩色的光點滑過黑幕，隨著他的心跳頻率震動。

他的頭好痛。

有時候他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快發瘋了；例如此刻。他原想對那隻狗射一槍氨氣，逼牠退回穀倉，這樣他才能把名片留在紗門的夾縫裏，過些時候他再回來兜售書本。現在，看看吧，簡直是一團糟；他不能再留下名片了，對吧?

他睜開眼睛。狗就躺在他的脚邊，呼吸喘急，鮮血不斷地由牠的口鼻湧出。格雷低頭看時，牠怯懦地舔舔他的鞋，彷彿承認牠戰敗了，垂垂待斃。

『你不該撕破我的長褲。』他對那隻狗說：『這條褲子花了我五塊錢，你這隻臭狗。』

他必須離開這裏。萬一那個莊稼漢和他的妻子及六個孩子在此刻由城裏返回，看見這隻老狗已奄

奄一息，而那個壞推銷員就站在一旁，對他可沒什麼好處。他會失去這份工作。美國箴言公司不會僱一個踢死基督徒的狗的人。

格雷不安地冷笑了幾聲，走回鸞帥，上了車，迅速退出了車道。他在穿過玉米田的泥土路上向東轉，轉瞬便已在六十五號公路上疾馳，身後拖著兩哩長的漫漫沙塵。

他可不想失去這份工作；還不想。他的收入很不錯——除了美國箴言公司所知的佣金外，還有他自己加的一點『紅利』。所以他賺的錢可不少。而且，四處旅行使他見多識廣……可以結識很多女孩子。這是一種很好的生活，只除了——

只除了他並不滿足。

他馳向前，頭抽痛得厲害，是的，他就是不滿足，總覺得他不該只是一個開車在中西部各地推銷聖經，爲了每天多賺兩元竄改佣金表格的推銷員而已，應該去做一番更大的事業。他覺得他生來……生來……

生來就不同凡響的。

是的，就是那樣。幾個禮拜前，他和一個女孩在秣草棚裏玩了一場；她的家人載了一卡車的雞到丹佛港去賣了，一開始她先問他想不想喝杯檸檬汁，就這樣一步一步地循序漸進，在他佔有了她之後，她說那很像和一個牧師發生關係，他想都不想便摑了她一掌，然後離開了。他也不知道爲什麼會出手給她一巴掌。

呃，不對。

事實上，他連續摑了她好幾掌，直到她哭了起來，尖叫救命，他才停住手，用盡上帝賜予他的每一分魅力補償了她。那時他的頭也很痛，明亮的光點在他的眼前飛來飛去，他告訴自己那是由於秣草棚裏異常悶熱之故；但是使他頭痛的絕不只是悶熱而已。當那隻狗在前庭撕裂他的長褲時，他也有同樣的感覺；黑暗而瘋狂的感覺。

『我沒有發瘋！』他大聲說著，忙捲下車窗，讓盛夏的熱浪，以及灰塵、玉米和堆肥混合的氣味

飄送進來。他扭開收音機，聽著蓓蒂・佩姬的歌，頭痛稍微減輕了些。

只要把持住自己，並且——保持清白的記錄就行了，這樣誰也別想碰你。這兩件事他都做得很好。他已不再那麼常夢見他父親了；夢裏他父親站在他的上方，硬帽子拉向後，大叫：『你是個壞胚子，小鬼！你壞透了！』

他不常再做這個夢了，因爲他父親的話並不是眞的。他已經不是一個小鬼了。不錯，他小時候常常生病，個子矮小，可是他長大了，而且照料著他的母親——

他父親却已死了，看也看不到了。在一次油井鐵架塔爆炸的事件中，他父親死了，因此不能把話收回了。格雷眞想將他挖出來，只要一次就好，對他那張腐爛的臉大叫：**『你錯了，爹，你看錯我了！』**然後用力踢他，就像——

就像他踢那隻狗一樣。

頭痛已漸漸消退了。

他聽著音樂，又低語了一句：『我並沒有發瘋。』他母親時常告訴他，他將來一定要做大事，成爲一個大人物，格雷相信她的話。只要好好把持住自己，並保持清白的記錄就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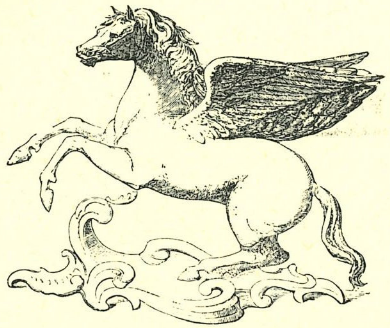
無論他將成就什麼大事業，時機一到他自然會曉得的，這一點他十分肯定。

他又想到了那隻狗，嘴邊泛起了一絲並不憐憫的微笑。

他正在朝非凡的成就邁進；也許還要等許多年——反正他還年輕，是的，只要你明瞭夢想不可能在一瞬間達成，年輕並沒有什麼不好；只要你相信它終究會實現。他就相信。

上帝和耶穌基督會幫助他。

格雷・提森將一隻被太陽晒黑的手肘擱在窗上，隨著收音機播放的樂曲吹起了口哨。他踩著油門，使這輛老鸞帥的車速高達七十，在愛荷華筆直的農村公路上向前急馳，駛向不可知的未來。



第一部　命運之輪

他開始呻吟，前後搖着頭……然後他仰靠着音樂台的圍欄，閉上眼睛，全身發抖，他的……

第一章

1

後來莎拉回想起那一夜，總記得兩件事，就是他在玩命運之輪時運氣奇佳，以及面具。但隨着時間消逝，幾年之後，當她偶爾思及那可怖的一夜時，她所想到的就只有面具而已。

他住在克立夫鎮的一幢公寓內。莎拉在七點三刻到達那裏，把車停在街角，按了門鈴進入大門內。今晚他們要開她的車去，因爲强尼的車送到漢登區的提比修車廠去了，好像是因爲前輪定位不準或什麼的，反正要花一筆錢修理就是了；强尼在電話中告訴她，隨卽笑了起來——典型的强尼・史密笑聲。要是那是她的車——必須花她一筆額外的錢——莎拉才笑不出來呢。

她進入大廳，走向樓梯，經過佈告欄。佈告欄上貼滿了廣告摩托車、立體組合音響、打字服務和徵求結伴同行到堪薩斯、加州或佛羅里達去，以分擔汽油費的各式卡片。但今晚最大的一張海報，却是在代表怒火的紅色背景上畫了一個緊握的大拳頭，下面橫寫了『罷課！』兩個字。此時是一九七〇年十月下旬。

强尼的公寓是二樓最前面那間，他戲稱爲『遮棚』——你可以穿着晚禮服站在那裏，手持一杯麗波葡萄酒，向下俯瞰克立夫鎭的中心：戲院散場後熙來攘往的人羣，穿梭如織的計程車，五光十色的霓虹燈。在緬因州奧倫諾共有七千家商店，這裏只是其中一部份。

事實上克立夫鎭主要是一條大街和一個有紅綠燈的十字路口（下午以後便只有閃光警戒燈了），共有二十幾家商店，和一家小型的鹿皮靴廠，像多數環繞在奧倫諾市周圍的小鎭一樣，它的主要工業也是以供應緬因大學學生消費之物爲主——啤酒、甜酒、汽油、搖滾樂、速食、痲藥、雜貨、出租房屋和電影。這家雪菰戲院在學期間播映藝術片和四〇年代的老片，暑假時則重播克林・伊斯威特的西部片。

强尼和莎拉兩人大學畢業都已一年了，也都在克立夫高中任敎；這區域的高中多半是合併學區的聯合學校，克立夫高中却是少數較單純的學校之一。大學的敎職員和行政人員，甚至是學生，都將克立夫鎭視爲他們的『寢室』，所以這個小鎭的賦稅基礎令人羨慕。鎭民們對大學生的高談濶論、反戰的共產黨遊行和他們干涉小鎭政治等等，可能很不以爲然，但他們對敎職員優雅的住宅及被稱爲『斐濟區』或『理志巷』裏的學生公寓每年所繳的稅却欣然接受。

莎拉敲敲門，强尼的聲音含糊地傳來：『門是開的，莎拉！』

她皺皺眉，推開了門。强尼的公寓內黑漆漆的，只有半條街外的閃光警戒燈投入一陣陣黃色的幽光，室內的家具都只是幢幢的黑影。

『强尼……？』

她想着會不會是保險絲燒斷了或什麼的，試探地向前跨了一步——然後那張臉便出現在她的眼前，飄浮在黑暗中，一張可怖的臉，似乎由夢魘中活生生地跳了出來，發出慘淡的綠色光芒，一隻眼睜得老大，駭人地瞪視她，另一隻眼邪惡地緊閉，張着眼的左半邊臉看起來倒還正常，右半邊却是惡魔的臉，消陷猙獰，厚唇彎向後，露出參差不齊的暴牙。

莎拉尖叫一聲，踉蹌地向後退了一步。這時燈光大亮，黑暗的地獄霎時變回了强尼的公寓，牆上有尼克森推銷舊車的海報，地板上鋪着强尼的母親手編的地毯，還有當燭臺用的酒瓶。那張鬼臉已不再發亮了，她看清那不過是個廉價的萬聖節面具罷了，强尼的藍眼睛透過挖開的眼洞瞪着她。

他拉開面具，友善地對她微笑，身上穿的是褪色的牛仔褲和棕色毛衣。

『萬聖節快樂，莎拉。』他說。

她眞的被他嚇住了，一顆心仍撲撲直跳。『很有趣。』她說着，轉身要走。她不喜歡受到那樣的驚嚇。

他抓住她的手。『嘿……我很抱歉。』

『嗯，你是該抱歉。』她冷冷地看着他——或者該說是試着冷眼注視他，因爲她的怒氣已逐漸消融了。誰也沒辦法生强尼的氣。不管她愛不愛他——這是她仍解不開的疑惑——氣他或是怨恨他，都是不可能的。她想着不知道有沒有人曾成功地對强尼・史密懷有恨意，又覺得這想法實在荒謬得很，忍不住就笑了出來。

『對嘛，這樣就好多了。老兄，我以爲你眞要撇下我就走了呢。』

『我不是老兄。』

他垂眼瞟她。『我注意到了。』

她穿着一件笨重的毛皮大衣——假浣熊皮或狸皮之類的——他那戲謔的口氣使她又不覺莞爾一笑。『穿上這件衣服是看不出來的。』

『噢，錯了，我看得出來。』他說着，摟住她親吻，起初她不打算回吻，但到底還是情不自禁。

『眞抱歉我嚇了你一跳。』他親熱地用鼻子擦擦她的鼻子，然後才將她放開，拿起那個面具，說道：『禮拜五我要戴着它到指導敎室去，我想你一定會反對的。』

『哦，强尼，那樣對學生紀律有損無益呀。』

他得意地笑笑：『我會輕易達到嚇人的目的呢。』見鬼，他說的不錯。

她每天到學校去都戴着一付大眼鏡，頭髮梳向後挽成一個嚴肅的髻，顯得十分道貌岸然。大部份

的女孩都穿着只遮住內褲的迷你裙時，她的裙子却長及膝蓋。（我的腿比她們任何一個人的都要好看，莎拉恨恨地想。）她一向依照姓名字母爲學生排座位，就平均法則而言，這樣可以使調皮搗蛋的學生坐開。只要是不守規矩的學生，她就把他送到副校長那裏去，理由是副校長每年多領五百塊錢薪水便是因爲要負起懲戒學生的職責，而她可不是一個嚴厲的老師。然而，每天她還是得和專對抗新老師的魔鬼——紀律——奮鬪，更令她困擾的是，她已開始察覺到有一組集體而無聲的陪審團——或許可以說是一種學校良心吧——在審議每一個新老師，而對她的審判進行得並不太妙。

由外表上看來，强尼不管就任何事情的正反兩面而言，都是個好老師。他有種和悅而迷人的步調，因爲下課時間常會停下來和某個人聊天，所以上課時常遲到。他讓學生隨便坐，因此每天都不會在同一個位子上發現同一張臉（壞學生免不了都坐到了最後面），那樣莎拉得到三月才可能記得住學生的名字，但是强尼却有本事將每個人記得一清二楚。

他個子很高，有彎腰駝背的習慣，學生們叫他『科學怪人』；强尼對這綽號並不引以爲忤，反而覺得怪有趣的。然而他上課時多數學生却都聚精會神，很守規矩，搗蛋的人絕無僅有（莎拉常爲這些學生頭痛），所以同一個陪審團似乎對他十分偏好。他是那種過了十年後，學校紀念册會在書扉上加印他名字的老師。她却想都別想。有時她眞是百思不得其解。

『我們出門前，你要不要先喝杯啤酒或葡萄酒什麼的？』

『不喝了，不過我希望你的荷包飽飽的。』她說着，挽住他的胳臂，決定不再生氣了。『我至少要吃三個熱狗，尤其這又是今年最後一次博覽會了。』他們要到克立夫鎭北邊二十哩外的艾諦鎭去，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鎭只因擧行『本年度新英格蘭區最後一次農業博覽會』，總算出了點名。這次博覽會將在禮拜五萬聖節之夜閉幕。

『雖然我們要到禮拜五才發薪水，我身上還有點錢呢。我有八塊錢。』

『哦……我的……上帝。』莎拉滾了滾眼珠子。『我就知道只要我保持純潔，總有一天會碰到一個好爸爸型的男人。』

他笑着點點頭。『我們拉皮條的可會賺錢了，寶貝。等我拿了外套，我們就走吧。』

她望着他的背影，最近愈來愈常浮現在她心裏的話——當她洗澡時、看書時、準備教材時，或弄着一人份的晚餐時——又現出了，就像電視上半分鐘一幕的公共服務標語：他是個好人，易於相處，風趣、幽默，從不會令你哭泣。但這是愛情嗎？我是說，愛情就是這樣嗎？即使在你學單車時，你也得跌它幾跤，將兩脚膝蓋都擦破，這就叫做過程；而且騎單車才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啊。

『我去一下洗手間。』强尼對她叫着。

『嗯。』她微微一笑。强尼就是那種會毫不忸怩提起其自然呼叫的人——天曉得爲什麼。

她走到窗畔，向外眺望大街。幾個大學生正把車停進歐邁克比薩啤酒供應中心旁的停車場內。她突然希望自己又回到大學時代，將這些令人困擾的種種思緒拋諸腦後。大學是安全的虛無縹緲之地，每個人都可以成爲小飛俠的同夥，永遠不會長大，就連老師也一樣。而且總會有個尼克森或安格紐扮演獨鈎船長。

她是在九月初任敎職時認識强尼的，但早在大學時她就看過他了，他們曾一起選修敎育學分。當時她的男朋友是唐；他和强尼是完全相反的兩個典型。唐的英俊幾乎毫無瑕疵，機智尖銳，好動不安，總使她微微感到不舒服。他是個熱情的愛人，酗酒，有時喝過酒後會變得冷酷無情。她還記得在班哥酒店的那一晚，唐談到緬因州大學足球隊時，坐在鄰座的那個男人湊興打趣，唐便問他是不是想爬回家去，那男人道了歉，但唐不接受；他只想打一架。他開始批評那個男人的女伴，莎拉伸手按住他的臂膀，請求他別再說了，他却甩掉她的手，瞪視她的灰色眼眸中閃着怪異而冷漠的光芒，使得她把未說出口的話都嚥回喉嚨裏。最後，唐和那個男人到外面去打了一架，唐將他痛揍了一頓，直到那個三十好幾，小腹微禿的男人尖叫求饒。在那以前莎拉從未聽過男人尖叫——她只希望以後再也不會聽到。酒保看到了一切，打電話報警，他們只得匆忙離開。那晚她寧願一個人回家的，（哦？她自問：你確信嗎？）可是那裏離學校足足有十二哩路，公車在六點以後就停駛了，她又不敢亂搭便車。

回程中唐一語不發。他的臉頰上有一道抓傷的痕跡，就那麽一小道傷痕而已。等他將她送回哈特廳女生宿舍後，她告訴他以後再也不想見他了。『隨你的便。』他的口氣淡漠得令人膽寒——在這次事件後他的第二通電話便又把她找出去了。她的部份自我十分痛恨她自己這麽感情用事。

整個大四上學期她都和他在一起。他既吸引她，又令她害怕，却是她第一個眞正的愛人，卽使到現在，一九七〇年萬聖節前兩天，他仍是她唯一眞正的情人。她和强尼還沒有上過床。

唐的技巧很高明。他利用了她，但他眞的很行。他不肯採行任何預防措施，所以她不得不到學校的醫務所去，笨拙地胡扯月經來時會有經痛而拿到了避孕藥丸。就性關係而言，一直是唐在支配她的。和他在一起，她並未享有很多高潮，但他的粗暴多少帶給她一些快感，後來到他們要分手前，她已開始感覺到成熟女性對性的貪求，這種慾望和其他的情感相混，令人迷惑不清——她不喜歡唐，也不喜歡自己，這種與性無關的感覺却和所謂『良好性關係』的支配和屈辱不無相關，以及她無能中止這段毀滅性感情的自我輕視。

不過一切結束得倒也够快的，就在次年年初，他退學了。她坐在他寢室的床上，看他把東西塞進兩只皮箱裏，怯怯地問他：『你要到哪裏去?』她原想問別的較私人的問題：你會不會留在這附近?你會去找個工作嗎?上夜間部?在你的計劃中可包括了我?最後一個問題是她最問不出口的，因爲任何答案都會令她措手不及。但對她唯一問出口的那個問題，他的答案就已够叫人吃驚了。

『大概到越南去吧。』

『什麽?』

他翻翻書架上的一些文件，找出一封信來丢給她看。那是徵兵中心寄來的，命令他去報到體檢。

『不能不去嗎?』

『不能。也許可以。我不知道。』他點上一根煙。『我根本不想試。』

她驚愕地瞪視他。

『我對這些一成不變的規律厭倦了；大學，找工作，討個老婆。你在申請妻子一職，我猜，別以爲我沒仔細想過，行不通的，你和我心裏都明白，我們合不來，莎拉。』

她逃開了，所有的問題都已獲得解答，此後她再也沒見過他了，倒是見過他的室友幾次。自一月到六月間，唐寫過三封信給他，說他應召入伍，被派到南部某處去接受基本訓練，後來如何那個室友就不知道了，莎拉也從此不再有他的任何消息。

起初她認爲她不會有什麽感覺的。午夜之後在汽車收音機上常可聽到的失戀歌曲，並不是她的寫照，結束情感的陳腔濫調或傷心流淚藉酒澆愁，更是她想都沒想過的。她沒有在失望之餘隨便找個男人，也沒有開始光顧酒吧。那年春天的夜晚，她時常一個人躲在寢室裏靜靜地唸書。那段感情的結束是放鬆，不是感傷。

直到她在上個月的迎新舞會中遇到强尼，她才意會到學校的最後那段日子是多麽可怖。那種事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兩隻驢子在西部的一個小鎭相遇，一隻是城裏來的驢子，背上並未馱負重物，只有一副鞍具，另一隻却是探礦者的驢子，揹負着大小包裹、露營和煮飯器具，還有四只五十磅重的礦石砂袋；重量把牠的背都壓得不成形了。城市驢子說：你的負擔可眞够沉重的。探礦者的驢子回答：什麽負擔?

回想起來，那種空虛令她駭然；五個月的斷續性呼吸，把今年夏天也算進去，應該說是八個月。因爲畢了業後，她就在威季區的福瑞街租了一間小公寓，除了應徵教職外，每天就以看小說打發時間。她起床，吃早餐，去面試工作，回家，吃飯，睡個午覺（有時一睡就是四個鐘頭），又是吃飯，看書看到十一點半左右，轉而看電視，看到睏了就上床睡覺。她記不得那段期間有什麽『思想』，生活是一成不變的枯燥乏味，有時她的腰部會隱約作痛，就像女作家們所說的『未履行的痛』，這時她會去沖個冷水澡或喝水；喝太多水反而會使酸痛益增，但那却帶給她一種空泛而莫名的滿足。

在這段期間，她時常會爲自己處理整件事的成熟穩重向自己道賀。她很少很少想到唐——誰是唐呀，哈哈。後來她才意識到整整八個月裏她什麽也不想，更別說還想得到什麽人了。在那八個月中，整個國家經歷過一連串悚然的事件，她却未加注意，依舊我行我素。反越戰遊行，戴着鋼盔和防毒面

罩的警察，安格紐對新聞界發動攻擊，肯特郡的射擊，黑人和激進份子佔據街頭的暴力之夏——在電視午夜節目中可能發生的各種情節。莎拉却完全沉湎在她對唐的離開如何的不在乎，她的適應能力多麼好，以及她發現一切都仍然美好是多麼令人放鬆。什麼負擔？

然後她開始在克立夫高中任敎，在講壇的另一側當了十六年學生後，這眞是個人的一次劇變。就在這種紛亂中，認識了强尼・史密。（强尼・史密這名字多麼荒謬，他會是眞實的嗎？）她已冷靜得看得出他注視她的目光，不是色情的，而是對她穿了淡灰色針織洋裝的模樣，十分健康的欣賞。

他邀她一起去看電影——雪荻戲院在演『小市民狂想曲』——她答應了。他們在一起很愉快，她暗自想着：沒有觸電的感覺。她喜歡他親吻她道晚安的溫柔，却又暗想：他並不是埃洛・弗林。他妙語如珠，使她微笑不止，她想着：他長大後想成為漢尼・楊曼第二呢。

那晚稍後，她坐在公寓臥室裏看蓓蒂・戴維斯主演的一部電視長片時，回想起她這些思緒，咬了一半蘋果便楞在那兒，為她自己的不公感到異常驚愕。

將近一年來一直沉默不語的聲音——倒不是所謂良心的聲音——猝然說話了：你所想的是，他並不是唐，對吧？

不！她慌亂地向自己保證。我根本沒有想到唐，那……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聲音回答：嬰兒尿布，是很久以前的事，唐却是昨天才離開的。

她突然意識到她一個人夜半獨坐在公寓內，吃蘋果，看一齣老掉牙的電視長片，這一切都是為了她不願意想；當你所能想的就只有你自己和一段逝去的愛情，思想便是一件很乏味的事了。

她非常非常錯愕。

眼淚湧上了她的眼眶。

後來强尼第二次、第三次邀她外出，她都去了。她不能說她找到了另一個男朋友，因為事實並非如此，她聰明、漂亮，和唐的那一段結束後，有許多人邀約她，但她只和唐的室友一起出去吃過漢

堡，現在她才領悟到（她的厭惡減輕了哀傷的情緒），她去赴那些無聊的約會只是為了從那可憐的傢伙那裏榨到有關唐的消息。什麼負擔？

她的大學女友在畢業後多半都有了很大的變動。貝娣・賀曼和和平兵團跑到非洲去，使她富有的雙親為之恐慌，有時莎拉會想着那些烏干達人會使得皮膚白嫩得晒也晒不黑、一頭亮麗閃耀的金髮、長相嬌柔姣美的貝娣變成什麼樣子？黛妮・杜比到休士頓唸研究所去了。蕾雪・賈根和她的男朋友結了婚，現已懷孕，住在麻州西部的某處荒地。

在輕微的昏眩中，莎拉被迫歸納出結論是，强尼・史密是她許久以來所結識的第一個新朋友——高三時她還當選過班上『最有人緣的小姐』呢！為了使事情保持均衡，她也接受克立夫高中另外兩個老師的邀約，一個是新來的數學老師，金恩・沙其，是個頂乏味的傢伙，另一個是喬治・俞玆，居然立刻就想對她毛手毛脚。她摔了他一巴掌——次日他們在走廊擦身而過時，他居然還厚顏無恥地對她眨眨眼睛。

但是强尼却很風趣，易於相處。他對她是有性吸引力——只是她說不上有多强，至少還不到時候就是了。一個禮拜前的星期五，他們到瓦特維爾參加了十月份的敎師會議之後，他邀請她回到他的公寓吃自製的通心麵晚餐。在等着調味料慢慢滾沸之際，他跑到轉角處去買酒，結果帶了兩瓶蘋果西打回來。這就是强尼的風格，就像他要上一號也坦然相告一樣。

飯後他們看了一會兒電視，不久便摟抱愛撫，要不是他的兩個在大學裏擔任講師的朋友突然來訪，天曉得接下去將會演變成什麼局面。他們帶了一份敎職員對學術自由的訴請文件來，要强尼仔細看過後發表一下意見，强尼照做了，却顯然沒有平時那麼熱心樂意。她注意到這一點，心中竊喜，腰部的酸痛——未履行的痛——也使她暗自歡欣，那晚她沒有猛灌冷水扼止它。

她轉身離開窗畔，走向沙發，沙發上放着强尼留下的面具。

『萬聖節快樂。』她低喃了一句，輕聲笑了起來。

『什麼？』强尼在裏面叫道。

『我說你要是再不快一點的話，我就要自己去了。』

『馬上出來。』

『才怪！』

她伸出一根手指撫過那個吉柯與海德面具：左半邊是善良可親的吉柯醫生，右半邊却是邪惡猙獰的海德。感恩節時我們會到什麼階段呢？她想着，或者是聖誕節時？

想到這裏一股微妙的震顫竄過她的全身。

她喜歡他。他是個平凡却甜蜜的男人。

她又一次低頭看看面具，駭人的海德由吉柯的臉上長出，就像一團惡性腫瘤。由於那是用螢光顏料畫的，所以在黑暗中會發出幽光。

何謂平凡？一無所見的無名小子。也不盡然。如果他很平凡，怎可能打算戴着這樣一付面具到指導教室去，而還有保持學生良好秩序的自信呢？學生們怎可能叫他『科學怪人』，却仍對他尊敬有加呢？何謂平凡？

强尼撥開將客廳和臥室及浴室分隔開來的珠簾，走了出來。

如果今晚他要我和他上床，我想我會答應他。

這是個溫暖的想法，就像回到了家裏。

『你怎麼那麼開心？』

『沒什麼。』她說着，把面具扔回沙發上。

『不，告訴我，是有什麼好事嗎？』

『强尼，』她伸出一隻手按着他的胸，踮起脚尖輕輕吻了他一下，說：『有些事情是絕不可以告訴別人的。好了，我們走吧。』

2

他們在樓下大廳停下來，等他把厚棉夾克穿上，她的目光再一次游向那張鮮紅底色上畫了一個拳頭的『罷課！』海報。

他循著她的目光望去，說道：『今年又將有一次學生罷課了。』

『戰爭嗎？』

『這回戰爭只是部份原因，越南和後備軍官訓練兵團的對抗，以及肯特郡事件，都激使更多學生參與活動。我懷疑以前是否曾有過一段時期像現在這樣，對大學沒有什麼不滿之聲。』

『什麼「不滿之聲」呢？』

『學生最看重的是分數，對教育體制毫無興趣，除非那能確保他們畢業後可找到一份年薪一萬元的工作。所謂的不滿之聲，是一個學生除了對他的畢業證書外，對其他的一切一概不管。那時期已經結束了，大部份的學生都已覺醒，可以想見的，許多大改變將是免不了的。』

『這對你很重要嗎？儘管你已經畢業了？』

他挺直了背脊。『小姐，我是畢業生校友呀，七〇年畢業班，强尼．史密，母校的動靜我自然注意了。』

她嫣然一笑。『我們走吧。我想坐一回滑車，最好在他們打烊休息前到達。』

『好極了。』他挽起她的臂膀，說道：『我正好有車停在轉角，你的車。』

『還有八塊錢。想必這將是暢快無比的一夜了。』

那一夜天際陰沉，但並未下雨，就十月底的天氣而言已經够溫和了。夜空上，一彎月亮正掙扎著要從烏雲中露臉。强尼伸手摟住她，她也向他貼近些。

『你知道，我一天到晚想你，莎拉。』他的聲調幾乎是輕忽的，但只是幾乎。她的心跳先是減緩，隨即加速跳了十幾下。

『眞的？』

『我想這個叫唐的傢伙將你傷得很深，是吧？』

『我也不知道。』她說的是眞心話。黃色的閃光燈現在已落到他們身後的一個街口外了，將他們的影子投射在前方水泥地上，時閃時滅。

强尼想了一會兒，然後才說：『我不會傷害你的。』

『是的，我知道。但是强尼……給它時間吧。』

『是呀。』他說：『時間。我想我們還有的是。』

他的語氣有種難以名狀的苦澀和失落，使她日後每每在夢中回想起來而驚醒。

他們繞過轉角，强尼爲她打開車門，然後繞過去坐進了駕駛座。『你冷嗎?』

『不冷。』她說：『今晚實在很棒。』

『是的。』他同意，將車子駛離了路旁。她又想起那個荒唐的面具；吉柯醫生的那半張臉，强尼的藍眼睛由挖成圓形的眼洞露出來——啊，那是我昨晚發明的鷄尾酒，不過我想那是不能在酒吧裏賣的——這半邊是好的，因爲你可以看到一點躲在面具內的强尼。使她驚嚇的是海德的那半面，因爲那隻眼睛瞇成了一條細縫。躲在後面的可能是任何人，任何一個人；例如，唐。

但是等他們到達艾諦鎭的博覽會場地，看到中央廣場的燈在黑暗中閃爍，還有轉上轉下的摩天輪霓虹燈，她便把那個面具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她和她的朋友在一起，他們將要玩個痛快。

3

他們手拉著手走向中央廣場，沒有多說話，莎拉覺得她又重新體驗著年幼時的那博覽會了。她是在南巴黎長大的，那是緬因州一個以製紙爲主要工業的小鎭，最大的博覽會是在福萊堡舉行的。對在波拿鎭成長的强尼而言，他記憶最深刻的應該是塔山的博覽會。不過，博覽會其實都是大同小異的，這麼多年來也沒有什麼改變。你把車停在停車廠，付兩塊錢入場費，不等你走進會場內，已可聞到熱狗、炸洋葱和胡椒、燻肉、棉花糖、木屑和甜甜的馬糞味了。你聽到了雲霄飛車轆轆滾動的聲音，還有射擊遊戲場點二二口徑的氣槍聲，還有賓果遊戲的主持人由塞滿了長桌和摺椅的大帳篷內傳出的叫

聲，搖滾樂和汽笛風琴競相比賽，招徠客人的喊聲更是此起彼落——兩角錢打兩發，爲你的寶貝贏了一隻狗娃娃，嘿——嘿——到這裏來哦，包你樂得笑哈哈。這一切都沒變，使你再度變成一個孩子，樂意也急於把口袋裏的錢掏給別人。

『這裏！』她拉住他，叫道：『滑車！滑車！』

『當然了。』强尼說著，將一塊錢鈔票塞給售票亭內的女人，那女人推回兩張紅色的票和兩個銅板，仍兀自低頭看她的攝影雜誌。

『你爲什麼說「當然」呢?你爲什麼用那種口吻對我說「當然」?』

他聳聳肩，一副無辜的表情。

『這句話倒不奇怪，强尼．史密，而是你的語氣。』

滑車停了。乘客們紛紛下車，魚貫自他們身旁走過，多半是穿著藍色墨爾登呢運動衫或連帽羊毛衫的青少年。强尼帶著她走上木頭坡道，把兩張票遞給一臉倦容的滑車控制員。

『沒什麼。』控制員讓他們坐進滑車內，並把安全桿扣上時，强尼說：『只是這些車子是安在小小的環形軌道上，對吧?』

『對。』

『而這些小軌道又附著於一個不停轉動的大圓盤上，對不對?』

『對呀。』

『那麼，當滑車速度達到最高時，我們所坐的小車就在環形軌道上不停地旋轉，有時可達七個重力加速度，只比太空人在火箭射離甘迺迪角時少了五個。我知道有個小孩……』强尼嚴肅地傾身靠向她。

『哦，你在騙人。』莎拉不安地說。

『這個小孩五歲時從樓梯上摔下來，在他脖子頂端的脊椎上留下了一道細細的裂縫。然後——十年後——他到塔山博覽會去，坐上了滑車……結果……』他聳聳肩，憐憫地拍拍她的手。『不過你大

概不會有事的，莎拉。』

『喔……我要下去……』

滑車已將他們轉開了，使得中央廣場的燈光和臉孔變成傾斜的一片模糊，她大叫大笑，掄起粉拳打他。

『細細的裂縫！』她對他叫道：『等我們下了滑車後，我就叫你留下一道細細的裂縫，你這個騙子！』

他愉快地問：『你有沒有覺得脖子上好像怎麼樣了？』

『哦，你騙人！』

他們不停地轉著，愈來愈快，在他們第——十？還是十五？——次經過那個苦瓜臉的控制員時，他彎身吻她，車子在軌道上呼嘯地轉動，使他們的唇火辣辣地緊貼在一起。然後車速減慢了，滑車漸漸不情不願地轉著，最後猛地晃動了一下，便停止了。

他們下了車，莎拉捏捏他的頸子，低聲說道：『細細的裂縫，去你的！』

這時一個穿著藍色長褲的胖太太趿著一雙拖鞋走過他們，强尼開口和她說話，翹起一根拇指指莎拉。『那女孩找我麻煩，夫人，要是你看到警察的話，請您向他通報一聲好嗎？』

那個胖太太輕蔑地說：『你們年輕人就是喜歡自作聰明。』她將皮包緊緊夾在腋下，搖搖擺擺地朝賓果帳篷走去。莎拉咯咯笑個不停。

『你眞是無可救藥。』

强尼同意道：『我媽總是說，有時候我眞是够壞的。』

他們再度併肩走向中央廣場，等著眼前和脚下的世界停止製造晃動不定的影像。

莎拉問：『你媽媽仰虔誠，對吧？』

『她是個最虔誠的浸信敎徒。』强尼說：『但是她還不錯，不至於太狂熱。我回家時她免不了要給我幾本敎會的小册子，不過那是她的事。她信她的，爹和我還受得了。以前我常試著對她分析——

我會問她，如果該隱的父母親是世上最初的人，那麼他在夢境中該和誰住在一起，諸如此類的事——後來我覺得這樣問她實在有點卑劣，就不再爲難她了。兩年前，我以爲尤金·麥卡錫可以拯救全世界，至少浸信敎徒沒有推出耶穌來競選總統。』

『你父親不信敎嗎？』

强尼笑了起來。『這我不淸楚，不過他確實不是浸信敎徒就是了。』他想了想，又說：『爹是個木匠。』彷彿是加以解釋。她不覺笑了笑。

『要是你母親知道你和一個叛敎的天主敎徒約會，她會怎麼想呢？』

『要我帶你回家去，』强尼不假思索地回答：『這樣她才能發給你幾本敎會的小册子。』

她停住脚步，依然拉著他的手，注視著他問：『你想帶我到你家去嗎？』

强尼的臉色由愉悅變爲認眞。『是的。』他說：『我希望你能見見他們……也希望他們看看你。』

『爲什麼？』

他輕柔地問她：『你不知道爲什麼嗎？』她的喉嚨一緊，太陽穴抽動不已，似乎淚水就要湧出了。她緊緊抓著他的手。

『哦，强尼，我眞的好喜歡你。』

他正色說：『我不只是喜歡你而已。』

她話鋒一轉，笑著下令道：『帶我去坐摩天輪吧。』不能再往下談了，她得先想想將會導致什麼結果才行。『我要轉到很高的地方，將一切盡收眼底。』

『我可以在最上面的地方吻你嗎？』

『吻兩下，如果你够快的話。』

她拉著他走向售票亭，他又掏出一元鈔票買票，一邊對她說道：『我唸高中時認識一個在博覽會工作的小伙子，他說拼裝摩天輪的工人大部份都是老酒鬼，他們把各種……』

『下地獄去吧。』她快樂地說：『沒有人會長生不死的。』

『但是每個人都想長生不死，你注意過這一點嗎？』他說著，跟在她後面坐進搖搖晃晃的吊籃內。

事實上，他在最頂端吻了她很多下；十月的晚風吹拂著他們的頭髮，中央廣場躺在他們下方的黑暗中，像個發亮的鐘面。

4

從摩天輪下來後，他們又去坐旋轉木馬，儘管他很坦白地告訴她說他覺得自己像是馬屁股。他的腿太長了，可以橫跨過一匹假馬站著。她也學他的戲謔，說她高中時有個女同學心臟很衰弱，只是誰也不知道她心臟衰弱，有一天她和她的男朋友去坐旋轉木馬，結果……

『有一天你會後悔的。』他平心靜氣地對她說：『一個以謊言爲基礎的關係是不好的，莎拉。』

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坐過旋轉木馬後，他們到魔鏡迷宮去；這是個很好的迷宮，使她想起了『奇幻人間』影集裏，曾有個女老師走進迷宮後幾乎永遠迷失了。她可以看見在另一側的强尼，四處摸索著，對她招手。好幾十個强尼，好幾十個莎拉。他們迂迴繞過彼此，順著非歐幾里德的幾何角度轉，彷彿消失不見了。她左轉，右轉，撞上了鏡中的自己，莫可奈何地吃吃而笑，部份是一種幽閉恐怖症的緊張反應。有一面鏡子將她照成了一個矮胖的侏儒，另一面却創造了一個又瘦又長的怪物，兩隻小腿足有四分之一哩長。

最後他們總算逃了出來，他買了兩根炸熱狗，和一紙杯油膩膩的法式炸雞；但過了十五歲的人就再也不覺得那嚐起來像法式炸雞了。

他們經過一家小酒館，三個女孩站在外面，衣裙上綴滿了亮片，隨著一支傑利．路易的老歌大跳西迷舞，同時，招徠顧客的人透過一個麥克風招呼他們。『來吧，寶貝，』傑利．路易隨著熱門鋼琴

聲叫唱：『來吧，寶貝，寶貝仔細聽……我們可不裝瘋賣傻……舞，舞，舞，舞個不停……』

『花花公子俱樂部。』强尼詫異地叫道：『以前在哈利森海灘也有一個像這樣的地方，招徠客人的總是發誓那些女孩可以雙手反綁却還能拿掉你架在鼻梁上的眼鏡。』

莎拉說：『這種得到性病的方法倒是很有意思。』强尼爆笑出聲。

在他們的後方，招攬客人的叫聲隨著拉長的距離愈來愈空洞了，再加上傑利．路易敲擊的鋼琴，瘋狂的樂曲，像個惡兆般發出沉寂死亡的五〇年代之聲。『來吧，老兄，過來吧，別害羞，因爲這些女孩可不害羞呀，一點也不！精采好戲都在裏面……要是你沒見過花花公子俱樂部的節目，你的教育就不算完成了……』

莎拉問：『你不想回頭去完成你的教育嗎？』

他淡淡一笑。『很久以前我就上完這個科目的基本課程了，我想我還可以等上一陣子再修博士學位。』

她看看錶。『嘿，時間不早了，强尼，明天我們還得教課呢。』

『是呀，不過幸好明天已經禮拜五了。』

她想到第五堂的演講課和第七堂的小說選讀，不禁歎了口氣；這兩堂課都是吵鬧得令她受不了的。

他們已走回中央廣場的主要區域，人羣漸稀，旋轉椅攤位都已經收攤了，兩個嘴角各叼了根無濾嘴香煙的工人忙著用一塊防水油布把雲霄飛車蓋起來，主持打氣槍攤位的男人也把燈熄了。

『禮拜六你有事嗎？』他突然頗爲羞怯地問：『我知道現在問嫌晚了些，但是……』

『我有計劃了。』她說。

『噢。』

她不忍看他那垂頭喪氣的表情，這樣逗趣未免殘忍了些。『我要和你在一起呀。』

『是嗎？……哦，是的。嘿，那眞是太好了。』他對她咧嘴而笑，她也回他一笑。她心裏的聲音

突然說話了；有時候這聲音眞實得就像是另一個人發出的。

你又覺得很舒服了，莎拉，覺得很快樂。那不是很好嗎？

『是的，是很好。』她說著，又踮起脚尖，很快吻了他一下，然後在她還來不及退縮前一鼓作氣地往下說：『有時候一個人在威季區的公寓內實在很寂寞，你知道。也許我可以……和你共度夜晚。』

他熱切而深思地凝視她，使她內心不覺震顫。『那眞是你想要的嗎，莎拉？』

她點點頭。『就是我想要的。』

『好。』他說著，伸手攬住她。

莎拉有些羞澀地問：『你確定嗎？』

『我只是怕你會改變心意。』

『我不會的，强尼。』

他將她摟得更緊些。『那麼今晚是我的幸運之夜。』

他說這句話時，他們正好走過了命運之輪；後來莎拉記得，在中央廣場兩側三十碼內，就只有那個攤位還開著，櫃臺後面的男人剛剛掃過裏面的地，以免遺漏了在當晚的活動中可能掉落到地上的銅板。也許那是他打烊前的最後一項工作了，她心想。在他的後面，便是裝有輪輻的大輪盤，外面圍了一圈小電燈泡。他一定聽到强尼說的話了，因爲他雖然仍瞪大眼睛在地上搜尋銅板，却很自然地吆喝了起來。

『嘿！嘿！嘿，如果你覺得幸運，就來轉轉命運之輪吧，將銅板變成鈔票，試試你的運氣，只要一個一角錢硬幣就可以使命運之輪轉動。』

强尼循著小販的聲音轉過身去。

『强尼？』

『我覺得很幸運，就像那個人說的。』他低頭對她微笑。『除非你介意……？』

『不，你去玩吧，別耽擱太久就行。』

他又以那種坦率而深思的表情望著她，使她覺得有些乏力，想著和他上床將會是什麼滋味。突然的性慾使她胃部緩緩攪動，不覺有些作嘔。

『不會太久的。』他望向那個攤販。他們後方的中央廣場幾乎已空無一人了，天上厚沉沉的烏雲雖然散了，天氣却反而變得更冷，他們三人呼吸時會在空中形成茫茫的霧氣。

『要試試你的運氣嗎，年輕人？』

『是的。』

他們到達會場時，他就把身上的錢都放到前面的褲袋內，現在他掏出花剩的錢；八塊錢只剩下一塊八角五分。

賭枱是一塊黃色的塑膠板，格成一個個小方格，每一格裏都寫了數字和勝分，看起來和賭場裏的輪盤十分相似，但强尼立刻意會到這裏的勝算會使拉斯維加斯的輪盤賭徒變得灰頭土臉。轉對了一組數字，只能得到雙倍的彩金，輪上的數字共有兩種，有一個零的，也有兩個零的。他對那個攤販指出這一點，後者却只是聳聳肩。

『你要拉斯維加斯，就得到拉斯維加斯去，我還能說什麼呢？』

但是强尼今晚的好心情是難以動搖的。雖然一開始那個面具製造的效果並不好，但以後情勢就節節上升，愈來愈順。事實上，他已有好幾年不曾度過這麼愉快的夜晚了，也許是他有生以來最好的一夜。他注視雙頰酡紅，眼眸閃亮的莎拉。『你怎麼說呢，莎拉？』

她搖搖頭。『我根本不懂。怎麼個玩法？』

『選一個數字，或者選黑色或紅色，或者選偶數或奇數，或者選雙位數的，彩金各不相同。』他看看那名神情溫和的小販。『至少，應該是的。』

『我們選黑色吧。』她說：『好像滿刺激的，是不是？』

『黑色。』强尼說著，將一角錢放進黑色方格內。

那個攤販瞪著賭枱上的一角錢，歎了口氣。『可眞是豪賭啊。』他轉向輪盤。

强尼的手無意識地摸向前額，揉了一下。

『等等。』他突然叫了聲，將一個兩角五分錢幣放進寫著11——20的方格內。

『就這樣?』

『當然。』强尼說。

那小販扭了一下輪盤，它便在那圈小燈泡裏轉了起來，紅、黑兩色輪著顯現。强尼心不在焉地揉揉額頭。命運之輪開始慢下來了，他們可以聽見那個小小的木舌滑過分隔數字的小扣針，所發出的滴答聲。它指著8，9，好像就要停在10上面了，但却又滑指向11，發出最後一聲滴答聲，停在那兒。

小販報道：『小姐輸了，先生贏了。』

『你贏了嗎，强尼?』

『好像是的。』强尼看著那個小販在他原來的兩角五分銅板上加上了兩枚。莎拉興奮地尖叫一聲，也沒注意到那攤販將一角錢銀幣收走。

强尼說：『我跟你說過，今晚是我的幸運之夜嘛。』

『一次只是僥倖，兩次才算幸運。』那小販接口道：『嘿——嘿——嘿。』

莎拉說：『再玩一次，强尼。』

『好。還是賭這個數吧。』

『要轉了?』

『好。』

那小販用力轉動輪盤，莎拉望著旋轉不止的數字，低聲問强尼：『這些嘉年華會的輪盤，不是都該是固定的嗎?』

『以前是的。現在州政府要檢查，攤販自己也只好賭賭運氣了。』

輪盤已慢下來了，指針滑過了10，進入强尼所賭的數字組內，仍在慢慢推進。

『停呀，停呀!』莎拉叫著。有兩個路過的少年停下來觀看。

那個移動得很慢很慢的木舌，滑過16和17，在18的數字停住了。

『先生又贏了。』小販在强尼的賭金上又加了六個兩角五分銅板。

『你發財了!』莎拉歡呼著，情不自禁在强尼臉頰印上一吻。

『你的財源滾滾，小伙子。』那小販熱烈地附議道：『這麼好的手氣，誰也不該放棄的，嘿——嘿——嘿——。』

『我該再玩嗎?』强尼問莎拉。

『有何不可?』

『是呀，再玩吧，老兄。』一個少年慫恿道：『今晚那傢伙贏走了我四塊錢，我想看看他賠錢的樣子。』

强尼對莎拉說：『那麼，你也來吧。』他從九個硬幣中拿了一個給她。她猶豫了一下，把那枚硬幣放在21的方格內；按照規則，猜對一個數字的彩金是十比一。

『你還是照賭這組數字吧，年輕人?』

强尼低頭看著堆放在賭枱上的八個兩角五分銅板，又開始揉搓他的前額，好像有些頭痛的樣子。他突然把那些錢幣掃入手裏，兩手合攏上下搖動，讓錢幣發出叮噹的響聲。

『不，你爲小姐轉吧，這回我暫時旁觀。』

莎拉困惑地望著他。『强尼?』

他聳聳肩。『只是一種感覺。』

小販以『上天賜我力量忍受這些傻子吧』的姿態滾了滾眼珠， 再次轉動輪盤， 命運之輪轉著轉著，逐漸慢下來，停止，指針落在雙零上。『莊家獲勝。』小販叫著，莎拉的兩角五分便落入他的圍兜裏。

莎拉不高興地問：『那樣公平嗎，强尼?』

『轉到零和雙零一概是莊家通吃。』他說。

『那你把錢收回眞是聰明。』

『大概是吧。』

小販問道：『你要我再轉呢，還是要讓我喝咖啡去了?』

『再轉吧。』强尼說著，把八個銅板分成兩疊，一疊四個，放在第三組數字上。

輪盤轉動時，莎拉目不轉睛地瞪著那圈亮閃閃的小燈，開口問强尼：『像這樣一個攤位一晚可以賺多少錢呢?』

圍觀的人已由原來的兩名少年又增加了四個大人；兩男兩女。一個建築工人模樣的男人說：『五百元到七百元之間是跑不掉的。』

那小販又滾了滾眼珠子，說道：『嘁，老兄，我倒希望你是對的。』

『嘿，用不著嘴硬。』那個建築工人模樣的男人說：『二十年前我也靠這玩意兒生活過，一晚賺個五百到七百，禮拜六一天賺上兩千塊是稀鬆平常的事。那還是在誠實無欺的情況下。』

强尼注視輪盤；逐漸減慢的速度已足以顯示原先飛逝而過的數字了。指針跳過0和00，滑過第一組數字，愈來愈慢，又滑過第二組，仍在推進。

『恐怕沒指望了，老兄。』一個少年說。

『等等。』强尼的聲調好特別。莎拉看看他；他那愉悅的長臉奇怪地繃緊，藍眼比平常顯得更深更沉，遙不可測。

指針不偏不倚地停在30的數字上。

强尼和莎拉身後的一小羣人歡呼出聲，小販認命地唱道：『賠了，賠了。』像是建築工人的那個男人使勁拍了强尼的背部一掌，使他顚了一下，小販從櫃臺下的餅乾盒裏掏出四張一元鈔票，放到强尼的八個硬幣旁。

『够了?』莎拉問。

『再一次。』强尼說：『如果我贏了，我們今晚的花費和你的汽油費便是這位老兄請客的，如果我輸了，我們不過是損失了五角錢左右。』

『嘿——嘿——嘿——，』小販的勁來了，大聲吆喝道：『下個注賭個運氣吧，各位仁兄也請踏上前來，這遊戲不必有觀衆，命運之輪不住地轉，停在那裏無人知曉。』

那個建築工人模樣的男人和兩個少年已經圍了上來，和强尼及莎拉並排站著。兩個少年商量了一會兒，湊出五角錢押了中間那組數字，那個粗壯結實的漢子自稱是斯第•班漢，在『偶數』那一欄下了一塊錢的注。

『你呢，小伙子?』小販問强尼：『你還是押第三組嗎?』

强尼答道：『是的。』

『喔，老兄，』一個少年說：『那樣未免太碰運氣了。』

强尼說：『我也這麼想。』莎拉對他甜甜地一笑。

班漢深思地望了强尼一眼，突然把他那一塊錢也撥到第三組數字去。『管他的。』剛才說强尼太碰運氣的那個少年咕噥了一句，把他和他朋友湊出的五毛錢也推到了同一組數字。

『所有的蛋都在同一個籃子裏啦。』小販叫道：『你們都下定了吧?』

下注的人默然而堅決地站著。有兩個雜工也好奇地圍攏過來，其中一個還帶著女朋反；現在在命運之輪前面，已熱熱鬧鬧地聚集了一小羣人。小販用力轉動輪盤，十二雙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地看它兜著圈直轉。莎拉忍不住又望向强尼，覺得在這種明亮而詭異的燈光下，他的臉龐說不出的奇怪。她又想到了那個面具——吉柯與海德，雙數和單數，圓滿與殘缺。她的胃又翻攪了，使她感到有些虛弱。輪盤慢下來了，滴答聲淸晰可聞，兩個少年對它喊著，催它再繼續滾。

『再轉一點，寶貝。』斯第•班漢哄著：『再一點，甜心。』

指針滑到第三組，在24的數字上停下了。歡呼聲再度響起。

莎拉叫道：『你贏了，强尼，你贏了!』

小販不悅地低吹了聲口哨，照數賠了錢；少年贏了一塊錢，班漢贏了兩塊，强尼又賺了十二元。現在在他面前的賭盤上已有十八元了。

『好手氣，好手氣，嘿——嘿——嘿。再來一次吧，小伙子？今晚這個輪盤眞是你的朋友。』

强尼看看莎拉。

『你自己決定，强尼。』但是她突然覺得惶惶不安。

『再玩吧，老兄。』一個少年慫慂道：『我想看看這傢伙慘敗。』

『好吧。』强尼說：『最後一次。』

『下注吧。』

人人都看著强尼；他想了一會兒，揉揉前額，平日那張和悅的臉此刻沉著而嚴肅，他的目光落在被圈在那圈小燈泡裏的輪盤，手指不住地摩撫右眼上方光滑的皮膚。

最後他說：『還是賭這組數字。』

圍觀的人羣霎時發出驚訝的絮絮低語。

『哦，老兄，這是和命運對抗呀！』

班漢頗懷疑地說：『他運氣很好。』他回頭看看他太太；她聳聳肩，顯然一無所知。『我跟了，跟到底。』

少年望向他的朋友，兩人相對聳肩點頭。『好吧，』他回過頭對小販說：『我們也不動。』

輪盤轉動了。莎拉聽到站在她後面的兩個雜工爲第三組數字是否會再度轉出打賭五塊錢；她的胃又翻騰了，但這次沒有停止的跡象，反而不住地攪動，使她噁心不已，冷汗由臉頰上滾落。

輪盤轉慢了，第一組數字出現了。一個少年失望地擊了一下手掌，却沒有走開。答答響的指針已越過了11、12、13，小販面露得色，答——答——答，14、15、16。

班漢說：『它還在動。』他的聲音流露出敬畏。小販兩眼直勾勾地瞪著他的輪盤，好像巴不得伸手將它按住。20、21都過了，最後指針指的是22。

已聚集了近二十個人的羣衆又是一陣歡呼；還逗留在會場裏的人似乎都已聚到這裏來了。莎拉聽見那個打賭輸了的雜工一邊掏錢，一邊低咒了聲：『狗屎運。』她的頭部轟轟作響，兩腿站立不穩，肌肉不住地顫抖，她迅速眨了幾次眼睛，却突然感到昏眩作嘔，好像仍坐在滑車上似的，眼前的世界傾斜了，繼而開始旋轉。

我吃了一個不新鮮的熱狗，她驚慌地想著。這就是你在那博覽會上試運氣的結果，莎拉。

『嘿——嘿——嘿。』小販的聲音已失去原有的熱切了，他賠了兩塊錢給那兩個少年，四塊錢給斯第·班漢，又數了三張十元、一張五元，和一張一元的鈔票，付給了强尼。他並不怎麼高興，但依然抱持樂觀的態度。如果這個高瘦的金髮青年再押一次第三組，他所付出的錢十之八九就可以全部收回了。只要那些錢還放在賭枱上，就不算是那個年輕人的錢。假如他一走了之呢？嗯，今天他靠著輪盤淨賺了一千元了，今晚付出那麼一點，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索爾·杜蒙的輪盤賠出一大筆彩金的話會傳開，明天上門的顧客何止會加倍；一個勝利者可是一項好廣告呢。

『下個注，賭個運氣吧。』小販又吆喝著。已經有好幾個人靠向前押下硬幣了，但他只望著那個高瘦的青年。『你怎麼說，小伙子？想不想再繼續？』

强尼低頭看莎拉。『你說……嘿，你沒事吧？你的臉色白得像個鬼。』

『我的胃。』她强擠出一個笑容。『我想是因爲那根熱狗。我們回家去好嗎？』

『當然。』他正想把賭盤上的鈔票和銅板收起時，目光又一次落到輪盤上；溫柔而關懷的眼神慢慢消退了，那雙藍色的眼眸再度變得深沉、冷漠、深思。莎拉心想：他看著命運之輪的樣子，就像一個小男孩看他自己養的一窩螞蟻。

『等一下。』他說。

莎拉回答：『好吧。』然而現在她不只胃痛噁心，而且感到頭重脚輕，下腹部更是咕嚕悶響。天啊，千萬別拉肚子才好，求求祢。

她心想：除非他把錢都輸了，他是不會滿足的。

然後，她又有種奇怪的肯定：但是他不會輸的。

『你怎麼說呢，小伙子？』小販又問：『繼續還是退出？』

『狗屎或滾開。』一個雜工接了一句，又緊張地笑了一陣。莎拉的頭好昏。

强尼驀地把那堆鈔票和銅板全都推到賭枱上的一個角落。

連那小販都不禁驚訝地問：『你幹什麼？』

强尼說：『我全部押19。』

莎拉强嚥下呻吟。

人羣竊竊低語。

『別冒險。』斯第・班漢附在强尼的耳畔說。强尼却沒有答腔，以超然的眼神凝視命運之輪，眼眸幾乎變成紫色了。

突然一陣叮噹響聲；莎拉原以爲那是她自己的耳鳴，繼而看見其他本來已經下注的人都把他們的錢由賭枱上掃回自己手中，只留下强尼一個人賭這一盤。

不！她發現自己想要吶喊：不能那樣，不能留下他一個人，那不公平……

她緊咬著下唇，深怕一開口就會嘔吐出來。現在她的胃翻滾得厲害。强尼贏來的那堆錢兀立在赤裸裸的燈光下。五十四元，賭一個數字的賠額是十比一。

小販開口說道：『先生，州政府規定賭單單一個數字不能下超過兩元的注。』

『得了。』班漢吼道：『賭一組數字也不能下押十元以上，你剛才却接受了他賭的十八元。怎麼了，你害怕了是不是？』

『不是的，只不過……』

『快點。』强尼不耐煩地說：『接受就快轉，不接受就拉倒。我女朋友很不舒服。』

小販打量著圍觀的羣衆，他們都以敵意的眼光回望他。眞糟糕。他們不明白那年輕人無異是要把他贏的錢都輸掉，而他實在是試著要制止他的。他媽的，他可眞是豬八戒照鏡子。就讓這年輕人把錢都輸掉算了，然後便打烊回家睡覺去。

『好吧。』他說：『反正在場的各位都不是州政府的督察員……』他轉向轉盤，又叨唸道：『命運之輪不住地轉，停在那裏無人知曉。』

他用力轉動輪盤，輪上的數字立刻變成一片模糊。它似乎轉了很久很久，四周衆聲俱寂，只有命運之輪的颼颼聲，一陣蕭索的秋風吹得附近的帳篷沙沙作響，還有莎拉自己的腦子裏的轟轟悶響聲。她心裏希求强尼伸手摟住她，但是他却一動也不動地站著，兩手按住賭枱，眼睛瞪視著那個似乎決意要永遠轉動不止的輪盤。

最後它慢下來了，她看見黑底上鮮明的紅漆數字，19、1和9，轉上來，轉下去。輪盤平穩的颼颼聲變成了持續的滴答聲，在闃靜中顯得格外大聲。

現在輪上的數字已在愈來愈慢的速度中通過指針了。

一個雜工驚異地叫道：『老天爺，不管怎麼樣一定會很接近的！』

强尼十分鎮定，盯視著輪盤，莎拉覺得此刻他的眼睛好像已變成黑色了（雖然那可能是她腹痛如絞，視覺不清的緣故）。吉柯與海德，她想著，突然莫名其妙地對他起了懼意。

答——答——答。

輪盤轉入了第二組數字，15和16過去了，接著『答』的一響，17也過去了，在一瞬間的躊躇後，指針滑過了18，隨著最後一響，落入了19！每個人都屏住了呼吸。輪盤仍有極慢的轉速，將指針推向19和20之間的小扣針，有一刹那，最後的一點速度似乎要將它帶過扣針，指向了20，結果輪盤反彈了一下，用盡了最後的力量，停止不動。

有一忽兒，人羣寂然無聲，誰也沒有開口說話。

然後一個少年以敬畏的聲音低語道：『嘿，老兄，你剛剛贏了五百四十元。』

斯第・班漢接腔道：『我從沒見過這種運氣。從來沒有。』

大夥兒都歡呼出聲，擠過莎拉，拍著强尼的背，摸他。在這分離的一刻，莎拉覺得悲哀而驚慌。

她的胃瘋狂地翻騰，轉動的輪盤影像不斷地浮現在她的眼前，她渾身軟綿綿的，一點力量也沒有，任人推擠。

一會兒之後，强尼已站在她的身旁。在虛弱的歡欣中，她看出那是眞正的强尼，而不是個沉著地注視輪盤轉動的人。他顯得很慌亂，對她滿懷關切。

他說：『寶貝，對不起。』她爲這句話而愛他。

她答道：『我沒事。』雖然她覺得非常難受。

小販淸淸喉嚨。『命運之輪已經收攤了。』他說：『本攤位今天打烊了。』

人羣發出不以爲意却順口抱怨的咕噥聲。

小販望向强尼。『我必須給你一張支票，年輕人，我沒有帶那麼多現款。』

『當然，隨你方便。』强尼說：『不過請快一點，這位小姐眞的很不舒服。』

『是呀，支票。』斯第·班漢輕蔑地說：『他會開給你一張空頭支票，等你被退票時，他早就到佛羅里達過冬去了。』

『這位先生，』小販開口道：『我向你保證……』

『去向你媽保證吧，她大概會相信你。』班漢說罷，突然伸手越過賭盤，在櫃臺下面摸索。

『嘿！』小販嚷道：『這簡直是搶劫嘛！』

然而沒有人理會他的控訴。

莎拉覺得天旋地轉，喃喃說了一聲：『拜託。』

『我不在乎什麼錢了。』强尼忽然說：『請讓我們過去，這位小姐病了。』

『哦，老兄。』那個下注的少年叫了一聲，和他的朋友十分勉强地站開了。

『不，强尼。』莎拉現在僅僅憑著意志力壓抑著嘔吐了。『去拿你的錢。』五百塊錢是强尼三個禮拜的薪水。

班漢吼道：『你快付錢，騙人的癟三。』他從櫃臺下面拿出那個錫雪茄盒，看都不看一眼便把它

推到一旁去，又把手伸到櫃臺下，摸出了一個上了鎖的綠色鐵盒子，用力將它摔到賭枱上。『要是這裏面沒有五百四十元，我就當著衆人的面把我自己的襯衫吞進肚子裏。』他將厚實的大手拍向强尼的肩膀。『你等一會兒，小伙子。你會拿到你贏的錢，要不然我就不叫斯第·班漢。』

『眞的，先生，我沒有那麼多。……』

『你付錢，』班漢傾身靠向小販，說道：『要不然我就叫你關門大吉，不信你走著瞧好了。』

小販歎了口氣，從襯衫裏摸出一把繫著鏈子的鑰匙。圍觀的人羣都鬆了一口氣。莎拉再也忍不住了。她的胃像要脹破了，繼而一陣死寂，然後整個肚子裏未消化的食物以飛快車的速度湧了上來。她踉踉蹌蹌地自强尼身邊走開，衝出了人羣。

一個女人的聲音問她：『小姐，你還好吧？』莎拉盲目地搖搖頭。

强尼叫喚著：『莎拉！』

她不連貫地想著：你是躲不開吉柯與海德的。她快步跑過旋轉木馬，那個螢光面具彷彿吊在她前方黑暗的半空中。她撞上了燈桿，搖晃欲倒，急忙抓緊它，吐了出來。那些東西像是自她的脚跟湧上來的，彷彿有隻滑膩膩的拳頭在她的胃裏亂敲亂動，她的眼前金星飛舞，最後的一陣痙攣使她吐出了一點黏液和胃氣。

她虛弱地說了聲：『哦，天啊。』緊緊靠著燈桿以免跌倒。在她的後方，傳來了强尼的呼叫聲，但是她還不能回答，也不想回答。她的胃已安定些了，這會兒她只想站在黑暗中，爲自己沒有死在博覽會場裏而慶幸。

『莎拉？莎拉！』

她吐了兩口口水，淸除一下嘴裏的酸味。

『在這裏，强尼。』

他繞過靜止不動的旋轉木馬。她看見他手裏抓了厚厚的一疊綠色鈔票，却好像茫然無措。

『你沒事吧？』

『吐了一回，現在好多了。』

『噢。哦，耶穌，我們回家吧。』他輕輕握住她的臂膀。

『你拿到錢了。』

他低頭看看那疊鈔票，不以爲意地將它塞進褲袋裏。『是的，拿了一部份還是全部，我也不知道，是那個大漢幫我數的。』

莎拉從皮包裏掏出一條手帕，擦拭唇角，喝水，她心想。我願意用我的靈魂換一口水喝。

『你該計較的。』她說：『那可是一筆數目不小的錢。』

『意外之財會帶來惡運。』他陰鬱地說：『這是我媽的名言之一。她有上百萬財產，却沉溺於賭博。』

『道地的浸信敎徒。』莎拉說著，不自禁打了個冷顫。

『你還好吧?』他關心地問。

『有點冷。』她說：『等我們上了車後，我要把暖氣開到最大，然後……哦，上帝，我又要吐了。』

她轉身背著他，隨著一聲呻吟吐出了白沫，膝蓋也不由發軟。他溫柔却堅定地扶住她。『你能走回車子嗎?』

『可以，我現在沒事了。』但是她的頭很痛，嘴裏氣味不佳，背部和腹部的肌肉更覺緊繃難受。

他們慢慢地走過中央廣場，踩著地上的木屑，經過已經打烊歇業的帳篷。一個人影滑到他們後方，强尼警覺地四下張望，大概也意識到他口袋裏是有不少錢。

是那兩個少年中的一個——大約十五歲吧。他害羞地對他們笑笑，對莎拉說：『希望你舒服些了，我敢打賭，一定是那些熱狗不新鮮的關係。』

『呃，別再說了。』莎拉說。

『要不要我幫你扶她到車子去?』他問强尼。

『不必了，謝謝，我們很好。』

『好吧，反正我也得趕緊回家去。』但他又停了一會兒，臉上的笑意加深了。『我眞高興看到那傢伙被反咬一口。』

他揮揮手，快步走入黑暗中。

陰暗的停車場裏，就只剩莎拉那輛小旅行車了；它就像一隻被遺棄的小狗般，孤零零地蹲在慘淡的街燈下。强尼爲莎拉開了門，扶她坐進車內後，才繞過車子坐上駕駛座，發動了引擎。

『要等幾分鐘才能開暖氣。』他說。

『沒關係，我現在已經很熱了。』

他注視她，看見她臉上冒出了冷汗。『也許我該把你送到東緬因醫院的急診室去。』他說：『要是沙門氏菌，可能會很嚴重的。』

『不要，我還好，我只想回家睡覺，明早我會起床打電話到學校請病假，然後再回頭睡覺。』

『不用惦記著起床打電話，我會幫你請假的，莎拉。』

她感激地望著他。『你會嗎?』

『當然。』

他們已上了主公路。

『很抱歉我沒辦法到你那裏去。』莎拉說：『眞心的。』

『不是你的錯。』

『當然是我的錯，我吃了壞熱狗，倒楣的莎拉。』

强尼說：『我愛你，莎拉。』就這樣輕而易舉地說出口，收也收不回去了，在這輛移動的車子內，懸在他們兩人之間，等著某個人爲它修飾。

她說了她能說的話：『謝謝你，强尼。』

他們在安寧的沉默中向前行駛。

第二章

1

强尼把車轉上她家車道時已近午夜，莎拉睏得直打瞌睡。

『嘿。』他把引擎熄掉，輕輕搖了她兩下。『我們到了。』

『喔……好。』她坐起身，將身上的外套裹緊些。

『你覺得怎樣？』

『好多了。我還腰酸背痛，但是好多了。强尼，你把車開回去吧。』

『不，最好不要。』他說：『要是有人看見你的車一整晚都停在我的公寓外，難免蜚短流長的。』

『可是我本來是要跟你回家的……』

强尼笑笑。『那就值得冒險了，雖然我們得把車停在三個街口外。而且，萬一你改變心意想到急診室去，總得有車才行。』

『我不會的。』

『難說。我可以進屋去，打電話叫輛計程車嗎？』

『當然可以。』

他們走進屋內，莎拉開了燈，冷得直打哆嗦。

『電話就在客廳裏。我要去躺下來，蓋一床厚棉被。』

客廳小而整潔，除了色彩鮮艷的大花窗帘外，稱得上是淡雅怡人。有面牆上貼了一排海報：在福樂山的鮑比・達倫，在卡內基廳的瓊・拜玆，在柏克萊的傑佛遜・艾普林，在克利夫蘭的白爾玆合唱團。

莎拉在長沙發上躺下，蓋上棉被。强尼關心地注視她。她的臉色蒼白，只有兩眼下圍了黑圈，眞是一臉病容。

『也許我該在這裏過夜。』他說：『以防萬一發生了什麼不測的情況，例如……』

『例如在我的脊椎骨頂端有一道細細的裂縫？』她打趣地看著他。

『呃，你知道的，任何情況。』

她下腹部的蠕動爲她決定了。她原來打算和强尼・史密共度這一夜，沒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不過她大可不必在嘔吐、猛跑厠所，和喝藥水的狼狽情況下，留他過夜。

『我不會有事的。』她說：『不過是在博覽會場吃到一根不新鮮的熱狗而已，强尼。你也有可能吃到的，只是我比較倒楣罷了。明天你沒課時打通電話給我就是了。』

『你確定？』

『是的，我確定。』

『好吧，小姑娘。』他不再爭辯，拿起電話叫了計程車。她閉上眼睛，聽著他那低沉而柔和的聲音。他最令她欣賞的優點之一，便是他總是眞心試著去做對的事，最好的事，絕不會自私自利。那眞好；她又累又倦，不想再浪費精力講究什麼虛禮。

『成了。』他掛上電話，說道：『他們會派一個人在五分鐘之內過來。』

她淡淡一笑說：『反正你付得起計程車費。』

他回答：『我還打算給一筆豐厚的小費呢。』

他走到沙發旁，在她身旁坐下，執著她的手。

『强尼，你是怎麼猜到的？』

『什麼？』

『輪盤。你怎麼猜到的呢？』

『只是一時靈感罷了。』他有點不安地說：『每一個人偶爾都會有靈感的，例如在賭賽馬或玩二

十一點時，也都有類似的情況。』

『不對。』她說。

『吭?』

『我不認爲每個人都會有一時的靈感。想起來實在是不可思議，使我……有點害怕。』

『眞的?』

『眞的。』

强尼嘆了口氣。『我只是偶爾會有種感覺，如此而已，從小就是這樣。而且我很擅於找出別人失落的東西，像學校裏那個小麗莎．舒曼，知道她嗎?』

『矮小、膽怯、畏畏縮縮的麗莎?』莎拉笑著說：『我知道她。我在上文法課時，她總是如墜五里霧中。』

强尼說：『她把班級戒指丟了，淚汪汪地跑來找我哭訴，我問她有沒有找過衣櫃最上面那層架子的後方角落，其實那只是猜測而已，但是她眞的在那裏找到了。』

『你每次都能猜得那麼準嗎?』

强尼笑著搖搖頭。『也不盡然。』他的笑容消退了些。『但是今晚特別强烈，莎拉，那個輪盤……』他皺著眉，輕輕掄起雙拳，瞪著它們。『那個輪盤對我而言有些最奇異的關連。』

『例如什麼呢?』

『橡膠。』他慢吞吞地說：『燃燒的橡膠，寒冷，和冰。黑色的冰。那些東西就藏在我心靈深處，天曉得爲什麼。還有一種不好的感覺，像是警戒。』

她仔細看著他，一語不發，他的臉色漸漸又轉爲明朗了。

『但是現在已經過去了，不管那是什麼，也許根本就沒什麼。』

她說：『不管怎麼說，那可是價值五百元的好運氣呢。』强尼笑著點點頭。他沒有再往下說，她也昏倦地打著盹，爲有他守在一旁而覺得安心。當計程車的車頭燈由窗戶透進來時，她才又清醒過

來。

『我會打電話給你。』他輕吻她的臉頰，說：『你眞的不要我留下來嗎?』

她突然渴望有他陪伴，却還是搖了搖頭。

『打電話給我吧。』她說。

他允諾道：『第三堂課空檔時。』便起身向門口走去。

『强尼?』

他回過頭。

她說：『我愛你，强尼。』他的臉霎時像一盞燈般發亮。

他送來一個飛吻，說：『等你覺得好一點我們再談談。』

她點點頭，然而足足等了四年半後，她才又一次和强尼．史密交談。

2

强尼問計程車司機：『你不介意我坐在前座吧?』

『當然不介意，只要你小心點，別讓膝蓋撞上收費錶。這玩意兒脆弱得很。』

强尼費了點力將長腿擠到收費錶下面，用力關上車門。計程車司機是個禿頭大腹的中年男人，他一按錶，將車子滑向福萊街心。

『到那裏?』

『克立夫鎭主街。』强尼說：『我會指給你看的。』

『我得要求你加付一半車費。』司機說：『我也不願意，但是從那裏我勢必開空車回來。』

强尼的手不由自主地滑近褲袋裏的那團鈔票。他試著回想以前是否曾有過把這麼多錢帶在身上的時候。是有一次。他以一千兩百元買了一輛兩年的舊雪佛蘭，一時興起，他就要求銀行兌出現金給他，想看看那麼多錢放在一起是什麼樣子。其實也並不怎麼樣，但是當强尼把十二張百元大鈔塞入那

個汽車商手裏時，那個汽車商驚喜過望的臉色倒是很好看。不過口袋裏的這些錢並未帶給他絲毫欣喜，反而使他略感不安，他母親的金科玉律又一次在他的腦海中閃現：意外之財帶來惡運。

『多付一半錢無所謂。』他對司機說。

『只要我們彼此了解就好。』司機大模大樣地說：『我這麼快就趕到了，是因爲河濱區有人叫車，等我到那裏去時，却載不到客人。』

『是嗎？』強尼不很感興趣地應了一聲。外頭幢幢黑暗的屋宇一閃卽逝。他贏了五百塊錢，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經驗。記憶中那股橡皮燃燒的氣味……總覺得他很小的時候好像發生過什麼事……還有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的不祥感覺。

『是呀，這些酒鬼每次打電話叫過車後，便又改變心意了。』司機說：『該死的酒鬼，我恨他們，總是叫了車後又決定再喝幾杯啤酒，或者是在酒吧裏等車時又把車費喝光了，然後等我進去問：「是誰叫的車？」他們就不承認了。』

『是呀。』強尼說。在他們的左邊，是又黑又髒的皮諾柯河。他想起今晚莎拉噁心嘔吐，還有她說她愛他的時候。說不定那只是因爲她正好身心脆弱，但是上帝！也許她說的是眞心話呢！幾乎從第一次約會起，他就迷上她了。那才是他今晚的幸運時刻，而不是賭命運之輪獲勝的時候。然而令他不住回想，感到憂慮的，却是那命運之輪；在黑暗中的他仍能看見它不停地轉動，聽見木舌滑過扣針時發出的滴答聲，像是在一場惡夢中所聽見的聲音。意外之財帶來惡運。

計程車司機把車轉上六號公路，打開了話匣子，喋喋不休地自說自唱。

『我就說：「你給我滾開一邊去。」我是說，這年頭小孩子都很鬼靈精的，對吧？我用不著聽任何人說那些廢話，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在內。我開計程車已經二十六年啦，曾經被搶過六次，也出過幾次小車禍，幸好從來沒有大事故，我爲此感謝聖母馬利亞，聖克里斯多福，和天父上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每個禮拜，不管那個禮拜生意有多差，我都會存五塊錢起來，爲他以後上大學攢學費，從他還是個吸奶包尿布的小嬰兒起就開始了。爲了什麼呢？這樣他才能在一個大晴天裏從學校回到家來，

告訴我說美國總統是一隻豬。他媽的！那小鬼或許也認爲我是一隻豬，雖然他知道要是他敢說出來，我會將他的牙齒重新排列。這就是今天年輕的新生代，所以我說：「你給我滾開一邊去吧。」』

『是呀。』強尼又漫應了一聲。現在飛逝而過的是樹林了，卡森沼澤就在左側，離克立夫鎮約莫七哩。收費錶又跳了一角錢。

只要一角錢硬幣，一塊錢的十分之一，嘿——嘿——嘿。

『你是幹哪一行的呀，請問？』司機說。

『我在克立夫高中教書。』

『哦，是嗎？那你就曉得我的意思了。我說，這些孩子到底是怎麼回事呀？』

嗯，他們吃了一個叫做越南的壞熱狗，中了屍毒了。那是一個叫林登・詹森的人賣給他們的，所以他們就跑去找另一個人，說：『耶穌，先生，我難受極了。』這另一個人的名字是尼克森，他說：『我知道一個好偏方，再多吃幾個熱狗就行了。』這就是今天美國青少年的毛病。

『我不知道。』強尼說。

司機說：『你計劃了一輩子，也盡力去做了。』他的聲音透著困惑，一種不會再延續多久的困惑，因爲他已邁向這一生的最後的一分鐘。一無所知的強尼，却不由得同情起這個中年男人，連他自己也不了解的同情。

來吧，寶貝，舞，舞，舞，舞個不停。

『你給他的一切都是最好的，那孩子却披著長達屁股的長髮回家來，說美國總統是一隻豬，一隻豬！狗屎，我不……』

『小心！』強尼喊道。

司機半轉過頭來面對著他說話，突然投射過來的車頭燈亮光照出他那張眞摯、憤怒又悲傷的美國退伍軍人臉孔，他倏然又回頭望向前方，但已經太遲了。

『耶穌……』

迎面而來的兩輛車並排行駛，開上了山丘，一輛野馬，一輛道奇，强尼聽得到它們的引擎怒吼聲。那輛道奇下坡直衝向他們，一點也沒有閃開的意思，計程車司機當場楞在駕駛盤後。

『那……』

强尼幾乎不會意識到那輛野馬自他們的左側呼嘯而過。然後計程車和那輛道奇撞個正著，强尼覺得自己被震了起來，抛出車外。沒有痛楚，雖然他隱約意識到他的大腿用力撞上了收費錶，連皮帶肉被撕開了。

先是玻璃粉碎的聲音，繼而一道烈燄直衝向夜空。强尼的頭撞破了擋風玻璃。現實開始沉落到一個黑洞裏。疼痛，模糊，遙遠，他的肩膀、胳臂和整個身子跟著他的頭穿過了破成鋸齒狀的擋風玻璃。他在飛，飛向十月的夜空。

含糊的想法閃現：我是不是快死了？我會因此而死嗎？

內在的聲音回答：是的，這可能就是了。

飛。十月的星星滑過了天際。油箱的爆炸聲震耳欲聾。橘紅色的熾焰。然後是黑暗。

黑暗。

消退。

他的飛越以重重的撞擊和潑濺的泥漿結束他的落點是氷冷黏濕的卡森沼澤，二十五呎外的失事現場，道奇車和計程車撞成一團，燃燒的火焰竄向上空。

到最後只剩一個紅黑相間的巨大輪盤，在羣星間空洞地轉著，碰碰運氣吧，第一次是僥倖，第二次才是幸運，嘿——嘿——嘿。輪盤不停地旋轉，紅色和黑色，木舌答答答地滑過扣針，他竭力想看清它是不是會落在莊家通吃的雙零上；人人都輸，莊家獨贏的雙零。他想看清楚，但輪盤不見了，只剩下黑暗，和全宇宙的空洞。氷冷的地獄邊緣。

强尼・史密在那裏停留了很久，很久。

第三章

1

一九七〇年十月三十日清晨兩點多，在克立夫鎮以南約一百五十哩外，一棟小屋樓下大廳內的電話響了起來。

赫柏・史密在床上坐起身，迷迷糊糊的，在睡眠的門檻徘徊，睜不開眼睛。

『電話。』薇拉的聲音隔著枕頭有些含糊不清。

『是呀。』他應著，勉强下了床。他是個虎背熊腰的男人，將近五十了，頭髮漸稀，此刻他穿著藍色睡褲，出了臥房踏入樓上走廊，將燈打開。樓下，電話鈴聲在闃靜中尖銳地響著。

他下樓走向薇拉所說的『電話角落』，包括電話機和她在三年前買來的一張小茶几。打一開始，赫柏就拒絕將他那兩百四十磅的重量交付給這張連帶了一個小座位的茶几，所以他講電話時都是站著的。茶几的抽屜裏塞滿了『家庭裝潢』、『讀者文摘』和『命運雜誌』。

赫柏伸出手，却沒有立即拿起話筒。

半夜打來的電話，通常不出三種可能性：一個老朋友吃錯藥，認定你在清晨兩點也樂於聽到他的聲音；撥錯號碼；壞消息。

這三種可能，他寧願選擇第二種，但不管怎麽說，還是得接電話。『喂？』

一個男人的聲音說：『請問是赫柏・史密公館嗎？』

『是的。』

『我可以請他聽電話嗎？』

『我就是赫柏・史密。有什麽……』

請你等一下好嗎？』

『好的，但是……』太遲了。另一端傳來輕微的響聲，擱下了話筒。竟然叫他『等一下』。聽電話有很多種令人不快的情況——接觸不良，惡作劇的孩子想知道你有沒有罐裝的亞伯特王子，聲音像電腦的接線生，和雜誌推銷員——但他最不喜歡的便是對方叫他『等一下』。這十多年來，電話已在不知不覺中成爲現代生活的一部份，有一段時期，另一端的人只消說：『稍待，好吧！』然後放下電話；至少在那時候你還可以聽到遠處的談話聲、狗吠聲、收音機樂曲聲和嬰兒哭聲。叫你『等一下』可就完全不同了；一切都黑暗，空茫，你根本摸不著頭緒。爲什麼他們不說：『你等著，我要暫時將你活埋。』呢？

他意識到他有點怕。

『赫柏？』

他回過頭，話筒仍緊貼在耳旁。薇拉站在樓梯上，身穿上了一件褪色的棕色晨褸，頭髮上了捲子，雙頰和額頭上有硬掉的冷霜。

『誰呀？』

『我還不知道。他們叫我等一下。』

『等一下？在清晨兩點多鐘的時候？』

『是啊。』

『不會是強尼吧？強尼沒出事吧？』

『我不知道。』他竭力壓低聲音。有人在清晨兩點打電話給你，叫你等一下，你便仔細清查你的親友；如果祖父母還在世，你就核計他們的病，老姑媽老姨媽的名單也得開列一張，或者是某一個朋友的心臟停止跳動了。你還要試著不去想你所鍾愛的兒子，以及清晨兩點總會有哪些電話，以及你的小腿怎麼在突然之間變得僵硬、綳緊、沈重……

薇拉閉上眼睛，雙手交疊在瘦削的胸前。赫柏壓抑著困惱，制止自己說：『薇拉，聖經上不是建議你必須躲在私室才能那麼做嗎？』薇拉會給他一個包容無可救藥，必下地獄的人的微笑。在清晨兩

點，手裏緊握著『等一下』的話筒，他可受不了那個特殊的笑容。

電話又響了一聲，另外一個較蒼老的男人聲音說：『喂，史密先生？』

『是的，請問是哪位？』

『很抱歉叫你久等，先生，我是奧倫諾分局的麥格警官。』

『是我兒子嗎？我兒子出事了？』

他不自覺地癱坐在茶几座位上，覺得全身無力。

麥格警官說：『你是不是有個兒子叫強尼·史密？』

『他還好吧？他沒事吧？』

樓梯上的脚步聲。緊接著，薇拉已站在他的身旁，在片刻的沈著之後，她便像隻母老虎般，搶過了電話。『什麼事？我的強尼出了什麼事了？』

赫柏用力搶回話筒，把她的一隻指甲扯裂了。他瞪著她說：『這件事由我處理。』

她捂著嘴望著他，兩隻溫和的藍眼睛瞪得老大。

『史密先生，你在聽嗎？』

赫柏的嘴似乎在局部痲醉的狀態下說話：『是的，我有個兒子叫強尼·史密，住在克立夫鎮，在克立夫高中任教。』

『他出了車禍，史密先生，他現在的情況十分嚴重。很抱歉必須通知你這個消息。』麥格的聲音有力，正式。

『哦，上帝！』赫柏的腦中一片紛亂。從前，在軍隊裏，有個叫查瑞斯的南方男孩曾在亞特蘭大的一家酒吧裏把他揍個半死，當時他的感覺就像現在一樣，茫然無措，思緒糾結成一團。『哦，上帝！』他又說了一句。

『他死了嗎？』薇拉問：『他死了嗎？強尼死了嗎？』

他按住話筒。『沒有。』他說：『沒有死。』

『沒有死！沒有死！』她喊著， 噗通一聲跪了下來。『哦，上帝， 我們衷心感謝祢，請求祢關愛，恩賜我們的孩子，用祢愛的手庇護他，我們以祢的獨子耶穌和……』

『薇拉，閉嘴！』

有一陣子他們三個人都緘默不語，彷彿是在思索這個並不仁慈的世界：赫柏龐然的身軀擠在那個座位裏，兩膝緊緊抵著茶几下緣，面對著一捧塑膠花，薇拉跪在走廊上暖氣閉鎖爐的格架上，一動也不動；那個看不見的麥格警官憑著耳聞，目睹了這場黑色的喜劇。

『史密先生？』

『是的，我……我爲剛才的騷亂道歉。』

『沒關係。』麥格說。

『我兒子……强尼……是不是開著他那輛福斯呢？』

『死亡陷阱，死亡陷阱，那些小甲蟲都是死亡陷阱。』薇拉低喃著，淚水已汩汩流了滿臉，滑過冷霜冷硬平滑的表面，像雨下在鉻鋼上。

『他搭乘班哥與奧倫諾交通公司的計程車。』麥格說：『就我目前所知的狀況， 我對你解釋一下。車禍現場有三輛車，其中兩輛是克利夫鎮的小伙子駕駛的，並排加速賽車向東駛過六號公路的卡森山丘。你兒子坐在計程車裏，向西朝克立夫鎮行駛，結果和一輛道奇車迎面相撞，計程車司機和駕駛道奇車的小伙子當場死亡，你兒子和道奇車裏的一位乘客都被送到東緬因醫院去了。據我所知，他們兩人都還沒度過危險期。』

『危險期。』赫柏說。

『危險期！危險期！』薇拉呻吟著。

赫柏心想：老天爺，我們這樣子像是在演百老滙不入流的舞臺劇。薇拉就像古希臘歌舞劇裏的背景合唱團，麥格警官必定聽得很清楚，使赫柏感到十分困窘。他想著不知道麥格警官在執行職務時曾經聽過多少回類似這樣的對話。想必一定聽過很多次了。很可能他已打過電話給那個計程車司機的妻

子，和那個開道奇車的小伙子的母親，通知死亡的噩耗。她們的反應如何呢？那又有什麼關係呢？薇拉不是有權利爲她的兒子哭泣嗎？在這種時刻，爲什麼他會想著這些無聊之至的事情呢？

『東緬因。』赫柏把醫院名稱記下。 留話箋上方畫了一個微笑的電話，電話線拼出了『電話朋友』幾個字。『他傷得怎樣？』

『對不起，史密先生？』

『他傷到哪裏了？頭？腹部？什麼地方？他有沒有燒傷？』

薇拉尖聲大叫。

『薇拉，請你閉嘴！』

『這一點你必須打電話到醫院查詢。』麥格警官小心地說：『我還要再等一、兩個小時，才會得到完整的報告。』

『好。好。』

『史密先生，很抱歉我必須在三更半夜打電話告訴你這個壞消息……』

『的確是壞消息。』他說：『我得打電話向醫院詢問了，麥格警官，再見。』

『再見，史密先生。』

赫柏掛斷電話，楞楞地瞪著眼前的黑暗。事情就這麼發生了，他心想。叫人措手不及，强尼。

薇拉又尖叫了一聲，他驚愕地看見她雙手糾扯著頭髮，也不管是不是上了髮捲，用力猛拉。『那是個判決！對我們的生活方式，罪惡，對某件事的判決呀！赫柏，快和我一起跪下來……』

『薇拉，我必須打電話到醫院去，我可不想跪著打。』

『我們必須爲他祈禱……允諾要改善自己……要是你肯和我多上幾次教堂，我知道……也許是你的雪茄，下班後和那些人一起喝啤酒…… 咒罵……濫用主上帝之名…… 一項判決…… 那是一項判決……』

他伸手捂住她的臉，制止她那狂亂不安的叫喊。摸到那臉冷霜的感覺並不好，但是他沒有把手抽

回。他憐憫她，這十年來他的妻子就在對淺信教會奉獻及他認爲的輕微宗教狂之間徘徊，在那灰色區域中遊蕩。强尼五歲時，醫生在她的陰道和尿道發現了許多不知是良性還是惡性的腫瘤，腫瘤割除後，她就無法再懷孕了。又過了五年後，更多的腫瘤迫使她切除了子宮，從那時起，她便開始懷有深刻的宗教信仰，熱心地閱讀關於亞特蘭提斯島、天國派遣的太空船、和可能住在地心裏的『純基督徒』種族等等的宣傳小册子。她看命運雜誌的時間幾乎和翻聖經一樣多，經常兩兩對照，相互啓發。

『薇拉。』他輕喚了一聲。

『我們會改進的。』她低語著，眼光哀憐。『我們會改進，他也會活下去的，你看著吧，你……』

她停住口，注視他。

『我們打電話到醫院去，問清楚情況究竟有多糟。』他輕聲說。

『好，好吧。是的。』

『你可不可以坐在樓梯那裏，安安靜靜的？』

『我要祈禱。』她孩子氣地說：『你不能阻止我。』

『我不會的，只要你在心中默禱。』

『是的，默禱。好，赫柏。』

她走到樓梯口，坐了下來，將身上的晨褸拉緊，交疊雙手，嘴唇蠕蠕而動。赫柏打電話到醫院去。兩小時後，他們已在幾近荒僻無人的緬因公路上朝北行駛，赫柏坐在六六年福特旅行車的駕駛座上，薇拉坐在他旁邊，挺直了背脊，膝上放了本聖經。

2

電話鈴聲在九點十五分時將莎拉吵醒。她昏昏沈沈地去接電話，睡意猶濃。前一夜的嘔吐使她背

痛腰酸，胃部肌肉也很緊，但大致說來她已覺得舒服多了。

她拿起話筒：一定是强尼打來的。『喂？』

『嗨，莎拉。』不是强尼，是學校的安妮・崔佛。她比莎拉大一歲，年資也比她早一年，教西班牙文，個性爽朗活潑，莎拉很喜歡她。但是今早她的聲音却有些奇怪。

『你好嗎，安妮？這只是暫時的，强尼大概告訴過你了，我猜八成是博覽會上的熱狗不新鮮……』

『哦，上帝，你不知道，你不……』後面的話被哽咽的聲音吞沒了。莎拉靜聽著，皺起了眉頭，當她聽出安妮眞的在哭時，最初的迷惑便轉爲極度的惶恐。

『安妮？怎麼了？不是强尼吧，是不是？不是……』

安妮說：『出了一場車禍。』她已不掩飾哭泣。『他坐在一輛計程車裏，和一輛道奇車正面相撞。駕駛道奇車的是布勒・裴諾，我教過他西班牙文第一年，他死了，他的女朋友拖到今天早上也死了，梅莉・翟勃，我聽說她曾是强尼的學生，實在好可怕，眞可……』

『强尼！』莎拉尖叫了一聲。她又覺得噁心作嘔了。她的四肢突然像四塊墓碑般的冰冷。『强尼怎麼樣了？』

『他還沒度過危險期，莎拉。大衞・皮昇今早打電話到醫院去，醫生說……呃，反正很糟就是了。』

整個世界都變成灰色了。安妮還在說話，但她的聲音却變得好遙遠，好遙遠。一幕幕的影像在莎拉的腦海中翻騰，亂七八糟的理也理不清；摩天輪，鏡子迷宮，强尼近乎紫黑色的眼睛，他那張親切、善良的臉暴露在那博覽會刺眼的燈光下，吊在電燈上的燈炮。

『不是强尼，』她小聲地說：『你弄錯了。他離開這裏時還好好的。』

安妮的聲音又回來了，震驚而難以置信的聲音，爲和她同齡、又年輕、又充滿活力的人發生了這樣的事而憤怒。『他們跟大衞說就算他動手術時沒有死，以後也永遠不會醒過來了。他們非動手術不

可，因爲他的頭……他的頭……』

她是不是要說『碎了』？强尼的頭『碎了』？

這時莎拉昏眩了，也許是爲了避免聽到最後一個字，最後的恐怖。電話由她的手指中滑落，她重重地跌坐在一個灰色的世界裏，癱倒在地上。電話前後搖晃，在半空劃著愈來愈小的弧形，安妮・崔佛的聲音不住地傳出：『莎拉？……莎拉？……莎拉？』

3

莎拉到達東緬因醫院時，已經十二點十五分了。接待櫃臺的護士小姐望著她那蒼白、緊張的臉，估量著她是不是還能承受更進一步的事實，告訴她强尼・史密還在手術室內。她又添了一句，强尼的父母親都在等候室裏。

莎拉說：『謝謝你。』却沒有向右轉而左轉走了幾步，差點沒碰到一個醫藥櫃，這才又走回頭。

等候室裏漆著明亮的顏色，刺痛了她的眼睛。有幾個人坐在裏面翻著舊雜誌，或茫然瞪著前方。一個灰髮婦人下了電梯走進來，將她的訪客通行證交給一個朋友，那朋友便躍著高跟鞋走了。其他人仍然耐心地坐著，等著輪到他們去看開刀拿掉膽結石的父親，或三天前發現一邊乳房下有個小腫瘤的母親，或在慢跑時突然被一支隱形的鎚子擊中胸部的朋友。一張張等待的面孔都謹愼地以沈著鎮定掩飾了，憂慮被埋在臉孔下，猶如被掃進地毯下面的灰塵。莎拉又有不眞實的感覺了。不知道什麼地方，有輕輕作響的鈴聲，生膠鞋的吱吱響聲。他離開她家時還是好好的。眞難以想像他就在這裏的其中一座塔樓裏，奄奄一息。

她立刻就認出了史密先生和史密太太，在腦海中搜尋著他們的名字，無奈却想不起來。他們併肩坐在等候室後方，和其他等待的人所不同的是，他們還來不及和這件猝然的悲劇妥協。

强尼的母親把外套披在椅背上，兩手緊抓著聖經，嘴唇不住地蠕動。莎拉想起强尼說她非常虔誠——也許太虔誠了，她記得他說。史密先生——赫柏，她想起來了，他的名字是赫柏——膝上攤了

一本雜誌，但他的目光却落向窗外，看著英格蘭的晚秋向十一月及冬天悄悄地挨近。

她走向他們：『史密先生和史密太太嗎？』他們抬起頭來，臉色爲這意外的打擊而顯得沈重。史密太太抓著聖經的雙手掐得更緊了，連指關節也爲之發白。站在他們面前的小姐並沒有穿著醫生或護士的白制服，但是在這個節骨眼上，那也沒什麼不同了。他們正等著最後的一擊。

赫柏平靜地說：『是的，我們姓史密。』

『我是莎拉・白奈兒，强尼和我是好朋友，我想可以說是男女朋友了。我能坐下嗎？』

『强尼的女朋友？』史密太太的聲音尖銳，而且近乎控訴。有幾個人抬起頭來張望了一下，隨即又低下頭去看他們的破雜誌。

『是的。』莎拉回答：『强尼的女朋友。』

『他在信上從來沒有提過他有女朋友。』史密太太依然尖聲說道：『是的，從來沒有提過。』

『輕聲些，媽媽。』赫柏說：『請坐，白……白奈兒小姐，對吧？』

『莎拉。』她感激地說著，坐了下來。『我……』

『他從沒說過呀。』史密太太不肯罷休。『我兒子愛上帝，只是最近他或許疏遠了些，吾主上帝的判決是突然的，你知道，所以墮落是危險的。你知道並不是一時或一日間……』

『噓。』赫柏制止她。不少人又抬頭看了，他嚴厲地望著他太太，她挑釁地回瞪他，但他的目光並未動搖。薇拉垂下眼睛。她已合上了聖經，但手指却不安地摸著書頁。

莎拉說：『昨晚我和他在一起。』薇拉立刻又抬起頭來。這時莎拉想起聖經中『在一起』是別有含意的，不覺有些臉紅。彷彿那女人能看穿她的思想似的。

『我們一起去郡博覽會……』

薇拉・史密說：『罪惡之地。』

『我最後一次警告你了，薇拉。』赫柏繃著臉說，伸出一手握住他太太的手。『我可是當眞的。這位小姐像是個好女孩，我不准你出言傷人，聽懂了嗎？』

『罪惡之地。』薇拉頑固地重複了一句。

『你就不能閉嘴嗎？』

『放開我，我要看聖經。』

他鬆開她的手。莎拉感到困惑而尷尬。薇拉翻開聖經，又開始蠕蠕地唸了起來。

『薇拉很煩亂。』赫柏說：『我們兩個都是。我看，你心裏也很亂吧。』

『是的。』

『你和强尼昨晚到博覽會去玩得愉快嗎？』他問道。

『是的。』這麽簡單的一句回答，既是謊言也是事實。『是的，我們玩得很愉快，直到……呃，我大概是吃了一個不新鮮的熱狗，胃很不舒服，吐了一陣。我們開的是我的車，强尼載我回威季區的家。然後便叫了計程車。他還說今天要幫我到學校請病假的……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了。』淚水湧上了眼眶；她實在不想在他們面前哭泣的，尤其是薇拉．史密，可是却無法制止。她從皮包裏摸出一張面紙，輕輕拭去了臉上的淚。

『好了，好了。』赫柏伸出一隻胳臂攬住她。『別哭了。』她哭了起來，因為有人安慰，隱約覺得心裏舒坦些了；他的妻子在約伯的故事裏找到了慰藉，他却被摒除於外。

有些人轉過頭來呆呆地看著；在淚眼婆娑間，她覺得他們就像是一羣觀衆。她猜得到他們心裏的想法；我還比她幸運些，我比他們三個都幸運些。看她哭得那麽傷心，一定是有人快死了，一定是有人撞碎了腦袋。再過不久，就會有個醫生下來，把他們帶到一間私人的辦公室去，告訴他們——

她還是禁住了淚，控制住自己。史密太太坐得挺直，彷彿由一個惡夢中驚醒過來，既不注意莎拉的淚水，也不理會她丈夫的安慰，仍然默唸著聖經。

『請告訴我，』莎拉說：『情況有多糟？我們還能希望嗎？』

赫柏還未回答，薇拉却先開口了；她的聲音像在宣告著注定的厄運：『信上帝就有希望，小姐。』

莎拉看見赫柏憂慮的目光，心想：他以為她被這件事逼瘋了，也許她眞的瘋了。

4

一個漫長的下午。

兩點多，學校開始放學了，强尼的一些學生到醫院來探視，穿著舊大衣和褪色的牛仔褲，戴著奇怪的帽子，多半是蓄著長髮，並不很乖的學生；那些眉清目秀，立意上大學的好學生却沒有幾個。

有些學生走向莎拉，以沉著的聲音問她史密先生的情況。她只能搖搖頭，說她一無所知。但有個很敬愛强尼的女學生，丹茵．艾華，却看出莎拉臉上的懼色，哭出聲來，還勞駕一個護士來勸她離開。

『她很快就沒事了。』莎拉伸手環住丹茵的肩，對護士說：『過一、兩分鐘就好了。』

『不，我不要待在這兒。』丹茵說罷，匆匆轉身離開，撞翻了一張硬塑膠椅，發出一聲驚人的巨響。幾分鐘後，莎拉看見那個女孩坐在醫院外面的石階上，把頭埋在膝上，任憑十月的午後陽光冷冷地照著她。

薇拉．史密仍然唸著聖經。

到了五點時，大部份學生都已離開了，丹茵也走了；雖然莎拉沒注意到她是什麽時候走的。晚上七點，一個穿著白袍的年輕人走進等候室，在白袍的前襟上斜斜地別了一個名牌，寫著『施隆醫師』幾個字。他環顧了一下，便走向他們。

『史密先生和史密太太吧？』他問道。

赫柏深吸了一口氣。『是的。』

薇拉砰然合上了聖經。

『請你們和我來好嗎？』

時候到了，莎拉心想。到一間私人的小辦公室去聽消息；不管是什麽消息。她會等著，等他們回

來時，赫柏・史密就會把她必須知道的事告訴她，他是個慈祥和善的人。

薇拉以同樣清晰、尖銳、近乎歇斯底里的聲音問：『你是不是有我兒子的消息了？』

『是的。』施隆大夫望向莎拉。『你是他的家屬嗎，小姐？』

『不是。』莎拉說：『我是他的朋友。』

赫柏添了一句：『一個很好的朋友。』他伸出一隻堅强、溫暖的手握住她的手肘，另一手攬著薇拉，扶她們兩人站起身。『我們都去，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一點也不。』

他帶引他們經過電梯口，走向一條走廊，到了一間辦公室，門上標明了『會議室』三個字。等他們都入內後，他打開正上方的螢光燈。房裏有一張長桌和十幾張開會的座椅。

施隆大夫關上門，點上一根煙，將燃過的火柴丟進桌上的煙灰缸裏。『實在令人難過。』他好像是自言自語。

薇拉說：『那你最好把它說出來吧。』

『是的，也許我最好說出來。』

莎拉或許沒有資格問，但是她忍不住。『他死了嗎？請別說他死了……』

『他在昏睡狀態。』施隆抽了一大口煙。『史密先生頭部受了重傷，腦部也受到了相當的損傷。也許你們聽過「腦膜下出血」這個名詞，或者在醫門滄桑影集裏看過。史密先生便是遭受到很嚴重的腦膜下出血，也就是局部的頭蓋骨出血，爲了減輕壓力，同時移除他腦中的骨頭碎片，有必要動一次很久的手術。』

赫柏重重地坐了下來，一張臉蒼白發腫。莎拉注意到他那雙厚實而有疤痕的手，記起了强尼跟她說過他父親是個木匠。

『可是上帝饒恕他了。』薇拉說：『我知道祂會的。我祈禱得到一個啓示，讚美上帝，天上的神！我們在下方的人都讚美祂的名！』

『薇拉。』赫柏的聲音很微弱。

『昏睡狀態。』莎拉重復了一句。她想接受這個消息，却發現她的感覺很空洞。强尼沒有死，而且捱過了一次嚴重而危險的腦部手術——這該重新燃起她的希望才對，事實却不然。她不喜歡『昏睡』這兩個字，聽起來不祥而且怪異。那不是『睡死了』的意思嗎？

赫柏問：『他以後會怎麼樣？』

施隆說：『目前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他開始撫弄著手裏的煙，不安地放在煙灰缸上輕輕彈著。莎拉覺得他雖然回答了赫柏的問題，實際上却又逃避了眞正的問題。『當然，我們用各種儀器支持著他的生命。』

『可是你一定知道他復甦的機會吧。』莎拉說：『你一定知道的……』她無助地將雙手一攤，又讓它們嗒然落到身側。

『他也許會在四十八小時內醒來，或者一個禮拜，一個月，也有可能永遠不會甦醒了。而且……我們不能排除死亡的可能性，我必須坦白告訴你們，這個可能性相當大，他的傷……很嚴重。』

『上帝要他活著。』薇拉說：『我知道。』

赫柏將臉埋入雙手中，用勁揉了揉。

施隆大夫不舒服地看看薇拉。『我只是希望你們對……任何結果有心理上的準備。』

赫柏問：『你估計他甦醒的機會有多大呢？』

施隆大夫緊張地噴著煙，猶豫了一會兒，才說道：『我沒辦法估計。』

5

他們三個人又等了一個鐘頭後才離去。天早已黑了。寒冷的風陣陣襲來，在大停車場內呼嘯作響，將莎拉的長髮直向後掃。稍後，等她回到家，她會發現長髮上沾了一片枯黃的橡樹葉。天上，一輪冷清的明月，孤獨地駕馭著夜空。

莎拉將一小張紙塞進赫柏手中，紙上寫的是她的地址和電話號碼。『如果你們再聽到什麼消息，任何消息，你會打電話給我嗎?』

『會的，當然會。』他突然彎身親吻她的面頰，在寒夜中，莎拉擁著他的肩好一會兒。

薇拉說：『我很抱歉剛才對你那麼嚴厲，親愛的。』她的聲音出奇的柔和。『我只是太慌亂了。』

莎拉說：『我明白，那是難免的。』

『我怕我的孩子會死，但是我祈禱過了，我已經和上帝談過這件事。正如雅各書裏所說的：我們都脆弱而又肩負著重擔，爲關懷的負擔所妨礙，我們絕不能氣餒，必須對天主禱告。』

『薇拉，我們該走了。』赫柏說：『我們必須睡一會兒覺，等到明天早上再看看……』

『但是現在我已經得到上帝的答覆了。』薇拉做夢似的仰頭凝望月亮，說道：『强尼不會死。上帝並不打算讓强尼死。我仔細聽了，聽見我心中那沉靜而細微的聲音，我便心安了。』

赫柏打開車門：『上車吧，薇拉。』

她回頭看看莎拉，笑一笑。她的笑容使莎拉聯想到强尼愉悅而洒脫的笑——然而她又覺得那是她有生以來所看過的最可怖的笑。

『上帝在我的强尼身上留下了記號。』薇拉說：『我很高興。』

莎拉透過痲木的雙唇說：『再見，史密太太。』

赫柏說：『再見，莎拉。』他坐進車內，發動了引擎。車子駛出了停車場，開上大德街，莎拉這才想到忘了問他們今晚要住在那裏。她猜想他們自己大概也不知道。

她轉身走向她的車，看到醫院後方的河流，却又停住脚步。皮諾柯河，像黑色的絲緞般緩緩地流動，河中央印著月亮的倒影。她抬頭望向天上的那輪明月；現在停車場裏就只有她孤零零一個人站著。

上帝在我的強尼身上留下了記號，我很高興。

月亮高掛在上方，像嘉年華會裏一個廉價而俗麗的玩具，一個天上的命運之輪，唯有莊家可能獲勝，更別說莊家通吃的數字——零和雙零。莊家通吃，莊家通吃，你們全都輸了，嘿——嘿——嘿。

風掃著落葉在她的兩腿間打轉。她走向車子，坐上了駕駛座，突然覺得她就要失去他了，驀然一陣恐懼和寂寞的冷意襲上心頭，使她渾身顫抖。最後她發動了車子，朝回家的方向駛去。

6

接下來那個禮拜，克立夫高中學生的安慰和祝福如潮水湧入，後來赫柏．史密告訴她强尼所收到的慰問卡超過三百張，幾乎每一張都有個人猶豫的附筆，說他們都希望强尼早日康復。薇拉回了每一張卡片，除了說謝謝外，另加一句聖經。

莎拉的上課紀律問題已不復存在。以前她覺得有個良心陪審團提出對她不利的判決，而今這種感覺却變得正好相反。漸漸的她意會到學生們將她視爲一齣悲劇中的女主角，史密先生遺留的愛。那是在意外發生後的下一個星期三，她在沒課的空檔坐在教師休息室時想通的，她不覺失聲大笑，繼而又泣不成聲。在她能控制住自己之前，她眞把自己嚇壞了。夜復一夜，她反反覆覆地夢著强尼——戴著吉柯與海德萬聖節面具的强尼，站在命運之輪前的强尼，還有一個聲音說：『老兄，我很高興看到這傢伙被反咬一口。』不斷地重複。强尼說：『現在沒事了，莎拉，一切都很好了。』然後他走進房裏，眉毛上的半截頭部却被削掉了。

那個禮拜赫柏和薇拉．史密暫時住在班哥旅館內，莎拉每天下午在醫院和他們碰頭，耐心地等著情況變化。沒有變化。强尼躺在六樓的一間加護病房裏，被支持生命的儀器所包圍，靠著機器之助呼吸。施隆大夫愈來愈不抱著希望了。車禍發生後的下一個星期五，赫柏打電話給莎拉，告訴她說他和薇拉要回家去了。

『她不願意，』他說：『但是我想我必須讓她明白這樣才是合理的。』

『她還好吧?』莎拉問。

幾秒鐘的靜默，使得莎拉以爲她一定是瘋了。然後赫柏說：『我不知道。或者我知道，只是不願意說出她並不好。她對宗教一向有很堅決的想法，在她動過子宮切除術後，信仰更爲強烈，現在更是變本加厲了，老是談著世界末日，把強尼的意外和狂喜時刻混爲一談；在哈米吉多頓大決戰之前，上帝將會把所有的信徒帶到天上。』

莎拉想到她曾在某個地方看到過一張汽車貼紙：假如今天是狂喜之日，有人會為我操縱方向盤！『是的，我明白她的想法。』她說。

『呃，』赫柏不安地說：『和她保持聯繫的……某些團體……相信上帝會乘坐飛碟來接祂的信徒。也就是說，讓他們都坐上飛碟，帶他們到天國去。這些……教派……證明了——至少是對他們自己——天國是在獵戶星座那裏。不，別問我他們是怎麼證明出來的，薇拉可以告訴你……莎拉，那使我感到很難過。』

『當然是的。』

赫柏的聲音又增強了。『但是她仍然分辨得出什麼是眞實的，什麼又不然，她只是需要時間適應。所以我告訴她，回到家後，她還是可以像在這裏一樣，輕易地面對一切。我……』他尷尬地頓了一下，清清喉嚨，又往下說：『我必須回去工作。我已經簽訂了一些合約，所以……』

『是的，當然。』莎拉想了想。『保險賠償呢？我是說，這些醫藥費一定貴得不得了……』這會兒輪到她尷尬了。

『我和你們克利夫高中的副校長，皮昇先生，談過了。』赫柏說：『強尼有藍十字標準保險，所以藍十字會會支付部份醫藥費，薇拉和我也還有些積蓄。』

莎拉的心猛然沉落，*薇拉和我也還有些積蓄*。一天兩百多塊錢的開支，一本薄薄的存摺能維持多久呢？最後的目的又是什麼？好讓強尼像隻失去知覺的動物般苟延殘喘，在毫無意識的情況下透過一條管子小便，而他的父母親却因而破產嗎？好讓他的情況使他母親懷抱著萬分之一的希望嗎？她覺得淚水滾落了面頰，又一次——不是最後一次——發現自己希望強尼死了，得到安寧。一部份的她

爲這個想法感到恐怖作嘔，但它並未消失。

『我祝福你們。』莎拉說。

『我知道，莎拉，我們也祝福你。你會寫信給我們吧？』

『一定會。』

『有空時就來看我們吧，波拿鎮並不很遠。』他遲疑了一下。『我覺得強尼爲他自己選了一個好女孩。你們已經很要好了，是不是？』

『是的。』莎拉止不住淚。『是的。』

『再見，寶貝。』

『再見，赫柏。』

她掛斷電話，隔了幾秒鐘後，又拿起話筒，撥了醫院的號碼，詢問強尼的情況。沒有變化。她謝過加護病房的護士後，在她的公寓內踱來踱去。她想到上帝派出一隊飛碟來接祂的信徒到獵戶星座去，覺得那也不是完全說不通的；畢竟，上帝不是瘋狂到敲碎了強尼·史密的腦袋，讓他處於一種可能永無止境的昏睡狀態中嗎？除了突發的死亡外。

她還得改一班高一學生的作文，所以爲自己泡了一杯茶，坐下來批改；唯有在這一刻，莎拉·白奈兒才得以將強尼摒之於腦海外。

第四章

1

那個殺手狡黠得很。

他坐在公園裏露天音樂臺邊的一張白色鐵椅上，抽著一根馬孛羅煙，低哼著一首披頭四得到白金唱片的歌——『你不知道你有多幸運，男孩，回到，回到，回到蘇聯……』

其實，他還不是殺手，但是殺人的意念早已存在他心中，一點一點啃嚙著他。滋味還不錯，他覺得很樂觀。時機正好，不必擔心會被抓，因爲他精得很。

天空飄起了小雪。時爲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日，離這個西緬因州中等大城東北一百六十哩外，强尼・史密仍在黑暗中昏睡。

殺手張望了一下公園——到岩城堡和麗金湖來的遊客都喜歡稱它爲鎮立公園，不過這時節已沒有遊客了。夏天時一片蒼翠的公園，現在放眼望去盡是枯黃，等著冬天用冰雪將它掩蓋。少棒本壘板後的鐵絲擋球網，閃亮的雪花仍掩不住斑斑銹跡，背襯著灰白天空。露天音樂臺早已需要重新粉刷了。

這是個蕭索的景象，但這個殺手並不沮喪，反而興奮難禁，心中狂喜。他的脚趾想要打節拍，手指更有輕彈的衝動。這回是勇往直前，絕不退縮了。

他用靴跟將煙踩熄，立刻又燃起另外一根，靜坐抽煙。他看看錶，下午三點零二分。兩個男孩跑過公園，來回踢著一個足球，但是他們並未看到那個殺手，因爲白鐵椅是略微傾斜的。他猜想天氣暖和些時的夜晚，一定有不少情侶躲在這裏談情說愛。 他知道那些情侶都在搞些什麼，他母親跟他說過，他也親眼目睹過。

想到他母親，使他的笑容淡了些。他記得當他七歲時，有一次她沒有敲門走進他房間——她是從來不敲的——撞見他正在摸弄他那玩意兒， 差點沒發狂了。 他想要告訴她那沒什麼，也不是什麼壞事，它只是豎起來了，他並沒有怎麼樣，它就自己豎起來了，而他不過是坐在那兒，將它前後拉動而已，這件事並不很好玩，甚至有些乏味。可是他母親却快急瘋了。

『你也想幹那些下流的勾當嗎?』她對他尖叫。那時候他還不懂什麼叫『下流勾當』，雖然他在學校裏聽大一點的孩子提過。『你想幹那下流的勾當，染上那種病嗎?你希望它生瘡流膿是不是?你想讓它變色發黑?你想讓它爛掉?吭?吭?吭?』

他開始用力搖他，把他嚇壞了。 那時她已是個粗壯有力，噸位超重的女人了， 那時他還不是殺手，也不狡黠，只是個嚇哭了的小孩，他那玩意兒倒了下去，拚命想縮進他的身體內。

她罰他用一個夾子將它夾住兩小時，這樣他才會明白那種病是怎麼個痛法。

痛得他難以忍受。

斷續下著的小雪已經停了。他將母親的影像自心版上拭去；當他心情好的時候，這是輕而易舉的事，當他心情低落時，她就緊纏著他不放了。

現在他那玩意兒又豎起來了。

他看看錶，三點七分。他抽了一半的煙丟掉。有人來了。

他認得她。那是愛瑪，對街咖啡店的愛瑪・費雪，剛剛下班。他認識愛瑪；他約她出去玩過一、兩次，帶她到那波爾的西冷山舞廳去跳舞。她的舞跳得很好，下流婊子都是的。他很高興來的人是愛瑪。

她獨自一個人。

『回到美國，回到美國，回到蘇聯——』

『愛瑪!』他叫了一聲，揮揮手。她有點驚愕，環顧四周，看見了他。她笑笑，走向他，和他打了招呼，叫他的名字。他面帶笑容站起身。他並不擔心會有人來，因爲他所向無敵，他是超人。

她望著他說：『你爲什麼穿那樣呀?』

『別致，不是嗎?』

『呃，我並不覺得……』

『你要不要看一樣東西?』他問。『就在音樂臺上，新鮮得很。』

『什麼東西呀?』

『上去看看吧。』

『好。』

就這麼簡單，她隨他走向音樂臺。要是現在有人來，他還可以住手。但是沒有人來，也沒有人經過，整個公園都屬於他們兩人所有，灰白的天幕罩著他們。愛瑪個子嬌小，有一頭淺金色的秀髮；他

敢說那一定是染的，只有婊子才染頭髮。

他帶她上了四面封閉的音樂臺，木板臺面響起了他們空洞寂然的脚步聲。有個空樂譜架倒在一個角落，臺上還有四個空酒瓶。幹下流勾當的人就喜歡到這樣的地方來，沒錯。

她問：『什麼東西呀？』聲音有點困惑，也有點緊張。

殺手咧嘴一笑，指指樂譜架的左邊：『那裏。看到了吧？』

她順著他所指的方向望去。一個用過的保險套像皺縮的蛇皮般，躺在臺面上。

愛瑪的臉繃緊了。她倏地轉過身，差點撞到殺手。『這並不很好笑……』

他揪住她，將她拉回來。『你想到哪裏去？』

她的眼神突然變得警戒而驚恐。『讓我離開這兒，不然你會後悔的。我沒有時間和你鬧這種噁心的玩笑……』

『這不是玩笑。』他說：『我並不是和你鬧著玩的，下流婊子。』辱罵她的快感使他有些暈淘淘的，她是名副其實的婊子。整個世界都在轉動。

愛瑪掙脫了他的手，朝環繞著樂臺的矮欄杆衝去，想要翻躍跳過。殺手揪住她那件廉價大衣的衣領，又將她拉了回來。衣服被扯破發出『嘶』的一聲，她張嘴尖叫。

他伸手用力按住她的嘴巴，使她的嘴唇撞向牙齒，一股溫暖的血流過他的掌心。此刻她伸起另一隻手捶他，想要揪他的衣服，却無法揪住，因爲他……他穿著……

滑溜溜的雨衣！

他用力將她推向地板，自她嘴上移開的手染滿了鮮血，她又張開嘴尖聲大叫，但是他撲到她身上，喘著氣，獰笑著，使她吁了一大口氣，叫不出聲。現在她可以感覺到他了，堅硬如石，巨大，用力戳擠她，她不再尖叫了，但仍掙扎不休。她的手指緊抓又滑開，緊抓又滑開。他粗暴地迫開她的雙腿，趴向它們之間。她的一隻手敲了他的鼻梁一記，使他眼淚都冒出來了。

『你這個下流婊子。』他低咒著，兩手滑向她的咽喉，用力掐她，將她的頭由音樂臺地板上拉起，又將它向後敲。她的眼睛鼓出了，一張臉脹成粉紅色，然後是紅色，然後是充血的豬肝色。她的掙扎愈來愈無力了。

『婊子，婊子，婊子。』殺手嘶聲喘息。現在他眞的是殺手了，愛瑪・費雪再也別想在西冷舞廳貼著每個男人扭動跳舞了。她的兩眼凸出，就像在嘉年華會廣場上所賣的一種瘋娃娃的眼睛。殺手氣喘吁吁的，愛瑪的兩手軟綿綿地攤在地板上。他的手指幾乎完全陷入她頸部的肉裏了。

他放開她的咽喉，提防著她再蠢動，但是她一動也不動了。一會兒之後，他用顫抖的雙手撕開她的外衣，又把她那條粉紅色的女侍裙子拉向上。

灰白的天空俯瞰著大地，岩城堡鎮立公園裏空蕩蕩的，渺無人跡。事實上，一直到第二天才有人發現愛瑪被强暴、勒死的屍體。警長認爲那是一個流浪漢幹的，岩城堡的人都贊同警長的推測，全州各大報競相以頭條新聞刊載這宗殺人案。

這麼可怖的事，絕不可能是鎮上的男孩幹的。

第五章

1

赫柏和薇拉・史密回到波拿鎮，打起精神過日子。那年十二月，赫柏在達拉謨築成了一棟房子。正如莎拉所預料的，他們的存款很快就用完了，後來他們向州政府申請不尋常災難協助金。這件事幾乎和車禍本身同樣讓赫柏加倍衰老。在他心裏，不尋常災難協助金無異於『福利金』或『救濟金』，他一輩子工作勤奮，靠他的雙手誠實地掙錢，原以爲他絕不會看到他必須用州政府一毛錢的一天，沒想到那一天這麼快就到了。

薇拉又訂了三份不定期寄到府的新雜誌，印刷都很粗糙，裏面的插畫很可能是有畫圖天分的兒童畫的，分別是『上帝的飛碟』、『上帝的精神奇蹟』和『基督的變容』。仍然按期寄來的『上界月

刊』，現在有時會還未拆封就被擱在一旁幾個禮拜，但是另外這三本雜誌却本本都快被她翻爛了。她在書中發現了許多似乎和强尼的意外有關連的論點，晚餐時她會以高亢、尖銳，因狂喜而顫抖的聲音唸給她丈夫聽。赫柏發現他愈來愈常叫她住口了，偶爾甚至吼著要她閉嘴，讓他耳根子淸靜些；這時她就會以受苦受難、憐憫、可憐兮兮的眼光看看他，然後悄然上樓去繼續她的研究。她開始和這些雜誌社聯絡，和投稿人及其他有過相同經驗的筆友通信。

和她通信的人大部份都是像薇拉一樣心地善良的人，想要幫助她，減輕她內心幾乎難以忍受的痛苦和重擔。他們寄來了禱詞、符文，並允諾夜夜爲强尼祈禱。然而另一些人却不過是江湖術士，男女騙徒，薇拉愈來愈認人不淸，令赫柏驚異警覺。他們有人說要寄給她一個眞正的上帝銀十字架，索價只要九十九元九角八分，有人說願意提供她一瓶從聖女泉汲取的聖水，只要抹在强尼的額頭上，就會出現奇蹟，加上郵費只花一百一十元而已；較便宜的一項（這一項也比較吸引薇拉）是不停地播放由南方福音傳道者比爾·韓巴所錄製的二十三篇讚美詩及禱詞的錄音帶。根據宣傳小册所言，只要在强尼牀畔播它幾個禮拜，奇效立見，同時再加送一張比爾·韓巴的簽名照片，以表示祝福。

薇拉對這些假借宗教之名的騙術愈來愈熱中，逼得赫柏不得不干涉她，有時候只有偷偷把她開的支票撕毀，重新調整支票簿的餘額。但是當這些提供只收現金時，他只好斷然拒斥她——於是薇拉與他愈來愈疏遠了，總是將他視爲一個罪人和無神論者那樣的不信任他。

2

莎拉·白奈兒白天照常到學校教書，但午後和晚上的時光却和她與唐分手後的那段日子沒有兩樣；她像是處於一種過渡期，等待著有什麼事情發生。在巴黎，和平談判陷入僵局，儘管國內外的抗議之聲甚囂塵上，尼克森仍下令繼續轟炸河內。在一次記者會上，他出示了一些照片，證明美國飛機並未炮轟北越醫院，但是他不管到哪裏去，坐的都是軍方直升機。岩城堡女侍姦殺案的調查最後指向一位曾在精神病院待過三年的招牌油漆工，但出乎每個人所料的，這個油漆工的不在場證明却無懈可擊，因此這件案子就僵在那兒。珍妮絲·喬普林嘶吼著藍調歌曲。巴黎的服裝界預測下一年女人的裙子會增長，結果却沒有。這些事情莎拉都不甚淸楚，像是從一個進行著宴會的房間裏傳來的說話聲，嘈雜而含混。

第一場雪飄落了——小得可憐——接著第二場雪也跟著飄落，到了耶誕節前十天來了一場暴風雪，結果當天學校宣佈停課，她枯坐家中，眺望窗外福萊街上的積雪。她和强尼短暫的交往——說來甚至算不上是男女朋友——而今已是另一個季節的事了，她感覺得到他已漸漸由她腦海中溜逝，這種感覺令她驚慌，彷彿有一部份的她逐漸沈溺，沈溺在歲月裏。

她看了許多關於頭部傷害、昏睡和腦部受損的書，只覺得愈看愈灰心。她發現馬里蘭州某個小鎮曾有個女孩昏睡了四年；另外英國利物浦有個年輕人在碼頭工作時被抓鈎擊中，足足昏迷了十四年之久才死去。這個本來肌肉結實、身强體壯的年輕人，躺在病床上，一點一點地斷絕了和這個世界的連繫，頭髮慢慢脫落，身體變得愈來愈瘦弱，眼睛因爲一直閉著而使得視神經退化，隨著韌帶的縮短而步入致命的狀態。他逆轉了時間，再度成爲一個胎兒，由於腦部退化而浮游在昏睡的羊水中。在他死後，解剖的結果顯示他的腦部皺褶和廻轉都已變爲平滑，前額葉和前頭葉幾乎完全平坦光滑了。

哦，強尼，這太不公平了。她想著，注視窗外被風掃落的雪將整個世界蓋成一片茫然的白色，埋藏了遠去的夏和金黃的秋。太不公平了，他們該讓你到你可以去的任何地方去才對。

赫柏·史密每隔十天、半個月的就會來信——薇拉有筆友，他也有。他用一枝舊式的鋼筆寫信，寫出來的字又大又草。『我們兩人都安好，等著看下一步的情況變化，想必你也一樣。是的，我也看了一些有關腦部受損及昏睡的書籍或報導，我明白你在信中提出是出於一片好意及周到的顧慮。莎拉，情況好像不妙，但是我們當然還抱著希望。我雖不像薇拉那麼狂熱，却也信仰上帝，我不時想著如果祂要把强尼帶走，爲什麼不立刻帶走他呢？是否有什麼原因？我想這是誰也不知道的。我們只能抱著希望。』

在另一封信中：

『今年聖誕節購物泰半是由我一個人包辦的，因爲薇拉決定聖誕禮物是一種罪惡的風俗。我也跟你說過，她現在是變本加厲了。她總認爲那是個神聖的日子，而非假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她聽見我不說耶誕日而說聖誕節，大概又要對我耳提面命一番了。她老是說我們必須記住那是基督耶穌的生日，別盡是想著聖誕老人，但是以前她並不介意購買禮物，而且還滿喜歡的，現在她却大加非議了。她這些稀奇古怪的想法，都是來自和她通信的那些人。我眞希望她停止再這樣，回復正常。此外我們兩人都很好。赫柏。』

還有一張聖誕卡使她看了傷心落淚：『在這美好的季節裏，我們祝福你，如果你願意來和兩個「老怪物」共度耶誕，空出的臥房已整理妥當了。薇拉和我兩人都安好。希望新年爲我們每個人帶來較好的運氣，想必也會的。赫柏和薇拉。』

她沒有到波拿去度耶誕，一部份原因是由於薇拉持續地縮入屬於她自己的世界中——這一點由赫柏的字裏行間就可明顯地看出——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們之間關係現在在她看來似乎奇怪而疏遠。躺在班哥醫院病床上那個靜止不動的人形，一度曾使他們聚合，可是現在她却總是透過記憶望遠鏡錯誤的一端看他；他就像坐在氣球裏的人，又渺小又遙遠。所以保持距離似爲上策。

或許赫柏也有同感，由一九七〇年邁進一九七一年後，他的來信不再那麼頻仍了。在一封信中，他暗示該是她再拾起生活的時候了，又說他懷疑像她這麼漂亮的女孩會缺乏約會的機會。

但是她却拾不起興趣，將約會全都摒棄。強尼剛出事不久，那個好像在幾千年以前曾請過她吃晚餐的數學老師，金恩．沙其，便又邀她外出，而且他又是個不輕易氣餒的人，不過她相信他終於開始打退堂鼓了。他早該看破的。

偶爾也會有別的男人邀約她，其中一個是法律研究所的學生，叫渥特．海勒的，對她相當著迷。她是在安妮．崔佛的除夕晚會上認識他的，本來她是在不好意思的情況下參加，打算露露面就走的，結果她却待了好一陣子，和海勒聊天。拒絕是很難說出口的，但是她到底說了，因爲她很清楚吸引力的本源——渥特．海勒身材修長挺拔，有一頭亂亂的棕髮和有點嘲諷的笑容，使她聯想起強尼。以這

種基礎對一個男人感興趣是不好的。

二月初，爲她修車的技工邀她外出。她又一次幾乎應允，後來還是退却了。這男人叫阿尼．杜蒙，高大，黝黑，英氣逼人，使她想起醫門滄桑影集裏的詹姆斯．布洛林，還有那個叫唐的混蛋。

還是再等等吧。等著看看會有什麼變化。

但是情況依舊。

3

一九七一年夏天，格雷．提森，比起十六年前在愛荷華州一處荒棄的庭院內將一隻狗踢死的那個聖經推銷員要精明幹練多了，坐在他新成立的公司辦公室裏，這家設於新罕普夏里芝威的有限公司，經營的是保險與房地產生意。這麼些年來，格雷．提森並沒有老太多，只是他的眼睛四周已有網狀紋路，他的頭髮也較長了（但仍相當保守）。他仍然是個高大的男人。每當他移動時，他的旋轉椅就會吱嘎作響。

他抽著一根波莫牌香煙，望著舒舒服服癱坐在他對面的男人，好像一個動物學家在看他的新標本似的。

『看見什麼新鮮玩意兒嗎？』桑尼．伊曼問。

伊曼有六呎五吋高，穿著一件老舊油膩的牛仔上衣，長袖子和衣釦都剪掉了，下面也沒有再穿一件襯衫。在他袒露的胸前，掛了一個黑白相間的納粹鐵十字項鍊，圓滾滾的啤酒肚子下，是一大塊象牙皮帶頭。下半身打了補釘的牛仔褲底下，露出一雙沙漠駕駛靴的方形靴頭。他的頭髮長及肩膀，糾結零亂，因爲累積了油膩膩的汗漬和機油而閃亮。在一邊耳垂下吊了一只納粹十字形的耳環，也是黑白相間的。他用一隻粗大的手指指尖轉著一頂煤簍鋼盔。他的牛仔上衣背部縫了一個有根叉形舌頭的魔鬼，上方寫了『惡魔黨』三個字，下方加綉了『桑尼．伊曼』。

『沒有。』格雷．提森說：『我沒看見什麼新鮮玩意兒，只看見一個很像屁眼的人。』

伊曼呆了呆，隨即又放聲大笑。儘管他全身髒兮兮的，體味濃臭，又滿身納粹標誌，他那雙暗綠色的眼睛却並非毫無智慧的，甚且閃著幽默的光芒。

『有了一次惡名就沒出頭的日子了，老兄。』他說：『現在你可得勢了。』

『你看清楚了，是不是？』

『當然啦。我把我的手下留在漢普頓，單槍匹馬到這兒來。我想得可明白了，老兄。』他咧嘴一笑。

『但是如果你處於同樣的情勢，你會希望你的腎臟穿了戰鬪靴。』

『我倒想碰碰運氣。』格雷說著，邊打量伊曼。他們兩人都很高大。格雷估計伊曼比他重大約四十磅，但那多半是喝啤酒喝出來的贅肉。『我應付得了你，桑尼。』

伊曼的臉上再度露出友善幽默的笑。『也許可以，也許不然，不過我們也別玩這套美國約翰・韋恩的把式，老兄。』他傾身向前，像是要透露什麼大秘密。『我現在的脾氣是，任何時候我弄到一塊媽媽的蘋果派，我就非在上面屙屎不可。』

『你的嘴巴眞髒，桑尼。』格雷不動聲色地說。

『你要我幹什麼？』桑尼問：『你何不打開天窗說亮話？你會錯過國際青年商會會議。』

『不會。』格雷依然沈著地說：『青商會會議是在週四晚，我們有的是時間。』

伊曼厭惡地吁了一口氣。

『現在，我的想法是，』格雷說：『你會想要向我要一樣東西的。』他打開辦公桌抽屜，取出三包大痲，裏面還混有許多個膠囊。『我在你的睡袋裏找到這個。』格雷說：『下流，下流，下流，桑尼。壞孩子。別送貨取什麼兩百元了，直接到新罕普夏州立監獄去報到吧。』

『你沒有搜索令。』伊曼說：『就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律師也可以爲我開罪，你也知道的。』

格雷說：『我什麼也不知道。』他背靠旋轉椅，將他那雙在賓士名店買的便鞋抬到桌上。『在這裏我是個大人物，桑尼，幾年前我一文不名地到新罕普夏來，現在我在這裏很轉得開。我幫助市委會解決過幾個難題，包括該怎麼處置被逮到販賣或吸食痲藥的小伙子……噢，我指的不是像你這樣的壞

蛋，桑尼，像你們這種混混要是帶著像我桌上那麼貴重的東西被逮住了的話，我們知道應該怎麼辦……我指的是本地的好年輕人。沒有人眞想對他們怎麼樣，你明白嗎？那是我爲他們設想的，我說，別讓他們坐牢，就讓他們爲社區計劃做做苦工就行了。這辦法還眞好，現在我們的少棒隊有個最足智多謀的教練了。』

伊曼一副不以爲然的樣子，格雷猛地將脚放下地，抓起一個花瓶，用力丟向桑尼・伊曼，只差一點就擊中他，由他頭頂上飛過，撞到角落的檔案櫃，碎成片片。伊曼第一次露出驚惶之色，在這一刹那，這個格雷・提森的臉，看起來又像十六年前那個踢狗的年輕人了。

『我說話時你好好聽著。』他沉著地說：『因爲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你在往後十年的事業，如果你不想靠在汽車牌照上蓋「不自由毋寧死」的戳章賺錢，那你就給我聽好，桑尼。你要假裝這是上學的第一天，桑尼，你要好好地從頭學起。』

伊曼看看那堆花瓶碎片， 然後又回頭注視提森， 先前吊兒郎當的態度已轉爲眞正感興趣的表情了。他已有好一陣子不曾對任何事物感興趣了。就因爲百無聊賴，他才會一天到晚喝啤酒，也才會一個人到這裏來。當這個大塊頭用旅行車儀表板上的藍色閃光燈逼他停下時，他以爲那只不過又是個小鎮警長在防衞治下領域而已。但是這傢伙不比尋常，他很……很……

他很瘋狂！。桑尼突然意識到。他的牆上掛了兩個公共服務獎章，還有他和扶輪社員和獅子會員合照的照片，他是里芝威鎮青商會副會長，明年便是會長，然而他却像隻臭蟲一樣瘋狂！

『好。』他說：『我注意聽就是了。』

『我這個人一生的事業可以說是動盪不定。』格雷告訴他：『我得意過，也失敗過，和法律也有一點摩擦。我想要說的是，桑尼，我對你並無成見，不像其他本地人；他們在「聯合領袖報」上看過你和你那些狐羣狗黨今年夏天在新罕普夏爲非作歹的報導， 恨不得用一把生銹的吉利牌剃刀將你閹割。』

『那不是惡魔黨幹的。』桑尼・伊曼說：『我們是從紐約北部到這裏的海灘遊樂的，老兄。我們只是來度假，對於在低級酒吧胡鬧並不感興趣。那是一羣自稱「地獄天堂」的王八蛋，還有來自紐澤西的一大票「黑騎士」，但是你知道大部份都是些什麼人嗎？一羣大學生。』桑尼癟癟唇。『只是報紙不喜歡這麼報導，對吧？所以他們就找上我們當替罪羔羊了！』

『你們是樹大招風。』格雷平和地說：『聯合領袖報的威廉・羅布又不喜歡單車俱樂部。』

『那個禿頭混蛋。』桑尼低咒了一聲。

格雷打開辦公桌抽屜，拿出一品脫領袖牌波旁酒。『我要為你的話乾一杯。』他打開瓶蓋，一口喝掉半品脫酒，吁了一口氣，然後把剩下的酒推向前。『你呢？』

桑尼把剩下的酒一口乾掉，一股溫暖的火從他的胃部直衝向咽喉。

他喘著氣說：『眞來勁兒，老兄。』

格雷仰頭大笑。『我們會合得來的，桑尼，我有這種感覺。』

『你要什麼呢？』桑尼握著酒瓶，問道。

『現在還不要，但是我有一種感覺……』格雷的目光變得很遙遠，近乎迷茫。『我告訴過你，在里芝威我是個大人物，下一次市長競選時我將要參選，而且我會獲勝。不過那只是……』

『只是開始嗎？』桑尼接腔。

『可以說是個開始。』那迷茫的表情仍在。『我的能力强，做事乾脆，誰都知道。我覺得……我大有前途，無可限量。但是我……並不很確知……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桑尼僅只聳聳肩。

迷茫的表情淡逝了。『有個故事，桑尼，關於一隻老鼠從一頭獅子的爪子上拔出一根刺，那是為了回報幾年前獅子沒有將牠吃掉的恩情。你聽過這故事吧？』

『我小時候大概聽過。』

格雷點點頭。『那麼，這就是幾年前了……不管往後如何，桑尼。』他把那三包麻藥推向對桌。

『我現在不吃你。要是我想的話我可以吃你，你也明白，一個乳臭未乾的律師不能為你開罪。不到二十哩外便是翰普敦暴動，在這個城市裏，就是鼎鼎大名的克雷倫・戴樂也救不了你，這些好人會很樂意看你吃罪的。』

伊曼不吭聲，却懷疑格雷是對的。他帶麻藥並不多，但是那些『好女孩子』的父母會很樂於看見他在普玆茅斯敲石頭，頭髮被理得光光的。

『我不吃你。』格雷重複道：『我希望幾年以後萬一我的脚爪扎了一根刺……或者如果我有機會派你任務，你要記住這份情。聽明白了吧？』

桑尼・伊曼的人性範疇中並不包括感激，但有濃厚的興趣和好奇心；對這個姓提森的人，他是既感興趣又好奇。他瘋狂的眼神有許多暗示，却絕不枯燥無味。

『誰曉得幾年後我們會在什麼地方呢？』他喃喃說道：『搞不好我們都死了呢，老兄。』

『我只要求你，把我記在心裏就行了。』

桑尼看看那堆花瓶碎片，說道：『我不會忘記你的。』

4

一九七一年過去了。新罕普夏海灘的暴動平息了，海灘企業家的抱怨聲也隨著存款簿上數字的增加消失了。一個叫喬治・麥高文的人意外聲明將要競選總統。關心政治動向的人都知道一九七二年民主黨的被提名人會是艾德蒙・穆斯基，有些人覺得他可能會把巨人聖克里蒙摔個狗吃屎。

六月初，就在學校放暑假前，莎拉又和那個法律研究所的學生不期而遇；她到日用品店去買烤麵包機，他則是為他父母親選購結婚週年禮物。他問她願不願和他一起去看電影——鎮上的電影院正在放映克林・伊斯威特的新片：『冷面殺手』。莎拉去了，過了很愉快的一晚。渥特・海勒蓄了鬍子，和强尼就不那麼像了。事實上，她已愈來愈記不起强尼的長相了。在她的夢中，他的臉依然清晰；他站在命運之輪前面，看著輪盤轉動，臉上表情森冷，藍眼睛濛著令人捉摸不清的紫色陰影，注

視輪盤，彷彿那是他私人的玩具。

她和渥特愈來愈常見面了。他個性隨和，易於相處，對莎拉並無所求——就算有吧，也輕忽得毫不使人注意。十月裏，他問她能否讓他買一顆小鑽石給她，她要求他讓她考慮一個週末。禮拜六晚，她到東緬因醫院去，在接待臺上請准了特別通行證，到加護病房去探視，在强尼的病床旁坐了一個鐘頭。窗外，秋風在黑暗中呼號，預告著寒冬，預告著飛雪，預告著死亡的季節。再過十六天，便是博覽會、命運之輪和沼澤區車禍之夜以來整整一年了。

她靜靜坐著，聆聽風聲，望著强尼。繃帶早已拆了，疤痕始於他右眉上方約一吋的前額處，扭曲向上延伸到髮際。他的頭髮漸呈灰白，使她想到小說裏那個第八十七區的偵探——叫做考頓·哈維吧。莎拉看來，他除了體重明顯地減輕外，並沒有什麼退化的現象。他只是一個她所認識的年輕人，酣睡不醒。

她彎身親吻他的唇，彷彿相信那古老的童話故事，企盼她的吻使他醒轉。但是强尼依然沈睡。

她離開醫院，回到威季區的公寓，躺到床上低聲飲泣，風在外面黑暗的世界中橫行，掃著黃色和紅色的落葉。禮拜一，她告訴渥特，如果他眞想買顆鑽石給她——只要很小很小的一顆——她會很高與很驕傲地戴上它。

那是莎拉·白奈兒的一九七一年。

一九七二年初，艾德蒙·穆斯基在桑尼·伊曼口中那個『禿頭混蛋』的辦公室外發表演說時，激動得熱淚盈眶，喬治·麥高文使預選會爲之困惱，羅布在報上公開宣佈新罕普夏的人不喜歡愛哭鬼。七月，麥高文獲得提名，同一個月，莎拉·白奈兒變成了莎拉·海勒，她和渥特在班哥的衞理公會教堂結婚了。

不到兩浬外，强尼·史密依然酣眠。當渥特在參加婚禮的親友前親吻她時，莎拉突然想到强尼——强尼，她想著，腦中浮現了他戴著吉柯與海德面具的時刻。她在渥特的懷中僵硬了一下，隨卽放鬆了。記憶，影像，不管是什麼，俱已逝去了。

她考慮了很久，又和渥特商量過後，邀請强尼的雙親參加婚禮，結果只有赫柏一個人來。在接待會上，她問他薇拉是否安好。

他環顧了一下，看淸當時並沒有人注意他們，很快地將他那杯威士忌蘇打喝完。過去一年半來，他却像是老了五歲，頭髮逐漸稀疏，臉上的皺紋也加深了許多。他戴著眼鏡，如一般初戴眼鏡的人那麼謹愼小心，鏡片下的那雙眼睛疲憊而傷感。

『她……她不怎麼好，莎拉。事實上，她現在在佛蒙特州的一處農場裏，等待世界末日來臨。』

『什麼?』

赫柏告訴她，大約在半年前，薇拉開始和一羣自稱爲『美國末世協會』的人通信。這個團體大約有十個人，領導者是威斯康辛州雷辛市的佟科夫婦；這對夫婦自稱有一次到野外去露營時曾被一艘飛碟請了上去，載到天空——不過天空並不在獵戶星座附近，而是在大角星外圍一顆很像地球的星球上——和一羣天使交談。天使告訴他們，世界末日就快到了，並給予他們精神感應的力量，再送他們回地球去召集信徒——以便搭乘第一艘飛碟赴天國。於是他們十個人便合資在聖强斯伯里北邊買了一處農場，住在那裏大約已七個禮拜了，等待飛碟去接他們。

莎拉開口說：『聽起來很……』隨卽又閉上嘴巴。

『我知道。』赫柏說：『聽起來很荒謬。他們花了九千元買下那個地方，那裏只有一間破舊的農舍，和兩畝遍植灌木的荒地。薇拉把她僅有的七百元都投入了，我也沒有辦法阻止她。』他頓了一下，笑一笑。『不過，在你的婚禮上不該談這些廢話，莎拉。你和你的丈夫將會很幸福的，我知道。』

莎拉强露出笑容。『謝謝你，赫柏。你會不會……我是說，你想她會不會……』

『回來?噢，會的。如果到了冬天世界末日還未來臨，她大概就會回來了。』

『哦，我只希望你們平安快樂。』莎拉說著，情不自禁擁抱他。

5

佛蒙特的農場沒有暖氣設備，到了十月下旬飛碟還沒來，薇拉就回家了。她說，飛碟所以沒來，是因為他們還不够完美——他們沒有袪除生命中罪惡的渣滓。但是她精神高昂，心情振奮。她在夢中得到了啓示，說她可能不會乘坐飛碟上天去，反而愈來愈強烈地感覺到，等強尼脫離了昏睡狀態後，她必須引導他，指示他正確的道路。

赫柏包容她，儘可能地愛她——日子依然過下去。強尼已昏睡了兩年整。

6

尼克森當選連任，美國大兵由越南戰場撤退了。渥特・海勒參加律師考試，必須過一陣子再參加複試。在他為了考試拚命用功時，莎拉・海勒仍繼續教書。她第一年所教的那些傻呼呼的高一學生，現在都已高三了；胸部平坦的女孩兒們，變成了嬌嫩的少女，在辦公室大樓找不到路的小男生現在皆加入了籃球校隊。

以阿戰爭第二度爆發又平息，石油聯合抵制開始又結束，石油價格抬得嚇死人的高就定在那兒。薇拉・史密現在相信耶穌基督將在南極復活；這項認知來自一本叫做『上帝之熱帶俗世』的新手冊（共十七頁，售價四元五角美金）。編纂小冊子的人提出一項驚人的假設，稱天堂實際上是在我們的腳下，最容易進入那裏的地點就是南極。小冊裏有一章是『南極探險隊員的精神體驗』。

赫柏對她指出，還不到一年前，她認定天堂是在大角星附近的太空裏。『那總比這種南極的瘋狂說法令人相信些。』他告訴她：『畢竟，聖經說過天國是在天上，那個在地底下的熱帶地區應該是……』

『別說了！』薇拉尖銳地說，薄唇抿成一條線。『你不了解，也用不著嘲諷。』

他心平氣和地說：『我並沒有嘲諷，薇拉。』

『上帝知道無神論者的嘲諷和異教徒的怒氣。』薇拉說著，眼裏有種茫然的神色。他們坐在廚房餐桌旁，赫柏拿了一根水管用的舊螺絲釘，薇拉抱了一疊舊的『國家地理雜誌』，找尋南極的照片和報導。外面，浮雲不住地由西向東飄，樹上的葉子紛紛往下落。又是十月初了，每年十月她總是變得最不可理喻，眼神時常顯得茫然遙遠。也是在十月裏，他每每會想到丟下他們母子倆一走了之；他的半瘋的妻子和昏睡的兒子。就實際的定義而言，倒不如說強尼已經死了。就如現在，他手裏轉著螺絲釘，望向窗外浮雲飄動的天空，心裏想著：*我還不如收拾了行李走吧。也許到佛羅里達去，或者內布拉斯加，加利福尼亞也好。一個好木匠在任何鬼地方都賺得到錢的，還是走了吧。*

但是他知道他不會走的。因為現在是十月，所以他才會有離開的念頭，正如薇拉總會在這一個月發現通向耶穌的新管道，以及如何拯救她那脆弱的子宮所孕育出的獨子。

他伸手越過桌面握住她的手——那是一個老婦的手，枯瘦得可憐。她驚訝地抬起頭。他說：『我好愛你，薇拉。』

她展顏一笑；這一刹那，她像極了當年他所追求、迎娶的女孩，在洞房花燭夜逗趣地用梳子捅他屁股的女孩。她的笑容那麼溫柔，眼神突然變得澄澈、溫暖，滿含愛意。窗外，太陽由一大團雲朵後露了臉，立刻又被另一朵雲遮掩了，然後又出現，不住地將百葉窗的影子投向他們的身後。

『我知道，赫柏，我也愛你。』

他又伸過另一隻手，將她的手整個覆蓋。

『薇拉。』他叫了一聲。

『什麼事？』她的眼睛好清明……她又與他同在了，整個人都與他同在，他這才意識到這三年來他們之間已變得多麼疏遠。

『薇拉，如果他再也不會醒來……天可憐見，但是萬一他不再甦醒……我們仍將擁有彼此，對吧？我是說……』

她抽出手，使他遮覆的兩手中頓然空然一物。

『不准你這麼說，不准你說強尼不會醒來。』

『我只是想說，我們……』

『他當然會醒過來的。』她望向窗外的田野，說道：『上帝對他有所計劃，哦，是的，你以為我不知道嗎?相信我，我知道，上帝將降大任給我的強尼，我在心裏聽到祂的話了。』

『是的，薇拉。』他說：『是的。』

她的手指摸索著國家地理雜誌，又開始翻閱。

『我知道。』她的聲音既孩子氣又任性。

他平靜地回答。『好。』

她看著雜誌，赫柏用雙手撐著下顎，望向窗外的陽光和雲影，想著在燦爛金黃的十月之後，冬天很快就來了。他希望強尼死去。他深愛這孩子；強尼小時候，他曾把一隻小樹蛙拿到他的娃娃車旁，將那活生生的小動物放進那孩子的雙手中，看著他的小臉煥發著驚喜的光芒。他曾教強尼釣魚、溜冰、射擊，一九五一年強尼染上流行性感冒，發高燒將近四十度時，他在那孩子的床畔守了一整夜。當強尼高中畢業時，在畢業典禮上代表畢業生致答詞時，他曾高興得用手掩藏住他的淚水。強尼留下了那麼多的回憶──教他開車，強尼八歲時和他到加拿大新斯科夏半島去度假，為汽艇的抖動與奮歡笑，指導他做作業，幫他築樹屋，在他當童子軍時為他定羅盤。這種種往事未依年代順序接二連三地湧現──唯一的連結線便是強尼；他何其渴望地去探索這個世界，到頭來這世界卻使他癱瘓。現在赫柏希望強尼死去。哦，他真希望那孩子的心臟停止跳動，心電圖上微微起伏的曲線變成平直，就像在一汪淌成了蠟的蠟燭燭心：他死了，他們才能得到解脫。

7

一九七三年七月四日過後不到一週，盛夏酷暑的一天午後，一個避雷針推銷員到達新罕普夏梭馬

渥茲鎮的凱西酒店。就在不遠處，也許，在夏季上升氣流的推動下，已有暴風雨等著誕生。

他的口很渴，在凱西酒店停下是想喝幾杯啤酒解渴，而不是為了推銷，但由於長期的習慣所致，他仍抬頭看看這棟低矮的農舍建築屋頂，隨即又轉身從車裏取出裝了樣品的鞣皮袋。

凱西酒店裏陰暗、涼爽、寂靜，只有牆上的彩色電視機發出低啞的聲音。店內有幾個常客，吧枱後面的店主一邊招呼生意，兩隻眼睛卻離不開螢光幕。

避雷針推銷員在吧枱前的櫈子坐下，將樣品袋放在他左邊的櫈子上。店主走了過來。『嗨，朋友，要什麼?』

『啤酒。』避雷針推銷員說：『你要是有興致的話也來一杯吧。』

店主說：『我隨時都有興致。』他端了兩杯啤酒回來，接了推銷員的一元，找了三毛錢。『我叫布斯．柯利。』他說著，伸出了手。

避雷針推銷員和他握手。『我姓杜海。』他說：『安魯．杜海。』一口喝掉了半杯啤酒。

『幸會。』柯利說罷，走開去，為一個面孔刻板的女人又端上一杯酒，然後又走回杜海這裏。『外地來的?』

『是的。』杜海坦白地說：『我是個推銷員。』他張望一下室內。『這裏一向是這麼靜嗎?』

『不是，週末時客人才多呢，平常生意也還好，有機會的話，借場地給私人舞會是最賺錢的。我不會挨餓，但是也不開凱廸拉克。』他指指杜海的杯子。『要不要再來一杯?』

『你作陪吧，柯利先生。』

『叫我布斯吧。』他哈哈一笑。『你一定是想賣東西給我吧。』

柯利端著酒過來後，避雷針推銷員說：『我是進來歇歇脚，不是來賣東西的，不過你既然提起了……』他拿起樣品袋，放到吧枱上，袋裏的東西『鏘噹』一響。

『哦，開始了。』柯利笑了起來。

有兩位下午的常客──一個是個右眼皮上有顆疣的老傢伙，另一個則是個懶洋洋的年輕人，走過

來看杜海在賣些什麼。面孔刻板的那個女人仍繼續看她的電視。

杜海拿出三根避雷針；最長的一根上面有顆銅球，另一根較短，第三根是磁器避雷針。

『這什麼玩意兒……』柯利說。

『避雷針。』有顆疣的老客人說着，格格而笑。『他要拯救這家酒店，免於天譴，布斯，你最好聽聽他要說些什麼。』

他又一陣爆笑，那個懶洋洋的年輕人也隨着他笑，柯利沉下了臉，那個推銷員知道不管他本來有多大的機會成交一筆生意，這下子全都吹了。他是個好推銷員，深知這種個性及環境的怪異組合有時會將生意的機會弄砸，即使在他開始推銷之前；不過，由於習慣使然，他還是鼓起了如簧之舌。

『我下車時，正好注意到這棟好房子沒有安裝避雷針——而且這房子又是木造的。現在，只要花一點錢——你希望的話，還可以先用後付款，手續簡便——我可以保證……』

『保證今天下午四點就會有雷打到這個地方。』那個懶洋洋的年輕人咧着嘴說。有疣的老客人又一陣咯咯笑。

『先生，我無意冒犯，但是你看見那個了吧？』他指指電視旁邊釘在一塊小木板上的釘子，釘子上是一疊亂七八糟的紙。『那些全都是帳單，本月十五號之前就全得付清了，上面的字都是紅色的。你也看見了這會兒店裏有多少位客人了吧？我得量入爲出，謹慎些……』

『我也這麼想。』杜海和悅地打斷他的話。『你得謹慎些，所以應該買三、四根避雷針。你這店很不錯，萬一被夏天的一記雷電給毀了，豈不可惜？』

『他不會介意的。』那個老客人說：『這樣他可以領了保險金，再到佛羅里達度假去。對吧，布斯？』

布斯．柯利厭惡地看看那個老傢伙。

『那麼，讓我談談保險好了。』避雷針推銷員說。在一旁聽著的那個年輕人已失去興趣，踱了開去。『你的火險理賠額會減低……』

『我保的是全險。』柯利冷淡地說：『聽着，我眞的是沒這個預算了，很抱歉，要是你明年再來找我……』

『呃，也許我會的。』推銷員終於放棄了，說道：『也許我會。』這一行最常見的一項事實是，在人們被雷打中之前，誰也不以爲這種事會發生在他們身上。像柯利這種人，你是不可能讓他看清這是他所能買的最便宜的火險型式。但杜海是個哲學家。畢竟，他說他是進來歇脚的並不是謊話。

爲了證明這一點，以及他並不因買賣不成而傷感情，他又叫了一杯啤酒，只是這次他沒再請柯利也喝一杯了。

那個老客人在他旁邊的凳子上坐了下來。

『大約十年前，有個傢伙在高爾夫球場被雷打到，當場斃命。』他說：『現在，一個人可以在頭上安上一根避雷針了，我說得對不對？』他哈哈大笑，把帶着啤酒的氣呼到杜海的臉。杜海應付地笑一笑。『我聽說呀，那傢伙是因爲放了一口袋的硬幣，正好成爲引信啦。可不是嘛。對了，我還記得……』

眞有趣，杜海心想，聽任這個老人對他拉拉雜雜地說一大堆廢話，出於本能在正確的當兒點頭。的確很有趣，因爲不管是什麼人、什麼事，甚而什麼時候，都是無關緊要的了。

他喝完啤酒，帶着那袋樣本走出了酒店。熱浪像一把大鐵鎚般，重重地襲向他，但是在近乎空曠的停車場裏，他依然站了一會兒，看看酒店的屋頂。十九塊九毛五和二十九塊九毛五的瓦片，那個人却說他沒這個預算。他在第一年的全險保費中就可省下七十元，却買不起避雷針——有那些小丑站在一旁亂笑，你是沒辦法對他解釋清楚的。

也許有一天他會後悔。

避雷針推銷員坐進了他的別克車，開了冷氣，向西駛向康考德和巴林，跑在所有可能形成的風暴之前。

8

一九七四年初，渥特通過了律師考試。他和莎拉特別開了一個慶祝晚會，邀請他的朋友、她的朋友和他們共有的朋友參加——一共四十幾個人。大夥兒暢飲啤酒，像喝水似的，晚會結束後，渥特說鄰人沒有報警來抓他們眞是够運氣的。淸晨三點，送出最後一位客人後，渥特走回臥室裏，發現莎拉躺在床上，全身一絲不掛，只穿着鞋，戴着她生日時他擧債買下來送她的一付碎鑽耳環。他們一連做愛了兩次，才在滿足中沉沉睡去，直睡到次日中午才醒來，因宿醉而頭昏眼花。六個星期後，莎拉發現她懷孕了，他們兩人都不懷疑這孩子是在慶祝會那晚孕育的。

在華盛頓，理查·尼克森爲了幾卷錄音帶慢慢被逼入死角；在喬治亞州，一個種花生的農夫，以前曾在海軍待過，現在爲州長的吉米·卡特，已開始對他親密的朋友談起角逐尼克森先生將會很快空出的職位。

在東緬因醫院六一九號病房裏，强尼·史密仍在睡着，逐漸變得不成人形了。

在車禍發生次日，曾在會議室裏和赫柏、薇拉及莎拉談話的施隆醫生，於一九七三年底死於一場大火中。聖誕節次日，他的住宅慘遭祝融肆虐，班哥消防局判定火災的起因是由於一組聖誕飾物走火。韋季大夫和白朗大夫兩位醫生，自願接下强尼的病歷。

尼克森辭職前四天，赫柏·史密在格瑞工作時，跌入他正在蓋的那棟房子的地基內，撞到一輛獨輪手推車，摔斷了腿。過了許久之後，骨頭才癒合，却再也沒有原來那麼好了。他的腿跛了，下雨的日子還得依賴拐杖。薇拉爲他祈禱，並且堅持他每晚就寢時，用一塊曾由阿拉巴馬州貝斯默鎭佛廸·寇摩神父親自祈福過的布，將腿裹起來。這塊寇摩布（這是赫柏對它的稱謂）的價格是三十五美元，就他所知並無任何奇效。

十月中旬，在傑若·福特接任總統不久後，薇拉又一次肯定世界末日快到了。赫柏意識到她眞的快瘋了；自從强尼出了車禍後，她已把他們獲得賠償的一點現金和積蓄都奉獻給美國末世協會了，這

回她竟想要賣房子，還和舊家具商做了安排，請他們在兩天內派一輛貨車來把所有的家具運走。當房地產經紀人打電話來問赫柏，是不是能在那天下午帶人來看房子，他才曉得有這麼回事。

他第一次眞正的對薇拉發火。

『耶穌基督，你到底在幹什麼？』他從她口中探出了整個眞相後，不由得怒吼道。他們坐在客廳裏，他剛打電話給舊家具商，請他們不用再派貨車來了。屋外，細雨霏霏。

『不要褻瀆救世主的名字，赫柏，不要……』

『閉嘴！閉嘴！我聽你那些胡說八道的話已經聽煩了！』

她驚駭地喘了一口氣。

他跛着脚走向她，拐杖一下下地敲着地面。她向後縮進座椅內，然後抬起頭望着他，臉上那股殉敎的表情使他很想拿起拐杖朝她的腦袋敲上一記。

『你還沒有瘋到不知道自己在幹什麼。』他說：『你沒有藉口，背着我偷偷摸摸地亂搞一氣，薇拉，你……』

『我沒有！那是謊話！我沒有亂……』

『你有！』他吼道：『現在你給我聽着，薇拉，我得劃淸一條線才行了。你可以祈禱，祈禱不花錢，你想寫什麼信也只管去寫，一張郵票也只要一角三分。要是你願意聽信那些藉耶穌之名行騙的混蛋所說的狗屁謊言，要是你非要沉迷於幻想，自欺欺人，那也隨你的便。但是你休想把我拉進去蹚混水，記住這一點。『你聽淸楚了嗎？』

『我們在天上的父……。』

『你聽淸楚了嗎？』

『你以爲我瘋了？』她對他喊着，一張臉擠成了可悲的一團，幻滅和挫敗的淚水隨着她的嚎叫湧了出來。

『沒有。』他更鎭靜地說：『還沒有。但是現在或許該是好好談談的時候了，薇拉，事實是，你

要是再不擺脫這一切，開始面對現實，我想你就快要瘋了。』

『你等着瞧吧。』她淚眼汪汪地說：『你等着吧。上帝知道事實是什麼，但是要等待。』

『只要你弄清楚祂在等待時並不想要我們的家具就行。』赫柏挖苦道：『只要我們都同意這一點。』

『現在已是末世了！』她對他說：『啓示錄上的預言快要實現了！』

『是嗎？你還是別忘了一角五分錢就可以買到一杯咖啡了，薇拉。』

窗外的雨下個不停。這一年赫柏滿五十二歲，薇拉五十一歲，莎拉二十七歲。

强尼已昏睡了四年整。

9

嬰孩是在萬聖節那一晚出世的。莎拉的陣痛持續了九個小時。當她需要時，她可以嗅幾口氧氣，快要分娩的時候，她突然想到她和强尼同一家醫院，不停地呼喚他的名字。事後她記不很清楚了，當然更沒有對渥特提起，只是依稀覺得像是做了一場夢。

她生了一個男孩，他們將他命名爲丹尼．海勒，三天後母子倆一起出院回家，感恩節假期結束後，莎拉又回學校教書了。渥特在班哥的一家律師事務所找到了一份好像很不錯的工作，假如一切順利的話，他們計劃莎拉到了一九七五年六月就可以把教書的工作辭了。她也不肯定她是不是想辭掉教職，因爲她已經愛上這份工作了。

10

一九七五年的第一天，緬因州奧提非鎭的兩個小男孩，查理．那敦和諾姆．勞昇，在那敦家的後院打雪仗。查理八歲，諾姆九歲。天氣陰冷潮濕。

午餐時間快到了，諾姆意識到雪仗就快告一段落了，便連續對查理擲出許多個雪球。查理一邊躲

着一邊笑，起初還竭力反擊，後來便轉身奔跑，跳過那敦後院分隔樹林的矮牆，跑向通往醉夢溪的小徑。諾姆在後面追了幾步，看着查理的雪衣兜帽。

然後查理却失去了踪影。

諾姆跳過矮牆，站了一會兒，望進氷雪覆蓋的樹林間，聽着樺樹、松樹和針樅融水滴落的聲音。

『出來，膽小鬼！』諾姆喊着，又發出一連串火鷄叫似的咯咯聲。

查理並未應聲出現。他已踪影全無，但小徑愈靠近溪流便愈陡。諾姆又咯咯叫了一陣，有點躊躇不定的一步一步邁向前。這裏是查理的樹林，查理的領土，不是他的。諾姆喜歡他佔上風時的雪仗，可是他不想再向前走，讓埋伏在半路的查理拿着硬幫幫的雪球向他發動猛烈的攻擊。

然而當他在小徑上走了十來步後，下面突然傳來了一聲高亢、氣喘的尖叫聲。

諾姆．勞昇全身都發冷了，一如他的綠色橡膠長靴踩陷的雪。他拿在手上的兩顆雪球驀地掉落。尖叫聲又響起了，這回却小得幾乎聽不見。

老天爺，他摔到溪裏去了，諾姆想着，擺脫了恐懼的癱瘓，拔腿奔下小路，半跑半滑，跌跌撞撞的。他聽得見自己的心跳，腦子裏一邊想像着他在查理第三度沒入溪水裏之前將他救出，結果被登載在『童年雜誌』中，成了勇敢救人的英雄。

滑過四分之三個斜坡，小路略呈<形，等他轉過彎處，他看見查理．那敦根本就沒有落入醉夢溪裏。他就站在小路略微平坦的地方，瞪着融雪中的一樣東西。他的兜帽已落下，臉色蒼白。諾姆走近時，他第三度發出那種可怖而驚喘的尖叫聲。

『那是什麼？』諾姆逐步靠近，問道：『查理，怎麼啦？』

查理轉頭對着他，眼睛瞪得老大，嘴巴直喘着氣，想要說話却又發不出聲音，只有兩聲含糊的呻吟，和一點唾沫星子。結果他只好用比的。

諾姆挨得更近些，睜眼細看。突然間他兩腿的力量都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使他一屁股坐在雪地上，整個世界都繞着他旋轉。

從融雪中伸出兩隻穿着牛仔褲的人腿，一隻脚上還穿着便鞋，另一隻却是赤脚，白森森的，毫無防禦。雪地上又露出了一隻胳臂，末端僵硬的手指彷彿是在求救。所幸這個人體其餘的部份都被雪遮掩起來了。

查理和諾姆發現的屍體是岩城堡殺手第四個被害人，十七歲的卡露・巴吉。

距他上次殺人已將近兩年了（醉夢溪是岩城堡和奧提非兩鎮的南界），岩城堡的人才剛剛開始放鬆下來，以爲惡夢終於結束了。

結果並不然。

第六章

1

卡露・巴吉的屍體被發現十一天後，一場夾冰帶霜的暴風雪襲擊新英格蘭北部。東緬因醫院六樓，一切事情都因爲冰雪肆虐而有點慢了步調。醫院的許多職員上班都碰到了難題，好不容易趕到的都忙得昏頭轉向。

九點多，一個叫愛麗・康瓦的女助理，把清淡的早餐送去給石達先生。石達先生剛經歷過一次心臟痲痺，正在復元中，在加護病房住到『第十六』天了——心臟冠狀動脈血塞後，住院十六天是標準治療程序。石達先生的復元情況良好。他住在六一九室，曾偷偷告訴他太太他之所以復元得這麽快，最大的動機是爲了想趕快離開隔壁床的那具活屍。那個可憐人的人工呼吸裝置不斷地發出吁吁聲，使他連覺也睡不好。他說，過了一陣子後，你也不知道你希望它再繼續吁下去呢——還是停止；也就是說，寧願他死了算了。

愛麗走進病房時，電視機開著，石達先生坐在病牀上，一手拿著遙控器。『今天』節目已經完了，石達先生還未決定要不要接下去看卡通影片。要是他關了電視，就只能聽到強尼的人工呼吸裝置

所發出的聲音了。

『我以爲你今早不送飯來了。』石達先生說著，看看餐盤裏的橙汁、酸奶酪和麥片，沒有一點高興的意思。他想吃的是用香軟的奶油煎出的蛋，加五片不太焦的燻肉。事實上，當初就是那種高膽固醇的食物使他如今躺在醫院裏的——至少醫生這麽說。

愛麗簡短地說：『外面天氣很糟。』已經有六個病人對她說過同一句話了，所以沒什麽新鮮感。平日她是個很隨和的女孩，但今早她却有些煩躁。

『噢，抱歉。』石達先生退讓地說：『路上很滑吧?』

『是呀!』愛麗熱絡了些。『今天要不是我丈夫開車送我，我是不可能趕來的。』

石達先生按鈕使他的牀升高，以便舒舒服服地吃早餐。升降病牀的電動機雖然很小，聲音却很大。電視的聲音也很大——因爲石達先生有點聾，而且，正如他對他太太說的，反正鄰牀那傢伙絕不會抱怨音量稍大的，也從不要求看看別的頻道播些什麽節目。他猜想這樣的笑話大概有些缺德，但是當你經歷過一次心臟痲痺，被送到加護病房和一個植物人同住一室，你要不試著苦中作樂，只怕會發瘋的。

愛麗將餐盤放好，一邊提高聲音說話，好壓過電視和電動機一起發出的聲響。『六號公路山丘那裏有一大堆車都開離了路面。』

隔壁病牀的強尼・史密低聲說道：『全部押十九，我的女朋友病了。』

石達先生說：『其實，這種酸乳酪還不算太難吃。』他討厭酸乳酪，但是非到絕對必要時，他不希望說話的伴兒離開。他一個人時，老是無聊的量自己的脈搏。『味道有點像山胡桃……』

愛麗問：『你聽見什麽聲音沒?』她懷疑地環顧四周。

石達先生放開操縱病牀的按鈕，電動機的鳴聲隨著消逝了。電視上，小富德開槍打了兎寶寶一記，却沒打中。

『沒有呀，只有電視的聲音。』他說：『怎麽了?』

『沒什麼，我想，八成是風吹著窗子的聲音。』她覺得有點頭疼——今早事情好多，偏沒有夠多的人手幫忙——她揉揉太陽穴，彷彿想藉此將尚未嚴重的疼痛驅除。

走出病房前，她停下來看看隔壁病牀的那個男人。他看起來好像有些不一樣吧？是不是移動位置了？不可能的。

愛麗離開六一九室，推著早餐櫃踏入走廊。這一早就和她想像的一樣糟，沒有一件事對勁的，到了中午她的頭痛加劇了，自然就把早上在六一九病房好像聽到什麼聲音的這回事給忘得一乾二淨了。

但其後幾天，她發現自己愈來愈常駐足觀察強尼．史密了，到了三月，愛麗幾已肯定他已經有好轉的徵象——有點脫離了醫生們所說的死前狀況——只是有點而已。她想要把這種轉變告訴某個人，後來到底沒說。畢竟，她只是助理，和厨房的助手差不了多少。

那實在不干她的事。

2

他猜想，那是一個夢。

他在一個黑暗、陰森的地方——有點像是個走廊。天花板高得看不見，被重重陰影擋住了。牆壁是暗色的鉻鋼，愈向上愈開敞。他孤伶伶一個人，但是有個聲音不斷地飄向他站的地方，好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的。他認得這聲音；那些話在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時間，他都曾聽過的。這聲音令他害怕。它呻吟、迷失，像他童年記憶中被困住的那隻小鳥般，在鉻鋼牆壁之間不住地迴響。那隻鳥不小心飛入了他父親的工具室裏，沒辦法再飛出去，驚慌不已，來回俯衝，吱吱叫個不休，不停地撞牆，直撞到死為止。這聲音就和許久前那隻鳥的吱吱叫聲一般絕望，似乎永遠也逃不出這地方了。

『你計劃了一輩子，也盡力去做了。』這個幽靈似的聲音呻吟道：『你給他的一切都是最好的，那孩子卻披著長達屁股的長髮回家來，說美國總統是一隻豬。一隻豬！狗屎，我不……』

『小心，』他想要說。他想警告那聲音，却啞口無語。小心什麼？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確知自己

是誰，雖然他懷疑以前他曾是個老師或牧師。

『耶穌！』那遙遠的聲音尖叫。迷茫、絕望、沈溺的聲音。『那……』

然後便是闃靜無聲。回音漸漸消失了。接著，一會兒之後，它又開始了。

因此，過了一陣子後——他也不知道究竟過了多久，在這個地方，時間似乎毫無意義——他開始摸索前行，同時出聲叫喚（或者只是在心裏叫喚），也許是希望他和那個聲音的主人能一起找到出路，也許只是希望安慰那個人，從而自己也得到安慰。

但是那個聲音却逐漸遠去，愈來愈微弱，愈來愈幽渺。

（又遠又小聲）

直到它成了回音的回音，最後整個消失了。現在他孤獨一人了，沿著這條陰森幽暗，荒棄無人的走廊前行。他開始覺得這不像是幻想或幻覺，或是一個夢——至少不是尋常的那種。

他好像走進了一個中間地帶，一條介於生死之間的管道，就是不知道他朝著那一端走。

很多記憶開始回復了。令人困擾的記憶，就像鬼魂般加入了他的前行，忽前忽後，忽左忽右，最後將他團團圍住，敬畏而神聖地碰觸他的眼睛，事情就是那樣吧？他幾乎可以看見它們。煉獄中所有的低語聲。有個輪盤在黑夜中不停地轉著，命運之輪，紅與黑，生與死，慢下來了。他把賭注下在那兒？他記不得了，但是他該記住的，因為那關係著他的存亡。贏或輸？不是贏就輸。他的女友病了，他必須送她回家。

過了一陣子，走廊似乎亮些了。起初他以為那不過是想像，夢中之夢，但是又隔了不知多久，那光亮變得很顯著，不可能只是幻覺而已。在走廊中摸索前行的經驗也愈來愈不像是夢了。牆壁不住地向後退，到最後他幾乎看也看不見了，黑暗的顏色變成了哀傷迷濛的灰色，像是三月陰天午後的暮色。現在他已不在一道長廊裏了，而是在一個房間內——『幾乎』可說是個房間，因為圍在四周的牆只是一層很薄很薄的薄膜，有點像是子宮的內膜，他就像一個等著出世的嬰兒。他又聽到聲音了，不是回音，而是沈悶的響聲，像是叫不出名的神祇以被世人遺忘的語言相互交談的聲音。這些聲音愈來

愈清晰，直到他聽出了他們所說的話。

他開始偶爾會睜開眼睛了（或者他自以爲睜開了），所以看得見那些聲音的主人：明亮、發光、幽靈般的形體，臉部模糊不清，有時在房裏走來走去，有時彎身看他。起初，他沒想過要和他們說話，只想著這或許是死後的世界，而這些白色的形體就是天使。

然後，隨著時間消逝，聲音變得愈來愈清晰，臉孔也漸漸清楚了。他曾看過他母親一次，俯向他的視線中，對他仰望的臉說了幾句毫無意義的話。另一次他看見他的父親。學校裏的同事大衞・皮昇。一個他逐漸熟悉的護士；他相信她的名字是瑪莉還是梅莉什麼的。臉孔、聲音，愈來愈近，固定成形。

也有別的想法潛入，一種他已經變了的感覺。他不喜歡這種感覺，不信任它；彷彿不管他有了什麼改變，那都不是好的，似乎只意味著悲哀和壞時刻。他帶著一切進入黑暗中，現在他像是一無所有的離開那裏——除了一種秘密的怪異。

這場夢就要結束了。不管它做了多長，馬上就要結束了。現在這房間很接近，很眞實，還有聲音，臉孔——

他要走進這個房間，但是突然間他却想轉身奔跑——回到那黑暗的走廊裏，永遠不出來了。那條走廊並不很好，但却勝過這麼悲傷和失落的新感覺。

他回頭注視，是的，它仍在那裏，那地方的牆是黑色鉻鋼牆，和這個房間相連，就在一張椅子旁邊的角落裏，但那些來來往往的人並不知道，這房間已成了通向永恒之境的通道。另一個聲音却已消失在黑牆之間，那是——

計程車司機的聲音。

是的，一切的記憶都回復了。計程車向前行駛，司機抱怨著他兒子的長髮，抱怨他兒子說尼克森是一隻豬的事實。這時車頭燈衝下了山坡，在中間線兩側各有一對燈光。衝撞。不痛，但他知道他貼在計程車收費錶下的大腿被撕裂了，接著是一種寒冷陰濕的感覺，然後便在黑暗的走廊中遊移，直到現在。

選擇，他內心有個低語的聲音。自己做個抉擇，不然他們會為你選擇，他們會帶你離開這個地方，不管這是那兒，就像醫生以帝王切開術取出母親子宮內的嬰兒。

然後莎拉的臉挨近了——雖然彎身注視他的臉龐中沒有她的，但是她一定一直在那兒，擔心驚惶。現在她幾乎是他的了，他感覺得到，他要向她求婚。

那種不安的感覺又回來了，比以前更爲强烈，這回全都混合了莎拉。然而他更想要她，所以便下了決定，轉身背對那黑暗的地方。稍後他再回頭注視時，那道走廊已經消失了；在那張椅子旁什麼也沒有，只有他躺臥的這間房潔白平滑的牆壁。不久之後，他意識到這裏必然是——病房，當然了。那條黑暗的走廊已退入夢幻般的記憶中，並未完全被遺忘。但更重要也更迫切的是，他是强尼・史密，他有個女朋友叫莎拉・白奈兒，他曾遭到一次可怕的車禍。他猜想他倖免於死必然十分幸運，他只能希望他的基本功能都依然如故，仍能作用。他可能在克立夫社區醫院，不過據他猜測，更可能是東緬因醫院。由他的感覺，他又猜想他躺在這裏已經有段時間了——他或許已昏厥了十天半個月了吧。該是起床行走的時候了。

該是起床行走的時候了。當一切事情都已想通認明時，强尼心裏這麼想著，睜開了眼睛。

那天是一九七五年五月十七日，石達先生早已回家去了，醫生囑咐他每天必須步行兩哩，並修正了他的高膽固醇飲食習慣。隔壁病床躺了一個患了癌症的老頭子，在打過嗎啡後沈沈地睡了，此外病房裏就沒有別人了。下午三點十五分，電視機關著。

『我醒了。』强尼・史密嘎聲說了一句，但沒有人聽見。他爲自己低弱的聲音感到驚訝。病房裏沒有日曆，因此他無從得知他已昏迷了四年半。

3

大約四十分鐘後，護士進來了。她走到鄰牀那個老人那裏，爲他換了靜脈注射瓶，又走進浴室

裏，拿了一個藍色的塑膠水壺出來，爲老人的花澆澆水。在他的窗臺和牀頭几上，共有五、六束花和十幾張慰問卡。強尼看著她做著這些例行瑣事，一時還不想再試他的聲音。

她把水壺放回浴室內，走到強尼的牀畔。她要為我翻枕頭，他心想。他們的目光交接了一下，但她的眼神並無變化。她不知道我醒了。我的眼睛一定曾經睜開過，所以她不以為那有什麼特殊意義。

她把手伸到他的頸背。那麼冰涼而且舒適，強尼知道她有三個孩子，最小的一個叫做馬克，在去年七月四日國慶日時因爲玩爆竹出了意外，一隻眼睛幾乎全瞎了。

她抬起他的頭，爲他翻了枕頭，又讓他躺好。然後她轉過身去，拉拉尼龍制服的臀部，却又迷惑地轉了回來。也許是覺得他的眼睛裏有種新的光采，是以前所沒有的吧。

她深思地注視他，正想再轉身走開，他便開口說道：『嗨，梅莉。』

她僵住了，他好像聽到她牙齒用力一咬的聲音。她舉起一手按在起伏的胸部上，那裏掛了一個小小的金十字架項鍊。『喔——上帝！』她低呼了一聲：『你醒了。我就覺得你好像不太一樣。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呢？』

『我想我一定聽別人叫過吧。』沒想到要說話竟是這麼困難。他的舌頭像是打了結了，連唾液都潤滑不了。

她點點頭。『你一定醒轉了好一陣子了。我最好下樓到護士休息室去，找白朗大夫或韋季大夫上來。他們會希望知道你已經甦醒了。』但是她又僵立了一會兒，以一種著迷的表情望著他，使他渾身不自在。

『我又多長了一隻眼睛嗎？』他問。

她緊張地笑了。『沒有……當然沒有。對不起。』

他望向他這一側的窗臺和靠窗的床頭几。窗臺上有一盆凋萎的非洲堇，和一張耶穌基督的圖片……這是他母親喜歡的那種耶穌，基督的神情像是準備清除紐約北佬，頗威武。但是這張圖片已經

——發黃了，而且四角微微捲曲。突然的恐懼像令人窒息的毛毯般將他裹住。『護士！』他喊道：『護士！』

梅莉的身影又回到房門口。

『我的慰問卡呢？』他突然感到呼吸困難。『對床那個病人就有……難道沒有人送張卡片給我嗎？』

她笑笑，但看得出很勉強。那是一種有所隱瞞的笑容。強尼突然希望她走到床畔來，他好伸手摸她。只要能摸到她，他就會知道她隱瞞的是什麼了。

『我去叫醫生來。』她說罷，在他還來不及再出口發問前便匆匆走了。他看看那盆非洲堇，又看看那張耶穌圖片。過了一會兒，他又沈沈睡去了

4

『他剛剛眞的醒了。』梅莉・麥秋說：『十分清醒。』

『好吧。』白朗大夫回答：『我並沒有懷疑你。如果他曾清醒過，他會再醒來的，那只是時間……』

強尼呻吟了一聲，睜開眼睛，眼神空洞茫然，然後他似乎看到了梅莉，視線漸漸集中了。他微微一笑，但他的臉依舊鬆弛，彷彿只有他的眼睛醒了，身上其餘的部份都仍在酣睡。她突然覺得他不是在看她，而是看進了她的內心。

『我想他會沒事的。』強尼說：『等他們將受到衝撞的角膜清除乾淨後，那隻眼睛會復元的——應該會。』

梅莉驚喘了一口氣，白朗大夫望向她。『怎麼了？』

『他說的是我兒子。』她低聲說道：『我的馬克。』

『不可能。』白朗說：『他只是在說夢話罷了，別捕風捉影，護士。』

『是，好的，但是他現在清醒了，對吧？』

『梅莉？』强尼試探地笑一笑，說：『我打了一會兒盹，是不是？』

『是的。』白朗說：『你剛才在說夢話，叫梅莉吃了一驚。你夢見什麼了？』

『沒，有……我不記得了。我說了什麼話？你又是誰呢？』

『我是傑明・白朗大夫，和那個靈魂歌手同名，只不過我是個神經科醫師。你剛才說：「我想等他們將受到衝撞的角膜清除乾淨後，他就沒事了。」大概是這樣，對吧，護士？』

『我的孩子就要動角膜手術了。』梅莉說：『我兒子馬克。』

『我什麼都不記得了。』强尼說：『大概眞是在說夢話吧。』他注視白朗，眼神已完全清明了，而且滿懷懼意。『我舉不起胳臂。我是不是癱瘓了？』

『沒有，試試你的手指頭吧。』

强尼試了。十指都可以動。他安心地笑笑。

『好極了。』白朗說：『把你的姓名告訴我吧。』

『强尼・史密。』

『很好，你的敎名呢？』

『我沒有敎名。』

『那很好，誰需要有敎名？護士，你下樓到休息室去查一查明天神經科誰值班。我希望儘快開始進行史密先生的一連串試驗。』

『好的，大夫。』

『也請你打個電話給桑恩・韋季；他要是不在家，大概在高爾夫球場。』

『是，大夫。』

『還有，別讓記者知道，千萬……爲了你的生命著想！』白朗雖面帶笑容，說話的語氣却很認眞。

『當然，我明白。』她走了，鞋子發生微微的響聲。她的小兒子將會完全復元的，强尼心想。我很肯定。

『白朗大夫，』他說：『我的慰問卡呢？沒有人送我卡片嗎？』

『我再問幾個問題就好。』白朗大夫不動聲色地說：『你記得你母親的名字嗎？』

『當然記得啦，她叫薇拉。』

『她的娘家姓氏呢？』

『倪生。』

『你父親的名字？』

『赫柏。你爲什麼叫她別讓記者知道呢？』

『你的住所？』

『波拿鎭，RFD 一號。』强尼立刻回答，却又停住口，臉上閃過了一種滑稽的表情。『我是說……呃，我現在住在克立夫鎭，北大街一百一十號。我爲什麼會把我父母親的地址告訴你呢？自我十八歲後，我就不住在家裏了。』

『你現在幾歲呢？』

『你自己查查我的駕駛執照吧。』强尼說：『我想知道爲什麼我沒有慰問卡。我在這醫院裏究竟待了多久了？還有，這是什麼醫院呢？』

『這裏是東緬因醫院。待會兒我會一一回答你的問題，只要你先讓我……』

白朗坐在床畔的椅子，這張椅子是他從角落拉來的——也就是强尼先前看見那條黑暗走廊的角落。他用一種强尼以前沒見過的筆，在一塊筆記板上寫著。那枝筆的筆管是塑膠的，中間有根纖維筆心，看起來很像是自來水筆和原子筆的混合體。

光是看著那枝筆，强尼便感到一種沒來由的惶惑。他突然不假思索地伸出來，抓住白朗大夫的左手。他的胳臂發出嘰嘎聲，行動遲緩，好像綁了六十磅隱形的重物——一半綁在上臂，一半綁在下

臂。他之力地抓住醫生的手，輕輕拉了一下，那枝怪筆在紙上劃出一條藍線。

白朗看看他，最初只是好奇的，隨卽臉上血色盡失，感興趣的眼神被恐懼所取代。他掙開了手——强尼並沒有力氣握緊它——臉上閃過一種極反感的表情，好像是被一個痳瘋病患摸了一樣。然後那表情消失了，他只顯得驚訝而不以爲意。『你爲什麼要抓我的手？史密先生……』

他的聲音消退了。强尼臉上有種恍然大悟的神情，他的眼神彷彿見過某種東西在陰影中移動轉變；一種難以形容，十分可怕的東西。

但那却是事實。

『五十五個月？』强尼嗄聲問道：『就快五年了？不。哦，上帝，不！』

『史密先生，』白朗不知所措地說：『請別這樣，太激動對你是不好的……』

强尼將上半身自牀上抬起大約三吋，却又癱了囘去，臉上冒出了汗。他的眼珠子無助地在眼窩裏轉動。『我二十七歲了嗎？』他低喃道：『二十七歲？哦，耶穌基督！』

白朗用力嚥了一口口水。當强尼抓住他的手時，他突然有一陣難受的感覺，莫名其妙地强烈，並且厭惡難忍。他發現自己想起了七、八歲時的一次郊外野餐；他一坐下來，手便摸到一種黏滑溫熱的東西，他忙低頭一看，看清他把手按在一隻爬滿了蛆的土撥鼠屍體上。當時他尖聲大叫，現在他也有點想再尖叫出聲——只不過那種感覺減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心裏的疑問：他怎麼會知道呢？他只是摸過我就知道了。

然而二十年的教育又立刻佔了上風，迫使他把這想法置之一旁。有許多昏睡病人在淸醒之後，都會如夢似幻似的，知道許多他們昏迷之時所發生的事。昏睡症也和別的病一樣，有程度輕重之別。强尼·史密向來不是一個植物人；他的腦波圖從未出現過直線，如果有的話，白朗現在就不可能和他說話了。有時候，在昏睡狀態中有點像是躲在一面只有一邊能透視的玻璃後。病人的眼睛固然是完全昏睡的，但病人的意識却仍以一種不爲人知的方向繼續作用。就强尼·史密這件病例而言，顯然就是如此。

梅莉·麥秋囘來了。『神經科的試驗已經安排好了，韋季大夫立刻趕來。』

『我想桑恩得等到明天才能見到史密先生了。』白朗說：『我要你幫他注射五毫克的維利安。』

『我不要鎭定劑。』强尼說：『我要離開這裏，我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慢慢的你什麼都會知道的。』白朗說：『現在你必須休息一下。』

『我已經休息了四年半了！』

白朗無情地說：『那麼再休息十二個小時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一會兒之後，護士用酒精擦擦他的上臂，爲他打了一針。强尼幾乎立刻就覺得睏倦了，白朗和梅莉似乎都變成了十二呎高。

『至少告訴我一件事吧。』他說。他的聲音也變得好遙遠，但這件事却好像非常重要。『那枝筆，你們怎麼叫它？』

『這個？』巨人般的白朗拿起那枝筆。『這叫天才筆。現在你快睡吧，史密先生。』

强尼睡了，但那兩個字却像神秘的符咒般落入他的睡夢中，充滿了愚蠢的意義；天才……天才……天才……

5

赫柏放下話筒，愣愣地瞪著電話機，很久也沒動一下。起居室裏傳來了電視的聲音，幾乎開到最大聲；奧勒·羅博正在談足球和耶穌的愛——這兩者之間有所關聯，但赫柏爲了接這通電話，沒聽見他說。奧勒的聲音又大又響亮。這節目馬上就要結束了，末了奧勒會很有自信地告訴他的觀衆，將會有好事發生在他們身上。這囘奧勒倒說對了。

我的孩子，赫柏心想。當薇拉祈禱奇蹟出現時，赫柏却祈禱他的孩子死去，結果是薇拉的祈禱應驗了。那意味著什麼？他還有什麼自處的餘地？最重要的，她將會受到什麼影響？

他走進起居室。薇拉坐在長沙發上，趿著粉紅色拖鞋的兩脚抬到一個墊子上。她穿著灰色的舊睡

袍，正忙不迭地吃著爆米花。自强尼出事以後，她已胖了將近四十磅，血壓更飛速升高。醫生要她吃藥抑止，薇拉却不肯吃——她說，如果要她血壓漲高是上帝的意願，那她心甘情願遵從。有一次赫柏指出，這個上帝的意願却從不能阻止她在頭痛時服用百服寧，薇拉的回答是她那個忍辱負重的笑容，和她最厲害的武器：沉默。

她問他：『誰打來的電話呀?』眼光仍膠著在螢光幕上。奧勒伸手攬著 NFC 隊一個著名的四分衛，對他的觀衆滔滔不絕地說話，那個四分衛露出謙遜的笑容。

『……今晚你們都已聽見這位傑出的運動員告訴你們他如何虐待他的身體，也就是上帝的廟宇了。你們也都聽見了……』

赫柏伸手關掉了電視。

『赫柏．史密！』薇拉坐起身，差點沒把手上那鍋爆米花撒了出來。『我在看電視呀！這是……』

『强尼醒了。』

『……奧勒．羅博和……』

她突然停住口，靠回椅背，彷彿他用力推了她一把。他望著她，無法再往下說，想要感受到喜悅，却覺得害怕。很害怕。

『强尼……』她嚥了口口水，又從頭說起：『强尼……我們的强尼?』

『是的。大約十五分鐘前，他和白朗大夫談過話，顯然並不是他們所說的……假清醒……他說話很有條理，而且可以動。』

『强尼清醒了?』

她舉起雙手摀住嘴，那個半滿的小鍋子由她的膝上滑落到地毯上，發出一聲悶響，把爆米花撒了滿地。她的手蓋住整張臉的下半部，在兩手上方，那雙眼睛瞪得老大，而且繼續睜大，使赫柏有點擔心它們會落出眼眶，吊在那兒。然後它們閉了起來。由那兩隻手後面發出微弱的一聲嗚咽。

『薇拉?你沒事吧?』

『哦，上帝啊，感謝祢賜福給我的强尼，我就知道祢一定會把我的强尼帶還給我的，哦，親愛的上帝，終此一生，我要日日向祢感恩，爲了我的强尼强尼强尼——』她拉開嗓門，歇斯底里地尖叫。他跨步上前，揪住她的睡袍領子，用力搖她。時間突然逆轉了，像魔術般折回——他們彷彿又回到意外發生的那一夜，同一部電話將車禍的消息傳給了他們。

這是幸還是不幸——赫柏瘋狂地想著。

『哦，我親愛的上帝，我的耶穌，哦，我的强尼，奇蹟呀，就像我說過的奇蹟呀……』

『住嘴，薇拉!』

她的眼神幽暗、模糊、狂亂。『你是不是氣惱他又醒了過來?經過這麼些年對我的嘲笑之後?在你告訴別人說我瘋了之後?』

『薇拉，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你瘋了。』

『你用你的眼睛告訴他們的!』她對他怒吼：『但是我的上帝却不至受到嘲諷。是吧，赫柏?是吧?』

『是的。』他說：『我想是的。』

『我早跟你說了。我說過上帝對我的强尼有所計劃，現在你看吧，祂把計劃付諸實行了。』她站起身。『我必須去看他，我一定要告訴他。』她走向吊著外套的衣櫥，似乎沒想到她身上還穿著睡衣睡袍。她的表情狂喜；很怪異也很冒瀆的，她竟令他想起他們結婚那天，那時她的喜悅也一樣溢於言表。她的粉紅色拖鞋把爆米花踩進地毯內。

『薇拉。』

『我要去把上帝的計劃告訴他……』

『薇拉。』

但她轉身面對他，目光却十分遙遠，早已飄向她的强尼。

他走向她，伸手按住她的肩膀。

『你告訴他說你愛他……你日夜祈禱……等待……照顧。誰比你更有權利？你是他的母親，爲他流過血。這五年來，我不是眼見你爲他流血嗎？我並不氣惱他又回到我們身旁，你那樣說是錯的。我想我沒辦法像你那麼激動，但是我並不氣惱。我也爲他流過血。』

『是嗎？』她的目光冷酷、傲然、挑釁。

『是的。我還要告訴你一件事，薇拉，你必須閉嘴不談上帝和奇蹟和偉大的計劃，直到强尼能夠下床起身……』

『必須說的話我非說不可！』

『……也能夠想清楚他想做什麼事。我所要說的是，在你派他任務之前，你必須給他一個獨立自主的機會。』

『你沒有權利這樣跟我說話！一點權利也沒有！』

『我是在行使身爲强尼父親的權利。』他皺著眉說：『也許是我這一生最後一次。你最好別妨礙我，薇拉，聽清楚了嗎？你，上帝，流血的神聖耶穌，都別想妨礙我。聽懂了吧？』

她怒目瞪視他，一語不發。

『要他接受他已昏睡了四年半的事實，就已經夠令他難受了。我們還不知道他是不是還能夠再走路，儘管醫生們會幫助他。我們只知道他的韌帶必須接受開刀，假如他想嘗試再行走的話；這是韋季大夫曾跟我們說過的，說不定得經過好幾次手術，以及更多復健的治療，這種種都會使他備受苦痛。所以明天你只要好好當他的母親。』

『你敢用這種口氣跟我說話！你敢！』

『要是你開始說教，薇拉，我就揪住你的頭髮，把你拖出病房。』

她狠狠瞪著他，臉孔蒼白，渾身顫抖。喜悅和憤怒在她的眼睛裏交戰。

『你最好換換衣服。』赫柏說：『我們該走了。』

前往班哥的這一趟行程漫長而沉默。他們理應共同體會的快樂並不存在，只有薇拉熾熱而狂亂的喜悅。她在駕駛座旁的乘客座上挺直背脊坐著，膝上放了本聖經，攤到第二十三篇讚美詩。

6

次晨九點十五分，梅莉走進强尼的病房，說道：『你爸媽來了，看你想不想見他們。』

『我當然想啦。』今早他覺得舒服多了，比較堅强，也不再那麼徬徨無措，但一想到和他們見面，他仍免不了有點害怕。以他有意識時的記憶說來，他上一次去探望他們是在五個月前，當時他父親正在建一棟房子的地基，現在那房子怕不已矗立了三、四年了。他母親烤了塊蘋果派當餐後甜點，不斷地嘮叨他瘦了多少。

梅莉正要轉身走開時，他乏力地握住她的手。

『他們都好吧？我是說……』

『他們氣色都不錯。』

『噢，那就好。』

『你現在只能和他們談半個小時；如果神經試驗並不使你覺得很累，今晚你還可以再和他們談談。』

『白朗大夫的命令嗎？』

『和韋季大夫。』

『好吧，先一會兒吧。我不知道得被亂戳亂刺多久呢。』

梅莉有些猶豫。

强尼問：『有事嗎？』

『沒……現在沒有。你一定急著見你的親人，我去叫他們進來。』

他緊張地等待。另一張病床是空的；强尼被打了一針維利安迷迷糊糊沉睡之際，那個癌症病人已

被移出了。

房門開了，他父母親走了進來。强尼覺得既驚慌又放鬆：爲他們老了許多而驚慌，又爲他們的改變似乎並不危及生命而放鬆。說起來，這種說法也適用於他自己。

但他已有了改變，激烈的改變——而且可能是性命攸關的。

他只有時間想到這裏，便已被他母親摟住，聞著她的紫羅蘭香粉味，聽她低語道：『感謝上帝，强尼，感謝上帝，感謝上帝你醒了。』

他也盡力回抱她——他的臂膀仍無抓緊的力量，所以很快就落下了——就在這幾秒鐘內，他已知道她的情況，她的想法，以及將要發生在她身上的事。然後那種感覺倏忽消失了，就像黑色走廊的夢境般淡逝。但是當她鬆開手注視他時，她眼中的狂喜已被一種顧慮所取代。

他不由自主地說：『讓他們開藥給你吃吧，媽，那樣才行。』

她瞪大眼睛，潤了潤嘴唇——這時赫柏已站到她身旁，淚水盈眶。他瘦了些——沒有薇拉胖得多，却顯而易見地清瘦頎長。他的頭髮稀疏了不少，臉龐却依舊平凡可親。他從後褲袋裏抽出了一條大手帕，擦擦眼睛，隨即把手伸上前。

『嗨，兒子。』他說：『很高興你回來了。』

强尼勉力握住父親的手；白皙而無力的手指被他父親的大手所吞沒。强尼看看他們兩人——他母親穿著粉紅色褲裝，身材臃腫，他父親穿了一件難看的方格花紋上衣，看起來像是堪薩斯的吸塵器推銷員所穿的——熱淚不覺奪眶而出。

『眞對不起。』他說：『眞對不起，實在是……』

『哭吧。』薇拉說著，在病牀上坐了下來。她的臉色變得沉著清醒，少了幾分瘋狂，多了幾分母親的愛。『你好好哭一場吧，有時這樣才是最好的。』

强尼果眞痛哭了一場。

7

赫柏告訴他婕媚姑姑已經死了，薇拉告訴他波拿社區禮堂的錢已開始籌措，一個月前，地上的寒霜一融解，禮堂便立刻動工了。赫柏添道，他參加投標却沒有投中，他猜想絕不偷工減料的建築貴得他們付不起。薇拉說：『哦，你少酸葡萄了。』

在短暫的沉默之後，薇拉又說：『我希望你明白你的復甦是一個上帝的奇蹟，强尼。大夫都不抱希望了。在馬太福音第九章中，我們讀到……』

『薇拉。』赫柏警告地喚了一聲。

『這當然是個奇蹟，媽。我知道。』

『你……你知道。』

『是呀。而且我想聽聽你的想法……和你談談這件事的涵義……一等我能再下床走動後。』

她張口結舌地瞪著他，强尼的目光却越過她，望向他父親，父子兩人的視線膠著了一會兒。赫柏如釋重負，微微點了一下頭。

『這是個大轉變！』薇拉大聲嚷道：『我的兒子有了一個大轉變！哦！讚美上帝！』

『薇拉，輕聲點。』赫柏說：『在醫院裏，讚美上帝最好別太大聲。』

『我相信每個人都會認爲這是一個奇蹟的，媽，我們以後一定要好好談談，一等我出了院後。』

『你要回家去。』薇拉說：『回到你成長的房子，我要小心照顧你，使你恢復健康，我們還要爲彼此的了解而祈禱。』

他對她微笑，但是要保持笑容却很費力。『那當然啦。媽，請您到護士休息室去，問問梅莉我是不是可以喝點果汁好嗎？或者她有薑汁麥酒？我想我大概還不習慣談話，我的喉嚨……』

『我這就去。』她親吻她的面頰，站起身。『哦，你好瘦！不過等你回家後我會把你餵胖的。』

她走出病房前，得意洋洋地瞥了赫柏一眼。他們聽見她的鞋聲在走廊上漸行漸遠。

强尼平靜地問：『她那樣已經有多久了?』

赫柏搖搖頭。『自從你出了車禍不久之後。但事實上早就開始了，你也知道。』

『她是不是……』

『我不知道。南方有些弄蛇的人，我會說他們瘋了。她還不會那麼做。你好嗎，强尼?眞的?』

『我也不知道。』强尼說：『爹，莎拉呢?』

赫柏傾身向前，將雙手併在膝蓋之間。『我很不想告訴你這件事，强尼，但是……』

『她結婚了?她嫁人了?』

赫柏悶聲不答，只是避開强尼的視線，點了點頭。

『哦，天啊。』强尼的聲音很空洞。『我就怕那樣。』

『她是在三年前嫁給渥特・海勒的，現在他是律師了，他們剛有了第一個小孩，男的。强尼……沒有人料想得到你會再醒過來；當然，除了你母親之外。我們都沒有任何理由相信你會甦醒。』他的聲音顫抖，因內疚而沙啞。『醫生說……呃，別管他們說過些什麼了，就連我都已將你放棄了；我很不願承認，但那是眞的。我只能請求你諒解我……和莎拉。』

他想要說他諒解，結果只發出一聲難聽的喉音。他覺得難受、衰老，被一種損失感所淹沒。逝去的時間突然像是一堆磚塊壓到他身上——非常眞實的，不只是模糊的概念而已。

『强尼，別難過，還有很多別的事情；好事。』

他勉强說道：『只是……總得慢慢才能習慣的。』

『是的，我明白。』

『你見過她嗎?』

『我們偶爾通通信。我們是在你出事後才認識的。她是個好女孩，現在還在克立夫高中教書，不過據我所知她今年六月就要辭職了。她很幸福，强尼。』

『很好。』他疲憊地說：『很高興總還有人幸福快樂。』

『孩子……』

『你們可不是在談什麼秘密吧。』薇拉・史密輕快地說著，走回了病房裏，一隻手上拿了一個加了冰塊的水瓶。『他們說你還不能喝果汁，强尼，所以我拿了薑汁麥酒來給你喝。』

『好極了，媽。』

她看看赫柏，然後望向强尼，然後又看看赫柏。『你們在談什麼秘密嗎?怎麼都愁眉苦臉的?』

『我跟强尼說，他要是想離開這裏，恐怕得受點苦。』赫柏說：『經過種種治療。』

『你幹嘛現在就談那個呢?』薇拉把麥酒倒進强尼的玻璃杯裏。『以後一切都會好轉了，你等著瞧吧。』

她將一根彎曲吸管插進杯子裏，再把那杯麥酒遞給强尼。

『現在你把這些都喝了吧。』她露出慈愛的笑容。『對你有益無害的。』

强尼三、兩口就把那杯麥酒喝完了，滿嘴的苦澀味兒。

第七章

1

『閉上眼睛。』韋季大夫說。

他是個矮小圓胖的人，髮型怪異，蓄了很長的鬢角。强尼就是不習慣他的頭髮。在一九七〇年，要是有人留了這樣的髮型進入東緬因的任何一家酒吧裏，想要出來恐怕困難得很，必須衝出圍觀的人羣；而一個像韋季這把年紀的人留這髮型，必然會被視爲不三不四的老混混。這種髮型眞是够荒謬的。

他閉上眼睛。他的頭上覆滿了電力接觸點，由相連的電線通入固定於牆上的腦動電流描記器。白朗大夫和一名護士站在描記器旁邊，望着機器持續吐出的圖形紙。强尼眞希望那個護士是梅莉・麥

秋。他有點害怕。

韋季大夫觸摸他的眼瞼，强尼驚跳了一下。

『好……別動，强尼，這是最後兩個了。馬上……就好。』

『好了，大夫。』護士說。

一陣低鳴聲。

『好，强尼。你覺得舒服嗎?』

『覺得我的眼瞼上好像有兩個小銅板。』

『是嗎?你很快就會習慣的。現在我來向你解釋一下這個程序。我要讓你想像一些東西，總共有二十樣，每一樣你都想上大約十秒鐘，聽懂了嗎?』

『懂了。』

『很好，那我們就開始吧。白朗大夫?』

『都準備好了。』

『好極了。强尼，我要你想像一張桌子，桌上有顆柳橙。』

强尼想了。他想見一張小橋牌桌，桌腿是可以摺起來的，桌上放了一顆很大的柳橙，橙皮上還印了『香吉士』三個字。

『很好。』韋季說。

『那機器看得見我想像的柳橙嗎?』

『呃……可以，以一種象徵的方式。機器追踪你的腦波，我們便藉此尋找阻塞，强尼，也就是損害的部位。持續頭蓋骨內壓力的可能指示。現在我要請你暫停發問了。』

『好。』

『這次我要你想像一部電視機。它是開着的，但沒有收到畫面。』

强尼看見那部電視機就在他的公寓裏——他以前的公寓裏。螢光幕呈現明亮的灰色，有雪花。爲了接收更清楚，室內天線頂端還裹了一層錫箔。

『好。』

這一系列的試驗就這樣進行下去。到了第十一項時，韋季說：『現在我要你想像一張野餐桌，放在一片綠色草坪的左邊。』

强尼想像了，心中却只出現了一張野餐椅。他蹙起眉頭。

『有什麼不對嗎?』韋季問。

『沒有，沒有什麼。』强尼答道。他更用心地想；野餐，木炭火爐……聯想，該死，聯想。你這輩子怕不只看過上千張野餐桌了，想像其中一張又有什麼困難；快聯想出來吧。塑膠湯匙和叉子，紙盤子，他父親戴了頂厨師帽，一手拿了根長叉子，腰間繫了條上面印有花體字格言的圍裙——『厨子需要喝杯酒』。他父親要弄三明治，然後他們都會圍坐在——

啊，出來了!

强尼露出微笑，但那笑容立刻又消逝了。這回他心裏的影像是一張吊床。『狗屎!』

『想不出野餐桌嗎?』

『實在奇怪透了，我好像……想不起來。我是說，我明知道野餐桌是什麼，却沒辦法在心裏看見它。這是不是很奇怪?』

『沒關係。試試這個吧：一個地球儀，放在一輛載貨車的車篷上。』

這一項倒很容易。

到了第十九項，一艘划艇躺在一個街頭的招牌下，(强尼奇怪這些怪主意會是誰想出來的?)這種情形又發生了。眞令人沮喪。他想到的是一個海灘球躺在一塊墓碑旁。他更用心想，心裏浮現的却是一座公路上的高架橋。韋季安慰他，一會兒之後他頭上和眼瞼上的電線便被取下了。

『我爲什麼想像不出那些東西呢?』强尼的目光由韋季移向白朗，問道：『有什麼毛病?』

『很難確切地說。』白朗說：『也許是某一點的健忘症，也可能是那樁意外摧毀了你的一小部份

腦子——只是很小很小的一部份。我們不確知毛病何在，但是顯而易見的，你失去了一些記憶，我們只是正好碰上了兩個，以後你說不定會發現不只這一點而已。』

韋季突然問：『你小的時候頭部會撞傷過，對吧？』

强尼懷疑地望著他。

『我們找到一個舊疤痕。』韋季說：『强尼，根據許多統計資料的研究，推出一項理論……』

白朗一本正經地說：『並未得到完全結果的研究。』

『話是不錯，但是這項理論是，在長期昏睡後清醒過來的人，他們的腦部以前多半都曾受傷過……可以說，腦子在受了第一次傷後，曾做了一些適應的改造，因此才能在二度受傷後倖存。』

白朗說：『這項理論並未經過證實。』他似乎對韋季提出這點感到不以爲然。

『傷疤確實存在。』韋季說：『你記不得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嗎，强尼？我想你一定是忘了。你有沒有從樓梯摔下來過？或者，騎單車出過事？照那傷疤看來，那是在你很小的時候留下的。』

强尼用心想了一會兒，搖搖頭。『你問過我爸媽沒？』

『他們都不記得有什麼頭部受傷的意外……你眞的想不起來嗎？』

有一剎那，他確實想到了什麼東西——一縷煙，烏黑油膩，有橡皮味。冰冷。但這個記憶一閃卽逝。强尼又搖搖頭。

韋季嘆了口氣，聳聳肩。『你一定累了。』

『是的，有點累。』

白朗坐在檢查枱邊緣。『現在十一點十五分，今早你夠賣力了。現在，你要是有問題的話，韋季大夫和我願意爲你解答，然後你回病房去睡個午覺，好吧？』

『好。』强尼說：『你們要我想像的影像……』

『貓眼掃描。』韋季點點頭。『電腦化的軸性斷層攝影術。』他取出一盒芝蘭口香糖，倒出三小顆，塞進嘴裏。『貓眼掃描其實就是一種腦部X光，强尼。電腦會顯示出影像，然後……』

『它對你們透露了什麼？我還能活多久？』

『「什麼我還能活多久」呀？』白朗問：『這聽起來像是一部老電影裏的戲詞。』

『我聽說在長久昏迷後甦醒過來的人都活不久。』强尼說：『他們會再昏死過去，那就像一顆電燈泡在永遠熄滅之前會變得特別亮一樣。』

韋季失聲大笑，笑聲大得驚人，他竟然沒有被口香糖嗆住還眞是奇蹟。『哦，眞戲劇化。』他伸手按着强尼的胸。『你以爲傑明和我在這方面還一知半解嗎？不，我們是神經科學家，也就是你們美國人所謂的「高價人才」，那是表示，對於人腦功能我們或許還不算精通，但絕非不學無術。所以我可以告訴你，不錯，是有人會再昏死過去，但是你不會。我想我們可以這麼說吧，傑明？』

『是的。』白朗接腔道：『我們還沒找到任何顯著的損害。强尼，德州有個人曾昏睡了九年之久，現在他是一家銀行的貸款部主任，而且接任這職位已有六年了；在升爲主任之前，他還幹了兩年出納。亞利桑那州有個女人昏迷了十二年，她是在分娩陣痛時注射痲醉藥出了問題的，現在她坐在輪椅上，却是個好端端活生生的人。一九六九年她恢復知覺後，見到了她在十二年前生出的孩子；那孩子已經唸七年級了，而且是個模範生。』

『我會坐在輪椅上嗎？』强尼問：『我沒辦法把腿伸直。我的胳臂還好一點，但是我的腿……』

他的聲音縮小消失了。

『因爲靱帶縮短了。』韋季說：『所以昏睡狀態的病人才會陷入我們所說的「死亡前姿勢」。但是對於在昏睡中發生的生理退化，我們已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因此也更能加以扼止。卽使在你昏睡時，醫院的生理治療師也都按時固定地幫助你運動。不同的病人在昏睡時的反應也不一樣；你的退化非常緩慢，强尼，正如你說的，你的手臂顯然還有反應，能夠移動。但是退化還是免不了的，你的治療要花上一段不短的時間，而且……我該騙你嗎？不，我想沒有必要。這段治療不但費時，而且會很痛苦，痛得你流眼淚，甚至可能會痛恨你的治療師，愛上你的病床。另外還會有手術——假如你非常幸運，就只需動一次手術，但也許得多達四次——好加長那些靱帶。這些手術還是新的，說不定會完

全成功，或部份成功，也說不定會完全失敗。然而，我相信你會再走路的。滑雪或跳高大概是沒指望了，但是你也許會再跑步、游泳。』

强尼說：『謝謝你。』 對這個口音和髮型都很怪的男人， 他突然產生了一種情感。他想回報韋季——隨著這種感覺，他有股觸摸他的衝動，幾乎可以說是需要。

他驀地伸出雙手，握住了韋季的手。這個醫生的手大而溫暖，紋路深陷。

『怎麼？』韋季和藹地問：『什麼事？』

事情在刹那間產生了變化 。他說不出是如何變化的 ， 只是韋季的影像突然間變得很清楚，好像……浮了出來，浴在清晰、明亮的光線中。韋季臉上的每一個坑，每一個洞，每一條紋路，都非常醒目，而每一條紋路都訴說著一個故事。他開始了解了。

『我要你的皮夾子。』强尼說。

『我的……？』韋季和白朗交換了驚愕的一眼。

『在你的皮夾子裏有一張你母親的照片。』强尼說：『我必須有那張照片。』

『你怎麼知道的？』

『請你給我吧！』

韋季盯著强尼的臉看了好一會兒，然後從他的罩衫下掏出了一個裝得滿滿的舊皮夾。

『你怎麼知道我帶了一張我母親的照片呢？她死了，當納粹佔領華沙時，她……』

强尼搶下韋季手中的皮夾子，兩個醫生都一臉愕然。强尼打開皮夾子，不去翻塑膠相片套，却直接把手伸到後側那一格，手指很快地摸過舊名片、收據單、一張取消的支票、一張舊車票，取出了一小張套了塑膠膜的照片。照片上是個年輕的女人，相貌平凡，頭髮梳向後，攏在一條頭巾裏。她的笑容年輕而耀眼，她握著一個小男孩的手，身旁還有一個穿著波蘭軍服的男人。

强尼併起雙掌，將那張照片合在掌中，又閉上了眼睛。有一忽兒，眼前只是一片黑暗，不多久從黑暗中迸出了一輛篷車……不對，不是篷車，是一輛靈車，一輛馬拉的靈車。街燈因罩著布袋而黯淡無光。那當然是一輛靈車了，因爲他們……

（成千上萬的人死去；裝甲車，十九世紀的騎兵隊，敵不過坦克和機槍。爆炸、尖叫、垂死的人。有一匹馬肚破腸流，眼珠子瘋狂地亂撞，身後是一挺翻倒在地的白色大砲，但他們依舊奮不顧身地向前衝。韋季來了，站在馬鐙上，高擧著長劍，在一九三九年晚夏的疾雨中奔馳，他的部下跟在他後面，踐踏過地上的泥濘，納粹虎型坦克的塔砲追踪他，瞄準他，開砲，他被轟成兩截，長劍自手中飛出；沿路再向前去就是華沙了，納粹豺狼在歐洲横行。）

『眞是的，我們必須制止這個。』白朗的聲音遙遠而憂慮。『你是太過激動了，强尼。』

那些聲音來自很遠的時光隧道裏。

『他讓自己沉於一種恍惚之境。』韋季說。

這裏眞熱，他在冒汗。他在冒汗，因爲……

（整個城市都在戰火中，許多人匆忙奔逃，一輛卡車轟隆隆地駛過一條碎石街道，後面載了一車戴了黑鋼盔的德軍。那個少婦臉上沒有笑容了，她在奔逃，沒有不逃竄的理由。 孩子被送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了。 現在那輛卡車開向路邊，擋泥板撞向她的臀部，使她被撞飛起來，穿過一扇橱窗，落入一家鐘錶店內，這時所有的鐘都響了，因為報時的時間到了。）

『六點。』强尼的聲音濁重，兩眼竭力向上翻，露出了眼白。『一九三九年九月二日，所有的布穀鳥都響了。』

『哦，老天，他在說什麼呀？』韋季低呼。護士早已退到牆邊，一張粉臉嚇得發白了。現在每個人都很害怕，因爲空中迴盪著死亡的氣息，在這地方，死亡的氣息一直迴盪在空中，這是：

（醫院，有乙醚的味道，他們在死亡之地號叫，波蘭死了，波蘭淪陷了。被撞得血

肉模糊的臂部，隔壁病床的男人不住地叫著要水喝，叫著，叫著。她只記得『那孩子是安全的』。什麼孩子？ 她不知道。什麼孩子？她叫什麼名字？ 她真的不記得了，只記得……）

『那孩子是安全的。』强尼低聲說：『啊，啊。』

『我們必須制止他。』白朗重複了一句。

『你以爲我們該怎麼辦？』韋季的聲音猶豫而煩躁。『已經進行到這地步了……』

聲音消退了，覆在煙雲下的聲音。每樣事物都被煙雲籠罩了。歐洲在戰爭的烽煙中，每樣東西都被戰雲遮蓋了，只除了山峯，那是……

（瑞士的山峯。瑞士，她的名字是喬娜・卜倫，她丈夫是個造橋的工程師，或者該說是建築師，在瑞士營造，那裏有羊奶，羊乳酪，一個小嬰孩，嘔，陣痛！痛得要命，她需要麻藥、嗎啡， 這個喬娜・卜倫，因為被撞爛的臂部， 它本來已經過治療，睡去了，但現在它醒了，開始尖叫，同時她的骨盤擴張，好讓嬰孩出世。一個孩子，兩個，三個，四個。他們並不是一次生下來的——而是許多年來的收穫，他們……）

『我的孩子。』强尼發出的聲音是一個女人的，完全不是他原來的聲音。然後他又嘰哩咕嚕地唱起了一首歌。

『這是什麼……』白朗開口道。

『波蘭語，那是波蘭語！』韋季喊著。他的眼睛鼓出，臉色蒼白。『那是波蘭的搖籃曲，我的上帝，我的基督，這是怎麼回事？』

他傾身向前，彷彿要和强尼一起越過時光，彷彿要跳過這些年，彷彿……

（橋，一座橋，在土耳其。 然後又一座橋， 在溽著的遠東，是寮國嗎？ 看不出來，我們在這裏失去了一個人，韓斯。然後是維吉尼亞州的一座橋，在雷帕漢那河上的

橋，接着又一座橋在加州。我們要申請公民權，我們到郵局後面的一個小房間裏上課，這裏好熱，不時彌漫著膠水味。那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當我們聽說甘廼廸總統在達拉斯遇刺，我們都哭了， 當那個小男孩對他父親的棺柩行禮時， 她心想『那孩子是安全的』，這引發了一些記憶，燃燒和傷痛，什麼孩子？她夢見那孩子，因而頭痛不已。後來那男人死了，哈默・卜倫死了，她和孩子們住在加州的卡邁爾。在一棟房子，位於，位於，看不見街道牌，那是在死亡區域中，就像划艇，像草地上的野餐桌；在死亡區域中。像華沙。孩子們離開了，她去參加他們每個人的畢業典禮，她的臂部好痛。有一個死在越南，其他的都很好。 有一個在造橋。她的名字叫喬娜・卜倫， 現在在夜半獨處時，她偶爾會想到『那孩子是安全的』。）

强尼抬頭注視他們。他的頭有種奇怪的感覺。環繞在桑恩・韋季大夫四周的特殊光亮已消失了。他又是他自己了，但是虛弱而噁心。他低頭看看手裏的照片，然後將照片遞還。

『强尼？』白朗問：『你還好吧？』

『很累。』他低喃了一句。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他望向韋季，說：『你母親還活著。』

『不，强尼，她許多年前就死了，死在戰亂中。』

『一輛德軍卡車撞得她破過櫥窗，落入一家鐘錶店裏。』强尼說：『她在醫院中醒來時已失去了記憶，身上又沒有任何證件，便取了一個名字叫喬娜……什麼的，我記不清楚了。但是戰後她到瑞士去，嫁給了一位瑞士……大概是工程師吧。他的專長是造橋，姓名是哈默・卜倫，因此她婚後的名字是喬娜・卜倫。』

護士的眼睛愈瞪愈大。白朗大夫緊繃着臉，若不是爲了認定强尼在瞎編故事，便是由於他不喜歡看到他的試驗計劃被擾亂。但是韋季大夫的臉色却沉着而深思。

『她和哈默・卜倫生育了四個孩子。』强尼以同樣鎮定、疲累的聲音說：『他的工作使他被派到世界各地去，先後在土耳其及遠東地區的寮國或高棉待過一陣子，然後他來到這裏。先到維吉尼亞州，接下來的幾個地方我沒想出來，最後到了加州。他和喬娜變成了美國公民。後來哈默・卜倫死了，他們的一個孩子也死了，其他的都很安好。但是她有時候會夢見你，在夢裏不住地想著：「那孩子是安全的」，只是她已不記得你的名字了。』

韋季沈思道：『加州？』

『桑恩，』白朗大夫打岔道：『眞是的，你不能鼓勵這個。』

『加州的哪裏，强尼？』

『卡邁爾，海邊。但是我看不到街名。它在那兒，我却看不見。它在死亡區域裏，就像野餐桌和划艇。不過她是在加州的卡邁爾，喬娜・卜倫，她並不很老。』

『是的，她當然不老。』桑恩・韋季的語氣依然深思、遙遠。『德軍入侵波蘭時她才不過二十四歲。』

白朗嘶聲說：『韋季大夫，我必須堅持了。』

韋季大夫彷彿大夢初醒，環顧一下四周，似乎到這時才注意到他的同事站在一旁。『當然，』他說：『你當然得堅持，强尼的問答階段也結束了……雖然我相信他告訴我們的多於我們告訴他的。』

白朗簡短的說：『那是胡言亂語。』强尼心想：他很害怕，又驚又怕。

韋季對白朗笑笑，然後望向護士。她驚恐地瞪著强尼，似乎他是一隻關在破籠子裏的老虎。『不要對任何人提及這件事，護士。不管是對你的上司、你的母親、兄弟、情人，或是你的神父，都不能提起，明白了嗎？』

『是，大夫。』護士說。但是她會說的，强尼想着，回頭注視韋季。他也知道。

2

他睡了一下午。四點左右，他坐在輪椅上被推過走廊，搭電梯下樓到神經科去做更多的試驗。還强尼哭了。對於成年人理應控制得了的機能，他似乎沒有什麼控制力。上樓途中，他尿濕了褲子，還得勞煩護士爲他換衣服。沮喪的浪潮第一次襲向他，使他意志消沉，希望他自己死了。自憐伴隨着氣餒而來，他不住地想著這一切太不公平了；他沉睡了四年，現在他無法走動，他的女朋友嫁給了別人，他母親又成爲一個宗教狂。眺望未來，他看不出有什麼值得他再活下去的。

回到病房後，護士問他是否想要什麼東西。如果當班的是梅莉，强尼會向她要一杯冰水，可是她三點時就交班了。

『不要。』他說罷，轉身面對牆壁，不一會兒便睡着了。

第八章

1

那晚他的父母親到病房裏待了一個鐘頭，薇拉還帶來了一堆宗教小册子。

『我們要在鎭上住到週末。』赫柏說：『到時候，如果你情況還不錯，我們就先回波拿去，但是我們每週末都會來看你。』

薇拉大聲說：『我要陪伴我的兒子。』

强尼說：『您最好不要，媽。』他的心情已好了些，但他記得那種低落絕望的感覺。如果在他處於那種低潮狀態時，他母親對他大談上帝的計劃，他可沒把握是不是能忍住歇斯底里的大笑。

『你需要我，强尼，你需要我來解釋……』

『我得先康復才行。』强尼說：『等我能走了以後，您再向我解釋，好嗎？』

她不吭聲，臉上有種近乎滑稽的固執表情——只不過這並不是什麼滑稽的事。這是命運的捉弄。早五分鐘或晚五分鐘上路，一切就都不一樣了。現在看看我們，全都是受害的可憐

蟲，而她却相信這是上帝的計劃。要不就是她真的瘋了。

爲了打破難堪的沉默，强尼又說：『呃，尼克森有沒有再出馬競選呢？和他對抗的是誰？』

『他是再獲提名了，』赫柏說：『對手是麥高文。』

『誰？』

『麥高文。喬治・麥高文，南達科他州的參議員。』

『不是穆斯基嗎？』

『不是。但是尼克森現在也不是總統了。他辭職了。』

『什麼？』

『他是個騙子。』薇拉說：『他變得驕傲自大，所以上帝懲罰他。』

『尼克森辭職？』强尼大吃一驚。『他？』

『他不主動辭職就會被革職。』赫柏說：『他們已準備好要彈劾他了。』

强尼這才意識到美國政治在這幾年來有過巨大而基本的變動——這可以說是越戰的必然結果——他却錯過了。他第一次覺得自己像是『李伯大夢』裏的李伯。有多少事情已經過改變？他不敢問，緊接著是一個令他心顫的想法。

『安格紐……安格紐是總統？』

『福特。』薇拉說：『一個誠實的好人。』

『亨利・福特是美國總統？』

『不是亨利。』她說：『是傑若。』

他瞪視著他的父母親，半信半疑，幾乎以爲這只是一場夢或一個荒謬的笑話。

薇拉又說：『安格紐也辭職了。』她的唇抿得又薄又白。『他是個賊，公開在辦公室接受賄賂。大家都這麼說的。』

『他不是因爲受賄而辭職的。』赫柏說：『他是因爲馬里蘭州的混亂而辭職的。後來尼克森提名傑若・福特爲副總統，去年八月尼克森辭職，福特就接任總統了。他提名尼爾遜・洛克斐勒爲副總統，目前的情況就是這樣。』

『一個離了婚的男人。』薇拉嗤之以鼻地說：『上帝不會允准他變成總統的。』

『尼克森做錯了什麼事？』强尼問。『耶穌基督，我……』他注意到他母親立刻皺起眉頭，便改口道：『我是說，老天爺，如果事情嚴重到他們想彈劾他……』

『你用不著爲了一羣爛政客濫用救世主之名。』薇拉說：『那是由於水門事件。』

『水門？那是不是一項越南的行動？』

『是華府的水門飯店。』赫柏說：『有些古巴人闖進民主委員會在那裏的辦公室，結果被逮了。尼克森知道這回事，却想將事情遮掩起來。』

强尼好不容易擠出一句：『你是在開玩笑嗎？』

『是那些錄音帶。』薇拉說：『和那個約翰・狄恩。依我看來，他不過是一隻棄沉船而逃的老鼠，一個下流的告密者。』

『爹，你能向我解釋一下嗎？』

『我會試試看。』赫柏說：『但是我想到現在這件事也還未完全水落石出。我會帶些書來給你看；專門討論這件事的書怕不有幾百本，在事情有個定論之前，恐怕還有幾百本論述會再繼續問世。在選擧之前，一九七二年的夏天……』

2

十點半，他父母親已離開了。病房裏只留了一盞小燈。强尼睡不著，一大堆新消息在他腦子裏亂七八糟地纏成一團，令他恐慌。在這麼短的幾年間，整個世界經歷了種種劇變，是他怎麼也想像不到的。他覺得一切都恍如隔世，令他無所適從。

石油價格上漲了將近一倍；在他出車禍之時，一加侖汽油只要三毛，或三毛兩分錢，現在一加侖

汽油五角四分，有時候想要加油還得大排長龍。全國都制定了時速五十五英里的法律速限，卡車司機幾乎為此而暴動。

但那根本不算什麼。越南完蛋了，終於淪入共產黨手中。赫柏說那是在強尼剛開始有可能復甦的跡象時發生的事。經過多年奮戰，流了那麼多鮮血，越南却在幾天之內失守。

美國總統已去過中國大陸；不是福特，而是尼克森辭職前去的。不是別人，而是那個振臂高呼的老獵人尼克森。這件事若非由他父親口中說出，換了另一個人告訴他，強尼是說什麼也不會相信的。

這些變化實在太大，也太嚇人了。他不想再知道更多的事了，以免發瘋。白朗大夫的那枝筆，那枝天才筆——還有多少像那樣的事呢？有多少小事情，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你失去了一部份生命，以統計的平均年齡算來，差不多是百分之六。你已經落後了。

『強尼？』這聲音很輕。『你睡著了嗎，強尼？』

他翻過身。病房門口有個模糊的身影，一個個子矮小，肩膀圓胖的男人。是韋季大夫。

『沒有，我還醒著。』

『我就這麼希望。我能進來嗎？』

『請進。』

韋季今晚顯得年老了些。他在強尼床畔坐下。

『剛才我打了一個電話給加州卡邁爾的查號臺。』他說：『我要求找一位喬娜・卜倫太太。你想會不會有這麼一個號碼呢？』

強尼說：『除非電話號碼沒有登記，或者她根本就沒電話。』

『她有電話。查號臺把號碼給我了。』

『啊。』強尼很感興趣，因為他喜歡韋季，但僅此而已。他並不覺得他對喬娜・卜倫的所知必須經過證實，因為他知道那是確實的——就像他自知慣用右手一樣確然。

『我坐了很久，想著這件事。』韋季說：『我跟你說我母親已經死了，事實上那只是推測。我父

親為防衛華沙而戰死，我母親則是再也沒有出現過，所以推測她是在戰亂中被德軍砲轟而死……是很合理的……你明白。她就此失去了踪影，因此這樣的假設也無可厚非。健忘症……身為一個神經科醫生，我可以告訴你，永久而完全的健忘症是很罕見的，也許比眞正的精神分裂症還要少，在我所見過的記載中，還沒有一個病例超過三十五年的。』

『她很久以前就已恢復記憶了。』強尼說：『我想她只是拒絕去回想。當她恢復記憶時，她已再婚，並且是兩個孩子……也許是三個孩子的母親了；回憶變成了罪疚的過程，也許。但是她夢到你。「那孩子是安全的」。你打電話給她了嗎？』

『是的。』韋季說：『我立刻就打了。你知道現在長途電話已可以直撥了嗎？非常方便，先撥一，再撥區域號碼，再撥對方的電話號碼，總共十一個數字，就可以和國內的任何地方通話。這是一項驚人的事，也有些令人害怕。接電話的是個男孩——一個年輕人。我問他卜倫太太在不在家。我聽見他喊：「媽，你的電話。」然後把話筒哐啷放到桌上或茶几上什麼的。我站在緬因州的班哥，離大西洋不過四十哩，聽著一個住在太平洋沿岸的年輕人把電話放到桌上，我的心跳劇烈，快得令我有些恐慌。等待的時間像是有一世紀之久，然後她拿起電話，說了聲：「喂？」』

『你說了什麼話呢？』

『我什麼也沒說。』韋季苦笑了一下。『我掛斷電話，只想喝杯烈酒，但到底沒有喝。』

『你聽出了她的聲音了？』

『強尼，這問題多傻氣！一九三九年時我才九歲，那以後我就沒再聽過我母親的聲音了。我記憶中的她只說波蘭語，現在我只說英語……很慚愧，我把祖國的語言忘得差不多了。不管怎麼說，我怎麼可能聽出她的聲音呢？』

『是的，但是你聽出了？』

韋季舉手揉搓著額頭。『是的。』他說：『是她沒錯，是我母親。』

『但是你沒辦法和她說話？』

『我有什麼權利？』韋季的口氣有些憤憤不平。『她有她自己的生活，不是嗎？正如你所說的，那孩子是安全的，我有什麼權利去擾亂一個女人多年來的安寧？我該乘此機會破壞她內心的平衡嗎？你所說的那些愧疚的感覺……我該將它們解除嗎？或者冒險使那些感覺加劇？』

强尼說：『我不知道。』這些問題麻煩得很，他無從得知答案——但是他覺得韋季是想以提出問題的方式進一步討論他所做的。提出他無法回答的問題。

『那男孩安全無恙，那個婦人也安全地住在卡邁爾，他們分別住在這個國家的東西兩岸，我們就聽任這個情況繼續吧。但是你怎麼辦呢，强尼？我們該拿你怎麼辦？』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來爲你說清楚吧，吭？白朗大夫很生氣。他生我的氣，生你的氣，也生他自己的氣，我想爲了他竟有些相信他一輩子都斥爲無稽之談的事。在一旁目睹了一切的那個護士絕不會保持緘默的，她今晚躺在牀上時就會告訴她的丈夫，也許事情就此打住，但她的丈夫說不定會告訴他的上司，很可能在明晚以前新聞界便已聽到了這個風聲。「昏睡病人復甦之後有了千里眼」。』

『千里眼。』强尼說：『那叫做千里眼嗎？』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麼，通靈？先知？現成的名詞根本不適用，不足以形容。你跟一位護士說過，她兒子的眼睛手術將會成功……』

『梅莉。』强尼低喃了一句，微微一笑。他很喜歡梅莉。

『……這件事已傳遍了全院。你看見了未來嗎？那就是所謂的預知能力吧？我不知道。你將我母親的照片併在兩掌間，就能夠告訴我如今她在何處。你是不是知道失落的人和東西可以在哪裏找到呢？這就是千里眼吧？我不知道。你能洞悉別人的思想？影響有形世界的物體？憑藉雙手的觸摸治癒疾病？這些都是與心靈研究有關的，有些人稱之爲「通靈者」。白朗大夫對這一切一向嗤之以鼻。』

『你却不然？』

『我想到艾佳·柯西和彼特·何寇。我試著把何寇的事說給白朗大夫聽，他却大加嘲笑。他不想

談，也不想知道。』

强尼沉默不語。

『所以……我們該拿你怎麼辦呢？』

『非得採行什麼步驟嗎？』

『我想是的。』韋季說著，站起身。『我讓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當你在想的時候，不妨想想這一點：有些事情眼不見爲淨，有些東西失去了比找到要好。』

他向强尼道過晚安後，便悄然離開了。强尼覺得非常疲累，但是又過了許久之後，他才漸漸有了睡意。

第九章

1

强尼的第一次手術日期已排定在五月二十八日，韋季和白朗兩個人都盡心而詳細地對他解釋過步驟。他先接受局部痲醉——兩位醫生都不認爲必須冒全身痲醉的危險。第一次開刀的地方是他的膝蓋和足踝。在他長期的昏睡中縮短了的韌帶，將以塑膠纖維複製韌帶加長。在心臟瓣膜迂迴手術中，也必須用到這種塑膠。白朗告訴他，問題並不在於他的身體是否接受人造韌帶，而是在他的雙腿是否有適應改變的能力。假如膝蓋和足踝的復元情況良好，他還得再接受三次手術：一次是大腿的長韌帶，一次是手肘的韌帶，最後他頸部的韌帶可能也得加長；因爲這四年半來他的脖子幾乎沒有扭轉過。爲他開刀的醫生是技術卓越的雷蒙·魯波大夫，他將由舊金山搭機飛來。

强尼問：『如果這位魯波大夫是個超級巨星，他怎麼肯到這裏來爲我開刀呢？』『超級巨星』是他從梅莉那裏學來的新名詞；她是在談到一個頭髮微禿，戴着眼鏡，名叫艾爾頓·强的歌星時，用到這幾個字眼兒的。

『你要明白你自己也有超級巨星的特質。』白朗答道：『在美國，昏睡多年後又甦醒過來的人寥寥無幾，而在這些少數人當中，你的腦部損傷又是最輕微的。』

桑恩・韋季比較坦率。『你是個實驗品，懂吧？』

『什麼？』

『是的。現在，請你看著燈光。』韋季將一盞燈照向强尼的左眼瞳孔。『你知不知道，我用這東西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視神經？是的，眼睛不只是靈魂之窗而已，也是腦部最重要的維持點之一。』

『實驗品。』强尼悶悶地說了一句，瞪着那一點光亮。

『是的。』燈被關掉了。『別爲你自己難過，有許多將施用在你身上的技術——有些已用過了——在越戰時便已臻於熟練。在越南的醫院裏並不缺乏實驗品，對吧？像魯波這樣的人之所以對你感興趣，是因爲你是獨一無二的。這個人睡了四年半，我們能不能使他再度行走呢？一個有趣的難題。他已看見了他將在「新英格蘭醫學月刋」上所發表的專題論文，就像一個小孩渴望耶誕樹下的新玩具一樣。他並沒有看到你，痛苦的强尼・史密，必須使用便盆，搖鈴叫護士來爲你抓癢的强尼・史密。那很好，那樣他的手不會抖。笑笑，强尼。這個魯波看起來像個銀行職員，但他大概是全北美洲最好的外科醫生。』

可是强尼笑不出來。

他盡職地看過他母親留給他的教諭小册，結果更覺得萬分沮喪，深怕她眞的瘋了。其中有一本是一個叫做薩命・柯本的男人所寫的，竟然冥想血腥的啓示錄和地獄的火坑，無異於異教徒的理論。另一本以色情及可怖的字眼描述假基督的來臨。其他的都是瘋狂的言論：基督住在南極的地底下，上帝駕駛飛碟，紐約是索多瑪，洛杉磯是峨嵋邪。裏面有驅邪祓魔的儀式，並且討論巫術及所有可見及未見的形式。他難以將這些小册子和他在昏睡前所知的那個虔誠却平實的婦人聯想在一起。

在他爲韋季找到母親那件事的三天之後，班哥日報來了一個瘦削的黑髮記者，名叫德偉・布萊，問强尼是否能够接受一次簡短的訪問。

『你問過醫生了嗎？』强尼問他。

粲然一笑。『說眞的，沒有。』

『好。』强尼說：『那我樂於和你談談。』

『你眞是個乾脆的人。』布萊說著，走進房裏，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

最初他的問題都是關於車禍，以及强尼甦醒之後發現他已昏睡了四、五年之久的感覺和想法，强尼坦率而且誠實地回答了這些問題。接著布萊說他從一個『來源』聽說强尼由於遭受這場意外，獲得了一種第六感。

强尼問：『你是不是想問我，我是一個通靈者嗎？』

布萊笑着聳聳肩。『就算是個開始吧。』

强尼已仔細地想過韋季所說的話 。他愈想愈覺得韋季在接通他母親後一句話也沒說就把電話掛斷，實在是正確而明智的做法。强尼聯想到賈柯所寫的那個恐怖故事：『猴掌』，持有猴掌的人可以許下三個願望，但每一個願望都須付出黑色的代價。那對老夫婦希望能有一百英鎊，使得他們的獨子在製粉廠的意外中喪生——製粉廠的補償金恰好是一百鎊。然後那個老婦人希望她的兒子回來，他也眞的來了——但是在她開門看見她從墳墓中召喚出來的死屍之前，她丈夫使用了最後一個願望將『它』遣回。正如韋季所說的，有些東西或許眞是失去了比找到要好。

『不是，』他說：『我並不是什麼通靈者，和你一樣。』

『根據我的來源，你——』

『那並不是眞的。』

布萊有點嘲諷地笑一笑，似乎不願再進一步爭論這件事，將他的筆記本翻到新的一頁。他開始問强尼對未來的展望，對以往的回顧，强尼也儘可能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布萊合上筆記本，問道：『等你出院之後，你打算做什麼呢？』

『我還沒想到那麼遠，不瞞你說，現在我甚至還在試著適應傑若・福特是美國總統的事實。』

布萊大笑。『這倒不只有你一個人而已，朋友。』

『我想我會再回去教書，我只了解這個行業。不過目前談那些還太早。』

布萊謝謝他接受訪問後便離開了。兩天後，也就是他腿部開刀的前一天，報上登出了這段報導，就在第一版的下面，標題是：『**强尼．史密，現在的李伯，回顧漫漫長路**。』一共登了三張照片，一張是從克利夫高中的紀念冊上剪下來的（這張照片是在車禍前一個禮拜拍攝的），一張是躺在醫院病床上的强尼，癱軟的手脚使他顯得格外消瘦無力，在這兩張照片之間，是那輛幾乎全毀的計程車，像條死狗般側躺在地的照片。布萊在報導中並未提到第六感或預知能力。

那晚韋季問强尼：『他問到超能力時，你是怎麼回拒他的？』

强尼聳聳肩。『他似乎是個很不錯的人，也許他不想刺探我吧。』

『難說。』韋季說：『但是他不會忘記的，如果他是個好記者的話——而據我所知，他是的。』

『據你所知？』

『我問過不少人。』

『爲了我嗎？』

『我們都盡己所能，對吧？你會爲明天的手術感到緊張嗎，强尼？』

『緊張是不會，應該說是害怕。』

『是的，那是免不了的，換了我也會害怕。』

『你會在場嗎？』

『會的，在手術戲院的觀察區裏。上面。我穿了綠袍子你是分辨不出來的，但是我會在場。』

『穿戴上一點特殊的東西，』强尼說：『這樣我才認得出你。』

韋季看看他，露出了笑容。『好吧，我會把我的錶別在袍子上。』

『好。』强尼說：『白朗大夫呢？他也會在場嗎？』

『白朗大夫到華盛頓去了，明天他將在全美神經醫師協會上提出你的病例。我看過他的報告了，寫得很好，或許誇張了些吧。』

『他們沒有邀請你出席嗎？』

韋季聳聳肩。『我不喜歡搭飛機，我有懼飛症。』

『是因爲你想留在這兒吧？』

韋季淡淡一笑，攤攤雙手，沒有回答。

『他不怎麼喜歡我，是吧？』强尼問：『白朗大夫？』

『是的，不很喜歡。』韋季說：『他認爲你在要我們，爲了你自己的某種理由裝神弄鬼，也許是要引人注目。別僅憑這一點來評斷他，强尼，他的心態使他只能這麼想。你要是對他有什麼感覺，不如說是覺得有些憐憫吧。他是個聰明人，成就未可限量，已有不少醫院禮聘他了，總有一天他會離開這些寒冷的北方森林，此後班哥再也見不到他。他會到休士頓或夏威夷或甚至到巴黎去。但他的思路狹窄。他是個腦部技師，解剖刀把腦切成一塊一塊的，却找不到靈魂，因此認定靈魂並不存在，就像繞地球飛行的蘇俄太空人因爲沒看到上帝便說上帝並不存在一樣。這是技師的經驗論，技師只不過是比別人更會控制馬達的孩童罷了。你可別把我這些話告訴他。』

『不會的。』

『現在你該休息了，明天你將會有漫長的一天。』

2

手術進行時，强尼所看見的名外科醫師魯波大夫，只不過是一付厚厚的角質眼鏡，以及他額頭左側的一顆小肉瘤；因爲魯波大夫穿著罩袍，戴著帽子、口罩和手套，全副武裝。

手術前，强尼已挨了兩針，一針是臺美洛，一針是阿托平，他被推進手術室時，有種飄飄欲仙的感覺。痲醉師走向他，拿著强尼生平所見最大號的針筒。他猜想打這一針八成很痛，他並沒有猜錯；這一針打在第四和第五腰椎之間，以避免觸及脊柱底部的神經束。

强尼趴在手術臺上，咬著手臂以制止自己叫痛。

過了不知多久後，疼痛才慢慢消滅爲一種沉悶的壓力感，此外，他的下半部身軀已完全沒有知覺了。

魯波的臉從上面望着他。綠衣土匪，强尼心想。戴著眼鏡的大盜傑西。要錢要命。

『你還舒服嗎，史密先生?』魯波問。

『是的。不過我希望這種經驗僅此一次。』

『你可以看雜誌，如果你想看的話。不然你可以看著鏡子，只要你不覺得那會令你心煩。』

『好吧。』

『護士，請量一下血壓。』

『一百二十和七十六，大夫。』

『很好。那麼，各位，我們開始吧?』

强尼虛弱地說了一句：『留根鼓槌給我吧。』換來一陣令他訝異的笑聲。魯波用戴了薄手套的手拍拍他蓋著被單的肩膀。

他看著魯波挑了一根解剖刀，消失在用鐵箍架在他上方的綠色圍幔後。鏡子是凸面的，强尼可以看清一切，只是影像有些扭曲。

『哦，對。』魯波說：『是的……就是這裏……嗯……好……夾子，護士，快點，別打瞌睡了……對了……現在我想我希望其中一根……不對，慢著……別等我開口要求，該怎麼進行就做下去……是的，好。紮帶，拜託。』

護士用鉗子夾給魯波一樣東西，看起來像一股扭在一起的細線。魯波用鑷子熟練地接過。

就像一頓義大利晚餐，强尼心想。看看那些通心麵的調味汁呀。他一時覺得噁心，便移開了視線。在他上方的觀察席內，一羣人正俯瞰著他，目光慘淡、無情、令人心慌。然後他看到了韋季，右邊數來第三個，手錶別在罩袍前胸處。

强尼點點頭。

韋季也對他點了點頭。

那使他覺得舒服了些。

3

魯波完成了膝蓋和小腿間的連接後，强尼便被翻過身子，正面朝上躺著。手術繼續進行。麻醉師問他覺得如何，强尼告訴她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感覺大概算是很不錯了。她問他想不想聽錄音帶，他回答那眞是好極了。一會兒之後，瓊·拜玆的歌聲便在手術室裏廻盪，魯波仍做著他的事，强尼愈來愈睏，不知不覺打了盹。等他淸醒過來後，手術仍在進行。韋季還在上面觀看，强尼舉起一手示意，韋季又點點頭。

4

一小時後，手術完成了，他被推進一間恢復室裏，有個護士不住地問他是否能說出她觸摸他的脚趾幾隻。過了一會兒後，强尼就說得出了。

魯波走進來，土匪面罩掛在一邊。

『還好吧?』他問。

『是的。』

『那很好。』

『手術進行得很順利。』魯波說：『我覺得很樂觀。』

『你會有些疼痛。』魯波說：『也許該說，相當疼痛。起初治療本身就會爲你帶來痛苦，你得咬牙撐著。』

『咬牙撐著。』强尼低喃了一句。

『午安。』魯波說罷便轉身離開了。强尼心想：大概是趁著天色還亮，到本地的高爾夫球場去打九個洞去了。

5

簡直痛徹心肺。

晚上九點，强尼痛苦不堪。只有在兩名護士的幫助下，他才能移動雙腿，他覺得兩膝好像被皮帶綑住，又用力束緊了。時間慢得如蟻行龜爬。他會看看錶，以爲距他上次看錶時至少已過了一小時了，結果卻發現才不過隔了四分鐘。他又想著這樣的疼痛他是一分鐘也捱不住了，然後那一分鐘過去了，他又肯定下一分鐘他一定會受不了。

他想着將要捱過的漫長時間，心情立刻變得極端消沉、低落。他們要把他折磨死了；還有手肘、大腿、頸項三次手術，治療。步行，輪椅，拐杖。

你會有些疼痛……咬牙撐著。

我不要，要撐你去撐吧，强尼心想。只要別再來騷擾我，別再拿著那些屠刀走近我。假如你認為這是幫忙，我寧願不要。

持續的抽痛，扯著他的肉。

他的下腹暖暖的，不住滴著水。

他又尿褲子了。

强尼．史密將臉轉向牆，嗚咽哭泣。

6

第一次手術後的十天後，也就是下一次手術預定日期的前兩個禮拜，强尼從他看了一半的『白宮秘辛』抬起頭來，看見莎拉站在房門口，猶豫地望著他。

『莎拉。』他說：『是你，對吧？』

她輕嘆了一口氣。『是的，是我，强尼。』

他放下書，盯著她看。她穿了一件很好看的淡綠色亞麻洋裝，將棕色的小手提袋握在身前，像是擋箭牌似的。她的頭髮染了一小綹，看起來很迷人，也使他感到一股强烈的妒意——那是她的主意，還是和她同居共寢那個男人的提議？她眞美。

『進來。』他說：『進來坐下吧。』

她走進病房，他突然看見了她眼中的自己——坐在窗畔的枯瘦身軀，身體微微癱向一側，雙腿伸直擱在墊子上，穿著一件滑稽廉價的醫院浴袍。

『你看見了，我穿著晚禮服呢。』强尼說。

『你的氣色很好。』她親吻他的面頰，種種回憶迅速而清晰地滑過他的腦際。她在另一張椅子上坐下，交疊著雙腿，拉拉裙邊。

他們相對凝視，默然不語。他看得出她很緊張，要是有人碰碰她的肩，她一定會驚跳起來。

『我不知道我該不該來，』她說：『但是我眞的很想來。』

『很高興你來了。』

就像公車上的兩個陌生人，他絕望地想著；應該不只如此而已，不是嗎？

『你還好吧？』她問。

强尼笑笑。『我打了一仗，要不要看看我在戰場上留下的傷疤？』他把浴袍拉到膝蓋上，露出開始癒合的S形切口；縫線兩側仍是鮮紅的。

『哦，天啊，他們把你怎麼樣了？』

『他們嘗試讓跌倒了的蛋人再站起來。』强尼說：『出動了國王所有的馬匹，所有的人手和所有的醫生，所以我想……』他停住口，因爲她哭了起來。

『不要這麼說，强尼。』她說：『不要這麼說。』

『對不起，我只是……只是想打打趣。』是嗎？他是想一笑置之呢，或是藉此表達：謝謝你來看我，他們把我割得體無完膚呢？

『你能嗎？你能經常這麼開自己玩笑嗎？』莎拉從手提包裏抽出了一張面紙，擦拭眼睛。

『不常。我想是因爲再見到你……自然就想自衞了，莎拉。』

『他們會讓你離開這兒嗎？』

『到頭來總會的，那就像古代接受挑戰的勇士，你知道嗎？假如在部落裏的每個印第安人都對我丢過戰斧之後，我還活著，那我就到自由了。』

『今年夏天？』

『不，我……我想沒那麼快。』

『我爲這件意外難過。』她的聲音小得他幾乎聽不見。『我試著想出爲什麼……以及本來那是可以避免的……想得我睡不安寢。如果我沒有吃了那個壞熱狗……如果你沒有回去，留下來陪我……』她搖搖頭，紅著眼圈看著他。『有時候就是會發生你算不到的事。』

强尼微微一笑。『雙零。莊家通吃。嘿，你還記得吧？我在命運之輪大有斬獲，莎拉。』

『是的，你贏了五百多塊。』

他望著她，依然帶笑，但那笑容已變得迷惑，幾乎是受傷的。『你想不想知道一件好笑的事？我的醫生認爲我之所以活過來，很可能是因爲我在很小的時候頭部曾撞傷過，但是我不記得我的頭受過傷，我爸和我媽也沒有印象，不過每次我想到這件事時，腦中就會閃現那個命運之輪……還有燒橡膠的味道。』

她懷疑地開口道：『說不定你曾出過車禍……』

『沒有，我想大概不是。但命運之輪就像是個警告……我却忽視了。』

她動了動，不安地說：『不要，强尼。』

他聳聳肩。『或者也許是我在一夜之間把四年的運氣都用完了。但是你看看這個，莎拉。』他痛

苦而謹愼地將一隻腿移下了墊子，將它彎成九十度，然後再度伸直，放回墊子上。『說不定他們眞能再把蛋人扶起來。我剛醒來時，根本沒辦法彎腿，也沒辦法把腿伸得像現在這麼直。』

『你能想，强尼，』莎拉說：『你也能說話。我們本來以爲……你知道的。』

『是呀，廢物强尼。』沈默再度籠罩，尷尬而難堪。强尼佯做歡快地說：『你呢，莎拉？近況如何？』

『呃……我結婚了。我想你已經知道了。』

『爹跟我說過了。』

『他是個好人。』她急促地說：『我不能等，强尼，我也爲此難過，醫生說你永遠不會醒過來了，你會愈來愈衰弱，直到……直到你死去。就算我早知道……』她抬起頭注視他，臉上有種防衞而慌亂的神情。『就算我早知道你今天會甦醒，强尼，我大概也不能等。四年半是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的。』他說：『長得要命。你要不要聽一個笑話？我要他們把這四年多以來的新聞雜誌都拿給我看，這樣我才知道有誰死了。杜魯門，珍妮絲·喬普林，吉米·韓德瑞——上帝，我想到他唱「紫色迷霧」那股勁兒，簡直難以置信。丹恩·布洛克。還有你和我，我們已離得很遠了。』

『我覺得很難過。』她低聲說道：『很內疚。可是我愛他，强尼，我很愛他。』

『好，那才是最重要的。』

『他的名字是渥特·海勒，他是個……』

『我想我寧願聽你說說你的孩子。』强尼說：『沒有冒犯之意，眞的。』

『他是個小可愛。』她漾起了甜笑。『他現在七個月大了，我們叫他丹尼；他和祖父同名。』

『哪天抱他來吧，我很想看看他。』

『我會的。』他們相互不自然地微笑，心裏都知道這種事是不可能發生的。『强尼，你需要什麼嗎？』

只需要你，寶貝，還有失去的這四年半。

『沒有。』他說：『你還教書嗎？』

『是的，還要再敎一陣子。』她回答。

『你還嗅可怕的古柯鹼嗎？』

『喔，强尼，你一點也沒變，同一句戲謔的老話。』

『同一句戲謔的老話。』他點頭同意，然後沈默又一次阻在他們之間。

『我可以再來看你嗎？』

『當然。』他說：『那眞是太好了，莎拉。』他遲疑著，不希望在這種不明不白的情況下結束會面；如果可能避免，不希望傷害她或傷害自己，他想要說些眞心話。

『莎拉，』他說：『你的選擇是對的。』

『是嗎？』她露出笑容，嘴角微微顫抖。『我不知道，這一切都好像很殘酷，也……錯得厲害；我沒辦法制止自己這麼想。我愛我的丈夫和孩子，當渥特說有一天我們將會住在班哥鎭上最好的一棟房子裏，我相信他。他說有一天他要和比爾・高韓角逐衆議院的席位，我也相信他，他說有一天會有一個緬因人被選爲總統，我也差不多相信了。可是我到這兒來，看你那雙可憐的腿……』她又開始啜泣了。『它們是那麼僵硬，你又這麼瘦……』

『別哭，莎拉，別哭。』

『你這麼瘦，這一切都似乎是錯誤而殘酷的，我好恨，好恨，因爲那根本就不對，什麼都不對！』

『有時候，怎麼做都是錯的，我想。』强尼說：『殘忍無情的世界。有時候你必須去做你能做的事，並且試著過活。你走吧，快快樂樂的莎拉，如果你想再來看我就來吧，帶一塊遊戲板來。』

『我會的。』她說：『眞抱歉我哭了，並沒有帶給你什麼歡樂，是吧？』

『沒關係。』他笑笑。『你得戒掉嗅古柯鹼的習慣才行，寶貝，不然你會把鼻子嗅掉的。』

她笑了起來。『同一個强尼。』她說著，突然彎身親吻他的嘴。『哦，快好起來吧，强尼。』

她退開時，他若有所思地看著她。

『强尼？』

『你並沒有把它留在那兒。』他說：『沒有，你並沒有留下它。』

『留下什麼？』她困惑地蹙起眉頭。

『你的結婚戒指。你並沒有把它留在蒙特利爾。』

他舉起手，揉著右眼上方的前額。他的胳臂投下了陰影，使他的臉一半陰暗一半明亮，令她莫名奇妙地恐懼；她想起了他用來嚇她的那個萬聖節面具。她和渥特是到蒙特利爾度蜜月的，可是强尼怎麼會知道？除非是赫柏告訴他的。對了，一定是的。但只有她和渥特知道她在飯店房間裏弄丟了結婚戒指啊，後來在他們搭機回國前，他又買了一枚新的給她，所以這件事沒有第三個人知道；她不好意思告訴任何人，就連她母親也不曉得這回事。

『你怎麼……』

强尼皺著眉，然後對她微笑，右手從前額上滑落，在膝上和左手交握。

『那戒指大了點。』他說：『你當時在收拾行李，你不記得了嗎，莎拉？他出去買東西，你在收拾行李。他出去買……買……不知道。那是在死亡區域內。』

死亡區域？

『他到一家飾物店去，買了一大堆沒有用的紀念品；歡樂椅墊之類的。可是强尼，你怎麼知道我掉了戒……』

『你在收拾行李。那枚戒指尺寸不很合，大了一點，你打算回國後再拿去珠寶店請人調整好，然後，你……你……』那困惑的雙眉再度攢起，隨即又分開了。『你把它塞到衛生紙裏了！』

恐懼的感覺像冷水般，懶洋洋地澆灌她的胃。她把手舉向咽喉，瞪視著他，有點像是被催眠了。

他的眼睛又有同樣的神色了；那晚當他在命運之輪前連連奏捷時，眼神就是這麼冷淡愉悅的。你怎麼了，强尼？你是什麼人呢？他的藍色眼眸變成深諳的藍紫色，他好像很遙遠。她想拔腳狂奔，連這間病房也好像暗了下來，彷彿他撕裂了現實，將過去和現在之間的連結分開了。

『戒指從你的手指上滑落了。』他說：『你正忙著把他的刮鬍子用具收進側袋裏時，它就滑落了。你一直到後來才注意到，所以你以爲它一定是掉在房裏的某個地方了。』他大笑，笑聲高亢，輕快——一點也不像强尼平常的笑——却很冷……很冷。『老天，你們兩個只差沒把整個房間翻過來了。其實你却把它收進行李箱裏了，到現在它還在箱子的側袋內，放了這麼久。你回家到閣樓去瞧瞧，莎拉，就會看見了。』

外面的走廊裏，有人不小心摔破了玻璃杯什麼的，訝異地低咒。强尼朝外面看了一眼，眼神又變得清亮。他回過頭，看見她楞在那兒，瞪大了眼睛，眉頭關切地緊皺。

『怎麼了，莎拉？我說錯話了嗎？』

『你怎麼知道的？』她低語道：『你怎麼會知道那些事？』

『我不知道。』他說：『莎拉，如果我……』

『强尼，我該走了，丹尼和臨時保姆在一起。』

『好吧，莎拉，如果我說錯了話，我很抱歉。』

『你怎麼會知道戒指的事呢，强尼？』

他只能搖搖頭。

7

走到樓下的走廊時，她的胃開始有奇怪的感覺了。她及時找到了女盥洗室，快步衝進一間廁所裏，關上門，大吐特吐起來。她脹紅了臉，閉著眼睛站起身，不由自主地顫抖，但也想大笑。上一回她和强尼在一起時也吐了。這是怎麼回事？她伸手摀嘴，以制止想要發出的任何一種聲音——笑聲或尖叫聲。在黑暗中，整個世界似乎不對勁地傾斜了，像一個盤子，像一個轉動的命運之輪。

8

她把丹尼抱到賴培太太那裏去了，所以當她回到家時，屋裏安靜而空洞。她爬上窄窄的樓梯，到了閣樓，按下兩顆電燈泡的開關。他們的行李箱堆在一個角落裏，上面還黏著蒙特利爾的旅遊標籤；共有三個皮箱。她打開第一個箱子，摸摸側袋內，什麼也沒找到，第二個也一樣，第三個也一樣。

她深吸了一口氣，又緩緩將氣吐出，覺得愚蠢而又有些失望——但主要是放鬆。如釋重負。抱歉，强尼，沒有戒指。可是話說回來，她一點也不抱憾，因爲那實在太令人悚然了些。

她動手把皮箱放回原位，夾在渥特的舊書和一盞落地枱燈之間。然後拍掉手上的灰塵，準備將一切置諸腦後時，她內心却有個聲音對她低語道：隨便找找就算了，是吧？是不是不想找到任何東西呢，莎拉？

是的，她是不想找到任何東西，如果這個小聲音認爲她會再把那幾個皮箱都打開搜尋，它一定是瘋了。她在十五分鐘前就該去接丹尼了，渥特今晚要帶公司裏的一個資深同事回來吃晚餐（一件重要的大事），她還得給貝娣·賀曼回封信——貝娣在烏干達的和平軍團中，挑中一位肯塔基種馬商的兒子，與他結爲佳偶了。而且，她也該清理兩間浴室，梳頭，給丹尼洗個澡。有這麼多該做的事，她何必在這個又悶又髒的閣樓裏浪費時間呢？

然而她又拖出三只皮箱，將它們打開，仔仔細細地再次搜尋側袋和皮箱內的各個角落，終於在第三只皮箱裏找到了她的結婚戒指。她將它拿到燈泡下，看著內側的刻字，仍和渥特把戒指套到她手指上的那一天一樣鮮明：渥特與莎拉·海勒——一九七二年七月九日。

她瞪著戒指，半晌不動一下。

然後她把皮箱收好，關了燈，下樓去，脫掉那身沾了灰塵的淡綠色洋裝，換上長褲和輕便的上衣。她到街口的賴培太太家接兒子回家，讓丹尼在起居室裏爬來爬去，她自己則到廚房裏準備紅燒肉，削了些馬鈴薯。把牛肉放進爐子裏後，她又走進起居室，看見丹尼躺在地毯上睡著了，便將他抱起來，放進他的小牀內。然後她開始清洗廁所。儘管她做著這些事，儘管晚餐的時間一分一秒地逼近，她心裏却始終想著那枚戒指。强尼知道。她甚至說得出他是在什麼時候知道的：當她在離開之前

彎身吻他的那一刻。

僅僅是想著他，便使她覺得虛弱而怪異，她也不明白是爲什麼。一切都混亂不堪。他的笑容依舊，身體却變得那麼瘦削，那麼輕，以前他有一頭豐潤的頭髮，現在它們却了無生氣地貼在他的頭殼上，她很想吻他。

『別想了。』她低喃了一句。浴室鏡子裏映出了她的臉，令她感到陌生；又紅又燙，而且——不要否認——嬌媚性感。

她伸手握住褲袋裏的戒指，在她還未意識到自己在做什麼以前，便已將它掏出來丟入馬桶裏乾淨而略呈淺藍色的水中。乾淨，閃亮如新的馬桶，這樣，當崔屈先生、甘倫先生吃飯吃到一半必須上厠所時，才不會被一圈看不見的髒污所冒犯，誰曉得一個年輕人在往上爬的路程中會碰到什麼阻礙，對吧？世上的事，誰又料想得到呢？

戒指『撲通』一聲，慢慢地沈到清水下方，懶洋洋地翻了兩滾。當它碰到馬桶底部時，她像聽見『咯啷』一響，不過那大概只是想像而已。她的頭很痛。閣樓裏又悶又熱，還有股霉味。但是強尼的吻——好甜好甜。

她不願多想，伸手按水冲馬桶，發出嘩啦啦的冲水聲，聽在她耳裏，也許比實際的聲音更大些，因爲她閉著眼睛。等她又張開眼睛時，戒指已經被冲掉了。它曾被遺失過，現在她又失去它了。

她突然覺得兩腿發軟，便在浴盆邊坐下來，把臉埋入雙手中。她的臉好燙好燙。她不會再去看強尼了；這並不是一個好主意，令她困惱不已。渥特將要帶一位資深同事回家來，她有一瓶好酒，又燉了一鍋紅燒肉；這些才是她該想的事。她該想想她多麼愛渥特，想想睡在小牀裏的丹尼。她該想想，在這個瘋狂的世界中，你一旦做了選擇，就得容忍並滿足於這些選擇。她不再想強尼．史密，和他那迷人的笑容了。

9

第十章

1

那晚的晚餐空前地成功。

醫生讓薇拉吃一種叫氫氯苯噻錠的血壓藥，她的血壓並未因此降低多少（她總喜歡在信上寫著：『一文不值』），人倒是感到又噁心又虛弱。每次打掃屋裏時，她就得坐下來休息，爬了幾級樓梯她就停下脚步，氣喘如牛。若非強尼說吃藥對她有益無害，她眞想把那些藥丸立刻扔出窗外去。

醫生又讓她試吃了一種藥，却引起她的心臟劇烈跳動，所以她又停吃了。

『這是試驗及錯誤程序。』醫生說：『我們一定會將你的血壓控制住的，薇拉，別擔心。』

『我才不擔心。』薇拉說：『天主上帝給我信心。』

『是的，應該的。』

六月底，醫生讓她服用氫氯苯噻錠和另一種叫甲羥苯丙胺酸的藥——黃色，價錢很貴的藥丸。她開始吃兩種藥時，好像每隔十五分鐘就要跑一次厠所，而且頭部抽痛，心悸亢奮。醫生說她的血壓已回復正常了，可是她不相信。醫生有什麼用？看看他們把她的強尼整成那樣，把他看成刀俎上的肉一樣臠割，已經開過三次刀了，他的臂膀、雙腿和頸子上全是縫線，看起來像是個惡魔似的，可是他還是得撐著架子才能動，像老席維太太一樣。如果她的血壓降低了，怎麼她還老覺得自己太胖？

強尼說：『你得讓你的身體慢慢習慣藥物。』那是七月的第一個星期六，他的父母親到醫院去看他。強尼剛做過水療，臉色蒼白，瘦骨嶙峋。他的兩手中各握了一個小鉛球，他一邊說話，一邊將鉛球舉起又放下，好活動手肘，鍛鍊二頭肌和三頭肌。手肘和前臂上逐漸癒合的傷口，像是被持刀砍傷的。

『讓上帝給你信心吧，強尼。』薇拉說：『這些愚行都是不必要的。信任上帝，祂會將你治癒

的。』

赫柏開口道：『薇拉……』

『你少叫我，這是愚行！聖經上不是說，只要請求便會得到賜予，只要敲一敲，門將爲你而開嗎？我根本不必吃那種邪惡的藥，我兒子也不必再讓那些醫生折磨他。那是錯誤的，毫無幫助的，也是罪惡的！』

强尼把鉛球放到床上，兩臂的肌肉微微顫抖。他覺得胃部作嘔，筋疲力竭，而且突然很氣他的母親。

『天助自助者。』他說：『你要的根本不是基督徒的上帝，媽，你要的是一個從瓶子裏跑出來，給你三個願望的妖怪。』

『强尼！』

『我說的並沒有錯。』

『是那些醫生灌輸你這些想法的！這些瘋狂的想法！』她的嘴唇顫抖，兩眼瞪大但沒有淚光。『是上帝使你脫離昏睡，好依祂的意願行事的，强尼。這些人，他們只是……』

『只是想幫助我站起來，免得我下半輩子得坐在輪椅上去行使上帝的意願。』

『我們不要爭論。』赫柏說：『一家人不該爭論。』颶風也不該吹，但它們每年來襲，不管他說什麼都阻止不了這場風暴了。

『只要你信任上帝，强尼……』薇拉不理會赫柏，又開口說。

『我什麼也不信任了。』

『聽你這麼說，我覺得很難過。』薇拉的聲音變得僵硬而疏遠。『處處都有魔鬼的使者，想要扭轉你的命運。看來他們快要達成使命了。』

『你非得說出什麼……什麼永恒的意義是不是？我告訴你那是怎麼回事吧；那是個愚蠢的意外，兩個小伙子在賽車，我正好被他們撞上了。你知道我要什麼嗎，媽？我要離開這裏，就是這樣，我要

你繼續吃藥……試著再脚踏實地些。那就是我要的。』

『我要走了。』她站起身，一張臉白皙而下陷。『我會爲你祈禱，强尼。』

他望著她，絕望，挫敗，悶悶不樂，他的怒意已經消失了，發洩了。『別忘了吃藥。』他說。

『我祈禱你會看見光亮。』

她走出病房，臉孔如石頭般冷漠。

强尼無可奈何地看著他父親。

『强尼，我眞希望你沒有說那些話。』赫柏說。

『我很累，這不管對我的評判或脾氣都沒有幫助。』

赫柏說：『是的。』他似乎想再說什麼，却沒說出口。

『她仍然打算到加州去參加什麼飛碟座談會嗎？』

『是的，但是她也許會改變主意，誰又料得準明天的事呢？何況那還是一個月後的事情。』

『您應該採取行動的。』

『是嗎？什麼行動？把她送到精神病院去？關起來？』

强尼搖搖頭。『我不知道。可是到這時候或許您該認眞想想，而不要再縱容她了。她有病，您一定看得出來吧。』

赫柏大聲說：『她本來是很好的，在你……』

强尼露出痛苦的神情，像是被摑了一掌。

『聽著，我很抱歉，强尼，我是無心的。』

『沒關係，爹。』

『眞的，我不是故意的。』赫柏滿臉愁容。『我想我該去找你媽，說不定她現在在走廊上散發傳單了。』

『好。』

『强尼，試著忘掉今天的一切，專心把病養好。她愛你，我也是，不要苛責我們。』

『我知道，爹。』

赫柏親親强尼的面頰。『我必須去找她了。』

『好。』

赫柏走出病房。他們都離開後，强尼起身自座椅走向病床；搖搖晃晃的三步，不多，但總是個開始。他比他父親更希望他沒有對他母親發火，因爲他有種奇怪的肯定，愈來愈覺得他母親再活也沒多久了。

2

薇拉不再吃藥了，赫柏試著說服她，哄她，最後是强求她，結果都沒有用。她把『耶穌通信者』的信拿給他看，那些信多半都字跡潦草，拼音錯誤，但都支持她的立場，並且允諾要爲她祈禱。其中有一封是個住在羅得島的婦人寫的；她也曾在佛蒙特的農場裏等待世界末日（帶著她的兩隻愛犬，波瑪和歐提）。『上帝就是最好的藥物。』這個婦人寫道：『只要向上帝請求，你的病便會痊癒。醫生沒有上帝的力量，所有的癌症都是醫生們造成的，在這個邪惡的世上，有魔鬼插手，任何曾經動過手術的人，即使小如割除扁桃腺，遲早也都會感染癌症的，這是個經過證明的事實。所以向上帝請求，祈禱吧，讓你的意志力和祂的意願結合，你就會痊癒了！』

赫柏和强尼在電話上討論這件事，第二天强尼打電話給他母親，向她道歉。他懇求她再開始吃藥——爲了他。薇拉接受他的道歉，却拒絕再回頭吃藥了。如果上帝需要她踐踏地球，祂會看見她繼續踐踏的，如果上帝要召喚她，就算她每天吃一瓶藥，祂仍會將她召去。這是個沒有破綻的爭論，强尼唯一的反駁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一千八百年來都拒斥的一點；上帝不只透過人的精神行使神旨，也透過人的心靈。

『媽媽，』他說：『您難道沒想過是神旨讓醫生發明藥物，好讓人們活得更久嗎？您就沒考慮過

這一點嗎？』

長途電話實在不是神學爭辯的好工具。她把電話掛了。

第二天梅莉．麥秋到强尼的病房去，把頭往他床上一靠，哭了起來。

『別哭，別哭。』强尼嚇了一跳，說道：『怎麼了？出了什麼事了？』

『我的孩子。』她嗚咽難止地說：『我的馬克。他們爲他動了手術，一切就像你說的一樣，他會好起來，他那隻受傷的眼睛又將可以看到東西了。謝天謝地。』

她擁抱强尼，他也儘可能地回抱她。她的熱淚滴在他的臉頰上，使他想到不管他發生了什麼變化，畢竟不是很糟的。也許有些事物是該說出來，該被看到或找到的。說上帝透過他而有所指示，也並不算過分，雖然在他自己的觀念中，上帝是模糊不清，難以定義的。他擁著梅莉，告訴她他心裏有多麼高興。他要她記住爲馬克動手術的人並不是他，他也不很記得曾對她說過什麼話了。不久之後，她就擦著眼淚離開了病房，留下强尼一個人獨自沉思。

3

八月初，大衞．皮昇到醫院來探望强尼。這位克利夫高中的副校長個子矮小，外表整潔，戴著一付厚眼鏡，穿著運動夾克。在一九七五年那個漫長得幾乎沒完沒了的夏天，所有來看過强尼的人中，以大衞．皮昇最沒有改變。若說他有什麼變化，那就是他頭上的灰髮似乎增多了些，但僅此而已。

他們互相寒暄過後，大衞問：『說眞的，你怎麼樣？』

『還不錯。』强尼說：『我現在可以走幾步了，只要不操之過急。在游泳池裏，我可以來回游六趟。有時候我會頭痛，痛得要命，不過醫生說這種現象短期內不會消失，說不定這一輩子都會這樣。』

『介意我問一個私人問題嗎？』

『如果你是想問我我能不能人道，』强尼咧嘴一笑，『那沒有問題。』

『那好極了，但是我想要知道的是錢的問題。你付得起這些開銷嗎?』

强尼搖搖頭。『我住院都快五年了，除了洛克斐勒外，誰也負擔不起。我父母親爲我申請到州政府的補助金，好像是什麼災難協助金之類的。』

大衞點點頭。『不尋常災難補助計劃，我也料到了。不過他們怎麼能使你不被送到州立醫院去呢，强尼?那地方簡直就是地獄。』

『那是韋季大夫和白朗大夫幫的忙，同時我的復健也是由他們負責的。我是……實驗品，韋季大夫說過，我們要使這個昏睡病人免於變成一個完全的植物人，可以維持多久的時間呢?我昏睡的後兩年，生理治療單位一直在幫助我，我接受高單位維他命注射……到現在我的屁股看起來仍像得過天花似的。他們倒沒想過由我個人得到什麼回報，打從我一入院，幾乎就被視爲永久昏睡的病例了。韋季說，他和白朗爲我做的是「積極性的生命支持」，他認爲那是對復元希望已完全消失後，所有關於持續生命之爭議的一種反應。總之，假如我被送到州立醫院去，他們就不能再拿我實驗了，所以他們把我留在這裏。到頭來，等他們對我的實驗結束後，我就得轉到州立醫院去了。』

『在那裏你所得到最盡心的照顧，就是每隔六個小時爲你翻一次身，以免你生褥瘡。』大衞說：『假如你到一九八〇年才醒來，恐怕你的四肢就得被切除了。』

『其實我的四肢不就和被切除了差不多嗎?』强尼搖搖頭，說：『我想誰要是想再爲我開一次刀的話，我會發瘋的，而且以後我會永遠跛著脚，我的脖子也永遠沒辦法扭向左後方。』

『他們什麼時候讓你出院?』

『沒有意外的話，再過三個禮拜吧。』

『然後呢?』

强尼聳聳肩。『我想我要先回家去，波拿鎭。我母親將要到加州住一陣子，參加……宗敎的集會，爹和我可以利用那段時間熟識一下。紐約有個文學經紀人寫信給我……呃，不是他寫的，是他的助理寫的。他們認爲可能會有一本關於我的書出版，我想我可以寫兩、三章，提出一份大綱，也許他

們會幫我賣掉，這筆進帳就很可觀了，不開玩笑的。』

『還有沒有其他大衆傳播界的興趣呢?』

『呃，班哥日報曾寫過一篇報導的那名記者……』

『布萊?他很不錯。』

『我出院後，他希望能到波拿鎭去，爲我好好寫一篇專題報導。我滿喜歡他的，不過我沒有給他正面答覆。這檔子事我沒有任何利益，坦白說，目前我眞的很需要錢。爲了賺兩百元，我甚至願意上「眞人實事」節目。我父母親的積蓄都已經花完了，連車子也賣了。我爹都到了退休年齡了，却還得爲房子再度貸款的事奔走。』

『你有沒有想過再回來敎書呢?』

强尼抬眼看他。『這是一項提議嗎?』

『總不是碎牛肝吧。』

『我很感激。』强尼說：『可是九月開學我是趕不及的，大衞。』

『我沒說九月。你一定還記得莎拉的朋友，安妮．崔佛吧?』强尼點點頭。『嗯，她現在是安妮．畢提了，她將在十二月生產，所以下學期我們需要一位英文老師。四堂課，帶一班高三的指導課。』

『你是正式提議嗎，大衞?』

『正式。』

『你這傢伙眞不賴。』强尼的聲音有些嘶啞。

『滾你的蛋。』大衞輕快地說：『你才是個不賴的老師呢。』

『可以給我時間想一想嗎?』

『你高興的話，十月一號再答覆我吧。』大衞說：『你照常可以寫書的，我想，如果你接受的話。』

强尼點點頭。

『說不定你不會想在波拿待太久。』大衞又說：『你也許會發現那裏……不太舒服。』

强尼想要說話，却又把未說出口的話硬生生吞了回去。

不會太久的，大衞，因為我母親的腦子就要炸開了。她不是擧槍轟她自己的腦袋，而是中風。除非我父親和我能說服她再開始服藥，她會在聖誕節以前死去，可是她不會聽我們的勸的。我是造成這件事的部份原因——至於佔了多大的一部份，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他沒有回答，却反問道：『話傳得眞快，是吧？』

大衞聳聳肩。『從莎拉那裏，我了解你母親有適應上的困難。她會適應過來的，强尼。目前想想我的提議吧。』

『我會的。事實上，現在我可以給你一個暫時的肯定答覆。能再回去教書，回復正常，是再好不過了。』

『我就欣賞你這樣的人。』大衞說。

他走了以後，强尼躺在牀上，眺望窗外。他很疲倦。回復正常，這不是容易的事。

他的頭又痛了。

4

强尼・史密昏睡甦醒後有特殊能力的事，終於在報上披露了；就登在第一版，由記者德偉・布萊撰稿。那是在强尼出院前不到一個禮拜所發生的事。他正在做生理治療，躺在地板的墊子上，腹部上面放了一個十二磅的重皮球。他的生理治療師，怡蓮・梅根，就站在他旁邊，數著他做了幾下仰臥起坐。他應該做十下，這會兒他正費力做著第八下，汗水由他臉上滾落，他頸子上的疤更顯得鮮紅、突出。

怡蓮是個嬌小纖細，長相平凡的女人，有一頭狂亂的紅髮，和深綠色的眼睛，約略有些動人。强尼有時會在又氣又好笑的情況下，稱她是全世界最瘦小的海軍陸戰隊教官；她命令、勸哄、要求他從一個靠臥在床，連一杯水都握不住的病人，在最短的時間內成爲一個走路不用扶著拐杖，一次翻三遍單槓，並且在五十三秒內在醫院游泳池裏來回游一趟的男人——還不能參加奧運，但已經不壞了。她未婚，和四隻貓一起住在舊城區中央街上的一幢大房子裏。她很嚴厲，誰也別想拒絕她的要求。

强尼向後一倒。『不行。』他喘著氣說：『喔，沒辦法了，怡蓮。』

『起來，小子！』怡蓮高聲而愉快地喊道：『起來！起來！再做三下就賞你一瓶可樂！』

『你給我換一個十磅的球，我就再做兩下。』

『你不再多做三下的話，那個十磅的球就要被列入金尼斯世界記錄中全世界最大的坐藥。起來！』

『哎……呀！』强尼喊著，做了第八下，往後一躺，又奮力掙起身。

『好極了！』怡蓮叫道：『再一下，再一下，再一下！』

『喊……哈！』强尼一聲尖叫，第十次坐起身，然後便癱在墊子上，任那顆重皮球滾開。『我脫腸了，你高興了吧，我的五臟六腑都鬆了，在我的身體裏面亂滾，我要控告你，你這個該死的醫生。』

『老天，眞是個寶貝。』怡蓮說著，對他伸出手。『比起我下一次要叫你做的，你會知道這根本算不了什麼。』

『算了吧。』强尼說：『下一回我只肯游泳……』

他瞪著她，臉上突然出現驚訝的表情，將她的手握得緊緊的，使她幾乎發痛。『强尼，怎麼啦？抽筋了嗎？』

『哦，要命。』强尼輕聲說了一句。

『强尼？』

他仍然緊握她的手，夢幻般地注視她的臉，使她有點不安。她聽說過有關强尼•史密的事，那些謠言是她實事求是的頭腦所不以爲然的。據說他曾預言梅莉•麥秋的孩子將會痊癒，甚至是在醫生肯冒險動手術之前。另一項傳言是和韋季大夫有關的；聽說强尼告訴韋季，他的母親並未亡故，而是換了一個名字，住在西海岸的某個小鎭。就怡蓮•梅根看來，那些事根本是荒誕無稽的，和許多護士們在休息室裏所看的自白雜誌和愛情小說差不多。然而現在他望著她的眼神却令她害怕；他好像可以透視她似的。

『强尼，你沒事吧？』生理治療室裏只有他們兩個人，通往游泳池的雙重門緊緊關著。

『老天爺。』强尼說：『你最好……是的，還有時間，才剛開始。』

『你在說什麼呀？』

他如夢初醒，放開她的手……但剛才的緊握在她手上留下白色的印痕。

『打電話給消防隊。』他說：『你忘了關掉爐子，窗帘著火了。』

『什麼……？』

『爐子的火燒到洗碗布，洗碗布把火引到窗帘了。』强尼不耐煩地說：『快點打電話給他們吧，你希望你的房子被燒掉嗎？』

『强尼，你不可能知道……』

『別管我可不可能知道了。』强尼說著，抓住她的手肘，迫著她一起走向門口。强尼的左脚跛得厲害，每當他疲累時就會這樣。他們打室內游泳池畔走過，踏在磁磚上的脚步聲空洞地廻響，然後拐進樓下走廊，走到盡端的護士休息室。休息室裏，有兩個護士正在喝咖啡，另一個正在打電話，告訴對方她如何重新佈置了公寓。

强尼問：『你打還是我打？』

怡蓮的心亂成一團。她每天起牀後所做的事是很固定的，正如一般的單身婦女。她先吃一個不加糖的葡萄柚，煮一個蛋，喝一碗全麩麥片。吃過早餐後，她就換衣服，開車到醫院上班。她關掉爐子

了嗎？當然關了，她並不特別記得關了，但那是習慣呀；她一定關掉了。

『强尼，眞的，我不知道你怎麼會這麼想……』

『好吧，我打。』

護士休息站是一個四面有玻璃窗的小房間，裏面有三張直背椅，還有一大面通告板──當病人按叫喚鈕時，板上一排排的小燈就會閃現紅光；現在有三盞小燈正在閃著。那兩個護士仍慢條斯理地喝著咖啡，一邊閒聊某醫生在班家酒館喝得酩酊大醉，第三個顯然談得興高采烈。

『對不起，我必須打個電話。』强尼說。

護士用一手遮住話筒。『大廳裏有公用電話……』

『謝謝。』强尼不由分說地抓過她手中的電話，按了外線鈕，撥了一個『〇』，却聽到佔線的嘟嘟聲。『這東西是怎麼了？』

『嘿！』剛才正在講電話的那個護士叫道：『你在幹什麼呀？把電話還我！』

强尼記起了他是在醫院裏，便先撥了『九』接通外線，然後再撥『〇』。

被搶了電話的護士氣呼呼地伸手抓話筒，强尼推開她。她轉了個身，看見怡蓮，便向她跨近一步。『怡蓮，這瘋子是怎麼啦？』她尖聲問道。另外兩個護士放下了咖啡杯，張嘴瞪著强尼。

怡蓮不安地聳聳肩。『我不知道，他……』

『總機。』

『總機，我要報舊市區的一起火警。』强尼說：『請你告訴我消防隊的電話號碼好嗎？』

『嘿，』有個護士說：『誰家失火啦？』

怡蓮煩亂地換了一下兩脚的重心。『他說我家失火了。』

被搶了電話的那名護士倒抽了一口氣。『哦，上帝，是那個人！』她說。

强尼指指已經有五、六個燈閃亮的通告板。『你們爲什麼不去看看那些人要什麼呢？』

總區爲他接通了舊市區的消防隊。

『我叫强尼・史密，我要報告一起火警，在……』他望向怡蓮：『你的地址是什麼？』

有一會兒强尼以爲她不會告訴他。她的嘴動了動，却沒有發出聲音。兩個喝咖啡的護士已丟掉紙杯，退到角落去了。她們正竊竊私語，就像兩個在文法學校則所裏的小女孩，眼睛瞪得老大。

另一端的聲音疑惑地叫了一聲：『先生？』

『快說呀，』强尼說：『你希望你的貓被燒死嗎？』

『中央街六百二十四號。』怡蓮勉强地說：『强尼，你太胡鬧了。』

强尼對著電話覆述了一次地址。『火在厨房裏。』

『你的名字，先生？』

『强尼・史密。我是在班哥的東緬因醫院裏打的電話。』

『我可以請問你怎麼得到消息的嗎？』

『我們會一直守在電話旁。我的消息絕對正確，請快去救火吧。』他掛斷電話。

『……他還說桑恩・韋季的母親還在世……』

她停住口，瞪著强尼。他突然意識到她們全都盯著他看，她們的目光像千斤重量般壓擠著他，他知道這一切會有什麼後果，整個胃不禁翻騰。

『怡蓮。』他說。

『什麼？』

『你有和你住隔壁的朋友嗎？』

『有的……柏特和琴妮就住在隔壁……』

『他們會不會在家？』

『我想琴妮大概在家吧。』

『你何不打個電話給她呢？』

怡蓮恍然大悟地點點頭，接過他手裏的電話，撥了一個『八二七』交換號碼。護士們站在一旁興奮地看著，好像她們在偶然間參加了一個現場電視節目。

『喂？琴妮嗎？是我，怡蓮。你在厨房裏嗎？……請你從窗子外看出去，告訴我我家——呃，是不是安然無恙好嗎？……是這樣的，我的一個朋友說……你看了之後我再告訴你，好吧？』怡蓮的臉脹得通紅。『好，我等著。』她望向强尼，又說了一句：『你太胡鬧了，强尼。』

一陣短暫而又似乎漫長的停頓後，怡蓮又聽起了電話。她聽了好一會兒後，以一種奇怪而反常的聲音說：『不用了，琴妮，已經叫了。不……我現在沒辦法解釋，等我回家後再告訴你吧。』她看看强尼。『是的，我竟然會知道的確很奇怪……不過我可以解釋。我想大概可以。再見。』

她掛斷了電話。每個人都望著她；護士們一臉好奇，强尼却沉著而肯定。

『琴妮說我家厨房的窗口直冒出濃煙。』怡蓮一說完，三個護士不約而同驚歎了一聲。她們瞪大的眼睛都轉向强尼，像是在指控。强尼恐慌地想著：陪審團的眼睛。

怡蓮說：『我該回家去。』那個霸道、勸哄的治療師不見了，換成了一個平凡的女人，擔心著她的貓、房子和所有物。『我……我不知道怎麼謝你，强尼……很抱歉剛才我不相信你，只是……』她哭了起來。

有個護士趨向前，但强尼一步跨向她，伸手攬住她的肩，帶她步入走廊。

『你眞的能，』怡蓮低聲說：『他們所說的……』

『你去吧。』强尼說：『我確信不會有事的，只是有些地方被煙熏水漬而已。那張「虎豹小霸王」的電影海報大概完蛋了，不過，僅此而已。』

『是的，好。謝謝你，强尼，上帝保佑你。』她親過他的面頰後，快步跑過走廊。她曾回顧過一次，臉上的表情極像迷信的驚恐。

護士們一個個站到了護士站的玻璃窗旁，瞪著他看。她們令他聯想到一排烏鴉站在電線上，瞪視着在地下閃閃發亮的一樣東西，想要飛下去將它啄碎。

他沒好氣地說：『去照顧你們的病人吧。』一聽到他的聲音，她們都不覺向後退縮。他跛著脚向

電梯走去，任由她們開始嘰嘰喳喳地議論。他很累，兩腿又酸又痛，臀部的關節裏好像有幾百斤碎玻璃。他只想躺下來睡一覺。

第十一章

1

『你打算怎麼辦？』桑恩・韋季問。

『基督，我不知道。』强尼說：『你說一共有幾個人呢？』

『大概是八個吧。有一位是美聯社北新英格蘭分社的記者，還有兩家電視臺派來的人，帶著攝影機和燈光。醫院的董事長很氣你，强尼，他覺得你沒有規矩。』

『因爲一個女士的房子就要被燒掉了嗎？』强尼問：『我只能說，一定是這兩天沒什麼新聞好報導的。』

『事實上，你錯了。福特否決了兩項法案，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在特拉維夫炸掉了一間餐廳，還有一隻警犬在機場嗅出了四百磅的大麻。』

『那他們到這裏來幹什麼？』强尼問。當桑恩進了病房，告訴他有許多記者聚集在大廳裏時，他首先想到的是他母親對這件事將會有什麼想法。她還在波拿準備著下禮拜前往加州的朝聖之旅，强尼和他父親都不贊成她遠赴西岸，她兒子變成一位先知的消息可能會使她取消行程，但是强尼害怕這樣一來反而更糟。像這樣的事對她有害無益。

另一方面——這想法突然湧現在他心中——或許這能勸服她再開始服藥也不一定。

『他們到這裏來就是來採訪新聞的。』韋季說：『這件事確實有報導的價值。』

『我並沒有做什麼事，我只是……』

『你只是告訴怡蓮・梅根說她的房子著火了，而那是事實。』韋季溫和地說：『得了，强尼，你一定知道這種場面遲早會發生的。』

『我並沒有什麼知名度。』强尼皺著眉說。

『我並沒有說你有。一次大地震也沒有什麼知名度呀，但是記者還是要爭相報導，因爲人們想知道。』

『要是我拒絕見他們呢？』

『你別無選擇。』韋季回答道：『他們會離去，把瘋狂的謠傳報載出來。然後，等你出院時，他們還是會釘上你，把麥克風塞到你面前，彷彿你是個參議員或是黑社會頭子，明白吧？』

强尼想了想。『布萊也來了嗎？』

『是的。』

『要是我請他上來呢？我和他一個人談，他可以把我說的話轉達給別的記者。』

『你可以這麼做，不過這樣會使其他人很不高興。一個不高興的記者會成爲你的敵人，尼克森使他們不高興，他們就叫他身敗名裂了。』

『我又不是尼克森。』强尼說。

韋季粲然而笑。『謝天謝地。』

强尼問：『你說該怎麼辦呢？』

2

强尼一推開旋轉門，踏入西側大廳，那羣記者便站起身，一湧而上。他穿著一件白襯衫，領口敞開，和一條顯然大了一號的牛仔褲。他的臉色蒼白但沈著，脖子上，繃帶手術留下的疤明顯地突起。對他閃動不止的鎂光燈使他眉頭直皺，一個接一個的問題此起彼落。

『各位請聽我說！』桑恩・韋季喊道：『史密先生是個恢復期的病人，他只想做簡短的聲明，並且回答一些問題，但是各位必須有秩序地發問！現在請退後，讓他喘口氣！』

兩組電視燈光都開著，把大廳照得分外光亮，許多醫生和護士們都聚在門口處旁觀。强尼蹙著雙眉別開燈光，想著不知道這是否就是他們所說的鎂光燈。他覺得這一切恍如一場夢。

『你是誰？』有個記者對韋季嚷著。

『我是桑恩・韋季，這位年輕人的醫生，在報上提及我時，不妨說「某某」就行了。』

一陣爆笑聲，使得氣氛和緩了些。

『强尼，你覺得還好嗎？』韋季問。現在才剛剛入夜，而他洞悉怡蓮・梅根的厨房失火的事，似乎已遙遠而不重要，是記憶中的記憶了。

『當然。』他說。

有個記者叫道：『你有什麼聲明呢？』

『呃，』强尼說：『是這樣的。我的生理治療師是一位叫做怡蓮・梅根的小姐，她人很好，一直在幫助我恢復體力。我曾出過一次車禍，所以……』一部電視攝影機移向前，直對著他，使他一時有些張口結舌。『……所以我相當虛弱。我的肌肉衰退了。今早我們在生理治療室，剛治療完畢時，我突然覺得她家失火了。更確切地說……』耶穌，你簡直像在鬼扯淡！『我覺得她忘了把爐火關掉，因此厨房的窗帘就快著火了。所以我們就去打電話給消防隊，就這麼回事。』

在記者們反芻這段話時，有一陣短暫的停頓，然後又是接二連三的問題，人聲混雜，吵鬧而毫無意義。强尼無助地環顧四周，覺得徬徨無措。

『一次一個問題！』韋季喊道：『舉手發問！你們沒上過學嗎？』

四處亂揮的手，强尼指指德偉・布萊。

『你認爲這是不是一種通靈經驗呢，强尼？』

『我想這只是一種感覺。』强尼說：『當時我做完了仰臥起坐，梅根小姐握住我的手拉我起身，我就知道了。』

他指指另一個人。

『我是麥爾・艾霖，波特蘭的星期週報，史密先生。那是不是像一張照片，突然閃現在你的腦中？』

『不，並不像是那樣的。』事實上，强尼也記不起那到底是什麼樣子了。

一個穿著褲裝的女記者問：『以前你曾有過類似的經驗嗎，强尼？』

『是的，有過幾次。』

『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呢？』

『我想還是不必了。』

有一個電視臺的記者舉起手，强尼對他點點頭。『在你發生車禍，造成昏睡之前，你是不是也曾有過這種感應呢，史密先生？』

强尼猶豫了。

房間變得安靜無聲，電視燈光猶如熱帶的太陽，照得他的臉有些發燙。『沒有。』他說。

又一陣亂哄哄的問題，强尼再度無可奈何地望向韋季。

『停！停！』桑恩・韋季大吼兩聲，待吵聲稍息後，他問强尼：『你累了嗎，强尼？』

『我再回答兩個問題。』强尼說：『然後……眞的……對我而言，這是漫長的一天……是的，小姐？』

他指著一個塊頭不小的女記者。『史密先生，』她的聲音也很大：『明年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將會是誰呢？』

『這我不能告訴你。』這問題令强尼驚詫。『我怎麼知道呢？』

更多的手舉起了。强尼指了一個面孔沈著，穿著黑色西裝的高個兒男人。他向前跨進一步，顯得有些呆板。

『史密先生，我是路易斯敦太陽報的記者，羅傑・杜梭，我想請問你你是不是知道何以你會有這種不尋常的……能力。爲什麼你會有呢，史密先生？』

強尼清清喉嚨。『我想，你的問題是……要求我對於我並不了解的事情說明原因，這點我沒辦法。』

『史密先生，只是請你解釋一下。』

他以為我在騙他們。

韋季踏步上前，與強尼並肩站立。『這個問題或許我能回答。』他說：『至少是試著解釋何以無法回答。』

『你也是個通靈者嗎？』杜梭冷冷地問。

季韋說：『是的，所有的神經科醫師都是，那是一項必要條件。』在衆人的爆笑聲中，杜梭脹紅了臉。

『各位記者先生和小姐們，這個人昏睡了四年半，我們研究人腦的人都不知道他之所以昏睡，以及甦醒的原因何在，也就是說，我們對於「昏睡」，實在並不了解，正如我們不了解睡眠或淸醒的簡單行爲。各位先生女士們， 我們不了解一隻青蛙的腦，或是一隻螞蟻的腦。 也許你們會引述我的話……你們看我是不是毫不畏懼？』

更多的笑聲。他們喜歡韋季。只有杜梭繃著一張臉。

『你們還可以引述我這句話：我相信這位年輕人擁有人類一種很新的能力，或者是很古老的。爲什麼？如果我和我的同事連一隻螞蟻的腦也不了解，我能告訴你們爲什麼嗎？我不能。不過，我倒能向各位提出一些有趣的事實，這些事實和他的能力可能有關，也可能無關。強尼・史密的腦有一部份已完全損壞了—— 很小的一部份， 但是腦的每一部份都可能是致命的。 他稱這一部份爲「死亡區域」，在那裏，顯然儲存了一些記憶。這些消失的記憶好像是「一組」的——也就是街、道路、公路的名稱，這只是很小的一部份，但是消失得很完整，包括語言和影像兩種技巧。

『與這一點抹除的記憶所對稱的，強尼・史密却有另一小部份的腦甦醒了。在顱頂部內的一部份大腦。這一部份的腦控制了行爲和思想，而強尼・史密這部份的腦反應強烈，超乎了一般人。還有一件事，顱頂部的腦葉與觸摸的感覺有關——至於有多大的關連，我們還不完全確知——它又和分類及辨認各種形狀及構造的腦部區域十分接近。根據我個人的觀察，強尼在「感應」之前，必然都有某種形式的觸摸過程。』

靜默。記者們瘋狂地寫著，剛才對準了韋季的電視攝影機，現在拉向後，將強尼也攝入鏡頭。

『是不是這樣，強尼？』韋季問他。

『我想是的……』

杜梭突然側身擠向前。有一忽兒強尼以爲他大概是要過來和他們一起站在雙重門前，也許是爲了提出反證。然後他看見杜梭從頸子上取下一個東西。

『我們來示範表演一下吧。』他手裏拿著一個繫在一條金鍊子上的獎章，說道：『讓我們看看你可以由這個看到什麼。』

韋季回拒道：『我們什麼也不看。』他蹙著黑白相雜的眉毛，像摩西般瞪著杜梭。『這個人並不是嘉年華會的江湖藝人，先生！』

『你少唬人了。』杜梭說：『他不是能，就是不能，對吧？你忙著提出事實時，我也忙著向自己提議。我所要說的是，這些人根本不可能應要求露兩手，因爲他們就和一疊三塊錢的鈔票一樣眞實不虛。』

強尼看看其他名記者。除了布萊面露困窘之色外，每個人都等著看好戲，就像那些站在玻璃窗畔瞪著他看的護士。他突然覺得自己像一個身陷獅羣的基督徒。不管怎麼樣，贏的都是他們，他心想。如果我能對他說出一些事，他們就得到了一篇好報導；如果我不能，或者拒絕一試，他們又有另一種故事了。

『怎麼樣？』杜梭逼問。獎章在他的拳頭下搖來晃去。

強尼看看韋季，但韋季却厭惡地望向別處。

『給我吧。』強尼說。

杜梭遞過了鍊子。强尼把獎章放在手掌中；這是個聖克里斯多福獎章。他讓金鍊子在獎章上堆成一小堆，再以另一手覆蓋住。

房裏一片死寂。原先聚在大廳門口觀看的醫生和護士們又增加了五、六個，有些人穿著便服，大概是已經下班，就要離開醫院了。通往樓下遊樂及電視室的走廊盡頭，聚集了一羣病人。在晚上探病時間內來探望病人的人，也都由正廳聞風而來。空中浮盪著一種窒悶緊張的氣氛。

强尼一語不發地站在那兒，白襯衫和過大的牛仔褲襯得他更形蒼白消瘦。聖克里斯多福獎章被緊緊地握在他的右手中，使他手腕上的靭帶在電視强光的照射下，明顯地突出。杜梭和他正面對立，穿著筆挺的黑色西服，冷靜，沈著，無懈可擊。這一刻似乎無盡地延伸，沒有人咳嗽或低語。

『哦，』强尼柔聲說道：『是這個嗎？』

他注視杜梭，手指慢慢鬆開了。

杜梭問：『怎麽樣？』他的聲音已失去了咄咄逼人的氣燄。那個緊張、疲倦、回答記者問題的年輕人也似乎消失了。强尼的唇邊綻著一抹笑，但那微笑却無一絲暖意。他的藍色眼眸變深了，顯得無比的冷漠和遙遠。韋季看得很清楚，不覺打了個冷顫，全身起了鷄皮疙瘩。後來他告訴他的妻子，一個透過高倍數顯微鏡觀察一種特殊品種草履蟲的人，臉上所流露出的表情就像那樣。

『這是你姊姊的獎章。』他對杜梭說：『她的名字是安妮，但是每個人都叫她泰莉。你的大姊。你很愛她，幾乎崇拜著她所走過的地面。』

突然間，强尼．史密的聲音有了可怖的變化；它聳然拔高，像一個正在變聲的少年發出的聲音。『你在里本街闖紅燈時就戴著它，泰莉，或者當你和東印區的那些傢伙出去時。別忘了，泰莉，別忘了……』

剛才問强尼明年民主黨將提名何人競選總統的那名女記者，發出一聲驚恐的呻吟。有個操縱電視攝影機的人嘶聲低喃道：『耶穌基督！』

『別說了。』杜梭低語道。他的臉變得一片死灰，兩眼鼓出，在强光下閃著鉻鋼似的光亮。他伸

出雙手，想要拿掛在强尼手指上的金鍊子，可是他的手既無權威也無力量。那個獎章前後晃動，閃現刺眼的光芒。

『記住我，泰莉。』那個少年的聲音又說：『保持清白，泰莉……求求你，看在上帝的份上，保持清白……』

『別說了！別說了，你這個混蛋！』

强尼的聲音又變得低沉。『那是速度，對吧？她在二十七歲時死於心臟痲痺，但是她戴了它十年，她記得你，從未忘記，從未忘記……從未忘記……』

獎章由他的手指上滑落，掉在地上，發出小而清脆的一響。强尼瞪視著前方，臉色冷漠而淡然。杜梭俯身從他脚邊拾起了獎章；在驚愕的沉默中，他的啜泣聲清晰可聞。

一盞閃光燈亮了一下，强尼的表情變了，回復成原來的自己。他先是一陣驚恐，繼而憐憫，笨拙地在杜梭身旁跪下來。

『對不起。』他說：『對不起，我不是故意……』

『你這個混蛋，騙子！』杜梭對他尖聲叫喊：『這一切都是騙人的！都是騙人的！都是騙人的！』他張開手掌，對著强尼的頸子揮了過去。强尼冷不防地挨了一掌，摔了過去，頭重重地摔到地上，眼冒金星。

騷動。

他隱約看到杜梭盲目地推開人羣，朝雙重門衝去。人們圍住了杜梭，圍住了强尼。他看見杜梭穿過一雙雙的腿和鞋子。然後韋季蹲到他的身旁，扶他坐起身。

『强尼，你沒事吧？他打傷你了嗎？』

『沒有我給他的傷害嚴重。我沒事。』他掙扎著站起身——也不知是韋季的手還是別人的手扶持著他。他覺得昏眩，噁心。這是個錯誤，一個難堪的錯誤。

有人嘶聲尖叫——是那個問民主黨候選人的女記者。强尼看見杜梭搖搖晃晃地向前傾斜，摸索著

那個女記者的衣袖，然後便頹然趴倒，趴在他想要到達的門口前，一手仍緊緊抓著那個聖克里斯多福獎章。

『昏倒了。』有個人說：『昏死過去了，眞可怕。』

『我的錯。』强尼對韋季說。他的喉嚨因羞愧和淚水而緊縮。『都是我的錯。』

『不，』韋季說：『不是的，强尼。』

是他的錯。他甩開韋季的手，走向杜梭倒臥的地方，另外有兩個醫生也趕過來了。杜梭已經醒了，眨著眼，昏眩地瞪著天花板。

强尼問：『他沒事吧？』他轉向那個穿著褲裝的女記者，那女人却忙閃到一旁去，臉上閃過害怕的神色。

强尼轉向另外一邊，面對著曾問他在車禍前是否有過感應的那名電視記者。他突然覺得非向某個人解釋清楚不可。『我不是故意要傷害他的。』他說：『眞的，我可以發誓，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

那個電視記者後退了一步。『你當然不是故意的。』他說：『是他自找的，誰都看得很清楚。只是……別碰我，好吧？』

强尼瞪著他，啞然無語，雙唇微微顫抖。他依然驚愕，却已有幾分了解了。喔，是的，他了解了。那個電視記者强笑了一下，那笑容却比哭還難看。

『別碰我，强尼，拜託。』

『並不是那樣的。』强尼說——或者想要說。事後，他也不確知究竟他有沒有說出口。

『別碰我，强尼，好吧？』

那個記者向後退到正在收拾裝備的攝影人員後。强尼瞪視著他，突然不自禁地全身發抖。

3

韋季說：『這是爲了你好，强尼。』護士就站在他後面，兩手在醫藥輪枱上摸來摸去，像一個白色的鬼魂，一個魔法師的徒弟。

『不要。』强尼說。他仍在發抖，而且還冒著冷汗。『不要再打針了，我已經挨够了。』

『那麽，吃藥吧。』

『也不要再叫我吃藥了。』

『這樣你才能入睡呀。』

『那個叫杜梭的人呢？他能入睡嗎？』

『他是自作自受。』護士低喃了一句，當韋季轉身向她時，她縮了一下，但韋季却咧嘴笑笑。

『她說的沒錯，對吧？』他說：『那個人是自作自受。他以爲你是騙人的，强尼，好好睡一覺，明天你就會想開了。』

『我自然會睡著的。』

『强尼，別這樣。』

這時是十一點一刻，病房裏的電視機剛剛關掉。强尼和韋季一起看了電視長片，强尼邊看邊想：我的故事拍成影片還更好看些。今晚 WABI 的攝影人員便拍到了一段鬧劇，最後一幕是杜梭緊握著他姊姊的獎章衝過大廳，然後在一陣昏眩中向前趴倒，盲目地抓向那個女記者，像一個就要溺斃的人抓住一根稻草。

韋季看了一半電視時，曾離開了一會兒，不多久他又回來了，說是許多人打電話到醫院來找强尼。幾分鐘後，護士把藥推進來了，使强尼相信韋季主要是到護士站去，至於檢查打進來的電話，八成是順便的。

就在這時候，電話鈴響了。

韋季低聲暗咒。『我跟她們說過別把電話接進來的，你別接，强尼，我……』

但是强尼已經接了。他聽了一會兒，點點頭。『是的，不錯。』他伸手遮住話筒。『是我爹。』

他又放開手。『嗨，爹，我猜你……』他聽著，唇邊的淺笑漸漸消退，臉上現出驚恐而痛苦的表情。他的唇無聲地動一動。

『强尼，怎麼了?』韋季急切地問。

『好的，爹。』强尼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是的，康柏蘭總醫院，我知道在哪兒，就在耶路撒冷區上面。好的，爹……』

他的聲音嘶啞了，眼裏含著淚光。

『我知道，爹，我也愛你。我好難過。』

聆聽。

『是的，不錯。』强尼說：『再見，爹，是的，爹。』

他擱下電話，用手掌跟揉擦著兩眼。

『强尼?』韋季傾身向前，拿開他的一隻手，輕輕握著。『是你母親嗎?』

『是的，是我母親。』

『心臟痲痺?』

『中風。』强尼說。韋季輕吁了一聲。『他們兩個人都在看電視新聞……誰也沒想到……會有我的鏡頭……然後她就中風了。上帝，她現在在醫院裏，要是我爹再有什麼三長兩短，那我們不就演出三人行了?』他尖聲高笑了一聲，眼珠子狂野地滾動，看看韋季，又看看護士，再看向韋季。『這是一種很好的能力，』他說：『每個人都該有的。』他又笑了起來，就像是尖叫。

韋季問：『她的情況很糟嗎?』

『他不知道。』强尼放下雙腿。他已換回醫院的罩袍，打著赤脚。

韋季厲聲問：『你在幹什麼?』

『你看呢?』

强尼站起身，有一忽兒韋季似乎要將他推回床上去，然而他却看著强尼跛著脚走向衣櫥。『別傻了，强尼，你還沒有辦法。』

强尼不顧護士在場——天曉得她們看他赤身露體也不知看過幾回了——脫下了罩袍，拉開衣櫥，找出先前參加記者會時所穿的白襯衫和牛仔褲。扭曲、突起的刀疤，由他的膝蓋後部直向下溜到小腿肚。

『强尼，身爲你的醫生和你的朋友，我絕對禁止你這麼做。我告訴你，那太瘋狂了。』

『你只管禁吧，我走了。』强尼說著，開始穿衣服，臉上有種若有所思的表情，使韋季覺得他有些恍惚。護士瞪眼注視。

『護士，你回休息站去吧。』韋季說。

她退到門邊，站了一會兒後，很不情願地離開了。

『强尼，』韋季站起身，走向强尼，伸手搭在他肩上。『你並沒有害她。』

强尼將他的手搖落。『是我害她的。』他說：『她在電視上看到我才會中風。』他把襯衫鈕釦扣上。

『你勸過她吃藥，是她自己不吃的。』

强尼看看韋季，又繼續扣著衣釦。

『如果這件事不是在今晚發生的，而是在明天或下星期或下個月……』

『或明年，或十年後。』

『不，不可能等到一年後，甚至明年，你也知道的。爲什麼你急著自怨自艾?就爲了那個自以爲是的新聞記者嗎?也許是由於自憐使然吧?非要相信你曾受過詛咒?』

强尼的臉扭曲了。『出事的時候她正看着我，你不明白嗎?你難道不明白嗎?』

『你跟我說過，她一直熱心盤算著要到加州去，參加一個什麼會議的。聽你說來，這件事對她的情緒有很大的影響，對吧?是的，等到她踏上行程時，只怕中風也是免不了的。中風並不是毫無徵兆的晴天霹靂，强尼。』

强尼扣上牛仔褲，坐了下來，彷彿穿衣的動作使他累得不想動了。他的兩隻脚仍然沒有穿鞋。『

是的。』他說：『是的，或許你說得對。』

『謝天謝地！你總算講理了。』

『但是我仍然非去不可，韋季。』

韋季舉起雙手。『你去了又有什麼用呢？她現在在她的醫生和她的上帝手中，情況如此，你應該比別人更了解的。』

『我爹會需要我的，』强尼說：『這點我也了解。』

『你怎麼去？現在都快半夜了。』

『我叫計程車到坎德來特區去轉灰狗巴士，那裏還有站牌吧？』

『用不著這麼麻煩。』韋季說。

强尼伸手在椅子下找鞋子，却怎麼也摸不到，韋季從床底下將鞋子拿出來遞給他。

『我開車送你去。』

强尼抬起頭看著他。『你願意？』

『只要你服用一點輕微的鎮靜劑，我願意。』

『可是你太太……』他意識到對於韋季的個人生活，他所知道的就只是他母親仍安然住在加州。

『我離婚了。』韋季說：『當醫生的時常整夜不在家……除非他是皮膚科或脚病科醫師，對吧？我太太受不了床的半邊老是空著，所以她就找別的男人將它填滿。』

强尼尷尬地說：『眞抱歉。』

『你一天到晚就是抱歉，强尼。』韋季的表情溫和，眼神却很嚴厲。『把鞋穿上。』

第十二章

1

强尼吃了一顆藍色的小藥丸後，才和韋季離開東緬因醫院，上了韋季的車。在車上，他迷迷糊糊地想著：由醫院到醫院，一個病人去看另一個病人，一站過一站。

將近五年來第一次步出醫院，强尼心裏也有些說不上來的高興。夜晚的空氣清新怡人，銀河橫披過天際，放射著萬點光芒，樹梢上半輪明月跟著他們前行，經過帕密拉、新港、匹玆菲德、班敦、克林頓諸鎮的南端。車子在寂靜中前行，只有立體音響的四只喇叭飄送出柔美的樂聲。

强尼心想：搭乘克立夫鎮警局救護車到一家醫院，坐著凱廸拉克車到另一家醫院去。他很快就釋然了，坐在車上，享受飛馳的旅程，任他母親的病、他的新能力，以及想要刺探他心靈的人（是他自找的……別碰我，好吧？）全都飄散。韋季也不說話，只是偶爾隨著樂曲低哼幾聲。

强尼抬眼眺望星星，又望向無止地向前延展、空曠的路面。他們通過奧古斯塔的收費站，韋季買了一張計時收費票，然後繼續行駛——迦德納、沙巴士、路易邨。

將近五年，比某些殺人兇手被判的徒刑還要久。

他睡了。

迷迷糊糊地做夢。

『强尼，』他母親在夢中說：『强尼，讓我好過些吧，讓我好起來吧。』她穿著乞丐的破衣服，趴在碎石路上朝他爬行。她的臉色死白，兩膝滲出血絲，稀疏的頭髮中有蠕動的白蝨子，向他伸出的雙手直抖個不停。『你擁有的力量是上帝賜給你的。』她說：『這是個重大的責任，强尼，因爲祂信任你，重視你。』

他握住她的雙手，緊緊併住，說道：『魔鬼呀，離開這個女人吧。』

她站起身。『痊癒了！』她的叫聲有種奇異的勝利。『好了！我的兒子將我治癒了！他有幫助世人的偉大力量！』

他想要抗議，告訴她他並不想做什麼偉大的事，或治癒別人，或預測未來，或找尋那些遺失的東西。他想要告訴她，可是他的舌頭却不聽使喚。這時她却走開了，大步踏上碎石路，姿態旣卑屈又傲

慢，聲如宏鐘：『得救了！得救了！救世主！得救了！救世主！』

他驚恐地發現在她身後跟了幾千幾萬個人，不是殘廢就是畸形。那個高大的女新聞記者也雜在其中，想要知道民主黨將會提名誰競選一九七六年的總統；有個瞎眼的農夫拿著他兒子的照片，想要知道那個在一九七二年失踪的年輕人究竟是生是死；有個長得像莎拉的少婦臉頰上掛著淚，手中抱了一個腦水腫的嬰兒；一個因爲關節炎必須拄著拐杖行走的老人；還有許許多多各形各色的人，延伸了好幾哩路，他們將耐心等待，以他們無聲而迫切的渴求將他扼殺。

『得救了！』他母親的聲音不停地高喊：『救世主！得救了！得救了！』

他想告訴他們，他不會療治傷口，也不會救人，但在他尙未開口否認之前，第一個人已伸手握住他的雙肩，死命搖他。

那搖動却是眞實的；是韋季的手握住他的臂膀。車裏充滿了橙黃色的光線，亮得如同白晝——這是夢魘的光芒，使得韋季慈藹的臉變得像是個妖怪。有一忽兒他以爲惡夢仍將繼續，繼而他看清這亮光是停車場的燈投射造成的。很顯然的，在他昏睡之時，他們把這些燈也換過了；從白色的水銀燈換成了橙色的燈，照得人的皮膚像上了層漆。

他睡眼惺忪地問：『我們到哪裏了？』

『醫院。』韋季說：『康柏蘭總醫院。』

『噢，好。』

他坐起身。夢境粉碎消散，像某種破碎却未掃淨的東西，殘存在他的心版上。

『可以進去了吧？』

『是的。』强尼說。

他們走過停車場，仲夏的林間，蟋蟀爭相鳴叫。他母親的影像充滿在他的腦海中，但他依然能聞到夜晚清涼、柔和的氣味，感覺得到吹拂在他皮膚上的微風。健康的夜，以及健康的感覺，令他倍覺振奮——只是他何以身在此處的原因雖然模糊淡然，却依舊在他心中盤旋。

2

赫柏在玄關處迎接他們，强尼看見他父親穿了一條怪異的舊長褲，沒穿襪子却穿著皮鞋，上身則是一件睡衣。這身裝束使强尼意識到事情發生得有多麼突然，對他說出了許多他並不想知道的情況。

赫柏叫了聲：『孩子。』他似乎顯得比平常衰老憔悴。他想再說些什麼，却說不出口。强尼伸手抱住他，他忍不住流下了淚，靠在强尼的襯衫上啜泣不止。

『爹，』强尼說：『別傷心，爹，別傷心。』

他父親擁住强尼的肩，老淚縱橫。韋季轉過身子，看著牆上那些本地畫家所畫的水彩畫。

赫柏逐漸鎭靜下來，抹了抹眼淚，說道：『看看我，還穿著睡衣呢。救護車來到前我還有時間換衣服，就是沒有想到，一定是老了。』

『不，你還不老。』

『呃，』赫柏聳聳肩。『是你的醫生朋友開車送你來的嗎？眞謝謝你，韋季大夫。』

韋季聳聳肩。『不客氣。』

强尼和他父親走入小等候室裏，坐了下來。『爹，她……』

『她在拖。』赫柏現在似乎平靜多了。『淸醒，但是情況很糟。她一直喊著你的名字，强尼，我想她是爲了你才勉强撐著。』

『我的錯。』强尼說：『全都是我的……』

他耳朶的痛使他震驚，愕然地瞪視他父親。赫柏揪住他耳朶用力扭著，和先前在他懷中哭泣的老人判若兩人。只有對於最嚴重的錯誤，赫柏才處以擰耳朶的懲罰。强尼記得他上一次被父親擰耳朶是在十三歲時；他在家裏那輛舊車上玩，無意間扳動了車檔，使得車子無聲無息地朝下坡溜，撞進了他們的後院倉庫。

赫柏說：『不准你這麼說。』

『耶穌，爹！』

赫柏放開手，唇角露出一點淺笑。『把擰耳朶的處罰都忘了，是吧？或許以爲我也忘了吧。沒這麼好運，强尼。』

强尼瞪著他父親，依然錯愕無語。

『不准你責備自己。』

『可是當時她正在看那則該死的……』

『新聞，是的。她歡喜若狂，激動不已……然後便躺在地上，可憐的老嘴一張一合的，像一條跳出水面的魚。』赫柏傾身靠向他兒子。『醫生不肯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却跟我談到什麼「冒險治療」，我不想進一步討論。她也犯了罪，强尼，她自以爲了解上帝的心靈。所以，你不必爲她的錯誤自責。』赫柏的眼裏又閃現淚光，聲音却變得嚴厲。『天曉得我愛了她一輩子，最近却愈來愈難了。說不定這樣才是最好的。』

『我可以看她嗎？』

『可以，她在走廊末端的三十五號病房。他們在等你，她也是。有一件事，强尼，不管她可能說些什麼，你都要同意。不要……讓她死有遺憾。』

『不會的。』强尼頓了一下。『你要和我一起去嗎？』

『我待會兒再去吧。』

强尼點點頭，踏入走廊。夜晚，燈光微弱，方才那一刻溫馨、清涼的仲夏夜似乎早已飄逝了，但他在車上做的惡夢却異常清晰。

三十五號病房。門上的小名牌寫了『薇拉・海倫・史密』。他知不知道她的敎名是海倫呢？他必定知道的，雖然他記不清楚了。但是他記得別的事：一個明亮的夏日，在奧克海灘上，她用手帕包住一根雪糕遞給他，一臉歡快的笑容。他和父親、母親一起玩檢紅點——後來，在她沈迷於宗敎後，她便不准家裏有紙牌，就是玩十點半也不行。他記得有一天他被蜜蜂叮了，大哭大喊地跑去找她，她親吻腫起的傷處，用鑷子把蜂刺夾出，又爲他把傷口包紮起來。

他推開房門走了進去。她躺在病床上，只是個模糊隆起的身形，强尼心想：我就是像她那樣。一個護士正在爲她量脈搏；門開時她回過頭來，眼鏡反射了走廊微弱的燈光。

『你是史密太太的兒子？』

『是的。』

『强尼？』病床上的人形叫了一聲，聲音空洞而乾燥，被死亡所侵擾。這聲音——上帝幫助他——使他毛骨悚然。他走向前。她的臉扭曲糾結，偏向左側，放在床單上的手像鳥爪似的。中風，他心想，她看起來像是吃了一驚。

『是你嗎，强尼？』

『是我，媽。』

『强尼？是你嗎？』

『是的，媽。』

他靠向病床，强迫自己握住那隻枯瘦的鳥爪。

『我要我的强尼。』她不高興地說。

護士憐憫地看了他一眼，他發現他有股揮拳揍人的衝動。

他問道：『請你暫時離開一下好嗎？』

『我不該……』

『得了，她是我母親，我希望和她獨處一會兒。』强尼說：『怎麼樣？』

『呃……』

『幫我端果汁來，爹！』他母親斷聲叫喊：『我覺得好像可以喝下好幾杯！』

强尼大聲對護士說：『請你出去好嗎？』他傷心痛苦，連視線都模糊不清了；黑暗中好像有一股大漩渦攪動不休。

護士離開了。

『媽。』他叫了一聲，在她身旁坐下。那種角色調換的怪異感直纏著他不放。有多少次她曾像這樣坐在他的病床上，也許握著他枯瘦的手，和他說話？他記起在那無始無終的時候，病房似乎近在咫尺——透過一層胎盤似的薄膜看去，他母親的臉俯在他的上方，對他發出毫無意義的聲音。

『媽。』他又叫了一聲，吻吻那隻鳥爪似的手。

『那些釘子給我，我能弄。』她說。她的左眼嵌在眼窩中動也不動，右眼珠却狂亂地滾動不休；被槍射中腹部的那匹馬，眼珠子也像這樣。『我要强尼。』

『媽，我在這兒。』

『强尼！强尼！强尼！』

『媽。』他眞怕那護士又跑進來。

『你……』她停止叫喊，手略微轉向他。『彎近些，我才能看清楚。』

他聽從了。

『你來了。』她說：『謝謝你，謝謝你。』淚水自她的右眼湧現，另一隻壞掉的眼睛却無動於衷。

『我當然會來的。』

『我看見你了。』她低語道：『上帝賜予你多偉大的力量呀，强尼！我不是跟你說過嗎？我不是早就這麼說了嗎？』

『是的，你說過。』

『祂派給你一件任務。』她說：『不要自祂身邊逃開，强尼。別像以利亞一樣，躲在一個洞穴裏，或使祂派出一條大魚來將你吞了。不要那麼做，强尼。』

『我不會的。』他緊握她的手，頭部抽痛不已。

『不是陶工，而是陶土，强尼，記住啊！』

『好。』

『記住啊！』她尖聲高叫。他心想：她又恍惚不清了。然而並非如此；至少自他清醒過來後，她的情況便是這樣了。

『要是有什麼微弱的聲音對你說話，你要仔細聽。』她說。

『是的，媽，我會的。』

她的頭微微動了一下——她是不是在笑？

『你大概以爲我瘋了，我想。』她又扭動頭部，以便直視他。『不過，沒有關係。當那聲音響起時，你會知道的。它會告訴你該怎麼做。耶利米、但以理、阿摩司和亞伯拉罕都聽從了它。它會對你發出的，告訴你，指示你，那時候，强尼……你就要負起責任。』

『好的，媽。』

他低喃了一句：『多偉大的力量呀。』她的聲音變得急切而激烈。『上帝給你的力量眞是偉大……我早就知道了……』她的右眼輕輕閉上，左眼却視而不見地瞪著前方。

强尼又和她坐了五分鐘，便起身準備離開。他把手放在門把上，輕輕拉開房門時，她那沙啞的聲音又響起了，那堅決而命令的語氣令他不寒而慄。

『要負起責任，强尼。』

『是的，媽。』

這是他最後一次和她說話。她在八月二十日早上八點五分時撒手歸西，在他們的北方某處，渥特和莎拉正爲了强尼而爭論；在他們的南方某處，格雷・提森則積極部署。

第十三章

1

里芝威警察局後面的房間內，一個小伙子打著赤膊坐在一張摺疊椅上喝著百事可樂。格雷・提森以頗有耐性的聲音對那個年輕人說：『你不明白。』那年輕人對他恣意而笑，不明白話說兩次是格雷・提森的極限，只知道房裏這傢伙不好惹，却不曉得這是個什麼樣的人。

總要讓他明明白白的。

必要的話，讓他吃點苦頭。

外面，八月下旬的早上晴朗溫暖，小鳥在樹枝上啁啾鳴唱。格雷覺得他的命運前所未有地接近。所以對付這個臭小子他得格外謹愼。這小子不是帶了一盒大麻煙到處閒混的長髮太保，而是個大學生；他的頭髮有點長，但是很乾淨，而且他是喬治・哈維的外甥。倒不是喬治很關照他這個外甥（喬治在一九四五年時自德國抵美，他對那些長髮青年有一句評語，這句話並非『生日快樂』），但他們到底是親戚，而喬治在鎭議會上勢力不小。當格雷通知他韋金警官逮捕了他姊姊的孩子時，喬治只丢了一句話：『你看著辦吧。』但他的目光却別有含意：別傷害他，他是我的親戚。

那小伙子輕蔑地望著格雷。『你的副警長把我的運動衫剝走了，我要你們還我。你最好也放明白點，如果你們不還我，我要讓美國民間自由聯盟叮得你們體無完膚。』

格雷站起身，走向自動販賣飲料機對面的檔案櫃，掏出一串鑰匙，找出其中一支，開了櫃門。從一堆交通意外事故的卷宗上面，他拉出一件紅色運動衫，將它用力抖開，亮出前胸上的字：『寶貝，我們睡覺去吧』。

格雷沉著地說：『你穿著這衣服在大街上公然招搖。』

那小伙子不在乎地靠向椅背，又喝了口可樂，嘴角嘲謔而放縱的笑容仍然不變。『沒錯。』他說：『我要將它要回來，那是我的財產。』

格雷開始頭痛了。這個自作聰明的小子不了解那有多麼容易；這房間是隔音的，連尖叫聲也不易傳出去。是的——他不了解，也不明白。

但是要小心應付，不要因一時衝動，壞了大事。

想得容易，通常做起來也不難，不過有時候，他的脾氣——他的脾氣難以控制。

格雷伸手從口袋裏掏出打火機。

『你去告訴你的蓋世太保組長和我的法西斯黨舅舅，說第一條修正案……』他停下來，瞪大了眼睛。『你想幹什……？嘿！嘿！』

格雷不理他，外表也依舊鎭定，將火點起。火燄向上竄，燒到那件紅運動衫，燒得又快又烈。

那小伙子蹺起的座椅『砰』一聲落下，他撲向格雷，手中仍握著那瓶可樂。那抹狂傲的冷笑消失了，代之以震驚愕然的神情——以及屬於一個向來爲所欲爲、驕寵任性的公子哥兒的憤怒。從來沒有人叫他『小鬼』，格雷想著，頭痛又加劇了。喔，他非得謹愼從事不可。

那小伙子叫道：『把衣服給我！』格雷用兩根指頭將運動衫拎得遠遠的，打算等燙手時就將它扔了。『給我，你這個混蛋！那是我的！那是……』

格雷伸手按向那小伙子赤裸的胸口，使足力氣將他推開。那小伙子被甩到房間另一端，怒意已消融爲完全的驚異，還有——終於——格雷所要看見的：恐懼。

他把運動衫丢到地上，撿起那年輕人扔下的可樂瓶，把瓶裏剩餘的可樂都澆到冒煙的衣服上，發出刺耳的嘶嘶聲。

那小伙子慢慢地站起身，背靠著牆壁。格雷直視他；他的眼眸是棕色的，瞪得老大老大。

『現在我們要取得一個諒解。』格雷覺得他自己的聲音聽來有些遙遠，似乎藏在他抽痛的腦殼後。『我們就在這裏討論一下，好決定誰是混蛋。你聽懂了吧？我們必須得到一個結論。你們大學生不是最喜歡開討論會，推出結果的嗎？』

那年輕人連續倒抽了幾口氣，潤潤唇，想要說話，却叫了一聲：『救命！』

『不錯，你是需要有人救你。』格雷說：『我也要給你一點幫助。』

『你瘋了。』喬治・哈維的外甥說著，又大叫一聲：『救命！』

『也許我是。』格雷說：『當然。但是小子，我們所要探討的一點是，誰才是孬種混蛋，明白我

的意思吧？』

他垂眼看看手中的可樂瓶，突然用力將它甩向鐵櫃的一角，將瓶子敲碎。那小伙子看看地上的碎玻璃，又看看格雷手上指向他的破玻璃瓶，立刻尖聲大叫。他的牛仔褲褲襠，本來已褪色發白，突然潮濕變暗了，他的臉色却轉為死白。格雷走向前，工作靴踩得碎玻璃軋軋作響，那年輕人拚命擠向牆壁。

『我上街時，都是穿一件白襯衫的。』格雷說著，咧嘴一笑，露出一排牙齒。『有時候還打領帶。你上街時，却穿一件寫了髒話的破衣服。所以，誰是混蛋呢，小子？』

喬治・哈維的外甥低哼了幾聲，鼓起的眼珠子直盯著格雷手中的半個玻璃瓶。

『我頂天立地站在這裏。』格雷又向前走了一步。『你却嚇得屁滾尿流。到底誰是孬種混蛋呢？』

他輕輕將破瓶頸刺向那小伙子袒露而且汗水涔涔的胸部，喬治・哈維的外甥開始哭了起來。格雷心想：就是這種小鬼使國家分裂為二的。憤怒的酒汁在他腦海中汩汩滾動。就是這種乳臭未乾，自大自傲的愛哭鬼。

啊，但是別傷害他——小不忍則亂大謀——『我的聲音像個人，』格雷又說：『你的聲音却像隻窩在爛泥坑裏的豬，小子。誰是混蛋啊？』

他又一次戳戳破瓶子；有個玻璃尖頂在那小伙子右乳下的皮膚，使得那地方滲出一小滴血。年輕人大聲嚎叫。

『我在和你說話，』格雷說：『你最好答話，就像回答你們教授一樣。誰是混蛋？』

小伙子抽抽鼻涕，但不敢吭聲。

『你想通過考試就要開口回答。』格雷說：『我要讓你的腸子流到這地板上，小子。』他說這話時是眞心的。他不能直視那一滴血；那會使他為之發狂，顧不得對方是喬治・哈維的外甥。『誰是混蛋？』

那年輕人答了聲：『我。』便哭得像個被魔鬼揪住的小孩。

格雷笑笑。他的頭愈來愈痛了。『嗯，很不錯，你知道，算是個開始，但是還不够好。我要你說：「我是混蛋。」』

『我是混蛋。』小伙子邊哭邊說，滿臉眼淚鼻涕。他用手背把鼻水抹掉。

『現在我要你說：「我是個孬種混蛋。」』

『我……我是個孬種混蛋。』

『你再說一句話，說不定我們就可以了事了。你說：「謝謝你燒了那件髒襯衫，提森鎭長。」』

小伙子已有所領悟，迫切地說：『謝謝你燒了那件髒襯衫。』

在迅雷不及掩耳之間，格雷將一個玻璃尖由左向右劃過那年輕人柔軟的腹部，留下一道血痕。其實只是劃破皮膚而已，那小伙子却像被一羣鬼追逐似的尖叫不止。

『你忘了說：「提森鎭長。」』格雷說。就在這一瞬間，他的頭痛猛烈抽了一下便消失了。他皺眉看看手中的破瓶子，幾乎記不起這是怎麼回事。眞是愚蠢之至，他差點把一切斷送在這個沒膽的小鬼身上。

『提森鎭長！』那小伙子驚恐萬分地尖叫：『提森鎭長！提森鎭長！提森鎭長……』

格雷說：『很好。』

『……長！提森鎭長！提森鎭長！提森……』

格雷用力摔了他一巴掌，使得那小伙子的頭撞到牆壁。他噤住口，眼神茫然。

格雷逼近他，伸出兩手揪住那年輕人的兩隻耳朵，將他的臉拉向前，直到兩個人鼻尖相碰，眼睛相距不過半吋。

『你舅舅在本城有他的勢力。』格雷仍揪著小伙子的耳朵。小伙子的棕色眼眸浴在淚水中，大得有些驚人。『我也有我的勢力——逐漸成氣候——但我不是喬治・哈維。他在這裏土生土長。假如你把今天這回事說給你舅舅聽，他很可能會毀了我在里芝威創下的局面。』

小伙子的雙唇扭曲蠕動，却發不出聲音，格雷輕輕搖搖他的頭，仍和他碰著鼻尖。

『也許他不會……對於這件髒運動衫他氣得不得了。不過他仍然有可能這麼做，畢竟血濃於水。所以你仔細想想，小子，如果你把今天的事告訴了你舅舅，使得你舅舅將我排擠出這個地方，我想我會找你算賬，把你給宰了。你相信嗎？』

『相信。』那小伙子的聲音嘶啞，臉頰被淚水浸得濡濕。

『「相信，先生，提森鎮長。」』

『相信，先生，提森鎮長。』

格雷放開他的耳朵。『是的，』他說：『我會殺了你，不過首先我還要先告訴任何肯聽的人，說你怎麼把尿撒得滿腿，又站著號哭，流了一臉鼻涕。』

他轉身快步走向鐵櫃，似乎那小伙子氣味難聞。他從櫃子裏取出一盒好貼繃，丟給那年輕人；後者向後縮了一下，沒有接住，又急忙從地板上將那盒繃帶撿起，深怕因爲漏接再度被格雷攻擊。

格雷指了指。『浴室就在那邊，你去把自己弄乾淨。我會留一件汗衫給你，你得把它洗得乾乾淨淨再寄回來給我，聽明白了嗎？』

『是的。』小伙子聲細如蚊。

『先生！』格雷對他吼道：『先生！先生！先生！你就記不住這稱呼嗎？』

『先生。』小伙子呻吟道：『是的，先生，是的，先生。』

『他們沒敎你們小孩子應該尊敬別人。』格雷說：『一點也沒敎。』

頭痛有回復的跡象。他一連深吸了幾口氣將它壓抑——胃部却攪動不止。『好，這件事到此就算結了。我只想給你一個忠告。你別想在今年秋天或隨便什麼時候同你那該死的學校去後，胡思亂想一通。你也別想要格雷．提森。這檔子事，你、我和喬治最好都忘得一乾二淨。好好想想，直到你領悟到再犯一次類似的錯將會是你這輩子最大的錯誤；也許是最後一次錯誤。』

格雷說罷，輕藐地瞥了那目瞪口呆的小伙子一眼就轉身離開了。那年輕人腹部上有幾絲乾血跡，

嘴唇顫抖不止，看來像是個過度成長的十歲男童，在少棒比賽中被三振出局。

格雷在心中暗自打賭，他是再也不會見到或聽到這個小伙子了，這個賭他一定贏的。過了幾天後，格雷在一間理髮廳裏刮臉時，喬治．哈維恰巧經過，特意爲他『使他外甥收斂了不少』而向他道謝。『你對這些小伙子實在很有一手，格雷。』他說：『我眞不明白……他們似乎都很尊敬你。』

格雷告訴他這件事不足掛齒。

2

格雷．提森在新罕普夏燒那件寫了穢語的運動衫時，莎拉和渥特．海勒正在緬因州的班哥鎮吃早餐，渥特手裏拿著報紙。

他將咖啡杯放下，發出清脆的碰撞聲，說道：『你以前的男朋友成了新聞人物了，莎拉。』

莎拉穿著晨褸，頭髮有點亂，睡眼惺忪地餵丹尼吃東西。她的睡意仍濃。昨晚有個宴會，特別來賓是哈遜．費須；自地球上有恐龍以來，他便是新罕普夏第三行政區的衆議員，明年當然還要競選連任。爲了政治因素，她和渥特非去參加宴會不可。政治，這兩個字是渥特近來時常使用的。他昨晚喝的酒比她還多，今早他已打扮齊整，精神奕奕的，而她却覺得懶洋洋的，像陷在一堆淤泥中。這眞是太不公平了。

『藍！』丹尼叫了聲，把一嘴的綜合水果吐了出來。

莎拉對丹尼說：『這樣不乖。』又問渥特：『你是在說强尼．史密嗎？』

『獨一無二的。』

她站起身，繞到渥特身旁。『他沒事吧，是不是？』

渥特有點不是味道地說：『他要是聽到妳這麼溫柔的問候，管保精神百倍。』

她隱約意識到這也許和她去看强尼時所發生的事有點關連，但報上的大標題仍令她吃了一驚：

清醒後的昏睡病人在記者會上戲劇化地展現通靈能力。由記者德偉．布萊所報導。附刊的照

片中，依然癯瘦的强尼夾在人羣中，一臉迷惘地站在一個倒在地上的男人旁邊；根據報載內文，那男人是路易斯敦太陽報的記者，羅傑・杜梭，照片說明寫著：該記者在驚人的揭示後昏倒在地。

她在渥特身旁的椅子坐了下來，開始看起那篇報導。丹尼不高興了，拚命敲著他那張高椅子上的餐盤，想要吃蛋。

『看來你是入迷了。』渥特說。

『你餵丹尼吃好嗎，甜心？反正你餵他他還比較不會調皮搗蛋的。』詳細報導請看第九頁第三欄。她把報紙翻到第九頁摺好。

『拍馬屁是叫人做事最好的手段。』渥特和悅地說著，脫下運動夾克，繫上她的圍裙。『來吧，小傢伙。』他開始餵丹尼吃蛋。

莎拉看完報導後，又回頭再重看一次。她的目光一而再、再而三地溜向照片上强尼那張迷亂而驚恐的臉。圍在杜梭四周的人們都瞪著强尼，臉上有種近乎恐懼的表情。她了然於心。她記起了當她親吻他時，一種怪異而恍惚的神情閃過他的臉，而當他對她說出在哪裏可以找出那個遺失的婚戒時，她不也很害怕嗎？

可是莎拉，你的懼怕和這些人的並不完全相同，對不對？

『再吃一點吧，好孩子。』渥特的聲音像是遠在千哩之外。莎拉抬頭望著他們父子倆一起坐在明亮的陽光中，突然又感到害怕了。她似乎又看見那戒指沉向馬桶底部，在清澈的藍水中一再翻滾，落到桶底時發出輕微的響聲。她想到萬聖節面具，以及那少年說的話：『我眞高與看到這傢伙被反咬一口。』她想到種種已許下却未實現的承諾，目光又一次溜向他那張清瘦而驚愕的臉。

『……騙人的花招。』渥特說著，把圍裙遞給她。他已讓丹尼把整顆蛋都吃完了，此刻他們的兒子正滿足地抱著果汁瓶吸吮。

『吭？』莎拉抬起頭望著渥特。

『我說對一個不知得付多少醫藥費的人而言，這倒是很不錯的騙人花招。』

『你在說什麼？你說「騙人的花招」是什麼意思？』

『當然啦。』他顯然沒意會到她的怒意，接腔道：『他寫本關於車禍及昏睡的書，可以賺到七、八千，甚至上萬元的稿費，可是搞點通靈的噱頭，那就可以大撈一票了。』

『你這樣說太過分了！』莎拉的聲音藏不住氣憤。

他望向她，先是一臉驚訝，旣而化爲了解，但這種了解的表情使她更加生氣。假如每次渥特自以爲了解她時，她都攢下五毛錢，現在他們可以搭頭等艙的飛機到牙買加度假去了。

『聽著，我很抱歉提起這件事。』他說。

『你可知道，强尼這個人是不會撒謊的，就好比……敎皇一樣。』

他爆笑出聲，這一剎那她很想抓起他的咖啡杯對他砸去。然而，她却只是把放在桌子下的雙手緊緊交握。丹尼瞪眼看他父親，也咯咯笑了起來。

『蜜糖，』渥特說：『我對他並無惡意，對他所做的事也並不反感。事實上，我因此而尊敬他。假如費須那個老匹夫可以在十五年內由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律師登上衆議院的席次，這傢伙也有權利扮演一個通靈者而……』

『强尼不會說謊。』她漠然重複了一句。

『這是個花招，專門哄騙每個禮拜看小型畫報，並且是環球讀書俱樂部會員的人。』他愉快地說：『雖然我承認在這次該死的提蒙審判案件中，陪審團團員最好也都有些通靈能力。』

『强尼・史密不會說謊。』她第三次重複，一時間彷彿又聽他說：它從你的手指上滑落了。你正要把他的刮鬍子用具收進一只側袋裏時，它就脫落了……你到閣樓上去看看就會找到的，莎拉。可是她不能把這件事告訴渥特，渥特不知道她去看過强尼。

去看看他並沒有什麼不對，她不安地想著。

是不錯，但如果她對他說出她把原來的那枚婚戒丟進抽水馬桶中沖掉了的事，他會有什麼反應呢？他或許不會了解是一種突然的驚恐使她這麼做的——也就是報上那些陌生的臉孔所流露出的驚

恐；說起來，和强尼本身的懼怕也不無幾分相似。不，渥特可能一點也不了解。畢竟，把結婚戒指丟進馬桶裏沖掉並不代表什麼好的兆頭。

『好吧，』渥特說：『就算他不說謊，只是我實在難以相信……』

莎拉柔聲說：『看看站在他後面的人吧，渥特，看看他們的表情，他們相信。』

渥特隨便瞟了一眼。『當然，就像小孩子相信一個魔術師，只要他繼續表演。』

『你以爲這個杜梭是個——呃，你怎麼說的——一個騙子嗎？根據報載，他和强尼以前從未見過面呀。』

『唯有這樣才能製造成功的幻覺，莎拉。』渥特耐著性子說：『魔術師從兎子窩裏拉出一隻兎子並不稀奇，要從帽子裏拉出兎子來才算數。强尼．史密若非早已知情，便是針對這個叫杜梭的人當時的表現做了一番準確的猜測。不過我要再重複一次，我因此而尊敬他，他會賺到一些錢的。』

在這一刻莎拉憎恨他，厭惡他，這個她所嫁的好男人。他成熟，穩重，幽默，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缺點——只是他打心眼兒裏相信人人都把金錢視爲第一，無論男女都汲汲營營。今早他稱哈遜．費須爲老匹夫；昨晚他却極盡巴結之能事，當費須說到某個小鎮鎮長叫格雷．提森什麼的，竟想角逐明年的衆議院席位時，他也跟著訕笑了一番。

是的，在渥特．海勒的世界裏，沒有心靈力量，也沒有英雄，唯有竭盡心力向上鑽營的全能信條。他是個好人，沉穩世故，深愛她和丹尼，可是她的心突然强烈地爲强尼以及他們被剝奪了的五年吶喊——或者是共度一生的幸福，一個髮色較深的孩子。

『你該走了，親愛的。』她平靜地說：『不然你那個叫提蒙的客戶就要被人放進股票市場去了。』

『可不是。』他對她粲然一笑，最後的結辯已完畢了。『還是朋友？』

『還是朋友。』然而他真的知道戒指在哪裏，他真的知道。

渥特親吻她。右手輕輕放在她的頸背上。他的早餐一成不變，他吻她的方式也從無變化，有一天他們將會住在華府，這世上沒有通靈者。

五分鐘後他離開了，將他們的紅色小賓托倒出車庫，駛上旁德街，一如平常地按了聲喇叭，緩緩駛去。她被留在家裏帶孩子；丹尼在地上爬著，想要搖他的高脚椅。

『你弄錯了，傻瓜。』莎拉說著，走過去把高脚椅上的餐盤移開。

丹尼不高興地叫了聲：『藍！』

他們養的大雄貓阿飛慢吞吞地踱進厨房，丹尼抓住牠，咯咯笑了幾聲。阿飛認命地蹲伏下來。

莎拉微微一笑，開始收拾餐桌。遲鈍。身體在安歇中會持續歇息的狀態，她現在就是在歇息。渥特有較黑暗的一面，她也有。除了聖誕節寄張卡片給强尼外，她並不打算再怎麼辦。這樣比較好，比較安全——因爲身體在活動中會動個不停。她現在的生活够好了。她有丹尼，被無情而不公地自她身邊奪走的强尼也脫離了死亡的昏睡（這世上有很多事都是不公平的），她經歷了個人的波折，才達到這種平靜的水面，她將待在這裏。這個陽光照耀的厨房是個還不錯的地方。最好還是把鄉村博覽會、命運之輪和强尼．史密的臉全都忘了吧。

她把水放進水槽裏洗碗時，打開收音機，正好聽到新聞報告。第一個新聞便使她登時僵立不動，一手拿著洗了一半的盤子，愕然的目光望向窗外的後院。强尼的母親在看電視播送她兒子記者會的新聞時突然中風，就在今早不到一個小時前溘然去世了。

莎拉擦乾雙手，關掉收音機，從丹尼手中放走了阿飛，再把她兒子抱到起居室的遊戲圍欄內。丹尼大聲號哭抗議，但她置之不理，拿起電話，撥了東緬因醫院的號碼。一個似乎已重複這消息不知多少次的總機接線生告訴她說，强尼．史密在昨晚午夜時分便離開了醫院。

她掛斷電話，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丹尼仍在遊戲圍欄裏哭叫。水不斷地流入厨房的水槽裏。過了一會兒後，她站起身，走進厨房，關了水龍頭。

第十四章

1

十月十六日，强尼取了郵件後不久，『內幕雜誌』的記者來了。

赫柏的住宅離馬路有段距離，所以橫亙在虎尾樅和松樹之間的碎石車道足有四分之一哩長。强尼每天都來回走一趟。最初他走回到玄關時會因筋疲力竭而顫抖，雙腿火燒般的痛，脚跛得尤其厲害。但是現在，一個半月之後（走這半哩路，他得花上一個小時），這段步行就變成他每日的娛樂，也是他所期盼的事——不是郵件，而是步行。

爲了將臨的冬天，他已開始劈木柴了，這雜務赫柏原打算僱人來幫忙，因爲他自己已受僱爲利提維爾的一棟新房子裝修內部。『你也知道人一上了年紀是什麼樣的，强尼。』他笑笑。『秋天一到，你就會開始找室內的工作了。』

强尼爬上玄關，在吊籃旁的柳條椅上坐下，放鬆地喘了一口氣。他把右脚放到玄關欄杆上，又忍痛用雙手把左脚也抬了上去，然後開始拆閱郵件。

最近信件已減少很多了，他剛回波拿鎮的第一個禮拜，每天可收到二、三十封信和八、九個包裹，大部份是由東緬因醫院轉來的，有些則寄到波拿的郵局（而且把『波拿』寫成了『坡拿』、『皮拿』，還有一封甚至寫爲『潑拿』）。

來信者多半是性格分裂的人，畢生狐疑不定，尋找任何方向。有向他要簽名的孩子，有想和他同牀共寢的女人，也有爲了失戀向他請教的。有人寄幸運符給他，有人寄占星圖。不少信件都是宗教的，字跡雖謹慎清楚，信中却常有不少錯字；這些信往往使他感覺到母親的幽靈。

這一類的信總是强調他是個先知，將要引導軟弱、幻滅的美國人脫離瘋狂的境地。他是末世即將來臨的徵象。到今天，十月十六日爲止，他已接到八本海爾・林賽所著的『地球末日記』了——他母

親一定會喜歡這本書的。他們要他宣告基督的神性，制止年輕人墮落的道德。

與這些信相對的是一些否定的說法——通常都是匿名信，數量較少，但同樣振振有辭。有個人用一枝粗糙的鉛筆把信寫在一張黃紙上，硬說强尼是假基督，要他自殺。有四封信問他謀害親娘的滋味如何，還有許多信指控他欺世盜名。有個神經病寫著：『先知，精神感應，狗屎！吃我的大便吧，你這個有超感能力的騙子！』

最糟的是，他們還寄些亂七八糟的東西來。

赫柏每天下工回家，會先彎到波拿郵局去拿他們的信箱放不下的包裹。附在這些包裹內的信本質上都是一樣的；一種無聲的尖叫：告訴我，告訴我，告訴我！

這圍巾是我弟弟的，一九六九年他到亞拉哥釣魚時失踪了，我總覺得他還活著，請告訴我他在哪裏。

這口紅是我太太的，我懷疑她有情夫，但是不能確定，請告訴我她到底有沒有。

這是我兒子的手鐲，他現在放學後都不回家了，一天到晚在外面遊蕩，我快擔心死了，請告訴我他都在做些什麼事。

北卡羅萊納有個女人——天曉得她是怎麼曉得有關他的事；八月時的記者會並沒有向全國轉播的——寄來了一段燒焦的木頭。她在信中解釋，她家被燒得片瓦不留，她丈夫和五個子女中的兩個都葬身火窟。消防局說失火的原因是電線走火，可是她不相信。她說那是縱火狂幹的，所以她請求强尼摸這段焦黑的木頭，告訴她是那個喪心病狂的人燒了她的家，好把他繩之以法，讓他在監獄裏腐爛。

强尼對這些信一概不回，並自費把他所收到的東西全都退回原址（甚至是那截木頭）。不過，他確實碰過幾樣東西，雖然大部份都未能使他獲知些什麼，只有一些模糊混亂的影像在他腦中浮現，幾秒鐘後又退逝了，留給他一種並不具體的感覺。然而，其中有一項……

那是爲了找尋她弟弟的那個女人所寄來的圍巾。那是一條白色的針織圍巾，和它相同的怕不有幾百萬條，可是當强尼握著它時，他父親的房子却突然消失了，隔壁房間的聲音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最後變成了盛夏的蟲鳴聲，和遠方的水波聲。

他聞到了樹林的氣味，陽光透過參天古木的枝椏照在他身上，地面因下過一場大雨而潮濕泥濘，有點像沼澤的樣子。他很害怕，非常害怕，但却保持鎭定。假如你在寬濶的北方森林中迷了路又驚慌失措的話，那就只有死路一條了。他不斷地向南方推進。他和史蒂．洛基和羅根失散已經兩天了。他們的營地是在……

（他想不出來，那是在死亡區域中。）

某條小溪旁，釣鱒魚，說起來他之所以迷路都怪他自已，誰要他喝得酩酊大醉。

現在他看得見他的揹袋靠在一段長滿苔蘚的枯樹幹上放著，蒼翠的林間偶爾會露出一截已枯死的白色樹木，就像骨頭似的，他看得見他的揹袋，是的，但他够不到，因爲他走開幾步路小解，却走進這麼一個泥濘的地方，爛泥已快淹到他的長靴頂端了。他想要後退，找一個乾的地方小便，可是他的脚拔不出來。他無法後退，也無法前進，因爲這根本不是爛泥巴，是……別的。

他站在那兒，環顧四周， 希望找到可以讓他攀住的枝幹，却徒然無功。 想到他爲了找個地方小便，竟這麼愚蠢的走進一個流沙坑中，他倒有點想哈哈大笑。

他站在那兒，起初確信這一定是個很淺的流沙坑，最多淹過他的靴子而已，等他被找到後，這又是個有趣的故事了。

他站在那兒，直到流沙已淹到他的膝上，他才眞的感到驚慌。他開始掙扎，將萬一陷身流沙坑時必須保持靜止不動的規則全都忘了。不一會兒汚泥已淹到他的腰際，然後是他的胸部，像棕色的大嘴唇般吸吮他，壓擠著他的呼吸；他開始高聲尖叫，但是沒有人來，只有一隻肥胖的松鼠謹愼地溜到沙坑旁，爬到他的揹袋上，用明亮的黑眼睛看著他。

現在泥漿已淹到他的脖子了，濃冽的爛泥味直衝入他的鼻孔內，他的叫聲也因爲流沙無情的擠迫而變得很小聲。成羣的小鳥展翅飛過，吱吱亂叫，綠色的光束像銹銅般，透過枝葉間落下，流沙已淹過他的下巴了。孤單單的一個人，他將孤單單的死去，他張嘴想再叫喊，却已叫不出聲音，因爲流沙流進他的嘴裏，流過他的舌頭，牙齒間，他正吞嚥著流沙，再也發不出叫聲了——

強尼在一陣冷汗中清醒過來，全身都起鷄皮疙瘩，呼吸變得急促、喘息，那條圍巾緊緊纏在他的雙手上。他把圍巾丟到地上，任它像條白蛇匍匐在那裏。他再也不要碰它了。後來還是他父親將它撿起寄回的。

現在，叨天之幸，郵件已減少了。那些瘋狂的人已發現有趣的新目標了。新聞記者也不再打電話來要求訪問他，一方面是由於電話號碼已經變更，在電話簿上也找不到，另一方面是由於這件事已不再是新聞了。

羅傑． 杜梭在他兼任編輯的報上寫了一篇又長又憤怒的報導， 指責這整件事是殘忍而低級的騙局。毫無疑問的，強尼爲了以防萬一起見，一定事先便已探查過那天可能出席記者會的幾位記者們的背景、往事。不錯，他承認他姊姊安妮的暱稱確實是泰莉，她在很年輕時便死了，致命的主因可能是安非他命。但是這一切都不是難以獲知的秘密。杜梭並未解釋一直沒有離開過醫院的強尼何以能『探查』到這些事情，但大多數讀者對於這一點也都忽略了。強尼並不在乎。這個事件已告終結，他無意再製造新的了。 寫信告訴那個寄圍巾來的女士，說她弟弟爲了找個地方小便， 結果誤陷流沙坑淹死了，又有什麼好處呢？那會安撫她焦慮的心，幫助她過更好的生活嗎？

今天的郵件只有六封信，一張電費單，一張赫柏在奧克拉荷馬的表弟寄來的卡片。有個女士寄了一個耶穌受難像給他，在耶穌基督的脚上還有幾個燙金的字：『臺灣製品』。桑恩．韋季寄來了一封短函；另外還有一個小信封，回信地址使他眨眨眼，坐直了身子——班哥鎭，旁德街十二號。

莎拉。他將信打開。

他母親的喪禮舉行過兩天後，她曾寄給他一張慰問卡，卡片背面以她一貫冷靜的字跡寫著：『強尼——發生了這種事我覺得很難過。我在收音機上聽到你母親過世的消息——說起來，你個人的傷痛被當做一件新聞來播送，似乎是件最不公平的事。也許你不記得了，但是在車禍那晚，我們曾談起過你母親。我問你如果你帶一個叛教的天主敎徒回家她會怎麼樣，你說她會微笑歡迎我，塞給我幾本宗

敎小册。由你的笑，我看得出你對她的愛。由你父親那裏，我得知她變了，但她之所以改變是因爲她很愛你，無法接受殘酷的現實，我想她的信心也終於獲得了報償。請接受我誠摯的慰問，如果有任何我幫得上忙的地方，不管什麼時候，別忘了我是你的朋友——莎拉。』

他就回了她這封卡片，爲她的問候致謝。他下筆謹慎，深怕一不小心洩露了心底的情感，寫錯了話。她已結婚生子了，這一點是他無能爲力加以改變的。但是他記得他們那晚的談話——以及許許多多其他的事。她的卡片使他憶起了在那天晚上的一切，因此他在回信時，心情難免甘苦參半，而且苦多於甘。他仍深愛莎拉·白奈兒，却不得不時時提醒自己如今她已是個年長了五歲的少婦，也是一個小男孩的母親了。

此刻他從信封裏抽出薄薄的一張信紙，很快看了過去。她將帶她兒子到康尼堡去找她的大學同學黛芬·卡萊——現在是黛芬·康汀了——住上一個禮拜。她說也許强尼還記得黛芬這個人，但强尼不記得了。總之，渥特爲了結合公司和共和黨的事，將在華盛頓逗留三個星期，莎拉認爲她可以抽出一個下午的空，到波拿來探望强尼和赫柏，只要他們不覺得她太冒昧。

『由十月十七日到二十三日間，你隨時可以打電話到黛芬家找我，電話號碼是814-6219。當然，如果你覺得這樣不妥當，那就打電話告訴我，我會諒解的。祝福你們兩人——莎拉。』

强尼一手握著信，望過庭院，看著那一片小樹林。似乎就在這個禮拜之間，整片林子都已轉爲金黃紅褐，葉子很快就會飄落，冬天的脚步也近了。

祝福你們兩人——莎拉。他深思地摸過那幾個字，心想：最好還是別打電話，別回信，什麼都不要吧。她會懂的。就像寄圍巾來的那個女人——那又有什麼用呢？何必去踢醒一隻睡著的狗？莎拉或許可以裝出一副坦然而若無其事的樣子，他却辦不到。他還忘不了過去的創痛。對他而言，歲月無情地漏了一段，成爲殘缺不全。就他內心的時間算來，半年前她還是他的女友。他可以心平氣和地接受昏睡及時間損失的事實，但他的情感却固執地持續。回她的信是件難事，不過反正他要是寫錯了方向，隨時可以把信紙撕掉重寫的。如果他面對著她，說不定會做出愚蠢的擧動，說出什麼傻話。

最好還是別打電話，什麼也別做，讓這件事就這麼結了。

可是他會打電話的，他心想。打電話邀她來。

他爲難地把信紙放回信封內。

陽光洒在繽紛的黃葉上，閃動光芒，將一絲亮光射入他的眼眸。一輛福特轎車開上了碎石車道。强尼瞇瞇眼睛，想要看清那是不是熟人的車。這裏並不常有伴侶，郵件很多，但親身造訪的人一共只有三、四個。波拿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鎭，很難找的。如果那輛車屬於向他求敎的人，强尼會將他或她打發走，儘可能地溫和，但是堅定。那是韋季給他的忠告。一個很好的忠告。

『別讓任何人將你繩之於宗敎顧問的角色，强尼。只要你不加以鼓勵，他們會忘記的，起初你也許會覺得自己殘酷無情——那些人多半是迷惘無知的人，心中有太多問題，而且並無惡意——但事關你的生活，你的隱私，所以你必須堅定。』他聽從了韋季的勸告。

那輛福特開向倉庫和一堆木頭之間的迴轉地點，當車子迴轉時，强尼看見擋風玻璃的角落貼了赫福郡的小貼紙。一個個子極高，穿了一條新牛仔褲和一件紅色獵裝的男人下了車，四下張望。他像是一個並不習慣鄉下的人，一個明知新英格蘭已沒有野狼和美洲豹，却仍想加以確定的男人。一個都市人。他抬頭望向玄關，看見强尼，便擧手致意。

『午安。』他說。他的聲音有種都市腔——也許是布魯克林區吧，强尼心想——同時又像是由沙丁魚罐頭透出的。

『嗨，』强尼說：『迷路了嗎？』

『歐，我希望沒有。』陌生人說著，來到了臺階下。『你若不是强尼·史密，就是他的孿生兄弟吧？』

强尼咧嘴而笑。『我沒有孿生兄弟，所以你八成是找對人了。有什麼事要我效勞的嗎？』

『嗯，也許我們可以互相爲彼此做點事。』陌生人踏上玄關臺階，伸出了手。强尼和他握了握手。『我是內幕雜誌的記者，禮徹·狄士。』

他的頭髮及耳長，近乎灰色，髮型時髦。一定是染的。强尼覺得很有意思。對一個講話像透過沙丁魚罐頭，又把頭髮染成灰色的人，你還能說些什麼呢？

『也許你看過這本雜誌吧？』

『噢，我看過，超級市場的結賬櫃臺處就有得買。我不想接受訪問，很抱歉讓你遠道而來卻一無所獲。』超級市場出售這本雜誌，沒錯，標題往往誇大其實地吸引人。兒童被外太空生物所殺，母親傷心痛哭。毒殺幼兒的食物。通靈者預測一九七八年加州大地震。

『說實在的，我到這兒來的目的也不算是爲了採訪。』狄士說：『我可以坐下嗎？』

『眞的，我……』

『史密先生，我老遠從紐約搭上飛機，又在波士頓轉搭一架破舊的小飛機，使我忍不住想著萬一我在未立遺囑的情況下就這麼死了，叫我太太怎麼辦。』

强尼笑著問：『波特蘭到班哥航線嗎？』

狄士點點頭。『可不是。』

『好吧。』强尼說：『我對你的勇氣及敬業精神感到佩服。我願意聽你說，但只聽十五分鐘左右，本來我應該睡睡午覺的。』這是謊話，但也是個好藉口。

『十五分鐘够了。』狄士傾身向前。『我來做個保守的猜測，史密先生，我估計你欠鄰近某個地方起碼有二十萬塊錢吧？』

强尼的笑容淡逝了。『我欠不欠錢是我的事。』

『是的，當然，我無意冒犯，史密先生。只是內幕雜誌願意提供你一份工作，一件有利可圖的差事。』

『不行，絕對不行。』

『請你讓我解釋清楚……』

强尼說：『我不是什麼開業的通靈者，所以這件事就別再提了，我最不願意做的事就是再把它耙出來。』

『請再給我幾分鐘好嗎？』

『狄士先生，你似乎不明白我是……』

狄士自信地笑笑。『只要一會兒就好？』

『你是怎麼查出我在這兒的呢？』

『我們有位特約記者在中緬因一家叫甘那貝日報的報社工作。他說你雖然不再公開露面，但很可能搬回來和你父親一起住了。』

『這麼說來，我還得向他道謝了，是不是？』

『當然啦。』狄士輕快地說：『我敢打賭等你聽我把話說完後，你一定會這麼想的。我可以說吧？』

『好吧。』强尼說：『不過我不會爲了你老遠跑來而改變主意的。』

『嗯，隨你怎麼說吧，這是個自由國家，對吧？史密先生，你大概知道，內幕雜誌最常報導心靈作用的事。坦白說，我們的讀者對這類報導也最感興趣。我們每週出刊一次，一次印行三百萬本。每個禮拜起碼有三百萬個讀者，史密先生，我們是怎麼辦到的呢？我們注重熱鬧的話題，探討心靈作用……』

『「雙胞嬰兒被大熊吞食」。』强尼低喃了一句。

狄士聳聳肩。『是呀，呃，這是個殘酷的世界，對吧？這些事情總得讓人們知道的，他們也有權利知道。但是我們也告訴讀者們如何在毫無痛苦的情況下減輕體重，如何得到性生活的樂趣和協調，如何更接近上帝……』

『你相信上帝嗎，狄士先生？』

『說眞的，我不信。』狄士說著，又笑了笑。『但是我們住在世上一個最民主、最偉大的國家中，對吧？人人都是自己心靈的主宰。重點在於，我們的讀者相信上帝，相信天使和奇蹟……。』

『以及驅邪、魔鬼和黑彌撒……』

『對，對，對。你很了解。那是「聖靈」的觀衆。他們相信這種通靈的胡扯。我們和十位通靈者保持聯繫，包括美國最負盛名的預言家凱琳．諾蘭。我們也希望和你保持聯繫，史密先生。』

『是嗎？』

『是的。你認爲如何？每年大約有十二次，我們發行心靈作用特刊時，就會登出你的照片和一篇簡短的專欄；例如「內幕雜誌十位最著名之通靈者對福特第二政府的預言」之類的。每年新年和國慶時大概都會有個特刊，預測美國下一年度的事——通常那都是很知識性的，有許多關於外交政策和經濟政策的探討——加上其他五花八門的東西。』

强尼說：『我想你大概不明白。』他的口氣緩慢，像是在對一個小孩說話。『我有過幾次預知的經驗——我想你可以說我「看到了未來」——但是我對這種力量無法控制，我無法預測福特第二政府——如果有的話——就像我不會擠牛奶。』

狄士雙手一攤。『誰說你能呀？那些專欄都是我們的職員寫的。』

『職員……？』强尼驚訝地瞪大眼睛。

『當然了。』狄士不耐煩地說：『過去兩年來，我們最受歡迎的預言者是弗藍．羅斯，他的專長是自然災難。這個人還不錯，但是耶穌基督，他在九年級時就休學了，服過兩次兵役，我們找到他時正在紐約港務局終站下了灰狗巴士，陷入困境。你以爲我們會讓他寫自己的專欄嗎？他連「貓」字都會寫錯。』

『可是那些預言……』

『瞎編就是了。不過有時候却瞎貓碰到死老鼠，漫天大謊也會成眞。』

『漫天大謊。』强尼重複了一句。他很驚異地發現他竟然感到生氣。從他有記憶起，他母親就是『內幕雜誌』的忠實讀者了，整天看著車禍、絞首、私刑等血淋淋的照片，從頭翻到尾，一字不漏。依照推測，『內幕』其他兩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位讀者，多數人也是如此。現在這個染了灰

髮，穿著名牌襯衫和皮鞋的人，却說那些都是漫天大謊。

『但是這種做法大家都有利。』狄士說：『如果你有什麼靈感，打個對方付費的電話給我們，剩下的交給我們辦就成了。我們有權將你的專欄編入我們每年發行的「內幕雜誌預測年鑑」中，不過你有自由和任何圖書出版商簽約。我們所有的是雜誌拒絕權，但我們幾乎沒有拒絕過，我可以告訴你，而且我們的報酬很高，只要你簽約，包你得到比別人更高的酬勞。』狄士咧嘴而笑。

强尼緩緩說道：『多高呢？』他緊抓著搖椅的扶手，右邊太陽穴有條青筋規則的起伏。

『簽約兩年，每年可得三萬元。』狄士說：『如果讀者擁護你，這數字還可以再商量。現在，我們的每一位通靈者都有個別專長，據我所知，你對物品有一手。』狄士幻想地半閉著眼睛。『我們可以弄一個固定專欄，每個月兩次好了——物以稀爲貴。「强尼．史密邀請內幕雜誌讀者將個人所有物寄來做心靈檢查……」差不多是這樣。當然，我們必須附帶說明，讀者們切莫寄貴重的物品來，因爲東西一寄來概不退還。可是你會很震驚的。有些人就像臭蟲一樣瘋狂，上帝愛他們，他們所寄來的東西會令你意想不到。鑽石、金幣、結婚戒指……我們還可以在合約中附加一條，凡是讀者寄來的物品，全都歸你所有。』

强尼已開始看見眼前有一片模糊的暗紅色。『你是說，人們會寄東西來，那些東西都是我的。』

『當然啦，我想這一點是絕無問題的，只要把話說在前頭就成了。』

『如果，』强尼謹愼地保持聲音平靜，說道：『如果我有了靈感，一如你所說的……我就打電話給你們，說福特總統將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三十一日遇刺——不是因爲我有所感覺，只是因爲我有靈感？』

『呃，九月只有三十天呀。』狄士說：『其他的自然沒什麼不可了。你會很受歡迎的，强尼，你有大想法，這樣很好。你就不知道這些人有多少個都在芝麻蒜皮的小事上作文章，大概是怕信口雌黃斷了財路吧？我們的一個預言者——艾達荷的提姆．葛拉——兩星期前寫了一封信來，說他預測布玆伯爵明年將被迫辭職。請原諒我的法文說得不好，但是誰管它呀？美國的家庭主婦怎麼知道布玆伯爵

是誰?你很上道，强尼，你就適合搞這種把戲。』

『很上道。』强尼低喃了一句。

狄士好奇地地望著他。『你覺得不舒服嗎，强尼?你的臉色有點蒼白。』

强尼想著寄圍巾來的那個女士；也許她也是內幕雜誌的讀者吧。『簡而言之，』他說：『你們願意每年付給我三萬元，只爲了利用我的名字……』

『和你的照片，別忘了。』

『和我的照片，編寫幾個由別人捉刀的專欄，再加一篇特寫，讓我告訴寄東西來的讀者，他們知道的事。附加的條件是，我還可以將那些東西留下來……』

『只要律師能巧立名目……』

『……成爲我個人的所有物。就是這樣?』

『這是最低限度，强尼。 這些玩意兒之受歡迎，令人想像不到。 半年後你會成爲本刊的重要臺柱，以後就是名利雙收，財源滾滾了。上電視，當特別來賓，旅行演講。當然，還有你的書，你可以挑選出版社， 出版界對心靈作用的著作所付的稿酬極高。 凱琳•諾蘭也是由我們和她簽訂的合約開始，現在她每年所賺的錢可不只二十萬了。 另外，她還建了自己的敎堂， 國稅局還沒法向她抽一文稅。她可眞會蓋，我們的凱琳。』 狄士笑眯眯地傾身向前。『我告訴你，强尼，財源滾滾不斷哪。』

『可不是。』

『怎麼樣?你怎麼說?』

强尼傾身靠向狄士，一手揪住狄士的衣袖，一手揪住衣領。

『嘿!你這是在幹……』

强尼雙手扭住襯衫，將狄士推向前。五個月來每天的練習已使他手臂的肌肉强健了不少。

『你問我的想法，』强尼的頭開始隱隱作痛了，『我告訴你吧，我認爲你是個盜墓者，專門盜取人們的夢想。我覺得你應該去操作推土機才對，你母親在懷了你的那一天就該懷孕死掉。要是眞有地

獄，我希望你被送到那裏燒得體無完膚。』

狄士嚷道：『你不能這麼對我說話!』他的聲音像個潑婦般尖銳。『你瘋了!算了!這件事別提了，你這個混蛋雜種!我給過你機會!以後你別爬著來求我……』

『還有一點，你講話像是透過沙丁魚罐頭發出的。』强尼說著，站起身，兩手仍揪著狄士，使得那件襯衫的衣角由新牛仔褲裏掙出，露出下面的魚網狀內衣。强尼用力將狄士前後亂搖，狄士忘了生氣，開始哭叫起來。

强尼將他拉到玄關的臺階上方，擧起腿，一脚將狄士踢開。狄士踉踉蹌蹌地下了臺階，依然哭叫不休，整個人跌在泥地上。等他爬起身後，那身鄉村打扮已沾滿了塵土，强尼覺得那樣倒還眞實些，只可惜狄士大概不會感激的。

他面對强尼，嗄聲說道：『我該去找幾個警察來抓你，說不定我會的。』

『你愛怎麼做就怎麼做好了。』强尼說：『只是這裏的法律對於不請自來的人並不怎麼寬容。』狄士的臉因畏懼、憤怒和驚愕不自然地扭曲。『等你需要我們時，只有向上帝求助了。』他說。現在强尼覺得頭痛欲裂了，但仍保持平靜的聲音。『你說得對。』他說：『我深表同意。』

『你會後悔的，你知道。三百萬個讀者，有正反兩面的作用。等我們修理了你之後，就算你預測春天將在四月來臨，這個國家也不會有人相信你的。 就算你說十月份會有很多慶典， 他們也不會相信。就算你……你……』狄士氣得說不出話來。

『你給我滾出去，吸血蟲。』强尼說。

『你等著瞧吧!』狄士大聲叫嚷。他那張扭曲的臉和一身沾了泥土的衣著使他看起來像是一個鬧脾氣的孩子。他的布魯克林腔更濃了。『全紐約的每家出版社都會摒棄你!等我叫你好看後，沒有讀者會想去碰你的書! 修理像你這種自作聰明的傢伙方法多得很， 我們再清楚不過了， 蠢蛋! 我們……』

强尼打斷他的話。『我想我得去拿槍來才能把不請自入的人轟走了。』

狄士退向他的車，依然叫罵不休。强尼站在玄關上望着他，頭痛得厲害。狄士上了車，發動引擎，呼嘯一聲揚長而去，捲起漫天塵土。他把車開出去時，差點沒撞倒倉庫旁邊的那堆木頭，强尼雖然頭痛，却忍不住微微一笑。他可以很快再把木頭堆好，狄士要對赫福郡的人解釋福特車凹陷的擋泥板就比較困難了。

狄士一路駛過車道，衝向馬路時，午後的陽光依然璀璨。强尼再度在搖椅上坐下，伸手按著額頭，靜待頭痛慢慢止息。

2

『你將要怎樣？』銀行家問。俯瞰窗外，新罕普夏里芝威的大街上，人來人往，車輛如梭。銀行家三樓辦公室的松木牆板上，掛著佛萊德·雷明的畫和幾張銀行分行的照片。在他的辦公桌上放了一個透明的塑膠相框，裏面放的是他妻子和他兒子的照片。

格雷·提森重複道：『我將要競選明年的衆議員。』他穿著一條卡其長褲，一件藍襯衫，衣袖捲起，打了一條有一條藍色花紋的黑領帶。然而，他在這間銀行家的辦公室看起來很不諧調，似乎隨時會站起身來，開始毀滅性的動作；把家具推翻，將昂貴的名畫掃到地板上，把窗帘一把扯下。

銀行家，查克·甘隆，里芝威獅子會的會長，哈哈大笑——却有點遲疑。提森這個人自有方法使人感到遲疑的。他小時候或許骨瘦如柴，喜歡告訴別人說：『一陣風就可以把我吹倒』；但最後他父親的因子顯現了，坐在甘隆的辦公室裏，他和他曾在奧克拉荷馬油田工作的父親外型十分相像。甘隆的笑使他皺了皺眉。

甘隆說：『我是說，喬治·哈維對這件事或許會有意見吧，格雷？』喬治·哈維是共和黨第三行政區的教父，對本鎮的政治有操縱左右的力量。

『喬治不會反對的。』格雷平靜地說。他的頭髮間雜一絲灰色，但他的臉突然又很像許久以前在愛荷華一處農家院內把狗踢死的那個推銷員了。他的聲音有些不耐。『喬治將站在邊界，但却是站在我這邊的邊界，你懂我的意思吧。我不會踩到他的脚趾，因為我將獨立競選。我沒有二十年的時間來學習逢迎巴結拍馬屁。』

查克·甘隆猶豫地說：『你是在開玩笑吧，格雷？』

格雷又皺起眉頭。『查克，我從來不開玩笑的。人們……總以為我是在開玩笑。聯合領袖報和民主日報的那些膿包以為我在開玩笑。但是你可以去找喬治·哈維，問問他我是不是開玩笑，或者我是不是有所準備。你應該也很清楚的，畢竟，我們一起埋過屍體，是不是呢，查克？』

他的皺眉變成了一個令人膽寒的微笑——至少使甘隆膽寒，因為他在不知不覺裏被拖入了格雷·提森的幾件發展計劃中。他們賺了錢，那是當然的，但是在桑寧戴爾土地發展中（勞勒土地的那筆交易亦然），有幾點並不——呃，很合法。賄賂官員是其中之一，但那還不算最糟的。

在勞勒土地這件事上，有個住在後里芝威路的老頭子並不想出售。首先，老人的十四隻雞得了一種怪病相繼死去，其次老人收藏馬鈴薯的倉庫突然被一把火燒了，接著不久前的一個週末，老人到京尼的養老院去探望他姊姊，回到家後發現客廳和餐廳到處塗著又臭又髒的狗屎，後來老人終於賣了地，現在勞勒土地欣欣向榮。

或許還不止：那個騎摩托車的流氓，桑尼·伊曼，又在這附近亂晃了。他和格雷是好夥伴，但沒有人說閒話，因為格雷時常和一些嬉皮、太保、飛車黨在一起——他建立了『迷幻藥諮詢中心』，加上各種為吸毒、酗酒、飛車的年輕人所制定的計劃，免不了要和這些人接觸。他們不必付罰款，也不會被關起來，只要做些社區服務的工作。這是格雷的主意——一個好主意，就連銀行家也不得不承認。格雷能當選鎮長，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但這件事——這眞是太瘋狂了。

格雷又說了什麼話，但甘隆沒注意聽。

『對不起，我沒聽清楚。』他說。

格雷重複道：『我問你，你願不願意當我的競選經理？』

『格雷……』甘隆清清喉嚨，又說：『格雷，你好像不了解，哈遜．費須是華府第三區的衆議員，他是共和黨員，頗受敬重，可能永遠蟬連。』

『沒有人是永遠的。』格雷說。

『哈遜却差不多是了。』甘隆說：『你問哈維，他們是小學同學，大概早在一八〇〇年吧。』

格雷對他的俏皮話置之不理。『我如果自稱是一隻大雄鹿什麼的……每個人都會認爲我在開玩笑……最後，第三區的好人們將會和我一路笑到華盛頓。』

『格雷，你瘋了。』

格雷的笑容倏忽消失。他的臉有了駭人的變化，變得完全靜止，瞪大的眼睛露出許多眼白的部份，就像一匹聞到髒水的馬不斷翻動的馬眼。

『查克，以後你再也不想說這種話了。』

銀行家不寒而慄。

『格雷，我道歉。只是……』

『是的，以後你不會想再對我說這種話，除非你希望有天下午外出去收錢時，發現桑尼．伊曼正在等你。』

甘隆的嘴巴動了動，却沒有發出聲音。

格雷又笑了笑，就像太陽突然又從重重的烏雲中露了臉。『算了，既然我們將要一起工作，還是別窩裏反吧。』

『格雷……』

『我要你，因爲你認識新罕普夏這地區的每一個生意人。我們一旦開始籌備競選，就得有很多錢，但我猜想我們必須利用政府支出來活動。現在該是我擴張的時候了，不只當里芝威鎭長，還要進入國會。我想五萬塊錢大概够灌溉草根了。』

過去四次選舉都支持哈遜，費須的查克．甘隆，對於格雷對政治的天眞無知感到愕然。『格雷，生意人之所以對選舉出力並不是出於一片好意，而是到頭來獲勝者對他們有所虧欠。在一次接近的競選中，他們會支持任何有機會獲勝的候選人，因爲他們可以以稅金損失將失敗者勾銷，但是產生效用的句子是「獲勝的機會」。現在，費須是個……』

『必勝者。』格雷接口道。他從後褲袋裏掏出一個信封。『我要你看看這個。』

甘隆懷疑地看了信封一眼，又抬起頭來注視格雷。格雷鼓勵地點點頭。銀行家將信封打開。

在甘隆發出一聲嘶啞的喘息後，整間辦公室一時靜默無聲，只除了辦公桌上座鐘的低鳴聲，和格雷劃火柴點燃方頭雪茄的『嘶』聲。牆上，掛著佛萊德．雷明的畫，塑膠相框內，嵌著家人的照片；這會兒散放在桌上的，是銀行家把頭埋在一個黑髮女人兩腿間的照片——那女人也有可能是紅髮，因爲照片是黑白的，看不出來，但她的臉照得很清楚，顯然不是銀行家的太太。里芝威的某些居民大概認得出她是在鮑比．施泉工廠裏工作的女侍。

這張銀行家把臉埋在女人雙腿間的照片堪稱安全——她的臉很清楚，他的却不然。但在其他的照片中，就是他老眼昏花的祖母也認得出他來。有許多張照片顯示甘隆和那女侍陶醉在不同的性愛樂趣中——有不少姿勢是里芝威高中健康教育課本『性關係』章節裏從不曾披露過的。

甘隆抬起頭來，雙頰下陷，兩手直抖。他的心瘋狂地跳動，使他不覺擔心會有心臟痲痺的可能性。

格雷根本不看他，悠閒地眺望窗外明亮蔚藍的十月陽光。

『風向開始變了。』他說；他的臉顯得遙遠而出神，近乎神秘。他回頭望向甘隆。『有個吸食迷幻藥的傢伙被抓到諮詢中心去，你知道他給了我什麼嗎？』

查克．甘隆木然地搖搖頭。他用顫抖的右手輕輕按摩左胸——只是以防萬一。他的目光不時落向那堆照片；那堆要命的照片。假如他的秘書在此刻走進來呢？他停止按摩，忙不迭地把相片收好，放回信封內。

格雷說：『他給了我一本「毛語錄」。』一聲笑從他以前一度薄弱的胸膛發出；他父親對他這一

部份身軀會恥笑不止。『裏面有一句……我不記得確實是怎麼說的，但大意是這樣的……「察覺得到風向變化的人不該造防風林，該造風車。」很有意思吧。』

他傾身向前。

『哈遜・費須並不是必勝者，只是一個曾經紅過的人。福特曾經紅過，穆斯基、韓福瑞也是。全國各地許多地方及中央的政治家將會在選舉後一天覺醒，發現他們已經如古代巨鳥一樣滅亡了。他們迫使尼克森下臺，接著他們迫使在彈劾聽證中站在他後面的人下臺，明年他們也將以同樣的理由迫使福特下臺。』

格雷・提森炯炯的目光直視銀行家。

『你想看未來的浪潮嗎？你就看緬因州那個叫龍利的人吧。共和黨提名歐文，民主黨提名米契，當他們數州長選票時，雙方都大吃一驚，因為人們投票選出了一個來自路易斯敦的保險從業員，他既不要共和黨也不要民主黨。現在他們說他是提名總統候選人的黑馬。』

甘隆仍說不出話來。

格雷深吸了一口氣。『他們全都以為我是在開玩笑的，是吧？當年他們也認定龍利是在開玩笑。但是我不是開玩笑，我正在建風車，建築材料則由你供應。』

他停住口，整間辦公室立刻又被沉默所籠罩，只有兀自低鳴的座鐘堅持奮戰。最後，甘隆低語道：『你是在哪裏弄到這些照片的？是那個伊曼拍的嗎？』

『呃，嘿，你不會想談這個吧？把照片的事忘了，那些你就收著吧。』

『底片在誰那裏？』

『查克，』格雷眞摯地說：『你不明白，我現在是在向你提供華盛頓。前途無量呀，老小子！我甚至不要求你籌太多錢。我說過，只要一桶水灌引抽水幫浦就行了，等我們開始活動後，自然會有滾滾而入的錢財。現在，你認識有錢人，常和他們在卡維餐廳吃午餐，和他們打撲克牌，你為他們辦商業貸款，利率隨他們說。你知道如何箝制他們。』

『格雷，你不了解，你不……』

格雷站起身，又說：『就像我箝制你一樣。』

銀行家抬頭看他，眼珠子無奈地滾動。格雷・提森覺得他那副神情猶如一隻待宰的羔羊。

『五萬元。』他說：『你去找來吧。』

他走出辦公室，輕輕把門帶上。即使隔著厚牆，甘隆仍聽得見格雷和他的秘書打趣說笑的聲音。他的秘書是個胸部平坦的六十歲老母雞，格雷八成使她像個少女般咯咯直笑。這個人是個丑角。他對少年罪犯的處置計劃使他成為里芝威的鎮長，但是人們不會選一個丑角代表他們坐在華盛頓的。

呃——至少前無先例。

那與他無關。他的難題是五萬塊錢的競選基金。他在心中盤算這個問題，像一隻受過訓練的白老鼠繞著盤子推一塊乳酪。這倒不難。是的，應該是不成問題——只是，可能就到此為止嗎？

那個白信封仍放在他桌上。塑膠相框內，他的妻子滿面笑容地望著信封。他忙拿起信封，塞入上衣的內袋裏。一定是伊曼幹的，他很肯定，伊曼不知怎麼查出了這件事，偷拍了照片。

但是指使伊曼行動的人却是格雷・提森。

或許這個人並不是個丑角，他對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的政治氣候評估並不很荒謬。造風車，不造防風林……前途無量。

但他不必想那麼多。

他該想的是這五萬塊錢。

查克・甘隆，獅子會會長，也是一個全能的好人（去年國慶日遊行時，他騎了一輛滑稽的小摩托車參加遊行），從辦公桌最上面的抽屜拿出一本黃色筆記簿，開始記下一連串的名字。受過訓練的白鼠在工作了。樓下，大街上，格雷・提森抬頭面對午後的秋陽，恭賀自己有了一個好的開始——事情已成功了一半。

第十五章

1

後來，强尼揣測他最後終於和莎拉做愛——自博覽會那天之後已過了快五年——的原因，與內幕雜誌那個禮徹．狄士的來訪大有關係。他因此下定決心打電話給莎拉邀她來，就是希望她能沖散他的氣惱苦悶。至少他是這麼告訴自己的。

他打電話到康尼堡找她，接電話的是黛芬．卡萊，說莎拉馬上就來，便把電話擱在一旁。在等待的靜默中，他曾想著（但並不很認眞）掛斷電話，永遠不再翻開電話簿了。然後莎拉的聲音在他耳邊響起。

『强尼？是你嗎？』

『是我。』

『你好嗎？』

『很好。你呢？』

『我也很好。』她說：『很高興你打電話來。我……我不知道你會不會打來。』

『還吸古柯鹼嗎？』

『沒有了，我現在吸食海洛英。』

『你帶著你兒子？』

『當然啦，我到哪裏都帶著他。』

『那麼，在你們回家以前，哪天你們兩個何不到這裏來玩呢？』

『好極了，强尼。』莎拉熱切地說。

『爹在西河鎮工作，我是厨師兼洗瓶工人。他每天四點半左右回到家，我們五點半吃飯。歡迎你

留下來吃晚餐，不過我要先警告你：我最拿手的菜全都要用上法朗哥美式通心麵。』

她笑了起來。『我接受你的邀請了。哪一天最好呢？』

『明天或後天怎麼樣呢，莎拉？』

『明天好了。』她在短暫的遲疑後說：『那麼明天見吧。』

『保重，莎拉。』

『你也是。』

他深思地掛斷電話，覺得旣興奮又內疚——也說不出是什麼道理。但是有時侯心靈是它自已的主宰，不是嗎？此刻他的心最想去的地方就是檢查或許最好別去想的可能性。

嗯，該知道的她都知道了。她知道爹什麼時候回來——她還需要知道什麼呢？

他的心自已回答了：*如果她中午就來了，你打算怎麼辦呢？*

不怎麼辦。他雖這麼想，却也不怎麼相信。光是想想莎拉，她的唇，她那雙不很大却微微斜向上的綠眼睛——那些就够令他感到又虛弱又迫不及待了。

强尼走進厨房，慢吞吞地著手料理晚餐；只是兩個男人吃的，不很重要。父子兩人。情況還不壞。他仍在復健期間。他曾和他父親談過他所錯過的四年半，談過他母親——雖然提到這話題時他們總是很謹愼，却不免逐漸逼向核心。或許並不需要了解，而是需要妥協，接受。不，並沒有那麼糟。那是結束拼湊事情的一種方式，對他們兩人而言皆然，但等他明年一月回克立夫鎭教書後，那就都成了過去了。上個禮拜大衛．皮昇寄來了半年的合約，他已簽名寄回了。到那時他父親要做什麼呢？過活吧，强尼心想。要過活並不難，平平靜靜的，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他會時常回來探望赫柏，也許每個週末，如果他覺得那樣做是對的。許多事情都變得很奇怪，他只能慢慢地摸索，像一個瞎子在一間陌生的房間裏一樣。

他把牛肉放進爐子裏，走進起居室，開了電視，又將它關掉。他坐下來，想著莎拉。孩子，他心想。如果她來早了，孩子就是我們的保護人。那麼一切還是沒問題的，所有的基礎都被遮掩了。

但他的思潮依舊起伏不定。

2

次日她在十二點過一刻抵達，把一輛紅色的小賓托開入車道，停住，下了車，高挑迷人，暗金色的頭髮在十月的微風中輕飄。

『嗨，强尼！』她舉手叫喊。

『莎拉！』他走下臺階迎接她；她仰起臉，他輕輕吻了她的臉頰。

『讓我把皇帝抱出來吧。』她說着，打開乘客座的車門。

『要我幫忙嗎？』

『不用，我們相處得很愉快呢，是不是呀，丹尼？來，寶寶。』她熟練地解開圍住嬰孩的座位帶，把孩子抱了出來。丹尼好奇地環顧庭院，然後他的目光盯著强尼不動。他咧嘴笑了。

『抱！』丹尼揮動雙手。

『我想他希望接近你呢。』莎拉說：『眞不尋常。丹尼遺傳了他父親共和黨的敏感——他相當冷淡。要抱他嗎？』

强尼有點遲疑地說：『好啊。』

莎拉笑笑。『他不會破掉，你也不會摔了他的。』她把丹尼抱給他，又說：『如果你眞把他摔了，他很可能會像皮球一樣反彈起來呢。討人厭的胖小子。』

『嗚棒！』丹尼一手勾著强尼的脖子，舒服地望著他母親。

『眞令人訝異。』莎拉說：『他從來不會像這樣……强尼？强尼？』

孩子的小手攬住强尼的脖子時，一陣迷惘的感情像溫水般在他心中氾濫。沒有黑暗的一面，沒有叫人煩惱的事。一切都是那麼簡單。孩子的思緒中並無未來的概念，沒有困擾的感覺，也沒有不快的往事。沒有字句話語，只有强烈的映象：溫暖，乾燥，母親，他自己。

『强尼？』她憂慮地望著他。

『嗯？』

『有什麼不對嗎？』

她是在問丹尼，他意識到。丹尼有什麼不對嗎？你是不是看到什麼困難？什麼問題？

『一切都很好。』他說：『我們可以到屋裏去，如果你想的話，但通常我都待在玄關這裏。再過不久，我們就得整天縮在壁爐前了。』

『在玄關這兒很不錯，丹尼好像想到院子裏去探索呢。他說：好大的院子哦。是不是，寶寶？』

她揉揉他的頭髮，丹尼咯咯而笑。

『他待在外面沒問題吧？』

『只要他別試著吃那些木頭就行。』

『那些都是我劈的。』强尼小心翼翼地放下丹尼，就像他手中抱的是個明朝花瓶。『好運動。』

『你的身體好嗎？』

强尼想起幾天前把禮徹・狄士轟走的情形。『我想，大概很不錯。』

『那很好。上一次我去醫院看你時，你好像很虛弱呢。』

强尼點點頭。『那時剛動過幾次手術。』

『强尼？』

他望向她，感覺複雜；深思、愧疚，也有些發自肺腑的期待。她的目光停駐在他臉上，坦然而率直。

『什麼？』

『你記不記得……那枚結婚戒指？』

他點點頭。

『它眞的在你說的那個地方，不過我把它扔了。』

『是嗎?』他並不很驚訝地說。

『是的，我把它扔了，而且沒有向渥特提起過。』她搖搖頭。『我也不知道爲什麼，我一直感到很困惱。』

『不要讓這件事困惱你。』

他們面對面站在臺階上。莎拉的臉頰脹紅了，但她的眼神却毫不退縮。

『我想完成一件事。』她簡明地說：『一件我們從沒有機會完成的事。』

『莎拉……』他開口叫了一聲，却又停住了。他不知道接下來該怎麼說才好。在他們的下方，丹尼搖搖晃晃地爬過六級臺階，然後重重地坐了下來。他毫不覺得羞愧，咯咯笑了起來。

『是的。』莎拉說：『我不知道這是對還是錯。我愛渥特。他是個好人，隨和可親。也許我所知道的一點就是好人和壞人的分別。我在大學時的男朋友，唐，就是個壞人。你使我明瞭這世上還有另一種男人，强尼，沒有你，我絕不會去欣賞渥特的優點。』

『莎拉，你不必……』

『我必須。』莎拉反駁道。她的聲音低而沉。『因爲這種話只可能說一次，不管是對還錯，總要說出口的，以後要想再說就很難了。』她懇求地望著他。『你明白嗎?』

『是的，我想我明白。』

『我愛你，强尼。』她說：『我從未停止過愛你。我一直試著告訴我自己，我們之所以分開全是天意。我不知道。一條壞熱狗是天意嗎?或者兩個半夜裏在公路上賽車的小伙子?我只想要……』她的聲音有種特殊的强調語氣，在十月寒涼的下午顯得格外清晰，像一個工匠的小錘子敲著薄而珍貴的金箔。『……我只想要回我們被剝奪的。』她垂下眼，聲音縮小了。『我全心全意地想要它，强尼，你呢?』

『是的。』他說著，伸出雙手，但她却搖搖頭，向後退了一步。

『不能在丹尼面前。』她說：『我說的也許很沒道理，可是那就像是當衆姦淫似的。我想要的是一切，强尼。』她的臉又紅了，那漂亮的酡紅使他開始感到興奮。『我要你擁抱我，親吻我，愛我。』她的聲音又縮小了，近乎破碎。『我想那樣做是錯的，可是我忍不住。那是錯的，也是對的。那樣才公平。』

他伸出一根手指，輕輕拂去沿著她的臉頰滾下的一滴淚珠。

『而且就只有這麼一次，是不是?』

她點點頭。『一次就已償付了一切；如果事情沒有出錯，可能存在的一切。』她抬起頭，淚汪汪的眼睛前所未有的明亮。『一次可能償付一切嗎，强尼?』

『不能。』他笑了笑。『不過我們可以試試看，莎拉。』

她愛憐地望向丹尼；那孩子正想爬上那堆疊放整齊的木頭，却屢試不果。『他待會兒就會睡了。』她說。

3

他們坐在玄關上，看著丹尼在藍天下的庭院裏玩耍。他們並不急，也並不焦躁，但他們兩個人都感覺得到一種漸增的吸引力。她脫下外套，穿著粉藍色的毛料洋裝坐在玄關的吊椅上，足踝交叉，及肩的頭髮迎風輕飄，臉上的紅潮並未褪盡。白色的雲朵由西向東飛過天際，輕飄飄軟綿綿的。

他們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不急。自强尼由昏睡中甦醒過後，他第一次覺得時間不是他的敵人。時間以這一小段的悠閒交換他們被剝奪了的主流，並且順著他們的需要延續。他們談論結了婚的人，談到一個克立夫高中畢業的女孩子得到了道德獎學金。莎拉說他長得像電視影集『這一家』裏的拉契，思想却像胡佛，結果他們兩個人都哈哈大笑。

莎拉朝丹尼點點頭說：『你看他。』

他坐在草地上，薇拉．史密的常春藤格架旁，拇指塞進嘴裏，昏昏欲睡地望著他們。

她從汽車後座拿出了他的汽車專用小牀。

『讓他睡在玄關可以嗎?』她問强尼:『天氣溫和,我想讓他在清新的空氣中睡睡午覺。』

强尼說:『我想他睡在這裏會很舒服的。』

她把牀放到陰影中,把丹尼抱起來,放進牀裏,又將兩條毯子拉到他的下顎。『睡吧,寶貝。』莎拉低語。

丹尼傻笑了一會兒,很快就閉上了眼睛。

强尼問:『就這樣?』

莎拉說:『就這樣。』她邁步靠向他,伸手環住他的頸子。他清楚地聽見她的身軀在衣服下蠕動的輕微響聲。『我要你吻我。』她平靜地說:『我等你再吻我已經等了五年了,强尼。』

他攬住她的腰,輕柔地吻她。她的唇分開了。

『喔,强尼,』她在他的頸際低語:『我愛你。』

『我也愛你,莎拉。』

『我們到哪裏去呢?』她退後一步,碧綠的眼眸亮如翡翠。『哪裏?』

4

他把褪色却乾淨的舊軍毯鋪在倉庫二樓的稻草上。倉庫裏有股芳香清甜的味道,他們的上方,在這裏築巢的燕子咕咕低鳴,時而搧著翅膀。旁邊有扇滿佈灰塵的小窗子,正好可以俯望住宅和玄關。莎拉在玻璃上擦出一塊乾淨的地方,看看酣睡中的丹尼。

强尼問:『還好吧?』

『是的,在這裏比在屋裏好。在屋裏就像……』她聳聳肩。

『有我爹的陰影?』

『是的,這是我們兩人之間的。』

『我們的事。』

『我們的事。』她點點頭,俯臥在軍毯上,臉貼向一側,雙膝微彎。她將兩隻鞋掙脫了。『幫我拉下拉鍊,强尼。』

他在她身旁跪下,拉開拉鍊,在寂靜中發出『嘶——』的一響。白色的襯裙使她橄欖色的背部更顯得迷人。他親吻她的肩胛骨之間,使她不覺輕顫。

『莎拉。』他低喚著。

『什麼?』

『有件事我必須告訴你。』

『什麼事?』

『醫生在開刀時犯了一個錯誤,把我閹了。』

她捶了他的肩膀一記。『你眞是一點也沒變。』她說:『你還有個朋友在塔山博覽會中摔斷了頸子。』

『是呀。』他說。

她的手像絲緞般碰觸他,輕柔地上下滑動。

『我倒不覺得他們把你廢了。』她說著,水汪汪的眼睛搜尋著他的。『一點也不。我們是不是要看一看呢?』

稻草的氣味好香,時間無盡地延展,軍毯有點粗糙,她的皮膚却光滑細膩,裸露而眞實的她。沉入她體內就像沉入一個並未被遺忘的美夢中。

『噉,强尼,親愛的……』她的聲音興奮地提高了。她的臀部在逐漸增快的節奏中搖動,聲音變得極其遙遠。她的頭髮散在他的肩上和胸膛上,像火一般燒灼他。他把臉埋進她的秀髮中,讓自己在那團暗金色的火焰中迷夫。

時間在稻草香甜的氣味中流轉。粗糙的軍毯,古老的倉庫發出吱嘎的微響聲,就像一艘船,在十月的風中破浪前行。柔和的陽光透過屋頂的隙縫,投射入幾十道細削的光芒,照在稻草上。細碎的穀

皮在空中飛舞、旋轉。

她叫喊出聲。她叫著他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像是在吟唱。她的手指像馬刺般扎著他的肉，騎士和座騎。藏了多年的美酒終於開啓倒出，一個很好的年份。

事後他們併坐在窗畔，眺瞰窗外的庭院。莎拉套上衣服，離開他一會兒。他一個人坐著，什麼也不想，滿足地看著她再度出現在視線中，纖細嬌柔的身影，走過院子，踏上玄關。她在嬰兒牀畔俯身注視，又把毯子拉好，然後轉身走回。風在她身後追逐著她，調皮地掀動她的裙邊。

她說：『他會再睡上半小時。』

『是嗎?』强尼微微一笑。『也許我也會呢。』

她用脚趾撓撓他的肚皮。『你別想。』

於是他們又一次做愛，這回她在上面，幾乎如禱告者般愼重。她垂著頭，頭髮落到前方，擋住了她的臉。慢慢的。稍後便完結了。

5

『莎拉……』

『不要，强尼，還是別說吧，時間到了。』

『我是想說你好美。』

『眞的?』

『眞的。』他柔聲說：『親愛的莎拉。』

『我們償付一切了嗎?』她問。

强尼笑笑。『莎拉，我們都盡力了。』

6

赫柏放工回到家看到莎拉時，似乎並不訝異。他歡迎她，逗丹尼玩，又責備莎拉不早點把丹尼帶來。

『他的頭髮顏色和五官都很像你呢。』赫柏說：『我想以後他的眼睛也會變得和你的一樣。』

『他只要有他父親的頭腦就行了。』莎拉說。她在粉藍色洋裝上繫了一條圍裙。室外，夕陽西斜，再過二十分鐘天就全黑了。

赫柏說：『你知道嗎，平常做飯的都是强尼。』

『我無法阻止她，她拿槍指著我的腦袋。』

『嗯，或許這樣再好不過了。』赫柏說：『你做的每道菜嚐起來都像法朗哥美式通心麵。』

强尼拿起一本雜誌對赫柏丟去，丹尼咯咯笑了起來，尖銳高亢的笑聲彷彿充滿了整個屋內。他看得出來嗎? 强尼心想。我的臉上好像寫滿了字呢。然後，當他看著他父親在走廊的櫥櫃裏翻找一盒强尼小時候的舊玩具時，他有個令人震驚的想法：也許他了解。

他們共進晚餐。赫柏問莎拉，渥特在華盛頓忙什麼，莎拉便把他所參加的會議告訴他們；主要關於印第安的土地權。她說，至於共和黨的會議不過是測試風向的練習罷了。

『和他一起開會的人多半都認爲，如果明年獲得提名的是福特而不是雷根，共和黨就死定了。』莎拉說：『如果共和黨死定了，那就表示比厄・高韓在一九七八年接替彼爾・何衞入主參議院時，渥特別想競選高韓空出的位子。』

丹尼正在吃四季豆，很認眞地用他的六顆牙齒一顆接一顆地嚼著。赫柏看著他，說道：『我想高韓等不及到一九七八年的，明年他就會出馬和穆斯基競選了。』

『渥特說比厄・高韓不會那麼傻，』莎拉說：『他會等到時機成熟。渥特說他自已的機會也已遠遠在望了，我也開始有幾分相信了。』

吃過晚餐後，他們坐在起居室裏，談話的主題已自政治轉移了。他們看丹尼玩著古舊的木頭汽車和卡車，那是赫柏・史密在二十幾年前做給他兒子玩的。當時赫柏・史密還年輕，娶了一個堅强、好

脾氣的女人爲妻，有時她會在晚上喝掉一瓶黑牌啤酒。那時的他頭上沒有一絲灰髮，對他的兒子抱有很大的期望。

他真的了解，强尼啜飲著咖啡，一邊想著。不管他是否知道今天下午我和莎拉之間的事，不管他是否有所懷疑，他了解基本的欺騙。那是不能改變或矯正的，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妥協。今天下午她和我完婚圓房，今晚他享受著含飴弄孫之樂。

他想到命運之輪，逐漸轉慢，停止。

莊家數字，大小通吃。

憂鬱想要爬進來，一種曲終人散的絕望，他强力將它推開了。這不是時候；他不會讓那時候到來。

八點半，丹尼開始任性亂鬧了，莎拉說：『我們該走了。回康尼堡途中，他會吸掉一整瓶牛奶呢。離這裏大概有三哩遠。謝謝你們的招待。』她那雙碧綠的眼睛迎向强尼的視線，膠著了一會兒。

『是我們的榮幸呢。』赫柏站起身，說道：『對不對，强尼？』

『對。』强尼說：『我幫你把小牀搬出去吧，莎拉。』

在門口，赫柏親吻丹尼的頭（丹尼的回抱是揪住赫柏的鼻子，用力捏捏，痛得赫柏淚水都湧出來了），又吻吻莎拉的面頰。强尼把嬰兒牀搬到汽車旁，莎拉給了他鑰匙，讓他把東西都放回車內。

等他把東西收好後，她站在車門旁，望著他。『我們都盡力了。』她綻出笑容，但她眼中的晶瑩使他知道她已泫然欲泣了。

『一點也不壞。』强尼說。

『我們會保持聯絡吧？』

『我不知道，莎拉，我們會嗎？』

『不，我想不會。那就太容易了，是不是？』

『是的，輕而易舉。』

她靠向他，親吻他的臉頰。他聞得到她的頭髮所散發出的一股香味。

『保重，』她低聲說道：『我會想你的。』

『你也要珍重，莎拉。』他吻吻她的鼻尖。

然後她轉身坐上駕駛座，一個能幹的主婦，丈夫正力爭上游。我懷疑明年他們還會不會開這種小賓托，强尼心想。

車燈開了，接著是低響的引擎聲。她對他揮揮手，車子便平穩地滑出了車道。强尼站在那堆木頭旁，兩手揷在褲袋裏，目送她離開。他的一部份心靈彷彿已閉合了，那並不是一種主要的感覺；這才是最糟的——那不是主要的感覺。

他直看著尾燈消失不見後，才爬上臺階，回到屋內。他父親坐在起居室的大安樂椅內，電視機已關掉了，他看著散在地毯上的幾樣舊玩具。

『很高興看到莎拉。』赫柏說：『你和她是不是……』在片刻猶豫後，他又說：『……過了很愉快的一個下午？』

『是的。』强尼回答。

『我想不會了。』

『她會再來嗎？』

他們父子兩人相互凝視。

最後赫柏開口道：『呃，也許這樣是最好的。』

『是的，也許是。』

『你小時候很愛玩這些玩具。』赫柏說著，屈膝跪下，開始收拾地上的舊玩具。『洛娣・吉多生雙胞胎時，我給了她不少，但是我知道我還留下一些，沒有送人。』

他把玩具一樣一樣放回盒子裏，將每一樣都仔細把玩了一下。一輛賽車，一部推土機，一輛小小的掛鈎帶階梯卡車，車身的紅漆已快褪盡了。他扛起盒子，放回橱子裏，將它們收了起來。

强尼再見到莎拉，已是三年後的事了。

第十六章

1

那一年雪下得很早，到十一月七日，地上的積雪已有六吋。强尼找出一雙綠色的橡膠舊靴子，穿上附兜帽的羊毛衫，每天仍然走到信箱去取郵件，再走回屋裏。兩個星期前，大衞・皮昇寄了一個包裹來，裏面是他在明年一月將要用到的教科書，强尼已開始擬定課程計劃。他盼望再回學校去。大衞還在克立夫鎮的浩蘭街上爲他找了一間公寓，浩蘭街二十四號。强尼把地址寫在一張紙上，收進皮夾子裏，因爲他現在記不住門牌號碼了。

這一天，天空灰黯低沉，氣溫一直在華氏二十度以下。强尼走上車道時，第一陣雪花開始飄下了。他獨自一個人，不自覺地伸出舌頭，想沾上一片雪花。他的脚幾乎已完全不跛了，他的精神也很好；已經有半個多月沒有過頭痛的現象了。

今天的郵件包括一張廣告單，一本新聞週刊，和一個牛皮紙的小信封，信封上只寫著『强尼・史密收』，却沒有回信地址。强尼把廣告單和新聞週刊塞在衣袋裏，轉身往回走，一邊將那個信封打開。信封內只有一張新聞紙，上方有『內幕雜誌』幾個字，强尼不禁楞了一下。

那是上一週出版的內幕雜誌第三頁。標題報導是關於一個記者對一部電視犯罪影集中第二男主角的『揭發』；這個第二男主角在高中時曾被退學過兩次（十二年前），並曾因擁有古柯鹼而被捕（六年前）。全美家庭主婦的熱門新聞。另外還有全麥飲食的食譜，一張嬰孩照片，還有一個患有腦性小兒痲痺的九歲小女孩被神奇治癒的報導（標題是『**奧妙神醫**』）。在該頁下方，有一篇報導被人用紅筆圈了起來，標題是『**緬因「通靈者」承認欺騙**』，撰稿人的姓名並未印出。

內幕雜誌一向的方針，不僅向讀者翔實報導不為新聞界所知的通靈者，同時也要揭發被謬稱為通靈者的騙子。

最近，就有一位這樣的騙子向本刊的一位記者承認他的騙局。這位所謂的『通靈者』是緬因州波拿鎮的强尼・史密，他對本刊記者坦承道：『那一切不過是騙人的花招，為了償還住院費用。假如我出書的話，就會賺到足够的錢付清欠債，並且好好休養幾年。』史密咧嘴一笑。『這年頭，人們什麼都信——我為什麼不利用他們的心理撈一筆呢?」

本刊時常提醒讀者，每三個通靈者中至少有兩個是假的，這次多虧本刊的揭發，强尼・史密也別想再撈一筆了。在此我們重複說明，假如有讀者能舉出任何一位著名的通靈者是個騙子，並加以證明，本刊將奉上一千塊錢的酬金。

藉通靈之名斂財的騙子，小心了!

强尼將那篇短文看了兩次。雪愈下愈大了。他苦笑了一下，心想：顯然這些無冕皇帝並不喜歡被鄉下人逐出臺階。他將那撕下的一頁又塞回信封裏，把信封也揷入口袋內。

『狄士，』他大聲說道：『我希望你的瘀血到現在還沒退。』

2

他父親並不覺得這是件有趣的事。赫柏看過那則報導後，怒不可遏地把那張紙扔到厨房的餐桌上。『你該控告那個婊子養的。他根本就是惡意中傷，强尼，故意誹謗。』

『我同意你的話。』强尼說。天色已黑了。下午翩然飄落的雪，到了晚上已變成初冬的大風雪了。風呼嘯不止，在屋簷打轉，堆積的雪也將車道完全掩埋了。『但是我們說話時並沒有第三者在

場，狄士清楚得很，所以他只要一口咬定我那麼說，我也莫可奈何。』

『他甚至沒膽量發出他的名字。』赫柏說：『看看他寫的「本刊記者」，什麼記者？我就叫他們說出來。』

『噢，你是可以這麼做。』强尼笑笑。『那就像穿著一條褲襠綉有「用力踢我」幾個字的長褲，向一個最卑鄙的流氓挑戰差不多。他們會發動一場神聖戰爭，登在第一頁。眞是謝了。我倒覺得他們這麼做幫了我一個大忙，我不想創立一個先知的事業，告訴人們他祖父把股票藏在哪裏，或是誰將贏得第四屆史科堡橄欖球賽，或是該買哪張彩票。』强尼自昏睡中醒來後，最感驚異的事情之一，便是發現緬因和另外十幾州已設立了一種合法的數字遊戲。『上個月我一共收到十六封信，要我告訴他們中獎號碼將是什麼，眞是太瘋狂了。我怎麼會知道？就算我能告訴他們吧，對他們又有什麼好處呢？購買緬因州彩券時又不能挑號碼，他們給你幾號你就得拿幾號，但是我還是接到不少這樣的信。』

『那和這篇騙人的報導又有什麼相干呢？』

『如果人們認爲我是個騙子，他們大概就不會來騷擾我了。』

『噢，』赫柏說：『是呀，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他把煙斗點上。『你對這種能力一直感到很不安，是吧？』

『是的。』强尼說：『我們也很少談到這件事，令我如釋重負。只是別人却好像只對這件事情感興趣。』他們還不只是想要談論而已；這才令他頭痛。但是當他到梭肯商店去買麵包時，女店員收錢時却不敢碰到他的手，眼中驚懼的神色更是無可置疑。他父親的朋友都以揮手招呼代替握手。十月裏，赫柏僱了一個高中女生每個禮拜到家裏來一次，打掃、吸塵，過了三星期後，她毫無緣故地辭職了——可能是她的高中同學跟她說了她僱主的兒子是誰。所以，雖然有很多人急於被强尼觸摸，聽强尼說話，和强尼接觸，也有不少人把他當做痳瘋病人般看待。在這些時刻，强尼便會想到那天他告訴恰蓮·梅根她的房子失火時，那些瞪著他看的護士，像站在電線上的烏鴉般瞪視著他。他會想到在記者會意外結束之後，那個後退避開他的記者，同意他說的每一句話，却不想被他摸到。不管是趨之若

鶩或避之唯恐不及，都是不健康的態度。

『是的，我們不談這件事。』赫柏同意道：『那會使我想起你母親。她確信爲了某種原因，你才被賦予那種能力。有時候我也會半信半疑。』

强尼聳聳肩。『我只想過正常的生活，把這整件要命的事都掩埋起來。如果這篇小文章能幫助我，那不是求之不得嗎？』

『但是你是眞的有那種能力，對吧？』赫柏細看他的兒子。

强尼想起不到一星期前的一個晚上，他們外出晚餐；對他們縮緊的預算而言，這是一件很不尋常的事。他們到葛瑞鎮的柯爾農莊去，那大概是本區最好的一家餐廳，常常賓客滿座。那天晚上很冷，餐廳裏溫暖舒適。强尼把他父親和他的外套拿到衣帽間去，當他摸過架子上一件件的外套，尋找空衣架時，就有一連串清晰的影像滑過他的腦際；有時候他就會這麼『靈感湧現』，有時候他却可能拿著一件衣服整整二十分鐘，却什麼感覺也沒有。這一件是個女士的毛領大衣，她和她丈夫的一個橋牌搭檔暗通款曲，心裏很害怕，却不知道怎麼結束這種不正常的關係。一個男人的羊皮鑲邊丁尼布夾克，這個男人也很憂慮，因爲他弟弟前個禮拜在建築工地裏不小心受了重傷。一個小男孩的連帽羊毛衫——今天他住在達拉謨的外婆送他一個史努比的電晶體收音機，但是他父親不准他把收音機帶到餐廳來，所以他很氣惱。另一件式樣平常的黑色上衣，使他感到驚恐震懼，而且失去了胃口。擁有這件上衣的男人就要發瘋了。到目前爲止，這個男人表面依然沈著冷靜——就連他的妻子也毫無疑心——但一連串偏執狂的幻想將慢慢地使他喪心病狂。觸摸這件衣服，就像摸到一條蜷起身子却蠕動不止的蛇。

『是的，我有。』强尼簡短地說：『我眞希望我沒有。』

『你眞的這麼想嗎？』

强尼想到那件黑色上衣。那晚他只吃了幾口飯，不住地左右張望，想從人羣中認出那個男人，無奈却認不出來。

『是的。』他答道。

『那麼，最好還是被人遺忘了。』赫柏說著，拍拍他兒子的肩。

3

接下來的一個多月，强尼的特殊能力好像已眞的被人遺忘了。他開車北上，參加克立夫高中的敎師會議，同時順便把一些個人的東西先搬到新公寓去；那間公寓雖小，但還算溫馨。

他開他父親的車去的，當他準備要上路時，赫柏問他：『你開車不會緊張吧？』

强尼搖搖頭。想到車禍，他不免有些不安。反正該來的事總是躲不掉的，但在他內心，他却深信閃電不會再一次打在同一個地方——他不相信有朝一日他會車禍身亡。

事實上，那段漫長的路程平順而且安寧，會議又有點像是省親會。他以前的老同事，至今仍在克立夫高中敎書的，都特意向他致意，只是他忍不住注意到他們沒有幾個人肯和他握手，而且他們的眼神似乎也有所保留。開車回家時，他告訴自己那不過是他的想像罷了；就算不是吧……那也有有趣的一面呀。如果他們看過『內幕雜誌』，他們就會以爲他只是耍花招騙人的，沒什麼好擔心。

會議結束後，他無事可做，只有回波拿鎭去，等待聖誕假期的來臨和結束。內裝個人所有物的包裹已不再寄來了，幾乎是在頃刻之間——强尼告訴他父親，這就是報刊雜誌的力量。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憤怒辱罵的匿名信和卡片，都是那些自覺受騙的人寄來的。

最典型的一封信寫著：『你竟敢欺騙美國大衆，應該被捉到地獄裏燒死才對！』那是寫在一張發綹的雷曼旅社信紙上，郵戳是賓州的約克鎭。『你是個骯髒、下流、發爛的騙子，我爲揭穿你的雜誌讚美上帝。你應該自覺羞恥，先生。聖經上說一個普通的罪人會被丟入火湖中燒死，但一個斂財行騙的壞人會永遠受燒灼之苦！你爲了賺幾塊錢就出賣不朽的靈魂，正是個十惡不赦的壞人，所以在信末我要希望，爲了你的緣故，你別在街上碰到我。署名：一個朋友（是上帝的朋友，不是你先生的！）』

在內幕雜誌那篇報導登出後的二十天裏，强尼共接到了二十幾封這一類的來信。另外也有不少人竟然表示願成爲强尼的夥件，共同行騙。『我曾是一個魔術師助手，』其中一封信自誇道：『我可以騙得一個老娼自動脫下內褲。假如你計劃利用心靈感應撈一筆，那你需要我的參與！』

然後那些信都不來了，就像先前那些不斷寄來的盒子和包裹。十一月底的某一天，强尼連續在第三個下午發現信箱裏什麼也沒有，不禁想到安迪・伍華曾經預言，將會有一天，全美國的每個人都會出名十五分鐘。顯然他的十五分鐘已經來了又過了，但沒有人比他更覺得高興的。

然而結果却證實，事情並非就此了結了。

4

『史密嗎？』電話裏的聲音問：『强尼・史密？』

『是的。』他不認得這聲音，但對方顯然並未撥錯號碼。這倒令人意外，因爲三個月前他父親就已換過電話號碼，而且並未登記。這一天是十二月十七日，起居室的一角放了一棵聖誕樹。室外，瑞雪紛飛。

『我姓貝曼，岩城堡的卓智・貝曼警官。』他淸淸喉嚨。『我有個……呃，我想你可以說我對你有個提議。』

『你怎麼知道這個號碼的？』

貝曼又咳了兩聲。『這個，這是公事，所以我大可向電話公司查詢，不過事實上我是從你的一個朋友那裏問來的，一個姓韋季的醫生。』

『桑恩・韋季把我的電話號碼給了你？』

『不錯。』

强尼困惑地坐了下來。他現在想起來了，才不久前他曾在週日副刊上看過『貝曼』這個名字。他是岩城堡的治安官；岩城堡在波拿鎭西方的湖濱區，離那威鎭約三十哩，和布里邨相距二十哩。

『警方的公事?』強尼問。

『呃，是的，可以這麼說。我在想也許我們兩個人可以一起喝杯咖啡……』

『牽涉到桑恩嗎?』

『沒有，和韋季大夫無關。』貝曼說：『他打電話給我，提到你的名字。那是……噢，一個多月以前的事了。坦白說，當時我還笑他荒唐，可是現在我們已差不多束手無策了。』

『什麼事呢?貝曼先生——治安官，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我們能一起喝杯咖啡是最好不過了。』貝曼說：『今晚怎樣?布里邨的大街上有一家鍾士咖啡店，正好在我們兩鎮的中途。』

『很抱歉，』強尼說：『我必須先知道是什麼事情，而且桑恩怎麼從未打電話跟我說過?』

貝曼嘆了口氣。『我猜想你大概不看報吧。』

這不是事實。自他復甦之後，看報成了他必做的功課，以彌補他錯失的幾年。而且他曾看過貝曼的名字，是的，因爲貝曼正負責偵辦一件——

強尼將話筒自耳畔拿開，若有所悟地看著它，就像一個人看著一條他剛意識到是有毒的毒蛇。

『史密先生?』貝曼的聲音再度傳來：『喂?史密先生?』

強尼把話筒又按回耳朵上。『我在聽。』他有點氣桑恩．韋季;是桑恩要他避免出風頭的，現在他却背著強尼，反過來對這個小鎮警官推介。

『是關於那幾件姦殺案，對吧?』

貝曼躊躇了好一陣子，才又開口道：『我們能夠談談嗎，史密先生?』

『不能，絕不可能。』輕微的氣憤突然轉爲憤怒;不只是憤怒而已，他很害怕。

『史密先生，這件事很重要，今天……』

『不行，我不希望被人打擾，而且，你難道不看「內幕雜誌」嗎?我反正是冒牌貨。』

『韋季大夫說……』

『他說什麼都無關緊要!』強尼全身顫抖，吼道：『再見!』便用力掛斷電話，急忙站起身，彷彿這樣可以制止電話鈴聲再度響起。他覺得太陽穴又開始抽痛了，隱隱約約的痛。也許我該打電話到加州去給他母親，他心想。告訴她她日思夜想的兒子在什麼地方，叫她和他聯絡。這才叫以牙還牙，以怨報怨。

然後他却從茶几抽屜裏拿出地址簿，找到桑恩．韋季在班哥的辦公室號碼，並且打了電話。另一端的電話鈴聲一響起，他又害怕的掛斷了電話。桑恩爲什麼要這麼做?去他的，爲什麼呢?

他愣愣地瞪著聖誕樹。

一成不變的裝飾。前天晚上，他們從閣樓裏把那些飾品搬下來，拿掉包在外面的薄紙，將它們一一掛上。聖誕節的佈置是一件有趣的事。隨著一個人一年一年的成長，許多事物也都扭曲變形了。同時適合於童年期和成年期心態的東西，實在很少很少。你小時候的衣服不是傳給弟妹就是送給救世軍了;你的唐老鴨手錶主發條脫落了;你的紅色牛仔靴也穿破了。你在第一堂露營工藝課所做的皮夾子，早已換成了伯敦牌的，你把玩具車和脚踏車賣了，却買了更多成人的玩具——汽車，網球拍，也許還有新上市的電視遊樂器。另有一些東西是你可以保有的;幾本書，也許，或者一個幸運錢幣，或者是一本保存了許久的集郵簿。

還有父母家中的聖誕樹飾物。

年年都是同一個有缺口的天使，樹頂上是同一顆錫箔星星;以前一整組的玻璃球剩餘的強硬份子;(我們永遠忘不了那些光榮的死者，他想著——這一顆是被一個嬰兒亂抓的小手扯落的，這一顆是爹將它掛上樹時不小心滑掉摔碎的，漆有伯利恆之星的紅球是在某一年我們將它們搬下閣樓時神秘破裂的，當時我還驚叫出聲。)還有楔形的聖誕樹架，那是很久以前赫柏親手做的。可是，強尼想著，茫然地揉了揉太陽穴，有時候似乎連童年最後的這些遺跡也一併祛除反而更好。從前吸引你的那些書，是不可能再引起你同等的興趣了。幸運銅板未曾保護你免於平凡生活中平凡的煩惱和瑣事。當你看著那些飾物時，你總是想起曾有個母親在一旁指揮，不時說著『高一點』或『低一點』或『我想

左邊的金屬片撒得太多了些，親愛的』，使你洩氣。你看著那些飾物，想起今年只有你們兩人著手佈置，就只有你們兩個人，因爲你母親發瘋死了，可是那些易碎的聖誕飾物却還在這裡，還掛在另一棵從後面的小樹林裏砍來的樹上。他們不是說聖誕節前後自殺的人數比其他時候都要多嗎？天可憐見，眞是難怪了。

上帝賜予你的力量多麼偉大呀，強尼。

當然，一點也不錯，上帝是眞正的君王，祂讓我飛出計程車的擋風玻璃，摔斷了腿，在昏睡狀態中度過將近五年的時間，讓另三個人死亡。我所愛的女孩結婚了。她和一個拚命想打入華府的律師生了一個原該屬於我所有的兒子。假如我一連站上兩個小時以上，就像有人拿著一根長而尖的木棍，不住刺著我的腿。上帝眞會惡作劇，造了一個滑稽可笑的世界，連聖誕樹的玻璃球都比人長壽。好一個世界，上帝統治它的手法也眞是一流的。越戰時祂必然站在我們這一邊，因爲自從戰爭開始就是那麼荒謬可笑。

祂派給你一件任務，強尼。

幫助一個鄉下治安官破案，好讓他明年當選連任嗎？

不要自祂身邊逃開，不要跑到一個洞穴裏躲起來。

他揉搓太陽穴。室外，風聲呼呼作響。他希望爹放工回家時小心開車。

強尼站起身，穿上一件厚重的毛衣，走出門，看著他的呼氣在眼前凝成寒霧，走進倉庫裏。左側堆放著他在秋天時劈好的木頭，每一截都差不多等長，正好可以放入壁爐內。木頭旁邊放了一盒火種，再旁邊則是一疊舊報紙。他蹲下來，開始翻著報紙，好一會兒後才找到他所要的那一張；三個星期前禮拜天的副刊。

他把那張報紙帶回屋裏，放在廚房餐桌上，仔細看了起來。他在特別專欄中找到那篇報導，坐下來從頭再看一遍。

這篇報導附登了幾張照片，其中一張顯示一個老婦人正在鎖門，另外兩張顯示兩家門可羅雀的商

店。標題寫著：**警方仍繼續搜尋逍遙法外的岩城堡兇手**。

根據報載，五年前一個在當地某餐廳工作的女侍，愛瑪．費雪，在下班回家途中被強姦勒斃。州檢察官辦公室和岩城堡的警察局立刻聯手展開調查，結果却一無所獲。一年後岩城堡的一位中年婦人也被姦淫勒斃，陳屍在她位於卡賓街的三樓公寓內。一個月後，那個兇手又出擊了；這回受害者是個青春活潑的初中女生。

更進一步的調查展開了，連聯邦調查局的調查設備也派上了用場，却全無結果。該年十一月，大約自內戰以來便爲該郡主要執法人的卡爾．柯索警官競選落敗，由卓智．貝曼入替爲郡治安官，主要是由於他誓言將『岩城堡兇手』逮捕歸案。

兩年過了。那名兇手並未被捕，但也不曾再有兇案發生。然後，就在今年一月，十七歲的卡露．巴吉的屍體，被兩個小男孩發現。卡露．巴吉的雙親早先已爲她的失蹤報過警了。她是岩城堡高中的問題學生，時常蹺課，並曾兩次因在商店裏順手牽羊被捕，逃過一次家，跑到波士頓去。貝曼和州警方都一致推斷她這次遇害是因爲離家出走，不幸搭了兇手的便車。冬末融雪使她的屍體露出，被兩個跑到溪邊玩的小男孩發現了。法醫說她死了約有兩個月了。

然後，就在今年十一月二日，又發生了一件兇案。遇害者是岩城堡一個頗受人喜愛的文法老師，名叫伊妲．林格。她從小就是當地衞理公會的忠實教徒，有兒童教育碩士的學位，而且急公好義，喜歡羅勃．白朗寧的作品。她的屍體是在一條小路旁的陰溝內被發現的。整個北英格蘭爲林格小姐的慘遭姦殺騷動不已。在新罕普夏曼徹斯特，威廉．羅布的聯合領袖報也湊熱鬧地登載了一篇風涼的評論：標題爲：**姊妹州百無一用的警察**。

這篇週日副刊上的報導引述了兩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心理醫生所說的話。一位提及一種特殊的性變態——在高潮之時犯下暴力行爲的衝動。好極了，強尼不覺皺皺眉。他一高興就將那些女人勒死了。他的頭痛愈來愈厲害了。

另一個心理醫生指出這五樁兇案都是發生在深秋或初冬時，由於瘋狂抑鬱的人格沒有任何固定的

模式，這種人的心態常會隨季節而變動。他的『低潮』可能由四月中旬到八月底，然後慢慢上升，到兇殺案發生時便達到了『高峯』。

在『高潮』或發狂的狀態中，兇手傾向於積極、大膽、性慾大增以及樂觀。『他相信警察抓不到他。』這位不知名的心理醫生歸結道。報導的結論並補充了一句：到目前爲止，兇手的想法並沒有錯。

强尼放下報紙，看了眼時鐘；他父親隨時都會回到家中了，除非被風雪阻礙。他把那張報紙拿到木製火爐旁，塞入燃燒的爐火中。

不干我的事。該死的桑恩•韋季。

不要跑到一個洞裏去躲起來，强尼。

他並沒有躲在什麼洞裏，根本不是這麼回事。只是那場車禍使他睡了一場不是滋味的覺。失去一段生命，你就會陷入一種難堪的狀態，不是嗎？

以及怨天尤人的自憐？

『去你的。』他低喃了一聲，走到窗口，向外望去。除了橫掃直落的風雪外，什麼也看不見。他希望爹會小心些，也希望他父親快點回來，制止他這種無用的思緒。他又一次走到電話旁，猶豫不決地僵立不動。

不管自憐與否，他確已失去一段寶貴的生命了。可以說，是他的黃金時期。他一直努力想將它找回來。難道他就不能擁有一點平凡的隱私嗎？難道他沒有權利享受他在幾分鐘以前所想的——一種平凡的生活嗎？

別異想天開了，老兄。

也許沒有所謂平凡的生活，但是却有不正常的生活。在柯爾農莊的那件事。撫摸人們的衣服，突然知道了他們的憂喜和秘密——這是不正常的。那不是一種天賦，而是一個詛咒。

設若他眞和這個治安官見了面呢？誰也不能保證他能告訴他什麼。設若他能呢？假設他能把兇手

放在銀盤上交給他呢？那不過是醫院記者會的事又重演一次，一個爲了極可怕的力量而召集的綜合馬戲團。

他的頭很痛，却響起了一首歌謠；他還是個幼童時在主日學校所唱的歌：『我的小小光芒，我要讓它照耀……我的小小光芒……我要讓它照耀……讓它照耀，照耀，照耀，讓它照耀……』

他拿起話筒，撥了韋季辦公室的號碼。已過五點，現在該很安全了。韋季應該回家去了，一個大牌的神經科醫師也不會登記住宅號碼。電話鈴響了六、七聲後，强尼正想將它掛斷時，却有人接起了電話，韋季本人的聲音傳來：『嗨？喂？』

『桑恩嗎？』

『强尼•史密？』韋季愉悅的聲調是無可置疑的——但是不是也隱含了一絲不安呢？

『是的，是我。』

『你喜歡這場雪嗎？』韋季有點過於熱切地說：『你們那兒正在下雪嗎？』

『是在下。』

『我們這兒大約一個小時前才開始下的。他們說……强尼，是治安官嗎？所以你的口氣才這麼冷漠？』

『嗯，他打電話給我，』强尼說：『我奇怪這是怎麼回事。爲什麼你要對他提起我，爲什麼你沒有打電話告訴我說你對他提及了……爲什麼你沒有事先打電話問我一聲。』

韋季嘆了口氣。『强尼，我可以對你撒個謊，但是那於事無補。事先我沒問你，是因爲我怕你會拒絕；事後我之所以沒告訴你，是因爲治安官笑了我一頓。當有人嘲笑我的建議時，我自然以爲那個建議並不會被採納。』

强尼閉上眼睛，用空出的那隻手揉搓太陽穴。『可是爲什麼呢，桑恩？你明知我會有什麼感覺。是你一直叫我別管閒事，讓事情平息的，你自己這麼勸我的。』

『是報上的那篇報載。』桑恩說：『我告訴自己，强尼有辦法，我又告訴自己，已經死了五個女人了，五個。』他的聲音低而沉緩，透著困窘，使得强尼更覺得難受。他眞希望自己沒打這個電話。

『其中兩個是十幾歲的少女，一個年輕的母親，一個喜愛白朗寧作品的老師。實在令人感傷，不是嗎？令人感傷得很，我猜想他們絕不會把它搬上銀幕或螢光幕的。可是那是眞人實事。我最常想到的是那個老師；像一袋垃圾般被塞在陰溝裏……』

『你沒有權利把我帶進你罪惡的幻想中。』强尼的聲音有些嘶啞。

『是的，也許沒有。』

『不是也許，而是肯定的！』

『强尼，你還好吧？聽你的聲音……』

『我很好！』强尼吼道。

『聽你的聲音並不像很好。』

『我的頭痛得要命，這有什麼好驚奇的嗎？我眞希望你沒把我扯進這件事。當我把你母親的事告訴你時，你沒有打電話給她，因爲你說……』

『我說有些東西失去了比找到的好。可是那並不適用於每件事，强尼。這個男人，不管他是誰，顯然有嚴重的心理變態。他也許會自殺。我敢說在他停止做案的那兩年，警方八成以爲他已自殺身亡了，但是一個瘋狂而抑鬱的人格往往有很長的間歇階段——稱之爲「正常停滯期」——然後又回復相同的瘋狂心態。上個月他殺死了那個女老師後，說不定已自殺了，但是如果他並未自殺，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呢？他可能會再殺死一個人，或是兩個人，或是四個，或是……』

『別說了。』

桑恩．韋季說：『貝曼治安官爲什麼打電話給你？是什麼使他改變主意的？』

『我不知道，我想大概是選民給他壓力吧。』

『很抱歉我打電話給他，强尼，我也爲這件事使你如此困惱而道歉，但是我更懊惱我沒有打電話把我的做法告訴你。我錯了。天曉得你有平靜過活的權利。』

聽到自己的想法自別人口中說出，他並不覺得有多好受，反而感到更難過，更愧疚。

『算了。』他說：『算了，桑恩。』

『我不會再對任何人說什麼了。也許這是放馬後砲，可是我只能這麼說。我太輕率了，就一個醫生而言，這是很不好的。』

『算了。』强尼又說了一句。他覺很無助，韋季那尷尬的口氣只使他更加難過而已。

『我很快會再見你吧？』

『下個月開學後我就搬到克立夫鎭去了，到時我會去找你的。』

『好。我要再誠心地向你致歉，强尼。』

別再這麼說了！

他們說了再見後，强尼便掛了電話，心裏十分後悔。或許他並不希望韋季這麼輕易就承認他所做的事是錯的。或許他是希望韋季說：我當然打過電話給他了。我要你利用你的能力做點事情。

他又踱到窗口，望向窗外狂風亂舞的黑暗。像一袋垃圾般被塞在陰溝裏。

上帝，他的頭好痛啊。

5

半小時後，赫柏回到家，看了臉色蒼白的强尼一眼，說：『頭痛嗎？』

『是的。』

『很痛？』

『還好。』

『我們來看國內新聞報導吧。』赫柏說：『幸好我及時趕回來了。今天下午 NBC 派了不少人到

岩城堡去採訪，你覺得很漂亮的那個女記者——愷西・梅金——也去了。』

他對强尼的反應眨了眨眼。有一忽兒强尼的整張臉上似乎只有那雙瞪大的眼睛，充滿了難以言喻的痛苦。

『岩城堡？又一樁兇殺案？』

『是呀。今天早上他們在鎭立公園找到了一個小女孩，這眞是我所聽過最令人髮指的事。我想她大概是穿過公園到圖書館去找作業資料。她是到了圖書館，却再也沒回家了……强尼，你的臉色很難看。』

『她多大了？』

『才九歲。』赫柏說：『做得出這種事的男人該被千刀萬剮，凌遲而死。這是我的看法。』

『九歲。』强尼重重地坐下來，又說：『該死。』

『强尼，你眞的沒事嗎？你的臉白得像一張紙。』

『我很好。我們看新聞吧。』

不一會兒，約翰・成思勤已出現在螢光幕上，播報著晚間的政治展望（佛雷・哈里斯的競選並不很激烈），政府公告（福特總統希望美國各城市都有合理的預算），國際事件（法國一項全國性的罷工），美國證券市場漲跌指數（漲），和一件『溫馨』的小故事，關於一個患有腦性小兒痲痺症的男孩畜養一頭四健會的母牛。

『說不定他們剪掉了。』赫柏說。

但在一段廣告之後，成思勤說：『今晚，在西緬因有一鎭居民皆驚恐而憤怒，這個鎭是岩城堡，在過去五年來，陸續發生了五樁姦殺案——五個年紀由十四歲到七十一歲的女人，先後被强暴後勒斃。今天岩城堡發生了第六件兇案，遇害者是個年僅九歲的小女孩。本臺記者愷西・梅金特別至岩城堡現場採訪這則新聞。』

接著愷西・梅金出現了，在實景中，看來却像是虛構的重疊影像。她站在岩城堡鎭辦公室大樓對

面。下午的第一陣雪飄在她的大衣肩上和美麗的金髮上。

『今天下午，在新英格蘭的這個小鎭上，籠罩著一層緊張而窒息的氣氛。』她開口道：『岩城堡的居民被一個不知名的人騷擾已久，當地的報紙稱這個人爲「岩城堡兇手」或「十一月殺手」。今天，在瑪莉・韓生的屍體被發現後，居民們的不安已轉爲驚恐——岩城堡的人都認爲「驚恐」兩個字猶不足以形容他們的感覺。瑪莉・韓生陳屍在鎭立公園內，離第一個被十一月殺手所姦殺的女侍，愛瑪・費雪所陳屍的露天音樂臺不遠。』

一個長鏡頭照向鎭立公園；在紛飛的白雪中，公園裏一片蒼茫、死寂。緊接著是一張瑪莉・韓生的照片；她笑得很甜，露出齒列矯正器，頭髮是淡金色的，穿著藍色的衣服。也許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强尼不舒服地想著。爲了照入學照，她母親爲她換上最好的衣服。

報導仍繼續著——他們現在說到了過去的幾樁兇案——但强尼已拿起電話，先撥了查號臺，然後打到岩城堡鎭辦公室大樓。他慢慢撥著號碼，頭部抽痛。

赫柏走出起居室，好奇地望著他。『你打電話給誰呀，孩子？』

强尼搖搖頭，聽著另一端的鈴響聲。有人接起了電話。『岩城堡郡治安官辦公室。』

『麻煩你請貝曼警官接電話。』

『請問您是哪位？』

『波拿鎭的强尼・史密。』

『請稍待。』

强尼轉頭注視電視，正好看到了當天下午的貝曼；穿著一件厚重的連帽外套，肩上有治安官的肩章。他在回答記者的問題時，顯得不安而且頑强。他是個虎背熊腰的男人，頭很大，頂著微鬈的黑髮。他所戴的無邊眼鏡顯得很不對勁；高大的人戴上眼鏡多少有些奇怪。

貝曼說：『我們正在偵查一些線索。』

貝曼說：『喂？史密先生嗎？』

那種怪異的雙重感覺又來了。貝曼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也可以說，在一個時間裏，出現了兩個時間。有一剎那，強尼感到昏眩，就像坐上嘉年華會裏的雲霄飛車時一樣；上帝助他。

『史密先生？你在聽嗎？』

『是的，我在聽。』他噓了一口氣。『我改變主意了。』

『好極了！我眞高興聽到你這麼說。』

『你知道，我仍然可能幫不上忙的。』

『我知道，不過……沒有冒險就不會有收穫。』貝曼清清喉嚨。『要是他們知道我向一個通靈者求助，一定會把我趕出本鎭的。』

強尼的臉上露出一絲淺笑。『而且還是個名譽掃地的通靈者。』

『你知道布里邨的鍾士咖啡店在哪裏嗎？』

『我找得到。』

『我們八點在那裏見好嗎？』

『好的，我想可以。』

『謝謝你，史密先生。』

『不客氣。』

他掛斷電話。赫柏注視著他。在他後面，夜間新聞仍在播報。

『他打過電話給你嗎？』

『是的。桑恩．韋季跟他說我也許幫得上忙。』

『你想你能嗎？』

『我不知道，』強尼說：『不過我的頭不那麼痛了。』

6

他到達布里邨的鍾士咖啡店時遲到了十五分鐘；在布里邨的大街上，似乎就只有這麼一家店還在營業。剷雪車的速度趕不上落下的雪，路上有不少地方都積了一堆堆的雪。在三〇二號公路和一一七號公路的交叉路口上，閃光燈在呼嘯的強風中前後搖晃。一輛寫了『岩城堡郡治安官』的警車，停在鍾士咖啡店門前。他把車停在那輛警車後，下車走進店裏。

貝曼的桌上放了一杯咖啡和一盤墨西哥燉菜。電視顯然傳導了錯誤的影像。貝曼不只是壯，而且高又結實。強尼走過去，向他自我介紹。

貝曼站起身，和他握手，打量著強尼蒼白、瘦削的臉，以及裹在海軍綠夾克下弱不禁風的身子。貝曼的第一個想法是：這傢伙有病——說不定活不久了。只有強尼的眼睛顯現出活力——它們藍得很透徹、誠實、銳利而又好奇地迎接貝曼的目光。當他們兩手交握時，貝曼有種特異的感覺，有點像是觸電，但轉瞬就消失了。

『很高興你來了。』貝曼說：『咖啡？』

『好。』

『來一盤墨西哥燉菜如何？這家店的燉菜做得很棒。我有胃潰瘍，本來是不該吃的，但還是經不起誘惑。』他看見強尼臉上的驚訝之色，又說：『我知道，像我這樣一個大塊頭竟然有潰瘍，好像不大對勁，是吧？』

『我想任何人都可能有的。』

『你說的對極了。』貝曼說：『是什麼使你改變心意的？』

『電視新聞，那個小女孩。你肯定是同一個兇手？』

『是同一個人。同樣的手法，同型的精液。』

他看著強尼，這時女服務生走了過來。『咖啡？』她問。

『茶。』強尼說。

貝曼說：『也給他一盤燉菜吧，小姐。』等女服務生走了以後，他說：『這個醫生，他說有時候

你碰觸某樣東西，會知道它是怎麼來的，擁有它的可能是誰，之類的事。』

强尼笑笑。『這個，』他說：『剛才我握了你的手，就知道你有隻愛爾蘭撒特獵犬，名叫拉第。我也知道牠老了，眼睛快瞎了，你認爲該是讓牠一睡不起的時候了，可是你不知道該怎麼向你的小女兒解釋。』

貝曼的湯匙掉進盤子裏，發出『噗』的一響。他張嘴瞪著强尼。『老天爺，』他說：『你和我握手就知道了這個？就是剛剛？』

强尼點點頭。

貝曼搖頭低語道：『只是聽說是一回事，但親身經歷却又是……你不會覺得很累嗎？』

强尼驚訝地望著貝曼。以前從沒有人問過他這個問題。『是的，是很累。』

『可是你眞的知道。眞令人難以置信。』

『聽著，警官……』

『就叫我卓智吧。』

『好，那麼你也叫我强尼就好。卓智，對於你，我所知道的比我不知道的要少得多了。我不知道你在哪裏生長，在哪裏上警察學校，你有些什麼朋友，或是你住在什麼地方。我知道你有個小女兒，她的名字好像是西娜，又好像不是。我不知道上個禮拜你做了什麼事，或者你喜歡喝哪一種啤酒，喜歡看哪個電視節目。』

『我的女兒叫做翠娜。』貝曼溫和地說：『她今年也是九歲，和瑪莉・韓生同班。』

『我想要說的是……有時候我所知道的是很有限的。因爲有死亡區域。』

『死亡區域？』

『那就像是某些無法傳導的信號。』强尼說：『我怎麼也記不起街道或地址。數目字也很困難，雖然有時候它們會浮現。』女服務生端來了强尼的菜和燉菜。强尼嚐了口燉菜，對貝曼點點頭。『你說得對，味道不錯，尤其是在這樣冷的一個夜晚。』

『可不是。』貝曼說：『我就愛吃做得好的墨西哥燉菜。我的胃潰瘍常大聲抗議，但是我對它說，去你的吧，潰瘍，你多吃些。』

他們一時靜默不語。强尼津津有味地吃著燉菜，貝曼好奇地注視著他。他想著這個人可能查得出他有隻叫做拉第的狗，甚至查得出拉弟是隻眼睛快瞎掉的老狗，更進一步的：如果他知道翠娜的名字，他還可以說『好像是西娜，又好像不是』的話，以增加他的可信度。但是爲什麼呢？而且這些假設都不能解釋當强尼碰觸他的手時，他所感受到的怪異感覺。假如這是個騙術，還眞是個好騙術。

室外，風聲呼呼作響，似乎拚命搖著這棟小小的建築。飛舞的雪花拍打著窗子。

『你聽，』貝曼說：『這場風雪大概要持續一整夜了。別跟我說今年冬天天氣會比較溫和。』

『你們找到什麼東西了嗎？』强尼問：『屬於兇手所有的東西？』

『可能。』貝曼說著，搖搖頭。『但是可能性又很小。』

『說給我聽聽吧。』

貝曼仔細說明。文法學校和圖書館面對面座落在鎮立公園的兩側，學生爲了寫報告或作業需要參考書籍時，就得穿過公園到圖書館去借書。正常的程序是，老師會給學生一張借書的紙條，由圖書管理員簽了名後，再讓學生帶回去。在公園中央，地面微微傾斜，在這塊凹地的西側，就是露天音樂臺。凹地中放置了二十幾排長椅，好讓鎮民們坐著欣賞音樂會或觀看足球賽。

『我們推測，他就坐在長椅上，等待有個小孩走過來。從公園的兩側都看不到他，但是人行道在凹地的北側，靠近那些長椅。』

貝曼搖了搖頭。

『更糟的是，那個姓費雪的女人就是在露天音樂臺上被殺害的。三月的鎮民大會上，我將得面對衆人的抨擊——那就是說，如果三月我還在任的話。呃，我曾經寫過備忘錄給鎮幹事，要求在上課時間內公園裏加派警衛護送經過公園的學童。我擔心的倒不是兇手，基督，我怎麼也沒想到他會再回到同一個地點做案。』

『鎮幹事拒絕加派警衛嗎?』

『經費不足。』貝曼說:『當然,他可以怪罪鎮上的選民,選民仍然會怪到我頭上來,瑪莉・韓生的墓地上會長滿青草,然後……』他頓了一下,或者是哽咽難語。强尼同情地望著他低垂的頭。

『說不定到頭來也沒有什麼不同的。』貝曼以較冷淡的聲音說:『我們所僱用的伴送警衞多半是女的,而我們所追查的這個王八蛋似乎並不在乎她們的年齡。』

『但是你們認爲他就坐在一張長櫈上等待?』

『是的。』他們在一張長櫈的一頭找到十來根新的煙蒂,在音樂臺後面還有四根,另外有個空煙盒;很不幸的,那是馬孛羅牌的——全國銷路第二或第三位的香煙。他們在煙盒外層的玻璃紙上撒了粉,却沒找到任何指紋。

『都沒有嗎?』强尼問:『這倒很有趣,是吧?』

『你爲什麼這麼說呢?』

『呃,兇手想必是戴著手套的,就算他並未考慮到指紋——外頭天氣冷得很——可是賣香煙給他的人……』

貝曼咧嘴一笑,說道:『你倒很有偵探頭腦,但是你不抽煙。』

『是的。』强尼說:『我上大學時抽過,但是車禍之後,我就沒有抽煙的習慣了。』

『抽煙的人把煙放在胸前的口袋裏。將它們取出,拿一根煙,再把那包煙放回去。如果他戴著手套,每次拿煙時都未留下新指紋,那麼他會把玻璃紙上的舊指紋也都擦掉。明白了嗎?你還漏了一件事,强尼,要不要我告訴你?』

强尼想了一會兒後,說道:『也許那包香煙是向自動販賣機買的,而自動販賣機裏的煙是由機器包裝的。』

『對。』貝曼說:『你確實有一套。』

『煙盒上的稅章呢?』

『緬因。』貝曼說。

强尼沈思道:『所以,如果抽煙者和兇手是同一人的話……』

貝曼聳聳肩。『當然,也有可能並不是同一人,但是我想過還會有什麼人會在寒冷的冬天早上坐在公園裏抽上十二到十六根煙,結果我得不到答案。』

强尼啜了口茶。

『其他通過公園的學童都沒看見什麼嗎?』

『沒有。』貝曼說:『我和今早到圖書館去借過書的每個學生都談過話。』

『這可比指紋的事更奇怪多了,你不這麼想嗎?』

『我只覺得很膽寒。聽著,那傢伙坐在那兒,等待一個孩子——一個女孩子——單獨走過。每當有學生結伴走過時,他會聽到他們的脚步聲或說話聲。每一次他都會躲到音樂臺後面去……』

『脚印。』强尼說。

『今天早上不可能留下脚印。那時還沒有積雪,只有凍硬的地面。這個瘋子就躲在音樂臺後,他的睾丸應該被割下來,留給他自己當晚餐吃。早上大約八點五十分時,彼得・賀敦和美莎・羅更走過了。那時,學校已開始上課。他們離去後,他又坐回長櫈上。九點十五分,他又躲到音樂臺後面;這回經過的是兩個小女孩,蘇珊・傅諦和翠娜・貝曼。』

强尼放下茶杯,發出『砰』的一響。貝曼已摘下眼鏡,正用力擦拭著。

『你的女兒今早也曾經過公園嗎?耶穌!』

貝曼又把眼鏡戴上。他的臉色因憤怒而鬱悶低沈。强尼看得出,他也很害怕。不是怕選民背棄他,或是聯合領袖報再登一篇文章譏諷西緬因的警察,而是怕如果今早他女兒是單獨一個人到圖書館去的——

『我的女兒。』貝曼輕聲說道:『我想她曾經離那個……那個禽獸不到四十碼遠。你知道我這做父親的有什麼感覺嗎?』

『我猜得到。』强尼說。

『不，我不以爲你能完全感受得到。那使我覺得像是踏進一個空的電梯通道內，像是晚餐時我正好不想吃蘑菇，結果另一個人却因毒菌中毒而死。而且那使我覺得骯髒，使我覺得汚穢。我想這或許也就是我終於打電話給你的原因。只要能抓到這個傢伙，我願意做任何事情。任何事情我都願意。』

室外，一輛龐大的橘紅色剷雪車自風雪中浮現，像恐怖電影中的一幕。它在對街停住，下來了兩個人。他們過了馬路，進了鍾士咖啡店，在櫃臺前坐了下來。强尼把茶喝完，却不想再吃燉菜了。

『這傢伙又回到長櫈上，』貝曼又說：『但是沒有坐多久。九點二十五分左右，他聽見彼得和美莎由圖書館走回，所以他又躲回音樂臺後。那時必定是九點二十五分，因爲圖書管理員在他們離開時簽下的時刻是九點十八分。九點四十五分時，三個五年級的男生經過音樂臺到圖書館去，其中一個說他「好像看到某個男人」站在音樂臺的另一側。我們就只得到這麼一點描述，「某個男人」，我們應該發佈這個消息，你怎麼說呢？大家要注意某個男人。』

貝曼發出一聲短促的笑。

『九點五十五分，我女兒和她的朋友蘇珊經過，回學校去。然後，十點零五分左右，瑪莉·韓生來了……獨自一個人。翠娜和蘇珊走上學校臺階時，碰到她下臺階，三個人還互相打了招呼。』

『老天爺。』强尼低喃了一聲，舉起雙手搔了搔頭髮。

『最後，早上十點半，那三個五年級的男生回來了。其中一個看到音樂臺上好像有什麼東西，那就是瑪莉，她的長褲和內褲都被拉了下來，鮮血流得兩腿猩紅，她的臉……她的臉……』

『別激動。』强尼伸手按住貝曼的臂膀。

『不，我無法不激動。』貝曼近乎歉疚地說：『我幹了十八年的警務，從來沒看過那樣可怖的景象。他强暴了那個小女孩，　那就足以……足以，你知道，　殺死她了……法醫說他那樣蹂躪她……是的，那大概就能……殺死她了……可是他竟然還繼續勒斃了她。九歲，被勒斃……下體赤裸，躺在露天音樂臺上。』

貝曼突然哭了出來，鏡片後的眼睛湧現了淚水，而後滾落了面頰。在櫃臺前，那兩個開剷雪車的男人正在談論美味的特餐。貝曼又摘下眼鏡，用手帕抹了抹臉，肩膀不住聳動。强尼等著，茫然地攪著他的燉菜。

過了一會兒後，貝曼把手帕收了起來。他的眼睛紅紅的，强尼覺得他的臉沒有戴眼鏡有些奇怪。

『對不起，』他說：『這實在是漫長的一天。』

『沒關係。』强尼說。

『我早知道我會哭的，但是我以爲我可以憋到回家和我太太在一起的時候。』

『我想，實在憋不住那麼久。』

『你是個富有同情心的聽衆。』貝曼把眼鏡戴上。『不，你不只是這樣，你還有一種特質，要是我知道那是什麼就好了。』

『你還有什麼線索嗎？』

『沒有。我負責偵辦，但協辦的州警、檢察官的特別調查小組和我們聯邦調查局的朋友都一無所獲。驗屍官只能鑑定精液，可是到了這個階段，那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幫助。最令我困擾的就是在受害者的指甲下找不到任何毫髮或皮膚。她們死前一定都掙扎過，可是我們連一厘米的皮膚也找不到。魔鬼一定站在他那一邊，他沒有留下一顆鈕扣，一張購物單或一點點線索。我們從奥古斯塔找來了一個心理醫生，他說像這樣的心理變態者遲早會露面的。眞令人安慰。如果不是早而是遲呢……例如，在他又殺了十二個人之後？』

『那個煙盒在岩城堡嗎？』

『是的。』

强尼站起身。『那麼，我們走吧。』

『坐我的車？』

强尼淡淡一笑。窗外，風更大了。『像這樣的夜晚，和一個警察在一起是最好不過了。』他說。

7

暴風雪來勢洶洶，他們開著貝曼的巡邏車，一個半小時後才抵達岩城堡。等他們踏上鎮辦公室大樓的玄關，把靴子上的雪踐落之時，已是十點二十分了。

大廳有五、六個記者，大部份都坐在一張油畫肖像下的長櫈上，互相說著前一夜的守候。他們立刻起身圍住貝曼和強尼。

『貝曼警官，聽說本案已有突破，是眞的嗎？』

『目前我無可奉告。』貝曼堅決地說。

『謠傳你們逮捕了一個來自牛津的人，請問那是眞的嗎？』

『不是。請各位原諒我們告退……』

但是他們的注意力已轉到強尼身上；強尼認出其中至少有兩名記者都曾參加過醫院記者會，一顆心不覺陡然沈落。

『老天！』有一個叫道：『你是強尼・史密，對吧？』

強尼有種瘋狂的衝動，很想上前揍他一拳。

『是的。』他說：『是我。』

另一個問道：『就是那個通靈者嗎？』

『聽著，請讓我們通過！』貝曼提高了聲音。『你們難道沒有別的更好的事做……』

『根據內幕雜誌所說，你是個騙子。』一個穿著厚大衣的年輕人說：『那是眞的嗎？』

『我只能說，內幕雜誌一向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強尼說：『對不起，我們……』

『這麼說，你是否認內幕雜誌的報導了？』

『對不起，我眞的不能再說什麼了。』

他們推開霧面玻璃門，進入治安官辦公室時，一羣記者已爭相跑向典獄官辦公室旁牆壁上的兩部

付費電話。

『這下子可好了。』貝曼不高興地說：『我發誓我沒想到像這樣的晚上他們還會在這裏。我該帶你走後門的。』

『噢，你難道不知道嗎？』強尼挖苦道：『我們通靈者最愛這種宣傳了，可以打知名度。』

『不，我不相信。』貝曼說：『至少你不會。呃，反正事情已經發生了，現在再說也沒用了。』

但是強尼已想像得到報紙上的標題了：在一鍋已經噗噗作響的肉湯裏，再加上一點調味。岩城堡治安官指定當地通靈者偵查姦殺案。心靈透視者調查『十一月殺手』。史密否認是個耍花招的騙子。

外間辦公室裏有兩個副警官，一個在打盹兒，一個邊喝著咖啡，邊看著一疊報告。

貝曼朝那個打盹的副手點了一下頭，悶悶地說：『被他太太踢出來了還是怎麼的？』

『他剛從奧古斯塔回來。』那個副手說。他還不過是個大孩子，眼睛下有兩圈疲倦的黑圈。他好奇地望向強尼。

『這位是強尼・史密，這位是法藍・杜得，那邊那個睡美人是洛可・費席。』

強尼點頭招呼。

『洛可說檢察官要調整個案子的卷宗。』杜得對貝曼說。他的表情既氣憤又無奈。『好一個聖誕禮物，吭？』

貝曼伸手按住杜得的頸背，輕輕搖搖他。『你操太多心了，法藍，而且，你對這件案子所花的時間也太多了。』

『我一直在想，在這些報告中一定有什麼……』他用一根手指輕彈了一下報告。『什麼線索。』

『回家去休息一下吧，法藍，把那個睡美人也一起帶走吧。要是有個攝影記者跑來對他拍個照，登在報上，再加上諸如「岩城堡的調查仍在進行」之類的說明文字，那我們就都得出去掃馬路了。』

貝曼帶引強尼走進他的私人辦公室裏。辦公桌上堆滿了亂七八糟的紙張，窗臺上擺了三張一聯的

照片，分別是貝曼、他的太太和他女兒翠娜。他的學位證書鑲框掛在牆上，旁邊另一個框子裏框的是岩城堡專刊報導他當選的封面。

貝曼打開一個檔案櫃，一邊問他：『咖啡？』

『不，謝謝。我還是喝茶吧。』

『舒緬太太對她的茶防衛嚴密，』貝曼說：『每天都把茶帶回家去，抱歉。外面自動販賣機有鋁箔的茶，可是我們一出去大概又要被那些記者纏住了。耶穌基督，我眞希望他們回家去了。』

『算了，沒關係。』

貝曼從檔案櫃裏拿出一個信封，說道：『就是這個。』他猶豫了一下，把信封遞給强尼。

强尼接過信封，却沒有立刻打開。『你明白，我不能向你保證一定會有什麼發現。有時候我有感覺，有時候却沒有。』

貝曼疲倦地聳聳肩，重複了一句：『沒有冒險，就沒有收穫。』

强尼打開信封，將裏面的一個馬孛羅牌空煙盒倒到手中。紅白相間的盒子。他用左手握著它，望向遠端的那堵牆。灰牆，工業的灰牆。紅白相間的盒子。工業的灰盒子。他把煙盒換到右手，然後兩手合併。他等待著，任何影像，什麼也沒有。他又緊握著它，不住地希望，忽略了要是有什麼感覺，一定立刻就有的事實。

最後他把煙盒放回信封內，說道：『抱歉。』

『沒有影像？』

『沒有。』

有人敲了一下門；洛可・費席探頭進來，面有愧色。『法藍和我要回家去了，卓智。你大概逮到我在打盹了吧。』

『只要別讓我逮到你在巡邏車裏打盹就行了。』貝曼說：『替我向黛妮問候一聲。』

『我會的。』費席看了强尼一眼，然後便關上了房門。

『呃，』貝曼說：『反正值得一試，我想，我送你回……』

『我要到公園去。』强尼猝然說道。

『不，那樣不好，現在雪積了不只一呎厚了。』

『你找得到那地方吧？』

『當然找得到，可是會有什麼收穫呢？』

『我不知道，但是我們走吧。』

『那些記者會跟著我們去的，强尼，這一點無可置疑。』

『你不是說過有後門嗎？』

『是呀，可是那是防火門。從那裏進來可以，如果想從那裏出去，警鈴就會響起來的。』

强尼低吹了一聲口哨。『那就讓他們跟著吧。』

貝曼深思地望著他好一會兒，然後點點頭：『好吧。』

8

他們一走出辦公室，記者們立刻起身將他們團住。强尼聯想到達拉謨一間破舊破舊的狗屋，有個奇怪的老婦人把一羣柯利狗養在那裏，當你拿著釣竿經過時，那些狗會通通跑出來，對你狂吼狂吠，把你嚇得魂都飛了。牠們會嚇你，却不會咬你。

『你知道是誰幹的嗎，强尼？』

『有什麼概念嗎？』

『腦波振動了嗎，史密先生？』

『警官，向一個通靈者求助是你的主意嗎？』

『貝曼警官，州警和檢察官知不知道這項進展呢？』

『你想你破得了這個案子嗎，强尼？』

『警官，你是不是正式委任他了呢？』

貝曼堅定地推開他們向前走，將他的外套拉鍊拉上。『無可奉告，無可奉告。』强尼一句話也沒說。

記者們聚集在門口，看著强尼和貝曼走下積雪的臺階。直到他們經過巡邏車，開始涉雪走過馬路時，才有個記者意識到他們是要到公園去。有幾個人急忙跑回辦公大樓裏拿外套，那些原已穿上外套的人立刻跟在强尼和貝曼身後奔下了臺階，像孩童般大聲喊叫。

9

手電筒的燈光在飄雪的黑夜中左右浮動。風號叫不止，夾著陣陣的雪掃過他們。

『你什麼也看不到的。』貝曼說：『你……要命！』一個穿了厚大衣，戴著一頂帽子的記者突然趴到他身上，使他差點沒失足跌倒。

『對不起，警官。』那個記者怯怯地說：『滑了一下。忘了套上鞋套了。』

前方，一條黃色尼龍繩在黑暗中浮現，上面繫了一個轉動不止的標示，寫著『警方調查中』。

『你也忘了你的腦袋了。』貝曼說：『現在你給我退後，你們全部退後！』

有個記者喊道：『鎮立公園是公共產業，警官！』

『不錯，這却是警方的事。你們都站在這條繩子外，不然我就以妨害公務的罪名讓你們在牢房裏過一夜。』

他用手電筒的光芒照照那條繩子，然後將它拉高，讓强尼從底下鑽過。他們走下斜坡，往覆著白雪的長櫈走去。在他們的後方，記者們聚集在繩索外，每個人的手電筒都照向强尼和貝曼，使他們在一股微弱的照明燈中前行。

『一羣無頭蒼蠅。』貝曼說。

『嗯，反正也看不見什麼。』强尼說：『不是嗎？』

『是的，現在是什麼也看不見了。我跟法藍說過，記得隨時把繩子取下來，幸好他忘了。你要到音樂臺去嗎？』

『還不要。你先帶我去撿到煙蒂的地方吧。』

他們又向前走了幾步後，貝曼停住脚步。『這裡。』他說著，用手電筒照照被雪掩埋了長櫈。

强尼拉下手套，塞進外套口袋裏。然後他跪下來，用手把座位上的雪掃落。貝曼再度爲他那張蒼白、瘦陷的臉感到驚愕。他跪在長櫈前，看起來像是個宗敎的悔罪者，正在祈禱、膜拜。

强尼的雙手變得冰冷，幾乎凍僵了。融雪由他的指縫流過，長櫈斑剝，破裂的椅面已經現出了，他似乎可以清楚地看見它，幾乎是以一種擴大的力量。它原來是綠色的，但現在大部份的漆都已褪落了，兩根生銹的螺絲釘仍盡職地將座位和椅背拴得緊緊的。

强尼用兩手抓住長櫈，突然有一陣怪異的感覺泛過全身——以前他從未有過如此强烈的感受，以後這種感受也只會再重複一次。他低頭瞪視長櫈，皺著眉頭，緊緊抓著它。這是……

（一張夏季長櫈）

曾經有過多少不同的人坐過這張長櫈，聽『天佑美國』、『永遠的星條旗』（『對你跺足的朋友要和善……因為一隻鴨子也可能是個母親……』），和岩城堡美洲豹戰鬪歌呢？夏天翠綠的樹葉，秋天瀰漫的霧靄，像玉蜀黍殼和在柔美的黃昏中持耙工作的農人一般，記憶鮮明。大鼓的咚咚聲，響亮的金色小喇叭和伸縮喇叭，學校樂隊的制服……

（因為一隻鴨子……可能……是個母親……）

晴朗的夏日，人們坐在這裏，聆聽，鼓掌，拿著岩城堡高中平面藝術店精心設計、印製的節目單。

但是今天早上却有個殺手坐在這裏。强尼感覺得到他。

光禿禿的枝椏像神秘的記號般，背襯著飄雨的灰色天空。他（我）坐在這兒，抽煙，等待，覺得精神飽滿，覺得像是可以踏過世界的屋頂，輕鬆的兩脚落地。輕哼著一首歌。滾石合唱團所唱的歌。

想不出來，但是很顯然的一切都……都怎麼樣？

很好。一切都很好，每樣東西都灰濛濛的，等待著風雪，我全身……

『滑溜溜的。』强尼低喃道：『我很滑，全身滑溜溜的。』

呼嘯的風使得貝曼聽不清强尼在說些什麼。他傾身向前，問道：『什麼？』

『很滑。』强尼重複道。他抬頭注視貝曼，使得這個魁梧的治安官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强尼的眼神非常冷漠，毫無人味。他那張蒼白的臉龐，不時被迎風狂舞的黑髮遮住一部份，黑色的天際，凛冽的寒風不住呼號。他的雙手似乎黏在長櫈上了。

『我全身滑溜溜的。』他的聲音很清晰，嘴唇泛起一抹得意的笑容，眼睛透過貝曼，瞪視前方。貝曼相信了。沒有人表演得出這一幕，也僞裝不出來。最可怕的是……强尼使他聯想到某個人。那抹笑……他的聲調……强尼·史密不見了，却被另一個人所取代。在他那平凡的五官之後，潛藏了另一張臉孔，幾乎可以觸摸得到。那個兇手的臉。

他認識的一張臉。

『誰也抓不到我，因爲我滑溜溜的。』强尼自信而嘲弄地笑了幾聲。『每次我都穿上它，不管她們抓……或咬……都別想抓到我……因爲我很滑！』他的聲音聳然拔高，變成自得而瘋狂的尖叫，幾乎壓過風聲。貝曼又後退一步，不自禁地起了雞皮疙瘩。

停止吧，他心想。現在就停止吧，拜託。

强尼把頭俯在長櫈上，融雪不斷地由他的手指間滲出。

（雪。輕飄飄的雪，神秘的雪——）

（她用衣夾夾住它，所以我知道染上那種病時會有什麼感覺。那些幹下流勾當的人就會染上那種病，她們全都是下流的婊子，她們必須被制止，是的，制止，阻止她們，停止，停止，停止——喔，上帝呀，停止標誌——！）

他又是個小孩子了。穿過寂靜、神秘的雪地上學去。從白茫茫的雪花中，浮現了一個男人，一個可怕的人，一個獰笑的黑人，眼睛亮得像兩角五分的硬幣，戴著手套的一隻手上拿著一個紅色的停止牌……他！……他！……他！

（哦，我的上帝，不要……不要讓他抓到我……媽媽……不要讓他抓到我……）

强尼尖叫著，向後退開了長櫈，兩手突然緊壓著面頰。貝曼嚇壞了，急忙蹲在他身邊。在繩子後，記者們騷動不安，議論紛紛。

『强尼！醒醒！聽我說，强尼……』

强尼又低喃了一句：『滑溜溜的。』他以受傷、驚恐的眼神望著貝曼。他腦海中仍清晰地浮現那個眼睛閃亮的黑色身影。兇手的母親在他的私處夾上衣夾，使他的鼠蹊因疼痛而悸動。那時他還不是兇手，哦，不，不是一個禽獸，不是貝曼口中的王八蛋、瘋子或糞袋，他只是個驚嚇的小男孩，那衣夾夾著他的……他的……

『扶我站起來吧。』他低語道。

貝曼扶他起身。

『現在到音樂臺去。』强尼說。

『不，强尼，我想我們該回去了。』

强尼盲目地推開他，在雪地中朝著前方的露天音樂臺奮力前行。那個圓形的黑影隱約在黑暗中浮現，一個死亡之地。貝曼跑了幾步，趕上强尼。

『强尼，是誰？你知不知道是誰……？』

『你在她們的手指下找不到毛髮或皮膚，是因爲他穿著一件雨衣。』强尼說：『一件附兜帽的雨衣，滑溜溜的塑膠雨衣。你回去看看報告，你回去看看那些報告就會曉得了。每一次不是下雨就是下雪。她們也曾抓他，沒錯，奮力反抗，可是她們的手指一再地自他的雨衣上滑開。』

『誰，强尼，是誰？』

『我還不知道，但是我要查出來。』

他步履不穩地爬上通向音樂臺的六級臺階，要不是貝曼抓著他的臂膀，只怕他已失足跌倒了。然後他們已到了音樂臺上。這裏的積雪很薄，因爲有圓錐形的屋頂遮擋，只是薄薄的一層。貝曼用手電筒照著地板，强尼跪下來，兩手貼地，開始慢慢地爬過。他的雙手已凍成紅色，貝曼心想現在它們一定像是兩塊生肉了。

强尼驀地停下來，像隻狗般，在某一點上嗅了嗅。『這裏。』他低聲說：『他就在這裏殺人的。』影像、感觸、知覺，如潮湧現。興奮的燥熱，被看見的可能性倍增趣味。這女孩不停地扭動，想要尖叫。他必須用一隻戴著手套的手蓋住她的嘴。興奮、刺激。絕對抓不到我，我是隱形的。媽媽，現在是不是够髒了？

强尼開始呻吟，前後搖著頭。

衣服撕裂的聲音，溫暖。什麼東西流出來了。血？精液？尿？

他全身顫抖，頭髮垂掛在眼前。他的臉，他的笑。在高潮的那一刻，他的（我的）雙手掐住了脖子，用力勒……勒……勒。

影像逐漸消退之際，他臂膀的力量也消失了，整個人滑向前，趴在舞臺上，低聲啜泣。當貝曼碰觸他的肩膀時，他叫喊出聲，想要爬開，一臉的畏懼和驚恐。然後，它漸漸放鬆了。他向後仰靠着音樂臺的圍欄，閉上眼睛，全身發抖。他的長褲和外套上都沾上了一團團的雪。

『我知道是誰了。』他說。

10

十五分鐘後，强尼又坐在貝曼的辦公室裏，濕漉漉的長褲和外套已經脫掉，儘可能靠近手提電熱器旁坐著。他仍顯得蒼白、寒冷，但已不再發抖了。

『你眞的不要喝一點咖啡嗎？』

强尼搖搖頭。『我不習慣喝那玩意兒。』

『强尼……』貝曼坐下來。『你眞的知道什麼眞相嗎？』

『我知道是誰殺了她們。最後你終會逮住他的，只是你一直忽略了眼前的人。你甚至還看過他穿著他的雨衣，那件閃亮亮的雨衣。因爲早上他護送孩子們過馬路。他有個停止標牌，早上他護送孩子們過馬路。』

貝曼震驚地瞪著他。『你說的是法藍？法藍．杜得？你瘋了！』

『法藍．杜得殺了她們。』强尼說：『法藍．杜得將她們全都殺死了。』

貝曼一臉不知道是該一笑置之，還是賞强尼一拳的表情。『那是我所聽過最荒謬的話。』最後他說：『法藍．杜得是個好警官，也是個好人，明年他要競選自治鎭警察組長，他會當選的，而且我也祝福他。』現在他的表情是覺得好笑，却又混合了疲倦的輕視。『法藍今年二十五歲，那就表示他剛開始這種瘋狂的罪行時才十九歲。他和他母親同住，過著平靜的生活，他母親身體不好——高血壓，甲狀腺腫，還有點糖尿病。强尼，你這錯誤未免犯得太離譜了。法藍．杜得絕不是殺人兇手，這點我可以以性命擔保。』

『曾經有兩年的期間沒有發生過兇案。』强尼說：『那時候法藍．杜得在哪裏呢？他是不是在鎭上？』

貝曼轉向他，臉上已不復好笑的神情，只顯得冷酷；冷酷而氣憤。『我不要再聽這些話了。最初你說的才是對的——你是個騙子。嗯，現在你準會上報了，但是那並不表示我必須聽你誹謗一個好警官，一個我……』

『一個你視如己出的人。』强尼平靜地說。

貝曼緊抿著唇，原本紅潤的臉色轉爲蒼白，就像是被狠狠揍了一拳似的，但轉瞬間他的臉又毫無表情了。

『滾出去。』他說：『叫你的記者朋友送你回家去，你還可以在途中舉行一個記者會。但是我發

誓，我對上帝發誓，如果你提到法藍．杜得的名字，我會去找你，把你的脖子扭斷，聽懂了嗎？』

『是呀，我的記者朋友！』强尼突然對他吼道：『對極了！你沒看到我回答他們的問題了嗎？擺姿勢讓他們拍照，讓他們務必替我說話，別把我的名字拼錯了？』

貝曼先是一驚，繼而恢復冷酷。『小聲一點。』

『不，我辦不到！』强尼的聲音反而更大了。『我想你大概忘了是誰打電話給誰的！我就讓你恢復記憶吧。那是你，打電話找我的，所以我才會到這裏來！』

『那並不表示你是……』

强尼走到貝曼身前，食指像手槍般朝前一指。他比貝曼矮幾吋，或許瘦上八十磅，但貝曼却不由自主地倒退了一步——就像他在公園裏的時候。强尼的臉脹得通紅，雙唇略扯向後，露出一點牙齒。

『是的，你說的不錯，你打電話給我並不表示什麼。』他說：『但是你不願那是杜得，對吧？要是我說的是別人，我們至少還會深入調查，但就是不可能是法藍．杜得。因爲法藍很正直，法藍照顧他的母親，法藍敬重貝曼．卓智警官，哦！法藍簡直就是從十字架上走下來的基督，只除了他强暴並勒斃老婦人和小女孩，而本來那可能是你的女兒，貝曼，你難道不明白本來那可能是你自己的女……』

貝曼揍了他。在最後一瞬間他略微縮手，但力道已足夠使强尼踉踉蹌蹌地後退了幾步，絆到一張椅子，跌倒在地。貝曼的警校戒指刮到他的臉，使得他的臉頰上現出血痕。

『這是你自找的。』貝曼說；但他的聲音並不肯定。他突然想到有生以來這是他第一次出拳揍一個跛子——或是並不比跛子好多少的人。

强尼頭重脚輕，眼冒金星，他的聲音像屬於別人的；一個收音機播音員，或是一個B級電影演員。『你應該跪下來感謝上帝他沒有留下任何線索，因爲以你對杜得的感情，就算他留了線索，你也會忽略的，然後你就得爲瑪莉．韓生的死負責，就像是一個從犯。』

『你說謊。』貝曼一字一句清晰地說：『如果犯下這些罪行的我的親兄弟，我也會將他逮捕。起

來吧，我很抱歉揍了你。』

他扶强尼站起身，看看他面頰上的刮痕。

『我去拿急救箱來，爲你擦些碘酒。』

『不必了。』强尼的聲音已無怒意了。『我想我那麼脫口說出，令你難以接受，是吧？』

『我告訴你，不可能是法藍。你並不是追求知名度的，這點算是我錯了。只是一時衝動，好吧？不過你的感應或震動或不管是什麼，這回確實失靈了。』

『那麼查一查吧。』强尼迎視貝曼的目光，膠著不動。『查個水落石出。拿出證據來，證明我是錯的。』他吞了口口水。『查查出事的時間和日期，比對法藍的工作時間。可以吧？』

貝曼勉强地說：『過去十五年來的時間卡都收在後面的櫃子裏，我想我可以查一查。』

『那就開始吧。』

『先生……』他頓了一下。『强尼，如果你認識法藍，你也會嘲笑自已的。我說的是眞心話。不只是我，你去問任何人……』

『如果我錯了，我樂於承認。』

『眞是太荒謬了。』貝曼嘟囔著，走向存放時間表的儲藏櫃，打開櫃門。

11

兩個鐘頭過去了，現在已將近凌晨一點了。强尼打過電話告訴他父親說他將在岩城堡過夜；風雪沒有減弱之勢，開車回去既危險又困難。

『那裏發生什麼事了？』赫柏問：『你能告訴我嗎？』

『在電話上不方便講，爹。』

『好吧，强尼，別累壞了身子。』

『不會的。』

但是他眞的累極了。自從初期在怡蓮．梅根幫助下的物理治療以來，他還沒這麼疲憊過。怡蓮是個好女人，他胡亂想著。一個很友善的女人，至少在我告訴她她家失火了之前；那以後她就變得難堪而疏遠。自然，她向他道謝過，但是——後來她有沒有碰觸過他呢？眞的摸過他？强尼記得沒有。等這件事結束後，貝曼也會那樣的。眞可惜。像怡蓮一樣，他也是個好人，可是人們碰到可以憑藉觸摸而知道一切的人，總是會很不安。

此刻貝曼說：『這並不能證明什麼。』他的聲音有種孩童般彆扭的反抗，使得强尼很想抓住他猛搖一番。但是他太累了。

他們正在看强尼所寫的一張對照表。七、八箱舊時間卡亂七八糟地堆在貝曼的辦公桌上；放在最上面的是法藍．杜得的時間卡，最早的是在一九七一年，也就是他剛加入治安部門時。强尼所寫的對照表是這樣的：

兇殺案：	**法藍．杜得**
愛瑪．賁雪（女侍）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三點	當時在主街的加夫汽油站工作
寶琳．陶克 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十七日早上十點	不當班
雪柔．穆廸（初中生）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六日下午兩點	不當班
卡露．巴吉（高中生）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日	兩星期休假期間
伊妲．林格（教師） 一九七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值班巡邏時間
瑪莉．韓生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七日早上十點十分	不當班

以上所有時刻皆為『估計死亡時間』，由州驗屍官所提供。

『不錯，這是不能證明什麼。』强尼揉揉太陽穴，說道：『但也不排除他是兇手的可能性。』

貝曼敲敲對照表。『林格小姐遇害時，他正在值班。』

『是呀，如果她眞是在十月二十九日遇害的話。但也有可能是二十八日，或二十七日。就算他是在值班吧，誰會懷疑一個警察？』

貝曼愼重地看著對照表。

『那兩年的間歇呢？』强尼問。

貝曼指指時間卡。『一九七三和一九七四年，法藍都在這裏上班。你也看過卡片了。』

『也許是那兩年他並未感到衝動。至少，目前就我們所知是如此。』

貝曼立即反駁道：『目前就我們所知，我們一無所知。』

『可是一九七二年呢？一九七二年尾和一九七三年初？那段期間沒有時間卡 。當時他在度假

嗎？』

『不是。』貝曼說：『法藍和湯恩・賀遜到普羅的科羅拉多大學分校上了一學期的鄉村法施行課程。全國只有那個地方提供那樣的教學計劃，一期八週。法藍和湯恩自十月十五日就到那裏去，直到聖誕節假期。根據一九七一年的法律施行法案，學費由州、郡和美國政府平均負擔。我選了法藍和湯恩——現在他是格玆村的警察組長了。法藍本來還很猶豫，擔心他母親一個人在家，無人照顧。坦白告訴你，我想她大概想勸他留在家裏別去，最後還是我說動了他。他想當一個好警官，像鄉村法施行的課程可以使你的記錄顯得很輝煌。我還記得十二月他和湯恩回來時，他有點感冒，臉色很壞，而且瘦了二十磅。他說在那個到處是母牛的鄉下地方，誰也比不上他母親會燒菜。』

貝曼沈默下來，似乎他剛才所說的話困擾著他。

『他請了一個禮拜的病假，後來就沒問題了。』貝曼近乎護衛的繼續說道：『最遲不超過一月十五日他就同來上班了，你可以查查時間卡。』

『不必了。我該告訴你你的下一步是什麼。』

『不。』貝曼望著他的手。『我說過你有偵探頭腦。也許我比我所知道的還要對。』

他拿起電話，又從辦公桌最下面的抽屜裏拿出一本厚厚的電話號碼簿，一邊翻著，一邊對强尼說：『這裏面有全美國每一郡治安官的辦公室號碼。』他找到了他所要的號碼，開始撥號。

强尼在座位上動了動身子。

『喂？』貝曼說：『是普羅治安官辦公室嗎？……好。我是西緬因岩城堡的郡治安官卓智・貝曼……是的，我是這麼說的。緬因州。請問您是哪位？……好，泰勒警官，事情是這樣的，我們這裏發生了一連串的兇殺案，先姦淫後勒斃，在五年內先後有六樁，全都是在深秋或初冬時發生的。我們現在有個……』他抬頭看看强尼，目光傷感而無助，然後又低頭看著電話。『我們有個嫌疑犯，自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呃，大概是十二月十七日吧，他都在普羅。我想知道的是，在那段期間，你們那裏是否曾發生過至今懸而未決的兇案，受害者是女性，沒有特定年齡，遭到强暴後又被勒斃。還有，如果你們眞有這樣的案件，又曾採下兇手遺留的精液標本，我想知道他的精液是哪一型。什麼？……好的，謝謝……我會在這裏等候。再見，泰勒警官。』

他掛斷電話。『他得先查證我說的是否屬實，然後查以前的檔案，再給我回電話。你要不要喝一杯……不，你不要喝，對吧？』

『是的。』强尼說：『我喝杯水就好。』

他走向玻璃飲水器，倒了一紙杯水。窗外的風雪繼續呼號。

在他身後，貝曼笨拙地說：『是的，你說的沒錯，他就像我一直想要有的兒子。我妻子是剖腹生下翠娜的。醫生說，她不能再生產了，不然會有生命危險。爲了確保不再懷孕，我將輸精管結紮了。』

强尼走向窗畔，望向窗外的漆黑一片。除了皚皚白雪外，現在什麼也看不見，但是如果他轉身去，貝曼就不會再往下說了——不必是個通靈者也知道這一點。

『法藍的爹在運輸公司工作，在法藍五歲時便死於一場車禍。他酗酒駕車，最後撞上一輛無蓋貨車，車毀人亡，那以後法藍就是家裏的男人了。洛可說他高中時曾有個女朋友，可是杜得太太很快就處理了那件事情。』

那是當然的，强尼心想。一個會做那種事的女人……用衣夾……對她自己的兒子……那種女人會制止任何事情。她一定和他差不多一樣瘋狂了。

『他十六歲時來找我，問我有沒有兼職警察的工作，說他從小就一心想要當警察。我立刻就看中了他，僱他在這裏工作，自已付薪水給他。只是盡我所能，你知道，他從來沒計較過薪水。他是那種願意白幹活的孩子。他高中畢業前一個月，便申請全職的工作，但是當時我們沒有空缺，所以他先到加夫加油站去工作，晚上又在大學裏選修警務的課程。我猜想杜得太太也曾想制止他這麼做——可能是覺得她一個人在家的時間太多了，或什麼的——不過那次法藍却在我的鼓勵下，不顧她的反對，堅

持己見。我們在一九七一年七月接受了他的申請，那以後他就在這個部門工作了。現在你跟我說這個，我想到昨天早上翠娜曾在公園裏，自那個兇手躲藏的附近走過……那幾乎就像是近親相姦了。法藍常到我家去，和我們一起吃東西，還曾經幫我們照顧過翠娜……而你却告訴我……』

强尼轉過身。貝曼又一次摘下眼鏡，擦著眼睛了。

『假如你眞能看見那些影像，我憐憫你。你就像一個畸形的上帝，和我曾在博覽會上看過的雙頭牛沒什麼不同。眞抱歉，這樣說太過分了些，我知道。』

『聖經上說，上帝愛祂所有的創造物。』强尼的聲音有點不穩。

『是嗎？』貝曼點點頭，揉揉鼻梁兩側發紅的地方。『祂表示愛的方式倒是很奇怪，對吧？』

12

大約十二分鐘後，電話鈴響了，貝曼立刻接聽。說了幾句話。聽。强尼眼看著他在頃刻間老了幾歲。他掛了電話，注視强尼，半晌沒有開口。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最後他說：『一個大學女生。他們在收費公路旁的一塊空地發現了她，她的名字是艾妮·賽蒙，被强暴後勒斃，二十三歲。沒有採下精液標本。這仍然不能證明，强尼。』

『我想你也明白並不需要任何證據了。』强尼說：『你就以你目前的發現來質詢他，他八成就會崩潰了。』

『如果他不會呢？』

强尼記起了音樂臺上的幻象；那就像回力棒般向他飛回來。那撕裂的感覺，那愉悅的痛楚，令他回想起被衣夾夾住的痛楚，再度證實了一切的痛楚。

『叫他脫掉褲子。』强尼說。

貝曼瞪著他。

13

記者們仍聚集在大廳裏。事實上，就算他們並不疑心這案子有了突破——或者至少有一個怪異的新發展，他們也不會離開的；離開岩城堡的公路都已不能通行了。

貝曼和强尼由儲藏室的窗子溜出來。

强尼問：『你確定這麼做好嗎？』風雪想要將他的話淹沒，他的兩腿發痛。

『不，』貝曼說：『但是我想你應該在場。或許我認爲他應該有機會仔細看看你，强尼。走吧，他們家就在兩條街口外而已。』

他們出發了，戴著兜帽，踩著雪靴，風雪中的兩條人影。在他的外套外，貝曼佩戴了手槍，皮帶上還有一副手銬。他們還未走過一個街口，强尼的脚已跛得厲害，但他却半聲不吭。然而貝曼注意到了。他們在岩城堡西部汽車公司門口停下來。

『小伙子，你怎麼了？』

强尼說：『沒什麼。』他的頭也開始痛了。

『一定有什麼的。看你走路的樣子，好像你的兩條腿都斷了。』

『我從昏睡中復甦後，他們不得不爲我的腿動手術，因爲肌肉萎縮了；白朗大夫總是說「開始融化了」。關節也腐朽了。他們用合成物質儘可能將它修復……』

『就像無敵鐵金剛一樣，是不是？』

强尼想到家裏那堆醫院的賬單，擺在餐廳儲物櫃最上層的抽屜裏。

『是的，是有點像。如果我站太久或走太久，兩腿就會變得僵硬。就是這樣。』

『你要回去嗎？』

那還用說。回去，再也不想這件令人難受的事了。眞希望我根本沒到這裏來。這不關我的事。這個人還把我比做一隻雙頭牛。

『不，我很好。』他說。

他們再度前行，凌厲的風拚命試著要將他們吹倒，他們兩人都彎著身子，在微明的街燈下竭力涉過積雪。他們轉入一條巷子，走過五棟房子後，貝曼在一間典型的新英格蘭式二樓小洋房前停下。和巷子裏的其他住宅一樣，它也釘上了扣板，黑漆漆的。

『就是這一家。』貝曼的聲音奇怪的淡漠。他們奮力踩過門口的雪堆，爬上臺階。

14

英妲·杜得太太塊頭很大，全身各處都是贅肉。强尼從未見過一個如此病態的女人。她的皮膚是黃灰色的，長著濕疹的兩手就像是兩隻爬蟲，那雙瞇成細縫的眼睛有種異樣的光芒，使他想起他母親生前陷入宗敎的狂熱時，也有同樣的一雙眼睛。

貝曼敲了將近五分鐘的門後，她才姍姍來遲地爲他們開了門。强尼站在貝曼身旁，兩腿痛得有些難受，想著這眞是綿綿無盡的長夜；它將一直延續下去，直到雪積高到難以負荷，卒而崩落，將他們全部掩埋。

她懷疑地問：『三更半夜，你到這種來幹什麼，卓智·貝曼？』就和許多胖女人一樣，她的聲音像簧樂器般尖銳、嘈雜——聽起來有點像一隻蒼蠅或蜜蜂被關在瓶子裏發出的嗡嗡聲。

『我必須和法藍談談，英妲。』

『那就等到明天早上再和他談吧。』英妲·杜得說著，想要再把門關上。

貝曼伸手阻住門扉。『抱歉，英妲，非得現在談不可。』

『那麼，可別想要我去叫醒他！』她高聲嚷著，肥胖的身軀却仍擋在門口。『他像是睡死了似的！有些夜晚我心跳得厲害，按鈴叫他，他來了嗎？沒有，他睡得像豬一樣，總有一天他一早醒來會發現我已經因爲心臟病突發死在床上了，而沒有在厨房裏爲他煎該死的荷包蛋！那都是因爲你讓他工作得太勞累了！』

她洋洋自得的咧嘴而笑；骯髒的秘密揭穿了。

『整天，整夜，小夜班，三更半夜裏追逐酒鬼，他們任何一個人都可能在座位底下藏了一把點三二口徑的槍，到酒館和舞廳去，那種爛污行業你們都不在意！我想我知道在那些爛地方裏面的情形，那些下賤的娼妓爲了賺兩文錢，便情願把那種治不好的病傳給像我的法藍一樣好的男孩！』

她的聲音尖銳高亢，使得强尼的頭一下下地抽痛。他眞希望她住口。那只是想像，他知道，只因爲今晚的疲憊和壓力，可是他愈來愈覺得站在這裏的是他母親，任何時候她都會把目標由貝曼轉向他，對他叫喊上帝賜予他的能力有多麼奇妙。

貝曼沈著氣開口道：『杜得太太……英妲……』

這時她轉向强尼了，以那雙愚蠢而精明的豬眼盯著他看。

『他是誰？』

『特別副手。』貝曼忙說：『英妲，我負責將法藍叫醒就是了。』

『嘅，負責！』她嘲諷地重複了一句，到這時强尼才意識到她是在害怕。由她吵鬧的聲浪傳出了一波波的恐懼——也因此他的頭才會更痛。貝曼難道感覺不出來嗎？『負——責！你眞是了不起，可不是嘛！嗯，我不會讓我的孩子在半夜裏被別人叫醒，卓智·貝曼，所以你和你的副手可以出去賣報紙去了！』

她又一次想要把門關上，但貝曼用力將門推開。他的聲音掩不住怒意，還有一絲緊張。『開門，英妲，這次我不是開玩笑的。』

『你不能這樣！』她尖叫：『這又不是沒有警察的地方！你把令狀拿出來，不然我不讓你進來！』

『我是沒有令狀，但是我要和法藍談談。』貝曼說著，一把將她推開，跨進門內。

强尼的腦子已亂成一團，但仍直覺地跟在貝曼之後跨步上前。英妲·杜得想要拉住他，强尼却反手揪住她的手腕——他的頭猛然一陣劇痛，替代了悶悶的抽痛。**這個胖女人也感覺到了**。他們兩人彼

此瞪視了似乎永恒延續的幾秒鐘，雙方有種可怖却完全的了解。在那一瞬間他們似乎結成了一體。然後她向後退，緊抓著她巨大的胸部。

『我的心臟……我的心臟……』她在睡袍的口袋裏亂掏，拉出了一瓶藥丸，臉色變得像生麵糰一樣白。她拔開瓶蓋，將藥丸撒了一地，只在掌心裏留下一顆，將它塞到舌下。强尼一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裏，駭然地瞪著她，覺得他的頭像個脹滿了熱血的氣囊。

他低聲說：『**你知道？**』

『**你早就知道了？**』

她的厚嘴張開又閉上，張開又閉上，却發不出任何聲音。像一隻擱淺在岸上的魚。

『你是個魔鬼！』她對他尖叫：『你是個怪物……惡魔……喔，我的心臟……喔，我快要死了……我想我快要死了……找醫生來呀……**卓智．貝曼，你休想上樓去吵醒我的孩子！**』

强尼放開她，不自覺地在外套上來回擦著手，似乎怕受到汚染，然後便步履不穩地跟在貝曼身後爬上樓梯。室外的風繞著這間屋子徘徊低泣，像是個迷路的孩子。他在樓梯上轉頭看去。英妲．杜得坐在一張柳條椅上，像一堆癱軟的肉山，兩手捧著肥大的胸脯，不住地喘息。他仍覺得頭部發脹，恍恍惚惚地想著：謝天謝地，它很快就會脹破，到那時什麼都結束了。

窄窄的走廊地板上，鋪了一條磨綻的舊絨毯。壁紙上有澀濕的水漬。貝曼用力敲著一扇關閉的房門。這裏的氣溫比樓下至少低了十度。

『法藍？法藍！是我，卓智，貝曼！醒醒，法藍！』

沒有回答。貝曼轉動門把，把門推開。他的手已落到槍把上，却沒有把槍掏出來。這可能是個致命的錯誤，但是法藍．杜得的房裏空無一人。

他們兩人在門口站了一會兒，望進房裏。這是一個孩童的房間。同樣有水漬的壁紙上，印著跳舞的小丑和木馬花紋。一張兒童坐的椅子上，放有一個布娃娃，睜大的眼睛回瞪著他們。房裏的一角有個玩具箱，另一角放了一張窄床，床上的被單被拉到床尾。法藍．杜得的槍放在皮套裏，掛在一根床

柱上，和這整個地方顯得很不諧調。

『老天爺，』貝曼輕聲說：『這是什麼？』

『救命，』杜得太太的聲音由樓下傳上來：『救救我……』

『她知道。』强尼說：『她從一開始就知道了，從那個姓費雪的女侍。他告訴她了，她却爲他遮瞞。』

貝曼慢慢地退出那個房間，打開另一扇門。他的眼睛眩惑而痛苦。這是一間客房，沒有人住。他打開衣櫥，裏面空空如也，只有一盤老鼠藥。另一扇門。這間臥室只佈置了一半，冷得貝曼不覺倒吸一口氣。他四下張望。現在，只剩下一扇門了，就在樓梯口。他走了過去，强尼緊隨其後。這扇門鎖住了。

『法藍？你在裏面嗎？』貝曼拚命轉動門把。『開門，法藍。』

沒有回答。貝曼擧脚踢向門把下方，發出一聲碎裂聲，像一個鐵盤子掉到瓷磚地板上，在强尼的腦袋中迴響。

『哦，上帝。』貝曼以哽咽的聲音說：『法藍。』

越過他的肩膀，强尼看得見；慘不忍睹。法藍．杜得坐在馬桶上，全身赤裸，只有肩上搭著那件亮閃閃的黑雨衣；雨衣的兜帽（劊子手的兜帽，强尼暗想）垂在馬桶的水箱上，像個巨大的空豆莢。他設法割裂了自己的咽喉——强尼覺得那近乎不可能。洗臉臺的邊緣有一包威金生刀片，地上還有一片刀片，閃著邪惡的光芒，邊緣有幾滴鮮血。血由他割裂的頸靜脈和頸動脈噴濺在各處。在雨衣的縐褶裏，積成了幾小灘。淋浴的帘幕上印有小鴨撐傘的圖案，現在也濺滿了鮮血。就連天花板上也有血。

用細繩子綁在法藍．杜得脖子上的一塊牌子上，有幾個用紅色唇膏所寫的字：『**我招認。**』

强尼的頭痛已到了令他難以忍受的劇烈了。他伸出一隻手摸索，握到了門把。

他知道，他不連貫地想著。他看到我的時候就知道了。知道一切都完了。回家來，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眼前有重疊的黑圈圈，像邪惡的漣漪般擴散。

上帝賜予你的能力多麼偉大啊，強尼。

（我招認。）

『強尼?』

從很遠的地方傳來。

『強尼，你還好……』

消退。每樣東西都淡逝了。那樣很好。要是他根本沒有自昏睡中甦醒就更好了；對每個相關的人而言都好。嗯，他曾有過機會。

『——強尼——』

法藍・杜得到這裏來，設法割裂了他自己的咽喉，由右耳直到左耳下方，同時室外的風雪呼號不止，彷彿世上所有黑暗的事物都鬆脫了。噴濺而出；十二年前的冬天，地下室的水管凍裂爆破時，他父親就這麼說過。噴濺而出，一點都不錯，連天花板上都有。

他相信當時他可能尖叫出聲了，但事後他又不肯定。也許尖叫出聲只是他的想像。但是他是想要尖叫的；把他心中的恐懼、憐憫和痛苦都隨著喊叫聲宣洩出來。

然後他向前跌入黑暗中，感激地鬆開了手。強尼昏了過去。

15

以下摘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紐約時報』的報導：

緬因通靈者到過犯罪現場後
指示治安官到兇手副警官家

波拿鎮的強尼・史密實際上或許並不是一個通靈者，但是想要說服緬因州岩城堡的郡治安官卓智・貝曼相信這一點，却十分困難。岩城堡是西緬因的一個小鎮，在發生過六件強暴殺人案之後，貝曼警官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打電話給史密先生，要求他到岩城堡幫忙偵查——如果可能的話。史密先生今年初自五十五個月昏迷不醒的狀態中甦醒之後，曾受到全國的注意。不久前內幕雜誌才指責他是個故弄玄虛的騙子，但是在昨天的記者會上，貝曼警官的說法是：『我們緬因州的人對紐約那些記者的想法並不輕易苟同。』

根據貝曼警官所說，史密先生到第六次兇案現場——也就是岩城堡的鎮立公園露天音樂臺上時，便以雙手貼地，在臺上爬行，等他起身時，他已有輕微的凍傷，但也知道了兇手的名字——治安官的副手法藍・杜得；據貝曼說，他受僱於岩城堡治安當局已有五年之久。

今年稍早時，史密先生曾因心靈幻象，指出他的物理治療師家中著火，而在緬因州引起爭論。結果他的幻象却是真實不虛的。緊接著在一次記者會上，有一名記者公然向他提出強硬的要求……

以下摘自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刊的『新聞週刊』，第四十一頁：

新賀寇

他可能是本國自彼德·賀寇以來，第一位真正的通靈者——彼德·賀寇是個出生於德國的心靈透視者，可以憑藉觸摸別人的手、金屬器皿或皮包內的物品，對向他詢問的人說出他們的私人生活。

強尼·史密是個內向而又謙虛的年輕人，生長於緬因州中南部的波拿鎮。今年稍早時，他在因一次車禍意外（如圖）陷入長達四年半的昏睡後，恢復了意識。根據他的主治醫師，神經科專家桑恩·韋季大夫所言，史密的『復元速度驚人』。今天，在他以怪異的方式偵破了許久以來一直毫無線索的一連串的兇殺案後，他所受的凍傷和整整四小時的昏迷，似乎也正在迅速復元中……

親愛的莎拉：

今天下午接到你的來信，爹和我都很高興。我真的很好，所以你不要再擔心了，好嗎？但是我仍要謝謝你的關心。所謂的『凍傷』，實在是報紙太誇張了，不過是我左手的三根手指指尖有幾點紅斑而已。昏迷也只是一陣昏眩，據韋季說是因『情感過度負荷而引起』。是的，他親自到這裏來，堅持開車載我到波特蘭醫院去。光看著他採取行動，差不多便已值回應允的代價了。他強迫他們給他一間診療室和一部腦動電流描記器及操作一個機器的技師。他說他沒有找到新的腦部損傷或漸進的腦部損傷跡象。他想要做一系列完整的試驗，有些聽起來像是宗教裁判所的名詞——『棄絕，異端，否則我們就再給你來一次腦波掃描！』（哈哈，你還在嗅古柯鹼嗎，親愛的？）總之，我拒絕了他好心的提議。爹對我不接受試驗生了很大的氣，老是把我拒絕試驗和我母親生前拒絕吃降血壓的藥相提並論。就算韋季真有什麼發現，他能動手治療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只是想要讓爹了解這一點卻是很難的。

是的，我看到新聞週刊上的那篇報導了。那張照片是我在記者會上的照片，要是你在一條陰暗的巷子裏看到一個像那樣的人，一定會嚇壞了，對不對？哈！哈！要命（你的好友安妮·崔佛最喜歡說的口頭語），我真希望他們沒有登載這篇報導。包裹、卡片和信又開始如潮水湧來了。現在除了我認得回信地址的信件外，我一概都不拆開，只寫上『退還寄信人』就算了。他們都太可憐了，充滿了希望和恨和信仰和不信，他們都使我聯想到我媽生前的舉止。

呃，我不是故意要說得這麼悲慘的，其實並沒有那麼糟。只是我不想當個開業的通靈者，我不想旅行演講或上電視。（NBC的某個傢伙不知用什麼方法查到了我們家的電話號碼，力邀我上強尼·卡遜的『今夜』。好主意，是吧？丹恩·李柯可以侮辱某些人，某個小明星可以展露她的歌喉，我可以說幾個預言。全都由將軍食品公司提供。）我不想做那些狗屎。我所渴望的就只有回到克立夫鎮去，做個沒沒無聞的英文老師，將我的心靈感應留待足球聯賽時再發揮吧。

我想這回大概就只有這些話了。祝福你和渥特和丹尼有個快樂的聖誕節並熱切盼望（根據你所說的，我相信至少渥特是很熱切）已展開在我們眼前的兩百週年選舉年。很高興聽說你丈夫已被挑中為參議員競選出力，但不是我故意洩氣，莎拉——一九七六年對於愛象的人而言不像是勝利的一年。

爹向你問候，並要我代他謝謝你寄來丹尼的照片；他老人家對那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也向你問安。謝謝你的來信及錯誤的關心（錯誤，卻深受歡迎）。我很好，只盼望早日再執起教鞭。

寄上愛及祝福

強尼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又及：最後一次，小妞，把古柯鹼戒了。

強尼吾友：

我想這是我主管學校行政十六年來最難下筆，也最令我感傷的一封信——不只因為你是個好朋友，也因為你實在是個好老師。想要拐彎抹角說這件事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我連試也不必試了。

昨晚學校的委員會召開了一個特別會議，（是在兩位委員的堅持下召開的，我不願說出他們的姓名，但是你在這裏任教時他們便已是委員了，我想你大概猜得出是誰。）他們投票表決，結果以五票對兩票要求將你的聘用合約撤銷，原因是：你是否能成為一個有效率的好老師頗值得爭論。我覺得十分厭惡，幾乎也想提出辭職。要不是為了莫玲和孩子們，我想我真的會的。這次決議甚至並未同樣地把『兔子』或『麥田捕手』也扔出教室，更令人扼腕，令人噁心。

我試圖說服他們，可是我根本就是白費力氣。他們所看到的就只有你在新聞週刊上的照片，和紐約時報，而且全國新聞網都在報導岩城堡的那件事。『頗值得爭論』！五個食古不化的老傢伙，對頭髮的長度比對教科書更感興趣，熱中於找出教職員中有什麼人可能吸大麻烟，却不願動腦筋想想怎麼為學校爭取到二十世紀新設施的老古董。

我已寫了一封強烈的抗議信給委員會，只要略微脅迫，我相信我可以讓厄文．方戈

和我一起連名。可是如果我告訴你仍有希望使那五個老傢伙改變主意的話，只怕我說的並不是真話。

我對你的勸告是為你自己找個律師吧，強尼。你是誠心誠意簽下合約書的，我相信你可以叫他們付給你每一分薪水，不論你是否會踏入一間克立夫高中的教室。當你想要找人談談時，打電話給我吧。

我衷心感到抱歉。

你的朋友

大衛．皮昇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6

強尼站在信箱旁，手中拿着大衞的信，難以置信地看著。今天是一九七五年的最後一天，天氣晴朗清寒。他的呼氣像兩道白色的煙柱般，由鼻孔噴出。

『狗屎。』他低喃道：『喔，狗屎，喔，狗屎。』

他仍未完全消化信上的消息，木然地彎身看信箱裏還爲他帶來了什麼。一如平常的，信箱裏塞得滿滿的。大衞的信正好是突到外面來的最後一封，全然是運氣。

有張白色的紙條叫他到郵局去領包裹，循例的包裹。我丈夫在一九六九年時拋棄了我，這是他的一雙襪子，請告訴我他現在在哪裏，我好去找那個混蛋要孩子的教育費。去年我的小寶寶因窒息而死，這是他的玩具，請寫信告訴我他是不是很快樂的和天使們住在一起。當初因爲他父親不贊成，所以我沒有讓他受洗，現在我的心都要碎了。沒完沒了的哀求。

上帝賜予你多麼偉大的能力呀，強尼。

原因：你是否能成為一個有效率的好老師頗值得爭論。

在一陣突發的痙攣中，他把信箱裏的信和牛皮紙袋都掏出來，有些掉落到雪地上。無可避免的頭痛又開始繞著他的太陽穴打轉，像兩團將會慢慢聚攏的烏雲般，將他包圍在痛苦中。不期然的淚水滑落他的臉頰，在嚴寒中，幾乎立刻凍結成冰。

他彎身撿拾掉到地上的信件，在淚眼婆娑間，看見有一封信用粗黑的鉛筆寫著：通靈先知強尼．史密收。

通靈先知，那就是我。他的手開始抖動不止，手上的東西全都掉了，包括大衛的來信。那張信紙像片樹葉般飄落，正面朝上落在其他信件上。透過難以忍住的淚水，他看見信箋上的火炬圖案和格言：

『教學相長，服務奉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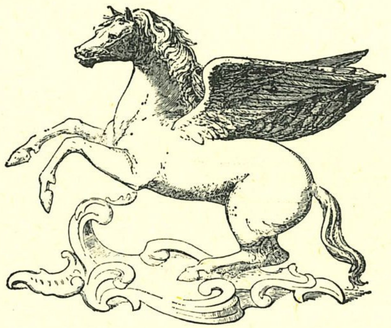
『奉獻個屁，你們這些王八蛋。』強尼說著，屈膝跪下，把那些信掃在一起。他雖然戴著手套，手指卻仍因凍傷未癒而隱隱作痛，使他記起了法藍．杜得，死在馬桶座上，金髮上沾染了鮮血。我招認。

他把所有的信都捧起來，聽見他自己一次又一次地重複低喃，就像一張壞掉的唱片：『殺了我，你們這些人是想殺了我，讓我孤孤單單一個人，你們難道看不出你們是要我死嗎？』

他強迫自己住口。這樣的行為不合宜的，日子還是會過下去。不管怎麼樣，日子一定會過下去的。

強尼轉身朝屋子走去，一邊想著現在他還能做什麼。也許稍安勿躁，自然會有好機會出現的。不管怎麼說，他倒是實現了母親的預言。如果上帝眞派了任務給他，那麼他已圓滿完成任務了。他完成了。

所以他已得到了自由。



第二部 笑面虎

他回頭看，許久以前他曾經逃出的那道走廊又出現了，現在他只能回去，只有回去才是對⋯⋯

第十七章

1

那男孩用手指指著字，慢吞吞地唸著，他那雙屬於足球員所有的棕色長腿自游泳池畔的長椅上懶洋洋地伸向前。六月，空氣清新，陽光明媚。

『「當然小德尼・朱……朱佩……小德尼・朱佩死了，我想……我想這世上沒有幾個人會說他死……死得……」哦，狗屎，我不知道。』

『「這世上沒有幾個人會說他死得寃枉。」』強尼・史密說：『只是用較有趣的說法說明大部份的人都認為德尼的死是一件好事。』

恰克望著他，那張平時總是很快樂的臉上，又出現了多種情感交織的熟悉神情：好奇，懊惱，困窘，和一絲不悅。然後他嘆了口氣，又低頭看書。

『「死得寃枉。可是我覺得那是一樁大……悲……」』

『悲劇。』強尼補充道。

『「我覺得那是一樁大悲劇；就在他將對世界有所奉獻，以彌補他的某些罪——罪——惡時，他却死了。」

『「當然那立刻……使……那使……使我……」』

恰克把書本合上，抬頭看看强尼，粲然而笑。

『我們今天就到此爲止吧，强尼，你說怎麼樣？』恰克的笑容是他得勝的武器，那抹迷人的笑大概會使全新罕普夏的啦啦隊長都倒到床上去。『游泳池看起來不是很清涼嗎？那還用說！你那營養不良的排骨身子，一定汗流浹背啦。』

强尼不得不承認——至少是在心底——池水的確很誘人。一九七六年夏季的頭兩個禮拜，天氣不尋常的悶熱。越南籍的園丁，高飛，推著割草機自那幢優雅寬敞的白色宅邸另一側繞過來，在他們後方被恰克稱爲前四十碼的地方割草，發出單調低沈的嚧嚧聲。這種聲音會使你想要喝兩杯氷涼的檸檬水，然後舒舒服服的打個盹兒。

『不准對我的身體亂加誹謗性的評論。』强尼說：『而且，我們才開始唸這一章。』

『是呀，可是我們已經唸了兩章了。』甜言蜜語，討價還價。

强尼嘆了口氣。通常他可以使恰克專心唸完書的，今天下午却不行。今天這個小伙子衝破了約翰·須朋在亞米提監獄四周建立防禦網的方式，以及邪惡的紅鷹突擊殺死德尼·朱佩的方式。

『是的，那麼，就把這一頁唸完好了。』他說：『你唸不出來的那個字是「噁」，「噁心」，恰克。』

『好傢伙！』那個笑容更開朗了。『而且不問問題了，對吧？』

『呃……也許只問幾個。』

恰克皺皺眉，但那是假裝的；他知道他將會輕易免除。他又一次翻開那本平裝書，以沈緩、猶豫的聲音繼續往下唸……這聲音和他平常說話時大不相同，簡直像是另一個人發出的。

『「當然那立刻使我……噁……噁心，但是比之於可憐的湯姆·柯……柯寧死在床邊的慘狀，那幾乎不足爲道。」

『「他中了彈，當我到達時，他已經庵庵……」』

『是「奄奄」，』强尼沈著地說：『看清楚再唸，恰克。』

『「奄奄」，』恰克笑嘻嘻的，又唸道：『「當我到達時，他已經奄奄一息了。」』

强尼注視彎身唸書的恰克，不覺爲他難過。這本平裝的『火腦』，是一本很有水準的小說，唸起來應該很流暢的——然而，恰克却得用手指指著字，一字一句費力的唸。他父親，洛杰·柴渥，擁有柴渥麵粉廠和編織廠，在新罕普夏南部可謂富甲一方。他這棟位於達拉謨的宅邸共有十六個房間，僱請了五個人，包括每個禮拜要到樸資茅斯上一堂美國公民課的高飛。洛杰·柴渥的座車是一輛完美如新的一九五七年凱迪拉克轎車，他太太開的則是一輛賓士；她四十二歲，是個甜美、眼睛明亮的婦人。恰克也有一輛寇伐跑車。這家人光是這裏的產業就值上五百萬美元。

十七歲的恰克，是上帝在創造生命時眞正費了心的，强尼時常這麼想。他的外型極佳，六呎二吋高，一百九十磅重，肌肉結實勻稱。他的五官也許稱不上十分英俊，臉上却沒有粉刺或青春豆的騷擾，而且被一雙慧黠的綠眼睛給點活了——使得强尼想到莎拉；唯有她那雙綠色明眸可以和恰克的眼睛相比。恰克在學校裏是個神化的人物，說起來幾乎是很無稽的。他是棒球校隊和足球校隊的隊長，剛結束的上個學期是班長，下個學期又將出任學生代聯會的會長。最令人驚訝的是，他對這一切根本不在乎。曾經到這裏來探望過强尼的赫柏·史密說過，恰克是個『規矩的男孩』。赫柏的詞彙不多。只不過，有一天恰克將成爲一個非常富有的人。

此刻他坐在這兒，愁眉苦臉的彎身看書，像個守在前哨的機槍手，把送到他眼前的字一個一個射倒。馬斯·白倫這個描述『火腦』約翰·須朋與柯曼奇印第安人紅鷹相鬬的故事，本來是節奏明快，相當精采的，由恰克口中唸出來，却變得像半導體或收音機零件廣告一樣枯燥無味。

但是恰克並不笨。他的數學分數很好，記性不錯，行動也很靈活。他的問題在於無法積存生字他說話很流利，對於語音的理論也能夠了解，但顯然就是無法加以應用；有時候他會毫無瑕疵地說

一個句子，然後當你要他換個方式再說一次時，他却茫茫然的什麼也說不出來。他父親擔心恰克患有難語症，强尼却不這麼想——他還沒有碰過眞正患有難語症的小孩，雖然有許多爲人父母者看到他們的子女有閱讀上的困難時，便會不由自主地想到這種病。恰克的毛病似乎比較普遍——一種全面性的閱讀恐懼症。

過去這五年來，恰克這個毛病變得愈來愈明顯，但直到他的運動員資格因此而岌岌可危時，他的父母和他自己才開始正視這個問題。那還不是最糟的。如果恰克想在一九七七年秋天順利上大學，今年多天將是他參加學科測驗的最後機會。數學不成問題，但是其他科目……呃……如果有個人把試卷上的問題唸給他聽，他大概還能考得不錯，五百分不成問題。可是就算你父親是新罕普夏商業界裏的大人物，你也別想在參加學科適性測驗時，帶個人進考場唸試卷給你聽。

『「然而我發現他……變了。他知道他的命運是什麼，鬪志高……高昂。他一無所求，也了無遺憾。許久以來面對未……未知的命運，使他所感……感到的驚……驚恐和緊……緊張，都已……」』

强尼在緬因時報上看到那則徵家庭教師的廣告，懷著渺茫的希望應徵。他在二月中旬搬到紀特里，因爲他必須逃開波拿，逃開每天塞得滿滿的信箱，逃開愈來愈多找到赫柏家的記者，和那些眼神哀傷，神情緊張的婦人；她們往往自稱是『正好到這附近來』，便『順便來訪』。（有一個順便來訪的女人開著一輛馬里蘭州牌照的車；另一個開著一輛貼有亞利桑納標籤的福特老爺車。）他們伸長了手，想要碰觸他……。

在紀特里，他首次發現一個像强尼·史密這麼普通的名字有多好用。搬到這個小鎭的第三天，他去應徵快餐廚師的工作，在履歷上寫了曾在藍麗湖夏令營當過一個夏天的廚師。那家快餐店的店主是個堅强的寡婦，叫做露琵·裴第，她看過强尼的簡歷表後，說道：『你的學歷當廚師未免太高了些，你自己也知道吧，老兄？』

『不錯。』强尼說：『我念了太多的書，結果找不到工作。』

露琵將雙手按在瘦削的臀部上，仰起頭哈哈大笑。『你想你能不能在清晨兩點爬起床，爲十二個一起湧進來的牛仔炒蛋、煎醃肉、炸香腸、做法國土司，和煎烙餅呢？』

『我想也許可以。』强尼說。

『我想也許你還不了解我究竟在說什麼，』露琵說：『不過我就讓你試試吧，大學生。你去做個身體檢查，免得健康委員會找我們痲煩，把帳單帶回來給我。我要你立刻開始工作。』

他照做了。在頭兩個禮拜的混亂之後（有一次他煎法國土司時，將土司放下油鍋時力道猛了些，結果右手被濺起的油燙出了好幾個水泡），這工作他倒也能勝任愉快了。當他看到柴渥的廣告時，他把履歷表寄到廣告上所登的郵政信箱去。在履歷上，他列出了他的特殊教育背景，包括一學期選修殘障及閱讀問題的課程。

四月下旬，他在餐廳工作已快滿兩個月時，接到了洛杰·柴渥的來信，請他五月五日前往面試，他做了必要的安排，在那天休假，在一個怡人的春天下午兩點十分時，他坐在柴渥家的書房裏，一手拿著一杯冰可樂，聽洛杰談論他兒子的閱讀問題。

洛杰問：『你想他是不是有難語症？』

『我想，聽起來比較像是普遍的閱讀恐懼症。』

洛杰皺皺眉。『傑克森併發症？』

强尼有些意外——沒想到洛杰所知的並不少。麥凱·傑克森是南加州大學畢業的閱讀與文法專家，九年前他以一本著作轟動一時，那本書的書名是『健忘的讀者』，描述各種閱讀上的難題，此後這種毛病便被稱之爲傑克森併發症。只要能了解一些專門性的術語，那實在是一本好書。洛杰·柴渥顯然了解得很深刻，使强尼明白他爲了解決兒子的難題必定下過很大的苦心。

『差不多。』强尼同意道：『但是我還未見過令郎，也沒有聽過他唸書，所以不敢妄下斷言。』

『他必須補修上學年的課。美國作家，歷史，甚至還有公民。他在期末考時全軍覆沒，只因爲他什麼也看不下去。你有新罕普夏的敎師證書嗎？』

『沒有，』强尼說：『不過申請一張絕無問題。』

『對於這種情形你要怎麼處理呢?』

强尼大致說明了一下他的方法。恰克必須經常練習大聲唸書，以衝擊力高的科幻小說入門，並且就他才剛唸過的內容向他問問題，再加上傑克森的著作中曾經描寫過的一種放鬆技巧。『成就較高的人通常會受最多的苦。』强尼說：『他們求好心切，反而使障礙增强。這是一種心靈的口吃……』

『那是傑克森說的嗎?』洛杰插嘴道。

强尼笑笑。『不是，是我說的。』

『好，請繼續說。』

『有時候，如果學生在閱讀之後能够使心裏一片空白，摒除立刻回想的壓力，一種巡迴反而會清晰的呈現，這時學生便可以再回想他所唸的詞句。那一種肯定的思考方式……』

洛杰．柴渥的眼睛發亮。强尼的說法和他的個人哲學不謀而合——或許大部份自負的人都有相同的哲學吧。『最後的成功才是最重要的。』他說。

『呃，是的，言之成理。』

『你取得新罕普夏的教師證書必須多久呢?』

『只要他們一開始處理我的申請就不用多久了。大概兩個禮拜吧。』

『那麼你可以在二十號開始上課嗎?』

强尼眨眨眼。『你是說，我被錄用了嗎?』

『假如你想要這份工作，你被錄用了。你可以住在客人房，今年夏天會有很多親戚住到那一廂房去，更別說恰克的朋友了——我要他好好費點心力。你的月薪是六百元，不算太高，但如果恰克有進步，我還會給你相當的獎金。相當的。』

洛杰摘下眼鏡，伸手擦過臉。『我愛我兒子，史密先生，我一切都是爲他好，希望你盡力幫助我們。』

『我會盡力的。』

洛杰把眼鏡戴回去，將强尼的履歷表再度拿起來。『你教書的時間並不久。不喜歡那份教職嗎?』

該來的還是會來，强尼心想。

『很喜歡。』他說：『只是後來我出了一點意外。』

洛杰的眼光落向强尼頸子上的疤痕。『車禍嗎?』

『是的。』

『很嚴重?』

『是的。』

洛杰說：『你現在氣色不錯了。』他把履歷表收進抽屜裏，顯然已不再發問了。因此，五年之後，强尼又成爲一個老師，雖然他的學生只有一個人。

2

『「至於我，這個問接促……促使…… 促使他死亡的人，他無力地握住我的手，露出笑容，寬……寬恕了我。那一刻眞令人難受，我離開時，覺得我眞是罪……罪無可赦。」』

恰克猛地合上書本。『好了，最慢跳入泳池的人是小狗。』

『等一下，恰克。』

『啊……』恰克不高興地又坐了下來，臉上一副『又要問問題了』的表情，完全和强尼意料中的一樣。外表顯露出的是忍耐的好脾氣，但有時候强尼能看見隱藏在外表下的另一個恰克：憂慮，害怕，悶悶不樂。非常的害怕。因爲這是個讀者的世界，讀不下書的人就像是隻走入死巷中的恐龍，恰克心裏也很明白。他對今年秋天開學後可能發生的情形更覺得恐慌。

『只問幾個問題，恰克。』

『何必麻煩呢?你明知我答不出來的。』

『噢，可以，這次你一定答得出來。』

『我永遠也看不下書上的字，不了解我唸的究竟是些什麼，現在你總該很清楚了。』恰克愁眉苦臉地說：『我甚至不知道你爲什麼接受這份工作，除非是爲了混口飯吃。』

『這些問題你能答的，因爲它們和書本無關。』

恰克抬起頭。『和書本無關？那何必要問呢？我以爲……』

『就算爲了解解悶，好吧？』

强尼的心沉重地跳動。發現他竟感到害怕，他並不覺得很驚訝。他早已打算這麼做了，只等著適當的時機；現在應該是最好的時刻了。柴渥太太沒有在旁邊心焦地走來走去，使恰克更加緊張，恰克的朋友們也沒有在游泳池裏潑水，使他對自己像個小學生般大聲唸書倍覺侷促不安。最重要的，恰克最想取悅的一個人不在這裏——洛杰．柴渥到波士頓參加新英格蘭環境委員會爲水質污染所召開的會議去了。

艾德華．史坦尼的『學習障礙概觀』一書中寫著：

『病人——路波，坐在戲院裏的第三排，他是最靠近銀幕的觀衆，其他的觀衆都坐在離他六排之後，因此只有他一個人看到堆積著紙屑的地板上冒出了小火。 路波站起身，叫道：「失！失！失——」後面的人却大聲喊著要他閉嘴坐下。

『「你當時的感覺如何呢？」我問路波。

『「我永遠也解釋不了我的感覺。」路波答道：「我很怕，但更感到沮喪。我覺得自己很笨，根本不配當人類的一員，口吃給我很大的挫敗感，更使我自覺虛弱無能。」

『「還有嗎？」

『「有，我覺得嫉妒，因為換了另一個看到火的話，就能——你知道——」

『「光榮地叫失火了？」

『「是呀，沒錯。我看到火，只有我一個人看到， 可是我却只能說失——失——失——失，像張壞掉的爛唱片一樣。不配當人類的一員是最好的形容。」

『「後來你怎麼突破障礙的呢？」

『「看電影的前一天是我母親的生日，我買了半打玫瑰花給她。我站在那裏時，他們全都對我叫喊，我心想： 我要張開嘴巴，大叫『玫瑰花！』這三個字我本來就會說了。」

『「然後你怎麼辦呢？」

『「我張開嘴，深吸一口氣，以最大的聲音喊道：失火了！」』

這則病歷是八年前强尼在史坦尼著作中的導論裏讀到的，但他牢記不忘。他一直想到路波敍述中的那幾個字：『虛弱無能。』如果在緊要關頭你覺得性交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那麼你會陽萎的機會就增加了十倍，甚至百倍。如果在緊要關頭你覺得閱讀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事……。

『你的教名是什麼，恰克？』他漫不經心地問。

『莫非。』恰克笑嘻嘻地說：『不難聽吧，就是我媽娘家的姓。你要是告訴賈格或阿爾，那我就要被迫傷害你那排骨身子了。』

『別擔心。』强尼說：『你的生日是什麼時候？』

『九月八日。』

强尼很快地提出一連串問題，不給恰克任何思考的機會——但這些問題也都用不著思考。

『你的女朋友叫什麼名字？』

『貝絲。你認識貝絲呀，强尼……』

『她的教名是什麼？』

恰克咧嘴一笑。『亞瑪。很可怕，對吧？』

『你祖父叫什麼名字?』

『禮奇。』

『今年美國東區棒班賽中，你喜歡哪一隊?』

『大概是洋客隊吧。』

『你喜歡什麼人當總統?』

『我倒想看看傑利・布朗當總統是什麼樣子。』

『你打算把你那輛車換掉嗎?』

『今年不會，也許明年吧。』

『你媽的主意?』

『那還用說。她說那輛車的引擎聲吵得她心神不寧。』

『紅鷹是怎麼通過防衛，殺死德尼・朱佩的?』

『須朋沒有注意那扇通向閣樓的活板門。』恰克不假思索地回答，强尼感到一股突然的勝利感衝擊著他，好像猛灌了一大口波旁酒似的。這方法生效了。他讓恰克談論玫瑰花，結果他喊出了一聲很大聲的失火了!

恰克驚奇地望著他。

『紅鷹由天窗進入了閣樓，踢開活板門，開槍打死了德尼・朱佩，湯姆・柯寧也中了一槍。』

『不錯，恰克。』

『我記得。』他喃喃說著，抬起頭注視强尼，瞪大了眼睛，嘴角泛出一抹笑容。『是你用計讓我記住的!』

『我只是牽著你的手，引你繞過許久以來一直擋住你去路的東西。』强尼說:『但不管那是什麼，它仍然存在，恰克，別高興得太早。須朋愛上的那個女孩叫什麼名字?』

『叫……』他的眼睛有些迷濛，不情願地搖搖頭。『我不記得了。』他用力敲了一下大腿。『我

什麼都記不住!我怎麼那麼笨!』

『你記不記得是否聽過你爸爸和你媽是怎麼認識的?』

恰克抬頭對他笑笑。被他揍了一拳的大腿上出現了紅印。『當然啦，她在南加州的查爾斯敦爲艾維斯汽車公司工作，租給我爸爸一輛輪胎沒氣的車子。』恰克笑了起來。『到現在她還常說她之所以嫁給他是因爲第二只輪胎比較硬。』

『須朋愛上的女孩是誰呢?』

『琴妮・藍虹，使他很頭痛，她是葛漢的女友，有一頭紅髮，和貝絲一樣。她……』他停住口瞪著强尼，彷彿强尼剛剛從襯衫口袋內拉出一隻兎子。『你又使我想起來了!』

『不，不是我，是你自己。這只是錯誤導向的小策略。你爲什麼說琴妮・藍虹使約翰，須朋很頭痛呢?』

『呃，因爲葛漢是那個鎭上的大人物……』

『什麼鎭?』

恰克張開嘴，却沒發出聲音。他把目光自强尼的臉上移開，望向游泳池，一會兒之後他露出笑容，又回過頭來。『亞諦鎭。和「大白鯊」電影裏的那個小鎭同名。』

『好極了!你是怎麼想起那名字的?』

恰克粲然而笑。『實在沒道理，但是剛才我開始想著游泳隊，那名字就出現了。這一招眞有效，眞是太棒了!』

『好。我想今天就到這裏吧。』强尼覺得疲倦，悶熱，但也十分高興。『或許你沒注意到，你剛剛有了一個突破。我們游泳吧。最慢跳進游泳池的人是小狗。』

『强尼?』

『什麼?』

『那一招會一直管用嗎?』

『只要你用成了習慣就會。』强尼說：『每一次你繞過障碍，而不要嘗試硬要從中間衝過去，這障碍就會愈來愈小。我想不多久你也會看見你那一字一句的閱讀有所進步的，我所知道的小花招不只這一個。』他停住口，他對恰克所說的雖不盡是實話，却是個催眠性的建議。

恰克說：『謝謝。』他的僞裝面具已經摘下，流露出眞心的感激。『如果你能幫我克服障碍，我會……呃，我想就算你要我跪下來吻你的脚我也願意。有時侯我眞的很害怕，我總覺得我讓我爸失望……』

『恰克，你難道這也是問題的部份癥結嗎？』

『是嗎？』

『是的，你……你太賣力，太在乎，太心急了。而且這也許不只是心理障礙而已，你知道。有些人相信某些閱讀困難、傑克森併發症、閱讀恐懼症等等，可能是某種……心靈的胎記。一種錯誤的巡廻，一種糾結的延擱，一種死……』他驀地停住口。

『一種什麼？』恰克問。

『一種死亡區域。』强尼慢條斯理地說：『不管是什麼，名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結果。錯誤導向策略其實也算不得是什麼花招，它教育腦部休止的部份代替錯誤的那一小部份運轉。對你而言，那就是每次你碰到阻撓時便進入以口頭爲基礎的思想列車，實際上你改變了腦部裏的位置。所以，最主要的就是學習如何轉換。』

『可是我做得到嗎？你想我做得到嗎？』

『我知道你能的。』强尼說。

『好，那我一定會的。』恰克一彎身，跳入游泳池裏，隨卽又浮上來，將長髮上的水花搖落。『進來呀！棒極了！』

强尼說：『我會的。』但此刻他滿足地站在池畔看著恰克奮力游向深處，同時品嘗著他的成功。當他突然知道恰蓮．梅根家的窗帘著火時，當他揭發了法藍．杜得的名字時，他都沒有這麼舒暢的感

覺。如果上帝眞賜給他什麼天賦，那是教學，而不是知道一些與他無關的事。他是應該當個老師的，一九七〇年他在克立夫高中執教時，便已有相同的體認了。更重要的是，學生們也知道，而且有所反應，正如剛才的恰克。

『你要像個笨頭一樣站在那兒嗎？』恰克對他喊著。

强尼潛入泳池中。

第十八章

四點四十五分，偉倫．黎申一如平常地走出辦公室大樓。他繞到停車場，將他那兩百磅重的身軀移進他那輛雪佛蘭的駕駛座，發動了引擎。一切都遵循著日常的程序。唯一不同於平日的是突然出現在照後鏡上的那張臉──橄欖色皮膚，蓄有短鬚的臉，外面圍了一圈長髮，兩顆碧綠的眼珠子，絕不比莎拉或恰克的綠色眼眸遜色。偉倫．黎申長大成人之後還沒有這麼害怕過，胸膛裏的一顆心更猛然跳了一下。

『你好。』桑尼．伊曼說著，傾身靠向座位。

『你……』黎申驚喘不止，好不容易才擠出一個字。他的心跳劇烈，眼前有狂舞的黑點。他眞怕他會心臟痲痺。

『別緊張。』躲在他後座裏的那個人說：『別緊張，老兄，放輕鬆些。』

偉倫．黎申竟然莫名其妙地覺得感激。這個嚇了他一大跳的人並不想再嚇他。他一定是個好人，一定是──

『你是誰？』這回他總算擠出了完整的一句話。

『一個朋友。』桑尼說。

黎申想要回頭，但硬如鉗子的手指立刻戳著他肥胖的脖子，使他痛得倒抽一口氣，呻吟了一聲。

『你用不著回頭，老兄。從照後鏡裏你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我了。聽懂了嗎？』

『聽懂了，』黎申喘氣道：『聽懂了，你放手吧！』

鉗子鬆開了，他又一次感激莫名。但他已不再懷疑後座的這個人具有危險性，也肯定了他是故意躲在這輛車上的，雖然他想不出有什麼人會——

這時他想了某個有理由會這麼做——至少可能會這麼做——的人了，這種事不是任何普通的公職候選人做得出來的，但是格雷·提森不是普通人，格雷·提森是個很瘋狂的人，而且——

偉倫·黎申開始低聲啜泣。

桑尼說：『必須和你談談，老兄。』他的聲音和善而抱憾，但在照後鏡裏，他的綠眼睛却閃著逗趣的光芒。『得好好罵你一頓。』

『是提森，是不是？是……』

鉗子突然又壓回來了，那人的手指埋入他脖子，痛得黎申尖叫一聲。

『不許指名道姓。』後座上的人以同樣和善的聲音對他說：『你可以自己下結論，黎申先生，但別把名字說出來。我的拇指剛好壓住你的頸動脈，另外四根手指在你的咽喉上，只要我高興，我可以把你變成一個人形大蘿蔔。』

黎申問：『你想要什麼？』他的聲音算不得是呻吟，但也相去不遠了；這一輩子他第一次覺得這麼想呻吟出聲。他眞不相信大白天裏，在新罕普夏首府，他的辦公大樓後面的停車場內，竟會發生這種事。他看得見市政廳紅磚塔樓上的鐘，鐘面的時間是四點五十分。這時刻的家裏，娜曼一定正要把裹著麵粉的碎豬肉放進微波烤箱裏，西恩正在看電視的芝麻街。在他身後却有一個男人威脅要招斷他的脖子，將他變成一個白痴。不，這不是眞的；這像是個惡夢，會使你在睡眠中不住呻吟的惡夢。

『我不想要什麼。』桑尼·伊曼說：『重要的是，你想要什麼。』

『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然而他只怕自己其實明白得很。

『在新罕普夏日報上那篇關於房地產交易的趣味報導。』桑尼說：『你要說的話可眞不少，黎申先生，是不是呀？尤其是對於……某些人。』

『我……』

『例如關於首府林蔭道那一段。暗示有回扣、抽頭、賄賂什麼的，那一類鬼話。』黎申脖子上的手指又縮緊了，這回他呻吟出聲。但是那篇社論他並沒有簽名啊，報上印的是『某個消息來源』，他們怎麼會知道的？格雷·提森怎麼會知道？

坐在他後面的那個男人開始附在他的耳畔說話；他的呼氣溫暖而且令人發癢。

『你說那些鬼話可會使某些人陷入麻煩的，黎申先生，你明白嗎？例如，競選公職的人。競選公職，那就像打橋牌一樣，你懂嗎？那是腹背受敵。這年頭，只要說話不小心點就會刺傷人。現在，還沒有什麼麻煩，我很高興能這麼告訴你，因爲如果有了麻煩的話，這會兒你大概已忙著滿地找牙了，而不是好端端地坐在這兒和我說話。』

儘管心跳不止，冷汗直冒，黎申仍開口說道：『這個……這個人……年輕人，如果你自認爲能夠保護他，你八成是瘋了。他就像南方小鎮的蛇油推銷員，玩得太快也太過火。遲早……』

一根拇指塞入他耳朵裏，碾著。那種劇痛令人難以相信。黎申的頭撞向他的擋風玻璃，他痛得直叫；視而不見的摸索著汽車喇叭鈕。

『你敢按喇叭，我就殺了你。』那聲音低語道。

黎申放下雙手。那根拇指又慢慢鬆開了。

『你眞該戴個頸箍，老兄。』那聲音說：『我的拇指滑溜溜的。眞油膩。』

偉倫·黎申哭了起來，淚水沿著他肥胖的臉頰滑下，他却無力制止。『請你別再傷害我了。』他說：『請你不要。求求你。』

『就像我剛才說的。』桑尼對他說：『重要的是，你想要什麼。你的工作不是擔心別的人對這些……這些特定的人可能會有什麼說話，而是留心從你自己的嘴裏說出什麼話來。你的工作是下次說話之前最好先經過大腦。你可以想想要查出「某個消息來源」是誰有多麼容易，或者想想如果你的房子被火燒了，你的境況會有多淒慘，或者想想如果有人在你太太的臉上潑了硫酸，你得花多少錢讓‥

整容。』

現在後座那個人不住地喘息了，就像是叢林裏的一隻猛獸。

『或者你也可以想想，你知道，當你的兒子由幼稚園放學回家時，要是有人想在中途將他接走，會是多麼容易的事。』

『不准你這麼說！』黎申嘶聲叫喊：『不准你這麼說，你這個混蛋！』

『我所說的只是你要想想你想要的是什麼。』桑尼說：『一次選擧，那是所有美國人的大事，明白嗎？尤其是在開國兩百周年的一年。每個人都該有好時光。要是像你這種神經痲痺的白痴到處說謊的話，誰也別想過什麼好時光了。像你這種神經痲痺、嫉妒別人的白痴。』

那隻手完全移開，後座車門開了。喔，感謝上帝，感謝上帝。

『你要好好想想。』桑尼・伊曼又說：『現在我們是不是彼此取得諒解了？』

『是的。』黎申低語道：『但是如果你以爲格……某些人可以使用這些策略而當選，那你就錯了。』

『不，』桑尼說：『錯的是你。因爲每個人都有好時光，希望別漏了你。』

黎申沒有回答。他僵硬地坐在駕駛座上，脖子抽痛，瞪著市政廳塔樓的鐘，似乎現在唯有這麼做才是明智的。五點五分了。烤箱裏的豬肉餅正在嗞嗞作響。

後座的男人又說了句什麼話，然後便跨步下車，頭也不回地走了，長抵襯衫衣領的頭髮又髒又亂。他繞過大樓的轉角，消失了踪影。

他對偉倫・黎申所說的最後一句話是：『頸箍。』

黎申開始全身顫抖，過了半晌之後，他才能夠開車。他的第一個清晰的感覺是氣憤——非常氣憤。隨之而起的是開車到首府警察局（就在鐘塔下的建築內）報警的衝動，說出剛才的事——以他太太和兒子威脅他，以及他所受的皮肉之苦——而且那又是誰支使的。

你可以想想如果有人在你太太的臉上潑了硫酸，你得花多少錢讓她整容……或

者想想當你兒子由幼稚園放學回家時，要是有人想在中途將他接走，會是多麼容易的事……

可是何必呢？何必冒這個險？他對那個流氓所說的是赤裸裸、未加修飾的實話。南新罕普夏房地產界的每一個人都知道提森知法犯法，設局行騙，遲早會東窗事發，鋃鐺入獄——不是遲早，而是不久，甚至是近日內。他的參選根本是白痴的行徑。現在他竟然還要狠的！在美國誰也別想這麼橫行無道還想逍遙法外的——尤其是在新英格蘭。

不過讓別人去搧火吧。

別的沒有顧慮的人。

偉倫・黎申發動了車子，回家去吃豬肉餅，什麼也沒說。總有別人會制止那些事的。

第十九章

1

恰克的第一個突破不久之後，有一天强尼・史密站在客人房的浴室裏，在臉頰上抹了抹古龍水。近來看著鏡中的自己總給他一種怪異的感覺，彷彿他看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的大哥。他的額頭上已出現幾抹並列的橫紋，嘴巴兩旁還有八字紋。最奇怪的，他的頭髮竟已參雜了一抹白，其他的也都開始轉灰了。這些都像是在一夜之間的轉變。

他合上剃刀，走進與廚房相連的起居室裏。極盡奢華，他想著，微微一笑。微笑使他又一次感到自然。他打開電視，從冰箱裏拿出一瓶可樂，坐下來看新聞。洛杰・柴渥將在今晚回來，明天强尼就可以告訴他他兒子已開始進步了。

每隔兩、三個禮拜，强尼會去探望自己的父親。赫柏爲他的新工作感到高興，每當强尼談起柴渥在達拉謨大學城裏的宅邸和恰克的難題時，他便興趣盎然地聆聽。反過來，强尼也聽他父親談他在新格羅徹斯特爲香琳・麥肯免費修建房子的工事。

『她丈夫是醫生，却不是好工匠。』赫柏說。薇拉沈迷於宗教之前，和香琳曾是很親密的好友，後來她們就疏遠了。她丈夫生前是個醫師，一九七三年因心臟痲痺而過世。『那房子簡直就快塌了，』赫柏說：『我只有盡力而爲。每個禮拜六到那裏去，她都留我吃了晚餐後才回來。坦白說，强尼，她的手藝實在比你好。』

强尼愉快地說：『長得也比我好看。』

『是呀，她長得是不錯，不過並不是那麼回事，强尼，你媽死了還不到一年……』但是强尼懷疑也許就是那麼回事，心裏十分高興。他不希望他父親老來無伴。

電視上，華特．克朗凱正在報告政治新聞。現在，預選季已結束，再過幾個禮拜就要召開全國大會了，民主黨提名吉米．卡特競選總統已是鐵定的事，共和黨則是福特和加州前州長羅納．雷根相持不下，記者們不時在數支持他們的議員。涉拉曾在一封來信中提到：『渥特認定福特會獲得提名。身爲本州參議員候選人助選員的他，已開始摩拳擦掌，躍躍欲試了。他還說，至少在緬因州，雷根得不到任何人支持。』

强尼在紀特里當快餐廚師時，習慣每個禮拜抽一、兩天空到多佛或樸資茅斯或新罕普夏州內附近的小城去。所有的總統候選人都會到各鎮去演講，藉這僅有的機會仔細觀察他們；日後當他們之中的任何一個人掌有權威時，想要看他們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事了。這成爲一種嗜好，雖然這嗜好想必維持不久；等新罕普夏的預選結束後，候選人便將頭也不回地班師到佛羅里達州去了。當然他們之中有些人會在樸資茅斯和其尼之間，埋葬了他們的政治野心。除了越戰時期之外，强尼從未對政治感興趣過，但在岩城堡事件之後的復甦期間，强尼變成一個熱中的政治觀衆，而且他的特殊天分，或能力、或苦惱，不管是什麼，也派上了用場。

他和莫瑞．鄔達和亨利．傑生握手。弗雷．哈里斯雙手回握他。羅納．雷根熟練而快速地拍了他兩下，說道：『到投票所去，幫幫我們吧。』强尼和悅地點點頭，覺得沒有必要駁斥雷根先生自以爲在新罕普夏很吃得開的想法。

他在寬闊的紐因敦林蔭道的主要入口處，和沙吉．薛佛談了將近十五分鐘。薛佛的頭髮剛修剪過，有股剛刮過鬍子的清新香味，陪伴他的只有一名口袋裏塞滿了宣傳小册的助手，和一個不停搔著臉上青春豆的情報機構人員。薛佛對於被別人認出來似乎很高興。在强尼說再見的前一、兩分鐘，一個候選人拿著提名文件走過來，要薛佛簽名。薛佛微笑不止。

對於他們每個人，强尼多少都有知覺，但却沒有什麼特定的性質。彷彿在禮貌的接觸下，他們的眞我都隱藏在一層堅硬、透明的合成樹脂下。雖然他看到了大多數候選人——福特總統除外——只有一次，强尼感覺到那種猝然如電擊般的認知，使他聯想到怡蓮．梅根——以及法藍．杜得的那兩次情況。

那時是早上六點十五分。强尼開著他那輛普萊矛斯老車到曼徹斯特去。他由昨晚十點一直工作到今早六點，雖然疲倦不堪，却又不忍捨棄冬天安寧靜謐的黎明時分，躲到被窩裏去。他喜歡曼徹斯特，曼徹斯特窄窄的街道和古舊的紅磚建築，沿著河岸比鄰而建的哥德式磨坊，就像維多利亞中期的念珠。那天早上他倒不是刻意要去找任何政治家的，只想在街上兜兜風，直到行人漸多，直到二月寒冷、靜默的魔咒被打破，然後便回紀特里去睡一覺。

他轉過一個彎，看見一家皮鞋工廠前有三輛轎車停在一處不准停車的區域裏。吉米．卡特站在大門旁，和接日班工作的男女工人握手。那些工人都帶著便當或紙袋，呼出白色的熱氣，裹著厚重的外套，睡眼惺忪。卡特向他們每個人寒暄致意，他那個後來變得衆所皆知的笑容，淸新而毫無倦意。他的鼻子凍得紅紅的。

强尼把車停在半條街外，朝那家工廠大門走去，鞋子踏在雪地上扎扎作響。陪伴著卡特的情報人員很快地打量他，然後似乎判定了他不足爲慮。

『誰有興趣減稅，我就投誰的票。』一個穿了件舊滑雪衣的工人說。那件滑雪衣的一只袖上，有個像是被電池酸燒破的小洞。『這些他媽的稅捐簡直要我的命，不是蓋的。』

『這個，我們會再研究。』卡特說：『等我進入白宮後，我們最初的要務之一就是檢查稅收情

形。』他的聲音有種安寧的自信，使强尼有些不安。

卡特那雙異常明亮的藍眼睛望向强尼。『嗨。』他說。

『您好，卡特先生。』强尼說：『我並不在這裏工作。我是開車經過，正好看到你。』

『那我很高興你停車了。我正在競選總統。』

『我知道。』

卡特伸出手，强尼握住了它。卡特開口道：『我希望你會……』便停住了。

在這一閃之間，一股驟然而强烈的衝力擊向他，就好像他把手指插到插座裏去一樣。卡特的目光變得銳利。他和强尼彼此對視，像是有一世紀之久。

那個情報人員可不喜歡這種情況。他移近卡特，突然解開大衣的鈕扣。在他們後面，似乎幾百萬哩之外，鞋廠的汽笛吹起了七點的長音，劃破這清冷的早晨。

强尼放開卡特的手，但他們兩人仍互相注視。

『這是怎麼回事？』卡特的聲音極輕。

『你大概要去什麼地方吧？』那個情報人員說著，伸手按住强尼的肩膀。那是一隻很大的手。『當然是吧。』

『沒事。』卡特說。

『你將會當總統。』强尼說。

情報人員的手仍按在强尼肩上，現在力道較輕了，但仍未放開，强尼對他也有感覺。這個情報人員

（眼睛）

不喜歡他的眼睛，它們是

（刺客的眼睛，精神病患者的眼睛。）

冷漠而奇異，如果這個人放在大衣口袋裏那隻手的力量加在按在强尼肩上的這隻手上，强尼將會被他推倒在人行道上。在這個情報人員對狀況的評估之後，竄流了一股簡單而瘋狂的思緒：

（馬里蘭贏得榮譽，馬里蘭贏得榮譽，馬里蘭贏得榮譽。）

『是的。』卡特說。

『票數極相近……比任何人，比你所想的都要相近，但是你會獲勝。他會打垮自己。波蘭。波蘭會擊垮他。』

卡特只是看著他，略帶微笑。

『你有個女兒，她將會在華盛頓上公立小學，她將要上……』但那是在死亡區域裏。『我想……那所學校是以一個獲得自由的黑奴命名的。』

『朋友，我想你該走了。』那個情報員說。

卡特看看他，那個情報人員立刻退後一步。

『很高興見到你。』卡特說：『有點令人困惑，但很高興。』

突然間，强尼又回復了原來的自己。那一刻已經過去了。他意識到他的耳朵冰冷，而且他得上個廁所。他怯怯地說：『祝你有個愉快的早上。』

『是的，你也一樣。』

他走回他的車，感覺得到那個情報人員的眼睛仍緊盯著他。他迷茫地開車離去。不久之後卡特結束了新罕普夏之行，轉往佛羅里達。

2

華特・克朗凱報完了政治動向，繼續播報黎巴嫩戰爭。强尼站起身，又倒了一杯可樂。他對電視舉杯。敬你，華特。敬三D——死亡、毀滅和命運。沒有它們，我們而今安在？

門輕響了一聲。『進來。』强尼猜想那大概是恰克，可能是邀他一起開車到梭曼渥玆去。門開了——不是恰克，是恰克的父親。

他穿了一條褪色的牛仔褲，和一件棉質運動衫。『嗨，强尼。』他說：『我能進來嗎?』

『當然。我以爲你晚上才回來。』

『呃，雪琍打電話給我。』雪琍是他太太，洛杰走進來，把門關上。『恰克去找她，淚眼汪汪的，像個小孩子。他告訴她說你幫助了他，强尼，他說他大概會好起來。』

强尼放下杯子，說：『我們還有待努力。』

『恰克到機場接我。我好久沒看他那麼高興過了，上一回還是他……幾歲?十?十一?那時候我給了一枝他已等了五年的點二二打鳥槍。他唸了一則新聞給我聽，他的進步簡直是……不可思議。我是來向你道謝的。』

『該謝謝恰克。』强尼說：『他是個很聰明的孩子。造成他那種情況的原因，一大半是由於過分强調。現在他的心理已相信自己辦得到，所以能夠想辦法突破障礙。我只能這麼解釋。』

洛杰坐下來。『他說你教他如何轉換。』

强尼微微一笑。『我想是的。』

『他將可以參加大學入學測驗吧?』

『我不知道。我不願看他下了賭注却輸了。入學考試是壓力沈重的情況，如果他進了考場，眼前是一紙答案卷，手上拿著一枝二B鉛筆，到時却整個人僵住了，那會給他很大的打擊。你有沒有想過先讓他到一家很好的預科學校去讀一年，例如匹兹菲爾學校?』

『我們不是沒有考慮過，但是不瞞你說，我總認爲那不過是浪費時間而已。』

『這也是恰克的問題之一。他覺得自己是在一種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情況中。』

『我從來沒有逼迫他。』

『不是故意的，我知道，他也知道。另一方面，你是個富有、成功的男人，以最優成績從大學畢業，我想恰克承受了很重的壓力。』

『這一點我也沒有辦法，强尼。』

『我想在他高中畢業後，讓他離開家，到預科學校去待一年，對他可能會有很大的幫助。他還想在明年夏天時到你的一家製粉廠去工作。如果他是我的孩子，如果我擁有那些工廠，我會讓他去的。』

『恰克想到那裏工作?他怎麼從沒跟我說過呢?』

强尼說：『因爲他不希望你以爲他想拍你馬屁。』

『他跟你這麼說的?』

『是的。他想到那裏工作，因爲他認爲實際的經驗對他以後會有助益。這孩子想效法你，柴渥先生。你成就了很大的事業。他崇拜你，但這也是造成他閱讀障碍的主因。』

就某方面而言，他是在說謊。恰克暗示過這些事，甚至略微提及過，但他並沒有强尼對洛杰所說的那麼坦白。至少，在言語上並不然。然而强尼不時有觸摸他的機會，而這些便是他所得到的信息。他透視過恰克放在皮夾裏的照片，了解恰克對他父親的感覺。有些事情他是絕不能告訴坐在他對面這個和悅但疏遠的男人的。恰克崇拜他父親走過的地面。在他那洒脫的外表下（與洛杰極爲相似的外表），他私下裏深信自己永遠也趕不上父親，所以心裏很痛苦。他父親從一所負債的毛料廠起家，卒而創建了新英格蘭的紡織王國。他相信他父親的愛繫於他登上同一座高山的能力。運動，進一所好大學，唸書。

洛杰問：『你對這一切有多肯定呢?』

『非常肯定。但是如果你不要對恰克提起我們的談話，我會很感激你 。我所說的都是他的秘密。』這是千眞萬確的。

『好吧。恰克和他母親和我會在討論預科學校的事。同時，這是給你的。』他從褲袋裏拿出一個白信封，交給强尼。

『這是什麼?』

『打開看看吧。』

强尼打開了。信封裏是一張五百元的劃線支票。

『噢，嘿……！這我不能接受。』

『你應該接受的。我答應過如果你有進展，我會給你獎金，我不是一個食言而肥的人。當你離開時，我還會再給你一筆獎金。』

『眞的，柴渥先生，我只是……』

『別說了。我要告訴你一件事，强尼。』他傾身靠向前。他的笑容有點特別，强尼突然覺得他可以透過這和悅的外表，看見創造了這一番大事業的男人。當然，他兒子的閱讀恐懼症，可能可以被界定爲一種歇斯底里的神經衰弱症。

『我的經驗告訴我，這世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只是行屍走肉，强尼。百分之一的人是聖人，百分之一的人是惡徒，另外百分之三便是言出必行，不說大話的人。我屬於這百分之三，你也是。這筆錢是你賺到的。我的工廠裏有些人年薪一萬一，每天却無所事事。但是我並不糊塗。我閱歷豐富，那一切是表示我了解權力的眞義。混合汽油就是十分之一的辛烷加十分之九的狗屎。你不是製造狗屎的人，所以你把這些錢收進皮夾子裏，下回試著給自已較高的評價。』

『好吧。』强尼說：『我不願對你說謊，這筆錢會有好用途。』

『醫藥費嗎?』

强尼抬頭注視洛杰．柴渥，瞇了瞇眼睛。

『我知道你的事。』洛杰說：『你以爲我不會去調查受僱當我兒子家庭教師的人嗎?』

『你知道……』

『別人認爲你是個通靈者什麼的，你在緬因州幫忙解決了一樁兇殺案。至少，報上是這麼寫的。一月時，你本來已準備到學校去教書了，但是你的名字一上報，他們就把你當燙手的馬鈴薯般丢了。』

『你知道?多久了?』

『在你搬進來之前我就知道了。』

『而你仍然僱用我?』

『我要的是個家庭教師，不是嗎?你看起來似乎能够勝任愉快。我想我僱用了你是表現優越了的判斷力。』

『呃，謝謝。』强尼的聲音嘶啞。

『我說過，你用不著這麼說。』

他們談話的當兒，華特．克朗凱已將當天的新聞播報完畢。開始說些新聞收播前的閒話。他正說到：『……西新罕普夏的選民今年在第三選區有位獨立的侯選人……』

『呃，這張支票對我很便利。』强尼說：『那……』

『噓，我要聽這個。』

洛杰前傾身，雙手垂在兩膝間，臉上露出期盼的笑容。强尼轉頭看電視。

『……提森。』克朗凱說：『這位四十三歲的保險及房地產經濟人實在是一九七六年選擧中最怪異的侯選人之一，但是第三選區的共和黨侯選人哈遜．費須，和他民主黨的對手大衞．鮑爾斯，兩個人都戰戰兢兢，因爲民意測驗的結果顯示，格雷．提森穩穩超前。以下是喬治．何曼的採訪。』

『這個提森是誰?』强尼問。

洛杰大笑。『哦，你該看看這個人，强尼，他就像一隻排水管裏的老鼠一樣的瘋狂，但是我相信第三選區趨向穩重的選民將會在今年十一月把他送到華盛頓，除非他倒下來，口吐白沫;這倒是不無可能性。』

現在電視上出現了一個穿著敞領白襯衫，長相英俊的男人，站在超級市場停車場內的臨時演講臺上對一小羣人說話。他的神情十分激動，但羣衆却似乎不爲所動。喬治．何曼的聲音說：『這位是新罕普夏第三選區的民主黨侯選人，大衞．鮑爾斯——有些人說，他是一記犧牲打。鮑爾斯這場仗將會打得很艱苦，因爲新罕普夏第三選區從未產生過民主黨的議員，就是在一九六四年的全面大奇襲時也沒有。但他期待的競爭對手將是這個人。』

出現在電視上的是一個年約六十五歲的男人。他正在籌募競選基金的餐會上發表演說。那些聽演講的人個個腦滿腸肥，神情遲鈍，大概是新罕普夏共和黨的商人。演講人和佛羅里達州的愛德華‧戈尼面貌酷似，雖然他的身材遠不如戈尼的結實。

『這位是哈遜‧賓須。』何曼說：『自一九六〇年來，每隔兩年，第三選區的選民便將他送到華盛頓。在議會中，他是個有力的人物，參與五個委員會，同時是公園及水道委員會的主席。一般相信，他會輕易擊敗年輕的大衞‧鮑爾斯。但是賓須和鮑爾斯都沒料到半途會出現一匹黑馬。這匹黑馬是——』

鏡頭一變。

『老天爺！』强尼叫了一聲。

坐在他身旁的洛杰大笑，用力拍了一下大腿。『你能相信嗎？』

這裏沒有超級市場停車場裏的觀衆，也沒有樸資茅斯希爾頓飯店大理石廳裏的基金捐助人。格雷‧提森站在里芝威室外的演講臺上。在他後方有個聯軍士兵的銅像，手握步槍，平頂軍帽向前傾斜，蓋在他的眼睛上。街上擠得水洩不通，全是些瘋狂歡呼的人，以年輕人居多。提森穿了一條褪色的牛仔褲，但一件有兩個口袋的陸軍襯衫，一只口袋上寫了『給和平一個機會』幾個字，另一只口袋上則寫著『媽媽的蘋果派』。一頂高衝擊的建築工人頭盔，以驕傲而瀟洒的角度覆在他頭上，頭盔正面貼了一張變形的綠色美國國旗貼紙。在他身旁，有一輛不銹鋼的手推車。兩個擴音機裏傳出的聲音是約翰‧丹佛所唱的：『感謝上帝我是個鄉下人。』

『那輛手推車是幹什麼用的？』强尼問。

洛杰笑著說：『你會知道的。』

何曼說：『這匹黑馬是格雷‧提森，四十三歲，曾經是美國箴言聖經公司的推銷員，在他生長的奧克拉荷馬曾以房屋油漆爲業，一度還曾經是個喚雨師。』

强尼感興趣地說：『喚雨師？』

『噢，那也是他的噱頭之一。』洛杰說：『如果他當選了，我們可以呼風得風，喚雨得雨。』

喬治，何曼繼續說：『提森的政綱是……呃，很新鮮。』

約翰‧丹佛的歌以一聲吆喝做爲結束，使得人羣發出一陣歡呼。然後提森開始演講了，擴音機的聲量調到最大聲。他的擴音系統頗爲精巧，將他的聲音正確地傳達出來，幾乎毫無扭曲。他的聲音使强尼微感不安。這個男人有傳教士那種昂揚、激切、令人振奮的聲調；他說話時，你甚至可以看見由他的嘴唇濺出的唾沫。

『我們在華盛頓將要做什麼呢？我們爲什麼要到華盛頓去？』提森吼道：『我們是什麼？我們的政綱有五點，各位鄉親朋友們，古老的五點！它們是什麼呢？我來告訴你們吧！第一點：把不做事的人逐出！』

羣衆發出一陣贊同的歡呼。有個人把一大把的碎紙撒到空中，另一個人大叫了一聲：『呀—呼！』提森倚向前。

『各位鄉親朋友，你們想知道我爲什麼戴著這頂頭盔嗎？我告訴你們爲什麼吧。我戴著它，因爲當你們把我送到華盛頓去時，我要掃蕩他們，像衝過藤蔓叢一樣！像這樣！』

强尼睜大眼睛，看著提森低下頭，像一頭公牛般，在演講臺上衝鋒，一邊高聲吼叫。洛杰‧柴渥整個人癱在椅子上，笑個不停。羣衆瘋狂了。提森在臺上衝來衝去，脫下他的頭盔，拋向人羣，立刻引起一陣搶奪頭盔的騷動。

『第二點！』提森對麥克風喊道：『我們要把政府中任何和不是他太太的女人上床的人逐出！不管是最高或是最低階層的人！他們可以到處找女人睡覺，但不准用人民給他們的錢！』

强尼眨眨眼問：『他在說什麼呀？』

『哦，他不過是先做一下暖身運動。』洛杰說著，拭掉笑出的淚，又哈哈大笑起來。强尼眞希望他也覺得那麼有趣。

『第三點！』提森吼道：『我們要把所有的污染送到外太空去！送到火星、木星和土星去！我們

將會有乾淨的空氣，我們將會有乾淨的水，而且我們將在半年之內就有！』

人羣歡聲呼動。强尼看見在羣衆中有許多人笑得直不起腰來了，就像此刻的洛杰・柴渥。

『第四點！我們將會擁有足够的汽油和瓦斯！我們將不再和這些阿拉伯人玩遊戲，得到我們所需要的一切！今年冬天新罕普夏不會再有變成氷棒的老人！』

他的話引起一陣讚許的叫嚷。去年冬天樸資茅斯有個老太婆在她的三樓公寓裏凍死了，顯然是因爲沒交瓦斯費，所以瓦斯公司不願再供應她瓦斯的後果。

『我們有肌肉，鄉親朋友們，我們辦得到！你們有沒有人認爲我們辦不到的？』

羣衆大聲回答：『沒有！』

『最後一點，』提森說著，走向那輛手推車。他把蓋子一掀，立刻有一陣蒸氣冒了出來。『熱狗！』

他開始從被他當做活動蒸籠的手推車裏抓出一把一把的熱狗，拋向羣衆。熱狗到處亂飛。『全美國每個男人和每個女人和每個小孩都有熱狗吃！當你們把格雷・提森送到衆議院時，你們就會說：熱狗！終於有人突破了！』

畫面變了。幾個看起來像是搖滾樂手的年輕人正在拆除演講臺，還有三個在清理人羣留下的垃圾。喬治・何曼又說：『民主黨候選人大衞・鮑爾斯說提森是個想要把扳手丟進民主過程活動中的小丑。哈遜・費須的批評更爲嚴苛。他說提森是嘉年華會的小販，把自由競選的制度當做一個笑話。他在演講中說，獨立候選人提森是美國熱狗黨唯一的黨員。但事實是：最近 CBS 在新罕普夏第三區的民意測驗結果顯示大衞・鮑爾斯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票，哈遜・費須有百分之二十六——而黑馬格雷・提森的擁護者却高達百分之四十二。當然離選舉當天還有一段日子，任何變化都有可能發生。但是目前，格雷・提森顯然已抓住新罕普夏第三選區選民的心了——但與理智無關。』

當光幕上顯露出何曼的上半身，看不到他的兩隻手。現在他舉起一隻手，手中握了根熱狗。他咬了一大口。

『這是喬治・何曼在新罕普夏里芝威爲您報導。』

華特・克朗凱又出現在 CBS 的新聞播報室裏，笑個不停。『熱狗。』他笑著說：『就是這樣……』

强尼站起身關掉電視。『我眞不敢相信。』他說：『那個人眞的是候選人？那並不是開玩笑的？』

『不管那是不是開玩笑的，只是個人詮釋的問題。』洛杰笑著說：『但他眞的在競選。我是共和黨員，從小就是，不過我不得不承認那個提森也有點打動我。你知不知道他還僱了五、六個以前飛車黨的太保當他的保鑣？眞的飛車黨，不是地獄天使或什麼的，但是我想他們可不好惹。他好像改造了他們。』

僱飛車黨的太保當保鑣。强尼不喜歡這主意。當滾石合唱團在加州亞塔門競賽場舉行免費演唱會時，負責安全的也是飛車黨，結果並不怎麼成功。

『人們竟然忍受……飛車黨嗎？』

『不，並不是那樣的。他們的外表都很整潔。提森在里芝威以改造不良少年得到很好的名聲。』

强尼懷疑地哼了一聲。

『你看見他了。』洛杰指著電視機，說：『那個人是個小丑。每次演講時他就像那樣，在講臺上衝來衝去，把頭盔抛給聽衆——我想到現在他抛了怕不只一百頂了——並散發熱狗。他是個小丑，那又怎樣？也許人們偶爾就需要有喜劇來放鬆一下。我們的石油短缺，通貨膨脹雖然緩慢，却顯然超出了控制。每個人的稅捐負擔前所未有的重，而且我們八成是選出一個在喬治亞州種花生的鄉巴佬當美國總統。所以人們想要開懷笑一、兩聲。更有甚者，他們想要找一個似乎無法解決任何問題的政治常備人員。提森並無害處。』

强尼說：『他很上道。』他們兩人都笑了起來。

『我們有不少瘋狂的政治家。』洛杰說：『在新罕普夏，我們有提森，想要藉熱狗進入衆議院，

那又怎樣?在加州，他們有哈卡瓦。我們的州長，麥林·湯普森，不也很瘋狂嗎?去年他想要以核子武器武裝新罕普夏警衞。我說那才眞是神經病。』

『你的意思是，第三選區的人選出那個小丑代表他們出席國會，也沒什麼大不了的嗎?』

『你不明白。』洛杰耐心地說：『以選舉人的觀點看吧，强尼。那些第三選區的人多半是工人和小生意人，那地區最鄉下的地方才剛開始發展某些娛樂的可能性。在那些人眼中，大衞·鮑爾斯就像是個饑餓的小孩子，就憑著油腔滑調和有點像達斯汀·霍夫曼的長相，就想當選。但是他們把提森當做自己人，因爲他穿著牛仔褲。

『再說費須吧。說起來，我和他是同一黨的，而且有點關係。我爲他和新罕普夏這一區的候選人召集過基金贊助人。他在衆議院太久了，大概以爲沒有他的支撐，衆議院的拱形屋頂會裂成兩半。他這輩子從沒有過獨創性的想法，一切都照黨的綱領。他沒有汚名，因爲他笨得連走點彎路都不會，雖然韓國的事可能會使他的老臉有點掛不住。他的演講和全國水管經銷商目錄一樣乏味。人們並不眞的知道這些，但是有時候他們感覺得出來。哈遜·費須爲選民做事的說法，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所以答案就是選一個瘋子?』

柴渥縱容地一笑。『有時候，這些瘋子到頭來會很稱職。看看貝拉·艾左吧，在那些亂七八糟的帽子下，有個很好的腦袋。但就算提森到了華盛頓後仍像他在里芝威時一樣瘋狂吧，他坐那位子的時間也不過只有兩年。到了一九七八年他們就會把他趕出去，換一個有眞才實學的人。』

『眞才實學?』

洛杰站起身。『唬人是不能唬太久的。這是眞理。亞當·波威爾發現了，安格紐和尼克森也是。就是……唬人不能唬太久。』他看看錶。『到大房子來喝杯酒，强尼。雪琍和我晚一點要出去，但是我們還有時間喝一杯。』

强尼淡淡一笑，站起身。『好吧，你引起我的興趣了。』

第二十章

1

八月中旬，强尼發現整個柴渥宅除了高飛外，只有他一個人。高飛住在車庫旁的小屋裏。柴渥一家趁著學校還未開學，工廠的秋天旺季也還未到，關了正屋，到蒙特利爾度三星期的假去了。

洛杰把他太太那輛賓士車的鑰匙留給强尼，强尼開著那輛車到波拿去探望他父親，覺得自己像個君王似的。他父親和香琳·麥肯的交涉已進入危險期，赫柏不再辯稱他對她的興趣只是想確保那棟房子不會塌到她身上。事實上，他展開熱烈的追求攻勢，使得强尼有點緊張。在波拿住了三天後，强尼回到柴渥家去，看書，寫信，沉浸在寧靜的日子中。

他坐在游泳池中的橡膠浮椅中，邊喝汽水，邊看紐約時報書評週刊。這時高飛走到游泳池畔，脫掉他的拖鞋，把脚浸入池水中。

『啊，』他說：『好多了。』他對强尼說：『很安靜，吭?』

『非常安靜。』强尼同意道：『你的公民課上得如何了，高?』

『很好呀。』高飛說：『禮拜六我們要遠足。第一次，很棒，全班的人都要走。』

『去。』强尼說著，想像高飛全班吸食迷幻藥的樣子，不覺露出笑容。

『什麼?』高飛禮貌地聳起眉毛。

『你們全班的人都要去。』

『對，謝謝。我們要到特蘭堡去聽政治演講。我們都覺得能在選舉年上公民課實在是很幸運。那最有教育性。』

『可不是。你們要去看什麼人呢?』

『格雷·提……』他停住口，很小心地再說一次：『格雷·提森，他獨立競選衆議員席次。』

『我聽說過他。』强尼說：『你們已經在班上討論過他了嗎，高？』

『是的，我們談過這個人。一九三三年出生，有很多工作，一九六四年到新罕普夏來。我們老師說現在他在這裏已經很久了，所以人們已經不把他當做外池人看。』

『外地人。』强尼說。

高飛茫然而禮貌地看看他。

『是外地人，不是外池人。』

『是，謝謝。』

『你覺得提森是不是有點怪。』

『在美國，他也許是怪，』高飛說：『在越南，有很多像他這樣的人，他們……』他思索著，一雙小脚在碧藍的池水中盪來盪去。然後他又抬頭注視强尼。

『我不會用英文說。我的家鄉有一種遊戲，叫做笑面虎。那是一種古老的遊戲，很受人喜愛，就好像你們的棒球。由一個孩子披上虎皮扮老虎，邊跑邊跳，讓別的小孩子抓他。披著虎皮的孩子會大笑，也會吼叫和咬人，因爲這遊戲就是要那樣。在我的國家裏，共產黨沒來以前，許多村子的領袖都扮演笑面虎。我想這個提森也知道那個遊戲。』

强尼困擾地望著高飛。

高飛神態安詳，面帶笑容。『所以我們要親自去看看，然後我們要吃野餐。我要自己做兩個派。我想那一定很好玩。』

『聽起來很不錯。』

『一定會很不錯。』高飛縮起脚，說道：『然後，在課堂上，我們要討論在特蘭堡所看到的一切，也許還會寫作文。寫作文比較容易，因爲可以查字典。』

『是呀，有時候用寫的反而容易些。但是我在高中教作文時，沒有一班學生相信這一點。』

高飛笑笑。『恰克怎麼樣呢？』

『他很有進步。』

『是的，他現在很快樂，不只是裝出來的。他是個好孩子。』他站起身。『休息一下，强尼，我要去睡個午覺。』

『好。』

他看著高飛走遠；瘦小、柔軟的身影，穿著牛仔褲和褪色的格子襯衫。

披著虎皮的孩子會大笑，也會吼叫和咬人，因為這遊戲就是那樣……我想這個提森也知道那個遊戲。

那一絲不安的感覺又回復了。

橡皮椅在池水中上下輕晃，太陽柔和地照著他。他又翻開書評週刊，却已看不下去了。他放下雜誌，把小浮椅滑到泳池邊，爬上岸去。特蘭堡離此不到三十哩遠，也許這禮拜六他可以開著柴渥太太的賓士到那裏去，看看格雷·提森本人，觀賞他的表演。也許……也許和他握手。

不。不！

可是爲什麼不呢？畢竟，在這個選舉年，他不是養成了去看政治家的嗜好嗎？再去多看一個有什麼好心煩的？

然而他確實很心煩，這是毫無疑問的。他的心跳得又快又猛，而且他一個不小心把雜誌掉進泳池內了。他低咒一聲，趁它還未完全被浸濕之前將它撈了起來。

不知怎麼的，一提到格雷·提森就使他想到法藍·杜得。

荒謬之至。他只在電視上看過那個人，對他不可能有任何感覺的。

遠離他。

呃，也許他會，也許不會。說不定禮拜六他會到波士頓去看電影。

但是等他回到客人房去換衣服時，却有種奇怪而沉重的驚恐感覺壓著他。說起來那感覺有點像是一個老朋友——你心底憎惡的那種老朋友。是的，禮拜六他要到波士頓去。那樣會比較好。

其後幾個月,強尼雖一再回想那一天,却怎麼也記不得後來他究竟爲什麼會改變主意到特蘭堡去。出發時他是決定朝另一方向行駛的, 打算到波士頓的芳威公園去走走, 然後也許再到劍橋去逛逛書店。如果剩下的錢還够,(他由柴渥給他的獎金中提出四百元交由他父親轉寄給醫院——雖然是杯水車薪,但聊勝於無。)他打算到歐神電影院去看一場電影。這是個很好的週六計劃,而且那天又是個大好晴天,宜於將它付諸實現;八月十九日,新英格蘭最完美的一個夏日。

他到大房子的厨房裏去,做了三個火腿起士三明治,準備當午餐吃,將它們放進一個老式的籐編野餐籃裏;那籃子是他在餐具室裏找到的。經過用心的搜尋後,他又多帶了六瓶啤酒。在那時刻,他的心情非常好,格雷·提森和他的飛車黨保鑣都被他拋到九霄雲外了。

他把野餐籃放到車內的地板上,朝西南駛向I-95公路。到目前爲止,一切都還很平順,但接著開始有別的事物悄悄爬進他心裏了。先是他母親死在病床上的情形; 他母親的臉,扭曲成僵硬的號叫,床單上的手彎成鈎狀,如爪子一般,她的嘴裏像是塞了一大團棉花,使得聲音含糊而怪異。

我不是告訴過你了嗎?我不是說過了嗎?

強尼把收音機的聲音開大,立體音響傳出好聽的搖滾樂曲。『他睡了四年半, 但搖滾樂仍大行其道,歷久彌新,眞是謝天謝地。強尼哼著歌。

祂給了你任務,強尼,不要自祂身邊逃開。

收音機難以淹沒他母親的聲音。他母親一定要說出她心底的話,即使是在墳墓裏,她還是要他聽她說話。

不要跑到一個洞裏去躲起來,或是讓祂不得不派出一條大魚來將你吞吃。

但是他已經被一條大魚吞了;它的名字不是巨鯨,而是昏睡。他在那條魚黑暗的肚子裏度過了四年半,那已經足够了。

前面就是轉上收費公路的斜坡了——然後滑到他的後方。他沉浸在思緒中,結果忘了轉彎。那些逝去的陰魂就是不肯罷手,不肯放過他。呃,他一找到適當的地點便要回轉,把車再開回頭。

不是陶工而是陶土,強尼。

他低喃了一句:『哦,得了。』他必須停止胡思亂想,就是這樣。他母親是個宗教狂,雖然這樣說不很厚道,但這是百分之百的事實。天堂在獵戶星座,天使將駕駛飛碟來此,地底王國。儘管方式不同,她就和格雷·提森一樣瘋狂。

喔,老天爺,別去想那個傢伙。

當你們把格雷·提森送到衆議院時,你們就會說:熱狗!終於有人突破了!

他開到新罕普夏六十三號公路。只要向左轉,他就可以到康考德、巴林、騎士磨坊、特蘭堡。強尼不假思索便轉了彎,他心裏想的是別的事。

閱歷豐富的洛杰·柴渥爲格雷·提森大笑不已。彷彿今年對喬治·卡林和契維·徹斯的回答只有一個。他是個小丑,強尼。

如果提森眞的只是一個小丑, 那就沒什麼問題了,不是嗎? 一個可笑的怪人,一張選民可以在上面寫下信息的白紙: 你們其他人都太無能了,所以我們決定選這個儍子到衆議院去坐兩年。 或許提森不過眞是個儍子罷了。只是一個無害的瘋子,沒有必要把他和法藍·杜得毀滅性的瘋狂聯想在一起。然而……也不知是怎麼搞的……他就是會把他們聯想在一起。

公路在前方一分爲二,左邊的路通往巴林和騎士磨坊,右邊的路通往康考德和特蘭堡。強尼開向右邊。

但只是和他握握手不會有害處的,對吧?

也許不會吧,只不過他又多收集了一個政治家。 有些人集郵、集錢幣,但強尼· 史密集的是握手,和——

承認吧,你一直想在一手牌裏找到一張不同凡響的牌。

這想法强烈地震撼他，使他差點沒把車開到路邊去停下。他瞥了一眼照後鏡中的自己；那已不是早上那張滿足、愉快的臉了。現在它是記者會上的臉，以及在岩城堡鎮立公園雙手雙脚爬過雪地的那個人的臉。皮膚白得嚇人，眼睛有看起來像瘀血般的棕色眼圈，深刻的皺紋。

不，那不是真的。

然而那是如假包換的。既然它已出現，事實已不容否認。在他的前二十三年生命中，他只和一個政治家握過手；那是一九六六年，穆斯基到他的高中政府課去演講時。過去七個月來，他和十幾個大人物握過手。當他握住每一隻手時，他心裏不是會滑過一種想法嗎？——這個人怎麼樣？他將告訴我什麼？

這一向，他不是一直在尋找和法藍・杜得相若的從政者嗎？

是的，那是眞的。

但事實是，除了卡特之外，他們並沒有給他任何特殊的感受，而他從卡特的手所得到的感覺並不令他驚慌震愕。和卡特握手，並沒有光是在電視上看到格雷・提森時，便已感到的低沉。他覺得提森可能更進一步的玩笑面虎的遊戲：在獸皮之內，確實有個人，是的。

但是在那張人皮之內，却是一隻野獸。

2

無論過程爲何，强尼發現他的午餐地點由芳威公園變成特蘭堡公園。他在十二點多到達，看見社區佈告牌上貼有一張告示，說明演講大會在下午三點開始。

他逛到公園去，以爲離演講會時間尚久，公園裏大概沒有什麼人，沒想到已經有不少人鋪開了毯子，玩飛盤，或是吃午餐。

前面，露天音樂臺上有些人正忙得不亦樂乎。有兩個正在及腰的圍欄上綁旗布，另一個爬在梯子上，自樂臺的圓形屋簷掛下彩色紙帶，另一些人正忙著把擴音系統裝設妥當。

這支先遣部隊以一絲不苟的態度認眞工作（但他們給人的感覺像是在爲熱門音樂合唱團的演唱佈置舞臺），那種熟練且職業化的特性和提森塑造的友善狂野形象，有點不諧調。

聽衆的年齡差距在二十歲左右，由十幾歲到三十幾歲。他們都像是來參加野餐會似的；牙牙學步的嬰兒抓著快溶化的冰淇淋和布娃娃搖搖晃晃地亂跑，女人湊在一起談笑，男人閒散地喝著啤酒。狗也跑來湊熱鬧，在地上亂嗅亂挖，明燦的陽光暖烘烘地照在每個人身上。

『試試。』音樂臺上有個人簡潔地對著兩支麥克風說：『試一，試二……』公園裏有個擴音器發出刺耳的聲音，臺上那個人便指示將它移向後。

這不是佈置政治演講會的方式，强尼心想。倒像是準備基督徒聚餐或團隊摸索。

『試一，試二……試，試，試。』

强尼看見他們把擴音器綁在樹上；不是釘住，而是綁住。提森是生態學的推動者，有人告訴他的先遣人員在任何鎮的公園裏，都不要去傷害一棵樹。顯然他連最小的細節都注意到了，絕不是倉促成軍，孤注一擲的候選人。

兩輛黃色校車開到已停滿了車的小停車場左側回轉處停下來，車門一開，便有許多男男女女下了車，一邊興致勃勃地交談。他們和已經在公園裏的那些人形成强烈對比，因爲他們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男人穿西裝或運動上衣，女人穿著組合套裝或式樣明快的洋裝。他們四下張望，臉上充滿了如孩童般驚訝和期待的表情，强尼不由得咧嘴一笑。高飛的公民班級到達了。

他走向他們。高飛和一個穿著楞條花紋西裝的瘦高男人及兩個中國女人站在一起。

强尼說：『嗨，高。』

高飛喜出望外。『强尼！』他說：『眞高興見到你，老兄！這眞是新罕普夏州的一個大日子，對吧？』

『大概是的。』强尼說。

高飛介紹了他的同伴。穿楞條花紋西裝的男人是波蘭人，那兩個女人是臺灣來的一對姊妹；其中

一個告訴强尼她很希望在大會結束後能和候選人握手，然後她羞怯地從口袋裏拿出她的簽名簿給强尼看。

『我眞高興能到美國來。』她說：『可是好奇怪呢，是不是，史密先生？』

强尼同意了；他本來就認爲這整件事都奇怪得很。

公民課的兩名指導員叫他們集合了。『我們待會兒再見，强尼。』高飛說：『我得走了。』

『去了。』强尼說。

『是的，謝謝。』

『祝你過得愉快，高。』

『噢，是，我相信我會的。』高飛的眼睛閃動著光芒。『我想一定會很有趣的，强尼。』

他們一行大約四十個人，到公園南邊去吃野餐去了。强尼回到他自己的地方，勉强吃著三明治。那味道像是紙和漿糊似的。

他已開始感到一股强烈的緊張。

3

兩點半不到，公園裏已擠滿了人，水洩不通。鎭上的警察，加上一小隊州警，已封鎖了通往特蘭堡公園的每條街道。一切情況委實和搖滾樂演奏會沒有兩樣。擴音器飄送出輕快活潑的鄉村歌曲，蔚藍的穹蒼上飄著一朵朵厚綿綿的白雲。

突然間，每個人都踮著脚尖站起來，拉長了脖子，一波接一波的漣漪效果。强尼也站起身，想著會不會是提森提早到了。現在他聽得到持續的摩托車引擎聲，噗噗噗的聲響充滿了夏日午後，愈來愈大聲。强尼瞥見亮閃閃的反光，不一會兒後，大約有十輛摩托車駛入停著公民課黃色校車的迴轉處。並沒有汽車和他們一起到。强尼猜想他們八成是先遣護衞。

他心裏的不安更加强烈了。這些騎士的外表倒還整潔，多半穿著褪色的牛仔褲和乾淨的白襯衫，

但摩托車本身——多數是哈雷或BSA的——却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拉高的把手，五花八門的歧管，和各種奇怪的減阻造形。

那些騎士熄了引擎，下了車，排成一排走向露天樂臺。只有一個人曾回頭看。他的目光不慌不忙地掃過羣衆，卽使隔著一段距離，强尼仍看得見那人的虹彩是璀璨的碧綠色。他好像是在數房子。他看向左方四、五個倚著少棒球場擋球網而立的鎭警，揮了揮手。有個警察彎身吐了口口水。這舉動使人覺得像是一種儀式，强尼更加不安了。那個綠眼睛的男人踱步走到音樂臺去。

除了不安之外，强尼還有種驚恐和歡鬧混合的感覺。他覺得如夢似幻，彷彿進入蒸汽引擎將從磚造壁爐冒出的那種圖畫中。那些摩托車騎士看起來像是美國國際機車電影中的特技演員，突然決定『爲了遺傳因子換上乾淨衣服』。他們穿著工程師的方頭靴，牛仔褲規規矩矩地蓋在靴子上，强尼看見那些靴子的脚背多半都加了鍊條，在太陽下閃閃發亮。他們的表情差不多都是一樣的：一種愚蠢的好心情，似乎集中於羣衆。但在這個表面下，却是對那些年輕的磨坊工人，由達拉謨新罕普夏大學來的暑修學生和對他們鼓掌叫好的工廠工人們，無比的輕蔑。他們每個人都戴了一對政治徽章，其中一個拿了一頂建築工人的黃色硬帽子，上面黏了一張綠色貼紙，另一個拿著一個標語：『**提森大獲全勝！**』

在他們每個人的牛仔褲袋上，都突出了一根鋸短了的撞球球桿。

强尼轉身問站在他旁邊那個帶了太太和孩子一起來的男人：『那些東西合法嗎？』

『誰管那麼多。』那個年輕人笑道：『反正那不過是噱頭而已，派不上用場的。』他仍在鼓掌。『打倒他們，格雷！』他喊道。

摩托車護衞圍著露天樂臺站成一圈，稍事歇息。

掌聲減弱停止了，但談話聲却增大了。人們已嚐了開胃小菜，覺得味道不錯。

納粹黨，强尼坐下來，心想：他們根本就是納粹黨。

嗯，那又怎樣？也許那樣更好。美國人對法西斯黨徒難以容忍——就連雷根對他們也沒有好感；

不管新左派發多少次火，或者瓊・拜玆唱多少支歌，那都是個不爭的事實。八年前，芝加哥警方的法西斯策略使得胡伯・韓福瑞輸掉了大選。强尼不在乎這些人的外表修飾得有多整潔；假如他們受僱於一個競選衆議員的人，那麼提森自己比他們 也高明不了多少 。要不是情況如此怪異的話，實在也挺有趣的。

不管怎麼說，他仍希望當初他沒有來。

4

快到三點時，大銅鼓的噹噹聲在空中響起，先是震動了雙脚後，才傳入每個人的耳中。其他的樂器也相繼登場，最後融合爲一首蘇沙進行曲。小鎭盛大的選擧活動，就在這仲夏的一日。

人羣又一個個站起身，引頸朝音樂的方向望去。很快的樂隊出現了——先是穿著迷你短裙和白色長靴的指揮女郎，然後是兩個鼓手隊長，接著是兩個長著青春痘，面孔嚴肅的男孩，擧著一面旗幟，聲明這是『特蘭堡高中軍樂隊』，你最好別忘了。然後是樂隊本身，穿著加銅鈕釦的白制服，輝煌耀眼。

聽衆讓出一條路讓他們通過，並爆出一陣掌聲。緊跟在他們後面的是一輛福特貨車，貨車頂上有個人兩腿張開站立，臉被太陽晒成棕黑色，頭戴一頂建築工人帽，面露微笑；那就是候選人本人。他擧起一個電池發電的揚聲筒，以熱情的聲音喊道：『嗨，各位！』

羣衆們立刻回答：『嗨，格雷！』

格雷，我們竟然直呼這個人的名字了。强尼想著，覺得有點受不了。

格雷・提森一派輕鬆的由車頂上跳下來。他的穿著和强尼在電視上看到的一樣，牛仔褲和卡其襯衫。他開始在擁擠的人羣中前行，朝露天音樂臺走去，握手、碰觸前幾排高擧過頭的那些手。一大堆人向他擁去，强尼也不禁有種附和的衝動。

我才不摸他。絕不。

但就在他前方的人羣突然分開了些，他擠入那個空隙，突然發現他已在第一排。他非常靠近特蘭堡高中軍樂隊的低音喇叭手，只要伸出手，就可以敲敲那個喇叭。

提森在樂隊行列中快速移動，和另一邊的羣衆握手，强尼已看不見他的身影了，只看得到那頂黃色的頭盔。他鬆了一口氣。那麼，沒事了。沒有傷害，沒有混亂。就像聖經故事中的法利賽人，他將在另一側經過。很好，好極了。等他上了講臺後，强尼就要收拾東西離開這裏。够了就是够了。

摩托車騎士已上前來，站在穿過人羣的通道兩側，阻止人們擁向候選人，將他淹沒。所有削斷的撞球桿都還揷在後褲袋裏，但它們的主人却很警覺地注意著有沒有人找麻煩。强尼不確知他們以爲會有什麼麻煩——也許是把一枚臭鷄蛋丟向候選人的臉——但他們第一次露出眞正感興趣的表情。

這時眞有一件事發生了，可是强尼也說不出實際的情形。有隻女人的手朝那頂黃色的硬帽子伸出手，大概只是想碰碰它以求好運，提森的一名保鑣立刻移上前去。在一聲狼狽的喊聲後，那女人的手很快便消失了。但那都是在樂隊另一側。

羣衆的騷動聲震耳欲聾，强尼又一次想到以前曾參加過的搖滾樂演奏會。假如保羅・麥坎尼或艾維斯・普里斯萊決定和聽衆握手，那場面八成就是這樣。

他們叫著他的名字，唱頌著：『格雷……格雷……格雷……』

帶著家人站在强尼旁邊的年輕人，把他的兒子抱到頭上，好讓那孩子看清楚熱鬧。一個臉頰上有一道灼傷疤痕的年輕人用力揮動一塊牌子，牌子上寫著：『不自由毋寧死，看格雷的了！』有個年約十八，長得很美的女孩揮著一塊西瓜，粉紅色的西瓜汁沿著她的胳臂往下流。到處都亂成一團。興奮的哼聲如高壓電纜般傳遍人羣。

格雷・提森又出現了，由樂隊的行列間退回來，又回到强尼這一側的羣衆旁。他沒有停下，但仍找時間熱烈地拍了一下低音喇叭手的背。

事後，强尼左思右想，想告訴自己當時他並沒有機會或時間再退回人羣中；他想告訴自己是人羣將他推進提森雙臂中的。他想告訴自己，提森什麼都做了，就是沒有伸出他的手。那都不是眞的。其

實是有時間的，因爲有個穿著黃衣服的胖女人伸手摟住提森的脖子，給了他一個熱情的吻，提森回以一聲笑，和：『我一定會記得你的，蜜糖。』那胖女人爆出尖銳的笑聲。

强尼覺得一股熟悉的氷冷向他襲來，那種恍惚的感覺；除了『知道』外，與其他的一切無關。他甚至微微一笑，但那不是他的笑。他伸出手，提森用雙手握住他，上下搖動。

『嘿，老兄，希望你會支持……』

然後提森的話戛然而止。就像恰蓮．梅根那樣，就像傑明．白朗大夫那樣，就像羅傑．杜梭那樣。他瞪大了眼睛，眼裏隨卽充滿了——驚慌?不，提森眼中所流露的是恐懼。

那一刹那近乎永恆。他們凝視彼此時，客觀的時間被停頓的眞空取代了。對强尼而言，那就像又回到鉻鋼牆壁的黑暗長廊中，只是這回有提森與他同在，他們分擔著……分擔著

（一切。）

强尼從未有如此强烈的感受。每樣東西都同時向他襲來，擠成一團，尖叫不止，像某列黑色運貨火車隆隆駛過狹窄的隧道，加速的引擎隨著一盞耀眼的車頭燈直向前衝，而那盞車頭燈什麼都知道，它的燈光刺過强尼．史密，猶如一枚大頭釘刺穿一隻昆蟲。他無處躲避，完全的認知貫穿他，如一張紙般將他貼住，同時那列在黑暗中疾駛的火車加速自他身上輾過。

他想要叫喊，可是什麼聲音也叫不出來。

他從未逃脫過的影像

（藍色的濾光開始滲透進來了。）

便是格雷．提森宣誓就職。主持宣誓的人是個目光謙卑、驚恐的老頭子，如一隻被渾身戰後瘡疤、動作無比敏捷

（老虎）

的雄猫逮住的老鼠。提森一手按著聖經，一手舉起。那是許多年後的事了，因爲提森的頭髮已禿了一大半。老人在說話，提森跟著他說，提森說

（藍色濾光加深了，掩蓋住東西，將它們逐漸遮閉，仁慈的藍色濾光，提森的臉隱藏在那團藍之後……然後是黃色……如老虎斑紋般的黃色。）

他會做到，『所以上帝，幫助他吧』。他的臉嚴肅而沒有表情，但熱烈的喜悅擠滿在他胸中，直衝向他的腦際。因爲那個目光驚悸的老人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哦，上帝，濾光，濾光，藍色濾光，黃色斑紋）。

現在一切影像都慢慢消失在藍色濾光後——除了那並不是濾光，那是眞實的，那是

（在未來，在死亡區域。）

未來的事。他的?提森的?强尼不知道。

在極度的不安之上，有一種飛的感覺——飛過那團藍色——同時格雷．提森的聲音傳來；一個抓老鼠的上帝的聲音，或是死亡的喜劇引擎：『我要走過他們，像蕎麥田中的一隻鵝！要走過他們，像藤蔓中的一團屎！』

『老虎，』强尼低喃道：『老虎躲在那團藍光後，躲在那團黃色斑紋後。』

然後一切——圖案、影像、話——都在遺忘的聲響中散開了。他好像聞到某種甜甜的銅味，就像燃燒的高壓電線。有一忽兒那隻透視的眼睛似乎睜得更大了，搜尋；遮蔽了一切的藍色和黃色彷彿就要凝固成……凝固成什麼東西，他聽見從遙遠的某個地方傳來一個女人充滿驚恐的尖叫聲：『把他給我，你這個王八蛋！』

然後便消失了。

事後他自問：我們像那樣站在一起多久呢?他猜大概有五秒鐘吧，然後提森抽開他的手，『撕』開它，張嘴瞪視强尼，被太陽晒黑的臉色掩不住驟變的蒼白。强尼看得見他後面的牙齒是補過的。

他的表情是噁心的恐懼。

好！强尼想要叫喊。好極了！把全身都抖散吧！整個人！毀滅！爆破！崩解！不要貽

害世界！

兩個飛車黨衝上前來，現在那鋸斷的撞球桿已握在他們手中了。強尼覺得有種笨拙的恐慌，因爲他們要打他，用他們的木棒打他的頭，他們要把強尼・史密的頭當做八顆色球，將它一擊撞進側袋，回到昏睡時的黑暗中，而且這回他永遠也出不來了，他永遠也不能把他看到的告訴任何人，或改變任何事。

那種毀滅的感覺——上帝！他什麼都看見了！

他想要向後退。人們驚慌四散，被壓向後，害怕地叫喊（也許是興奮）。提森已恢復鎭定，握手，轉的向他的護衛，制止他們。

強尼沒看見其後的情形了。他搖搖晃晃，低垂著頭，像個酒鬼在狂鬧了一個禮拜之後，緩緩眨動眼睛。然後遺忘的低微聲響將他淹沒，強尼不加反抗，只覺得快慰。他昏了過去。

第二十一章

1

『沒有，』特蘭堡的警察組長回答強尼的問題：『你沒有被指控任何罪名，也沒有被拘留，你也不用回答任何問題。只是你如果願意回答的話，我們會很感激。』

『很感激。』那個穿著西裝的男人重複了一句。他的西裝式樣保守，他叫做厄迦・藍特，是聯邦調查局駐波士頓的人員。他覺得強尼・史密一臉病容，在他的左眉上有一大塊紅腫，恐怕很快就會變成瘀紫。強尼昏過去時，重重地摔了下去——不是倒在樂隊隊員的鞋尖上，就是撞到摩托車騎士的方頭靴尖。藍特覺得後一種可能性比較大，而且那只方頭靴子在接觸的一刹那八成是在移動中。

史密的臉色太蒼白了，他喝著巴斯組長遞給他的那杯水時，一雙手抖得很厲害，右眼瞼也緊張地痙攣。他看起來很像是個自以爲是的刺客，雖然他身上最危險的東西只是一把指甲剪。然而，藍特仍

會把那印象牢記在心底，因爲他知道他是什麼人。

強尼問：『我能告訴你們什麼呢？』他醒來時是在一間牢房的窄牀上，牢門未鎖。他的頭曾經痛得無法忍受，現在已漸漸減輕了，只使他覺得滿腦子空空洞洞的，內臟也好像被掏空了。他的耳朵裏有種尖銳而持續的聲響——不是鈴響聲；倒像是哀鳴聲。晚上九點。提森一行早已離開此鎭了，所有的熱狗也都被吃掉了。

『你可以告訴我們當時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巴斯說。

『天氣熱得要命。我想我大概是太興奮，所以昏倒了。』

藍特漫不經心地問：『你是不是有病還是怎麼的？』

強尼直視他。『別和我玩遊戲，藍特先生，如果你知道我是誰，那你就說吧。』

『我知道。』藍特說：『也許你是心靈透視者。』

強尼說：『猜測一個FBI的人員可能想玩玩遊戲，用不著是個心靈透視者。』

『你是緬因人，強尼，在那裏出生、長大。一個緬因人到新罕普夏來幹什麼呢？』

『當家庭敎師。』

『柴渥家的男孩嗎？』

『我再講一次：如果你知道，何必問呢？除非你對我有所懷疑。』

藍特點上一根煙。『很有錢的家庭。』

『是的，他們是很有錢。』

巴斯問：『你是個提森迷是不是，強尼？』強尼不喜歡初見面便叫他名字的人，這兩個人却偏偏都是如此，使他感到很不舒服。

『你呢？』他問。

巴斯吁了一口氣。『大約五年前，我們特蘭堡舉行過一次長達一整天的民謠搖滾樂演唱會。在海克・簡森的私有花園裏。市委會要辦的事很多，但是他們仍毅然主辦這次演唱會，因爲他們認爲也應

該爲年輕人設想。我們以爲大概會有兩百個本地的年輕人到海克家東側的草地上去聽音樂，結果却來了一千六百個，每個人都抽大麻煙，抱著酒瓶灌酒。他們把那裏弄得亂七八糟的，市委會氣瘋了，聲明以後再也不會有什麼演唱會了，他們却淚眼汪汪地抗議道：「怎麼了?並沒有人受到傷害呀，不是嗎?」製造髒亂和混亂沒什麼關係，反正沒人受到傷害。對於這個提森，我有同樣的感覺。我記得有一次……』

『你對提森並沒有任何特別的仇恨吧，强尼?』藍特問：『你和他之間沒有個人的瓜葛?』他露出一個慈愛的笑；好像是說『你心裏有什麼難言之隱儘管說出來吧』的笑。

『在一個半月以前，我甚至還不知道他是什麼人。』

『是的，呃，但是你這麼說並不算回答我的問題了，是吧?』

强尼沈默了一會兒後，說道：『他使我感到不安。』

『這還是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認爲這算是回答了。』

藍特遺憾地說：『你並沒有我們所希望的那麼合作。』

强尼望向巴斯。『巴斯組長，任何人在你們這鎭上的公共場所昏倒，都要接受FBI人員的查詢嗎?』

巴斯不安地說：『這個……不，當然不必。』

『你昏倒時正在和提森握手。』藍特說：『你的臉色不太對勁，提森也好像嚇壞了。你是個很幸運的年輕人，强尼，你該慶幸他的那些好兄弟沒有當場讓你的腦袋開花。他們還以爲你要暗算他。』

强尼驚訝地注視藍特。他看看巴斯，又把目光調回到這個FBI人員身上。『你當時也在場。』他說：『並不是巴斯打電話叫你來的，你也在演講會場上。』

藍特把煙捻熄。『是的，我在那裏。』

『爲什麼聯邦調查局對提森感興趣呢?』强尼這問題幾乎是吼出的。

『我們還是談談你吧，强尼。你的……』

『不，我們談談提森，我們談談他的「好兄弟」。他們帶著鋸斷的撞球桿到處去算是合法的嗎?』

『是的。』巴斯說。藍特投給他警告的一瞥，但巴斯若不是沒看見就是不加理會。『撞球桿、棒球球棒、高爾夫球桿，法律並未明文禁止攜帶。』

『我聽說那些人以前都是流氓，飛車黨。』

『他們有些人曾是紐澤西幫的，有些曾是紐約幫的，那是……』

『巴斯組長，』藍特打岔道：『我不認爲這時候……』

『告訴他並沒有什麼害處。』巴斯說：『他們是太保、流氓、爛蘋果。四、五年前他們有些人曾在翰普敦結幫滋事。有幾個加入一個叫做惡魔黨的飛車集團，後來這個惡魔黨在一九七二年解散了。提森的死黨是個叫桑尼．伊曼的傢伙，他以前是惡魔黨的老大，曾經被捕過五、六次，但從未被起訴。』

『你說錯了，組長。』藍特又點上一根煙，說道：『一九七三年他曾在華盛頓州因爲違反交通規則非法左轉而被傳喚。他簽了棄權書，繳了二十五元罰款。』

强尼站起身，慢慢地踱步走到飲水玻璃瓶前，爲自己又倒了一杯水。藍特頗感興趣地看著他。

『那麼，你只是昏倒而已，是吧?』藍特說。

『不是。』强尼頭也不回地答道：『我打算用一枝火箭炮射擊他，但是在千鈞一髮之時，我體內的電子零件却故障了。』

藍特歎了一口氣。

巴斯說：『你隨時可以離開。』

『謝謝你。』

『可是我有話奉告，正如藍特先生也想對你說的。以後，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避開提森的演講會；那是說，假使你不希望皮肉受損的話。格雷．提森不喜歡的人都霉運當頭……』

强尼問：『眞的嗎?』他喝了一口水。

『那些事並不在你的職權範圍之內，巴斯組長。』藍特的眼眸是鐵灰色的，嚴厲地瞪視巴斯。

巴斯溫和地說：『好吧。』

『我想，告訴你在別的演講會上也曾發生過類似的事件，並沒有什麼害處。』藍特說：『在里芝威，有個年輕的孕婦被痛打一頓後流產了。這件事是在CBS拍攝提森演講會的那一天發生的。她說她無法指認攻擊她的人，但是我們覺得那可能是提森的保鑣幹的。一個月以前，有個十四歲的少年被打破了腦袋。他有一把塑膠水槍。他也無法指認攻擊者，但是那把水槍使我們相信可能是一次安全保護的過度反應。』

說得眞好聽，强尼心想。

『難道你們找不到目擊者嗎?』

『誰也不願意說。』藍特苦笑了一下，彈彈煙灰。『他是衆望所歸。』

强尼想到那個把兒子扛到頭上好讓他看見格雷・提森的年輕人。誰管那麼多?反正那不過是噱頭而已，派不上用場的。

『所以FBI人員就成爲他的寵物了。』

藍特聳聳肩，友善地一笑。『我能說什麼呢?只除了，這不是一件好玩的差事，强尼。有時候我很怕。那傢伙能使人著魔。如果他從演講臺上指出我來，跟演講會的聽衆說出我的身分，我想我得爬上最近的燈桿逃命。』

强尼想到下午的人羣，以及那個狂熱地揮動西瓜的少女。『我想你說的大概沒錯。』他說。

『所以，如果你知道任何可能幫助我的事……』藍特傾身向前，友善的笑變得有些志在必得。『或許你對他有過心靈感應的一刻。或許你是因爲那樣才昏倒的。』

『或許。』强尼臉上並未帶笑。

『怎麼樣?』

有一剎那，强尼想要把一切都告訴他們，但他立刻又打消了念頭。『我在電視上看過他。今天我沒什麼特別計劃，所以我想我可以到這裏來，看看他本人。我打賭由外地跑到這裏來聽演講的人並不只我一個。』

巴斯答道：『那當然了。』

藍特問：『就這樣嗎?』

『就這樣。』强尼猶豫了一下，又說：『只除了……我想他這次會獲勝。』

『我們確信他會當選。』藍特說：『除非我們找到不利於他的把柄。目前，我完全同意巴斯組長的話。避開提森的演講會。』

『別擔心。』强尼把紙杯捏扁，丟進垃圾桶。『和兩位談話實在開心，不過我得開一段長路的車回逹拉謨去。』

藍特隨口問道：『很快就要回緬因去了嗎，强尼?』

『不知道。』他看看瘦而結實，又拿出一根煙敲敲錶面的藍特，又看看塊頭高壯却滿臉倦容的巴斯。『你們是不是認爲他將會再競選更高的官職呢?如果他得到這次衆議院代表的席次?』

巴斯滾滾眼珠，低喃了一句：『天可憐見。』

『這些人都是起起落落的。』藍特灰黑的眼睛不住地打量强尼。『他們就像稀有的放射性元素，因爲太不安定，所以不會持久。像提森這種人沒有永久的政治基礎，只有暫時的結合，維持了一段時間後，必然會散開。你今天看到那些聽衆了嗎?那不是政治，那是諸如呼拉圈舞或浣熊皮帽或披頭假髮之類的東西所引起的熱潮。他會坐上衆議院，白吃午餐，直到一九七八年，僅此而已。等著瞧吧。』

然而强尼却不以爲然。

2

第二天，强尼的左額成爲色彩斑斕的一片。眉毛上面是近乎黑色的深紫，慢慢褪爲紅色，到了太

陽穴和髮際成爲病態的黃灰色。他的眼瞼微腫，使他有種斜視的表情，像是滑稽月刊上的神經病。

他在游泳池裏游了二十趟，然後趴在一張涼椅上喘氣。他覺得很難受。昨晚他睡不足四個鐘頭，而且那幾小時的短暫睡眠中還惡夢連連。

『嗨，强尼……你好嗎，老兄？』

他轉過身。是高飛。他穿著工作服，戴著園藝手套，滿面笑容。在他後面是一輛紅色的兒童手推車，裏面裝滿了小松樹，根部包裹在麻布裏。强尼記起高飛對松樹的稱呼，說道：『我看你又要種更多雜草了。』

高飛皺皺鼻子。『抱歉，是的。柴渥先生喜歡它們。我告訴他，可是它們是垃圾樹，整個新英格蘭到處都是這種樹。他的臉就變成這樣……』高飛把整張臉都皺起來，使他看來就像某個電視劇惡魔的漫畫。『……他說：「你只管種就是了。」』

强尼笑了起來。那就是洛杰・柴渥，沒錯，他很固執己見。『你覺得演講大會怎麼樣？』

高飛笑笑。『很有教育性。』他說。想要從他的眼睛看出什麼來是不可能的，說不定他還未注意到强尼臉上的日出哩。『是的，很有教育性，我們都覺得很有趣。』

『很好。』

『你呢？』

『我覺得不怎麼有趣。』强尼用指尖輕輕碰了一下腫傷。

『是呀，太糟了，你該在上面敷一塊牛排。』高飛仍微微笑著。

『你對他有什麼看法呢，高？你們班上的人怎麼說？你的波蘭朋友？或陳露芝和她妹妹？』

『因爲老師的要求，我們回去後並沒有立即討論。他們說，仔細想想你所看到的。我想，下禮拜二上課時，我們大概要寫一篇感想。是的，我想我們一定會的，一篇作文。』

『你在作文裏會怎麼寫呢？』

高飛看著蔚藍的天空，與藍天相視微笑。他是個矮小的男人，黑髮上間雜了幾線灰絲。强尼對他

幾乎一無所知；不知道他是否已婚，是否有子女，是否在越共佔領前逃出的，是否本來住在西貢或別的鄉下地方。他不知道高飛的政治傾向。

『我們談過笑面虎的遊戲。』高飛說：『你記得嗎？』

『記得。』强尼說。

『我再告訴你一隻眞的老虎。當我小時候，我們的村莊附近有一隻老虎爲害。牠是吃人虎，吃男人，你知道，只不過牠不只吃男人，也吃男孩、女孩和老婦人，因爲那是戰時，根本沒有男人可吃。不是你知道的戰爭，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這隻老虎喜歡吃人肉，在我們那裏殺人，再把這人吃了；可憐我們那村子最年輕的男人是六十歲，而且還少了一條胳臂，最大的男孩就是年僅七歲的我。有一天，人們發現這隻老虎跌進一個坑裏，原來坑裏放了一個死女人的屍體當誘餌。用一個以上帝同形象的人當誘餌來設陷阱，實在是一件可悲的事，我在作文裏要這麼寫，但是不採取任何行動，聽任一隻壞老虎把小孩子咬走，更是可悲。我在作文裏還要寫，當我們找到這隻老虎時，牠還活著。他被一根尖木樁刺穿了身子，但牠還活著。我們就用鋤頭和棍子把牠打死，所有的老人、女人和小孩都一起動手；有些小孩太興奮又太害怕，把褲子都尿濕了。那隻老虎掉入坑裏，我們用鋤頭把牠打死，因爲村裏的壯丁都去和日本人打仗了。我想這個提森就像那隻嗜食人肉的壞老虎。我想應該有人設陷阱捕捉他，他也應該落入陷阱中；假如他還活著，我想他也應該被打死。』

在明燦的夏日陽光中，他對强尼微微一笑。

『你眞的這麼想嗎？』强尼問。

高飛說：『噢，是的。』他的語氣很輕鬆，似乎這是一件沒有結果的事。『我把這樣的一篇作文交去後，我們老師會說什麼，我不知道。』他聳聳肩。『也許他會說：「高飛，你對美國還不能完全適應。」可是我要把我眞正的感覺說出來。你的想法如何呢，强尼？』他的目光移向那處腫傷，旋卽又移開了。

『我覺得他是個危險人物。』强尼說：『我……我知道他很危險。』

『是嗎?』高飛說：『是的，我相信你知道。你的新罕普夏同胞，他們把他看做一個迷人的小丑，就像這世上的許多人看那個黑人——阿敏一樣。可是你不然。』

『是的。』强尼說：『但是說他該被殺死……』

『政治性的殺死。』高飛帶笑說：『我只是說在政治上，他該被殺死。』

『如果他不能只在政治上被殺死呢?』

高飛對强尼淡淡地一笑，伸直食指，彎彎拇指。『砰。』他輕聲說：『砰，砰，砰。』

『不。』强尼爲自己嘶啞的聲音感到驚訝。『那絕不是答案，絕不是。』

『不是?我以爲這是你們美國人常用的答案呢。』高飛抬起手推車的把手。『我得去種這些雜草了，强尼。再見，老兄。』

强尼看著他離開，一個矮小、黧黑的背影，推著一車松樹苗。他在房屋的轉角處消失了身影。

不，殺人只會帶來更多問題。我相信，我打心底相信。

3

十一月的第一個星期二，正好是十一月二日，强尼．史密坐在他那間和廚房相連的起居室安樂椅上，看選舉結果。每一州的開票結果一送到，成思勒和布林克萊便指著一幅電子大地圖，配合自動顯示票數的紅色數字加以說明。現在，將近午夜，福特和卡特的票數相差無幾。但是卡特將會獲勝；這一點强尼毫無疑問。

格雷．提森也贏了。本地的新聞界將他的勝利大大報導了一番，但播報全國新聞的記者也曾加以評論，將他的勝利和兩年前以獨立競選當選爲緬因州州長的傑姆．龍利相提並論。

成思勒說：『初期的調查顯示共和黨候選人及現任議員哈遜，費須較有希望當選，顯然是錯誤的；NBC預測戴著建築工人硬帽子競選，提議把所有的汚染都送到外太空去的提森，最後將以百分之四十六的得票數，擊敗費須的百分之三十一。在這個民主黨一直屈居下風的地區，大衞．鮑爾斯只能

得到百分之二十三的選票。』

『因此，』布林克萊接著說：『在新罕普夏，現在是熱狗吃香的時候了……至少持續兩年。』他和成思勒咧嘴而笑。廣告插了進來。强尼沒有笑，滿腦子想的就是老虎。

自特蘭堡演講會後到選情之夜的這段期間，强尼一直很忙碌。他仍繼續指導恰克，恰克繼續以緩慢而持續的步調進步。他修了兩門暑期課程，兩門都過了，而且也保有靈敏的運動員身手。現在，足球季剛剛結束，他很有可能被提名加入新英格蘭聯隊，大學球探愼重其事，幾乎是固守儀式的探訪。已經開始了，但是他們還得再等一年，恰克和他父親已決定他將先到佛蒙特一家很好的私立史托文敦預校去待一年。那所學校的橄欖球隊很好，足球隊却嫌弱，但他們很可能給他全額獎學金，同時在交易中還包括一把女生宿舍的金鑰匙。强尼覺得那是個正確的決定。在這件事說妥之後，而且立刻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壓力也解除了，恰克又有了一次突破性的進步。

九月下旬，强尼回波拿鎭去度週末。整個禮拜五晚上，他冷眼旁觀他父親坐立不安，又對電視上並不好笑的笑話爆笑不止，終於忍不住問赫柏究竟有什麼麻煩。

『沒有麻煩。』赫柏緊張地笑笑，拚命揉擦雙手，就像一個發現他以畢生積蓄投資的公司已經倒閉的會計師。『一點麻煩也沒有。你怎麼會這麼想呢，孩子?』

『那麼，你有心事嗎?』

赫柏不再咧著嘴笑，却仍摩擦雙手。『我不知道該怎麼告訴你，强尼。我是說……』

『是香琳嗎?』

『呃，是的，不錯。』

『你向她求婚了。』

他卑怯地望著强尼。『你對二十九歲有了一個繼母，有什麼感覺呢?』

强尼笑笑。『我覺得很好。恭喜你，爹。』

赫柏如釋重負地笑了。『呃，謝謝，說眞的，本來我還有點怕向你啓齒。我知道上回我們談論這

件事時，你已表明過你的意思，但是有時候人們對於一件可能的事和一件卽將成爲事實的事，會有不一樣的感覺。我愛你媽，强尼，我想我永遠也愛她。』

『我知道，爹。』

『但是我獨自一個人，香琳也是孤伶伶一個……所以，我想我們可以做個老來伴。』

强尼走到他父親面前，彎身吻他。『祝福你們。我知道你們會很快樂的。』

『你是個好兒子，强尼。』赫柏由後口袋掏出手帕，擦著眼睛。『我們還以爲會失去你；應該說是我吧，薇拉從未失去希望，她一直都相信。强尼，我……』

『別說了，爹，事情都過去了。』

『我非說不可。』赫柏說：『這話在我心裏藏了一年半了，像塊大石頭般壓著我。我祈禱讓你死掉，强尼。我自己的兒子，而我却祈求上帝將你帶走。』他又擦擦眼睛，然後把手帕收起來。『結果上帝到底知道得比我多些。强尼……你會和我站在一起嗎？在婚禮上？』

强尼覺得有種近乎哀傷的心情，但又不完全是哀傷。『那是我的榮幸。』他說。

『謝謝。我眞高興我……我把心裏的話都說了出來。已經有很久很久，我沒有感到這麼舒暢過了。』

『你們決定日期了嗎？』

『事實上，我們是決定了。你覺得一月二號怎麼樣？』

『好日子。』强尼說：『我說的錯不了的。』

『我想，我們要把兩間房子都賣掉。』赫柏說：『我們看中了必福得的一間農莊。一個好地方，二十英畝，有一半是樹林。一個新的開始。』

『是的，一個新的開始，眞好。』

『你不反對我們把住了多年的家賣掉吧？』赫柏焦慮地問。

『只是覺得有點割捨不下。』强尼說。

『是的，我也有同感，有點割捨不下。』赫柏笑笑。『在心靈深處，便挖得到掩埋的礦。你呢？』

『差不多。』强尼說。

『你在那邊過得怎麼樣？』

『很好。』

『你的學生有進步嗎？』

『那還用說。』强尼用他父親的一句口頭語，隨卽咧嘴一笑。

『你想你還會在那裏待多久呢？』

『幫助恰克嗎？我想我會再繼續一學年，如果他們要我的話。一對一的教學是一種新經驗，我很喜歡，而且這是一件很好的工作，非常好。』

『以後你有什麼打算呢？』

强尼搖搖頭。『我還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什麼事？』

『我要出去買瓶香檳回來，我們好好慶祝一下。』

他父親站起身，拍拍他的背。『買兩瓶吧。』

他偶爾還會收到莎拉的來信。她和渥特都在等待將在來年四月出世的第二個孩子。强尼回信向她道賀，並爲渥特的競選祝福。有時他會想到和莎拉共度的那個下午，那個漫長、美好的下午。他不讓自己時常喚醒這回憶；他怕它太常曝光的話，可能會褪色，就像他們爲你畫畢業相所用的防水顏料。

這年秋天他曾有過幾次約會，有一次是和恰克女友剛離婚的姊姊，但是這些約會都沒有什麼結果。

那年秋天他一有空多半是在研究格雷·提森。

他成了提森迷。他把三本活頁筆記簿放在衣櫃裏的短襪、內衣和運動衫下，裏面盡是筆記，推測

和全錄的新聞影印。

做這件事使他感到很不安。夜裏，他會在貼起來的剪報旁寫下一些摘記，有時候他覺得自己很像亞瑟・布萊明，或是那個想要射殺福特的女人。他知道如果FBI那個無畏的探員，厄迦・藍特，看得到他在做這件事，他的電話、起居室和浴室都會在瞬間被裝上竊聽器。對街會停著一輛亞肯家具公司的貨車，只不過車上載的不是家具，而是攝影機、麥克風以及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

他不住告訴自己他並不是布萊明，提森也不是什麼下手的目標，但是隨著他在緬因州大學圖書館搜尋舊報紙、雜誌，在影印機裏丢入銅板， 那日復一日漫長的下午， 他愈來愈難相信對自己說的話了。深更半夜，他守著一盞燈，寫下他的想法，並試著做種種徒然的推測，凌晨三點，他會從一再重複的夢魘中冒一身冷汗醒了過來，這一切都使他安慰自己的話變得空幻。

惡夢幾乎都是一樣的，重演他在特蘭堡演講會上和提森握手的一幕。突然的黑暗，置身隧道中的感覺，隧道裏閃動車頭燈向前衝的光芒，黑暗的命運引擎所推動的車頭燈。那個目光卑怯、恐慌，主持就職宣誓的老人，像一陣煙霧般湧現的顏色，和一連串短促的影像，像舊車商場停車場上空的塑膠三角旗般，串連在一起。他的心向他低語，說這些影像都是相關的，說出一個未來命運的故事，也許甚至是薇拉・史密所深信的大決戰。

但是那些影像是什麼呢?它們究竟是什麼呢?除了模糊的輪廓外，它們迷迷濛濛的，難以看清，因爲藍色濾光不時透進來，有時會被老虎斑紋般的黃色所切斷的藍色濾光。

在這些重複的夢境中，最後才現出唯一清晰的影像：瀕臨死亡的叫聲，死亡的氣味。在滿是廢金屬、碎玻璃，已經燒焦了的地面上，有一隻老虎獨自前行。這隻老虎笑個不停，嘴裏還咬了什麼東西——又藍又黃，不住滴著血的東西。

那年秋天，有幾次他覺得那個夢終會把他逼瘋。 無稽的夢；畢竟， 它的可能性似乎是指向不可能，最好還是將它完全忘了。

但是就因爲忘不掉，他研究格雷・提森，並不住地告訴自己這不過是一項無害的嗜好，而不是一

種危險的意念。

提森是奧克拉荷馬州土耳沙市人。他父親是個曾在油田做工的粗人， 不停地換工作， 因爲塊頭大，有時工作份量就比別人多。他母親年輕時或許也曾是美女，雖然在强尼費了半天力氣才找到的兩張照片中，已看不出什麼美麗的痕跡。如果她曾經手姿綽約，只怕歲月和她所嫁的男人很快就把她的美貌消磨殆盡了。照片上顯示的是一張飽經風霜的臉，一個美國東南方貧困的婦人，穿著一件褪色的印花洋裝，枯瘦的懷中抱著一個嬰孩——格雷，眼睛還被陽光照瞇了。

他父親是個跋扈獨行的人，很少考慮到他的兒子。格雷小時候蒼白瘦弱；雖沒有證據顯示他父親曾就精神或身體上折磨那孩子，但是可以想見格雷・提森在九歲以前一直活在屈辱的陰影中，不過，强尼找到的一張父子合照却是很快樂的；照片上的他們一起站在油田裏，做父親的伸手攬住兒子的頸子，兩人像是朋友似的。然而强尼看了照片仍覺得有點驚顫。 哈利・ 提森穿著工人服——斜紋布長褲，和雙排釦的卡其襯衫，頭上的硬帽子略向後斜。

格雷在土耳沙入學，十歲時才轉學到奧克拉荷馬市立小學。前一年夏天，他父親因油場起重機引擎突然爆炸而意外身亡，茉莉・提森便帶著兒子回奧克拉荷馬市的娘家。那時是一九四二年，情況又已漸漸好轉。

格雷的成績不錯，直到上了中學後才一落千丈。他變成了壞學生，蹺課、打架、在撞球間鬼混，也許還在上城區偷過東西，雖然這一點未經證實過。一九四九年，他高一時，曾因爲把一顆土製炸彈放在儲物室的厠所內而被拘留了兩天。

在這些和權威當局的對抗中，茉莉・提森一直偏袒她的兒子。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果，好時光也跟著告終了——至少是對提森母子一類的人而言，提森太太覺得這就像是她和她的寶貝兒子兩人獨力對抗整個世界。她母親過世了，只留給她那棟小房子，別無他物。有一陣子她常到一家低級酒吧去喝酒，後來她到一家通宵營業的小餐館去當女侍。每當她兒子惹了麻煩，她就袒護他，從不問他是對是錯。

到了一九四九年，被他父親恥笑的那個蒼白瘦弱的男孩已消逝無踪了。格雷・提森邁入青春期後，他父親的體型遺傳便愈來愈顯明了。自十三歲到十七歲間，他一下子長高了六吋，增加了七十磅，他不喜歡學校的運動，却設法跑到一家健身院去練擧重。昔日的小鬼而今已變成一個難以應付的大傢伙了。

强尼猜測他總有十幾次差點被退學吧，但因爲運氣好却都躲掉了。要是他曾被正式逮捕過一次就好了，强尼常想。那麼這些愚蠢的擔心就不會存在了，因爲一個重罪者不可能出任官職。

一九五一年六月，提森高中畢業——差不多是全班殿底的一個；雖然成績差，與他的腦袋並不相干。他不時在找機會，他能言善道，態度充滿了自信。那年夏天，他幹了一陣子的停車工，八月時，他在綠野森林的傳道會得到了啓示，便辭掉了加油站的工作，搖身一變而爲祈雨師，『透過吾主耶穌基督的力量』。

不知是巧合還是怎麼樣，那年夏天正好是奧克拉荷馬有史以來最乾燥的夏季。農作物因乾旱而蒙受損失，等有限的井水枯竭後，剩餘的作物也將很快枯死。格雷被邀參加當地的農務聯合會議，接下來的故事可多了；那是格雷・提森畢生事業的高峯之一。這些故事沒有一個是被完全贊同的，强尼明瞭原因何在。它有美國神話的各種屬性，和大衞・柯洛奇特、皮寇斯・比爾和保羅・班揚的某些傳奇並沒有什麼不同。發生了『某些事情』，是無可否認的，但這些事的眞實性已難以追究了。

有件事似乎是確然的。那個農場聯合會議必定是有史以來最奇怪的一個。與會的農場從東南和西南各地邀請了二十幾個祈雨師參與，其中半數是黑人，兩個印第安人——一個混血的拔尼族人和一個純種阿帕奇人，一個嚼著痲藥的墨西哥人。格雷是九個白人中的一個，也是僅有的一個奧克拉荷馬人。

農場經營者讓祈雨師和水脈占卜者一個一個提出建議。他們很自然地形成兩個集團：願意收半價的（不接受分期付款）和堅持收全價的（不接受分期付款）。

輪到格雷・提森時，他站起身，兩手拇指勾住牛仔褲皮帶扣環，說道：『我想你們都知道我是在把心獻給耶穌基督後才有祈雨能力的，在那以前我沈浸在罪惡之途中。現在有一條主要的罪惡之途，便是我們今晚所看到的，而你們都以金錢的標誌說出了這種罪惡。』

農場經營者的興趣被挑起了。即使當時提森才十九歲，却已是個口若懸河的演講者。他對他們提出的建議是他們無法拒絕的。因爲他是重生的基督徒，也因爲他知道愛錢是萬惡的根源，他要先求雨，然後他們再付他報酬——不管他們認爲他的工作值多少就付多少。

他在全場的喝采聲中受僱，兩天後他雙膝跪在一輛農場卡車上，沿著奧克拉荷馬中部的公路和旁道慢慢遊過各處，穿着一件黑外套，戴一頂傳敎士的帽子，透過兩只揚聲器大聲祈雨。人們紛紛跑出來看他。

故事的結尾是可以預測但也令人滿意的。格雷・提森開始工作的第二天下午，天空開始遍佈烏雲，到了次日清晨，雨下來了。這一場雨下了三天兩夜，造成的洪水淹死了四個人，有幾棟雞隻棲息在屋頂上的雞舍被沖到綠林河去，每口井都漲滿了，農作物得救了。奧克拉荷馬的農場與牧場聯合會決定這場雨可能本來就會下的，在下一次會議時，他們爲格雷傳遞帽子自由付費，結果這個年輕的祈雨師得到了十七塊錢的報酬。

格雷並未忍氣吞聲。他利用這十七塊錢在奧克拉荷馬市的先鋒報上登了一個廣告，指出同樣的事情也曾發生在童話故事中的漢姆林鎭，那個抓老鼠的人因爲得不到應得的報酬，一氣之下把鎭上的孩子都帶走了。廣告又寫著，格雷・提森既然身爲一個基督徒，便不會有拐走孩童的行徑，同時他也知道他對勢力龐大的奧克拉荷馬農場與牧場聯合會並無合法的追索權。但是公道自在人心，對吧？他得撫養年老多病的母親。廣告指出，他爲一羣富有而不知感激的假紳士賣力祈禱，救活了價值數十萬元的農作物和牲畜，結果却只得到十七元的報酬。因爲他是個好基督徒，他對這種忘恩負義的行爲不放在心上，但也許這可以使該郡的好公民們得到一些啓示。想法正確的人可以把捐款寄到四七一號郵箱，由先鋒報轉交。

强尼搞不清楚那則廣告究竟使格雷・提森收到了多少錢，因爲報導的前後出入很大。但是那年秋

天，格雷開著一輛全新的鶯帥車代步，茉莉的母親留給他們的那棟小屋房屋稅已預繳了三年，茉莉本人（她無病無痛，年齡也不過四十五歲）穿著一件新的浣熊皮大衣。提森顯然發現了推動地球的一條隱藏的大法則：如果受的人不付錢，未受的人通常會付錢，爲了莫名其妙的原因。大概也就是這同一個法則向政治家們保證，總會有足够的年輕人餵飽戰爭機器的。

農場經營者發現他們眞是把手伸入黃蜂巢了。聯合會的會員們進城時，便會有人圍著他們恥笑。全郡的牧師都捨棄了他們，而且他們想要賣那場雨所救活的牲畜也變得很困難，非得把牠們運到很遠的地方才能脫手。

那年十一月，兩個顯然是受僱於農場與牧場聯合會的年輕人，手戴指節環，口袋裏揷著點三二口徑的手槍，出現在格雷．提森的家門前，建議格雷可能會發現別地方的氣候比較怡人些。最後他們兩人都被送進了醫院，其中一個甚且有腦震盪，另一個失去四顆牙齒，而且嚴重脫腸。兩個人都是在格雷．提森家的巷口被發現的，沒穿褲子，指節環被塞進一個解剖學上與坐下最有關連的地方；這兩個年輕人中的一個，還得接受開刀取出體內異物。

聯合會投降了。在十二月初的一次會議上，他們從基金中撥出七百元，寄給格雷．提森一張支票。

他得到了他所要的。

一九五三年，他和他母親搬到內布拉斯加去。造雨的生意每況愈下，有人說撞球間也愈來愈不好混了。無論搬家的理由爲何，他們出現在奧瑪哈，格雷在那裏開始了房屋油漆的生意，兩年後却宣告破產。他爲美國箴言聖經公司當推銷員，却有不錯的成績。他橫越玉米帶，和數百個工作辛勞、敬畏上帝的農家共進晚餐，天花亂墜地說故事，賣聖經、飾板、塑膠耶穌像、聖歌歌本、唱片、宗敎小册，和一本急進的右翼平裝書：美國箴言：猶太共產黨徒對美國的陰謀。一九五七年，那輛已嫌老舊的鶯帥換成了一輛全新的福特旅行車。

一九五八年，茉莉．提森死於癌症，那年稍後，格雷．提森辭了賣聖經的工作，跑到東部去。他

在紐約的那一年幹的是演員，這是他少數賺不到錢的工作之一。但大概不是由於缺少天賦的關係，强尼心想。

在奧爾班尼，他爲普魯登保險公司工作，在那裏待到一九六五年。身爲拉保險的業務員，他的成功却沒有報償；公司沒有基督徒的熱情將他擢升爲主管。在這五年間，當年年輕氣盛的格雷．提森像是進入了冬眠。在他縱橫闖蕩的這些年，他生命中唯一的一個女人就是他的母親。他沒有結婚，就强尼就知，甚至沒有固定約會。

一九六五年，普魯登保險公司意欲將他調到新罕普夏里芝威的分公司去，格雷接受了。大約在同一個時候，他的冬眠期也似乎結束了。狂飈的六〇年代已隨風消逝，接下來是迷你裙登場，以及各人自掃門前雪的時代。格雷在里芝威活躍了起來。他加入商會和扶輪社，一九六七年時又因城區停車計時表的爭議而成了全州性的封面人物。六年來，不同的黨派常爲計時表爭論不休，格雷建議將所有的計時表拔除，改爲收費箱，人們想付多少錢就付多少錢。有些人說那是他們所聽過最瘋狂的主意。格雷回答，呃，說不定你們也會很驚喜。是的先生。他具有很强的說服力。最後該鎭決定暫時採行他的提議，其後他們所收到的銅板和硬幣之多令每個人驚訝不已，只有格雷鎭定自若；他早就在許多年前發現那個法則了。

一九六九年，他寫了一封措辭謹愼達雅的長信給里芝威報社，建議將所有觸犯迷幻藥法律的人罰以爲公共事業計劃工作，例如公園和摩托車道，甚至於拔除安全島上的雜草。他又一次成了新罕普夏的新聞人物。有很多人說，那是我所聽過最瘋狂的主意。格雷回答，呃，試試看吧，如果行不通，放棄就是。該鎭試了。一個販賣大麻煙的人重組鎭立圖書館，由落伍的杜威圖書十進分類法，改爲較現代的國會圖書館目錄制，該鎭不必支出分文。一羣聚在一個房屋內開舞會、吸食迷幻藥的嬉皮，將鎭上的公園改頭換面，成爲賞心悅目的風景區，不但闢了一個池塘，而且還有一個精心設計的兒童遊樂場，擁有最高效率的遊樂時間，並將危險減到最低。正如格雷指出的，這些吸藥的人多半是大學生，因此讓他們把在大學裏所學到的奉獻出來是最恰當不過的。

在格雷革命性地改變停車規定及迷幻藥吸食者處罰方式的同時，他又寫信給曼徹斯特的聯合領袖報、波士頓的地球報和紐約時報，擁護越戰中强硬派的地位，要求將有海洛英毒癮者判以重罪，以及回復死刑，尤其是對販賣海洛英者。在他競選衆議員時，他曾宣稱自一九七〇年起他就反戰，但由他寫給各報社的信看來，他根本是在說謊。

一九七〇年，格雷・提森自己開了一家保險及房地產公司，業務蒸蒸日上。一九七三年，他和另外三個生意人合資在新罕普夏首府郊外開了一家購物中心；也就是他現在所代表的第三區。那正是阿拉伯人石油杯葛的一年，也是格雷競選里芝威鎮長的一年。

鎮長的任期兩年，兩年前，也就是一九七一年時，新英格蘭最大城（八千五百個居民）的共和黨及民主黨都曾要求他代表該黨參選。對於兩黨，他一概微笑拒絕。一九七三年，他獨立競選，對手是個因支持尼克森總統而失去大勢的共和黨員，和一個民主黨推出來充數的人。他首次戴上了建築工人頭盔，競選口號是：『讓我們建設一個更好的里芝威！』結果獲得壓倒性的勝利。一年後，在新罕普夏的姊妹州，緬因，選民背棄了民主黨的喬志・米歇爾和共和黨的詹姆士・歐文，選了一個來自路易斯敦的保險推銷員，傑姆・龍利，出任緬因州的州長。

格雷・提森牢牢記住了這個先例。

4

在影印的剪報四周，是强尼的摘記和他時常自問的問題。他曾經一再的推理過，因之此刻成思勒和布林克萊繼續報導選舉結果的同時，他可以滔滔不絕地全盤說出。

首先，格雷・提森是不該當選的。他的競選承諾大致說來不過是笑話，他的背景亂七八糟，他的教育更只有高中程度，而且，在一九六五年以前，他比一個混混好不了多少。在一個候選人決定該由律師制定法律的國家，提森和這股勢力的接觸並非並行而是相悖的。他未婚。他個人的歷史更是五花八門。

其次，新聞界幾乎完全將他遺漏了——而且令人困惑地，單單漏掉他一個人。在這個選舉年，當威爾勃・米爾必須承認他有情婦，當韋恩・海斯被逐出議院，當所有的議員都不能免除新聞界的騷擾和攻擊之時，記者們也該刨刨提森的根才對。他那備受議論的人格似乎只激起新聞界好奇的敬佩，好像也沒有人因爲他而感到惴惴不安——也許除了强尼・史密一個人外。他的保鑣才不過幾年前都是飛車黨的流氓，在提森的演講會上會有人遭到毆打，然而却沒有追根究底的記者深入調查這些事。在州首府的一次政見發表會上——就在提森也出資興建的那家購物中心外——一個八歲的小女孩斷了一隻胳臂，脖子也脫臼了，她母親歇斯底里地叫喊，說是當那個小女孩想要爬上演講臺請那位大人物在她的簽名簿上簽名時，一個『瘋狂的飛車黨』將她推下了講臺。然而報上只是輕描淡寫了一筆——在提森的演講會上，有個女孩受了傷——很快就被遺忘了。

提森曾公佈他的財務狀況，强尼覺得那簡直好得不像是眞的。一九七五年，提森的收入三萬六千元，却付了一萬一千元的聯邦稅——沒有州所得稅，當然；新罕普夏是不徵收所得稅的。他宣稱他的收入全部來自他的保險及房地產公司，加上一點點鎮長薪水及津貼。他根本沒提到首府那家賺錢的購物中心，也沒有解釋他住在一幢華廈的事實；那間宅邸估價約八萬六千美金，是提森一個人所獨有。在美國總統的官邸園藝費都要被追算削減的一季， 提森那怪異的財務佈告， 竟沒有引起任何人的詢問。

接著是他當鎮長時的記錄。他當鎮長的表現優於他在競選期間的表現，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他是個狡猾精明的人，對個人、團體及政治的心理學有粗淺却精確的心得。一九七五年他的鎮長任期結束，該鎮的財政也在十年以來第一次有了結餘，使得所有納稅人欣喜不已。他驕傲地指出那是他的停車計劃和他所謂的『嬉皮工作計劃』實施的成果。里芝威也是全國率先組織兩百週年紀念委員會的城鎮之一。一家製造檔案櫃的公司在里芝威設廠，在短短的時間內，當地的失業率降到百分之三點二。一切都令人讚佩。

但是在提森出任鎮長的期間，還發生了幾件事情，使强尼感到心寒。

該鎭圖書館的基金由一萬一千五百元被削減爲八千元，然後，在提森的第二年任期中，又減爲六千五百元。同時，警方的經費提高了百分之四十。警局增加了三輛新的巡邏警車，還有不少暴動設備，另外又加了兩名警員。而且，在提森的鼓動下，鎭委員會同意由公家負擔百分之五十的費用，購買警察個人隨身配備的武器。結果，在這個新英格蘭安靜的小鎭上，有許多個警察都買了點三七五口徑的大型連發手槍。同時，在提森任內，青少年娛樂中心關閉了，一項說是自願，實則却由警方强迫的十六歲以下青少年十時宵禁的策略付諸施行，福利也被削減了百分之三十五。

是的，格雷．提森這個人有很多地方令强尼爲之心寒。

跋扈獨斷的父親和百般縱容的母親，感覺上更像是搖滾演唱會的政見發表會，他的保鑣——

自辛克萊．路易士崛起以來，人們便吶喊、悲嘆，留心著美國的法西斯黨作亂，結果一切平安無事。呃，在路易斯安那曾有過胡伊．隆恩，但是胡伊．隆恩已——

已被刺殺了。

强尼閉上眼睛，高飛彎動拇指的情景立刻又浮現了。砰，砰，砰。猛虎，猛虎，目炬如焚，在黑夜深處的密林中。何等驚悸的手或眼——

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是個瘋狂的世界。繼續記著你的筆記吧，在午夜時翻閱，等你的計劃成形後，就去塡劃撥單買一枝槍吧。强尼．史密，和弗洛姆見面，幸會，强尼，你在筆記簿上所記的一切我都了解。我要你見見我的精神導師。强尼，見過查理。查理，這是强尼。等你結果了提森後，我們再聚在一起，把其他那些豬玀也轟走，這樣我們才能拯救紅木林。

他的頭轉個不停。頭痛又犯了，總是這樣。格雷．提森總是令他頭痛。該睡了，上帝呀，祈求今夜無夢。

仍然：問題。

他曾寫在一本筆記本上，又時常回頭去翻。他很工整地寫了下來，又在它外面加畫了三個圈，像是把它圍住。問題是這樣的：如果你能跳入一部時光機器中，回到一九三二年，你會殺死

希特勒嗎？

强尼看看錶。差十五分一點。現在是十一月三日了，兩百週年的選舉已成爲歷史的一部份。俄亥俄州的票尚未開出，但是卡特領先。用不著比了，寶貝。騷動已止，有人輸了，有人贏了。傑若，福特可以解甲歸田去了，至少直到一九八〇年。

强尼走到窗畔，向外看去。大房子黑漆漆的，但車房那邊，高飛的小屋仍亮著一盞燈。不久即將成爲美國公民的高，仍在看美國每四年一次的偉大場面：老人讓位，新人登場。

强尼躺到床上，許久之後，他才闔眼睡去。

夢到了那隻笑面虎。

第二十二章

1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日下午，赫柏．史密娶了香琳．麥肯爲他的第二任妻子，一如計劃。婚禮是在西南彎的公理教會舉行的。新娘的父親——一個兩眼快看不見的八十歲老紳士——把她交給新郎。强尼站在他爹身旁，在適宜的時刻取出戒指交給他爹。那是個可愛的場合。

莎拉．海勒帶著丈夫和已不再是襁褓中的兒子參加了婚禮。莎拉有孕在身，依然美麗如昔，顯然是個幸福的婦人。望著她，一陣苦澀的嫉妒不意襲來，使强尼感到訝異。過了一會兒後，妒意消失了，强尼走過去和他們寒暄；這時是在婚禮後的招待會上。

這是他第一次和莎拉的丈夫見面。他個子很高，長得很英俊，蓄著細細的髭鬚，頭髮天生是灰色的。他的緬因州參議員競選活動十分成功，他滔滔不絕地說著國家選舉的眞正意義以及和獨立州長共事的困難，丹尼則不住拉著他的褲腿，要求再喝一杯汽水，爹，還要喝汽水，還要喝汽水！

莎拉不太說話，但强尼感覺得到她那燦然的眼眸望著他——一種不舒服的感覺，但是並不會不愉

快。一點點悲哀，也許。

招待會上，飲料無限制供應，强尼平常只喝兩杯酒的，今天却多喝了兩杯——或許是見到莎拉的震驚吧，這回還加上她的家人，也或許只是因爲香琳那張快樂的臉，使他意識到薇拉．史密眞的不在了，永遠地走了。因此，在海勒一家離開了大約十五分鐘後，他走向新娘的父親赫托．麥肯時，已有點醺醺然了。

老人坐在角落，身旁放著剩餘的結婚蛋糕，一雙患了關節炎的手交疊在拐杖上。他戴著墨鏡，打了黑色領結。在他旁邊有兩個空啤酒瓶，另一個是半滿的。他瞇眼瞄著强尼。

『你是赫柏的兒子吧？』

『是的，先生。』

赫托．麥肯又打量了一陣後，說道：『孩子，你好像不太舒服。』

『大概是因爲最近都睡得晚吧。』

『你好像需要喝杯補藥，補補身子。』

『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吧？』强尼問。老人的藍色西裝外套上，別了許多勛章，包括一個戰功十字章。

『不錯。』老人的臉色亮了起來。『我在黑傑克軍團，一九一七和一九一八年，美國海外派遣軍。我們在泥漿和渣滓中跋涉。風吹個不停，大便亂流。貝洛森林，孩子，貝洛森林，現在那只是歷史課本裏的一個名字而已，但當時我就在那裏，親眼看見許多人相繼死亡。風吹個不停，大便亂流，戰壕裏躲滿了該死的士兵。』

『香琳說過您的兒子……她哥哥……』

『布廸，是呀，本來他會成爲你的舅舅的，孩子。我們愛那孩子嗎？我想我們很愛他。他的名字是喬伊，可是幾乎從他出生的那天起，每個人都叫他布廸。電報送來的那一天，香琳的媽就痛不欲生了。』

『他在戰場上陣亡的，是吧？』

『是的。』老人慢吞吞地說：『一九四四年，聖洛城，離貝洛森林不遠，至少就我們這裏的測量標準而言。他們用一顆子彈結束了布廸的一生，那些納粹。』

『我正在寫一篇文章。』强尼說；終於把會話帶到他眞正的目標，使他覺得有種醉酒的狡猾。『我希望亞特蘭大報或是哈普斯報會採用它……』

『你是個作家嗎？』那付墨鏡以一股新的興趣瞥視强尼。

强尼說：『這個，我正在試。』他已開始爲他的胡謅感到後悔。*是的，我是個作家。夜幕籠罩後，我就在筆記本上寫東西。*『總之，那是一篇關於希特勒的文章。』

『希特勒？希特勒怎麼樣？』

『呃……假設……只是假設你能跳進一部時光機器，回到一九三二年的德國，假設你碰到了希特勒，你會殺死他或讓他活下去呢？』

老人的墨鏡慢慢地抬向上，正對著强尼的臉。現在强尼不覺得酒醉或胡謅或聰明了。一切似乎都繫於這個老人的答案。

『你是在開玩笑嗎，孩子？』

『不，不是玩笑。』

赫托．麥肯的一隻手自手杖柄移開，插進西裝褲口袋裏，摸索了似乎有一世紀之久。最後它又伸出了，握著一把骨柄小刀，如年代久遠的象牙般，被磨得光滑剔透。另一隻手加入了表演，非常仔細地將刀身拉出。在公會教堂的燈光照射下，那把刀閃著邪惡的光芒：一九一七年，它曾隨著一個男孩遠赴法國，這男孩是少年軍的一員，隨時準備阻止骯髒的德國兵，不惜刺殺嬰孩或强暴修女；那些男孩扛著機槍，那些男孩染上痢疾和致命的流行性的感冒，那些男孩吸入芥氣和光氣，那些男孩走出了貝洛森林，一個個像看過魔鬼撒旦本人的稻草人。結果那一切却毫無意義；結果那一切都得再次重演。

什麼地方傳來了音樂聲，人們歡笑，跳舞，閃光燈泡冒出一抹溫暖的光，在某個遙遠的地方。强尼瞪著赤裸裸的刀身，眼睛眨也不眨一下，被刀刄上舞動的亮光催眠了。

麥肯輕聲問：『看到這個了?』

强尼低語：『看到了。』

『我要把這個揷進他那顆黑色、說謊、殺人兇手的心。』麥肯說：『我要把它刺得愈深愈好……然後再用力扭轉它。』他輕輕轉動刀子，先是順時鐘，繼而反時鐘。他微微一笑，露出嬰孩般的牙齦和一顆衰頹的黃牙。

『但是，』他說：『我要先在刀身上塗一層老鼠藥。』

2

『殺死希特勒?』洛杰・柴渥說；他的呼氣形成一小團煙霧。他們兩人穿著雪鞋，在達拉謨宅邸後方的林中散步。樹林裏一片寂靜。已是三月初了，但這一天的寒冷闃靜猶如一月的嚴冬。

『是的。』

『很有趣的問題。』洛杰說：『無意義，但是很有趣。不，我不會。我想我會反過來加入納粹黨，試著從內部改革，說不定可以淨化他或使他朝向一個正確的目標，在事情發生以前聽聽別人的先見之明。』

强尼想到那些鋸斷的撞球桿，想到桑尼・伊曼那雙發亮的綠眼睛。

『也說不定會使你自己遭到殺身之禍。』他說：『一九三三年時，那些人所做的可不只是唱唱勸酒歌而已。』

『是的，這倒是眞的。』他對强尼聳起一道眉毛。『你會怎麼辦呢?』

『我眞的不知道。』强尼說。

洛杰換了話題。『你爹和他的新婚妻子蜜月愉快嗎?』

强尼笑笑。他們到邁阿密海灘去，結果碰到旅館工人罷工。『香琳說她每天得自己掃地鋪床，像在家裏一樣，爹說他覺得自己像個怪物，竟然在三月裏被太陽晒得渾身發痛。但是我想他們過得很愉快。』

『他們把兩間房子都賣掉了嗎?』

『是的，同一天賣掉的，而且賣到不錯的價錢。現在要不是還有那些要命的醫院賬單，一切都相當圓滿了。』

『强尼……』

『嗯?』

『沒什麼，我們回去吧。我有一瓶奇瓦斯利哥，如果你有興致喝酒的話。』

强尼說：『我相信我有。』

3

他們現在唸的是『曖昧的猶大』，恰克的流利自然（在最初四十頁的呻吟之後），使强尼也覺得訝異。恰克招認前一晚他自己曾預先讀過，等他唸完這本書後，他打算再試試哈代的其他作品。他這輩子，第一次覺得閱讀是一件樂事。他就像被一個年紀較大的女人啓發了性樂趣的男孩般，耽溺其中。

現在那本書面朝下攤在他膝上。他們又坐在游泳池畔，但池中還未注入水，而且他和强尼都穿著輕軟的夾克。幾抹淡淡的白雲飄過天際，懶懶地試著聚攏在一起，好下上一場雨。空氣給人一種奧秘而香甜的感覺；四月十六日，春天的脚步已近。

『這又是什麼花招嗎?』恰克問。

『不是。』

『那麼，他們會抓我嗎?』

『什麼?』這是別人都沒問過的問題。

『如果我殺了他，他們會抓我嗎?把我吊在燈柱上?讓我在離地六吋的地方爛掉?』

『這個嘛，我不知道。』强尼慢吞吞地說：『是的，我想他們會把你抓起來。』

『我不能再逃入時光機器裏，回到一九七七年的世界嗎?』

『我想大概不能。』

『呃，那沒關係，反正我會殺死他。』

『眞的?』

『當然啦。』恰克微微一笑。『我會先在牙齒裏塡上一顆很快發作的毒藥，或是在襯衫衣領下藏一片剃刀刀片之類的。那樣萬一我被抓了，他們也別想折磨我了。但是我會殺他，如果我不殺他，我怕後來被他殺掉的那幾百萬人的靈魂會糾纏著我，直到我死爲止。』

『直到你死。』强尼有點噁心地說。

『你沒事吧，强尼?』

强尼强笑了一下。『沒事，大概是我的心跳剛剛突然少跳了一次吧。』

恰克繼續在微陰的天空下唸著『曖昧的猶大』。

4

五月。

新割的青草味又飄回來了——還有那些暌別已久的香味，忍冬、灰塵、玫瑰。在新英格蘭，眞正的春天只有寶貴的一個禮拜，然後電臺節目主持人便關始放海灘男孩的金唱片老歌，本田機車的引擎聲到處轟轟作響，夏天就帶著一股悶熱來了。

在春天的那個禮拜，有一晚，强尼坐在客人房裏，望著窗外的夜色。春天的夜黑得柔而沉。恰克和他的現任女友去參加高三舞會去了;這女孩比恰克以前的女友看起來有智慧。恰克跟强尼說過，她

喜歡看書。

高飛離開了。他在三月下旬拿到了公民權，申請四月開始在北卡羅萊納一家度假旅館當花園管理員的新工作，三週前他去面試，當下就被錄用了。在他離開前，他來找過强尼。

『我想，你對實際上並不存在的老虎太過擔心了。』他說：『老虎有斑紋，可以和背景融爲一體，所以人們看不見牠。因此憂慮的人會在每個地方都看到老虎。』

强尼回答：『是有一隻老虎。』

『是的。』高飛同意道：『在某個地方。目前，你愈來愈瘦了。』

强尼起身走到冰箱，爲自己倒了一杯可樂。他拿著可樂走到外面的泳池畔，在帆布椅上坐下來，邊喝著可樂，邊想著每個人都很幸運，因爲時光旅行是完全不可能的。月亮升上了，橙色的一彎新月，橫在松樹枝椏上，照得游泳池的水面波光粼粼。第一羣青蛙咯咯鳴叫，跳進池水中噗咚作響。過了一會兒後，强尼走回屋裏，在可樂裏加了一點酒。他又回到室外，再度坐下來，啜著飲料，看著月亮漸漸升高，慢慢地由橙色變爲神秘、沉靜的銀色。

第二十三章

1

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三日，恰克高中畢業了。强尼穿上最好的一套衣服，和洛杰與雪琍夫婦坐在悶熱的禮堂裏，看著他以全班第四十三名畢業。雪琍哭了。

畢業典禮結束後，柴渥家舉辦了一個草地茶會。那天天氣又熱又濕，西邊天際浮現了略帶紫色的積亂雲;在地平線上懶洋洋地飄來飄去，但似乎沒有飄過來的意思。恰克喝了三杯螺絲起子，滿臉通紅，拉著他的女友蓓蒂．崔西走過來，讓强尼看他父母親送給他的畢業禮物——一只新的電波錶。

『我跟他們說過，我想要那個 R2D2的機器人，不過他們已經盡其所能了。』恰克說;强尼哈哈

大笑。他們又談了一會兒，然後恰克猝然而直率地說：『我要謝謝你，强尼。要不是有你，今天我根本畢不了業。』

『不，那不是眞的。』强尼看見恰克的眼底閃動淚光，覺得有點驚慌。『那是你的聰明加上努力。』

恰克的女友說：『我一直這麼告訴他。』在她的眼鏡後，一個高雅細緻的美女等著要出現。

『也許，』恰克說：『也許是的。但是我想我知道我的文憑是誰給的。眞是多謝了。』他伸手繞過强尼的肩，緊緊擁了他一下。

那影像來得如此突然——猛烈如閃電般，使强尼驀地挺直背脊，伸手按著頭，彷彿挨了恰克一拳似的。那影像如電鍍的照片般，又沉回他的心底。

『不，』他說：『不行，你們兩個別到那裏去。』

恰克不安地縮回身子。他有一種感覺，一種寒冷，黑暗而又難以理解的感覺。他突然不想碰觸强尼；在那一刹那，他永遠不想再碰觸强尼。就像是他發現了躺在自己的棺材裏看著棺材板被蓋上、釘牢，是什麼滋味。

『强尼。』他支支吾吾地說：『怎……怎麼……』

洛杰本來端著飲料走過來，此刻他却停住脚步，困惑不解。强尼的目光越過恰克的肩膀，望向遠方的積亂雲，眼睛迷迷濛濛的。

他說：『你們要離開那個地方，那裏沒有避雷針。』

『强尼……』恰克驚恐地望向他父親。『他好像忽然……發作……還是怎麼的。』

『閃電。』强尼大聲說。很多人都轉過頭來看他。他攤開雙手。『閃光，牆壁很堅固。門……擠滿了人。燒焦的人散發出烤豬般的味道。』

恰克的女友尖叫道：『他在說什麼呀？』談話中止了，每個人都注視强尼，像是在比較食物和飲料。

洛杰踏上前一步。『强尼！强尼！怎麼了？醒醒！』他在强尼迷濛的眼睛前彈彈手指。西方傳來了隱隱的雷聲，也許是巨人在喝甜酒的聲音吧。『怎麼了？』

强尼的聲音很清晰，而且適度的大聲，足以傳到在場五十幾位賓客的耳中——生意人和他們的太太，教授和他們的太太，達拉謨的中上等階級。『今晚別讓你的兒子外出，否則他會和其他人一樣活活燒死。那裏會有一場火災，一場可怕的火災。別讓他到凱西去。那裏將會被雷打中，在第一輛消防車到達之前燒成平地。 絕緣材料也會燒掉。他們會在出口處找到燒焦的屍體，那些屍體根本無法辨認，只能由牙齒著手。那……那……』

這時蓓蒂．崔西尖叫出聲，她的手很快掩住嘴巴，塑膠眼鏡掉到草地上，冰塊被潑濺到青草上，像大鑽石一樣閃閃發光。她喃喃說了幾句話，然後便昏了過去，漂亮的裙子翻起一個大浪。她母親跑上前來，一邊對强尼叫道：『你是怎麼了？老天爺，你究竟有什麼毛病？』

恰克瞪著强尼，臉色像紙一樣白。

强尼的眼睛漸漸轉爲清晰了。他環顧周圍瞪視著他的人羣，低喃道：『對不起。』

蓓蒂的母親跪在地上，抱住她的頭，輕輕拍打她的臉頰。那女孩動了動，發出呻吟。

『强尼？』恰克低語了一聲，然後，沒有等待一句答覆，便走向他的女友。

柴渥後院草坪上一片安靜。每個人都看著他。他們都看著他，因爲舊事又重演了。他們就像那些護士，和那些記者。他們是站在電線上的烏鴉。他們手裏拿著酒和馬鈴薯沙拉，瞪著他看，彷彿他是一隻蟲，一個怪物，彷彿他突然脫了褲子，袒露在他們面前。

他想要跑開，躲起來。他想吐。

『强尼，』洛杰攬住他的肩，說道：『到屋裏去吧。你得休息一下……』

遠方雷聲隆隆。

『凱西是什麼？』强尼抗拒著洛杰手臂壓在他肩上的力量，嗄聲說道：『那不是某個人的家，因爲那裏有出口標示。它是什麼？它在哪裏？』

『你不能把他帶開嗎？』蓓蒂的母親叫道：『他又使她不安了！』

『走吧，强尼。』

『可是……』

『走吧。』

他讓洛杰帶著他走向客人房。他們的皮鞋踩在碎石車道上，發出刺耳的扎扎聲，別的聲音似乎都消失了，直到他們走到游泳池時，才由後方傳來竊竊的低語。

『凱西在哪裏？』强尼又問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洛杰反問。『其他的你不是都很清楚嗎？可憐的蓓蒂．崔西都被你嚇暈了。』

『我看不到，那是在死亡區域裏。它是什麼呢？』

『我們先到樓上去吧。』

『我沒有生病！』

洛杰說：『那你一定是太勞累了。』他的聲音柔和而慰藉，就像人們對無藥可救的瘋子說話時的語氣。他的聲音使强尼害怕。頭痛又開始了，他强將它逼回。他們上樓到客人房去。

2

『覺得好些了嗎？』洛杰問。

『凱西是什麼？』

『那是梭馬渥玆的一家牛排館兼酒店。依照傳統，畢業舞會都是在凱西擧行的，天曉得爲什麼。你眞的不想吃片阿司匹靈嗎？』

『不要。別讓他去，洛杰。那裏會被閃電擊到，燒成平地。』

『强尼，』洛杰以和善而緩慢的口吻說：『你不可能知道像這樣的事。』

强尼喝了一小口冰水，然後用微微顫抖的手放下玻璃杯。『你說過你曾經調查過我的背景。我以爲……』

『是的，我是調查過，但是你下錯了結論。我知道別人認爲你是個通靈者或是什麼的，但是我要的不是一個通靈者，而是一個家庭敎師。你是個非常稱職的家庭敎師。我個人認爲，好的通靈者和壞的通靈者之間並沒有什麼差異，因爲我根本不信這些，就是這麼簡單，我不相信。』

『這麼說，我不就成爲一個騙子了。』

『一點也不。』洛杰仍然溫和地說：『我在薩西克斯的工廠裏有個領班一次絕不點三根火柴，但是那並不使他變成一個壞領班。我有些信仰虔誠的朋友，雖然我自己不上敎堂，他們仍然是我的朋友。你相信你能看到未來或遠方的事物，並不影響我是否要僱用你的判斷。不……也許這樣說並不完全確實。總之，我一決定這並不會妨礙到你幫助恰克的能力後，我的判斷就不再受到影響了。但是要我相信今晚凱西酒店會被燒成平地，就等於要我相信月亮是塊綠色的乳酪。』

『我不是騙子，而是瘋子了。』强尼說。想起來，實在也有些好笑。羅傑．杜梭和許多寫信給强尼的人指控他詐騙，但洛杰．柴渥却是第一個說他有聖女貞德情結的人。

『也不是瘋子。』洛杰說：『你曾經遭到嚴重的車禍，在死亡的邊緣中掙扎過來，所付出的代價可能是無法估計的。這件事我絕不敢亂說，强尼，只是如果外面草坪上的任何一個人——包括蓓蒂的母親——想要亂下愚蠢的結論，我會建議他們對他們所不了解的事最好還是閉上嘴巴。』

『凱西。』强尼突然說：『那麼，我怎麼會知道這個名字呢？我又怎麼會知道那不是某個人的家？』

『從恰克那裏聽來的。這個禮拜他開口閉口就是畢業舞會。』

『他可沒對我說過。』

洛杰聳聳肩。『也許他在和雪琍或我說話時，你無意中聽到了；雖然你不記得，但是你的潛意識却將它儲藏了起來……』

『對極了。』强尼譏諷道：『任何我們不了解的事，任何和我們並不相干的東西，我們就把它存在潛意識裏，對吧？二十世紀的神。有多少次當事情與你的實際觀點有所不合時，你就如此歸論呢，洛杰？』

洛杰的目光閃動了一下——也可能那只是想像。

『你把閃電和即將來臨的雷雨聯想在一起了。』他說：『你不明白嗎？那是很簡單的……』

『聽著，』强尼說：『我再說一次，那地方將會被閃電擊中，整個被燒毁。叫恰克待在家裏別出去。』

啊，上帝，頭痛向他襲來，像一隻老虎般的兇猛。他伸手按著額頭，不停地揉搓。

『强尼，你最近太勞累了。』

『別讓他出去。』强尼重複道。

『那該由他自己決定，我不會替他做主張。他是個好孩子，他有他的自由，而且他已經十八歲了。』

房門一聲輕響。『强尼？』

强尼說：『進來。』恰克開門入內，一臉擔心的神情。

『你還好嗎？』恰克問道。

『我沒事了。』强尼說：『只是頭有點痛而已。恰克……請你今晚別到那裏去。我以一個朋友的身分請求你，不管你的想法是否跟你爹一樣。請你不要去。』

『沒問題，老兄。』恰克愉快地說著，在沙發上坐下，又用一隻脚把一個坐墊勾過來。『就是用一條二十呎長的鐵鍊也別想把蓓蒂拉到那地方的一哩之內。你眞把她嚇壞了。』

『對不起。』强尼覺得難受、發冷，但如釋重負。『我很抱歉，但是也很高興。』

『你剛才突然有一種預感，對吧？』恰克注視强尼，又看看他父親，再把目光移向强尼。『我感覺到了。不太妙。』

『有時候人會有預感。我知道那有點嚇人。』

『呃，我是希望別再發生就是了。』恰克說：『不過，嘿……那地方不會眞的燒掉吧？』

『會。』强尼說：『你別到那裏去。』

『可是……』他困擾地看看他父親。『畢業班包下了那個鬼地方，是學校贊助的，你知道。那比分別在二、三十個地方開舞會，許多人躲在後街喝酒要安全多了。到時將會有……』恰克沉默了一會兒，然後又開始顯得驚惶。『到時將會有四百個人參加。』他說：『爹……』

『我想他並不相信這些。』强尼說。

洛杰笑著站起身。『那麼，我們開車到梭馬渥玆去，和那地方的經理談談吧。』他說：『反正這草地茶會乏味得很。然後，如果你們兩個還是覺得不安，今晚我們可以叫大家都到這兒來。』

他望向强尼。

『不過有個條件，那就是你得保持清醒，幫忙招待客人，老兄。』

『我樂於從命。』强尼說：『但是，如果你不相信的話，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爲了使你安心。』洛杰說：『也爲了恰克。到時候，等今晚平安無事地度過後，我就可以說我早就告訴過你了，再好好嘲笑你一番。』

『呃，不管怎麼說，謝謝。』强尼心情一放鬆，全身抖得更厲害了，但他的頭痛已消退爲隱隱的抽痛。

『還有件事，』洛杰說：『我想我們不可能憑你的片面之詞就叫店主取消租約，强尼。這可能是他每年最大的一樁生意。』

恰克說：『這個，我們可以想想辦法……』

『例如什麼呢？』

『呃，我們可以編個故事……』

『你的意思是說假話嗎？不，我不會那麼做，別要求我說謊，恰克。』

恰克點點頭。『好吧。』

『我們該動身了。』洛杰說：『都快五點了。我們就開那輛賓士到梭馬渥玆去吧。』

3

當他們三個人在五點四十分走進凱西酒店時，店主布斯．柯利正在吧枱招呼客人。強尼看見大廳門外的告示時，一顆心陡然沈落；告示上寫著：『今晚因舉辦私人舞會，七點關門。明天見。』

柯利倒還沒有打烊的意思，忙著招呼幾個邊喝啤酒邊看電視新聞的工人，和三對喝雞尾酒的情侶。他聽著強尼解釋，一臉難以置信的表情。等強尼說完後，柯利說：『你說你姓史密是吧？』

『是的。』

『史密先生，請你和我到這邊窗口來。』

他帶引強尼走到大廳窗畔，就在衣帽間的門旁。

『你看看外面，史密先生，再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麼。』

強尼望向窗外，心知他將看到的景象。朝西的九號公路，在午後一陣疾雨之後，地面已漸乾涸，上方的天際，一片澄澈清朗。積亂雲已經飄開了。

『沒什麼。至少，現在看不到什麼。可是……』

『沒什麼可是。』柯利說：『你知道我的想法嗎？你要我坦白告訴你嗎？我想你八成是個神經病。為什麼你要挑上我這麼胡亂詛咒一場，我不知道，也不在乎。但是如果你有點時間的話，小子，我要告訴你生活的事實。畢業班付我六百五十塊錢租下這個地方，他們僱了一個很棒的搖滾樂隊，從緬因來的橡樹合唱團。食物早已準備妥當，放在冰箱裏，隨時可以放進微波烤爐內，沙拉也都冰著了。飲料另外算，這些孩子多半都已年滿十八歲，可以喝酒了……今晚他們就會喝酒，誰能怪責他們呢，畢竟高中畢業一輩子就那麼一次。今晚我可以輕輕鬆鬆地賺進兩千元，我已經多請了兩個酒保，

六個女服務生，和一個女領班，假如我現在取消這場畢業舞會，我不但損失了一整晚，還得把我收下的六百五十元餐費歸還。甚至於平常到這裏吃晚餐的客人也不來了，因為那張佈告已經貼在那裏整整一個禮拜了。你聽明白了嗎？』

強尼問：『這裏有避雷針嗎？』

柯利舉起雙手。『我告訴這個人生活的事實，他却想討論避雷針！是的，我有避雷針！有個人到這裏來，大概是四年前了吧，跟我大談改進我的保險比率，所以我就買下了見鬼的避雷針！你高興了吧？耶穌基督！』他望向洛杰和恰克。『你們兩個在幹什麼？為什麼讓這個瘋子到處亂跑？你們都出去，好吧？我還有生意要做。』

恰克開口道：『強尼……』

『算了。』洛杰說：『我們走吧。打擾你了，柯利先生，也謝謝你費神費事，禮貌周到。』

『不必了。』柯利說：『一羣神經病！』他走回遊樂廳。

他們三人走出酒店。恰克懷疑地注視萬里無雲的晴空，強尼邁步走向車子，低頭看著自己的脚，覺得沮喪而難堪，太陽穴抽痛得厲害。洛杰背著手站立，抬頭望向酒店的屋頂。

『你在看什麼，爹？』恰克問。

『這裏沒有避雷針。』洛杰．柴渥深思地說：『根本就沒有避雷針。』

4

他們三個人坐在大房子的起居室裏，恰克坐在電話旁。他懷疑地看著他父親，說道：『大部份的人都不願意臨時改變計劃。』

『他們只是計劃外出罷了。』洛杰說：『他們大可以到這裏來的。』

恰克聳聳肩，又開始撥號。

結果，那天晚上原來打算到凱西酒店參加舞會的人，有一半都轉到柴渥宅來。強尼也搞不清楚他

們爲什麼來，有些人可能只是爲了這裏的舞會聽起來似乎比較有趣，而且不用再自己掏腰包買飲料。但是話傳得很快，這些孩子中，有不少人的父母親那天下午都參加過草地茶會的——結果，那晚强尼覺得自己像是被放在玻璃櫥窗裏的展覽品。洛杰坐在角落的一張櫈子上，喝著伏特加摻馬提尼，臉上一無表情。

八點左右，他走過佔據了四分之三個地下室的酒吧間兼遊樂室，彎身靠向强尼，在艾爾頓·强的吼聲中大聲喊道：『你要不要上樓去玩撲克牌？』

强尼感激的點點頭。

雪琍在厨房裏寫信。他們進去時，她抬起頭，笑著說：『我以爲你們兩個被虐狂要在那裏待一整晚呢。實在是沒必要，你知道。』

『我對這一切感到抱歉。』强尼說：『我知道那聽起來荒謬。』

『坦白說，是很荒謬。』雪琍說：『不過請他們到這裏來玩也很不錯。我並不介意。』

外面響起了嚨嚨的雷聲。强尼張望了一會兒，雪琍看在眼裏不覺好笑。洛杰到餐廳去拿收在櫥櫃裏的撲克牌遊戲板了。

『很快就過去了，你知道。』雪琍說：『只是打幾聲雷，下一陣雨。』

强尼說：『是的。』

她在信上簽了名，將信紙摺疊好，放進信封內，又寫了地址，貼好郵票。『你眞的有種不尋常的感覺，是不是，强尼？』

『是的。』

『一刹那的昏眩。』她說：『也許是飲食不足引起的。你太瘦了，强尼，說不定那只是一種幻覺，會不會？』

『不，我想不會的。』

室外，雷聲又響起了，但是很遙遠。

『我還是很高興他留在家裏。我不信占星術、命相學、透視力之類的東西，不過……我還是很高興他留在家裏。他是我們的獨生子……現在是個大孩子了，你大概會這麼想，但是想起他穿著開襠褲在公園裏騎木馬，好像還只是昨天的事。日子過得眞快。能够和他分享……這告別童年的典禮，我覺得很快樂。』

强尼說：『眞高興聽你這麼說。』他很怕自己忍不住掉下淚來。這七、八個月來，他好像愈來愈難以控制自己的情感了。

『你對恰克很有助益，我並不僅指教他閱讀而言，在很多方面都是。』

『我喜歡恰克。』

『是的。』她平靜地說：『我知道。』

洛杰拿著撲克牌遊戲板和一臺電晶體收音機回來了；他把收音機撥到WMTQ電臺，這電臺在華盛頓山頂上，專門播放古典音樂。

『這是艾爾頓·强的解毒劑。』他說：『打一盤一塊錢的輸贏如何，强尼？』

『好呀。』

洛杰坐下來，揉揉雙手。『哦，你會輸得傾家蕩產的。』他說。

6

時間就在他們玩撲克牌中溜逝。每打完一盤，他們就有一個人下樓去，看看是不是有人爬到撞球桌上跳舞或溜到外面去開兩人的小舞會。洛杰說：『我可不能讓任何女孩子在今晚的舞會上受孕。』

雪琍到起居室看書去了。每隔一小時，收音機暫停播放音樂，插播幾分鐘新聞時，强尼的注意力就會被分散。但是沒有關於梭馬渥玆凱西酒店的報導——八點，九點，十點都沒有。

十點的新聞報完後，洛杰說：『是不是有點相信你的預言不準了，强尼？』

『不。』

氣象報告是局部雷陣雨，午夜後放晴。

K.C.與陽光樂隊的低音樂聲透過地板傳到上面來。

强尼說：『舞會愈來愈鬧了。』

『去他的吧。』洛杰笑嘻嘻地說：『我看是愈來愈醉了。角落裏有人傳著帕美洛酒，有幾個楞小子拿它當啤酒喝。哈，到明天早上他們一個頭就有兩個大了，你等著瞧吧。我還記得我的高中畢業舞會……』

收音機傳來：『這是 WMTQ 電臺新聞快報。』

正在洗牌的强尼把牌撒了一地。

『別緊張，說不定只是佛羅里達發生綁票案什麼的。』

『不是。』强尼說。

播報員說：『新罕普夏梭馬渥兹此刻發生了一場該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火災，死傷人數不只七十五人。發生火災的地點是一家叫做凱西的餐廳兼酒店，出事時，該酒店正在進行一場畢業舞會。梭馬渥兹的消防局長米頓・霍維告訴記者，他們相信火災是在一次雷擊之後立刻發生的，並沒有任何縱火的嫌疑。』

洛杰・柴渥的臉血色盡失。他驀地在厨房座椅上挺直了背脊，目光定在强尼頭上的某一點，兩手無力地搭在桌上。由他們的下方傳來了談話聲和笑聲，和播報新聞的聲音混在一起。

雪琍走進來。她先看看她丈夫，又望向强尼。『怎麼了？發生什麼事了？』

『閉嘴。』洛杰說。

『……火仍在燒，霍維表示全部的死傷人數必須等到淸晨才能確定。據悉，已有三十多人被送往附近各醫院治療灼傷，多半是達拉謨高中的畢業班。由遊樂廳盡端盥洗室的小窗子安全逃脫的有四十人，大部份也都是達拉謨高中畢業班的學生，但是其他人顯然陷在致命的火窟中……』

『是凱西酒店嗎？』雪琍・柴渥尖聲叫道：『是那個地方嗎？』

『是的。』洛杰出奇的鎮定。『是那個地方。』

樓下一時靜了下來，緊接著是一陣奔上樓的脚步聲。厨房的門被猛然打開，恰克衝了進來，找著他母親。

『媽？怎麼了？怎麼回事？』

洛杰以同樣沉著的聲音說：『看來你救了我們的兒子一命。』强尼從未見過如此蒼白的臉；此刻的洛杰簡直像一個蠟人。

『那裏燒了嗎？』恰克的聲音是難以置信的。在他後面，其他人也都跟著上樓來了，一堆人擠在一起，驚恐的低語。『你是說那地方燒毁了嗎？』

沒有人回答。然後，突然間，在恰克的後方，傳來了蓓蒂・崔西尖銳而歇斯底里的叫聲：『是他的錯，那邊那個人！是他使這場火發生的！他用意志力放了火，就像「嘉莉」那本書裏的描寫，你這個殺人犯！兇手！你……』

洛杰轉向她，大吼了一聲：『住嘴！』

蓓蒂哭了起來。

『燒了？』恰克重複道。他似乎是在問自己，這兩個字是不是正確的。

『洛杰？』雪琍低語：『洛？甜心？』

樓梯上和地下室的遊樂室裏，嗡嗡的人聲愈來愈響，彷彿風吹過樹葉的沙沙聲。立體音響關掉了，只剩下喃喃的低語。

邁克在那裏吧？莎娜去了，對不對？你確信嗎？是的，我正要離開時恰克打電話來，那個人胡言亂語時我媽也在場，她說她有種不祥的感覺，堅持要我到這兒來。卡賽去了吧？雷伊也在那兒？慕琳・翁廸在那兒嗎？哦，天啊，真的嗎？她……

洛杰緩緩站起身，轉過頭，說道：『我建議我們找在場最冷靜的幾個人開車，把我們都載到醫院去，他們會需要有人捐血的。』

強尼像尊石像般呆坐不動。他發現自己想著不知道他是不是還能再動彈。窗外，雷聲隆隆，緊接著，他聽到他母親的聲音：

要負起責任，強尼。

第二十四章

親愛的強尼：

找到你並不是難事——我常想只要你有足夠的鈔票，便可以找到這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人，正巧鈔票我有的是。也許我這麼坦白直言會勾起你的傷痛，但是恰克、雪琍和我欠你的太多，無論如何，我們應該實話實說。錢可以買到很多東西，却不可能收買閃電。他們在餐廳的男廁所裏又找到了十二個男孩，那裏的窗子被釘死了。火沒有燒到那裏，但是濃煙沒放過那個地方，這十二個男孩全都是窒息而死的。我無法將這件事輕易忘懷，因為恰克本來也可能是他們之中的一個。所以，我『追查』出你的下落，正如你在信中所說的，同時，我不可能如你所請的不再打擾你，除非你將我隨函附上的支票收下兌現。

你會注意到，這張支票的面額比你在大約一個月前所退還的那一張要小得多了。我和東緬因醫院取得聯繫，把你未付的醫藥費都付清了，所以你現在是無債一身輕了，強尼。這是我能做的，我做了——而且心甘情願，樂意之至。

你說你不能收下這筆錢，我說你能，而且應該收下。你會收下的，強尼。我追踪你到勞德岱堡，如果你再離開那兒，不管你到哪裏我還是查得出來，就算你跑到那不勒斯去。你可以罵我是隻不肯放過你的蝨子；我却把自己看成『天堂的獵犬』。我不想獵捕

你，強尼。記得那天你跟我說過別犧牲我的兒子，我差點犧牲了他，可是其他人呢？一共有八十一個人死亡，三十多個人嚴重燒傷或殘廢。我想到恰克說也許我們可以編個故事什麼的，而我却義正辭嚴地說：『我不會那麼做，恰克，別要求我說謊。』唉，本來我可以挽救這一切的，因此我自責不已。我可以給那個姓柯利的屠夫三千塊錢，叫他取消舞會，那一晚關門歇業。那樣算起來，不過是三十七元就可換回一條人命。所以，當我說我不想獵捕你時，請你相信吧；我光是自怨自艾便已忙不過來了，我想總要有好幾年我會於心不安的。為了拒絕相信我的五種感覺無法觸及的事，我也要付出代價。請你不要以為我付清醫藥費並寄上支票，是為買個心安。錢無法收買閃電，也無法收買惡夢。這筆錢是為了恰克，雖然他一無所知。

收下支票，我就不會再打擾你，就這麼一言為定。你可以把它寄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或是流浪犬之家，或是拿去賭賽馬輸個精光，我不在乎，但請你務必收下。

我為你覺得必須如此倉促的離開而抱憾，但是我想我了解。我們都希望很快再見到你。恰克將在九月四日前往史托文敦預校註冊。

強尼，請你收下支票吧。

洛杰・柴渥 敬上

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

親愛的強尼：

你難道相信我會就這樣作罷嗎？拜託，收下支票。

洛杰　敬上
一九七七年九月一日

親愛的強尼：

香琳和我知道了你現在在哪兒都很高興，接到你那麼一封語氣自然輕鬆的來信，尤其令我們寬心。但是有件事叫我很困擾，孩子。我打過電話給桑恩．韋季，把你信上說到頭痛次數愈來愈頻仍的那一段唸給他聽，他勸你立刻去看醫生。強尼，不要再拖了。他怕也許是舊疤痕組織附近又形成了凝塊，因此我很擔心，韋季也很擔心。自從你自昏睡中復甦之後，你一直就不是很健康的，我上次在六月初見到你時，覺得你好像非常疲倦。韋季沒有說，但是我知道他最希望的是你搭機離開鳳凰城，回家來，讓他親自看看你。現在你可不能拿沒錢推諉了！

洛杰．柴渥曾兩次打電話到這兒來，我把我能說的都告訴他了。當他說那並不是安心錢或救了他兒子一命的報酬時，我相信他說的是真話。我想你母親一定會說那個人是以他所知的唯一方式在贖罪。總之，你收了那筆錢，我只希望你說你是為了『讓他別再糾纏你』才收下支票，並不是出於真心的。我相信你有足夠的勇氣做任何事，而不必是基於那樣的理由。

現在，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說才好，但是我還是要說。請你回家來吧，強尼，新聞界的人已不再瞎起鬨了——我可以聽到你說：『哦，狗屎，經過這件事後，那是不可能再平息了。』就某方面而言，我想你是對的，但是你也錯了。柴渥先生在電話上說：『如果你和他通話，試著讓他了解除了十六世紀的拿斯特拉德瑪之外，沒有一個通靈者的神

力可以維持九天以上。』我很擔心你，孩子。我擔心你為了死者而自責，卻沒有為了生者而慶幸；那晚到柴渥家去的那些人，都是因為你而逃過了劫難，是你救了他們。我也掛念你，正如你祖母生前常說的：『我想死你了！』所以請你盡快回家來吧。

爹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日

又及：我把關於火災及對你加以描述的剪報寄給你；這些都是香琳收集的。你說過：『參加過草地茶會的那些人，一定都會爭先恐後地發言。』真是一點也沒錯。我想這些剪報可能會使你更心煩，果真如此，就把它們丟了吧。不過香琳的意思是，或許你看一看後會說：『這並沒有我想的那麼糟，我可以面對這一切。』那也正是我所希望的。

親愛的強尼：

你的地址是我爹告訴我的。美國大沙漠如何呢？有沒有碰到紅番呀（哈——哈）？我現在在史托文敦預校，這地方還不壞，我修了十六個學分。高等化學是我最喜歡的，雖然在上過達拉謨高中的課以後，化學課本實在沒什麼看頭；我總覺得我們以前的化學老師，老賈勒．方恩，要是能製出秘密武器，把整個世界都炸毀，一定會快樂多了。英文課，最初這四個禮拜，我們讀的是沙林傑的三個短篇，『麥田捕手』、『芬妮和左伊』以及『建高屋椽的木匠』。我很喜歡他的作品。我們老師告訴我們，他仍然住在新

罕普夏，但是已經放棄寫作了。那真令我百思不解。怎麼會有人在就要成名之前就那麼放棄了呢？哦，這裏的足球隊很爛，不過我漸漸喜歡橄欖球了。教練說踢足球的能手就該玩橄欖球，不會踢足球的笨蛋就該去踢足球。我還摸不清他說的是真話或是出於嫉妒。

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地址告訴畢業典禮那晚來我們家參加舞會的一些同學，他們想寫信向你道謝。蓓蒂・崔西的母親也想向你道謝；你一定還記得她吧，那天下午她的『寶貝女兒』在草地茶會上昏倒時，她還嘰哩呱啦亂叫的，現在她覺得你是個不錯的人。對了，我和蓓蒂分手了。像我這麼『稚嫩的年齡』（哈——哈），還不適宜長遠的男女關係，而且蓓蒂上維薩大學了，你大概也料得到。我在這裏認識了一個很正的小姑娘。

有空時寫信給我吧，老兄。聽我爹的口氣，你好像消沉得很，我真想不透，因為我覺得你實在已經盡力了。他錯了，是不是，強尼？你並沒有消沉，對吧？請寫信告訴我你很好，我很擔心你。那是個笑話，是吧，古怪的阿弗烈・紅曼竟會擔心你，不過我是真心的。

你在信中務必告訴我，為什麼賀登・高菲德總是那麼無病呻吟，他甚至不是黑人啊。

恰克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又及：那個很正的小姑娘叫做黛妮・韋曼，我已經使她迷上『邪惡之路』這本書

了。她也喜歡一個龐克搖滾樂隊——雷蒙斯樂團，你該聽聽他們的歌，不是蓋的。

親愛的強尼：

不錯，好多了，你好像還滿好的。聽你說在鳳凰城公共事務部的工作，真快把我笑死了。在我以『史托文敦之虎』的美名出賽過四場足球賽後，我並不同情你被太陽曬傷。教練說的大概沒錯，不會踢足球的笨蛋就去踢足球，至少在這個地方。我們的記錄是勝一負三，在我們得勝的那一場，我三次觸地得分，蠢得因過度充氣而昏倒，把黛妮嚇昏了（哈——哈）。

你問我家鄉的人對格雷・提森當了眾議員之後有什麼看法，這整個週末我就在家裏調查，我將盡我所能告訴你。我先問我爹，他說：『強尼對那傢伙還感興趣嗎？』我說：『他想知道你的意見，可見他的基本品味不佳。』他就對我媽說：『看吧，預科學校把他變成一個自作聰明的屁眼了，我早就料到了。』

呃，長話短說，多數人對提森的表現如此之好都很驚訝。我爹說：『如果產生眾議員的每一區選民，在眾議員上任十個月之後，必須對該位議員的表現打成績的話，提森所得到的大部份是八十分，他對卡特的能源法案以及他在本區的石油加熱限價法案，可得九十分，他的努力也可以得到九十分。』爹要我告訴你，以前他認為提森是個鄉巴佬的想法，說不定是錯了。

我在家時還找過別的人談論這個問題，他們都對他從不西裝革履的形象表示好感。經營快餐店的賈維太太說，她認為提森『不畏強權』。城裏那家木桶客棧的老闆，亨利・巴克，說他覺得提森『幹得好極了』。其他人的意見大同小異。他們把提森所做的

和卡特沒有做的互相比較，多數人都對卡特感到失望，並且後悔投票選他。我問過某些人他們對那些飛車騎士還在附近遊蕩，而且桑尼·伊曼又是提森的得力助手之一，難道一點也不擔心嗎？結果好像沒有人很在乎。開唱片行的那個人對我這麼說：『如果湯姆·海登可以同性戀，艾齊·克利佛可以召喚耶穌，幾個飛車黨加入政府機構又有什麼不對？何必追究太多呢？』

這就是你要的答案了。我本想再多寫些，但是練足球的時間到了。這個週末我們將和巴爾野貓隊碰頭，到時可有得苦頭吃了。我只希望這個球季過去後，我還活得好好的。保重，老兄。

恰克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七日

以下摘自一九七八年三月四日的『紐約時報』：

FBI偵探在奧克拉荷馬被殺

時報特訊——在聯邦調查局服務十年的資深幹員，三十七歲的厄迦·藍特，昨晚在奧克拉荷馬市停車場內遭人殺害。警方表示，當藍特先生發動車子時，預先藏在他車中的炸彈便被引燃爆炸。這種暗殺手法，與兩年前亞利桑納州的調查記者丹恩·波爾被殺的方式相同，但是聯邦調查局組長威廉·魏特卻想不起任何可能的關連。魏特先生既不承認也不否認藍特生前正在調查可能與當地政治家有關的土地黑市買賣。

藍特先生生前奉有的任務究竟是什麼，似乎秘不可告，司法部的某消息來源聲稱藍特先生所調查的並不是可能的土地詐欺案，而是一樁國家機密事件。

藍特先生是在一九六八年加入聯邦調查局行列的，其後……

第二十五章

1

強尼收在衣櫃裏的筆記簿由四本增爲五本，到了一九七八年秋天已多達七本。一九七八年秋天，在兩位教皇迅速繼位、死亡之間，格雷·提森成爲全國性的新聞人物。

他以壓倒性的勝利再度當選爲衆議員，同時在保守主義十三提案之下，組成了美國現行黨。更令人驚異的，有許多位衆議員竟背叛了原黨立場，『倒戈於他』——正如格雷·提森所津津樂道的。他們多數人都有相似的信仰，強尼界定爲對國內提案驚人的自由激進，對外交政策的提案卻異常保守。卡特簽署巴拿馬運河條約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投贊成票。在國內立場上，當你剝掉那層自由主義的外衣時，會發現他們原來也很保守。美國現行黨對麻醉藥吸食者絕不寬容，並且希望各城市或浮沉全由自己決定。（格雷宣稱：『一個辛勤努力的牛奶廠工人沒有必要以他的賦稅補助紐約麻醉藥計劃。』）他們要縮減妓女、皮條客、無業遊民和曾經有過重罪記錄者的福利金，他們要全面性地改革稅率，免除社會服務的稅捐。那一切都是一條老歌，但美國現行黨爲它配上好聽的新曲調後，老歌新唱。

在任期結束前一年，有七位衆議員和兩位參議員轉入該黨，結果兩位參議員和六位衆議員競選連任成功，這九位議員中，有八位是基礎已被削弱到無足輕重的共和黨員，他們的轉黨及其後的當選連

任，實在是非常高明的策略。

已有些人認爲格雷・提森將會成氣候，而且指日可待。他沒辦法把全世界的汚染送到木星和土星去，但他成功的逐出了至少兩個『惡棍』——一個是在停車場抽取回扣攢入私囊的衆議員，一個是常光顧同性戀酒吧的總統助理。他的石油限價法案顯出他的遠見和膽識，他謹愼地引導它由委員會到最後投票的通過，更讓人佩服他的精明。一九八〇年對格雷而言尙嫌太早，一九八四年要冒的險也不小，但只要他保持冷靜，繼續打基礎，到一九八八年時，只要風向沒有激烈變化到足以把他建立的黨吹跑，誰也不敢說將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共和黨已陷入混亂的分裂狀態，假設孟岱爾或傑利・布朗或甚至於霍華・貝克可能繼卡特之後接任總統，其後又由誰來接任他們呢？卽使是一九九二年對格雷來說也不嫌遲。他現在還年輕得很。是的，一九九二年的時機最合宜了……

强尼的筆記簿裏有不少幅政治漫畫，全都畫著歪嘴而笑，頭戴建築工人頭盔的格雷・提森。有一幅歐立芬所畫的，顯示格雷將一桶標有『限制價格』的石油滾過衆議院的走道，頭上的硬帽略斜向腦後。前面坐的是吉米・卡特，搔著頭露出一臉困惑的神情；根本沒看見格雷。這幅漫畫的說明文字是：『別擋住我的路，吉米。』暗示卡特將會被壓倒。

頭盔。不知怎麼的那頂頭盔比其他的一切都更困擾强尼。共和黨的標誌是象，民主黨的標誌是驢，格雷・提森的標誌却是建築工人頭盔。在强尼的夢中，有時候格雷戴的是摩托車騎士的頭盔，有時又變成煤礦工人的頭盔。

2

在另一本分開放的筆記簿上，貼著他父親寄給他的剪報，全是關於凱西酒店的那場火災的。他一次又一次地重看，雖然重看的原因是韋季、洛杰或他父親想都想不到的。通靈者預言火災。含淚而感激的母親說：『我女兒本來也會死的。』（這個『含淚而感激的母親』就是蓓蒂・崔西她媽。）找出岩城堡命案兇手的通靈者預言了閃電之火。酒店火災死亡人數已達九十。老父說强尼・史密已離開新英格蘭，但堅不透露他在何處。他的照片，他父親的照片，許久以前發生在克立夫鎭六號公路上那場車禍的照片，那時莎拉・白奈兒還是他的女友。現在莎拉是個婦人，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赫柏在上一封信中還提到，莎拉竟已有了幾絲灰髮。眞難以相信他自己已三十一歲了。難以相信，却是事實。

在這些剪報的四周是他的摘記，他痛苦的努力，想將心底的疑問一勞永逸地解答。他們都不了解這場火災眞正的重要性，它對如何處理格雷・提森的事提出了强烈的暗示。

他寫道：『對於提森，我必須採取行動。我必須。凱西酒店的火災，我沒有看錯，這件事我也將是對的，我心底沒有一點疑問。他將會成爲總統，他將會發動一場戰爭——或是因爲失職而引發一場戰爭，其結果都是相同的。

『問題是：我必須採取怎樣的非常手段呢？

『就以凱西酒店做爲試管例子吧。對我來說，這件事的發生幾乎像是一種啓示；老天，我的口氣愈來愈像我媽了，但事實如此。好，我知道將會有一場火災，也將會死很多人。這樣便足以救他們了嗎？答：並不足以救所有的人，因爲人們總是要等事實存在後才會眞的相信。到柴渥家而沒有到凱西酒店去的人得救了，但是重要的是要記住洛杰・柴渥並不是因爲相信我的預言才舉行舞會的。他舉行舞會是爲了要使我心安，這一點他說得很明白。他是在事後才相信的，蓓蒂・崔西的母親也是事後才相信的。事後——事後——事後。到那時已經太遲了，因爲死傷已造成了。

『所以，問題二：我可能改變結果嗎？

『是的，我可以開一輛車擋在酒店門前，或者，我可以在那天下午先縱火把那地方燒了。

『問題三：這兩種行動，將會使我得到什麼後果？

『鋃鐺入獄，很可能。如果我選擇開車停在那裏，當晚閃電擊中它之後，我想我就可以反辯了……不能，行不通。一般的經驗也許承認人類的心靈有某種特殊能力，但是法律却不承認。現在我想，如果這件事能從頭來過，我一定會採取其中一種行動，而不考慮後果。可不可能，我並不完全相

信自己的預言呢?

『提森的事就各方面看來都可怖得相似，只除了，謝天謝地，我還有很多的準備時間。

『因此，再回到最重要的一點：我不願讓格雷・提森變成總統。我要如何改變結果呢?

『1.我回到新罕普夏去，「倒戈向他」，正如他所說的。試著在美國現行黨裏製造一點混亂，試著破壞他。藏在地毯下的灰塵够多了，只要將它們掃一點出來就可以了。

『2.僱一個人刨出他的爛根。洛杰剩餘的錢足够僱一個好手了。另一方面，我覺得藍特是個好手，但是藍特死了。

『3.使他受傷或將他弄成殘廢。就像亞瑟・布萊明使華理士變成跛子那樣。

『4.殺死他。暗殺他。

『現在，來討論缺點或障礙吧。第一個選擇不够確實。到頭來我說不定沒有做出任何具體的事，反而被那些地獄天使教訓一頓。更糟的是，這個叫桑尼・伊曼的人，在特蘭堡演講會的事件之後，可能熟記了我的面貌。讓一個危險人物入夥，豈不是自討苦吃嗎?如果說提森的手下中，有一個人的工作是專門記住任何古怪的人或瘋子的，我也不覺得驚訝。這些怪人中必然包括我在內。

『接著是第二個選擇。如果所有的爛根都已被挖掉了呢?假如提森已形成更高的政治聲望——他所有的行動似乎都志在如此——或許他已經把一切都清除了。另一件事：地毯下的灰塵髒不髒，完全看新聞界的筆下功夫，而新聞界却喜歡提森。他助長他們。如果這是小說，我想我可以搖身一變爲私家偵探，「把他的瘡疤揭開」，然而事實是我根本不知從何著手。或許你會說我「看」人的能力，找尋失落之物（如韋季所言）的能力，會使我大有斬獲。如果我能找到藍特被殺的內幕，那就成了。但是提森也許會把那一切都推給桑尼・伊曼吧?何況我並不能肯定藍特被殺時是否仍在追查提森，雖然我懷疑是的。很可能最後我釘到的是桑尼・伊曼，提森仍逍遙法外。

『總而言之，第二個選擇還不够穩當。**賭注**太大了，以至於我根本不太敢想這個可能性，每一想到頭就痛得要命。

『我甚至曾突發奇想，考慮過嘗試用迷幻藥來釣他，或是把迷幻藥摻進他所喝的酒中，使他發狂，但是那些都只是電視影集裏的把戲罷了，全是狗屎。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所以這個「選擇性」根本不值得談論。說不定我可以綁架他。畢竟，那傢伙只是個美國衆議員。我不知道該到哪裏去找海洛英或嗎啡，但是從鳳凰公共事務部的拉瑞・馬諾那裏，我可以弄到很多LSD。他有各種目的不同的藥丸。但是，假使他覺得服食迷幻藥後達到的高潮滋味不錯呢?

『槍擊他，將他弄成殘廢?也許我可以，也許我不能。我想在適當的環境下，我辦得到——就像在特蘭堡的演講會上。假設我成功了。在勞勒的事件後，喬治・華理士的政治力量就大爲減弱了。另一方面，羅斯福坐著輪椅競選，甚至以他的殘廢贏得選票。

『那就只剩下暗殺一途了。這是無可爭論的一個選擇。成爲一具屍首的人，如何競選總統呢?

『如果我能扣動扳機。

『如果我能，我的結果將會如何呢?

『鮑比・達倫唱著：「蜜糖，這你還用問我嗎?」』

還有許多其他的摘記和雜記，但唯一眞正的一段是單獨寫出，同時加畫了框框的：『假設徹底的暗殺成爲唯一的選擇呢?又假設我眞能扣動扳機呢?殺人仍是錯誤的。殺人是不對的。說不定還有一個答案。感謝上帝我還有很多年的時間。』

3

但是對强尼而言，時間不多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在另一個衆議員被暗殺不久之後，加州衆議員李奧・賴恩在南美圭亞納叢林裏的飛機跑道上遭槍殺身亡，强尼・史密這才發現時間緊迫。

第二十六章

1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兩點半，布德・裴科招呼一個高瘦憔悴，眼睛充血的客人。布德在第四街鳳凰城體育用品店上班，聖誕節過後的那一天，店裏除了他以外還有兩名店員，大部份的生意都是來換東西的——但這個人却是來買東西的顧客。

他說他要買一枝好步槍，要輕、快、準。布德拿了好幾枝槍給他看。聖誕節過後一天，賣槍的櫃臺向來門庭冷落；聖誕禮物得到槍的人，很少會拿來換別的東西。

這個人很仔細地看過每一枝槍，最後選中了點二四三口徑的雷明頓七〇〇，是一枝後座力小、彈道平順的好槍。他在步槍證書上簽的名字是强尼・史密，布德心想：那八成是個化名。『强尼・史密』付的是現鈔——從鼓脹的皮夾子裏抽出二十元面額的鈔票——拿走了櫃臺上的槍。布德想刺探他，便告訴他可以免費把姓名縮寫燙在槍柄上。『强尼・史密』却搖了搖頭。

當『史密』走出店舖時，布德注意到他的脚跛得厲害。他心想：要再指認這個傢伙絕無問題，他的跛脚和脖子上長長的疤都是很明顯的特徵。

2

十二月二十七日早上十點半，一個跛著脚走路的瘦男人進入鳳凰城辦公用品供應中心，走向店員狄恩・柯萊。柯萊說，後來他注意到這個男人有隻眼睛裏有他母親所說的『火花』。這名顧客說他要買一個大手提箱，最後挑中了一個漂亮的牛皮製品，上好的，價格是一百四十九元九角五分。這個跛脚男人以嶄新的二十元鈔票當場把錢付清。這一筆交易，由挑選到付錢，費時不到十分鐘，然後那人便走出店舖，向右轉向市區，此後狄恩・柯萊便沒有再看過他，直到他的照片出現在鳳凰城太陽報

上。

3

同一天下午午後，一個高瘦的男人走向鳳凰城總車站的窗口，向波妮・艾瑞詢問由鳳凰城到紐約的火車情況。波妮把火車在各站的接駁給他看。他用手指按著表，一行一行仔細看過，然後把它們記下來。他問波妮・艾瑞是不是可以賣給他一月三日離開的車票。波妮按過電腦終端機後，說她可以。

『那麼你何不……』那高瘦的男人話說了一半便停下來，伸手按住他的頭。

『先生？你還好嗎？』

那男人說：『煙火。』後來她告訴警方，她清清楚楚地聽到他說『煙火』。

『先生？你沒事吧？』

『頭痛。』他說：『抱歉。』他想要微笑，但那張塌陷而顯老的臉却不合作。

『你要不要吃一片阿司匹靈？我有。』

『不用了，謝謝，很快就會消失的。』

她劃了各站的票，告訴他他將會在一月六日正午抵達紐約的中央大車站。

『一共多少錢？』

她說了，又問他：『你要以現款付清還是記帳，史密先生？』

『付清。』他說著，從皮夾子裏掏出錢來——全是二十元和十元的鈔票，一大疊。

她數過鈔票，找了零錢，再把他的車票和收據一併給了他。『你的火車將在早上十點半離開，史密先生。』她說：『請你在十點十分準時到這裏準備上車。』

『好。』他說：『謝謝你。』

波妮給了他一個職業性的笑容，但史密先生已經轉身離開了。他的臉色非常蒼白，波妮覺得他好像很痛苦。

她十分肯定他說了『煙火』兩個字。

4

埃登・古利是鳳凰城至鹽湖城列車的車掌。一月三日早上十點剛過，那個高瘦的男人就出現了，埃登扶他爬上階梯進入車裏，因爲他的脚實在跛得厲害。他揹了一個很舊的方格布旅行袋，袋子有磨損的痕跡，邊緣都綻開了。但在他的另一手上，却提了一個全新的牛皮手提箱，看樣子好像很重。

埃登問：『我幫你拿吧，先生？』他指的是那個手提箱，但那個乘客却把旅行袋遞給他，還有車票。

『不，我會在旅途中査票，先生。』

『噢，好的。謝謝你。』

一個很有禮貌的人，後來聯邦調查局的人詢問埃登時，埃登就這麼說。而且付小費也很大方。

5

一九七九年一月六日，紐約的天氣昏暗，烏雲密佈——有下雪的跡象，但雪到底沒落下來，卓齊・柯蒙的計程車停在中央大車站對面的碧茉飯店前。

車門開了，一個髮色略灰的瘦男人上了車，行動謹愼，顯然也有些痛苦。他把一個旅行袋和一只手提箱放到他身旁的座位上，關上車門，然後將頭仰靠向後，閉上眼睛休息了一會兒，似乎是非常、非常疲累了。

卓齊問道：『我們到哪兒去，朋友？』

他的乘客看看一張紙，說：『港務局車站。』

卓齊把車開向街心。『你的臉色有點蒼白呢，朋友。我的大舅子膽結石發作時，臉色就像你那樣。你有結石嗎？』

『沒有。』

『我的大舅子，他說膽結石發作起來比什麼都痛，除了腎結石之外。你知道我怎麼告訴他嗎？我告訴他，他瞎扯。我說，安第，你是個不錯的人，我喜歡你，但是你就是喜歡瞎扯。我說，你得過癌症嗎，安第？我問他，你知道，問他是不是得過癌症。我的意思是，人人都知道癌症才是最痛的。』

卓齊看了照後鏡一眼。『我是眞心的問你，朋友……你沒事嗎？因爲，我告訴你，你看起來眞像要死了。』

那乘客答道：『我很好。我只是……在想另一次搭計程車的時候；很多年以前了。』

『噢，是的。』卓齊若有其事地應了一聲，彷彿他知道那人說的是哪回事。呃，紐約充滿了瘋子，這一點是無可否認的。在短暫的停頓之後，他又繼續說著他的大舅子。

6

『媽咪，那個人是不是病了？』

『噓。』

『好嘛，可是他是不是嘛？』

『阿丹，別吵。』

她對灰狗巴士走道另一側的那個男人笑笑，一個歉然而無可奈何的笑，但是那男人好像根本沒聽到阿丹的話。這可憐人眞的一臉病容。阿丹才四歲，可是他沒有看錯。那男人沒精打采地望著車窗外；車子一過康乃狄克州界，雪就開始飄落了。他實在是太蒼白，太瘦了，而且他的大衣衣領掩不住脖子上那道科學怪人般可怕的疤痕，彷彿不多久以前，某個人曾嘗試將他的頭摘下來——嘗試，而且差一點就成功了。

灰狗巴士開往新罕普夏的樸資茅斯，如果雪沒有影響車速，他們將在晚上九點半到達。茱麗・白倫和她的兒子要去探望阿丹的奶奶，那個老太婆一定又會一如往昔地把阿丹寵壞——不多久阿丹就要

撲進他奶奶的懷抱了。

『我要看他。』

『不行，阿丹。』

『我要看他是不是病了。』

『不行！』

『好吧，可是要是他死了呢，媽？』想到這個可能性，阿丹的眼睛發亮。『說不定他現在就死了！』

『阿丹，閉嘴！』

『嘿，先生！』阿丹叫道：『你死了嗎？』

『阿丹，你給我閉嘴！』茱麗已窘得滿臉通紅了。

這時阿丹哭了起來，不是眞正的哭，只是撒賴的哼聲；每當他這樣撒賴時，她就會揪住他，擰他的胳臂，直到他眞的有得哭的。在這種時候——坐在巴士中穿過入夜後的另一場暴風雪，身旁還有個亂哼的兒子——她就不禁希望她母親在她長到可以懷孕的年齡以前，就早早先把她弄得無法 懷孕算了。

就在這時候，那男人轉過頭來對她微笑——那笑容疲倦而痛苦，但却很甜蜜。她看見他的眼睛充血，似乎曾經哭過。她試著同他一笑，却覺得虛假而不安。那隻紅色的左眼——和頸子上那道突起的疤痕——使他的左半邊臉顯得兇惡嚇人。

她暗自希望那男人在中途下車，結果他却和他們一樣，直到樸資茅斯才下車。在車站裏，阿丹的奶奶抱住那咯咯笑的孩子時，她又瞥見了那個人。她看到他跛著脚往大門走去，一手提了一個破旅行袋，另一手却拎著一只全新的牛皮提箱。有一剎那，她突然覺得背脊發涼。他那樣子實在比跛脚還糟——簡直就是踉踉蹌蹌的。但是有件事却是無可置疑的，後來她告訴新罕普夏的州警。那就是他似乎知道自己將要去什麼地方，而且任何事情也不能阻止他到那裏去。

然後他推門步入黑暗中，消失了踪影。

7

汀士岱爾是新罕普夏達拉謨之西的一個小鎮，隸屬於議會的第三區。在汀士岱爾河邊那棟被燻黑了的磚造廠房，是柴渥工廠中最小的一間，雖然樣子醜陋，却使這個小鎮保持著生氣。若說它有什麼名聲的話（根據當地商會所說），那就是它是新罕普夏州第一個有街燈的小鎮。

一月初的一天晚上，有個早生灰髮的年輕人，跛著脚走進全鎮唯一供應啤酒的汀士岱爾酒館。店主廸可·歐奈，就在吧枱內服務。由於不是放假日，北風又呼呼作響，店裏的生意清冷得很。外面積雪已有兩、三吋，而且有增加的跡象。

這個跛脚的男子踐落靴子上的雪，走向吧枱，叫了一杯酒。歐奈倒給他。那人又喝了兩杯，隔著吧枱看電視。電視的彩色不鮮明，這兩個月來都是這樣，螢光幕上的明星一個個像是衰老的食屍鬼。歐奈不記得曾在鎮上看過這個人。

倒酒給角落裏的兩個老顧客後，歐奈回到吧枱邊，問道：『再來一杯嗎？』

『再喝一杯又何妨。』那人說著，指指電視機上面的相框。『你大概見過他吧。』

相框裏框的是一張政治漫畫，畫的是格雷·提森，頭戴建築工人頭盔，將一個穿著西裝的人丟下國會臺階。那個穿西裝的人是路易·昆因，一年多以前因爲收受停車場回扣被迫辭職。漫畫的標題是：『**將惡棍趕出去**』，角落上寫有兩行潦草的字跡——『給廸可·歐奈：你的酒館是第三區**最正點的！繼續賺錢吧！**——格雷·提森。』

『那還用說嘛！』歐奈說：『上回他競選議員時到我們這兒來演講，爲鎮上的每個人簽名，禮拜六下午兩點到酒館裏來，請大家喝一杯。那天眞是我生意最好的一天。大夥兒本來只讓他請一杯的，後來他却把酒錢全都付了。那眞是再好不過了，對吧？』

『你好像很佩服他。』

『是呀。』歐奈說：『誰要說他壞話，我就賞他一頓拳頭。』

『呃，我可不願意試。』那男人放下三個兩角五分硬幣。『我請你喝一杯。』

『哎呀，好吧，謝謝。請問您貴姓？』

『我叫强尼·史密。』

『啊，眞是幸會了，强尼。我叫廸可·歐奈。』他爲自己倒了一杯啤酒。『是呀，格雷爲我們新罕普夏第三區做了不少事。有很多人不敢坦白說出來，可是我才不，我要大聲說出來：有一天格雷·提森會當總統的。』

『你這麼想嗎？』

『是的。』歐奈走回吧枱邊，又說：『新罕普夏不够大，不可能使他滿足的。他是個政治家；我可難得這麼讚美一個人的，我覺得那些議員們不過是一羣貪財的騙子，但是惟有格雷例外。他是個堂堂正正的人。五年前你要是告訴我有一天我會這麼說，我一定會笑掉大牙；要我讚美哪個從政的人，那可比叫我唸詩還難。然而，他媽的，他眞是條好漢。』

强尼說：『這些人大半在競選時和你稱兄道弟的，等到他們當選了就變成去你的，滾一旁去吧，在下次選舉前我可有好日子過了。我是緬因人，有一次我寫信給穆斯基，你知道我收到什麼嗎？一張印刷信！』

『啊，那個波蘭佬。』歐奈說：『對波蘭佬你還能抱什麼期望？我告訴你，每個週末格雷都回到第三選區來！你說那像去你的，滾一旁去嗎？』

『每個週末，吭？』强尼啜了口啤酒。『哪裏？特蘭堡？里芝威？大城市？』

『他有個體系。』歐奈以尊敬的聲音說：『十五個城鎮，由州首府開始，一直到像汀士岱爾和庫特努屈的小鎮。他每個禮拜到一個地方去，等十五個地方都輪完了，他又從頭開始。你可知道庫特努屈有多大嗎？他們那鎮上有八百個人。一個大人物週末離開華盛頓到庫特努屈來，在氷冷的禮堂裏凍個半死，你對這一點有什麼感想呢？這聽起來像是去你的，滾一旁去嗎？』

『不，不像。』强尼眞心地說：『他都做些什麼呢？只是握手嗎？』

『不是。每個鎮上都有禮堂，星期六整天爲他保留；他在早上大約十點時到禮堂去，任何人都可以到那裏去找他，和他談話，把他們的想法告訴他，你知道。如果他們有問題，他就回答他們，要是他答不出來，等他回華盛頓後就會去找答案！』他得意洋洋地看著强尼。

『他上次到汀士岱爾這裏來是什麼時候呢？』

歐奈說：『兩個多月前了吧。』他走到櫃臺去，翻著收銀機旁邊的一疊紙，找出一張破破爛爛的紙，便又走回來，把那張紙攤在强尼眼前的吧枱上。

『這是他巡廻各鎮的名單，你自己看看吧。』

那是從里芝威報紙上剪下來的一篇報導，已經很舊了，標題是：**『提森宣佈「反饋計劃」』**。第一段像是直接自提森的宣傳刋物上摘錄的，下面是格雷每週末將去探訪的各鎮名單，以及預定的日期。他要到三月中旬才會再到汀士岱爾來。

强尼說：『看起來眞不賴。』

『是呀，我也這麼想，很多人都這麼想。』

『由這張剪報看來，他上個週末一定是在庫特努屈吧。』

『不錯。』歐奈笑了起來。『庫特努屈小鎮。再來一杯嗎，强尼？』

『只要你願意再陪我喝。』强尼說著，又在吧枱上放下兩個銅板。

『這個，我倒不介意。』

在角落喝酒的兩個老客人之一，掏出一個硬幣投入自動點唱機裏，恬密·衞妮便開始以沙啞、疲憊的破鑼嗓子唱著：『永伴君側』。

『嘿，廸可！』另一個叫道：『你這地方有沒有服務呀？』

廸可·歐奈對她吼道：『少叫了！』

那女的大叫：『幹——你！』咯咯笑了起來。

『他媽的，蕾莉，我告訴過你在我這裏少說髒話！我告訴過你……』

『少廢話，再給我們倒杯啤酒吧。』

『我恨那兩個老婊子。』歐奈對强尼咕噥道：『兩個下流的老同性戀者，她們。她們在這裏怕不有一百萬年了，等我的骨頭在墳裏化成灰了，她們恐怕還在這兒。有時候這眞是個他媽的世界。』

『是的。』

『對不起，我馬上回來。我僱了一個女孩幫忙，但冬天時她只在禮拜五和禮拜六來。』

歐奈倒了兩杯啤酒，端到那桌去。他對那兩個女人不知說了什麼話，蕾莉又答了一句：『幹——你！』笑得花枝亂顫。啤酒館裏充滿了死漢堡的幽魂。沙沙作響的老唱片播著恬密・衞妮的歌。暖氣機烘得屋裏又沉又悶，屋外，風夾著雪不住地拍打著玻璃窗。强尼揉揉太陽穴。他以前也到過這種酒館，在上百個別的小鎮裏。他的頭發痛。當他和歐奈握手時，他知道這個酒店老闆養了一隻既老又大的雜種狗，會聽主人的命令攻擊別人。歐奈的夢想就是某一晚會有個小偷闖進他的屋子裏，這樣他就可以合法地叫那隻老狗撲擊咬人，讓這他媽的世界還有點公理存在。

喔，他的頭好痛。

歐奈回來了，在圍裙上擦拭雙手。恬密・衞妮唱完歌，換成了雷得・蘇文。

歐奈倒了兩杯啤酒，又說：『再次謝謝你請我喝酒。』

『我的榮幸。』强尼低頭看那張剪報。『上禮拜到庫特努屈，這禮拜到紀森。我從沒聽過那個地方，一定是個很小的小鎭吧？』

『不起眼得很。』歐奈同意道：『以前那裏有個滑雪場，後來破產了，許多人也跟著失業。他們多半砍柴，或是種點東西過活。但是他還到那裏去，耶穌，和他們說話，聽他們叨唸。你是緬因州哪裏人啊，强尼？』

强尼扯謊道：『路易斯敦。』剪報上說，格雷・提森將在各鎭的禮堂內候敎。

『你大概是到這兒來滑雪的吧，吭？』

『不是，不久前我傷了我的腿，以後我就不滑雪了。只是路過。謝謝你讓我看這個。』强尼還回剪報。『很有意思。』

歐奈愼重地把那張破紙放回原位。他有一間空酒館，一隻會聽令攻擊壞人的狗，和格雷・提森。格雷曾經到過他的酒館。

强尼突然希望自己死了。如果這種能力是上帝賜予他的禮物，那麼上帝是個危險的瘋子，應該有人早點制止祂。如果上帝要格雷・提森死，爲什麼不讓他在甫出娘胎時就被臍帶勒死？或者讓他吃一塊肉時噎死？或者在他撥換收音機電臺時將他電死？在游泳池裏淹死他？爲什麼上帝非得派强尼・史密來幹這件下流差事？拯救世界又不是他的責任，那是神經病患的事，也只有神經病會嘗試。他突然決定他要讓格雷・提森活下去，並且對著上帝的眼睛狠狠吐一口口水。

『你還好吧，强尼？』歐奈問。

『吭？噢，是的，當然。』

『剛才你的表情有點怪。』

恰克・柴渥說：如果我不殺他，我怕後來被他殺掉的那幾百萬人的靈魂會糾纏著我，

直到我死為止。

『只是有點心不在焉。』强尼說：『我要你知道，和你一起喝酒實在很愉快。』

『呃，我也一樣。』歐奈高興地說：『我眞希望別的路過的人也有同感。他們經過這裏到滑雪場去，你知道，到那些大地方去花錢。如果他們願意順道彎進來，我會把這裏裝修成他們喜歡的樣子，像瑞士和科羅拉多的海報啦，再修建一座壁爐，在點唱機裏放些搖滾樂曲唱片，而不是那些老掉牙的歌。我會……你知道，我會那麼做。』他聳聳肩。『我不是一個壞人，媽的。』

『當然不是。』强尼下了櫈子，想著那隻會聽令咬人的狗，和小偷闖入的夢想。

『呃，向你的朋友介紹我這兒吧。』歐奈說。

『一定。』强尼說。

『嘿，廸可！』一個老客人叫道：『這地方可有什麼親切的服務沒？』

歐奈脹紅了臉吼道：『你鬼叫個什麼勁兒？』

蕾莉又叫：『幹——你！』一樣咯咯地笑。

强尼悄然步入屋外的風雪中。

8

他住在樸資茅斯的假日旅館。那晚他回到旅館時，告訴櫃臺職員他將在次日一早結賬離開。

在他的房間裏，他在屬於旅館所有的書桌前坐下來，取出信紙，抓起旅館的筆。他的頭部抽痛，可是有幾封信他非寫不可。他那瞬間的反叛已消逝了，和格雷．提森這檔子事依然未了。

我要瘋了，他心想。一點也不錯，我快發狂了。他現在就想像得出報上的標題了。**神經病患槍殺新罕普夏衆議員。狂人刺殺提森。美國衆議員在新罕普夏中彈身亡。**當然，『內幕雜誌』可有得寫了。**自稱的心靈透視者暗殺提森，十二位著名的通靈者解說原因。**也許再加上禮徹．狄士那個混蛋的旁註，說出强尼如何威脅要進屋去拿散彈獵槍，『將我當一個侵入者射殺』。瘋狂。

醫院的債務已還淸了，不過這又會留下新的賬單，得由他父親料理了。他和他的新太太將會有許多天受到記者騷擾，也會接到咒駡憎恨的信件。他所認識的每個人都會受到訪問——柴渥一家人，桑恩．韋季，卓智．貝曼治安官。莎拉？呃，也許他們不會去找莎拉的，畢竟，他殺的人又不是總統。至少，還不是。有很多人不敢坦白說出來，可是我才不，我要大聲說出來，有一天格雷．提森會當總統。

强尼揉揉太陽穴。頭痛一波波緩緩襲來，但是他還是要把信寫好。他抓起筆，在第一張信紙上寫下『親愛的爹』。屋外，雪依舊拍得窗戶砰砰作響，一點也不放鬆。最後，那支筆開始滑過信紙，起初是慢慢的，後來漸漸加快了速度。

第二十七章

1

强尼爬上積雪已被剷淨了的臺階，推開雙重門，走進大廳裏。大廳內的佈告欄上，貼了一些告示，多半是關於二月三日將在紀森鎭這裏舉行的一次鎭民大會。有一張通告格雷．提森卽將到此訪問，還附了一張格雷的照片，一樣戴著硬帽，一樣露出歪一邊的笑。通向禮堂的那扇綠門右邊，貼了一張紙，是强尼意料之外的；他靜靜地看了幾秒鐘，呼出濃霧般的氣。那張紙貼在木框內，紙上寫的是：『今天駕照考試，請先取試卷。』

他打開門，一陣暖烘烘的熱氣襲來，木製火爐旁的書桌後面，坐了一個警察，身穿一件滑雪衣毛衫，沒有拉拉鏈。書桌上散放了一些紙，還有檢查視力用的器具。

警察抬頭望向强尼，强尼的心陡地一沈。

『有何貴幹，先生？』

强尼摸摸掛在他脖子上的相機。『呃，我想參觀一下這裏，不知道行不行。』他說：『我是「洋客離誌」派來的，我們想要作一系列的報導，介紹緬因、新罕普夏和佛蒙特三州的小鎭禮堂。照很多照片，你知道。』

『請便。』警察說：『我太太最愛看「洋客」，我每次看，就打呵欠。』

强尼笑笑。『新英格蘭的建築多半有種……呃，莊嚴的氣象。』

『莊嚴。』警察懷疑地重複了一句，便不再討論。『下一位。』

一個年輕人走向警察身前的那張書桌，將試卷遞上前去。警察接過試卷，說道：『現在請你看幻燈機，把我放給你看的交通標誌和號誌說出來。』

年輕人俯身看幻燈機。警察把答案卡放在年輕人的試卷上。强尼走到紀森鎭禮堂的中央走道上，

對著前方的演講臺照了一張照片。

『停止標誌，』年輕的聲音自他後方傳來。『下一張是讓行標誌……下一張是交通指示標誌……禁止右轉，禁止左轉……』

他沒到料禮堂裏會有個警察；他甚至沒有在他做爲藉口的相機裏裝入底片，不過現在要返身離開也已經太遲了。這一天是星期五，如果事情沒有變化，格雷·提森明天會在這裏，回答問題，並聽取紀森鎮民的建議。他會帶著隨行人員；幾個助手，幾個顧問——還有許多穿著套裝和運動夾克的年輕人；不久前他們都穿著牛仔褲，騎在摩托車上，格雷·提森仍堅決信仰保鑣的護衞。在特蘭堡演講會上，他們都帶著鋸短的撞球桿。現在他們是不是帶槍呢？美國議員是不是極難獲准携帶貼身武器呢？强尼不以爲然。他只能依賴運氣；這是他唯一的憑藉。他以他必須先來查看這個地方，以決定他是否要在這裏解決提森，或者等到在停車場上，車窗捲下時，他再舉起步槍。

因此他來了，在這裏觀察位置，而不到三十呎外，却有個州警在主持駕照考試。

他左邊有個佈告欄，强尼對著那裏按了一下相機快門——他爲什麼不花兩分鐘時間去買捲底片？佈告欄上全是小鎮上的小消息，包括烤豆晚餐、一齣將要上演的高中話劇、狗執照公告，以及——當然——更多關於格雷·提森的消息。一張卡片上寫著紀森鎮的行政委員徵求一個會速記的人，强尼看卡片，好像很感興趣的樣子，心裏却思潮起伏。

如果紀森鎮是個不便下手——碰運氣——的地方，他大可等到下禮拜格雷到亞桑鎮去的時候。或者再下個禮拜，到特蘭堡。或者再下個禮拜。或者一直拖下去。

應該是這個禮拜。應該是明天。

他對著角落的火爐按了一下快門，然後抬頭注視。那裏有個看臺。不——不確然是看臺，該說是旁聽席，圍著及腰高的圍欄；漆成白色的雕花圍欄，上面有菱形鏤空裝飾。一個人可以蹲在圍欄後，透過縫隙向下望。在適當的一刻，他可以站起身，然後——

『那是什麼牌子的相機？』

强尼環顧四周，以爲是那個警察。警察要求看他未裝底片的相機——然後會叫他拿出身分證，然後一切都完了。

然而發問的並不是警察，而是剛才參加考試的那個年輕人。他大約二十二歲，蓄長髮，眼神坦率、和悅，穿著一件鞣皮外套和一條褪色的牛仔褲。

『尼康牌的。』强尼說。

『很好的照相機呢，朋友。我是個相機狂。你替「洋客」工作有多久了？』

『呃，我是特約記者，可以自由投稿的。』强尼說：『我爲他們寫東西，有時也爲「鄉村月刊」和「東部人雜誌」做做採訪，你知道。』

『沒有全國性的雜誌，例如「羣衆」或「生活」嗎？』

『沒有。至少到目前爲止還沒有。』

『你用的是幾光圈？』

什麼光圈？

强尼聳聳肩。『我靠耳朶決定。』

『你是說靠眼睛吧？』那年輕人笑著說。

『是的，靠眼睛。』走開，小伙子，請你走開。

『我對掃射拍照很感興趣。』年輕人說著，咧嘴一笑。『我的夢想是，有一天可以照張硫磺島浴血戰的那種照片。』

『那不是拍成電影了嗎？』强尼說。

『也許，也許是吧。不過那是最棒的。或者拍下第一幽浮登陸的照片？那就太棒了。總之，我在這裏也照了很多照片。你和「洋客」的什麼人聯繫呢？』

强尼開始冒汗了。『事實上，他們有個人專門和我聯繫。』他說：『他是……』

『柯洛先生，你可以過來了。』警察不耐煩的聲音傳來。『我要和你對對答案。』

『唉，陛下有令。』柯洛說：『待會兒見，朋友。』他快步走開，強尼暗中吁了一口氣。該出去了，而且要快。

他又『照』了兩、三張照片，以免顯得倉皇，但是他對鏡頭照到的景物根本視而不見。然後他離開了。

那個穿鞣皮外套的年輕人——柯洛——已把他忘得一乾二淨了。他的筆試顯然沒有通過，正激烈地和警察爭論，警察猛搖頭。

強尼在禮堂玄關處停了一會兒。他的左邊是衣帽間，右邊是一扇關著的門。他試試門把，發現門並未上鎖。一道狹窄的樓梯向幽暗的上方延伸。上面一定有辦公室，還有旁聽席。

2

他住在紀森之家。這家大街上的小旅館親切、舒適，當初店主可能花了一大筆錢細心整修過，寄望紀森滑雪場開幕之後，再連本帶利賺回來。後來滑雪場倒閉了，小旅館也只有勉強撐下去了。星期六清晨四點，強尼左手握著牛皮手提箱走出旅館時，櫃臺的夜班職員正對著一杯咖啡猛打瞌睡。

昨晚他沒睡多久，午夜以後，才打了一會兒盹。他做了一場惡夢。時間又回到一九七〇年，博覽會的那一晚。他和莎拉站在命運之輪前，他又一次感到那股瘋狂、巨大的力量。一股燃燒的橡膠味直竄入他的鼻孔。

『快呀，』一個輕柔的聲音在他背後響起：『我就想看這傢伙被反咬一口。』他轉過頭，看見法藍・杜得，穿著他的黑色塑膠雨衣，喉嚨由兩耳下被割裂，露出鮮紅的開口，眼睛閃閃發亮。他又回過頭，吃驚不已——因為現在那個攤販是格雷・提森，若有所知的對他獰笑，黃色的硬帽子斜地戴在頭上。『嘿，嘿，嘿，』格雷以低沉而邪惡的聲音唱道：『愛下哪裏就下哪裏吧，老兄。怎麼樣？想不想碰碰運氣呀？』

是的，他想碰運氣。但是當提森轉動輪盤時，他看見整個外圈都成為綠色了。每一格數字都是雙

零。每一個數字都是莊家獲勝。

他一震而醒，以後他就沒有再睡，只是透過積霜的窗子望著窗外的黑暗。前一天自到達紀森後就開始的頭痛已消失了，使他覺得虛弱，但鎮定。他兩手放在膝上坐著，不去想格雷・提森，只想著他的過去。他想到他母親為他擦破的膝蓋貼上好貼繃；他想到有一次小狗把乃麗外婆難看的洋裝後襬撕爛了，他笑得好大聲，薇拉用力打了他一下，一不小心用訂婚戒指劃破了他的額頭；他想到他父親教他如何在魚鉤上上餌，說道：『這樣蟲不會痛的，強尼……我想牠們不會痛。』他想到他七歲時，聖誕節，他父親送給他一把小刀，嚴肅地說：『我信任你，強尼。』那些回憶都如潮水湧現。

現在他踏入寒冽的清晨，鞋子踏在自雪中剷出的小路上扎扎作響。他的氣息白霧狀地浮在他眼前。月已西沈，黑色的天幕上點綴了幾顆星星。上帝的珠寶盒，薇拉總是這麼說。你看見的是上帝的珠寶盒呢，強尼。

他走過大街，在紀森鎮的小郵局前面停下來，把塞在大衣口袋裏的信掏了出來。寄給他父親、桑恩・韋季、莎拉和卓智・貝曼的信。他把手提箱放到兩腳之間，打開那棟紅磚建築前的郵筒，在短暫的遲疑之後，投下了信件。他聽得見信掉到郵筒的聲音，必然是紀森鎮這一天最早寄的一批信吧，那聲音給他一種奇怪的感覺，似乎一切都已成定局了。信已經寄了，此後是義無反顧了。

他再次提起箱子前行，耳邊僅有的聲音是他的鞋子踏在雪地上的吱吱聲。格奈銀行大門上的大溫度計指著華氏三度（攝氏零下十六度），屬於新罕普夏冬天清晨獨有的靜止，似乎凝結在空氣中。路上空曠無人。每一輛停在路邊的車窗玻璃上，都已結了一層霜。黑暗的窗子，消退的陰影。在強尼看來一切都可怕而又透著神聖。他壓制著這種感覺。他正在進行的這件事並不神聖。

他走過碧玉街，前面就是禮堂了，莊嚴地矗立在白茫茫的雪地中。

如果大門鎖住了你怎麼辦呢，自作聰明的傢伙？

呃，必要的話，他會想辦法解決這道難題。強尼四下張望，卻沒有看到什麼人。如果要到這裏來的人是總統，那一切就會大不相同了，當然，這地方會自前一夜就整個封鎖起來，而且到處站著守

衞。但是這個人只是一個衆議員，是四百多位中的一位，沒什麼大不了的。還沒有什麼大不了。

强尼走上臺階，試了試門。門把輕易轉動，他踏入冰冷的玄關，將身後的門拉上。現在頭痛又回來了，隨著他的心跳一波波襲來，他把手提箱放下，用戴了手套的指頭搓揉太陽穴。

一聲突然的吱嘎聲——衣帽間的門開了，很慢很慢的，然後一件白色的東西自黑暗中朝他撲過來。

强尼差點叫出聲來。有一剎那，他以爲那是一具屍體，自櫥子裏倒了出來，就像恐怖電影般。然而那不過是一塊沈重的佈告牌，上面寫著：**請排隊取試卷，再入場考試**。

他把佈告牌放回原位，然後轉向通向樓上的樓梯門。

現在這道門是鎖著的。

藉著街燈由一扇窗子透進來的微弱燈光，他彎身仔細檢視門把。那裏有一個彈簧鎖，他想也許他可以用一個衣架將它打開。他在衣帽間裏找到一個衣架，將它的彎鈎由門與門把之間的細縫塞入，向下直移到門鎖處，再開始四處摸索。他的頭激烈地抽痛。最後，他聽到門栓被鐵絲鈎住彈開，吁了一口氣，輕輕將門推開。他提起手提箱，踏進門內，手裏仍拿著衣架。他將身後的門關上，聽見它又鎖住了。一踏上窄梯，便聽見樓梯發出的呻吟聲，似乎難以承受他的體重。

樓梯頂端，有一條很短的走廊，走廊兩旁各有幾扇並列的門。他走過通道，經過『鎮長室』，『行政委員辦公室』以及『估稅員辦公室』、『男盥洗室』和『女化粧室』。

盡端有一扇未加標明的門，也沒有上鎖，推門而入就是禮堂末端上方的旁聽席；此刻的禮堂空無一人，却陰森森的黑影幢幢。他關上門，空洞的走廊上響起的回聲使他不覺打了個冷戰。他沿著旁聽席左轉前進時，每一個脚步也都引起回聲。現在他是在禮堂的右手邊，離地大約二十五呎上空。他在火爐上方停下，與五個半小時後格雷．提森將要站上的講臺正面相對。

他交叉雙腿坐下來，稍事休息，試著以深呼吸控制住劇烈的頭痛。火爐裏沒有火了，寒意不住向他襲來，由體外侵入體內。

等他慢慢覺得舒服一點後，他撫著手提箱的鎖， 將它拉開。 連續兩聲『咔嗒』聲一如他的脚步般，響起了回聲，聽起來幾乎像是槍響。

西方的公理，他沒來由的想著。當陪審團判定判克蘿汀．龍吉槍殺了她的情人時，檢察官就是這麼說的。她已發現西方公理的含義。

强尼低頭注視提箱內，揉了揉眼睛。有一忽兒他眼前出現了雙重影像，然後又回復了正常。從他所坐的木板上，他得到了一個印象。一個古老的印象；如果那是一張照片，恐怕早已變黃了。男人站在這兒抽著雪茄煙，大聲談笑，等待鎮民大會開始。那是一九二〇年嗎？還是一九〇二年？他有種不安的感覺。有個男人談著威士忌的價格，又用一枝銀牙籤剔著他的鼻孔。

（兩年前他毒死了他的妻子。）

强尼不寒而慄。無論這印象是什麼，都無關緊要了。那個男人早已死了。

步槍對他閃著幽暗的光。

他心想：在戰時殺人，還可以獲頒勳章。

他開始將步槍組合好，每一個聲音都引起清晰的迴響，就像是槍聲。

他在步槍裏裝入了五顆子彈。

他把槍放在膝上。

等待。

3

天亮得很慢。强尼打了一會兒盹，但現在他冷得睡不著了。 即使在那麼短促， 似睡非睡的睡眠中，惡夢仍然緊纏不放。

七點多時，他完全清醒了。 下面的門碰的一聲被猛然打開， 他緊咬著唇避免叫出聲。『誰在那兒？』

是禮堂的管理員。强尼把一隻眼睛靠向欄杆的一個菱形小洞，看見一個粗壯結實的人，裹著一件海軍厚外套。他扛著一堆木柴走過中央通道，嘴裏哼著『紅河谷』。他把那堆木柴丢進木箱中，發出轟的一聲巨響，然後消失在强尼下方。一會兒之後，强尼聽到爐子的火室門被拉開了。

他突然想到每當他呼氣時所冒出的霧氣。萬一那個管理員抬頭向上看呢？他會看到他的呼氣嗎？他試著放慢呼吸的頻率，但是那使他的頭痛轉劇，眼睛也花了。

這時傳來了揉紙，接著是擦火柴的聲音。寒冷的空氣中有股淡淡的硫磺味。管理員繼續哼著『紅河谷』，然後大聲唱了起來：『就在你走過的河谷……我們會思念你明亮的眼睛和甜美的笑——……』現在是不同的爆烈聲了。火。

『可逮住你了吧，他媽的。』管理員的聲音由强尼下方傳來，緊接著火室門又被關上了。强尼用兩手按住嘴巴，突然感到一種自殺的樂趣。他看見自己由旁聽席的地板上站起身，和任何鬼魂一樣瘦削蒼白。他看見自己張開翅膀般的雙臂，手指如同鳥爪，然後空洞的聲音對下面叫道：『可逮住你了，他媽的。』

他用雙手摀住笑聲。他的頭抽痛不已，像一顆脹滿了熱血的番茄。他的視線愈來愈模糊了。他突然迫切地想要自那個用銀牙籤剔鼻孔的男人影像逃開，但是他不敢發出一點聲響。耶穌基督，萬一他想打噴嚏呢？

忽然間，一種可怕而尖銳的聲音充滿了禮堂，像幾千支銀針般刺進强尼的耳朵，使他頭痛欲裂。他張嘴想要叫喊出聲——

那聲音戛然而止。

『哦，你這婊子。』管理員自言自語道。

强尼透過菱形空格，看見管理員站在講臺後，摸弄著一支麥克風，麥克風的電線像蛇一般扭成一股溜向下。管理員走下幾級階梯，下了講臺，將擴音器拉遠些，又胡亂撥了撥上面的指針。他又回到講臺上，再度打開了麥克風。又一陣刺耳的聲音；這一次不再那麼尖銳了，而且逐漸轉弱，消失。强尼將雙手緊緊按在額頭上，使勁來回揉搓。

管理員用拇指拍拍麥克風，整間空蕩蕩的大禮堂都充滿了那聲音，聽起來很像是有人掄拳敲打著棺材蓋。然後是他的歌聲：荒腔走板，卻擴大到極點。震動著强尼的耳膜：『就在你走——過的河谷……』

別唱了，强尼想要喊叫。喔，拜託，別唱了，我快瘋了，你不能停止嗎？

一聲彈手指的『啪』的一響，結束了這首歌，管理員還不過癮，又說了一句：『可逮住你了吧，婊子。』

他又一次走出了强尼的視線。撕紙的聲音之後，傳來了火線被拉斷的低響聲，然後管理員又出現了，吹著口哨，抱了一大疊宣傳小册。他開始把小册一本一本地放到長櫈上，每一本都隔著一段距離。

等他做完了這些瑣事後，他穿上外套，離開了禮堂，將門用力關上。强尼看看錶。七點四十五分。禮堂暖些了。他靜坐等待。頭痛依然劇烈，但很奇怪的，他已不再像先前那麼難受了——因爲他不住地告訴自己，他已不必再忍受太久了。

4

九點正，門又在砰然的響聲中再度打開，使他從假寐中一驚而醒。他的雙手緊緊覆在步槍上，然後又放鬆了。他把眼睛靠向菱形的窺視洞。這回來了四個人；其中一個是管理員，外套的衣領豎起，圍著脖子，另外三個都穿著大衣，大衣下是西服套裝。强尼覺得心跳加快了。這三個人中，包括了桑尼・伊曼。現在他的頭髮已剪短了，髮型時髦，不過那炯炯有神的綠眼睛並未改變。

『一切都準備好了？』他問道。

管理員說：『你自己看好了。』

另一個人說：『別發怒，爹。』他們都走到禮堂前面。有一個將擴音器打開，又滿意地關上。

管理員咕噥道：『這裏的人簡直把他當皇帝一樣看待。』

『他是，他是皇帝。』第三個人——强尼覺得好像曾在特蘭堡演講會上看過這個人——又說：『你難道還不明白嗎，爸？』

伊曼問管理員：『你到樓上檢查過嗎？』强尼全身發冷了。

『樓梯門鎖著，』管理員回答：『和平常一樣。我還搖過呢。』

强尼暗暗感謝門上的彈簧鎖。

『應該去檢查檢查的。』伊曼說。

管理員笑了一聲。『我眞不明白你們這些人。』他說：『你們以爲那裏會有誰呀？歌劇院的幽靈嗎？』

『算了，桑尼。』强尼覺得曾經看過的那個人說：『那上面不會有人的。我們還有時間到轉角那家小餐館去喝咖啡。』

『那根本不是咖啡。』桑尼・伊曼說：『是他媽的泥漿。快上樓去看一下吧，木奇。一切照規矩來。』

强尼舔舔唇，抓緊了槍。他抬頭看向窄窄的旁聽席。他右邊是座位盡頭的一堵白牆，左邊則通向各辦公室，不管哪一邊都沒有什麼不同。如果他移動，他們就會聽到他的聲音。這間空洞的大禮堂，本身就像一個自然的擴音器。他進退維谷，動彈不得。

下方傳來了腳步聲，接著禮堂和玄關之間的門被打開又關上，强尼全身僵硬，無助地等待。在他的正下方，管理員和另外兩個人還在說話，但是他無心聽他們在說些什麼。他的頭像轉慢的引擎般，慢慢轉動；他看向旁聽席，等著被桑尼・伊曼呼爲木奇的人在另一端出現，他那沉悶的表情會驀地變成震驚和難以置信，他的嘴會張開：嘿，桑尼，這上面有個人！

現在他聽得見木奇爬樓梯的聲音了。他試著想想事情，任何東西都行，然而他腦中一片空白。在一分鐘之內，他們就會發現他，他卻手足無措，一點主意也沒有。不管他計劃得多周詳，眼看他唯一

的機會就要吹了。

一個一個的門打開又關上，聲音愈來愈近。强尼的額頭上冒出一滴冷汗，滴到他的牛仔褲上。他記得他走到這裏來時，所曾經過的每一扇門。木奇已檢查過『鎮長室』、『行政委員辦公室』和『估稅員辦公室』，接下來是『男盥洗室』再來是『女化粧室』，下一扇便是旁聽席的門了。

門開了。

木奇兩大步走向禮堂樓上後端座位的圍欄。『桑尼，現在你滿意了吧？』

『一切都好吧？』

『像個他媽的垃圾場。』木奇答了一句，樓下傳來一陣爆笑。

『好吧，下來我們去喝咖啡吧。』第三個人說。不可思議的，門砰然關上，危機過去了。腳步聲退回到走廊，然後下了樓去。

强尼一下子鬆弛下來，覺得眼前的一切都飄開，蒙上了層層灰色的陰影。他們出去喝咖啡時用力關上大門的巨響，使他略微清醒了些。

樓下，管理員罵了一句：『一羣婊子養的。』然後他也離開了。接下來的二十幾分鐘，整間禮堂裏又只有强尼一個人了。

5

九點半左右，紀森鎮民開始魚貫進入禮堂。最先出現的是三個結伴同行的老太婆，穿著正式的黑洋裝，像喜鵲般嘰嘰喳喳聊個不停。强尼看著她們挑了靠近火爐的座位——幾乎完全在他的視線之外——拿起早先被發到座位上的小册子。小册子裏顯然印了許多格雷・提森的照片。

『我眞喜歡這個人。』有個老太婆說：『我叫他簽過三次名了，今天我還要再叫他簽一次，一定。』

格雷・提森的話題到此爲止。三個老太婆開始談論衛理公會教堂的老人主日學。

差不多就在火爐正上方的强尼，由很冷漸漸覺得很熱了。他利用格雷的安全人員離去之後，和第一批鎭民到達之前的時間空檔，脫下了他的外套和最外面那件襯衫。他不住用手帕拭著臉上的汗，結果手帕上不只沾了汗，也沾了鮮血。他那隻受過傷的右眼舊創復發了，他的視線不但模糊，而且有紅色的濛霧。

下面的門開了，一陣男人跺落鞋上的雪所發出的聲音，然後四個穿著格子羊毛上衣的男人走過中央通道，在第一排座位上坐了下來。其中一個立刻開始說一個法國笑話。

一個年約二十三歲的少婦帶著她的兒子來了。那男孩差不多四歲大，穿著藍色的滑雪套裝，上面繪黃色的圖案，他想知道他是不是可以上臺對麥克風說話。

那少婦說：『不可以，寶貝。』他們坐到那些男人的後面。那男孩一坐下來就立刻踢著前排的長櫈，有個男人回頭看。

少婦說：『俠安，不准踢。』

現在已經九點四十五分了。門持續地開開關關。各類各型各種職業及年齡的男男女女，漸漸坐滿了禮堂。說話的嗡嗡聲不住傳來，含著一種興奮的期待。他們不是到這裏來向他們選出的代表提出質詢的；他們是在等待一個眞正的明星出現在他們的小鎭上。平常的候選人或議員到鄉下地方講演時，面對的往往是一間只有小貓兩、三隻的禮堂。一九七六年選舉期間，緬因州的比厄・高韓和他的競爭者賴登・柯尼的一場辯論，只吸引了二十六位聽衆，新聞記者除外。有許多候選人的演講會，大可以在一座不大不小的衣櫥裏舉行。但是十點不到，禮堂裏的每個座位都已坐了人，還有二、三十個人站在後面。每次門一打開，强尼都會緊張的按住步槍。他對自己是不是下得了手仍不肯定，不管他下的賭注有多大。

十點五分，十分都過去了。强尼開始想著格雷會不會在別處耽擱了，或者根本就不來了。他竟然有種輕鬆的感覺。

這時門又開了，一個親切的聲音叫道：『嘿，新罕普夏紀森鎭的父老兄弟姊妹們，大家好嗎？』

一陣驚訝而高興的低語聲。有個人忘形地叫道：『格雷！你好嗎？』

『呃，我覺得挺快活的。』格雷立刻回答：『你怎麼樣呢？』

熱烈的掌聲很快地淹沒了一聲讚許的吼叫。

『嘿，好極了！』格雷喊道。他很快地走過通道，和兩邊的民衆握手，朝講臺而行。

强尼透過菱形小洞注視他。格雷穿了一件羊皮領的皮衣，今天他頭上的硬帽已換成一頂綴有紅色穗帶的羊毛滑雪便帽。他在走道盡端停下，對在場的三、四個新聞記者揮揮手。鎂光燈紛紛閃動，如雷的掌聲也再度響起。

强尼・史密突然知道錯過此時，良機不再了。他在特蘭堡演講會上對格雷・提森的感覺猛然間無比清晰地再度掃過他的腦際，在他痛不可當的頭部內，他彷彿聽見木棍的悶響聲；在一刹那間，這兩者同時以强烈的力量向他襲來。也許，那是命運的聲響。他可以延擱，讓格雷說些話，那有何難？但是讓格雷逃脫又是何其容易；他可以坐在這兒，雙手抱頭，等著人羣漸漸散去，等着管理員回來收好擴音設備，把紙屑掃掉，同時他却不住地安慰自己等下個禮拜到下個城市去好了。

時間就是現在，此刻；在這個小鎭禮堂所將發生的事，世上每一個人都下了賭注。

他腦袋裏的悶響聲，猶如命運的兩極相互結合了。

格雷走上演講臺的臺階。他後面的區域空無一人。三個穿著外套的保鑣都靠著遠方另一堵牆站著。

强尼站了起來。

6

一切就像是以慢動作發生的。

他的腿因爲坐得太久，不住地痙攣，膝蓋像沒爆開的爆竹般發出悶響。時間似乎凝結了，雖然有不少人回過頭來，拉長了頸子，掌聲仍持續不斷；有個人尖叫一聲，掌聲仍未停止；那個人之所以尖

叫，是因爲旁聽席上有個男人，那個男人舉著一枝步槍，而這一幕是他們全都在電視上看過的；他們都認得這個狀況。說起來，它就像狄斯奈樂園一樣，是美國人最爲熟悉的。政治家和一個舉著槍站在高處的男人。

格雷・提森轉向他，粗壯的脖子伸長了，出現轉動的皺褶，在他那頂滑雪帽頂上的紅色穗帶上下搖動。

强尼將步槍舉到肩上。它好像是浮上來的，等槍托靠緊在關節旁邊的位置時，他的身軀感到微微的震動。他想到小時候和他爹一起出去獵鵪鶉。他們也曾去獵過鹿，但强尼看見了鹿的唯一一次，却硬不下心扣動扳機；初獵者的狂熱也消逝了。那是個秘密，像手淫一樣羞恥的，他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說過。

又一聲尖叫。有個老太婆伸手摀住她的嘴，强尼看見在她那頂黑帽子的寬邊上，綴了一大排人造水果。一張一張的臉仰頭看他，就像大大的，白色的零。張開的嘴，則像較小的，黑色的零。那個穿滑雪套裝的小男孩伸手指著，他母親想要遮蔽他。格雷突然出現在準星中，强尼這才扳下了保險器。另一端，三個穿著外套的保鑣把手伸進衣服內，桑尼・伊曼轉動發亮的綠眼睛，喊道：『臥倒！格雷，臥倒！』

但格雷抬頭望向旁聽席，他們兩人四目第二次交接在一起，彼此都包含了一種完全的了解。在强尼開槍的同時，格雷蹲下了身子。步槍的吼聲大得驚人，充滿了整間禮堂，子彈將講臺的一角幾乎轟碎了，露出裏面米黃色的原木。碎屑四濺，有一片碎木塊擊中了麥克風，另一陣刺耳的反饋聲立刻響起，又轉爲低沉的嗡嗡聲。

强尼將另一顆子彈推入槍膛中，再度射擊。這一次子彈在講臺的髒地毯上開了一個洞。

人羣開始移動了，如牛羣一般驚慌，全都擠向中央通道。站在後面的人很容易就逃脫了，但緊接著門口處却形成了瓶頸，尖叫、咒罵的男女撞成一堆。

禮堂的另一側傳來轟然的響聲，旁聽席的一部份圍欄突然在强尼眼前迸裂四散。一秒鐘後，某件東西夾著呼嘯聲飛過他的耳朵。然後，一隻隱形的手指彈了一下他的衣領。走道另一側的三個保鑣都拿著手槍，由於强尼一個人站在上方，他們的射界異常清楚——不過强尼懷疑他們反正也顧不及無辜的旁人。

三個結伴而來的老太婆中，有一位抓住了木奇的臂膀。她抽抽噎噎地哭著，想要問什麼。木奇將她甩開，以雙手穩住槍。現在禮堂內有一股火藥的臭味了。自强尼站起身後，大約已過了二十秒。

『臥倒！臥倒，格雷！』

格雷仍站在講臺邊緣，微微蹲伏，抬頭注視。强尼將步槍壓低，有一刹那眼看格雷就要死在槍下了，這時却有一顆子彈滑過他的頸子，使他後退了兩步，朝空放了徒然的一槍。對面的玻璃窗『嘩啦』一聲，碎成閃亮亮的雨滴落下。下面又傳來幾聲尖叫。鮮血湧了出來，漫過他的肩膀和胸膛。

哦，你幹得真漂亮，他歇斯底里地想著，再度向前靠向圍欄。他推入另一顆子彈，將槍又一次舉到肩上。現在格雷移動了。他衝下臺階，跳到地上，却又抬頭望向强尼。

另一顆子彈自他的太陽穴旁邊飛過。我像隻被宰的豬一樣，流血流個不停，他心想。開槍。開槍結束了這一切吧。

門口處的瓶頸突破了，人們開始往外衝。對面的一枝手槍槍口冒出一縷煙，一聲『砰』響起，幾秒鐘前彈過他衣領的隱形手指，現在在强尼的左腦殼上劃過一條火線。沒有關係。除了殺死格雷・提森外，一切都無關緊要。他再度將步槍壓低。

就看這一槍吧——

格雷的塊頭雖大，行動却十分敏捷。强尼先前注意到的那個黑髮少婦，抱著她哭個不停的兒子，已走到中央通道過半的地方，仍然試著用身體護住那孩子。格雷的下一個舉動，使得强尼目瞪口呆，幾乎把手上的步槍扔了。他從那個母親的懷中一把搶過那個孩子，轉身朝向旁聽席，讓那男孩的身子擋在他的前方。出現在準星裏的不再是格雷・提森，而是那個小小的、蠕動的身軀，穿著

（濾光，藍色濾光，斑紋，老虎斑紋。）

一套深藍色滑雪套裝，上面有鮮黃色的吹笛圖案。

强尼張大嘴巴。那就是格雷．提森，沒錯。老虎。可是他現在躲到濾光後面了。

『這表示什麼呢？』强尼尖叫，但並未發出任何聲音。

這時那個母親淒厲地叫喊；但强尼以前已曾聽過：『湯米！把他給我！湯米！把他給我，你這個王八蛋！』

强尼的腦袋發脹，像氣囊般的擴張。一切都開始消退了，唯一明亮的地方就是準星的中央，現在直接對準了藍色滑雪套裝胸膛的準星。

『開槍，哦，老天爺，你必須開槍，他會逃走的——』

那套藍色的滑雪裝開始擴散開來了——也許是由於他視線模糊的緣故使然——它的顏色漫過了視覺中淡淡的紅色，鮮黃色也隨著延長，成為長長的條紋，直到它們似乎將一切都掩蓋了。

（在濾光後面，是的，他躲在濾光後面，可是那表示什麼呢？那表示已經安全了，或者我抓不到他了？到底是……）

下面的某處迸現一點火花，隨卽消失了。强尼模模糊糊地認定那是個電燈泡。

格雷把那女人推開，向後朝門口退去，眼睛瞇成細縫，如正在算計航線的飛行員。他緊緊抓住那個蠕動的男孩；一手揪著脖子，一手探過兩腿之間。

不能。喔，親愛的上帝，原諒我。我不能。

這時又有兩顆子彈擊中他，一顆正中他的胸膛，迫使他向後撞上牆壁又彈到前，第二顆射入他的左腹，驅使他轉身撞到旁聽席圍欄。他模糊地意識到他已丟了步槍；它掉到旁聽席地板上，一顆子彈射入了牆內。然後他的兩腿上方撞向圍欄，他便摔了下去。禮堂在他眼前翻轉了兩次，緊接著他撞上兩排長櫈，在碎散開來的木頭間，摔斷了背脊及兩腿。

他張嘴叫喊，但冒出來的却是一股鮮血。他躺在殘存的長櫈中，心想：完了，過去了，我把一切都搞砸了。

幾隻手壓到他身上，並不輕柔。他們想將他翻身，伊曼、木奇，和另一個人。最後，將他翻過去的人是伊曼。

格雷過來了，把木奇推開。『別管這傢伙了。』他嗄聲說：『去找剛剛照了那相片的混蛋，砸了他的相機。』

木奇和另一個人離開了。那個黑髮的少婦在附近的什麼地方叫著：『……躲在一個小孩後面，拿一個小孩當擋箭牌，我要告訴每一個人——』

『讓她閉嘴，桑尼。』格雷說。

『當然。』桑尼．伊曼也離開了。

格雷彎身跪在强尼身旁。『我們認識嗎，朋友？用不著撒謊，你的大勢已去。』

强尼低聲說：『我們認識。』

『是在特蘭堡演講會上，對吧？』

强尼點點頭。

格雷猝然起身，强尼用最後一絲力氣伸手抓住了他的足踝。只有一秒鐘而已，格雷輕易掙脫了。但那已經夠久了。

一切都已改變了。

人們逐漸向他靠近，但他只看到脚和腿，看不到臉。無所謂。一切都已改變了。

他哭了起來。這次碰觸格雷，猶如摸到一片空白。沒電的電池，倒塌的樹，空房子，空書架，將被用來當燭臺的空酒瓶。

消退，淡逝。那些環繞在他四周的脚和腿變得模模糊糊的。他聽見他們的聲音，聒噪，七嘴八舌，但却聽不出什麼話。只有那些話的聲音，却也漸漸飄遠，成為甜蜜的低哼。

他回頭看，許久以前他曾逃出的那道走廊又出現了。他曾跑出那條長廊，進入這個明亮的地方。只是當時他母親還活著，他父親也在那裏，叫喚他的名字，直到他衝破了黑暗，奔向他們。現在他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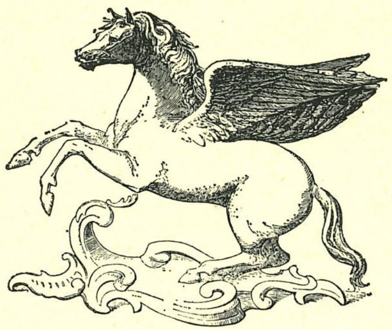
能同去，只有同去才是對的。

我成功了。我成功了。我不了解我是怎麼辦到的，但是我成功了。

他讓自己飄向那道有黑色鉻鋼牆壁的長廊，不知道另一端是否有什麼東西，卻滿足於讓時間向他顯示。那些甜蜜的低哼聲淡逝了。朦朧的光亮消退了。但是他依然是他——強尼·史密——完整無缺。

進入長廊去吧，他想。好。

他想著，只要他能進入那道長廊，他就可以站起來向前走了。



第三部 『死亡區域』的註解

那裏什麼也沒有，只有強尼：就在附近某處，也許在每個地方——『強尼還是那老樣子……』

1

親愛的爹：

這是一封難以下筆的信，我會試著長話短說。當你收到信時，我想我說不定已經死了。一件可怕的事發生在我身上，現在我想想，也許早在車禍及昏睡之前，它便已開始了。你知道心靈感應的事，當然，或許你也記得媽臨死前說那是上帝的安排，上帝派給了我一項任務。她要求我不要逃開，我答應她我不會的——不是真心的，只是希望她能寬心。現在看來，她好像是對的，說來也可笑。我仍然不信上帝，不信有一個神為我們計劃，給我們各種事做，像童子軍因日行一善贏得道德勳章。但是我也不相信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只是偶然的機緣。

爹，在一九七六年的夏天，我到新罕普夏第三區的特蘭堡去，當天格雷・提森將在那裏舉行政見發表會。那時是他第一次參選，你還記得吧。當他要走向演講臺時，他握了許多人的手，其中之一是我的手。這一部份你也許會覺得難以相信，縱然你曾看過我發

揮那特殊的能力。當他握住我的手時，我又有了『感應』；只不過這次不只是一種感覺，爹，而是一個影像。很奇怪的，那影像並不像我以前所曾有的『透視』那麼清晰——有一層藍色的光罩在那上面——但是卻不可思議的強烈。我看見格雷·提森成為美國總統。那是多久以後的事我不知道，只除了他的頭已禿了一大半。我推測也許是十四年後，或者最多是十八年後吧。我的能力是看，而不是解析，但在這件事例中，我看的能力又被某種奇怪的藍色濾光妨礙了，只是我所看見的已經足夠。如果格雷·提森成為總統，他會使國際情勢惡劣到一種難以言喻的地步。如果提森成為總統，他會引發一場全面性的核子戰爭。我相信這次戰爭的最初導火點將是在南非。我也相信在這場戰爭短暫而血腥的過程中，丟彈頭的國家將不只兩、三個，而是有二十個之多——再加上恐怖主義集團。

爹，我知道這些話聽起來有多荒謬，我自己也覺得荒誕不經，可是我並不懷疑，也沒有回頭看，試著二度猜測這件事可能沒有那麼真實可怖的衝動。你不知道——沒有人知道——但是我離開柴渥家並不是為了酒館那場火。我想我之所以離開，是為了格雷·提森，以及我所要做的事。就像以利亞躲進他的洞穴裏，或是後來葬身魚腹的約拿。我本來是想等一段時候看看，你知道。等著看如此可怖之未來的先決條件是否會逐漸形成。本來我或許還會等下去的，但是在去年秋天頭痛的情形變本加厲，而且我在公路組工作時又出了一點事，我想我們的組長卡茲·石霖大概還記得……

2

以下摘自對所謂『**提森委員會**』所提出的證詞；委員會的主席是緬因州參議員比厄·高韓，發問者是委員會顧問長諾曼·衞吉爾先生，證人是卡茲·石霖先生，證人住址：亞利桑納州，鳳凰城，沙漠大道一四二一號。

作證日期：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七日

衞吉爾：當時，強尼·史密受僱於鳳凰城公共事務部，是不是？

石霖：是的，先生。

衞：這時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初。

石：是的，先生。

衞：你是不是記得，十二月七日曾經發生了什麼事？和強尼·史密有關的事？

石：是的，先生，是發生過一件事。

衞：那麼，請你把這件事告訴委員會吧。

石：呃，我必須回中央的停車處去拿兩桶四十加侖裝的橙色油漆。我們正在爲馬路畫線，你知道。在你所說的那一天，強尼——也就是強尼·史密——在玫瑰大道上畫新的馬路線。呃，我回到那裏去時大約是四點十五分——再過十五分鐘左右就下班了——這個叫何曼·喬林的人，你們已經和他談過話了，他跑來對我說：『你最好去看看強尼，卡茲，強尼不大對勁。我剛剛和他說話，他卻好像沒聽見似的，還把我推開。你最好去看他怎麼回事。』他就是這麼說的。我就說：『他怎麼了？何曼？』何曼說：『你自己去看看吧，那傢伙八成是著魔了。』於是我就開車沿路行駛過去，起初一切都很好，後來——哇！

衞：你看見什麼了？

石：你是說，我見到強尼之前？

衞：是的。

石：他畫的線開始歪了，起初只有一點點歪——右邊斜一點，左邊突一點——就是不太直，你知道。強尼一向是全組人中畫線畫得最好的。後來那線就變得歪七扭八的，有些地方簡直就像在畫圓圈，

而且他又跑到安全島上去，畫了大約一百碼的線。

衞：你怎麼辦呢？

石：我阻止了他。應該說，我好不容易才阻止了他，我跑到畫線機旁，對他大叫，起碼叫了七、八聲吧，他却好像根本沒聽到。然後他把畫線機轉向我，把我駕駛的那輛車子撞凹了一個洞；那也是公路組的財產。於是我就開始按喇叭，繼續對他大叫，這才好像把他喚醒了。他把畫線機推回路中央，向我看來。我問他他究竟在搞什麼鬼。

衞：他怎麼回答？

石：他說嗨，就這樣，『嗨，卡玆。』好像根本沒那回事似的。

衞：你的反應是……？

石：我氣瘋了。强尼就站在那兒，張望四周，緊緊按著畫線機把手，似乎一鬆手就會倒下去。那時我才看出他像是生病了。他本來就很瘦，你知道，現在他的臉色白得像紙一樣，他的嘴角又有點有點向下撇。起初他好像聽不懂我在說什麼，然後他看看四周，看見馬路上那些亂七八糟的線。

衞：他說……？

石：說他很抱歉。然後他——怎麼說呢？——搖搖欲墜，舉起一隻手摀著臉。我就問他他是怎麼了，他說……噢，他胡扯了一堆毫無意義的話。

高韓：石霖先生，委員會對史密先生所說的任何話都想知道，因爲任何話都可能與這件事有關。你是不是能回憶一下當時他說了什麼呢？

石：呃，起初他說沒有什麼，只不過他聞到了一股燒橡膠輪胎的味道。然後他說：『你想要竄援的話，那個電池會爆炸的。』還有『我的胸口有馬鈴薯，兩部收音機都在太陽下，所以全都在那些樹上。』之類的。我就只記得這些了。就像我說的，令人摸不著邊際的瘋言瘋語。

衞：後來呢？

石：他開始向後倒，我及時抓住他的肩和他的手——本來他的手一直覆著臉的，被我一抓開，我便看見他的右眼窩裏全是血。然後他昏了過去。

衞：但是他昏倒之前還說過一句話，是不是？

石：是的，先生。

衞：什麼話呢？

石：他說：『爹，我們待會兒再操心提森，他現在在死亡區域裏。』

衞：你確定他是這麼說的嗎？

石：是的，先生，我確定，我永遠忘不了。

3

……當我醒來時，我是在玫瑰大道盡端的小倉庫裏。卡玆說我最好立刻去看醫生，而且等我看了醫生後才能再回去工作。我很害怕，爹，但並不是為了卡玆所想的原因。總之，我和一位神經科醫師約好了時間；這位醫師是桑恩．韋李在十一月初寫給我的信中曾經提起過的。是這樣的，早先我曾寫信告訴桑恩說我不敢開車，因為我有時會看到雙重影像。桑恩立刻回信來，叫我去找這位大夫——說他認為這種症狀不是好現象，但是隔了這麼遠，他也不好妄下診斷。

我沒有立刻去找文大夫。我想你一定很心痛，但我却一直認為那只是我必經的一個階段，漸漸就會好轉了，直到出了畫線機那件事。也許我只是不願去想我該做的選擇。但是畫線機那件意外實在太嚴重了，所以我去了，因為我很害怕——不只為了我自己，也為了我所知道的事。

因此我去看這位文大夫，他為我做了一些試驗，把結果對我說了，我這才知道，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因為……

4

以下摘自對所謂『**提森委員會**』所提出的證詞；委員會的主席是緬因州參議員比厄・高韓，發問者是委員會顧問長諾曼・衞吉爾先生，證人是昆丁・文醫師，證人住址：亞利桑納州，鳳凰城，帕克蘭大道十七號。

作證日期：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衞吉爾：在你做過所有的試驗，並下了完全的診斷後，你就在你的診療室裏見了強尼・史密，是不是？

文：是的。那是一次難過的會晤。這種會晤總是很難過的。

衞：你能不能將當時的情形告訴我們？

文：好的。在這種不尋常的情況下，我相信醫生對病人的守密關係可以暫時放棄。一開始，我對史密指出他曾有過一次非常可怕的經驗，他承認了。他的右眼厲害的充血，但是已經好些了，先前曾有一條小血管裂開，請各位看看這張圖……

（此處資料刪除）

衞：在你對史密做了這番解釋之後呢？

文：他要我把底線告訴他。他的用詞很奇怪；『底線』。不過他的沉著和勇敢却令我佩服。

衞：什麼是底線呢，文大夫？

文：呃？我以爲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在強尼・史密的顱頂部內，有一顆相當大的腦瘤。

（旁聽者一陣騷動；暫時休息）

衞：大夫，很抱歉這樣的中斷。我想提醒各位旁聽者，本委員會正在開會中，而且這是調查團，不是做秀。請各位肅靜，否則我只有請警衞清場。

文：不必介意，衞吉爾先生。

衞：謝謝你，大夫。你能不能告訴委員會，史密聽到這個消息後有什麼反應？

文：他很鎮定，非常鎮定。我相信在他心裏他早已自己下了診斷，而他的診斷和我的診斷正好相同。不過，他說他很害怕，同時他問我他還可以活多久。

衞：你怎麼告訴他呢？

文：我說值此之時這樣一個問題是毫無意義的，因爲我們仍可以做選擇。我告訴他，他必須動一次手術。我要說明的是，在這個時候，對於他的昏睡及不尋常——近乎奇蹟般——的復甦，我還一無所知。

衞：他的回答是什麼？

文：他說他不要動手術。他很沉著，但非常堅決。不要動手術。我說我希望他再考慮一下，因爲拒絕動手術無異於簽下他自己的死亡證書。

衞：史密先生對你的話有沒有任何表示？

文：他要我坦白告訴他如果他不動手術的話可以活多久。

衞：你告訴他了嗎？

文：是的，我對他說了大約的估計。我告訴他腦瘤的生長模式很不規律，我知道有些病人的腦瘤休止期長達兩年，但是這樣的休止是十分稀少的。我告訴他如果不動手術，在合理的情況下，他還可以活八個月到二十個月。

衞：但是他仍然拒絕動手術，是不是？

文：是的。

衞：史密要離開時，有沒有什麼不尋常的事發生呢？

文：我想那確實極不尋常。

衞：請你告訴委員會。

文：我按住他的肩膀，本意是要制止他；我不願意看他在那種情況下離開，你知道。當我碰到他時，

我覺得有種東西從他身上散發出來……有點像觸電的感覺，但是也令人感到軟弱無力，彷彿他從我身上『抽走』了什麼似的。我相信各位一定認爲這樣的描述過於主觀，但我是受過專業觀察訓練的人。我可以保證，那種感覺並不愉快。我……我縮回手……這時他却建議我打電話給我太太，因爲草莓受了重傷。

衛：草莓？

文：是的，他是那麼說的，我太太的弟弟……他的名字是坦利·李恰。我的小兒子小時候總是叫他草莓舅舅。直到後來，我才聯想到這件事。總之，那天晚上我建議我太太打電話給她弟弟，他住在紐約的庫湖鎮。

衛：她打了嗎？

文：是的，她打了，他們聊了一會兒。

衛：李恰先生——你的小舅子——當時他好嗎？

文：是的，當時他很好，但是幾天後他在油漆房子時從梯子上摔下來，摔斷了背脊。

衛：文大夫，你相信强尼·史密看見了那件意外嗎？你相信他預見了那件事嗎？

文：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也許他眞的看見了。

衛：謝謝你，大夫……

文：我可以再說一件事嗎？

衛：當然。

文：如果他眞有那樣的詛咒——是的，我稱那爲詛咒——我希望上帝憐憫那個人受苦的靈魂。

5

……我知道，爹，我現在所計劃的事，人們會說我那麼做是因為那顆腦瘤作怪，但是爹，不要相信他們，那不是真的。腦瘤只是意外的最後結果——現在我相信從未停止

過發生的意外。腦瘤所在的地方，就是我在車禍中受傷的部位，我相信也正是我小時候有一天在淪淪池溜冰摔倒撞傷的部位。早在那時候我就有了第一次『感應』，雖然現在我不大記得那是什麼了。在車禍之前的艾諦鎮博覽會上，我也有過感應，這件事你可以問問莎拉；我確信她還記得。腦瘤所在之處，也就是我所說的『死亡區域』。我說的果真沒錯，是不是？對得令人心酸。上帝……命運……天意……隨你怎麼說它，似乎伸出它堅定而無可爭辯的手，再度把天秤擺平了。也許我在車禍時就該死去的，或者更早，在淪淪池那天。我相信等我做完我該做的事後，天秤就會再回復完全的平衡了。

爹，我愛你。除了相信唯有槍能幫助我解除這樣的困頓外，最糟的是我得離你而去，留下你一個人面對那些毫無理由便崇拜提森的人所將有的憤怒和憎恨……

6

以下摘自對所謂『**提森委員會**』所提出的證詞；委員會的主席是緬因州參議員比厄·高韓，發問者是委員會副顧問亞伯·藍弗先生，證人是桑恩·韋季醫師，證人住址：緬因州，班哥鎮，哈洛路二十六號。

作證日期：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三日

藍弗：現在已快到休會時刻了，韋季大夫，我代表委員會爲你長達四小時的作證表示感謝，你使我們對這件事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韋：不客氣。

藍：我想問你最後一個問題，韋季大夫，我認爲這個問題非常重要；强尼·史密在寫給他父親的信中也曾經提及。我的問題是……

韋：不是。

藍：對不起？

韋：你是想問我强尼那天在新罕普夏扣動扳機是不是由於腦瘤作怪的緣故，對吧？

藍：我想，可以這麼說……

韋：答案是『不是』。强尼・史密直到生命終結之前，一直是個有理性的人，由他寫給他父親及莎拉・海勒的信，都可以看出來。他擁有一種可怕的、上帝般的力量——也許是個詛咒，如文大夫所說——但是他的行爲絕非出於頭蓋壓力引起的幻覺——卽使這種幻覺是可能的。

藍：但是所謂的『德州塔狙擊兵』，查理・魏門，不是曾……

韋：是的，是的，他有腦瘤。幾年前在佛羅里達墜毀的東航客機飛行員也有。我要向各位指出，其他惡名昭彰的人——李察・史派克，『山姆之子』，阿道夫・希特勒——都不需要腦瘤促成他們自殺性的行爲。或者法藍・杜得，强尼在岩城堡找出的那個殺人兇手。無論委員會認爲强尼的行爲有多麼錯誤，那絕對是一個有理性的人所做出的。也許心靈遭到極大的痛苦……但神智健全。

7

……最重要的，請相信我是在最漫長最痛苦的思索後，才下了這個決定。如果殺死他，我便能肯定人類的歷史可以延長四年，兩年，甚至於八個月，那都是值得的。這件事，也許誰也難以斷定是非。我不知道。但是我不再扮演哈姆雷特了，我知道提森有多危險。

爹，我很愛你，相信吧。

你的兒子　强尼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於新罕普夏州樸資茅斯

8

以下摘自對所謂『**提森委員會**』所提出的證詞；委員會的主席是緬因州參議員比厄・高韓，發問者是委員會副顧問亞伯・藍弗先生，證人是杜華・柯洛先生，證人住址：新罕普夏州，紀森鎭，黑帶路。

藍弗：你說你突然想到帶照相機嗎？柯洛先生？

柯：是呀！就在臨出門前。那天我本來還不想去的，雖然我喜歡格雷・提森——呃，在發生這件事以前，我是覺得他還不錯。禮堂是我的傷心地，你知道？

弗：因爲你的駕照考試。

柯：說對了。筆試就被刷掉實在是很糗。不過，後來我想：去他的吧。結果我照了那張照片。哇！我照到了。那張照片會使我發財，我想。就像硫磺島浴血戰。

藍：我希望你不要以爲這整件事是你的大好機運，年輕人。

柯：不，不，我並不這麼想！我只是說……呃……我也不知道我說什麼。但是事情就發生在我眼前，我……我不知道。耶穌，我只是慶幸我把相機帶去了，如此而已。

藍：提森抱起那小孩時，你拍了照？

柯：一點也不錯，先生。

藍：就是這張照片？

柯：是的，那是我的照片。

藍：在你拍了照後，發生了什麼事？

柯：有兩個保鏢向我追來，大聲叫著：『把相機給我們，小子！丟下它。』狗——呃，像那樣的話。

藍：你跑了。

柯：我跑了嗎？上帝，我只恨自己沒多長兩隻脚。他們一路追我追到修車廠。其中一個傢伙差點追上我，但是他在冰上滑了一跤摔倒了。

藍：年輕人，我想你當時逃離那兩個人，便贏了你一生中最重要的賽跑了。

柯：謝謝你，先生。那天提森的行爲……或許必須在現場才能體會？但是……拿一個小孩子當擋箭牌，那實在很下流。我打賭新罕普夏的人甚至不願意投票選那個人當捕狗員了。至少……

藍：謝謝你，柯洛先生。證人可以離席了。

9

又是十月了。

莎拉一直逃避著這段旅程，但是到現在她不能再拖了。她覺得時候到了。她把兩個孩子交給艾蘭太太——他們現在請了傭人，紅色的小賓托也被兩輛大轎車取代了；渥特的年薪將近三萬——一個人在晚秋的艷陽下開車到波拿去。

現在她把車停在一條鄉村小路旁，下了車，過馬路到對面的墓園去。石柱上有塊小小的破木板，寫著『樺林墓園』幾個字。墓園四周圍著石牆，園裏倒是清掃得很乾淨，五個月前陣亡將士紀念日留下的幾面旗子還在，不過都已殘破褪色了，不久它們將會被雪花所掩埋。

她慢慢走著，微風拂起她墨綠色的裙裾。這裏是鮑登家族的墳墓；這裏葬著馬騰一家人；這一塊很大的大理石紀念碑周圍，葬的是一七五〇年時的皮斯柏家族。

快到最後一列時，她找到了一個很新的墓碑，上面只寫了簡簡單單的幾個字：『强尼．史密』。她跪下來，猶豫的，碰觸它。她讓指尖輕輕滑過墓碑光亮的表面。

10

親愛的莎拉：

我剛寫了一封很重要的信給我父親，費了將近一個半鐘頭才寫完。我沒有力氣再重複了，所以我建議你一接到此信便打電話給他。現在就去打吧，莎拉，然後你再接下去

看信。

現在，你大概知道了。我只是想告訴你，最近我常想到我們到艾諦鎮博覽會的那一晚。如果叫我猜測你最記得的兩件事，我會猜其一是我在命運之輪的運氣奇佳。（記得那個一直說：『我真高興看到這傢伙被反咬一口』的少年嗎？）其二是我戴著捉弄你的面具。那本來是開玩笑的，可是你很生氣，我們的約會差點就那麼吹了；或許如果真吹了，現在我就不會在這裏，那個計程車司機也還活著。另一方面，也許那對未來的影響並不大，也許一個禮拜、一個月或一年後，我還是會射出同一顆子彈。

呃，我們曾有過機會，結果出現的是莊家數字——雙零，我想。但是我要你知道我想你，莎拉，我心裏從來沒有別的人，那晚也是我們所共有最好的一夜……。

11

『嗨，强尼。』她低喃了一聲。風輕輕地自昏熱的樹木間走過，一片紅葉迎風飄起，滑過蔚藍的天際，姍姍地落在她的髮梢。『我來了，我終於來了。』

大聲說話好像很不對勁；以前她會說，只有神經病才會在墓園裏對死人說話。但是現在，一種强烈而深刻的情感使她驚訝，她的喉嚨發痛，兩手緊緊併攏。也許，和他說話沒關係；畢竟，漫長的九年到這時該是結束了，以後就只有渥特、兩個孩子，和坐在她丈夫演講臺後不住的微笑；無止無盡的背景微笑，以及週日副刊中一篇偶爾的人物特寫，如果渥特如他所期望的那麼平步青雲的話。未來便是每年她會多添一點灰髮，爲了鬆弛而不敢再不戴胸罩，對化粧愈來愈仔細；未來是在班哥的女青年會上美容操，逛街購物，帶丹尼上一年級，珍妮上托兒所；未來是除夕晚會和怪帽子，她的生命將滾進科學小說中的一九八〇年代，也將進入一個怪異而幾乎毫無疑問的階段——中年。

在她的未來裏，沒有鄉村博覽會。

第一滴滾燙的眼淚淌下了。『哦，强尼，』她說：『本來一切都不該是這樣的，對嗎?不該是這樣結束的。』

她垂下頭，喉嚨因用力而發痛——沒有用，她還是啜泣不止，明亮的陽光變得如夢似幻，剛才那麼暖熱的秋風，吹在她濡濕的面頰上，一下子變得如二月時那麼冰冷。

『不公平!』她對靜默的鮑登．馬騰和皮斯柏大叫：『哦，上帝，不公平!』

就在這時，有隻手觸摸着她的頸項。

12

……那晚也是我們所共有最好的一夜，雖然還有別的時候，當我難以相信曾經有過一九七〇年和校園暴動和尼克森是總統，沒有電子計算機，沒有家庭錄影機，沒有布魯斯．史賓騰，也沒有龐克搖滾樂。在別的時候，時間彷彿就近在咫尺，彷彿我摸得到它，彷彿我可以伸手擁住你，撫摸你的臉頰或你的頸項，彷彿我可以帶著你步入一個不同的未來，那裏沒有痛苦，沒有黑暗，也沒有難堪的選擇。

嗯，我們都盡力了，而且那必然够好了……就算不够好，也非做不可。我只希望你會儘可能地想我，親愛的莎拉。祝福你。

以我所有的愛　强尼

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13

她倒抽了一口氣，挺直背脊，瞪大了眼睛。『强尼……?』

消失了。

不管那是什麼，已經消失了。她緩緩轉過身子，當然那裏什麼也沒有，但是她可以看見他站在樹下，雙手插在口袋裏，清秀却算不得英俊的臉上浮著那抹和悅的笑容，瘦長的身子輕鬆地靠著葉片紅如火的樹幹，或是大理石紀念碑，或是墓碑。沒什麼大不了，莎拉，你還吸那要命的古柯鹼嗎?

那裏什麼也沒有，只有强尼；就在附近某處，也許在每個地方。

我們都盡力了，而且那必然够好了……就算不够好，也非做不可。任何東西都沒有失落，莎拉，任何東西都可以找到。

『强尼還是老樣子。』她低聲說著，走出墓園，過了馬路。她曾駐足回顧；十月的暖風颳得猛烈，移動的光和影似乎掠過了整個世界。樹葉說悄悄話似的沙沙作響。

莎拉上了車，將車開走。

（全書完）

當代名著精選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每週出版一種新書
優先評介當週『全美最佳暢銷小說金榜 (BEST SELLERS)』上的新書
同時評介當代歐美重要作家的重要作品
國內讀者參加『皇冠讀書俱樂部』每週收到新書一本每季新臺幣九九九元共收新書十五種

1	嫵媚的面具	VICTORIA HOLT 著・陳旻華譯 NT90 扣人心弦的死亡悲劇和年輕美貌孤女的曲折遭遇……
2	別愛陌生人	HAROLD ROBBINS 著・林靜華譯 NT140 從孤兒院裏的混混・付出心血歷經無數波折終於……
3	那接棒的人	HAROLD ROBBINS 著・余國芳譯 NT110 財富、權勢、女色的貪婪橫奪，最後終於發現了……
4	風去無痕	B. PLAIN 著・陳旻華、林靜華譯 NT100 勇敢的醫生家族，從窮鄉僻壤走近繁華都市的路途…
5	嚮往	HOWARD FAST 著・張時譯 NT90 江紀東高大强壯・當他手執鎗走進魂牽夢繫家鄉時…
6	白宮大血案	M. TRUMAN 著・張時譯 NT80 美國的國務卿在白宮裏被謀殺・總統的千金捲進這…
7	杜鵑休向耳邊啼	M. H. KINGSTON 著・張時譯 NT90 移民生涯中傳統與鄉愁的掙扎・中國男性生命中的…
8	哈安瑙小姐	D. DU. MAURIER 著・徐鍾珮譯 NT110 年輕勇敢的女郎・在戰爭、愛情，與生離死別的……
9	紡月的女神	MARY STEWART 著・張時譯 NT100 美麗機智的英國女郎・不知不覺地踏進撲朔迷離的…
10	燃燒的凝視	STEPHEN KING 著・茅及銓譯 NT120 八歲的小女孩・她的眼神可點爆物體、人身，甚至…
11	諜夢尋謎	K. FOLLETT 著・陳旻華、林靜華譯 NT100 隆美爾能否突破防線就決定於這通密電・但是當……
12	比翼之歌	PIERRE LA MURE 著・張時譯 NT90 音樂偉人孟德爾遜生來就是個天之驕子・周旋在……
13	古鏡雲烟	MARLYS MILLHISER 著・林澄譯 NT1 0 美麗的女郎・婚禮前夕從古鏡中穿越了時空回到……

No.	書名	作者・譯者・定價	內容簡介
14	第二夫人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110	兩個一模一樣的美國總統夫人・爲愛情與生命掙扎…
15	夏威夷	J. A. MICHENER 著・雲菁、張時譯 NT160	完整刻劃出這方樂土的慾望、奮鬪、衝突和多采……
16	我友我鄰	AVERY CORMAN 著・陳旻萃譯 NT90	廣告界的佼佼者放棄了事業、家庭、財富而重歸……
17	我曾經愛過	I. BERGMAN 等著・張時等譯 NT90	九篇當代最負盛譽名家的精華作品・愛情・懸疑……
18	豪門恩怨(上)	S. HOWATCH著・鄭光立譯(二册) NT200	在本書裏你將闖進一個豪富世界的核心・揭露了……
19	豪門恩怨(下)	S. HOWATCH著・鄭光立譯(二册) NT200	兩個富可敵國的豪門家族・因上一代的私密而………
20	礦工的女兒	LORETTA LYNN 著・陶曉清譯 NT100	贏得一九八一年奧斯卡金像獎無數大獎的電影名著…
21	水都奇遇	D. DU. MAURIER著・黃禮、張時譯 NT110	威尼斯的水色如畫・古老的街巷充滿神秘迷人的……
22	不飲更何待	C. FREEMAN著・林靜華、陳旻萃譯 NT110	一個女人發現自我的動人歷程・美貌和努力使她……
23	好望角(神約第一部)	J. MICHENER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20	背景是美得驚人的『南非』・筆者提供了完整的介紹
24	南極星(神約第二部)	J. MICHENER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2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所著『本世紀最偉大小說』之一
25	隱藏的目標	H. MACINNES 著・种衍倫、戴國光譯 NT110	兩名恐怖份子利用一位天眞小女孩進行震撼全球的…
26	山林之神	K. HAMSUN著・劉晞儀、鄭永孝譯 NT95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諾特・哈姆生深受年輕人喜愛的書
27	逸園狂歡	VICTORIA HOLT 著・林靜華譯 NT100	美麗的小新娘來到這浪漫、詭秘的古堡・却屢遭到…
28	色誡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20	高佑大——當他挾着那矮小的身形鑽入驚心動魄……
29	金色的陰影	VICTORIT HOLA 著・施寄青譯 NT100	果斷勇敢而美麗的女郎・因爲黃金陷入不可自拔的…
30	頭腦失竊記	ROBIN COOK 著・陳旻萃譯 NT95	一個失去頭腦的女人・使得菲力醫生和女助手陷入…
31	裸殺	TREVANIAN 著・張時譯 NT110	最昂貴完美的殺手・憑持『赤裸空無』去執行那……
32	第五騎士	L. COLLINS著・戴國光、种衍倫譯 NT120	一顆威力極大的氫彈即將爆炸・美國總統無奈地……
33	千秋舌(華府春秋第一部)	ALLEN S. DRURY 著・彭中原著 NT160	國會山莊和白宮之間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而且…
34	大丈夫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90	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面臨國內外的各種…
35	舊歡如夢(上)	F. STEWART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00	一個貧無立錐之地園丁開始・要綁架美貌的王妃而…
36	舊歡如夢(下)	F. STEWART 著・施寄青譯(二册) NT200	全書刻劃出一個移民美國義大利家族的百年恩怨愛恨
37	再見珍妮	H. ROBBINS著・茅及銓、張時譯 NT110	珍妮從小不懂得愛・她的母親捲進醜陋的謀殺案中…
38	高貴之家(上)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	他接收了家族的龐大產業・在風雲際會焦點上掀起…
39	高貴之家(中)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	這光怪陸離、人慾橫流的小島『香港』・百年來……
40	高貴之家(下)	J. CLAVELL 著・施寄青譯(三册) NT300	是一個偉大壯觀的故事・也是一部浪漫奇情的鉅著…
41	飛翔的愛	ERNEST K. GANN 著・种衍倫譯 NT90	一個飛行員・一個小女孩・因飛機失事使他們面臨…
42	大海盜	HAROLD ROBBINS 著・鄭光立譯 NT100	這位阿拉伯家族繼承人・無窮野心和欲望驅使他在…
43	有女爲伴	MARY GORDON 著・陳旻萃譯 NT95	她在五個女人和一個神父的呵護下長大・却爲自由…
44	火爆行動	W. SMITH著・戴國光、施寄青譯 NT100	兩對瀟灑年輕男女帶着一對椰子登機却引發了一場…
45	大地之頌	JAMES HERRIOT 著・种衍倫譯 NT110	年輕熱情獸醫在英格蘭鄉間暖溫感人妙趣橫生的……
46	月光石	WILKIE COLLINS 著・張時譯 NT100	一顆巨大稀世鑽石・反映出的殘暴貪婪・更帶給……
47	剛果驚魂	M. CRICHTON 著・林靜華譯 NT100	兩男一女和一頭會手語交談的猩猩深入蠻荒險惡的…
48	格殺勿論	JOHN GARDNER 著・張時譯 NT100	○○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的最新最精彩過癮故事
49	紅色的墜落	J. D. MACDONALD 著・陳旻萃譯 NT90	瀟灑迷人多情的偵探・牽涉到謀殺、性感演員的……

50 丁香島(上) — M. M. KAYE著・施寄青譯(二冊) NT180
充滿正義和自信的美國女孩・勇敢堅定的來到販奴…

51 丁香島(下) — M. M. KAYE著・施寄青譯(二册) NT180
當她遭遇一連串奇異的…當她面對這個奴隸販子時…

52 魔鬼的抉擇 — F. FORSYTH 著・湯新華譯 NT100
俄公安局和美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一場極端爆炸性的…

53 夢幻商人 — HAROLD ROBBINS著・余國芳譯 NT120
由一部舊放映機開始・這孤兒終將好萊塢開拓成……

54 沙漠之戀 — J. A. MICHENER 著・張時譯 NT100
米契納、伊力卡山、雷馬克三位文壇大師三篇精選集

55 被遺忘的女兒 — JOHN SHERLOCK 著・陳旻萃譯 NT110
藍西倩擁有無比的美貌、財富和事業・却得不到……

56 大地之愛 — JAMES HERRIOT 著・种衍倫譯 NT110
大地之歌的第三部曲・幽默風趣・全家大小喜愛的書

57 孩子，你在那裏 — BETH GUTCHEON 著・施寄青譯 NT90
七歲的小艾力迷失在這大城市中究竟遭遇到什麼……

58 夏日千愁 — GARSON KANIN 著・彭歌譯 NT100
使女人心碎的男人的書，也是使男人心動的女人的書

59 高爾基公園 — MARTIN C. SMITH 著・戴國光譯 NT110
三具屍體躺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調查過程曲折離奇…

60 夜渡關山 — CLIVE CUSSLER 著・湯新華譯 NT120
美麗的女郎・她嘗盡痛苦與狂歡的滋味而身陷情慾…

61 殺手 — HAROLD ROBBINS 著・陳欣譯 NT90
他是義大利貴族、世界聞名賽車手、美麗女郎的……

62 狂犬庫丘 — STEPHEN KING 著・陳旻萃譯 NT100
性情溫馴的聖伯納狗・只因野地上一次追逐居然……

63 孽障 — C. McCULLOUGH著・施寄青譯 NT90
一個堅强美麗的護士和她的野戰醫院精神　患間……

64 讀心人 — C. T. CLINE, JR. 著・王瑪麗譯 NT100
沒有任何人能欺騙他・當他透視任何人心靈深處……

65 蓋世梟雄 —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一個修女一個情報少校・和這場千萬聯軍繫命的……

66 薪傳 — HOWARD FAST 著・張時譯 NT100
這美麗女郎曾繼承億萬的財富・曾遭遇殘酷的愛情…

67 新城舊夢 — JOHN IRVING 著・林靜華譯 NT110
暢銷金榜冠軍名著・一個奇妙的家庭・一段坎坷的…

68 飛鴿行動 — IRVING WALLACE 著・湯新華譯 NT100
影壇性感女神、伯爵夫人等都陷進這一項神秘的……

69 波蘭風雲 — LEON URIS 著・張時譯 NT140
波蘭・震撼了全世界每個人的心靈・當前仆後繼的…

70 美國的末日 — PAUL ERDMAN 著・鄭光立譯 NT100
當您掀開美國經濟政治結合的內幕和殘酷陰謀的……

71 最後一吻 — VICTORIA HOLT 著・林靜華譯 NT100
維多利亞赫特最新傑作・一對遭遇波折感人心弦的…

72 此情可追憶 — DANIELLE STEEL 著・陳旻萃譯 NT100
這位美麗熱情的公主生命中充滿波瀾曲折的愛戀……

73 機緣 — JACKIE COLLINS著・施寄青譯 NT150
狂野貪婪的大財閥和他那美麗而任性的女兒之間……

74 第三死罪 —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00
每當她寬衣解帶・每當她神魂顛倒・這把軍刀就……

75 魔胎 — DAVID SHOBIN 著・种衍倫譯 NT90
年輕少婦和她的科學家情人・當神秘邪惡的電腦……

76 夜半陌生人 — MARY H. CLARK 著・陳旻萃譯 NT90
瘋狂陌生人・當他一再殘暴戮殺這些無辜的女郎……

77 唱斷雲和月 — MARIE R. RENO 著・施寄青譯 NT110
新大陸戰爭期間這位少女成長經歷中的感人坎坷故事

78 魔鬼的獨奏 —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舉世聞名的鋼琴家和風流倜儻的大情聖竟是殺手……

79 浪子吟 — HAROLD ROBBINS著・林靜華譯 NT110
生長在高貴之家的拳擊冠軍選手却結束在泥坑中……

80 大地之戀 — JAMES HERRIOT 著・戴國光譯 NT120
吉米又帶着神奇的魔術和愛心爲您展開一片大地……

81 火狐狸 — CRAIG THOMAS 著・湯新華譯 NT100
誰能够到莫斯科偸一架米格三十一回來誰就能够……

82 燦爛宮 — J. WAMBAUGH 著・茅及銓譯 NT100
好萊塢花花世界，充滿暴行色情藥物毒品與變態……

83 現代神話 — C. FREEMAN 著・陳旻萃譯 NT100
一對意志堅强的夫妻，一段充滿酸甜苦辣羅曼史……

84 最後一擊 — C. FITZSIMONS 著・魏仲凱譯 NT100
爲了愛情？爲了正義？千鈞一髮的大危機在最後……

85 天恨 — W. BLANKENSHIP 著・林靜華譯 NT100
雙胞胎兄弟間這一段『天恨』的惡毒陰謀將令您……

86	黑寡婦	C. CRAWFORD 著・麥倩宜譯 NT 90	美艷如花的女郎，毒比蛇蠍的心腸，當她一次次……
87	閣樓裏的小花	V. C. ANDREWS 著・集珊麗譯 NT100	情竇初開的富家少女，不幸陷入意亂情迷的畸戀……
88	發燒	ROBIN COOK 著・陳旻華譯 NT100	相同的惡夢降臨到他的前妻和愛女，這位科學家……
89	南與北	JOHN JAKES 著・施寄青譯 NT140	一部美國的冒險故事，一對豪門出身的熱血青年……
90	兎子發財了	JOHN UPDIKE 著・林靜華譯 NT110	本屆普立玆小說獎鉅著，一個中年男人所面對的……
91	大地之歌	JAMES HERRIOT 著・林瀅譯 NT130	哈利醫生的成名鉅著，溫暖感人而充滿幽默有趣……
92	馬可波羅行動	W. F. BUCKLEY Jr. 著・戴國光譯 NT 90	掀開一九六〇年U-2偵察機墜毀蘇俄的驚人內幕……
93	死亡拼圖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70	莫斯科、華盛頓、和北平之間一場最緊張驚人的……
94	聖彼得堡夜客	KEN FOLLETT 著・施寄青譯 NT100	夜客，冰凍野蠻的心，緊張刺激的這項密約……
95	綠色誘惑	ANTON MYRER 著・种衍倫譯 NT130	美麗女郎陷身在這一對瘋狂追求利誘的兄弟之間……
96	四個女人	JUNE F. SINGER 著・麥倩宜譯 NT120	她們像是童話中的公主，却各有一段難言的過去……
97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姜恩娜譯 NT 90	三捲神秘的錄音帶，掀起腥風血雨的貪婪復仇行動…
98	兄弟之妻	A. M. GREELEY 著・張時譯 NT 90	當這個熱情的神父和他兄弟的妻子陷入了激烈無奈…
99	浪蕩女子	JEFFREY ARCHER 著・施寄青譯 NT100	聰明美麗富有的女郎・當她不可自禁的野心終於……
100	最後的十二月	SAUL BELLOW 著・吳安蘭譯 NT100	諾貝爾文學奬主於得奬後第一部作品・故事深刻感人
101	陌路緣	DANIELLE STEEL 著・謝瑤玲譯 NT 90	美貌高貴的婦人，生命中再一次神秘的陌生之戀……
102	外星人	W. KOTZWINKLE 著・施寄青譯 NT 90	外星人與小男孩的故事，電影史上最高的票房紀錄…
103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 著・張時譯 NT 90	〇〇七號情報員龐德力拚陰險毒辣幽靈黨的最新故事
104	夢斷白莊	EVELYN WAUGH 著・麥倩宜譯 NT110	追求理想的青年・冷酷現實的壓力・當他們終於……
105	我見猶憐	HEINZ KONSALIK 著・張雪櫻譯 NT100	善良美麗的女醫生・瘋狂癡迷的奉獻與犧牲竟然……
106	棕色女郎	J. D. MacDONALD 著・麥倩宜譯 NT100	健美性感膚色深棕的女郎陷進了緊張刺激的陰謀……
107	沙漠醫生	HEINZ KONSOLIK 著・張雪櫻譯 NT 90	年輕的德國醫生，兩個動人女性，一場國際陰謀……
108	風滿樓情滿樓	SIDNEY SHELDON 著・施寄青譯 NT120	美國大膽女郎，無所不用其極地終於贏得了那些……
109	名流	T. THOMPSON 著・陳旻華譯 NT120	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造成三個擧世矚目的名流……
110	蘇菲的抉擇	WILLIAM STYRON 著・謝瑤玲譯 NT120	三個奇異複雜公寓房客之間的狂暴而無奈的激情……
111	珍屋	ROBERT K. SMITH 著・种衍倫譯 NT100	一個陌生的女郎正當闖進這座力圖振作中的家庭……
112	思鄉餐廳	ANNE TYLER 著・董纓玲譯 NT100	波折多變的家庭・當最後的願望終於在餐桌旁邊……
113	燃燒的伊甸園	BELVA PLAIN 著・林靜華譯 NT110	當這對血管中流着相同血液却不知的摯友面臨着……
114	龍爭虎鬪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40	這兩個被判『格殺勿論』的東西方特務首腦終於……
115	飄零的花瓣	V. C. ANDREWS 著・集珊麗譯 NT110	什麼樣的母親！什麼樣的孩子！當復仇的種子在……
116	四季	STEPHEN KING 著・施寄青譯 NT110	當代『暢銷金榜之王』的四段最新冠軍名著故事……
117	折翼的女孩	L. SANDERS 著・謝瑤玲譯 NT120	八歲的小女孩兒，瘋狂放縱慾念的驚人駭異行為……
118	第二死罪	L. SANDERS 著・余國芳譯 NT100	一個現代畫壇中的巨人，一場撲朔迷離的謀殺案……
119	過河卒子	JACK HIGGINS 著・張時譯 NT 90	北愛爾蘭恐怖組織的陰謀終於令這對勇敢的男女……
120	情錯	DANIELLE STEEL 著・謝瑤玲譯 NT100	美國的法國大使夫人和世界最大鋼鐵王國鉅子間……
121	第二天堂	JUDITH GUEST 著・麥倩宜譯 NT100	『凡夫俗子』原著者又一家庭倫理最新暢銷金榜鉅著

140	絕地大反攻	JEMES KAHN 著・謝瑤玲譯 NT 100	蕭治魯卡斯的震撼，改編拍攝的電影已打破影史紀錄
141	再見，中隊長	LEN DEIGHTON 著・种衍倫譯 NT100	戰爭與死亡的陰影正籠罩着這一羣年輕的飛行員……
142	太極漩渦	STEVE SHAGAN 著・湯新華譯 NT 100	美亞兩洲之間一場最神秘最驚人的政治暗殺大陰謀・
143	槍手狄克	KURT VONNEGUT 著・吳安蘭譯 NT 90	一個從小掙扎沉淪在無邊黑暗和痛苦中的『槍手』…
144	女鼓手	JOHN LE CARRÉ 著・湯新華譯 NT 100	金榜冠軍鉅著，一個浪漫勇敢的英國女郎陷入一場…
145	翡翠翅	PHYLLIS A. WHITNEY 著・姜思娜譯 NT100	雕刻家的暴斃和綁票案的疑團在這只翡翠戒指中…
146	男人中的男人	WILBUR SMITH 著・謝瑤玲譯 NT170	非洲的黑色大陸、鑽石、女人、權力與生死的掙扎…
147	寂寞衆神	LOUIS L'AMOUR 著・施寄青譯 NT100	一個最後的英雄・一段兩個女人瘋狂奉獻一切的……
148	野馬谷	JEAN AUEL 著・沙永玲譯 NT130	原始的世界・原始的慾念・當這一對大地兒女在……
149	秘密	JOSEPH WAMBAUGH 著・趙永芬譯 NT100	洛杉磯警局從來沒有遭遇到過如此瘋狂而神秘的……
150	克麗斯汀	STEPHEN KING 著・种衍倫譯 NT130	一部老爺車，三個少男女，驚人恐怖的夢魘終於……
151	莊家	DICK FRANCIS 著・謝瑤玲譯 NT100	當這批身價不凡的純種馬闖進那個年輕銀行家的……
152	男歡女愛	HAROLD ROBBINS 著・張若黎譯 NT150	一個神秘的億萬富翁，熱愛飛機和美女，却因爲……
153	再見，銀河	DOUGLAS ADAMS 著・吳季恒譯 NT100	那被稱爲白色殺手的機器人正進行著摧毀宇宙的……
154	破冰人	JOHN GARDNER 著・謝瑤玲譯 NT100	〇〇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這一次在北極的任務……
155	哀泣之島	FRED MUSTARD STEWART 著・麥倩宜譯 NT120	他們離鄉背井爲生存爲生活歷盡滄桑譜出感人的史詩
156	玫瑰的名字	UMBERTO ECO 著・謝瑤玲譯 NT130	修道院裏的連環謀殺・圖書館內玄機四伏終揭露出…
157	偷天換日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100	當他不計代價擴張報業王國、霸佔父親的性感情婦…

122	魔鬼戀人	VICTORIA HOLT 著・謝瑤玲譯 NT110	一對倔強的男女・一段掙扎在戰爭和死亡陰影的……
123	黑夜的外衣	HELEN MacINNES 著・种衍倫譯 NT100	度假勝地竟是暴力陰謀的淵藪正伸展着魔爪散佈……
124	翠玉虎	CRAIG THOMAS 著・麥倩宜譯 NT110	一場譎詭多變驚心動魄的間諜爭戰終於使東西德……
125	基礎危機	I. ASIMOV 著・湯新華譯 NT120	當『第二基礎』控制了人類的歷史思想和行爲時……
126	大太空	J. MICHENER 著・施寄青譯 NT130	美國太空航空總署四十年來的努力終於……冠軍鉅著
127	銀海佳人	ALENEBERT 著・姜思娜譯 NT170	一對美麗性感的姊妹承襲傳統爲理想奮鬪的感人故事
128	萬人迷	H. ROBBINS 著・余國芳譯 NT100	披着羊皮的狼，舉着宗教大旗却幹盡骯髒卑鄙的……
129	青青我故鄉	RICHARD LLEWELLYN 著・种衍倫譯 NT120	黑面黑手的礦工爲他垂死的青青故鄉提出血淚的控訴
130	無期徒刑	E. F. HAILEY 著・麥倩宜譯 NT100	善良柔弱的女郎在坎坷命運的播弄中終於瞭解到……
131	要不要告訴總統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 NT100	當挽救美國總統生命的最後一張王牌必須掀開時
132	主教之罪	ANDREW M. GREELEY 著・施寄青譯 NT100	當主教無法再克制那財勢、權力、情慾的誘惑時……
133	私生女	JUDY KRANTZ 著・謝瑤玲譯 NT130	三個美麗迷人女郎的命運糾纏在那個天才畫家的…
134	2010年	ARTHUR C. CLARKE 著・湯新華譯 NT100	『2001年』原著者最新暢銷金榜前茅的科幻名著……
135	銀色大亨	HOWARD FAST 著・林少岩譯 NT110	當那個猶太孩子的野心建立起好萊塢王國却失去……
136	影城男女	DAVID McCLINTICK 著・趙永芬譯 NT130	一張區區之數的支票掀翻了華爾街與好萊塢間的……
137	情奔	DANIELLE STEEL 著・麥倩宜譯 NT100	當這位美貌成功的天之驕女渴求着那靈肉合一的……
138	地獄兒女	ROBERT LUDLUM 著・湯新華譯 NT150	七億八千萬的神秘遺產和那三個生死之約的簽名……
139	黑色律師	JOHN GREGORY DUNNE 著・吳安蘭譯 NT110	當他面對着謀殺犯、妓女、和淫媒的黑色罪行時……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九八七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一七六

再死一次
THE DEAD ZONE

原　著：STEPAEN KING
譯　者：謝　瑤　玲

發 行 人：平　鑫　濤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電　話：7003422
出版經理：張　柱　國
出 版 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政劃撥10426帳戶
電　話：7003422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旻萃・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种衍倫・戴國光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編輯顧問：陳麗華
主　　編：王美音
策　　劃：施寄青
編　　輯：繆冠偉
美術設計：吳璧人・楊茗蓉・吳慧雯
校　　對：曾美珠・劉秋娥・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基隆路2段55號
電　話：7071139

第一版：中華民國七十三年　三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盜印必究
本書定價：新臺幣130元

158 心籟 B. T. BRADTORD 著・吳安蘭譯 NT110
一對情逾姊妹的英國貴族作家和國際超級紅星之間…

159 凡塵 ANDREW M. GREELEY 著・麥倩宜譯 NT110
一個掙扎在愛情、肉慾、財富、和權力之中的神父…

160 世紀大審 PHILIPPE VAN RJNDT 著・鄭麗園譯 NT 80
面對着全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這一次審判終於……

161 黑心肝 ERIC VAN LUSTBADER 著・施寄青譯 NT130
這個浸浴着高棉半數國民鮮血的年輕殺手在紐約……

162 粉雕玉琢 TRANCOISE SAGAN 著・林靜華譯 NT100
以『日安，憂鬱』享譽世界文壇的莎岡最新暢銷鉅著

163 悲歡歲月 DANIELLE STEEL 著・趙永芬譯 NT110
剛毅堅強的石家父女爲愛情、事業歷盡人間悲歡……

164 飛魚・情報・情 JACK HIGGINS 著・湯新華譯 NT100
『飛魚』射出了震撼而這兩男一女間又深陷情慾的…

165 扮演上帝的人 ROBIN COOK 著・吳安蘭譯 NT100
他有一流的醫術和外表・却自命爲上帝操縱著生死…

166 狩獵者之月 VICTORIA HOLT 著・謝瑤玲譯 NT100
追尋愛情的美麗女郎・在狩獵季節月圓的夜晚綻開…

167 群魔 WILLIAM PETER BLATTY 著・戴國光譯 NT100
『大法師』原著者的新作，驚心動魄的恐怖陰謀……

168 誘惑 LANRENCE SANDERS 著・种衍倫譯 NT110
當他接受那個貴婦人的五十美金提供特別服務時……

169 好萊塢妻妾 JACKIE COLLINS 著・謝瑤玲譯 NT170
這羣披金戴銀的女人沈淪在紙醉金迷荒誕放蕩的……

170 八月 JUDITH ROSSNER 著・施寄青譯 NT100
同時遭遇着人生困境的這兩位女醫生和女病人間……

171 仲夏夢魘 TRAVANIAN 著・姜恩娜譯 NT100
一對年輕男女的繾綣戀情・却爲那連串的不幸而……

172 如歌的行板 STEPHEN BIRMINGHAM 著・麥倩宜譯 NT110
紐約東區貧民窟的迷人女性搖身成爲世界首富時……

173 玻璃世界 MORIS WEST 著・張時譯 NT100
一個成熟美麗而憂鬱女性的回憶將令您緊張難忘……

174 鷹翼 KEN FOLLETT 著・湯新華譯 NT100
德州電子大亨自組突擊隊援救伊朗人質的眞實故事…